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六卷

1955.8—1956.9

中国出版集团 東方出版中心



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 中苏关系 ——

第一卷
1945.1—1949.2

第二卷
1949.3—1950.7

第三卷
1950.8—1951.8

第四卷
1951.9—1954.1

第五卷
1954.2—1955.7

第六卷
1955.8—1956.9

第七卷
1956.10—1958.3

第八卷
1958.4—1959.10

第九卷
1959.10—1962.12

第十卷
1963.1—1964.11

第十一卷
1964.12—1969.6

第十二卷
1969.7—1991.12

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六卷

1955.8—1956.9

中国出版集团 東方出版中心

目　录

№13469，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驻印度使馆举办的招待会
1955 年 8 月 1 日 …… 11
№23862，基塔耶夫致谢皮洛夫函：呈送朱可夫与艾森豪威尔会谈记录
1955 年 8 月 4 日 …… 13
№21430，维诺格拉托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向中共转交邓中夏的资料
1955 年 8 月 5 日 …… 21
№23897，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总务部致苏共中央电：关于张治中访苏的问题
1955 年 8 月 5 日 …… 22
№23901，斯拉德科夫斯基致斯捷潘诺夫函：呈送中国经济画册
1955 年 8 月 7 日 …… 23
№21440，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
1955 年 8 月 15 日 …… 23
№09831，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同意帮助中国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
1955 年 8 月 19 日 …… 25
№21438，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
1955 年 8 月 20 日 …… 26
№10746，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帮助中国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
1955 年 8 月 22 日 …… 26
№21441，库尔久科夫致维诺格拉多夫函：中共中央要求核实回国党员身份
1955 年 8 月 31 日 …… 27
№23055，波诺马廖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对越南民主统一战线纲领的修改意见
1955 年 9 月 8 日 …… 28
№21445，索洛托夫尼克致苏斯洛夫函：呈送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报告
1955 年 9 月 14 日 …… 30
№10199，佐林呈苏共中央请示：劝告中国不要撤回援越专家
1955 年 9 月 23 日 …… 58
№11554，绍尔莫夫与司马文森会谈纪要：关于印尼大选的情况交流
1955 年 9 月 30 日 …… 59
№11555，茹科夫的备忘录：出席中国驻印大使馆招待会的情况
1955 年 10 月 1 日 …… 60

№16666,尤金与广东领导人会谈纪要：赵紫阳介绍广东政治经济状况
1955 年 10 月 7 日 …… 62
№21444,斯米尔诺夫等致苏共中央函：《人民日报》请求在莫斯科建记者站
1955 年 10 月 8 日 …… 66
№21447,费德林致斯米尔诺夫函：发表孙中山给苏联信件事
1955 年 10 月 11 日 …… 67
№21448,斯米尔诺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发表孙中山给苏联的两封电文
1955 年 10 月 14 日 …… 69
№23900,彼得·涅宁访问北京后答记者问
1955 年 10 月 14 日 …… 70
№24906,齐列辛科夫致洛马科函：对中国实习工人的日常服务保障
1955 年 10 月 17 日 …… 72
№21454,尤金与陆定一会谈纪要：介绍中国政治运动的状况
1955 年 10 月 22 日 …… 73
№21449,库尔久科夫致谢尔巴科夫函：中共中央编译局苏联专家组的工作报告
1955 年 10 月 25 日 …… 80
№23025,索洛托夫尼克致赫鲁晓夫报告：中国对缅甸的政策
1955 年 11 月 9 日 …… 83
№23902,索洛托夫尼克致赫鲁晓夫报告：中国与印度的关系
1955 年 11 月 12 日 …… 86
№21450,谢列平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国
1955 年 11 月 14 日 …… 91
№21451,费德林与刘晓谈话纪要：中共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工作情况
1955 年 11 月 15 日 …… 102
№21455－1,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中国刊物通报
1955 年 11 月 26 日 …… 106
№23026,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公安部代表团访苏情况
1955 年 11 月 26 日 …… 111
№21452,帕利古诺夫致苏共中央函：转交塔斯社代表团访华报告
1955 年 12 月 7 日 …… 113
№20755,尤金致莫斯科电：武汉长江大桥建设新方法
1955 年 12 月 10 日 …… 124
№21830,科热夫尼科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建造武汉长江大桥问题
1955 年 12 月 14 日 …… 126
№20756,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派遣交通建设部长去中国
1955 年 12 月 15 日 …… 128

№13812,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方法
1955年12月15日 …… 128
№23838,帕列茨基斯答记者问稿:国际议会联盟承认中国人大代表团资格
1955年12月17日 …… 129
№21455,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中国刊物通报
1955年12月19日 …… 131
№21458,克鲁季科夫与中共定县县委书记会谈纪要:农村合作化运动
1955年12月23日 …… 135
№21831,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筹备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955年12月31日 …… 139
№20757,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电:召开各国兄弟党国际会议
1955年12月31日 …… 140

1956年

№21832,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召开华沙条约成员国会议
1956年1月10日 …… 141
№25946,尤金与刘少奇谈话纪要:讨论泰国、日本和台湾的局势
1956年1月10日 …… 142
№21457,俄联邦教育部的报告:中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团访苏情况
1956年1月10日 …… 144
№20371,萨秋科夫等致谢皮洛夫报告:请苏联领导人为《人民日报》写文章
1956年1月12日 …… 147
№20370,李富春致赫鲁晓夫函:请帮助审阅中国的五年计划草案
1956年1月15日 …… 148
№21456,库尔久科夫致维诺格拉多夫函: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报告
1956年1月19日 …… 149
№23065,尤金与王稼祥会谈纪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情况
1956年1月19日 …… 156
№20370-1,巴依巴科夫致帕乌金函:对李富春来信的处理
1956年1月20日 …… 158
№23953,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中国刊物通报
1956年1月20日 …… 158
№25169,尤金致波诺马廖夫函:中共中央转送缅共、马共来信
1956年1月21日 …… 160
№20372,尤金与许涤新会谈纪要:中国的工商业改造情况
1956年1月24日 …… 162

№22348,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
1956 年 1 月 30 日 …… 170
№25176,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请求让一些亚洲党员出席二十大
1956 年 1 月 31 日 …… 177
№20758,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情报局今后工作与各党交换意见
1956 年 2 月 7 日 …… 178
№21459,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地方政府邀请苏联公民共度春节
1956 年 2 月 8 日 …… 180
№25045,关于庆贺苏—蒙—中铁路开通的情况报告
1956 年 2 月 9 日 …… 181
№21835,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函：苏共在二十大期间同兄弟党协商的问题
1956 年 2 月 9 日 …… 183
№25969,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1955 年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局势
1956 年 3 月 2 日 …… 185
№13813,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苏联参与修建新疆铁路问题
1956 年 3 月 16 日 …… 192
№21837,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苏联参与修建新疆铁路问题
1956 年 3 月 16 日 …… 193
№12601,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决定派陈云秘密访问越南
1956 年 3 月 20 日 …… 194
№12600,周恩来致布尔加宁电：请求苏联帮助对长江流域进行改造
1956 年 3 月 21 日 …… 194
№23992,瓦宁科夫和托普奇耶夫致苏共中央报告：组建原子能东方研究所的问题
1956 年 3 月 22 日 …… 195
№25197,尤金与张闻天会谈纪要：苏联专家和苏联侨民问题
1956 年 3 月 24 日 …… 197
№23936,彭真致亚斯诺夫电：感谢苏联在国际议会联盟接纳中国问题上的帮助
1956 年 3 月 26 日 …… 198
№20760,库尔久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询问悬挂领袖肖像的问题
1956 年 3 月 28 日 …… 199
№21838,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问题
1956 年 3 月 28 日 …… 200
№23060,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函：关于安排中国在苏党团员学习二十大文件
1956 年 3 月 28 日 …… 201
№23935,帕列茨基斯与刘晓会谈纪要：中国对加入国际议会联盟的态度
1956 年 3 月 30 日 …… 202

№10461,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
1956 年 3 月 31 日 …… 204
№23064,马尔采夫致苏共中央和外交部函：中共中央党校苏联专家的工作报告
1956 年 4 月 5 日 …… 210
№31225,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缅甸及东南亚局势
1956 年 4 月 5 日 …… 216
№02852,茹科夫与甘野陶谈话纪要：关于苏加诺的出访安排
1956 年 4 月 7 日 …… 219
№02853,茹科夫与苏加诺谈话纪要：苏加诺出访美、苏、中安排
1956 年 4 月 9 日 …… 220
№09840,外交部远东司的备忘录：关于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斗争
1956 年 4 月 9 日 …… 224
№23027,中国吉林省居民致米高扬函：关于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
1956 年 4 月 9 日 …… 230
№09836,尤金致库尔久科夫函：对挑拨中苏关系的美国文章的处理意见
1956 年 4 月 11 日 …… 231
№21460,马尔采夫等致谢尔巴科夫报告：要求撤回在《人民中国》杂志社专家
1956 年 4 月 11 日 …… 232
№20378,科瓦利致谢皮洛夫函：苏联援助中国扩建和新建企业清单
1956 年 4 月 12 日 …… 233
№2184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米高扬的亚洲之行
1956 年 4 月 13 日 …… 239
№21842,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五一游行中领导人肖像的问题
1956 年 4 月 13 日 …… 240
№09833,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
1956 年 4 月 16 日 …… 241
№31226,莫洛托夫与刘晓会谈纪要：中缅关系及国际形势
1956 年 4 月 17 日 …… 242
№11449,齐米亚宁与阮维桢谈话纪要：越南劳动党中央扩大会议情况
1956 年 4 月 27 日 …… 246
№21462,安德罗索夫等致维诺格拉多夫报告：撤回苏联专家帕霍莫夫
1956 年 4 月 27 日 …… 252
№02856,扎布罗金与钟庆发谈话纪要：邀请印尼代表团访华问题
1956 年 4 月 28 日 …… 255
№21464,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的民族政策等
1956 年 4 月 30 日 …… 257

№08102，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国内外形势及斯大林问题
1956 年 5 月 2 日 …… 259
№20373，杰尼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访苏
1956 年 5 月 5 日 …… 262
№24916，周扬致丹古洛夫函：向苏联推荐当代中国小说
1956 年 5 月 7 日 …… 266
№21463，维诺格拉多夫和谢尔巴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急召专家帕霍莫夫回国
1956 年 5 月 10 日 …… 268
№21461，谢尔巴科夫提供的情况说明：召回在华专家济科夫-斯莫洛夫
1956 年 5 月 12 日 …… 270
№20374，苏联记者来电记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译文问题
1956 年 5 月 17 日 …… 270
№02860，茹科夫与黄镇谈话纪要：关于亚非国家大学生会议
1956 年 5 月 24 日 …… 271
№25200，尤金与张闻天会谈纪要：关于废除(1950 年)中苏补充协定
1956 年 5 月 29 日 …… 274
№09834，贾丕才致尤金电：苏联同意加快对华援助项目的设计和发货
1956 年 6 月 6 日 …… 275
№09842，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苏共中央代表团访华的建议
1956 年 6 月 7 日 …… 277
№21847，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联络方式
1956 年 6 月 21 日 …… 278
№21466，谢列平致苏共中央报告：全苏共青团代表团访问中国情况
1956 年 6 月 27 日 …… 279
№22350，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南斯拉夫谈判的情况通报
1956 年 6 月 29 日 …… 286
№10379，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向中共移交档案文件和资料的问题
1956 年 7 月 6 日 …… 287
№06202，赫鲁晓夫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批判个人迷信及其影响
1956 年 7 月 10 日 …… 288
№08812，杜多罗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向中国移交满洲档案的准备工作
1956 年 7 月 19 日 …… 299
№02862，茹科夫与黄镇谈话记录：通报苏加诺访问美国和西欧的情况
1956 年 7 月 20 日 …… 301
№21474，苏达利科夫与平杰三会谈记录：中共的民主党派工作
1956 年 7 月 26 日 …… 303

№23029,茹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关于《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的信件
1956年8月2日 …… 309
№20554,彼得罗夫与曹克强谈话纪要:苏联对朝鲜的经济援助
1956年8月3日 …… 310
№23028,茹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谈双百方针
1956年8月8日 …… 311
№20555-7,伊万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对朝鲜的经济援助
1956年8月17日 …… 315
№10380,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向中国移交满洲档案事
1956年8月20日 …… 316
№24925,冯义致格洛莫夫函:中国铁道部拟向苏联派遣实习工人
1956年8月22日 …… 317
№09835,利哈乔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1956年8月22日 …… 318
№09839,图加里诺夫致库尔久科夫报告: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1956年8月23日 …… 326
№21475,马尔采夫与杨秀峰会谈纪要:通报中国高校会议工作结果
1956年8月23日 …… 328
№09838,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益的草案
1956年8月25日 …… 335
№20761,驻华使馆致苏共中央函:中国各省领导干部对苏共中央决议的反应
1956年8月25日 …… 336
№13814,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6年8月27日 …… 341
№21849,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6年8月27日 …… 343
№21851-1,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国1957年投资控制数字
1956年8月31日 …… 343
№20555-2,金日成与伊万诺夫谈话纪要:介绍劳动党中央全会情况
1956年9月1日 …… 344
№20555-3,伊万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对朝援助及朝鲜党内斗争问题
1956年9月4日 …… 346
№09911,图加里诺夫致波诺马廖夫函:提交美英对华政策的情报资料
1956年9月4日 …… 348
№09837,图加里诺夫致波诺马廖夫函:递交中国与不发达国家关系的报告
1956年9月5日 …… 358

№21851,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朝鲜劳动党问题的处理
1956年9月6日 …… 362
№13815,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中国协商处理朝鲜问题
1956年9月6日 …… 363
№20550,波诺马廖夫与李相朝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的内部问题
1956年9月10日 …… 364
№09841,图加里诺夫致波诺马廖夫函：关于台湾局势的备忘录
1956年9月11日 …… 366
№10381,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批准关于建立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的报告
1956年9月14日 …… 369
№23063,维诺格拉多夫与陈楚会谈纪要：关于江青到苏联休养事宜
1956年9月18日 …… 370
№20375,列昂季耶夫呈波斯佩洛夫请示：出版中共八大报告事宜
1956年9月19日 …… 371
№10382,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停止为新疆居民出版《新生活》杂志
1956年9月21日 …… 372
№25377,阿里斯托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祝贺中国国庆集会的报告草稿
1956年9月25日 …… 373
№21476,马尔采夫致库尔久科夫等函：中国高教部苏联专家工作报告
1956年9月27日 …… 379
№20590-1,伊万诺夫与朴金喆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全会的决议
1956年9月27日 …… 389
№20590-2,伊万诺夫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9月中央全会决议
1956年9月28日 …… 391

第六卷(1955.8—1956.9)

目　录

№13469,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驻印度使馆举办的招待会
1955年8月1日 …… 11
№23862,基塔耶夫致谢皮洛夫函：呈送朱可夫与艾森豪威尔会谈记录
1955年8月4日 …… 13
№21430,维诺格拉托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向中共转交邓中夏的资料
1955年8月5日 …… 21
№23897,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总务部致苏共中央电：关于张治中访苏的问题
1955年8月5日 …… 22
№23901,斯拉德科夫斯基致斯捷潘诺夫函：呈送中国经济画册
1955年8月7日 …… 23
№21440,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
1955年8月15日 …… 23
№09831,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同意帮助中国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
1955年8月19日 …… 25
№21438,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
1955年8月20日 …… 26
№10746,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帮助中国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
1955年8月22日 …… 26
№21441,库尔久科夫致维诺格拉多夫函：中共中央要求核实回国党员身份
1955年8月31日 …… 27
№23055,波诺马廖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对越南民主统一战线纲领的修改意见
1955年9月8日 …… 28
№21445,索洛托夫尼克致苏斯洛夫函：呈送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报告
1955年9月14日 …… 30
№10199,佐林呈苏共中央请示：劝告中国不要撤回援越专家
1955年9月23日 …… 58
№11554,绍尔莫夫与司马文森会谈纪要：关于印尼大选的情况交流
1955年9月30日 …… 59
№11555,茹科夫的备忘录：出席中国驻印大使馆招待会的情况
1955年10月1日 …… 60

№16666，尤金与广东领导人会谈纪要：赵紫阳介绍广东政治经济状况
1955 年 10 月 7 日 …… 62
№21444，斯米尔诺夫等致苏共中央函：《人民日报》请求在莫斯科建记者站
1955 年 10 月 8 日 …… 66
№21447，费德林致斯米尔诺夫函：发表孙中山给苏联信件事
1955 年 10 月 11 日 …… 67
№21448，斯米尔诺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发表孙中山给苏联的两封电文
1955 年 10 月 14 日 …… 69
№23900，彼得·涅宁访问北京后答记者问
1955 年 10 月 14 日 …… 70
№24906，齐列辛科夫致洛马科函：对中国实习工人的日常服务保障
1955 年 10 月 17 日 …… 72
№21454，尤金与陆定一会谈纪要：介绍中国政治运动的状况
1955 年 10 月 22 日 …… 73
№21449，库尔久科夫致谢尔巴科夫函：中共中央编译局苏联专家组的工作报告
1955 年 10 月 25 日 …… 80
№23025，索洛托夫尼克致赫鲁晓夫报告：中国对缅甸的政策
1955 年 11 月 9 日 …… 83
№23902，索洛托夫尼克致赫鲁晓夫报告：中国与印度的关系
1955 年 11 月 12 日 …… 86
№21450，谢列平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国
1955 年 11 月 14 日 …… 91
№21451，费德林与刘晓谈话纪要：中共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工作情况
1955 年 11 月 15 日 …… 102
№21455-1，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中国刊物通报
1955 年 11 月 26 日 …… 106
№23026，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公安部代表团访苏情况
1955 年 11 月 26 日 …… 111
№21452，帕利古诺夫致苏共中央函：转交塔斯社代表团访华报告
1955 年 12 月 7 日 …… 113
№20755，尤金致莫斯科电：武汉长江大桥建设新方法
1955 年 12 月 10 日 …… 124
№21830，科热夫尼科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建造武汉长江大桥问题
1955 年 12 月 14 日 …… 126
№20756，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派遣交通建设部长去中国
1955 年 12 月 15 日 …… 128

№13812,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方法
1955 年 12 月 15 日 …… 128
№23838,帕列茨基斯答记者问稿:国际议会联盟承认中国人大代表团资格
1955 年 12 月 17 日 …… 129
№21455,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中国刊物通报
1955 年 12 月 19 日 …… 131
№21458,克鲁季科夫与中共定县县委书记会谈纪要:农村合作化运动
1955 年 12 月 23 日 …… 135
№21831,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筹备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955 年 12 月 31 日 …… 139
№20757,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电:召开各国兄弟党国际会议
1955 年 12 月 31 日 …… 140

1956 年

№21832,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召开华沙条约成员国会议
1956 年 1 月 10 日 …… 141
№25946,尤金与刘少奇谈话纪要:讨论泰国、日本和台湾的局势
1956 年 1 月 10 日 …… 142
№21457,俄联邦教育部的报告:中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团访苏情况
1956 年 1 月 10 日 …… 144
№20371,萨秋科夫等致谢皮洛夫报告:请苏联领导人为《人民日报》写文章
1956 年 1 月 12 日 …… 147
№20370,李富春致赫鲁晓夫函:请帮助审阅中国的五年计划草案
1956 年 1 月 15 日 …… 148
№21456,库尔久科夫致维诺格拉多夫函: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报告
1956 年 1 月 19 日 …… 149
№23065,尤金与王稼祥会谈纪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情况
1956 年 1 月 19 日 …… 156
№20370－1,巴依巴科夫致帕乌金函:对李富春来信的处理
1956 年 1 月 20 日 …… 158
№23953,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中国刊物通报
1956 年 1 月 20 日 …… 158
№25169,尤金致波诺马廖夫函:中共中央转送缅共、马共来信
1956 年 1 月 21 日 …… 160
№20372,尤金与许涤新会谈纪要:中国的工商业改造情况
1956 年 1 月 24 日 …… 162

№22348,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
1956 年 1 月 30 日 …… 170
№25176,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请求让一些亚洲党员出席二十大
1956 年 1 月 31 日 …… 177
№20758,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情报局今后工作与各党交换意见
1956 年 2 月 7 日 …… 178
№21459,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地方政府邀请苏联公民共度春节
1956 年 2 月 8 日 …… 180
№25045,关于庆贺苏—蒙—中铁路开通的情况报告
1956 年 2 月 9 日 …… 181
№21835,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函：苏共在二十大期间同兄弟党协商的问题
1956 年 2 月 9 日 …… 183
№25969,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1955 年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局势
1956 年 3 月 2 日 …… 185
№13813,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苏联参与修建新疆铁路问题
1956 年 3 月 16 日 …… 192
№21837,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苏联参与修建新疆铁路问题
1956 年 3 月 16 日 …… 193
№12601,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决定派陈云秘密访问越南
1956 年 3 月 20 日 …… 194
№12600,周恩来致布尔加宁电：请求苏联帮助对长江流域进行改造
1956 年 3 月 21 日 …… 194
№23992,瓦宁科夫和托普奇耶夫致苏共中央报告：组建原子能东方研究所的问题
1956 年 3 月 22 日 …… 195
№25197,尤金与张闻天会谈纪要：苏联专家和苏联侨民问题
1956 年 3 月 24 日 …… 197
№23936,彭真致亚斯诺夫电：感谢苏联在国际议会联盟接纳中国问题上的帮助
1956 年 3 月 26 日 …… 198
№20760,库尔久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询问悬挂领袖肖像的问题
1956 年 3 月 28 日 …… 199
№21838,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问题
1956 年 3 月 28 日 …… 200
№23060,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函：关于安排中国在苏党团员学习二十大文件
1956 年 3 月 28 日 …… 201
№23935,帕列茨基斯与刘晓会谈纪要：中国对加入国际议会联盟的态度
1956 年 3 月 30 日 …… 202

№10461,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
1956年3月31日 …… 204
№23064,马尔采夫致苏共中央和外交部函：中共中央党校苏联专家的工作报告
1956年4月5日 …… 210
№31225,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缅甸及东南亚局势
1956年4月5日 …… 216
№02852,茹科夫与甘野陶谈话纪要：关于苏加诺的出访安排
1956年4月7日 …… 219
№02853,茹科夫与苏加诺谈话纪要：苏加诺出访美、苏、中安排
1956年4月9日 …… 220
№09840,外交部远东司的备忘录：关于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斗争
1956年4月9日 …… 224
№23027,中国吉林省居民致米高扬函：关于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
1956年4月9日 …… 230
№09836,尤金致库尔久科夫函：对挑拨中苏关系的美国文章的处理意见
1956年4月11日 …… 231
№21460,马尔采夫等致谢尔巴科夫报告：要求撤回在《人民中国》杂志社专家
1956年4月11日 …… 232
№20378,科瓦利致谢皮洛夫函：苏联援助中国扩建和新建企业清单
1956年4月12日 …… 233
№2184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米高扬的亚洲之行
1956年4月13日 …… 239
№21842,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五一游行中领导人肖像的问题
1956年4月13日 …… 240
№09833,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
1956年4月16日 …… 241
№31226,莫洛托夫与刘晓会谈纪要：中缅关系及国际形势
1956年4月17日 …… 242
№11449,齐米亚宁与阮维桢谈话纪要：越南劳动党中央扩大会议情况
1956年4月27日 …… 246
№21462,安德罗索夫等致维诺格拉多夫报告：撤回苏联专家帕霍莫夫
1956年4月27日 …… 252
№02856,扎布罗金与钟庆发谈话纪要：邀请印尼代表团访华问题
1956年4月28日 …… 255
№21464,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的民族政策等
1956年4月30日 …… 257

№08102，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国内外形势及斯大林问题
1956年5月2日 …… 259
№20373，杰尼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访苏
1956年5月5日 …… 262
№24916，周扬致丹古洛夫函：向苏联推荐当代中国小说
1956年5月7日 …… 266
№21463，维诺格拉多夫和谢尔巴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急召专家帕霍莫夫回国
1956年5月10日 …… 268
№21461，谢尔巴科夫提供的情况说明：召回在华专家济科夫-斯莫洛夫
1956年5月12日 …… 270
№20374，苏联记者来电记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译文问题
1956年5月17日 …… 270
№02860，茹科夫与黄镇谈话纪要：关于亚非国家大学生会议
1956年5月24日 …… 271
№25200，尤金与张闻天会谈纪要：关于废除(1950年)中苏补充协定
1956年5月29日 …… 274
№09834，贾丕才致尤金电：苏联同意加快对华援助项目的设计和发货
1956年6月6日 …… 275
№09842，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苏共中央代表团访华的建议
1956年6月7日 …… 277
№21847，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联络方式
1956年6月21日 …… 278
№21466，谢列平致苏共中央报告：全苏共青团代表团访问中国情况
1956年6月27日 …… 279
№22350，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南斯拉夫谈判的情况通报
1956年6月29日 …… 286
№10379，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向中共移交档案文件和资料的问题
1956年7月6日 …… 287
№06202，赫鲁晓夫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批判个人迷信及其影响
1956年7月10日 …… 288
№08812，杜多罗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向中国移交满洲档案的准备工作
1956年7月19日 …… 299
№02862，茹科夫与黄镇谈话记录：通报苏加诺访问美国和西欧的情况
1956年7月20日 …… 301
№21474，苏达利科夫与平杰三会谈记录：中共的民主党派工作
1956年7月26日 …… 303

№23029,茹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关于《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的信件
1956年8月2日 …… 309
№20554,彼得罗夫与曹克强谈话纪要：苏联对朝鲜的经济援助
1956年8月3日 …… 310
№23028,茹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谈双百方针
1956年8月8日 …… 311
№20555-7,伊万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对朝鲜的经济援助
1956年8月17日 …… 315
№10380,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向中国移交满洲档案事
1956年8月20日 …… 316
№24925,冯义致格洛莫夫函：中国铁道部拟向苏联派遣实习工人
1956年8月22日 …… 317
№09835,利哈乔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1956年8月22日 …… 318
№09839,图加里诺夫致库尔久科夫报告：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1956年8月23日 …… 326
№21475,马尔采夫与杨秀峰会谈纪要：通报中国高校会议工作结果
1956年8月23日 …… 328
№09838,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益的草案
1956年8月25日 …… 335
№20761,驻华使馆致苏共中央函：中国各省领导干部对苏共中央决议的反应
1956年8月25日 …… 336
№13814,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6年8月27日 …… 341
№21849,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6年8月27日 …… 343
№21851-1,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国1957年投资控制数字
1956年8月31日 …… 343
№20555-2,金日成与伊万诺夫谈话纪要：介绍劳动党中央全会情况
1956年9月1日 …… 344
№20555-3,伊万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对朝援助及朝鲜党内斗争问题
1956年9月4日 …… 346
№09911,图加里诺夫致波诺马廖夫函：提交美英对华政策的情报资料
1956年9月4日 …… 348
№09837,图加里诺夫致波诺马廖夫函：递交中国与不发达国家关系的报告
1956年9月5日 …… 358

№21851,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朝鲜劳动党问题的处理
1956 年 9 月 6 日 …… 362
№13815,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中国协商处理朝鲜问题
1956 年 9 月 6 日 …… 363
№20550,波诺马廖夫与李相朝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的内部问题
1956 年 9 月 10 日 …… 364
№09841,图加里诺夫致波诺马廖夫函：关于台湾局势的备忘录
1956 年 9 月 11 日 …… 366
№10381,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批准关于建立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的报告
1956 年 9 月 14 日 …… 369
№23063,维诺格拉多夫与陈楚会谈纪要：关于江青到苏联休养事宜
1956 年 9 月 18 日 …… 370
№20375,列昂季耶夫呈波斯佩洛夫请示：出版中共八大报告事宜
1956 年 9 月 19 日 …… 371
№10382,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停止为新疆居民出版《新生活》杂志
1956 年 9 月 21 日 …… 372
№25377,阿里斯托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祝贺中国国庆集会的报告草稿
1956 年 9 月 25 日 …… 373
№21476,马尔采夫致库尔久科夫等函：中国高教部苏联专家工作报告
1956 年 9 月 27 日 …… 379
№20590-1,伊万诺夫与朴金喆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全会的决议
1956 年 9 月 27 日 …… 389
№20590-2,伊万诺夫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 9 月中央全会决议
1956 年 9 月 28 日 …… 391

№13469

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驻印度使馆举办的招待会

(1955 年 8 月 1 日)

摘自 Д. 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第 1 份

第 309/c 号

1955 年 8 月 1 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

1955 年 8 月 1 日

今天中国大使馆武官毛升举办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28 周年的招待会，我带着一大群我们的外交工作人员出席了这次招待会。

令人注意的是下面这个情况：与通常有许多印度尼西亚的社交界代表出席中国大使馆的这类招待会的情况不同，出席这次招待会的人很少，而且连一位部长也没有到场。这一切都是与政府的危机相关联的。

谈话主要是围绕着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危机这个话题进行的。然而，正如已判明的情况那样，很少有人知道任何有关政府的危机将会如何得到解决的消息。这证明，三位铸像造型工的工作进行得极其秘密。例如，我同下列人士都谈过话：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亚太国家司司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他的副职奎杰胡，阿富汗公使阿卜杜拉·哈迪·达维伊，中国大使黄镇，捷克斯洛伐克总领事季斯利亚尔，南斯拉夫代办布尔齐奇，印度大使蒂亚布日，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瓦德尔-斯密特，国会礼宾司司长和总统办公厅的一位负责官员。上述交谈者中没有一个人能谈得比从报刊上得知的那点消息更多的了，即谈论的都是：马斯友美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是为了争夺总理的职位；国民党正在采取一切措施，以便拖长政府的危机期，并且不让哈塔副总统和马斯友美党有机会在苏加诺赴麦加朝圣回来之前组成内阁。许多人都说，上述党派之间的大分歧同样也是因争夺经济部门的部长职位(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而产生的。还发表了一些相当认真的推测，说是已辞职的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将会得到外交部长的职位。

外交部亚太国家司司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对我说，众所周知，现在正在组建的新政府将是寿命不长的，因为新的国会班子的选举一定会在9月29日举行的。因此，在这次选举以后将会发生内阁的更换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国会里的政治势力将会发生改组。他说，国民党一定会从这场选举中大胜而出，到那时任何反对力量对该党来说都是不可怕的。苏卡佐继续说，国民党或许将会把这个寿命不长的政府中的总理职位让给马斯友美党。然而，这种情况不会不经过一些斗争就发生的。苏卡佐还发表了一个看法：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家中间的最大的外交专家之一将成为"他们的外交部部长"。

我同意对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这一评价，并指出，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威望在万隆会议后大大地提高了，并且在全世界他也并非不无理由地被认为是一位大的政治家和对外交往方面的专家。

亚太国家司副司长奎杰胡对我说，将要到现在的内阁里来执政的是一些目标与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的部长们有点不一样的代表。奎杰胡还指出，根据他现有的情报来看，苏加诺抵达印度尼西亚的时间可能会耽搁，总统将不会像计划中所拟定的那样在8月5日回到雅加达，而是会略微迟一点。

印度大使蒂亚布日一边同我打招呼，一边告诉我，他刚才在自己的大使馆里观看了他所收到的一部不长的介绍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苏联逗留情况的新闻纪录片。他说，这部影片很短，一共只放了10—15分钟。

我告诉蒂亚布日，我在我们的报纸上看到过一则报道，说是我们生产了一部大型的新闻纪录片，它已经在我国上映了，是专门介绍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苏联之行的。蒂亚布日对此很感兴趣，所以在我顺便提及，如果我在雅加达收到这部影片，他(大使)是否会同我一起参加向印度尼西亚社会人士放映这部电影的组织工作的时候，他说，他很高兴与我结伴一起参与这件好事情。

英国商务参赞瓦德尔·斯密特对四个大国的首脑为了讨论许多迫切的国际问题而在日内瓦成功地举行了自己的会议这件事表示很满意。同时参赞说，他和大使都对会谈的结果感到很满意。他问，我对日内瓦会议的结果有何看法。

我说，众所周知，苏联一直致力于通过和平谈判的途径去解决一切有争议的国际问题。尽管四大国首脑在日内瓦并没有对某些有争议的问题作出什么具体的决议，但是他们以相互理解的精神讨论了这些问题，并制定了一份使外交部长们有机会在10月份讨论这些问题的珍贵文件。此外，四大国首脑亲自接触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弥足珍贵的，并且应该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和促使世界上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的。

参赞同意了我的看法，并说，他对报纸上所报道的苏联领导人接受了艾登的访问英国的那种情况感到很高兴。他推测说，这次访问将会在1956年年初进行，因为今年年底H. A. 布尔加宁同志将忙于访问印度。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 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 091，оп. 11，п. 8，д. 5，л. 115－118

№23862

基塔耶夫致谢皮洛夫函：呈送朱可夫与艾森豪威尔会谈记录

(1955 年 8 月 4 日)

机　密

Д.Т.谢皮洛夫同志：

根据苏联元帅Г.К.朱可夫同志的指示，兹呈交他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今年 7 月 23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两次会谈的记录。

Г.К.朱可夫同志请求（您）考虑如下问题，即这两次会谈的情况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宜在报纸上公开。

基塔耶夫少将

1955 年 8 月 4 日

附件：

Г.К.朱可夫同志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会谈记录

1955 年 7 月 23 日 9 时 30 分

同时出席会谈的还有美国驻苏联大使和苏联翻译 С.А.特洛亚科夫斯基。

在一番寒暄之后，朱可夫同志指出，（苏美双方）在日内瓦的联合工作即将结束。

艾森豪威尔表示希望，在日内瓦的联合工作成为双方沟通的良好开端。

朱可夫表示遗憾，双方在过去浪费了许多机会和时间。

朱可夫希望，最好通过两国领导人和朋友会见与访问的方式来促进两国之间的关系。

艾森豪威尔答，困难在于，苏联和美国的领导人都是些大忙人，因此关于此类访问和会谈的时间往往比较难达成约定。不过，他（艾森豪威尔）仍暗示，此类会谈未来仍会举行。

朱可夫说，看来，艾森豪威尔还是相信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苏联领导人对艾森豪威尔和美国人民所怀有的友好情感的。

艾森豪威尔答，他非常愿意与苏联领导人会面，并希望在将来举行此类会谈，而两国民众也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形。他（艾森豪威尔）也认为，这次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谈会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有益。

针对苏联代表团在日内瓦就当前国际形势最重大问题所提出的建议，艾森豪威尔认为，

该建议过于复杂，在日内瓦无法解决，因此建议苏联代表团不要在此讨论该问题。

总之，他(艾森豪威尔)为了忠诚地与其他代表团协同工作，并取得良好的结果已竭尽全力。可是，当各国外交部长讨论给10月份的部长会议的指示时，莫洛托夫竟宣称，美国代表团所提出的一些条款是不可接受的。这对他(艾森豪威尔)而言，真是失望了，因为他已作出了重大的让步，且本以为苏联代表团一定会接受美国代表团提交的，甚至有利于德国统一的建议的。苏联代表团不接受美国的提案，使会议工作陷入困难。不过，艾森豪威尔认为，朱可夫对此没有责任。艾森豪威尔希望朱可夫明白，德国问题对美国的重大意义。美国有许多德国移民，因此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德国尽快实现统一的问题，如果美国代表团同意将德国统一问题放在签署欧洲安全公约之后的话，它也很难向美国人民解释。不过，艾森豪威尔认为该问题不宜在日内瓦讨论，而最好是给外交部长们起草一个指示——提出德国统一的问题，而由后者根据相关程序去讨论。

朱可夫认为，许多事情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日内瓦会谈并非一无是处，即使各方不能就与会者所关心的那些问题达到一致，但他(朱可夫)仍相信，如果与会者们仍愿意耐心地、抱着良好意愿来讨论那些涉及安全的问题，那么问题仍是会得到解决的。德国统一的问题关系到所有欧洲国家，甚至欧洲究竟是和平还是战争的问题。

艾森豪威尔认为，日内瓦会谈当然是有些益处。这次会谈无疑会促进苏美关系的发展。不过，他强调，美国人民期待的是实质性的进展，美国唯一关心的是德国问题，并希望从日内瓦会谈所讨论的其他问题中独立起来。

朱可夫答，苏联关心的是所有问题的进展情况。苏联人民期望日内瓦会议能有一个积极的成果。如果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等能带着积极的成果回国，那么一定会得到各国民众的积极响应。朱可夫希望，在剩余的时间内各代表团仍有机会讨论并解决各国人民所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会议达不成任何结果，那么四个国家的民众都不会对代表团——尤其是代表团的负责人——满意。

至于德国问题，他(朱可夫)认为，艾森豪威尔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朱可夫重复道，及时地解决涉及欧洲安全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世界所有国家都关注的问题，关系到是和平还是战争的问题。虽然德国问题也很重要，但毕竟是个局部问题。

如果西德没有加入北约，那么关于德国统一的问题可能还好解决些。遗憾的是，如今西德已是北约成员，而东德也加入了华约，这就使得问题变得相当复杂了。朱可夫希望艾森豪威尔能从大局出发，作出妥协。如果日内瓦会议能取得积极的成果，这不但对苏联和美国有益，而且也有益于世界各个国家的友好与和平。

艾森豪威尔宣称，他会不遗余力地谋求各种观点的妥协的。如果他认为一些观点具有积极意义，他无疑会提出建议。他表示同意朱可夫的观点，即在未达成任何成果的情况下离开日内瓦是令人悲哀的事。艾森豪威尔希望，日内瓦会议能为各国外交部长的会谈制定出经过协商的指示。

艾森豪威尔接着说，他对赫鲁晓夫留有很好的印象。而其他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也对他说过，他们很喜欢苏联领导人。艾森豪威尔同意朱可夫的观点，即即使日内瓦会议不能完全

地取得积极的成果,但苏联和美国领导人之间所建立的友好关系将有益于使双方在未来取得积极的成果。

朱可夫说,直到最后他都不会对会议丧失信心。如果艾森豪威尔及其同事们能够表现出智慧,并且同意就问题的解决进行妥协,那么就有可能使人民得以轻松地生活。问题是朱可夫说,他不是外交家,他一直在寻求使会议从当前困境中摆脱出来的出路。而他的朋友——艾森豪威尔一贯精通这方面事务。他当然清楚,被列入指令草案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安全和重建仍是欧洲人民最重要的问题。

艾森豪威尔说,正如朱可夫所知道的,美国代表团已表现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诚意,因此希望苏联代表团也能从自己的方面对问题去作妥协决定。

朱可夫宣称,他还想提出关于裁军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最好采取如下平行解决的方式:一方面在联合国,一方面由外交部长会议进行讨论……①

艾森豪威尔说,他认为如果能成立一个小组或委员会以讨论某个问题以及四国外交部长会议所提出的报告,会更有利于强调该问题的重要意义。

朱可夫提请艾森豪威尔注意,裁军问题包含有一些原则性政治内容,因而理应在最高机构进行讨论。因此朱可夫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想取得妥协性的结果,各方就应共同努力,以便把问题交由联合国和四国外长会议,共同进行讨论。

艾森豪威尔答,他会考虑这一想法。他表示很满意,因为朱可夫在离开之前可能还能和他们见上一面,尽管大家都知道,现在所有代表团都在超负荷工作。

艾森豪威尔接着说,他现在也相信,苏联与美国一样,也想要和平,不希望战争。可是,要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国家,如朝鲜、越南、德国和中国。……艾森豪威尔希望苏联政府能够说服好战的、总是喜欢以武力去解决那些需要时间去解决问题的中国,并建议苏联政府在这方面多做些善意的工作。

朱可夫答,他赞同艾森豪威尔的这一观点。据他所知,中国也不愿一直陷于在该地区的冲突之中。中国人至今仍在耐心地等待。如果能够使他们对最终友好地解决问题抱有希望,那么就可能说服他们。朱可夫补充道,他认为,解决远东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美国与中国之间举行……谈判,先解决小问题,然后再着手那些大问题。

艾森豪威尔表示希望举行这样的谈判……

朱可夫说,最后他还想就裁军问题请艾森豪威尔关注如下问题:苏联先前提出的关于确定各国武器装备和军队的水平,关于建立高效的国际监督委员会,关于销毁原子武器,等等。

艾森豪威尔答,在了解了苏联提出的关于裁军的建议之后,他立刻便感到该建议将涉及一系列国家以及一些具体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在四国外长会议或专门性的下属委员会中进行讨论。针对这些问题,他仍坚持自己在相关声明中以及苏联在5月10日建议中所提出的观点……所有这些都是相当复杂的问题,他(艾森豪威尔)在提出观点之前,仍需要作详细地分析。不过,他无疑会严肃地对待任何关于裁军的建议的。

---

① 该档案复印件有多处字迹模糊,均以省略号标示。——译注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艾森豪威尔表示，希望朱可夫能够访问美国，并认为此类访问对稳固两国的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记录：O. 特罗扬诺夫斯基

Г. К. 朱可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会谈记录

1955年7月23日11时

同时出席会谈的还有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波伦。

朱可夫向艾森豪威尔转达了Н. С. 赫鲁晓夫和И. А. 布尔加宁的问候，并说，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均对艾森豪威尔怀有深深的尊敬之情。这种友好情谊形成的时间既包括现在，而且包括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年代。

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感谢并答道，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对他本人的这种友好情谊原因在于，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实施过谩骂或个人攻击，总是极力说真话并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

朱可夫指出，关于此苏联国内民众是了解的。

艾森豪威尔说，他承认，在美国的确有一些人总是发表攻击性的言论，从而对苏美关系造成了损害。

朱可夫回忆起关于苏联和美国人民共同从事的反对德国纳粹的斗争以及自己与艾森豪威尔一起在柏林监管委员会中所做的协调工作。他说，当时苏联和美国同行的合作及其所结成的友谊为随后年代两国间富有成果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从那时起苏联和美国的相互关系不断加深，即使至今仍对世界的和平和友好事业有益。

朱可夫指出，在战争过程中——尤其是战争后期，为了赢得胜利，苏美两国动用了自己的全部军事、政治资源。……朱可夫对所发生的一切表示遗憾。

艾森豪威尔说，他也承认很遗憾。

艾森豪威尔补充说，他派遣波伦大使出席谈话并让他作谈话记录，他不想让第三个人记录或者让记录变成一个官方纪要。而众所周知，他艾森豪威尔记得最好的是，他的老朋友将会对他说的一切。

朱可夫宣称，纯朴的苏联人民以及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都愿意与美国保持最紧密的关系。他（朱可夫）认为，艾森豪威尔与苏联领导人都应当付出巨大的努力以消除苏美关系中所存在的那些阻碍，防止其他国家浑水摸鱼、从中渔利。一些黑暗势力总是在苏美之间制造障碍，挑动美国人民的恐惧心理，把苏联描绘成似乎会进攻美国的侵略国家。

他（朱可夫）想诚实而坦诚地——就像战士对战士那样，对艾森豪威尔说话。他很了解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的想法，知道在莫斯科并没有任何人想与美国发生战争。苏联并不想对任何国家发动攻击。因为苏联并不需要战争，讨厌战争。

艾森豪威尔答，他相信朱可夫。由于曾与朱可夫在柏林共过事，因而他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所说的话。

朱可夫说，西方经常有人说，拥有强大军队的苏联会对西欧和美国发动攻击。他（朱可

夫)可以毫不隐瞒地说,虽然苏联拥有强大的海军、陆军、战略空军以及许多进攻性的武器。但苏联制造这些武器并无恶意。苏联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国民经济和满足人民的日常需要。我们不想1941年的事件重演。苏联不可能在威胁面前削弱自己。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导人在内的一些军事将领曾公开威胁要从部署在苏联边境周围的基地发射核弹摧毁苏联。艾森豪威尔——作为一名军事元帅应清楚,苏联不可能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甚至美国自己也是不会这样做的。因此,我们应当寻求苏联和美国之间都能够接受的共识,以消除两国彼此之间业已形成的疑虑……

艾森豪威尔指出,这是符合实际的。

朱可夫接着说,他不隐瞒,此次他来日内瓦的目的就是为了与老朋友——艾森豪威尔见面,谈谈心,谈谈关于他——朱可夫这些年的所想所思。朱可夫认为,艾森豪威尔一直在从事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应当能够为恢复苏美两国之间的友谊做得更多。

艾森豪威尔答,他同意朱可夫所说的——在战争结束时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友谊越来越稳固,他也对战后时期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表示遗憾。

艾森豪威尔接着说,有一点朱可夫没有提到,而关于此他(艾森豪威尔)想要强调一下。问题在于,由于苏美关系的恶化,莫斯科开始认为有必要表明自己对所发生的这一切的解释,而作为回应——美国领导人也开始向美国人说明自己对这一切的看法。其结果便导致数百万美国人被恐惧心理所笼罩,从而形成美国人对苏联最恐惧的事实之一。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他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那他就可能轻易地改变事件的进程,改善目前的情况。不过,还是应当重视社会(舆论)……力量……

朱可夫同意艾森豪威尔的观点。

艾森豪威尔说,他想谈谈关于他与他的政府的思想转变历程。当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便开始复员自己的军队——其中包括驻扎在德国占领区、日本、南朝鲜等地的军队在内。美国这样做是为了整个世界和平的利益。

可是,当美国刚刚复员了军队之后便发现麻烦从四面八方而来:美国在希腊的朋友遭到了保加利亚以及南斯拉夫支持的力量的攻击;随后又是柏林之围,还有在远东的蒋介石——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非战争的情况下仍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制;最后,爆发了朝鲜战争。这一切都促使美国决心开始重新大规模地建设武装力量。虽然,美国要实施的计划无疑对美国人民而言是一个相当沉重而高昂的负担。美国得出结论,他们应当更坚定地采取行动以便在各种威胁面前捍卫自己的利益。他们开始保卫南朝鲜,组织前往德国的空中桥梁,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相信莫斯科已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军队都合并到自己的武装力量之中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为了与之对抗才建立起来的,另外也为了避免使法国遭受德国的威胁。这样一来,就开始了军备竞赛,开始建立核弹和氢弹储备。关于此类武器,艾森豪威尔认为都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各国之间如果能达成互信的话就理应销毁它们。

朱可夫认为,只谈论过去是没有意义的。说过去那一方犯了错,那争论永远都是没完没了的。现在,我们应当展望未来,而不是只揪住过去不放。

艾森豪威尔同意上述观点并说，他提起过去只是为了解释美国在这一时期的政策。

艾森豪威尔继续道，如今在出现了核武器和氢弹的情况下过去的许多概念和正确的做法都已发生了变化。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较，在现代有原子武器和氢弹参与的条件下战争已变得没有意义。

朱可夫同意这一说法，并列举了许多与原子武器和氢弹有关的事实，及其亲眼目睹——这种武器具有多么巨大的毁灭性。

艾森豪威尔说，甚至连学者们都不知道，例如在一个月内爆炸200颗氢弹，如果原子弹技术发生了扩散的情况，世界将来出现怎样的情景。

朱可夫指出，如果在战争初期美国向苏联投掷了300—400颗此类炸弹，而苏联方面也向美国投掷同等数量的此类炸弹，可以想象世界将呈现怎么样的灾难。因此，最好的办法便是销毁此类武器。

艾森豪威尔不反对上述观点，但认为……需要建立一个裁军的机制(体系)……

朱可夫指出，主要的是要削减军队和消灭核武器。

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但补充道，最初最好能把这样的裁军机制(体系)在一个固定的地区进行尝试。

艾森豪威尔接着说，在任何一个拥有监察和监督的机制中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一方可能向敌对方隐瞒自己所拥有的核武器和氢弹数量。因此最初最好能建立一个更有限制力的机制。例如，苏联可以派一个监察小组去美国，以核查那些未被发现的核武器。在苏联小组的监督之下，如果美国真想隐瞒这些核武器的话，便无法动用巨大的军事海港、机场、其他军事设施、巨大的工业企业以及运输手段。如此一来，就有可能对核武器实施必要的监督，并防止突然发动进攻的可能性。

朱可夫指出，监督只是削减武力和销毁核武器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

艾森豪威尔同意朱可夫的观点。

朱可夫说，要建立的这一机制应能够防止破坏和平的企图……

艾森豪威尔说，这一机制可以包括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四个国家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最初加入该机制的可以是两个德国，随后则是统一的德国。他又补充道，主要是要明确一点，即该机制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维护和平，终结军事集团。

艾森豪威尔说，他赞成各方应为实现这一终极目标而努力。不过，他想指出的是，朱可夫所描绘的是一个未来的前景，而要实现这一美好愿景，还需要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

朱可夫同意这一观点，并说当前最主要的是奠定友谊的基础。我们与你们，众所周知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我们仍结成了真诚的朋友，我依然深深地尊敬总统先生，因此我认为我们两国的人民也会支持我们之间保持友好的关系。

艾森豪威尔说，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人著作中的许多说法都是相信的。这些学说是永远也不会被苏联领导人否定的，而这可能就是导致美国人民忧虑的原因。

朱可夫答，他认为，关于苏联的有些说法——比如领导着世界规模的共产主义运动等，

并不符合事实。他可以告诉艾森豪威尔,自1949年起以讨论某些问题为中心的国际性共产主义会议并未举行过。苏联的确领导过各外国共产党,其中可能也尤其关注美国共产党,极力提高其政治和素质水平,以便其能够推翻美国的资本主义。然而众所周知,美国共产党是各共产党中力量最弱的一个。问题在于,美国的现存社会制度究竟怎么样——我们认为这都是美国人民自己的事。至于马克思的学说,该学说已存在了100多年了,这是许多国家的许多人都晓得的,可是资本主义体制的追随者仍有许多。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

艾森豪威尔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总说要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他(艾森豪威尔)却发现两种情况,其一,就是正如朱可夫所说的,目前并不存在一个对各种共产党进行集中领导的中心性组织;其二……

……

朱可夫说,应当把事情引向这样一个方向:(苏美两大国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并相互帮助。……社会制度方式是每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至于苏联,就不打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务事务。

艾森豪威尔说,他提出此事是因为这是美国人民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如果我们能够做得更多——以便向西方国家民众证明苏联没有干涉其内部事务的想法,那么就会更好地促进那里的人民对苏联的信任并更有利于国际关系的改善。

朱可夫说,苏联在这方面并不仅仅局限于发表声明……

艾森豪威尔继续道,(他还想请苏联帮助解决如下一个问题)那就是被拘留在中国的美国战俘问题。当他(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之际,便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因为他认为这会有利于国际关系的改善。可是,时至今日中国仍违反协议规定——拘押朝鲜战争期间的美国战俘。虽然他(艾森豪威尔)明白,苏联并不是中国的领导,但他仍想请朱可夫帮忙,以便他与苏联政府能够友好地协调此事,以释放目前仍在中国的30 40名美国战俘和公民。中国政府坚信,美国拘留了希望返回祖国的中国留学生。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为此,美国已准备与任何一个监察组织进行协商,以证明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

朱可夫答,他并不了解这方面情况,即究竟有多少美国人被中国俘虏,只听说可能有13人。……他已把自己所收到的艾森豪威尔给一个小男孩的信……转交给了中国政府。不过,由于大家都理解的原因,他(朱可夫)是无法对中国释放美国人的事施加任何直接影响的,因为这是中国的内政。据我所知,中国已释放了4名美国飞行员。甚至其余人员,朱可夫认为,如果美国政府能与中国政府协商这一问题,后者也一定会满足美方的相应要求。

朱可夫接着说,鉴于艾森豪威尔提到了中国,他(朱可夫)也正想从整体上就中国问题与其探讨一下。因为中国问题的无条件解决对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朱可夫提请艾森豪威尔关注如下问题,为何中国不能加入联合国,为何拥有6亿人口的中国不能加入联合国——这样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为何至今中国无法解放……和……等岛屿以及台湾问题。而这些问题一直在危害着整个世界的和平,加剧着整个国际局势的紧张。应当让中国加入联合国,要知道中国只是在实现自己的民主。而拖延这些问题的解决,朱可夫认为,也不利于美国自身的威信。

艾森豪威尔说，即使他和朱可夫把这次会谈的整个时间都用到中国问题的讨论上，估计也不够。因为这是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问题。他(艾森豪威尔)理解朱可夫在上面所陈述的观点。但是，美国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史则是一段相当让人伤感的故事。他无法描述美国国内对当前现状的愤怒情绪，只是希望自己的继任者(下一任总统)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不过，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他(艾森豪威尔)想说的是，尽管美国遭遇了许多压力，但并不愿在这一地区投入大规模的军队，因为美国政府想避免流血和战争。

艾森豪威尔继续道，还有另一个问题，我想对朱可夫元帅说，就是关于目前在苏联境内的外国战俘的问题。美国政府收到了各个国家的大量请求——要求帮助协调这一问题。例如，据说目前在苏联仍关押着14万名西德战俘，等等。可以设想，其中一些人曾被判决为战犯。但艾森豪威尔认为，已经到了做出大度姿态并释放这些人的时候了。艾森豪威尔请求朱可夫帮助协调这方面事务，如果有可能的话。

朱可夫答，虽然对目前在苏联的战俘具体数量并不太清楚，但他可以肯定地说，艾森豪威尔所提供的数字是被严重夸大了。如果如今在苏联仍有战俘的话，那就只能是那些由于所实施的罪恶而被判决的战犯了。众所周知，苏联已将所有奥地利战俘释放，而关于德国战俘也正与西德政府进行谈判。不过，鉴于艾森豪威尔所提出的请求，朱可夫将采取措施以了解这一问题。

艾森豪威尔希望，苏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到改善。双方都可通过各自以及对方的使领馆来相互沟通。

艾森豪威尔还请朱可夫对德国的统一施加积极影响。虽然他并不认为此事现在就能成，但认为需要建立一个相应的机制，以便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有助于实现德国的统一。

艾森豪威尔希望，朱可夫不仅应像个元帅，而且还应像个和平卫士那样去作为，这样，苏联领导人也将会以一个促进和稳固和平的政府那样而被载入史册。

朱可夫说，事实上，不论是我们党的领导人，还是苏联政府，其实一直都在致力于巩固各国和平和友好的事业。众所周知，苏联现存的是集体领导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苏联的集体领导绝不应从该词语的狭义去理解，而应作广义的理解。这种集体领导不仅包括苏共中央主席团，而且还包括整个中央委员会，整个苏联政府，以及16个加盟共和国的中央和政府，州党委等等。在美国的报刊上时常会出现一些恶意的报道，说什么苏联的集体领导体制似乎已是一个失败的试验。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苏联的集体领导是集中了整个集体领导者的智慧。

苏联目前正花大力气发展国家的工业和农业经济，努力提高人民的社会福利。我们国内仍有许多艰巨的任务需要去完成。

至于德国，该国要实现统一仍需付出努力。正如布尔加宁在政府首脑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苏联希望西德总理和美国政府考虑民主德国存在的现实，以便在现有基础上妥善地解决德国的统一问题。目前，理应使德国的两个部分都融入到欧洲集体安全的体系内。我不认为，在本次会议上就能解决德国问题。我们只能逐渐地促进并解决这一问题。

艾森豪威尔指出，如果能够局部性地解决德国问题，他(艾森豪威尔)也会付诸努力，以便德国不再像过去那样——发生由于人们的政治观点或政治活动便遭到逮捕的情形。

在会谈结束时朱可夫感谢艾森豪威尔，并表示对此次有益而愉快的会谈很满意。

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这种感受，认为与朱可夫的会谈是有益且愉快的，并对朱可夫表示感谢。

记录：О.特罗扬诺夫斯基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116，л. 106 - 131

№21430

维诺格拉托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向中共转交邓中夏的资料

(1955 年 8 月 5 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请求苏联外交部协助收集关于中国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邓中夏1928—1930 年在红色工会国际工作的资料。同时中国大使馆请求通报 1928 年在苏联出生的邓中夏的儿子的所在地。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仔细查阅了保存在苏共中央总务部关于红色工人国际的档案材料，找到了一些邓中夏有关中国工人和工会运动的发言、报告和文章的文本。我们认为可以满足中国大使馆的请求，并把这些文件和材料的复印件转交给他们。(清单见附件)

至于邓中夏的儿子，我们现在还没有关于他所在地的材料，可以向中国大使馆通报说，我们在继续寻找邓中夏的儿子。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 维诺格拉托夫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1955 年 8 月 5 日

手写批注：

说明：关于邓中夏的资料已经交给驻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并通报了寻找邓中夏儿子

的情况。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5 年 9 月 20 日

ЦХСД,ф. 5,оп. 28,д. 307,л. 86

№23897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总务部致苏共中央电：关于张治中访苏的问题

(1955 年 8 月 5 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根据苏共中央今年 7 月 29 日所通过的决议，我接待了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张治中，后者是于今年 8 月 4 日来到莫斯科的。

在会谈期间，张治中说，30—40 年以来他一直幻想着能到莫斯科来，现在非常高兴，自己的这一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他打算在苏联停留 3—4 个星期。张治中表示，除了莫斯科之外还想去一下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和新西伯利亚等城市。在莫斯科期间，他想看看城市和市郊的名胜古迹、博物馆和展览会，并参观 2—3 座工厂。在访问其他城市时，他也表达了类似上述的愿望。

我们对张治中说，在这方面他将获得我们充分的协助。

8 月 5 日，张治中出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例会的晚间会议。

在访问苏联期间，陪同张治中的将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总务部萨济科夫同志。

……(签名[1])

1955 年 8 月 5 日

手写批注：

报告赫鲁晓夫同志。归档。

В.切尔努哈

1955 年 8 月 6 日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120,л. 71

[1]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23901

斯拉德科夫斯基致斯捷潘诺夫函：呈送中国经济画册

(1955年8月7日)

机　密

致苏共中央赫鲁晓夫同志的秘书处

Г. С. 斯捷潘诺夫同志：

兹发送给您由(苏联)外贸部东方管理局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画册。[①]

苏联外贸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М. 斯拉德科夫斯基(签名)

归档。该资料Г. С. 斯捷潘诺夫要用于记录。

М. 索科洛夫

1955年8月22日

РГАНИ, ф. 5, оп. 30, д. 120, л. 83－84

№21440

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

(1955年8月15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书记刘少奇同志的儿子允斌·克里姆在苏联接受教育和学习，并且是苏联公民和苏共党员。现在允斌·克里姆和他的妻子——苏联公民М. С. 费多托娃表示，希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长住。

苏共中央出国委员会在1955年7月6日通过决议，允许允斌·克里姆和夫人М. С. 费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所呈送的资料。——编注

多托娃到中国去。但是费多托娃另外请求苏共中央委员会让她以一名苏联专家的身份到中国去工作，以便使留在苏联的孩子能够得到抚养。

M. C. 费多托娃应邀到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进行了谈话。她是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1955年莫斯科大学研究生毕业并通过了化学副博士学位的答辩，没有实践工作经验。正如费多托娃所通报的，她是在同自己的丈夫允斌·克里姆协商之后提出上述请求的，但是刘少奇同志关于这一问题的意见不得而知。

由于费多托娃到中国去要和刘少奇同志的家庭生活在一起，并考虑到她是在没有实践工作经验的情况下请求允许她作为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我们认为应当委托苏联驻北京大使馆谨慎地就这一问题同刘少奇同志进行协商。

给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电报草案附后。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 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5年8月15日

第25－c－1582号

手写批注：
情况说明：电报已发。

B. 费多谢耶夫
И. 谢尔巴科夫
И. 维诺格拉多夫
8月29日

附件：

北京
苏联大使馆

刘少奇的儿子允斌·克里姆目前正在苏联居住，他打算很快就返回中国。他的妻子费多托娃是苏联公民，也打算与他一起去中国，但她请求让她以苏联专家的身份到中国去工作。

关于费多托娃的请求，需要谨慎地与刘少奇同志进行协商。请向他通报说，他的儿子及其妻子近期打算回到中国，但费多托娃说，经与自己的丈夫协商，她请求让她以苏联专家的身份到中国工作。苏联相关部门愿意根据中国方面对苏联专家的申请向费多托娃提供这样的机会。如果刘少奇同志不反对的话，关于可以派遣费多托娃同志做什么样的工作，请把你们的意见通报给我们。她是医学副博士，可以担任教师或者到科研机构工作，她没有作为苏联专家所必需的经验。

ЦХСД，ф. 5，оп. 28，д. 307，л. 243－244

№09831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同意帮助中国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

(1955年8月19日)

第81/380－ГС号

苏联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的提案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其在北京和兰州组建的高等院校里培训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专家。

二、批准给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指示草案(见附件)。

三、责成苏联高等教育部接待2 3名中方的代表，以便弄清在组织培训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专家方面应给予的援助。

四、提交主席团批准。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苏共中央给苏联驻中国使馆的指示(草案)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您拜见何伟并通知他，有关苏联机关将提供援助，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工作专家。

相应主管机关认为，中国政府派2 3名代表来莫斯科同苏联相应部门讨论这一问题是适宜的。

ЦХСД，ф. 4，оп. 9，д. 1347，л. 121－123

№21438

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

（1955 年 8 月 20 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

在苏联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之子允斌·克里姆目前已经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硕士毕业，并打算同妻子一起返回中国。

允斌同志请求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予以协助，以便他和妻子在回国之前能够到一个有专职医生的疗养院去疗养。

我们认为可以委托苏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给允斌同志和他的妻子 M. C. 费多托娃派发两张疗养证。所有招待费用从外国党和社会活动家的接待费用中报销。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 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5 年 8 月 20 日

第 25 - c - 1761 号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07, л. 240

№1074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帮助中国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

（1955 年 8 月 22 日）

摘自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5 年 8 月 22 日会议第 142 号记录

致苏斯洛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外交部)、B. 库兹涅佐夫同志、叶留金同志、鲁缅采夫同志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关于苏联高教部关于在培训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专家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援助的建议。

(1955年8月19日第81次会议记录第380－rc条)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其在北京和兰州组建的高等院校里培训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专家。

二、批准给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指示草案(见附件)。

三、责成苏联高等教育部接待2—3名中方的代表，以便弄清在组织培训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专家方面应给予的援助。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苏共中央给苏联驻中国使馆的指示(草案)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您拜见何伟并通知他，有关苏联机关将提供援助，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工作专家。

相应主管机关认为，中国政府派2—3名代表来莫斯科同苏联相应部门讨论这一问题是适宜的。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2552—2553页

№21441

库尔久科夫致维诺格拉多夫函：中共中央要求核实回国党员身份

(1955年8月31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兹呈上中共中央委员会致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电报。这封电报是1955年8月31日由中

国驻苏联大使馆以外交照会的名义发给苏联外交部远东司的。

附电报文本,共1页。

И. 库尔久科夫

1955年8月31日

附件：

译自中文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

中国公民倪特金・弗拉基米尔・克拉斯诺维奇、贝庆志(Бе Чин-чжи)和朱武三(Чжу У-сан,阿西波夫・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今年经苏联政府的允许由苏联返回中国。倪特金和贝庆志声称,他们是苏共党员,而朱武三则声称是苏共预备党员。

倪特金在国立列宁格勒大学东方语言系任中文教员。他向苏联共产党列宁格勒瓦西里耶夫斯克岛区党委会交还了自己的党证(党证是1954年派发的,号码00454627)。贝庆志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坎顿公社的集体农庄中工作。他把党证交给了苏共哈巴罗夫斯克区委第二书记乌拉霍夫斯基同志(党证号码不记得了)。朱武三在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乌赫塔城沃伊沃日石油托拉斯任职(他的党证是1952年下发的,号码为0566892)。

我们希望苏共中央委员会通报一下上述情况是否符合事实,并告知我们结果。

致以共产主义的问候!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5年8月22日

ЦХСД,ф. 5,оп. 28,д. 307,л. 245－246

№23055

波诺马廖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对越南民主统一战线纲领的修改意见

(1955年9月8日)

致苏共中央：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的请求,我们在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接待

了他。

刘晓同志说,越南劳动党中央请求中共中央,对越南劳动党中央、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等代表已经讨论过的"越南民主统一战线纲领草案"中的两项条款的复审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越南劳动党中央建议从纲领草案中删除如下两项条款:1."在统一后,越南将以民族独立和意志自由的原则为指导,研究关于自己参加法国联盟的问题";2.这里涉及法国军队从越南撤军的问题:"法国军队撤退的程序和法国军事人员的撤退问题将由越南联合政府和法国政府之间通过协商方式解决。"

中共中央于今年8月25日向越南劳动党中央做了答复。其中说,中共中央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即从纲领中删节关于越南加入法国联盟的条款。

至于法国军队从越南撤出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应当对纲领草案中与该问题相关的文字作如下修改:"法国军队和法国军事人员应当根据日内瓦协定逐步(从越南)撤出"。

中共中央认为,如此措辞的原因如下:

其一,应当维持越南对待法国和美国的不同态度;

其二,如果简单地把纲领草案中关于法国军队撤出的表述删节,将会给吴庭艳集团的诬蔑性宣传提供口实,后者可能宣称,南方人愿意法国撤军,而北方人却不愿意这样做。

其三,在纲领中加入如下表述:"法国军队和法国军事人员应当根据日内瓦协定逐步(从越南)撤出",可以使人民群众了解越南劳动党是拥护法国撤军的,与此同时该表述也表明党完全赞成循序渐进地执行日内瓦协定;

其四,如果法国军队可以抵御美国人和吴庭艳的压力,那么其部分军队可以留在越南,并将在越南国家实现统一之后再撤出,而这样做也不会与我们关于法国军队逐步撤出的提案相矛盾。

刘晓同志说,自己根据委托向苏共中央通报越南劳动党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上述)电报内容和中共中央(给越共中央)的答复内容,并询问苏共中央的意见。

今年8月,越南劳动党中央曾就此问题致函苏共中央。

今年8月25日,苏共中央通过决议,批准了如下给苏联驻河内大使的电报内容:"请向越南同志转达,我们不反对从越南民主统一战线纲领草案中删除那些涉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同意研究关于自己参加法国同盟以及关于法国军队和军事人员在越南国家实现统一后撤出的问题等条款。不过,我们认为,替代那些在纲领草案中被删除的条款,应当以胡志明主席于今年8月11日答《法新社》记者问的精神为指导,添加一些表明越南民主统一战线对法国在越南的利益的态度的文字。"

该电报已转交越南劳动党中央。

鉴于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给越南同志的答复:在越南参加法国同盟的问题上基本一致,在关于法国撤军的问题上双方也不存在原则性分歧——均强调有必要为逐渐地、完全地履行日内瓦协定而斗争,我们认为应当在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会见刘晓同志并向

其通报如下内容，即苏共中央不反对中共中央给越南同志的答复。

Б. 波诺马廖夫(签名)
И. 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1955年9月8日

归档。第25-с-1906号

手写批注：
与刘晓同志的会谈于1955年9月10日在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举行。

И. 维诺格拉多夫
1955年9月10日

РГАНИ，ф. 5，оп. 28，д. 282，л. 97-99

№21445

索洛托夫尼克致苏斯洛夫函：呈送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报告

(1955年9月14日)

绝 密
文本第1份

М. А. 苏斯洛夫同志：

呈送苏联外交部直属情报委员会编写的“西藏的民主改革(中国西藏地区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简要报告。

附：
1. 报告55页。
2. 西藏当局的机关(参考)8页。
3. 西藏居民各阶层的组成(参考)2页。
4.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生平简要供参考)4页。

苏联外交部直属情报委员会副主任

H. 索洛托夫尼克(签名)
1955 年 9 月 14 日

第 1597/c 号

归档。信息资料。有关苏联佛教徒代表团参加 1956 年印度庆典一事与苏联部长会议宗教事务委员会(波利扬斯基同志、戈斯捷夫同志)商谈。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И. 谢尔巴科夫(签名)

附件:

绝　密
文本第 15 份

西藏的民主改革

(中国西藏地区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状况)

苏联外交部直属情报委员会
莫斯科,1955 年
绝　密

内容目录及页数

1. 西藏和藏人的基本特点
西藏在外交上的意义,2 页
西藏是藏人历史上的中心,2 页
西藏是佛教最重要的中心之一,3 页
落后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4 页
西藏封建神权政治国家的基本矛盾,7 页
汉族和藏族之间的关系,11 页
2. 西藏的民主改革
消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统治和恢复中国在西藏的主权,14 页
授予西藏区域自治和地方政府的民主化,24 页
消除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隔阂,32 页
经济领域的民主改革,33 页
人民教育、文化和卫生领域的民主改革,42 页
针对宗教和喇嘛的措施,45 页
3. 结论与建议,49 页

附录

(1) 西藏地方当局机构，8页

(2) 西藏阶层的组成，1页

(3)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生平简要供参考)，4页

绝 密

文本第15份

西藏的民主改革

(中国西藏地区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状况)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府在对待少数民族政策上最为重要和复杂的问题之一就是西藏：它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

在解决这个任务时经中国共产党研究制定的少数民族政策是以中共中央1954年10月的决议所指出的主要原则为基础的：

"巩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共同来建设伟大祖国的大家庭；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保障各民族在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祖国的共同事业的发展中，逐步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其中包括稳步的和必要的社会改革在内)，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的民族得以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多民族的中国(根据最新调查资料，在中国除了汉族，还居住着28个少数民族，人口超过3 500万人，同时还有人数众多的各种部落。大部分少数民族还保留着封建制度，而有些则是奴隶制和原始社会制度。1955年初在云南省西部高山地区甚至还发现一个部落仍处在史前发展阶段。该部落人们的生活方式是群居，不穿衣服，他们还没有语言)，各个民族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考虑到每个民族和少数民族的特点，实施自己的民族政策。其中在对待西藏和藏族方面，中国朋友考虑到的问题如下。

1. 西藏和藏人的基本特点

西藏在外交上的意义。19世纪始至1950年西藏是英国扩张政策的对象，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同样也成了美国资本家扩张的对象。英美依靠西藏统治阶级的反动势力，在西藏的政治和经济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始终贯彻使西藏脱离中国并将它转变为"独立"国家的方针。

与印度、尼泊尔和克什米尔有共同边界的西藏，与这些国家并通过这些国家还与缅甸和巴基斯坦建立了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所以中国朋友在西藏实行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触动到中国与美国、英国以及一系列南亚国家。

西藏是藏人历史上的中心。西藏是广袤的中央亚细亚高山地区的一部分，主要居住的

是西藏各个部落。在中国境内这个区域占据了整个中国疆土的20%以上。在中国境外居住着西藏部落的广阔区域直到印度(不丹、锡金等),尼泊尔的北部和克什米尔(拉达克)的东北部。藏族的人口总计超过300万人,其中在中国境内的有280万人。在西藏现在的边界居住着约100万藏人。藏族分裂为许多部落和部族。但是,尽管个别一些西藏部落和部族之间有许多深刻的矛盾和微弱的经济联系,可他们所有人是历史地相互联系,有共同的西藏语言、文化和宗教。所以中国朋友在对待西藏问题上实施的政策在整个藏族之间引起深深的反响。

西藏是佛教最重要的中心之一。佛教本身在东南亚国家各民族之间传播非常广泛。所有佛教教派和流派信徒的圣地:玛旁雍错圣湖、冈仁波齐神山和拉萨都在西藏。每年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克什米尔、锡兰、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其他国家有成千上万的佛教徒来这些圣地朝拜。

佛教从印度传播到西藏逐渐地产生了许多变化,14世纪佛教被改为喇嘛教。喇嘛教成了居住在中国、印度、尼泊尔和克什米尔所有西藏部落以及中国蒙古部落中的主要宗教。过去喇嘛教在蒙古和苏联(布里亚特蒙古人、加尔梅克人和沃伊洛特人)的蒙古人中间同样广泛传播。喇嘛教的首脑是在西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按喇嘛们的信仰他们是转世的佛。

由于文化的极度落后和差不多藏民个个是文盲,喇嘛教在他们中间有巨大的影响力,西藏的统治阶级充分利用它压迫劳动人民。和许多东方民族一样,宗教对于藏人来说是联合民族的工具。西藏人的民族解放斗争经常是带有宗教的色彩。因此西藏的宗教问题是民族问题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落后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西藏至今仍保留着没有太大变化的旧封建神权政治制度。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始终掌握在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集团手里,在这个集团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喇嘛上层。

在西藏喇嘛的阶层非常多。按照形成的宗教习俗,每个信奉喇嘛教的家庭必须将子女中一个儿子送去当喇嘛(僧侣)。所以有近20%的藏民是喇嘛。仅在西藏及其附近地区的喇嘛就有30万人,而喇嘛寺庙超过3 000座。

如在中国最新公布的材料中所看到的那样,西藏至今还保留着将所有居民分为三等九级(随附有关西藏居民的划分的参考)(方新民(Фан Синь-минь):《西藏》,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10月,第40页)。按照这样的划分所有的喇嘛都归入上等一级。但是绝大部分的喇嘛属于低等喇嘛[喇嘛——除"活佛"外——分为三等:上等为噶伦(Гэлуны);中等为噶准(Гацулы);下等为巴基(Баньди)。"活佛"同样也分为几个级别]。这些喇嘛接近于劳动人民,而不属于统治剥削阶级。大部分低等喇嘛在寺庙结束学习并被授予喇嘛后回到自己主要从事放牧或种地的家中,与家庭其他成员一起遭受剥削。这个级别的有部分喇嘛仍留在寺庙里,被当作劳动力从事寺庙里的农事、手工业和商业,一样遭到剥削。

范围很小的喇嘛剥削阶层首先是所有高等喇嘛:噶伦和噶准。这些级别的喇嘛通常出自封建领主或这些家庭的亲信。噶伦和噶准占据了寺庙中所有主要的领导位置以及在西藏

地方政府机构中一半以上的重要岗位。他们同样也掌握了大部分以某种方式从劳动人民掠夺来的剩余产品。

西藏的封建领主(西藏以前的国王和贵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家族和其他“活佛”的后代)是为人数不多的阶级。西藏现在有将近150个贵族封建家庭，按照西藏现存的划分属于上等二级和三级。他们中有将近20个家庭具有特别的政治和阶级影响力。比如像他们中的巴哈、扎洛克、拉祖家族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财富(小劳尔·托马斯：《我们的世界之外》，纽约，1950年，第242页)。

喇嘛上层与封建领主联盟在西藏建立了独特的封建神权政治国家，由达赖喇嘛的地方政府和班禅喇嘛的政府领导(随附有关西藏地方当局机构的参考)。

西藏的工人阶级仅处在萌芽阶段。其人数在几千人，主要从事挖掘黄金、盐和硼砂。一小部分工人从事手工业。西藏的工人是完全没有权利的。按照现存的阶层划分，工人属于最下等九级，而属于八级的是流浪者和乞丐。

主要的被剥削阶级是农民(放牧和种地)，在西藏的居民中占绝大部分。剥削阶级掌握了所有的牧场和适合种植的土地。根据中国朋友公布的最新资料，用于放牧和耕种的土地，30%属于喇嘛寺庙，30%属于封建领主，40%属于国家。(就如近代中国出版物中读到对西藏的描述那样，西藏至今还保留原来的制度，地方政府的官员得到的薪水不是货币，而是以每个职位指定有部分国家土地并随附农民的形式。部分国家土地是指定给每个国家单位的，从这些土地上获得的收入用以弥补单位的开支。)

没有土地的农民以非常苛刻的条件向寺庙、领主和国家租用土地。比如，在许多地区种地农民的租金经常占到其收成的80%。大部分农民都依附于某个主人。擅自从主人处离开，农民将遭到残酷的惩罚，直至砍去手脚，割去耳朵和鼻子。除了租金，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缴纳各种杂税，并服许多差役。庄园的农奴还要增加劳役。

除了上述指出的阶级，西藏还存在人数不多的手工业和商人阶层(在西藏大部分贸易由外国商人、寺庙和封建领主控制)以及为数不多的封建知识分子。这些阶层对西藏的政治生活没有很大作用。

西藏封建神权政治国家的主要矛盾。西藏封建神权政治主要的矛盾是剥削集团与被残酷剥削的农民和工人(其中包括被剥削的喇嘛)之间的矛盾。应当指出的是，虽然遭受沉重的压迫，可在宗教、部族和其他偏见的束缚支配下的西藏农民，对自己利益的意识暂时还很弱，极少起来与剥削者斗争。为数很少的西藏工人被分散在小企业里，完全没有组织；他们的政治觉悟也不高。

重大的矛盾在剥削集团内。他们中主要矛盾之一是历史形成的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之间的矛盾。由于近几百年喇嘛上层与封建领主建立了紧密的亲属关系，该矛盾现在表现得不是很激烈，主要的只是表现在个别封建领主和寺庙为土地和农奴而进行的争夺。

喇嘛上层的许多矛盾中首先要指出的是围绕达赖喇嘛的喇嘛集团与联合在班禅身边的喇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还在喇嘛教最初的历史阶段时就出现了，当时个别喇嘛寺庙相

互独立,为了在西藏和喇嘛教中的影响和统治而进行斗争。逐渐地在旧西藏的卫地区围绕拉萨的哲蚌寺形成了一个喇嘛集团,而另一个喇嘛集团则是在旧西藏的藏地区围绕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中国17世纪掌权的清王朝竭力想通过这些喇嘛集团巩固自己在西藏的影响,在1652年授予哲蚌寺的转世者达赖喇嘛的称号,而扎什伦布寺的转世者称号为班禅喇嘛,以此批准了他们在喇嘛教中的统治权(沈宗濂、柳陞祺:《西藏和西藏人》,纽约,1952年)[1]。以后达赖喇嘛将自己的宗教和管理权扩大到了西藏的东部,包括这里居住着藏人的西康省和四川省以及不丹、锡金和印度其他地区。班禅喇嘛和他的政府也将自己的大部分影响扩张到了西藏的中央和西部以及青海的西藏部落和蒙古喇嘛。

分布在拉萨及其附近的寺庙领导之间存在着很严重的矛盾。喇嘛寺庙的这个集团在喇嘛教内占据着领导地位,并为了在教派中和西藏地区的领导经常进行斗争。它们中最为突出的是三大寺庙(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不仅是对控制喇嘛教,而且对达赖喇嘛的地方政府有决定性的影响。没有这三座寺庙领导者的首肯,达赖喇嘛的西藏地方政府无法实施任何一项国家措施。

更为尖锐的矛盾存在于拉萨寺庙与坐落在拉萨以外的喇嘛寺庙之间。

每座喇嘛寺庙,遵照共同的喇嘛教教规的同时,竭力保留在授予喇嘛称号问题上,在财政和经营事务上的独立性。拉萨的寺庙与西藏境外的喇嘛寺庙之间的这些矛盾特别激烈,在喇嘛教的发展过程中,西藏境外许多地区(蒙古、内蒙古、青海、西康、四川、不丹、锡金等)个别寺庙建立了实际上已经脱离西藏而自成体系的教区。西藏地区以外的中国境内寺庙的喇嘛上层,通常比大部分西藏的喇嘛上层较少地倾向于反动。1949年到1951年期间,这些寺庙部分领导者积极支持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同样应当指出,喇嘛寺庙与在西藏仍旧存在的其他佛教流派为数不多的寺庙之间也存在矛盾,这些寺庙经常受到来自喇嘛教上层的压迫。

考虑到西藏统治阶级中自19世纪末形成的两个集团,中国朋友确定的对西藏问题的策略十分重要。在英美帝国主义的影响下,西藏的贵族和喇嘛上层内部形成了一个既直接又通过印度和尼泊尔的官员、地主和商人与英美紧密联系的集团。有些西藏封建贵族和他们的孩子都是在英国和印度受的教育。

与此同时,西藏的统治阶级中形成了另一个有影响的倾向于中国的集团。这些集团之间从19世纪起一直为了在西藏的领导地位进行着时有胜负的残酷斗争。

20世纪初到1933年,西藏的权力掌握在由十三世达赖喇嘛领导的亲英集团手中,他依靠的是哲蚌寺、甘丹寺和其他寺庙领导集团的支持。以九世班禅喇嘛为首的亲中国集团曾试图削减亲英集团的权力,结果在1924年受英国人挑唆的达赖喇嘛地方政府将九世班禅喇嘛赶出了西藏。班禅喇嘛与自己的政府以及扎什伦布等寺庙的许多高级喇嘛去了青海省,在那一直待到1951年(第九世班禅喇嘛在1937年圆寂。在他圆寂后又过了数年,一名来自

---

① 该书已有中文本。——编注

安多地区藏族家庭的男孩被隆重宣布为第十世班禅喇嘛)。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解放青海省以后，联合在班禅喇嘛周围的喇嘛集团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联系，支持它的民族政策，特别是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后，按西藏当时的状况五世热振活佛成了摄政王，他是依靠拉萨的色拉寺和热振寺的亲中国集团领导之一。在他统治时期，亲中国集团在国民党的帮助下极大地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在摄政王热振活佛的领导下，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中国被选出并受到了教育培养(随附十四世达赖喇嘛生平参考资料)。

由于英美帝国主义走狗教唆，1947年组织了一个反对热振活佛的阴谋，摄政王的权力转而落到了亲英美集团的领导者之一的噶伦达扎手中。热振活佛跑到了色拉寺，号召该寺庙的喇嘛武装起义。起义得到了热振寺喇嘛的支持。这次起义遭到了镇压。几千名色拉寺和热振寺的喇嘛因担心遭到迫害，纷纷从西藏逃往西康省、青海省和四川省。直到人民解放军来到这些省份以后，这些寺庙的许多喇嘛在1949年至1951年期间积极参加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运动。

解放前，很大程度上是现在与英美有联系的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集团还掌握着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中许多有影响的领导位置。

中国朋友在自己针对西藏问题的政策上同样考虑到一方面是所谓的"活佛"和另一方面的高级喇嘛(噶伦和噶准)和封建领主之间非常重要的矛盾。每座寺庙都有"活佛"或转世者，形式上被认为是寺庙的首脑，虽然实际权力在高级喇嘛手里。根据喇嘛教的教规，大部分转世者，其中包括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通常都是从劳动人民家庭中挑选出来的。"活佛"在喇嘛中的地位是受人尊敬的傀儡。如果他们不听话或脱离喇嘛的政策自行其是，通常他们会被弄死，而他们的位置会由新选的"活佛"替代。比如，九世、十世和十二世达赖喇嘛在当时都是被毒死的。作为一个劳动人民出身的人，有些"活佛"支持人民的利益和实行民主改革。

汉族和藏族之间的关系。中国朋友同样不得不考虑到藏族对汉族的不友好和不信任的情绪。这些情绪都是残酷压迫藏族政策的结果，这是在最近的几个世纪期间执掌中国政权的清朝和中国地主，而自19世纪起的中国买办资本家对藏族都实行过的政策。根据"分而治之"的政策，他们人为地拆散西藏人民。1918年从西藏划出总共居住着50多万藏民的西藏东部的许多县。这些县与四川省西部的一些县一起成立了西康特区。后来从西藏划分出剩下的东部地区(康区或昌都地区)，那里居住着大约60万藏民。这个地区与西康特区一起在1928年改成了西康省，省的首脑是委派的中国管理人员。20世纪30年代中国西北部成立了中国青海省，包括了与青海省西康特区15个中国县一起大片地域，那里居住着40个西藏部族。

西藏人没有最基本的政治权利。西藏人的民族情感以及他们的习俗和宗教，都遭到来自一心想汉化藏人的大汉沙文主义者千方百计的侮辱。

在从西藏划分出的地域，中国的地主和军阀强行从西藏人那里夺走大片宜于种植的土地并迁入中国移民。中国商人不受监管的行为，与中国西藏地区进行掠夺式的不等值贸易

和以重利盘剥的圈套哄骗藏人,同样也引起了藏人的极为不满。

2. 西藏的民主改革

西藏落后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与宗教和封建领主依旧保留着对人民的巨大影响使得中国朋友无法得到西藏劳动人民的支持。所以中国朋友只得暂时主要通过西藏的统治阶级实施自己民主改革的政策。

1951年5月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签署的"有关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具体表达了这项政策。

该协议一方面预先声明保留西藏现存的社会制度,而另一方面规定将实施许多办法以逐渐进行西藏的民主改革。

根据1951年夏的协议由西康省、青海省和新疆省向西藏地区派遣总数达3万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入驻部队的主要部分分布在西藏东南部人口最多的中心城市拉萨、日喀则、江孜。部分部队布置在西藏北部和西部地区,作为人数不多的卫戍部队。

虽然在人数上人民解放军部队略少于西藏地方部队和寺庙及封建领主的武装队伍,但在武器装备的质量、作战训练、纪律性和政治觉悟方面要大大地占据上风。这些部队足以保障西藏内部的秩序和保卫该地区的国界。与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起来到西藏的,还有以张经武将军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处。

人民解放军部队入驻西藏表明西藏的民主改革逐步地开始了。从该地区民主改革的最初阶段起,中国朋友就遇上了来自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反动势力的顽强抵抗。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运用灵活和谨慎的策略,从人民解放军部队入驻西藏起的4年期间,在巩固自己在该地区的地位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

(1) 消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统治和恢复中国在西藏的主权

协议的第一条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希望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

实施协议中的这一条不仅触动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同样还有印度国大党政府的利益。

众所周知,英国在19世纪从西藏夺取了拉达克(1846年)、不丹(1864年)和锡金(1890年)。后来英国强加于中国许多不平等条约,从西藏获取了许多特权,使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西藏地区。根据奴役性条约,英国从1936年开始在拉萨就有了常驻的政治使团,履行外交代表处的职能。

在西藏城市亚东、江孜和噶大克,都利用领事权成立了英国商务代办处。借口保护商道和代办处,在亚东和江孜等城市布置了英印的军队。1922年英国人从藏印边界到拉萨架设了一条与印度电报电话线路网相接的电报电话线路,而后来又控制了西藏的邮政。英国人在西藏攫取了大量的地段,为印度的朝圣者盖起了12家宾馆,同时还夺取了大量的仓库和商务楼。

英国资本家以及帮助他们在西藏实施攫取政策的印度和尼泊尔商人逐渐地控制了与西藏的对外贸易。在西藏解放前的最后时期,它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贸易几乎完全停止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帝国主义加紧了对西藏的渗透。1943年美国情报机关(战略情报局)向西藏派遣了非官方的使团，进行破坏和间谍活动。1948年8月美国与赴美的西藏贸易代表团签订了非正式的贸易和财务协议，这些协议使美国能够加强自己对西藏经济的影响。

英美帝国主义者充分利用西藏，将它作为向西藏相邻的省份西康、青海、云南、新疆渗透的立足点。西藏的上层受他们的指使开始加紧宣传建立包括这些中国省份大片疆域的"大西藏"的计划。战后时期，帝国主义者加紧竭力利用西藏作为反苏联、反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战争据点，为此还研究通过西藏和新疆向苏联边境调动军队的情况，同时还研究在西藏建造空军基地、机场和发射导弹的发射装置。根据他们的提议，在印度政府的帮助下，1948年8月开始建造从印度到西藏的公路。

印度获得独立后，1947年英国不得不将自己的财产以及所谓的在西藏和与其为界地区的"权力和义务"转交给印度。印度国大党政府不仅没有拒绝这份帝国主义的遗产，反而竭力与英国资本家紧密勾结，更为变本加厉地扩大和巩固这份遗产。锡金和不丹公国以及其他过去从西藏被夺走的地区，都被归入了印度的版图。为了防止这些地区的统治上层有脱离的意图，印度政府大大增加了给他们的资助，同时强加给他们更为奴役性的条约。

1947年到1949年间，印度政府积极支持英美帝国主义者旨在将这块地区从中国夺走并将它变为"独立"国家的政策。其中，受以前是英国而从1947年起是印度在西藏的使团的指使，该使团现由曾是英国间谍的理查森领导，1949年夏西藏当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功击溃国民党军队时，宣告西藏从中国"独立"并宣布进行"反共产主义的宗教战争"。所有中国的机构关闭，而中国人则被赶出西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政府不得不重视一个相邻而强大的中国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和来自印度人民对它极大的好感，在对待中国方面只得采取对外友好的立场。1949年12月30日印度政府宣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在国际舞台上支持中国，尽管不是直接的。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1950年印度政府宣布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但实际上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继续实行两面的，实质上对中国是敌意的政策。印度政府表面上置身事外，而在1949年底对英美帝国主义者的代办处和西藏反动势力未加阻止，任其进行组建藏军的动员并将其主力调往昌都地区，以组织与人民解放军进行武装斗争。许多印度人作为顾问和教官继续在藏军里服役。

当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初接近昌都地区边界时，中国政府竭力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向西藏地方政府提议派代表团去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在将此告知印度政府后，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协助西藏地方代表团过境印度前往北京。但是印度政府没有提供这样的帮助，西藏地方当局代表团在抵达印度后以各种借口拒绝回中国。印度政府试图利用这样的局面，迫使中国政府给予西藏"更大"的自治权，以使中国的主权成为纯粹的形式，同时承认印度所有在西藏的单方面权利和特权。比如，1950年11月1日印度政府就西藏问题的照会中指出：

"印度政府不止一次地阐明它对西藏并无政治或领土野心，亦不为印度政府或其在西藏

的国民谋取任何新的特权地位。但它同时指出，某些权力是由于惯例和协定而产生的，它们在具有密切的文化和商业关系的邻居之间是自然的。这些关系表现在：印度在拉萨市派有代表，在江孜和亚东有商业代表，在江孜商道上有政府建造的邮局和电讯机关。为保护这一商道，40 多年以来就一向在江孜驻扎了一小队卫兵。印度政府希望这些机构继续存在，这些机构对印度和西藏都是有利的，并不在任何方面损害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中国政府当时看到西藏当局无意进行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就在 1950 年 9 月下达了命令，人民解放军部队开始解放昌都地区和西藏，而印度政府不止一次地为此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签署"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后，印度政府继续坚持要保留从英美帝国主义者得到的遗产，即对西藏的权利和特权。在印度政府明显的纵容下，逃出西藏的英美间谍以及一些西藏上层反动势力的侨民代表重新在不丹、锡金、拉达克和其他印度地区安家落户，并在那里进行反西藏的破坏活动。

1952 年受英美帝国主义者挑唆的印度和尼泊尔的商人停止在西藏收购羊毛和其他出口商品，同时拒绝向西藏提供粮食和工业品。经济封锁的组织者们认为，这在西藏与中国之间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会导致西藏的经济危机，引起民众的不满，并使他们起来与中国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按他们的推测，中国政府将被迫给予西藏"更多"的自主权，同时保留印度在西藏的权利和特权。

但是中国政府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不作任何有辱中国主权的让步。考虑到要与印度建立友好邻邦的关系，中国朋友在向西藏驻军后对印度的机构和印度的财产没有采取惩罚性的措施和单方面的行动，以得体的方式拒绝承认它们的合法性。

对印度政府的立场有显著影响的是中国朋友为了对印度政府施压，在出版中国地图时继续印刷出版以前旧中国通过的版本，也就是标明的边界线大大越过了麦克马洪线的以南和以西地区。(麦克马洪线是 1914 年英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条边界线，该线一端在中国与克什米尔、尼泊尔、印度之间，另一端在中国与缅甸之间。虽然实际上中国曾经承认该线，但中国政府从未正式承认。在中国出版的地图上，中国包括了所有以前中国统治的疆域，也就是 18 000 平方英里缅甸现在的领土，17 000 平方英里印度的领土和 22 000 平方英里克什米尔的领土。)

印度政府碰上中国政府强硬的立场，同时相信自己对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会变弱的推测不现实，于是被迫在西藏问题上做出极大的让步。

1952 年有关印度在西藏的使团问题得到了协调。按照协议，印度在西藏的使团改变为驻拉萨的总领事馆，但是根据相互对等的原则，印度政府同意在孟买开设中国驻印度总领事馆。

1954 年年底，中国与印度共和国之间开始就协调其他涉及西藏的问题进行谈判。作为这些谈判的结果，1954 年 4 月 29 日在北京签署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同时相互交换了补充解决许多重要问题的照会。这个协定和附属的照会实质上废除了所有以前英帝国主义者强加于中国方面的就西藏问题的不平等条约，在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上，建立印度与中国的新型

关系。印度在西藏的单方面权利和特权完全废除。印度政府承担从西藏城市亚东和江孜撤出印度的军队，以合理的价格将所有邮局、电报和电话服务及其设备，同时还有所有宾馆，转给中国政府，将所有使用的或印度政府占用的土地，除亚东印度商务代表处的地段外，全部归还给中国政府。

为支持和发展印度与中国西藏地区之间的友好邻邦的贸易关系，在西藏境内保留了三个印度商务代办处(在亚东市、江孜市和噶大克市)，但根据相互对等原则，印度政府也同意在印度境内成立三个中国商务代表处(在德里市、加尔各答市和噶伦堡市)。

考虑到冈仁波齐峰、玛旁雍错和拉萨是印度佛教徒的圣地，中国政府承担义务对印度佛教徒去这些圣地朝圣不加以阻挠，同时同意为朝圣者保留现有的宾馆，还答应尽一切可能协助建造新的宾馆。印度政府照样也承担责任保证不阻挠中国朝圣的佛教徒去印度的圣地(瓦拉纳西、鹿野苑、菩提伽耶、桑奇大塔)。

协议中没有反映出有关西藏地区和印度之间的边界问题，但正如1955年1月11日印度外交部正式宣布的那样，印度政府"完全满意"在答复有关中国出版的地图中标明中国边界大大超越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问题时，中国政府指出这些地图是旧版的错误翻印。

1954年4月29日的中印协议在1954年10月14日中印签订的贸易协议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确定印度可以输入西藏和从西藏输出的商品清单的同时，按照贸易协议，印度政府同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请求，根据现行法则促进那些无法在印度得到的商品输入加尔各答口岸，随后再发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地区。这样的促进只是推广于中国出产的商品"[《中国与印度共和国贸易协定》,《苏联对外贸易部科研情报所通报》1955年第1期(1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贸易"，第19—23页]。

履行上述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各种协议的结果令人满意。譬如，1955年4月1日在拉萨举行了正式向中国转交印度财产的仪式，其中包括邮局和电报局。驻扎在西藏亚东市和江孜市的印度部队也从西藏撤出。

与印度签订有关西藏问题的协议，是中国朋友对外政策的重大胜利。这些协议：

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完成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恢复，并废除了有关西藏问题旧的不平等条约；

动摇了那些依靠印度的广泛支持和英美帝国主义者帮助的反动分子在西藏的地位；

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与合作；

对改善中国与尼泊尔和缅甸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尼泊尔政府在1949年至1954年期间对中国还持敌对立场，1954年宣告自己愿意与中国建立友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而到1955年就建立了这些关系。

但应当指出，印度政府在签订协议后并没有完全停止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就西藏问题做出不友好的行为。比如，印度政府至今没有采取现实可行的措施制止英美间谍、国民党和反动的西藏移民利用印度境内从事针对中国的敌对活动。英国、美国和国民党间谍在印度境内靠近西藏的地方有许多侦察情报中心，在那里进行反对中国的破坏活动：派遣间谍和破

坏分子,调拨武器和装备,经常对边境地区的地形进行拍照和航拍。印度境内间谍和破坏分子的中心是锡金的大吉岭市;从西藏出逃的达赖喇嘛的哥哥土登晋美诺布曾与该中心活动有联系(根据1955年8月15日美联社报道,达赖喇嘛的哥哥经日本逃往美国)。许多间谍中心分布在尼泊尔和克什米尔境内。在拉达克(克什米尔),英国人理查森也在那里安了家,他曾是印度驻西藏使团的团长。

还应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事实,虽然签订了协议,可印度政府直到最近还以各种借口阻挠向西藏运送粮食和货物。为了同西藏做生意,每个商人都必须向锡金的印度政府的政治干事申请特批。直到建造了青藏公路和西康到西藏的公路以后,1954年12月印度政府才与中国签订了向西藏运送2 200吨印度米的协议,而从1955年5月27日起取消了对印度商人将米卖到西藏的所有限制。

(2) 授予西藏区域自治和地方政府的民主化

中国共产党考虑到国内民族问题的特点,认为现在还不适合授予中国的少数民族以分离的自决权。按照中国共产党对西藏人的民族问题的研究,就像对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的政策,授予的是区域自治权,也就是有限的自治权。在西藏就是实行地区自治也困难重重。

如上所述,还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受英美帝国主义者挑唆的西藏地方政府开始走上将西藏变为"独立"国家的道路。为此,西藏当局1943年擅自在西藏地方政府成立外交局并赋予它履行独立国家外交部的职能。比如,1947年西藏地方政府借口扩大贸易派遣专门的代表团去了美国和英国。1949年仍以同样的借口派常驻使团去印度。同样,实际上与尼泊尔也建立了不依赖于中国的外交关系,后者在西藏派有非正式的外交代表。西藏当局完全由自己来保卫穿越西藏地区的国界,并且调整了人员与货物过境的规则。中国政府以前集中掌握着西藏对外事务的代表处被停止参与决定所有对外事务问题;西藏地方政府与该代表处之间的往来甚至不是直接进行,而是要通过外交局,也就是如其他外国使团那样。

西藏地方政府豢养了完全不受中国管辖的武装力量。在英国顾问和教官领导下成立了一支人数总计在10 000人的军队,而参加训练的后备人数同样大约有10 000人。军队按照英国操典训练,用英美武器装备。除了军队,西藏地方政府几乎在每座寺庙以及每个封建领主都有私人武装队伍和自己的弹药库。有些队伍人数已达到1 000—2 000人。这样的武装队伍总数已经超过了藏军人数。

在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时,中国政府争取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而"西藏军队逐渐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第8和14条)。

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分子顽固地抵制履行协议的这些条款,多次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要求取消这些条款的实施。中国朋友表现出了最大的耐心和容忍。1952年在会见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代表柳霞·土登巴塔时,毛泽东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将藏军改编延期一年或甚至二年。但与此同时,中国朋友逐渐地步步紧逼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实施协议规定的办法。

1952年拉萨成立了中国外交部帮办办公室。这个帮办办公室由外交部委派的中国干

部和工作人员领导。帮办办公室的工作同样也吸收了西藏外交局的地方工作人员。此后，以前成立的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也废除了。鉴于帮办办公室的管理，在印度的西藏使团也接受建议回到了西藏。

现在西藏所有的涉外事务都由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集中掌握。制定的中国通则，调整了人员和货物出入境的规则，以取代被废除的西藏特别规则。守卫国界的西藏地段和出入境检查由先前入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执行。

在改编藏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52 年 2 月 10 日成立了西藏军区。委任中国将军张国华为军区司令，而他的副手是西藏地方政府的高官和成员阿沛·阿旺晋美和朵噶·彭措饶杰(藏军总司令)。藏军就此正式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但是由于西藏反动势力的顽固抵制，藏军至今实际上还没有被改编；它基本上是按照旧原则建立的，只服从于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喇嘛的队伍是例外，按照人民解放军的指令在青海省组建，该队伍不是形式上，而是实际上在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下。

由于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坚决的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只得下达指示，解散封建领主和寺庙的队伍。为了将该措施实施到底，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据外国报刊报道，许多封建领主和寺庙形式上解散了队伍，但自己仍旧保留着枪支弹药，以防一旦需要仍可在短时期内重新恢复自己的武装队伍。

不管反动势力的阴谋如何，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与许多藏军的指挥员和士兵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促成这点的情况是 1950 年在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军部队俘虏了超过藏军 1/4 的士兵和藏军的司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对藏军的俘虏非常友好，在俘虏中间进行了说明解释工作后就将所有人释放回家。

1955 年初，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护送达赖喇嘛赴北京的西藏上层官员再次研究了藏军进一步改编的问题。谈判结果达成的协议是，在西藏解放后建立的 3 800 名藏军中成立一支为数 1 000 名的人民解放军部队。这支部队军人的装备交由中国国防部负责办理。中国国务院于 1955 年 3 月 9 日同意了该项协议。

有关西藏自治区域的边界问题也很复杂。在中国共产党旧的有关授予西藏人民区域自治权的纲领文件中规定，将居住在中国中央亚细亚地区的所有西藏部落统一为一个自治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自然，只能将西藏人统一在西藏——这个西藏人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中心的周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朋友认为应该暂时放弃这样解决问题，显然这是出于以下的考虑，当时情况是，按照协议几乎是完全不受侵犯地保留旧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将西藏人统一在西藏周围，势必导致反动的西藏喇嘛和领主聚集在一起并加强了他们的地位。这将阻碍在西藏人民中进行的民主改革。与此同时，无疑也可考虑到如果将中国境内的所有西藏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自治区，可能引起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不安，这将使中国与这些国家建立友好善邻关系问题更为复杂。

所以中国朋友决定将区域自治权利授予现存边界内的西藏和从西藏划出的居住在其他

省份的西藏人。到1955年,中国已经成立了9个西藏自治区域,其中甘肃省1个,青海省6个,四川省1个和西康省1个。成立独立于西藏地方政府之外的西藏自治区域极大地减轻了总体解决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难度。

中国朋友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解决了同样主要居住着西藏人的昌都地区问题。在最近的几百年期间,昌都地区或康区是西藏的一部分,仅在1928年被从西藏划出。以后,西藏用武力将该地区并入了自己的版图。1950年人民解放军部队解放了昌都地区以后,在喇嘛进步人士的帮助下,中国朋友在该地区成立了人民解放委员会,该委员会开始履行地方当局的职能。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时,西藏地方政府有关将自己的权力扩大到昌都地区的要求没有得到同意。但当时中国朋友没有在该地区成立单独的民族自治区,打算在西藏地方政府就西藏总体民主化问题作出让步后,再将昌都地区并入西藏。

在西藏地方政府民主化问题上,中国朋友同样也遇上了很大的困难。按照《有关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规定,对于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将不予变更,而"各级官员照常供职"。所以协议签订后保留下来的西藏地方政府几乎是旧的班底,而它的职能也没有太大的变更。西藏地方政府中大部分领导和官员都是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中反动势力的代表,他们倾向英美,敌视中国,是西藏民主改革道路上主要的障碍之一。

中国朋友在过去的4年多里始终一贯地执行限制西藏地方政府权力的方针。上述提到的成立独立于西藏地方政府以外的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就是实施这种措施中的一项。其他在这方面非常重要的措施还有1951年让班禅喇嘛回到西藏,并恢复了他在1924年以前已存在的地位和职权。班禅喇嘛回到西藏后就恢复了班禅的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该政府将自己的宗教和管理权力扩大到了西藏中部、西部和西北部地区的大片区域,包括日喀则市和江孜市的某些部分。这极大地限制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

班禅喇嘛的宗教和管理权力的恢复,是在遭到西藏反动势力顽强抵抗情况下进行的。西藏反动势力利用达赖喇嘛政府和班禅喇嘛政府之间存在的历史性争议问题,试图挑拨性地夸大这些分歧。幸好中国朋友充当中间人进行干涉,这些挑拨才没有得逞。1954年到1955年在以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为首的西藏代表团到北京期间,在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协助下,1955年1月19日签订了《西藏地方政府与班禅喇嘛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的协议》,该协议解决了大部分有争议的问题。

为了限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并对其进行民主化,中国朋友坚决争取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第十五条,该条款指出必须在西藏设立不仅包括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而且也包括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军政委员会。设立这样一个在地位和职能上高于西藏地方政府的机构,使中国朋友能够加快地区当局民主化的进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西藏统治上层表现出特别顽固的抵制,直到1954年年底前仍坚决地拒绝成立军政委员会。

只是在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第一次会议工作期间,这次会议除达赖喇嘛代表团外,班禅喇嘛代表团、西藏昌都地区代表团和西藏各寺庙的代表同样也参加了,中国朋友才得以迫使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1955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自

己的决定，从而完成了经与西藏社会所有各界代表一致同意的有关组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按自己的职能，筹备委员会是比西藏地方政府更高的政权机构。达赖喇嘛的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喇嘛政府(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同样还有因这项决定将并入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政府(人民解放委员会)都服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筹备委员会具有广泛地代表制的特点。由51个人组成，其中只有15个人是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剩下的里面有10名班禅喇嘛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的代表，10名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代表，5名中央政府派在西藏地区工作的干部和11名其他各种组织的代表，包括各主要寺庙、各主要教派、社会贤达、群众组织代表等。批准达赖喇嘛为筹备委员会主席，第一副主席为班禅喇嘛，而第二副主席是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将军。

筹备委员会下设庞大的机关：秘书处、办公厅、财政经济委员会、宗教事务委员会以及10个部门(民政处、财政处、建设处、文教处、卫生处、公安处、农林处、畜牧处、工商处和交通处)。该机关的工作人员就像筹备委员会那样按照比例代表制全套配备。厅、委的主任、副主任和各处处长、副处长人选由国务院批准任命。

成立筹备委员会是中国朋友的西藏政策的巨大胜利。这项措施更加削弱了西藏反动势力的地位，极大地加强了中国在西藏的地位，为西藏地区当局进一步民主化创造了先决条件。

(3) 消除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隔阂

1951年之前，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是分开。它与中国没有直线的电报和电话通讯(唯一的一条不长的电报和电话通讯线路，将拉萨通过江孜和亚东仅与印度相通)，没有航空交通。一些陆地道路，更确切的是山间小径，穿越在荒野空旷的高山地形中，将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相连，这是一些完全没有修建过的路。在夏天的时候，只能骑着牦牛或马在这样的路上行进。

中国朋友公正地将这当作西藏民主改革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加以研究，决定结束西藏与世隔绝的状态。1952年人民解放军工兵部队架设了通往西藏的电报线路，同年沿该线开通了拉萨与北京以及中国其他城市的电报通讯。以后这条线路继续通到了日喀则市。1953年12月沿该线开通了电话通讯。同时恢复并极大地改善了西藏城市之间以及整个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无线电通讯。

1954年年底建造完工的两条将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稳固地联系在一起的公路，对消除西藏与祖国隔绝的状态具有重要意义。一条公路在平均海拔3 000米高度穿越，将四川省的雅安市与西藏的主要城市拉萨市相连，全长2 225公里；另一条公路长2 100公里，穿越在更高的高山和空旷地区，平均海拔高度在4 000米，连接了拉萨与青海省的行政中心西宁市。过去开车从拉萨到北京的道路需要4—6个月的时间，现在只要20天。

按照国务院的决定，今年西藏境内将开始建造两条公路：羊八井到日喀则和日喀则到江孜。这些公路是青藏公路和西康西藏公路的延续，它们将在经济、行政和宗教意义上处于西藏第二中心的日喀则市与中国其他地区连在一起。

(4) 经济领域的民主改革

虽然西藏落后，可它的经济对于国家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藏现在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牧区之一。因为西藏没有准确的牲畜数量资料，所以中国官方的牲畜统计资料至今未包括该地区的牲畜头数。根据1952年至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科研勘察队的大概计算，在西藏繁殖生长的主要品种(牦牛、绵羊和山羊)的牲畜头数有几千万头。仅位于扬子江上游西部的黑河(那曲)和羌塘地区总计有500多万头绵羊和山羊以及将近200万头牦牛。西藏和平解放前每年运往印度1 500—2 500吨羊毛，30 000—40 000头牲畜，大量的皮革和用以制作著名的开司米围巾的羊绒。

但是西藏的畜牧业极为落后。比如，西藏绵羊活体平均为51.6公斤，新疆品种绵羊活体重量是83.5公斤。西藏绵羊每年剪下羊毛平均为1.3公斤，而新疆的则是10.3公斤。西藏的牲畜中瘟疫猖獗，导致牲畜大量死亡。

西藏和中国农民多年的经验表明，能够在西藏南部和中部的山谷广泛发展农业。但是，虽然条件优越，可农业推广十分落后。仅种植几个品种(青稞、燕麦、小麦、稷、荞麦、豆类和其他蔬菜)。由于耕种土地的方法和工具落后，西藏地区的农业出产率很低。为了满足居民的需求，西藏不得不每年主要从印度输入500—1 000吨粮食和许多其他的农产品。

在西藏很大范围内都能采集药草和从麝身上提取麝香。仅是每年运往中国其他地区就达200吨药草和1.5吨麝香。

对于正走上工业化道路的中国来说，西藏极为丰富的矿藏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对西藏进行的地质勘探表明，西藏许多地区蕴藏着非常丰富的金矿。仅在那尔察(Наэрцан)地区的金矿延绵近450公里。在拉萨北部发掘了最为丰富的硼矿。与此同时在西藏发现了煤矿、油页岩矿、铁矿、铅矿、钼矿、镭矿、锌矿、锑矿、硝石、硫黄、石棉矿和银矿。许多迹象表明西藏地区还有石油。西藏同时还分布着巨大的盐矿和硼矿。向尼泊尔和不丹输出盐和硼，以前是现在也是西藏主要出口项目之一(比如，西藏解放前每年运往不丹和尼泊尔的盐达到2.2万—3万吨)。

西藏的工业处于萌芽状态。拉萨的军械厂、铸币厂和发电厂是唯一最新的现代型工业企业。这些厂的规模非常小。比如，西藏军械厂总共只有30名工人在工作，每月制造4支枪。拉萨发电厂的功率只有60千瓦。

手工业略有发展：呢绒、羊毛料、地毯、毡呢、陶器和其他家庭用具的制作以及佛教用品。部分手工业集中掌握在寺庙，而其他的则由私人企业家掌握。小规模的手工业无力满足居民的需求，过去西藏主要是从印度输入大量的工业品。

由于西藏劳动者还不足以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缺乏组织性以及还保留着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对他们的巨大影响，所以在西藏解放后的最初阶段不可能对西藏进行根本性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农业。所以中国朋友在经济领域的政策是旨在让西藏摆脱经济上依赖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使其牢牢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提出的任务是在目前依然存在的落后制度范围内利用一切可能发展经济，逐渐由国家在经济中把握领导地位，坚定不移地发展国家的工业、贸易和农业企业，随着西藏劳动大众的觉悟和组织性不断增强，逐渐地有时是迂回地废除封建神权政治制度。

中国朋友十分关注畜牧业。旧西藏的畜牧业发展受到英国和中国的商人阻挠，他们有限地仅仅购买高等级的羊毛和皮革。1952 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有关国家无限制收购所有等级，包括低级的羊毛和皮革的决定和通过人民银行向养殖户提供贷款对西藏的畜牧业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养殖户在 4 年期间得到超过 10 万元的贷款。在整个工作中资料都是以新的元进行换算)。首批在西藏组建的兽医站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帮助。及时采取预防兽疫的措施仅在 1953 年就能够预防疾病并治愈了拉萨市和日喀则市地区超过 9 万头牲畜。

中国朋友提出了任务，要在短时间内大力发展西藏的农业，使它摆脱从印度和中国内地高价输入农业品，并在西藏地区建立牢固的粮食基地。

驻扎在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在完成这项任务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接到了毛泽东的直接命令，要在当地靠自己的力量保障粮食自给。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经地方当局同意划出的荒野之地上建起了许多军垦农业。从 1951 年到 1954 年开荒整地超过 3 000 公顷荒地，到 1953 年已经收获了 1 000 吨粮食。

与此同时采用奖励和让西藏人以自己的力量发展农业的办法。为此在过去的 4 年，西藏和昌都地区的农民得到了来自中央政府方面总数为 160 万人民币主要用于种子和农具的无息贷款的帮助，结果使西藏农民在从 1950 年到 1954 年期间扩大了面积达 3 300 公顷的可耕地。(贷款数额每年增长。比如，1952 年以贷款方式发放了 28.5 吨粮食，1953 年已经是 375 吨。1954 年贷款额又大为增长，增加了贷款发放点。因为西藏农民没有土地，是农奴，所以大部分贷款都发放给地主和寺庙。中国朋友利用这项措施将统治上层中的个别分子争取到自己方面来或让其保持中立。)

军垦农业和特别是在拉萨司令部建立的农业试验场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过去 4 年的试验结果证明，在西藏的高山环境下可以种植 300 种以上的农业植物，其中包括亚麻、棉花、茶叶、许多品种的小麦、土豆和几乎所有种类的蔬菜和水果。其中从苏联获得的北方品种小麦(包括亚麻、多蘖小麦、土豆和其他植物)显示出非常好的结果。

为了加快西藏的农业发展，1955 年 3 月 9 日中国国务院通过了有关向西藏地方政府以及班禅喇嘛政府和昌都地区拨款 100 万人民币用以购买农具无偿分发给农民的决定。这项措施使西藏农民配备了更为现代的农具，并因此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收获量。同时通过了有关在拉萨河和年楚河上建造两座河坝的决定，为的是一方面消除洪水对拉萨和日喀则的威胁，而另一方面利用建造的水库人工灌溉农田。另外还通过了有关扩展和加强人民解放军在拉萨市创建的农业试验场的机械化。为了这个试验场以及军垦农业，今年向西藏运送了从苏联得到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

中国朋友为建立西藏的工业同样也采取了措施。人民解放军入驻西藏后的 4 年期间，西藏工业恢复了力量，拉萨的热电厂开始输电，建造了 4 家示范性缝纫厂、皮革厂、金属制品厂和血浆厂。开始建造木材加工厂、一些洗毛厂、砖瓦厂和石灰厂。这些企业为在西藏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工业作了奠基。给予贷款的方法为地方手工业、金矿以及盐和硼的加工提供

了极为重要的帮助。

1955年3月9日与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喇嘛政府代表协商并征得同意后,中国国务院通过了有关进一步发展西藏工业的决定。按照这项决定,未来几年将在拉萨市建造水电站、皮革联合加工厂和预先指定主要生产最简单的农具和金属的家庭用具的小型金属制品厂。同时还将在日喀则市建造小规模的热电厂。

中国朋友在实施发展经济的措施时的每一步都与西藏反动势力非常顽固的抵抗发生冲突。比如,西藏和平解放后最初阶段,受到反动势力挑唆的藏民游行示威,拒绝接受向他们提供的条件十分优惠的贷款,同时还拒绝兽医站和其他的帮助。怀有敌对情绪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千方百计阻挠将空闲的土地划分给人民解放军部队开展农业,而有时则划出完全无法种植的地块。

反动势力的抵抗特别厉害的是表现在贸易方面。新中国成立前的最近时期,西藏都是从印度和尼泊尔或者是通过它们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得到所需要的大部分商品。也正是这些国家在西藏购买西藏大部分的出口商品。如上所述,人民解放军部队入驻西藏后,印度、尼泊尔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在英美资本家的压力下,自1952年开始几乎完全停止从西藏购买羊毛和皮革,而且同时拒绝向西藏提供粮食和其他食品。西藏的商品没了销路,价格一落千丈。在这同时西藏市场上出现了工业品和部分食品的紧缺。粮食的情况非常严重,沿着西藏未经整修过的山路从中国其他地区运来粮食(米、青稞和小麦)非常困难。由于西藏大部分农田遭受洪水,这样的状况在1954年夏季更为严峻。

幸亏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措施,在西藏收购所有的羊毛和皮革并加强往西藏运送粮食和其他日用品,这才大大缓解了经济困难。与经济困难的斗争使中国朋友能够对西藏的对外贸易建立起国家监督,并将以前由国外资本家集中控制的大部分批发贸易改由国家掌握。现在批发贸易基本上由专门成立的“西藏国家贸易公司”控制,到1954年年底该公司已经在西藏各城市和大的居民中心有了9个分公司[“西藏国家贸易公司”在3年期间(1951年到1954年)向西藏人民提供了茶叶、布匹和日用品总计在200万元人民币,从西藏收购了数额为400万元人民币的养殖产品,包括超过2 000吨的羊毛]。大部分西藏居民对批发贸易改由国家掌握表示赞许,因为这是英国人、印度人和其他国外商人掠夺性的非等值贸易的终结。1954年西藏的商品生产者以自己的产品得到的收入比西藏和平解放前每年平均收入多了两倍。

至于零售贸易,它依旧像以前那样由寺庙、封建领主和城里的个体商人掌握。中国朋友与他们的关系过于尖锐化,暂时不在西藏搞国家和合作社零售贸易。

两条公路的建造完工使得进出西藏的货物运输从1954年起有了极大地增加。据《人民日报》报道,1955年的最初4个月运入西藏的货物量是1954年同期的9倍。过去的经济困难现在被彻底克服了,西藏市场上价格稳定,主要商品货源充足。

反动势力在财政领域表现出非常顽固的抵抗。西藏地方政府过去推行西藏“独立”方针,发行自己所谓西藏卢比的货币。西藏解放后它顽固地拒绝废除该货币。由于提供贷款和内外批发贸易改由国家控制,中国朋友抑制了反动势力的抵抗并使有关西藏主要城市开

设中国国家银行分行和在西藏地区流通中国货币(元)的问题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方面的同意。国家银行通过自己的分行逐渐地争取到了在西藏财政上的领导地位。这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西藏地方当局同意1955年中国国务院有关停止发行藏币和逐渐退出流通的决定。决定同时规定向西藏地方政府提供货币援助以消除金额为70万元的年度逆差。同时投入400万拨款进行藏币与人民币的兑换。

虽然西藏还没有进行根本性的社会改革，可中国朋友还是在现存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范围内多少改善了西藏劳动人民的状况。譬如，在邮政转为国家控制后，中国朋友经过努力废除了西藏最为沉重的差役之一"乌拉差役"。(按这项差役每个西藏家庭有义务提供一或二名传递文书或运输物资的人，自带驮畜以驮载货物及邮政官的吃喝用品。该项差役经常不断地每月使一个西藏家庭中一至二名成年人离家为期20天。)

西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和人民解放军部队入驻西藏以及中国进行农业改革的经验迫使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大大减轻了对农奴的剥削。

据报刊报道，现在中国朋友正准备措施对西藏地方政府所有的工作人员改为用货币支付工资。这项措施将使极大部分在属于西藏地方政府土地上劳动的农民摆脱农奴地位。

(5) 人民教育、文化和卫生保健领域的民主改革

在人民教育、文化和卫生保健领域，中国朋友在西藏的政策是旨在逐渐地取消喇嘛教的反动统治。

1951年前的西藏只存在寺庙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学习的是喇嘛。寺庙学校里的学习主要为学习藏语、喇嘛僧侣的清规戒律、经书和粗浅的算术。只有在大的寺庙下属的经学院里，与宗教科目一起的同时学习西藏医学、数学、西藏文学和其他一些科目。

不止一次地尝试为不是喇嘛的居民成立非宗教学校网，遭到了来自喇嘛教会上层领导顽固的阻挠。和平解放前西藏总共只有两所不大的非宗教学校。其中的一所是由国民党政府代表处办的学校，教孩子学习汉语，另一所是英印在西藏的使团办的学校，教学生学习英语。

喇嘛对教育的垄断引起了所有非喇嘛阶层民众的极大不满。仅有一小撮封建领主可以请私塾到家里教孩子读书或者将孩子送到印度或中国内地接受教育。

中国朋友依靠非喇嘛阶层的民众和喇嘛中的进步人士的支持，开始着手在西藏创建非宗教学校网。1955年年初在拉萨、日喀则和西藏主要居民中心已经开办了7所共有1 000多名西藏孩子就读的非宗教小学。学校依靠西藏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力量用藏语上课。

中国朋友特别注意为当局机关、经济机构和社会团体的领导工作培养民族干部。为此几百名西藏青年被派往中国高等学院学习。比如，仅在北京的中央少数民族学院就有200多名西藏学生在学习。由拉萨和日喀则的中央政府代表处组织举办的定期1个月的培养民族领导干部的进修班在培养地方干部方面同样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西藏反动势力对教育发展进行了非常顽固的抵制。当拉萨开办了第一所非宗教小学时，迫于反动喇嘛势力的压力，西藏人拒绝将孩子送去该学校上课。他们坚决拒绝将自己孩子送到中国其他城市去学习。只是在达赖喇嘛号召居民将孩子送去读书并表示"学习科学

对西藏人有益”后,西藏孩子和青年的学习状况才得到改善。

和平解放后首次在西藏出现了电影院。仅在1954年一年中,西藏和昌都地区就放映了70多部影片,有超过85万人观看了电影。西藏第一次出现了广播;在拉萨的机构促进了广播的迅速推广,而同时中国大的广播站用藏语进行广播。

在拉萨成立的西藏出版和翻译委员会在发展西藏的教育和文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朋友成功地在该委员会中联合了西藏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委员会着手翻译成藏语并出版各种教科书和参考书,出版第一张藏语版的报纸,编纂藏汉词典。

人民卫生保健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喇嘛掌握的所谓藏医,既落后又无法抵抗许多疾病。解放前的西藏到处流行性病、沙眼、天花和其他许多疾病。根据在拉萨进行的调查,将近90%的居民患有某些疾病。新生儿便有75%的死亡率,而剩下存活的有将近46%的孩子活不到成年便死去。

1952年,人民解放军在克服了喇嘛中反动势力的抵制后,在西藏建立了第一所诊疗所,后又转为拉萨人民医院,有标准床位90个,一天可看病400—500人次的门诊所。与喇嘛反动势力的破坏性宣传相反的是,现代医学逐渐地取得了民众的信任。现在除了拉萨,已经在日喀则市和江孜市开设了门诊所。除此以外,专业的医疗队在西藏许多地区与流行病和其他疾病进行着颇有成效的斗争。

根据中国朋友的倡导,在拉萨市和日喀则市成立的西藏爱国青年协会和西藏爱国妇女联欢会,为西藏的民主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组织现在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同时它们是西藏第一批民主政治团体的萌芽,也将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组织的助手。(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组织成立于1951年,由人民解放军和中央政府派出的干部和专家小组中入驻西藏的中共党员组成。后来采取的步骤是吸收倾向于革命的藏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6) 针对宗教和喇嘛的措施

派往西藏的中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在工作中基本上严格遵照中国共产党针对所有宗教,包括少数民族宗教所研究的政策原则:保障宗教信仰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充分自由;尊重民族的宗教情感,不以行政手段干涉宗教事务。同时中国工作人员履行中央的指示,为了使针对宗教的措施“不至于加强宗教的影响,因为这样做反而为宗教提供了良好条件来欺骗群众”。

中共中央针对宗教的指示对成功地实施西藏的民主改革和巩固汉族与藏族之间的联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暂时的放弃在西藏进行最基本的社会改革,包括农业改革,使中国朋友能够大力加强自己对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的影响,特别是对他们中更为进步的人士,使动摇的人中立,使反动分子孤立。中共中央在总结民族地区工作经验时,在1954年10月的决定中指出:

“在我党我军和人民政府领导和控制下,一方面争取和团结住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上层人物,坚持长期地与他们合作的方针,为此并准备花一批钱将他们养活起来,用来换取他们对于改革旧制度的让步和赞助,引导他们一步一步地跟我们前进。应肯定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是可以改造的,我们应该争取改造其中的大多数。”

以前被驱逐的班禅喇嘛和他的拥护者返回西藏，同时还有1947年起义后从色拉寺、热振寺和其他寺庙出逃的喇嘛也返回了西藏，这极大地加强了喇嘛中进步的中坚力量。

中国朋友在过去的4年期间发现和团结了西藏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主要集团中许多进步代表，这些人现在与中国朋友合作，为西藏民主化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中国朋友实施的以下措施对扩大和巩固西藏上层的进步中坚力量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派遣多批(总数超过1 000人)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代表的代表团去国家其他民族和汉族地区(四川省、内蒙古等地)以了解民主改革的进程和宗教状况；

——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不止一次地与西藏代表团座谈；

——勇于争取喇嘛上层的代表不仅参加在地方上的，而且是在当局中央机构合作共事，其中包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广泛地向喇嘛寺庙和封建领主提供用于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的贷款和其他经济方面的帮助。

中国朋友使许多"活佛"摆脱了反动势力的影响，特别是在喇嘛和其他教派的佛教徒之间享有很大威望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这应该认为是中国朋友特别重大的成就。争取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参加1954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达赖喇嘛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而班禅喇嘛为常务委员会委员，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参加国务院决策有关西藏问题的工作，1955年组织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参观祖国各地了解民主建设的进程，这些都使中国朋友能够更加稳固自己对这些"活佛"的影响。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最近在多次的讲演和布道时号召佛教徒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坚决地为巩固世界和平而斗争，其中包括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领导收集签名的运动向世界和平理事会呼吁反对准备原子武器战争，这说明了中国朋友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日益稳固的影响。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发言不仅在国内佛教徒的中间，而且在国外的佛教徒之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国朋友采取了许多措施努力进一步加强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有民主倾向的著名宗教领导人现在对中国境内和国外佛教徒的进步影响。为此1954年中国成立了联合所有教派和流派的中国佛教徒协会。

1955年春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了缅甸。以履行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职责的西藏喇嘛喜饶嘉措为首的代表团有蒙古喇嘛，同时还有中国其他地区的佛教法师和僧侣。从4月1日至5月4日在缅甸的逗留期间，中国佛教代表团与缅甸佛教徒建立了紧密的友好关系，揭穿了缅甸和国外反动分子在缅甸散布对中国的诬蔑，造谣说中国佛教几乎已被消除，而僧侣或被驱逐或被枪杀。

中国佛教徒的进步发言和他们对国外的影响引起了英美帝国主义者的惶恐。资本主义的报刊在最近一段时间急剧地加强了传播有关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佛教在中国情况的诬蔑材料。两名被安置担任摄影者工作的国民党间谍试图在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1955年在北京期间枪杀他们，目的是利用这起枪杀事件破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府在中国和境

外佛教徒之间的威信。

应当指出,佛教进步人士对国外影响的加强同样也引起了东南亚许多国家统治阶级的很大不安,特别是印度。为了巩固自己在印度和国外佛教徒中的影响,尼赫鲁国大党政府打算利用 1956 年 5 月在印度庆祝佛陀涅槃的 2 500 周年日。

众所周知,佛教至今没有自己一个统一的中心。在过去可以看到来自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曾不止一次地试图在自己的影响下成立这样的中心,可他们没能得逞。现在尼赫鲁政府又决定作这样的尝试。在他的支持下佛陀涅槃 2 500 周年日庆祝期间将在菩提迦叶和贝哈尔召开世界佛教会议。邀请了所有国家的佛教代表,包括中国代表参加庆祝活动和会议,其中达赖喇嘛受到个人邀请。

(7) 结论与建议

四年半期间,中国朋友在巩固自己在西藏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为西藏今后逐步的民主改革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与基本上正确实施政策的同时,在西藏的中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在自己的工作中曾经犯过、现在还在犯着许多错误。比如,人民解放军部队抵达拉萨后,在征得西藏地方政府同意后人民解放军的司令部设在达赖喇嘛的布达拉宫。中国朋友不懂得习俗,不经意的一些行为引起了喇嘛和藏民的不满。其中藏民认为对自己和喇嘛教有侮辱性的是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在对藏民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布达拉宫上挂起了红旗。这些错误马上就被喇嘛反动势力所利用,1952 年 4 月在拉萨挑起暴乱。中国朋友费尽周折才未动用武力消除了这次暴乱。

在某些来西藏的中国干部中间表现出大汉沙文主义。这首先表现在某些有辱西藏人民的宗教和民族感情的场合,缺乏友好的联系和对藏族工作人员帮助不够。

个别干部对西藏的情况和特点认识不够正确,经常机械地将与汉族地区使用的工作方法搬到与藏民的工作中,因此有时遭受挫折。在实施一些措施时常常考虑欠周到和草率仓促。比如,1952 年中国政府下达有关国家贸易公司收购西藏所有的羊毛和皮革的指示。但在执行这项指示时中国朋友犯了错误,将收购价制定在由于英国商人拒绝收购这些货物而急剧跌落的价格水平上。它仅仅是在制定新价格后消除了大为提升的高价和藏民支付的新旧价格之间的差价,这引起了藏民的不满。有些干部还有犯命令主义的情况。

可总体上应该指出在西藏的中国朋友十分精干地剖析自己的不足和错误并有效地加以消除。在实施民主措施方面他们特别注意防止草率仓促。

据以上叙述的情况有理由认为,中国朋友旨在扩大和巩固西藏和西藏以外的喇嘛和其他佛教徒中进步中坚力量的政策,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其对东南亚国家影响的共同事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最好能与中国同志商讨有关在中国、苏联、朝鲜、越南和蒙古的喇嘛和其他教派的佛家徒之间建立联系的问题。

其中包括研究有关中国、朝鲜、越南、蒙古同时还有苏联参加的 1956 年 5 月在印度为佛陀涅槃 2 500 周年日组织的庆祝活动和为此召开的世界佛教会议的问题,这将有正面意义。派遣社会主义阵营的佛教代表团将对印度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佛教徒造成巨大的影响。社

会主义阵营国家佛教代表团参加世界佛教会议不仅能够阻挠佛教僧侣中反动势力为自己的目的利用会议，而且能与印度、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佛教徒中的进步人士结成同盟，对会议在我们所希望的方面施加影响。如果会议通过有关成立世界佛教联合会，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代表团参加会议就能够对确定该世界联合会领导机构的组成施加影响。

应当着重指出，苏联佛教代表团出席世界佛教会议的特别重要性。佛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主要宗教。所以苏联代表团的参加能成为苏联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习俗极为尊重的新的表达，毫无争议地能有助于进一步巩固苏联各族人民与印度、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各民族的友谊。同时苏联代表团参加佛教会议将能够揭穿反动势力散布的谣言，似乎在苏联唯独欧洲民族的宗教有自由，而亚洲各族人民的宗教(伊斯兰教、佛教)都遭到迫害。在这项计划中最好应该同时研究有关实施的方式和在列宁格勒开设一座如同在佛教徒中颇负盛名的纪念性建筑物——佛教庙的问题。

苏联的专家学者最好应该注意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帮助中国朋友从理论上概括实施民族政策的经验。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委员

C. 鲁缅采夫

1955 年 9 月 17 日

第 1597/c 文的附件

绝　密

文本第 15 份

附件一：

西藏地方当局的机构设置

(参考)

西藏在最近的几百年里实际上存在两个地方政府。其中之一是达赖喇嘛为首的，驻扎地在拉萨市，另一个是班禅喇嘛为首的，驻扎在日喀则市。达赖喇嘛的政府将自己大部分的权力扩大到了西藏人口更多和经济上更发达的中部、南部和东部地区(包括昌都地区或康区)。

班禅政府管辖着西藏的中部、北部，同时还有整个西部地区。但这些地区的许多居民点和地方以前曾是现在还是归达赖喇嘛政府管辖。比如，日喀则市的三分之一，西藏和其他等地区的许多宗(县)。达赖喇嘛政府和班禅喇嘛政府各自控制区之间至今没有建立经双方完全同意的地界划分；这些为许多居民点和地方的争吵带来的影响已经持续了好几百年。

1942 年班禅喇嘛和他周围的人被逐出西藏后，达赖喇嘛政府将自己的权力扩张到了整

个西藏地区。由于1951年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署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班禅喇嘛和自己的政府回到了西藏,而他以前的地位和职权也得到了恢复。1955年年初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他们政府的领导负责人在北京逗留期间,在中央政府的调解下大部分有争议的领土和其他问题都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得到了解决。

在为和平解放西藏斗争期间,1951年1月西藏东部(昌都地区或康区)成立了独立于西藏地方政府之外的地方民主政府,被称为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

这样一来,从1951年起西藏领土上实际有三个相互独立的政府在运作。

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

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是达赖喇嘛,形式上属于无限权力。从达赖喇嘛去世后到新的达赖喇嘛转世完成(16—18岁),权力转在摄政王的手中。

按照西藏现存情况,摄政王可以由达赖喇嘛在自己去世前由他本人任命。但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摄政王就该由政府为此特地召开的民族大会选举产生。通常只有是拉萨三座最大的寺庙(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上等喇嘛转世者(活佛)才能被选举为摄政王;这样的转世者在西藏只有几个。同时甘丹寺现在的和以前的主持和达赖喇嘛大师也有权成为摄政王。万一摄政王去世,就另外再选一个替代。

伴随喇嘛身边的是他的内侍系统,即所谓的"泽"(顶),大部分是从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活佛"和其他上等喇嘛中挑选出来的。形式上该系统被任命帮助达赖喇嘛;可实际上它的使命是让达赖喇嘛的每个举动都在上等喇嘛的严格控制下,使达赖喇嘛的活动完全符合上述寺庙集团上等喇嘛的利益。

达赖喇嘛的内侍系统有三个机构组成。达赖喇嘛的个人事务和财产由达赖喇嘛所谓的"基巧堪布"(内侍总管)负责管理,他有三个助手,分别掌管达赖喇嘛的饮食、日常需求和宗教仪式。不管达赖喇嘛去哪,内侍总管和他的助手总是如影随形般跟着他。内侍总管手下还有达赖喇嘛个人的秘书处。

两名经师负责达赖喇嘛的教育,他们一直是来自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高级"活佛"。经师有几个来自上等喇嘛的人作为助手。经师和助手让达赖喇嘛认识了解经文、西藏的历史,并与达赖喇嘛进行辩论。

因为按照喇嘛教的教规,达赖喇嘛不应直接与外界交流,为此他下面有一个联系的机构——泽嘎(Цега)(顶的代表),作为达赖喇嘛与外界,其中还包括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中间人。这个机构由从上等喇嘛中任命的大主持领导,他帮助制定同样也仅从上等喇嘛中挑选出来的官员编制。

西藏地方政府高层行政机关是绍尔(Шор,平原),在达赖喇嘛和他的内侍系统领导下执行自己的职能。①

① 据编者请教中国藏学专家,这个机构通常被译做"雪列空"("列空"是机关、单位的意思),是管理布达拉财务和拉萨郊区政法的部门,在旧西藏算不上高层机构。——编注

称为“噶厦”的内阁领导着中央行政。噶厦由4名部长(噶伦)组成；其中一名是高等喇嘛，而另三名是封建领主。噶厦成员中的一名是藏军总司令。噶厦是集体性机构，但噶厦成员中喇嘛地位最高，履行总理的职能。噶厦准备各种法律和主要的命令，并将它们交付达赖喇嘛研究和批准。得到达赖喇嘛同意后，噶厦颁布各项法律和采取措施付诸实行。

噶厦还建立以僧俗官员为代表的扩大或精简的理事会以解决特别重大的问题。理事会实际上是西藏政府的幌子，因为理事会成员的名单是噶厦按照他认为合适的人选进行挑选和批准的。理事会由噶厦任命的“八人委员会”领导，由4个秘书和4个管财务的担任。理事会上不举行投票表决；经过“八人委员会”讨论后独立形成决议并以理事会的名义提交噶厦和达赖喇嘛研究。

在西藏地方政府系统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两个秘书处：僧侣官员事务的秘书处和世俗官员事务的秘书处。

掌管僧侣官员的秘书处由4名从高等喇嘛中选出的秘书领导。秘书处的整个编制完全都是经过由国家管理的学校专门学习的喇嘛官员。秘书处登记所有的寺庙和它们的财产、所有高等喇嘛，批准授予他们高级称号，审理查清寺庙之间的各种诉讼等等。该秘书处受双重领导：除了噶厦，它还直接服从于达赖喇嘛。服从噶厦的同时，掌管神职官员的秘书处还是它的监察机关，因为秘书处存有达赖喇嘛的印鉴，而没有达赖喇嘛的印鉴，任何一项政府的法律和命令都是无效的。

掌管世俗官员的秘书处由4名审计官组成。无论是审计官还是该秘书处整个落后的编制，都是从世俗官员中挑选的。这个机构主要是对封建领主和国家的地产进行清点核算，解决涉及封建领主的问题，在专门的学校里培养世俗的官员并授予他们职务。世俗官员的秘书处完全服从于噶厦。

除了秘书处，噶厦下属还有许多辅助机构。它们中至西藏和平解放前起特别重要作用的是由两种(僧俗)官员领导的外事局。除了外事局，西藏地方政府还有超过20个的局和部门(贷款局、国资局、财政局、喇嘛事务局、粮食局、城管局、地方政府直辖地区管理局、司法局、军队事务局、移民局、建设局、农业处、邮政处、电力处、盐和茶叶管理处等等)。局和部门由僧侣官员配套构成。有些特别重要的局和部门由僧侣官员共同领导。

按照西藏现有的状况，达赖喇嘛的西藏地方政府应该由僧侣官员各175名组成。但事实上官员的人数大大超过这个“编制表”。同时应指出，喇嘛官员的人数约占西藏政府机构总人数的2/3。

西藏解放后西藏地方政府的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藏地方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委员会由三名高管噶伦组成，以便与人民解放军部队和中国驻西藏代表处联络。除此以外，设置了3个“噶准”的职位，其任务是帮助噶厦的成员进行国家事务。

在行政管理方面西藏分成各个“宗”，相当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县。拉萨市及市郊直属于西藏地方政府。根据中国最新文学资料表明，解放前西藏总共有123个“宗”。现在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政府管辖着100个“宗”。按照人口总数和经济发展情况，各个“宗”可分为4

类:大、中、小和边。"宗"的地方当局是"宗本"或"宗"长,由西藏地方政府从封建贵族或高等喇嘛中任命。在许多"宗"领导职务由两名官员担任:一名是喇嘛官员,另一名是世俗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是僧官为主,俗官为副。大部分"宗"的领导都住在拉萨或日喀则,而地方上的事务由他们信任的官员管理。

西藏的"宗"也分成乡"措",以乡长("措本"或"噶布")为首,由"宗"长从自己的亲信中任命。村的首脑是村长("米米"、"谿本"或"埃巴"),由乡长任命。有些大的分散的村有时也分成团体(强),这些团体也有团长(强本)。

西藏地方政府有自己人数达1万人的军队。达赖喇嘛是军队的首脑。军队总司令是最高西藏行政机关噶厦的成员:朵噶·彭措饶杰噶伦。军队主要依靠农民,喇嘛不从军。藏军的部队主要编制单位是500人的骑兵团。每个团以藏文字母为标志。团的领导人是团长,有两名助手,每个助手领导250名骑兵。军官完全都从封建贵族中挑选;来自平民的士兵只允许担当低级的军士军衔。西藏和平解放前,藏军学习的是英国军规操典,并装备以英美的武器。

西藏班禅喇嘛地方政府

日喀则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是班禅喇嘛。按照现存的状况他拥有属于西藏班禅喇嘛地方政府管辖地区内形式上的宗教上层的和行政上的权力。从班禅喇嘛圆寂到新的转世灵童成年之前,班禅喇嘛的权力由活佛中挑选出的摄政王掌握,这些都是属于班禅喇嘛寺庙中的活佛。

班禅喇嘛通过在他之下成立的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囊玛岗)实现自己的权力。和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的噶厦一样,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也是由高等喇嘛和封建领主组成。应当指出的是班禅喇嘛政府里的喇嘛比达赖喇嘛政府里的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的辅助机构有:

"囊萨康":掌管所有内部事务,主要是喇嘛内务的机构;

"夏曾康":掌管解决一般性问题,包括世俗事务的机构;

"泽康":秘书处;

"冲依康":掌管对外事务的机构。①

除了每座大的寺庙和领主有武装队伍外,班禅喇嘛政府也有自己的私人队伍,主要是保卫政府。这支队伍在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帮助下在青海省成立,人员都来自青海的藏民。它的组织和配备与其他人民解放军部队一样。

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

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政府不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是当局选出的机构。委员会是在1950年12月27日到1951年1月2日期间召开的昌都地区第一届各阶层人民代表会议上选举产生的。

---

① 据编者请教中国藏学专家,囊萨康负责(班禅)服饰,夏曾康负责(班禅)膳食,泽康为财政处,冲依康为秘书处。此外,班禅政府的机构还有柴曾康(负责佛像上绸缎制品的制作等)、拉日康(负责佛画绘制等)。——编注

委员会由地区最大寺庙的"活佛"、喇嘛、领主的代表、西藏部落的首领、农民、商人、知识分子代表组成。委员会的35名委员中24名是西藏人，而9名副主席中7名是西藏人。与藏民一起被选入委员会的还有一些生活在昌都地区的汉族干部和汉族代表。

委员会下设许多部门(农牧处、工商处、财政处、卫生教育处等)。在各个部门工作的既有当地藏民，也有中央政府派去的汉族干部。

过去存在的服从于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的周围和县级的政府都被取消。周围许多地区和"宗"(县)同样也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地方(周围的和县的)政府。在仍旧居住着西藏部落的地区至今还保留着他们认可的部落管理机构。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委员

C.鲁缅采夫(签名)

绝　密

文本第15份

附件二：

西藏阶层的组成

（参考）

西藏仍旧保留着封建的阶级划分，按此划分所有西藏人被分为三个等级九个级别(方新民著，《西藏》，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10月，第40页)：

上上(上等一级)：达赖喇嘛、摄政王、达赖喇嘛家庭成员；

上中(上等二级)：高官、"司伦"、"噶伦"和与他们平级的，同时还有大寺庙的"活佛"；

上下(上等三级)："代本"、"宗本"官员和与他们平级的，同时还有所有其他的喇嘛；

中上(中等一级)：地主、英雄、大封建领主的世袭后代和所有的有产阶级；

中中(中等二级)：在行政机构和大官手下工作的中等和低级的官员；

中下(中等三级)：士兵、农民；

下上(下等一级)：官员的仆人；

下中(下等二级)：流浪汉、单身男女、乞丐；

下下(下等三级)：卖肉的、街道清洁工、金属工、铁匠等。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委员

C.鲁缅采夫(签名)

绝　密

文本第15份

附件三：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生平简要，供参考）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出生于1935年，来自一个曾在青海省靠近西宁市农村居住过的安多部落的藏人家庭。达赖喇嘛的世俗姓名叫丹增嘉措。

丹增嘉措的父亲直到其儿子被选为达赖喇嘛之前是个农民，经济收入较富裕。丹增嘉措的家庭与汉人关系很紧密；他父亲、母亲、哥哥和姐姐都讲汉语。

1937年10月，喇嘛教领导派出专门的西藏喇嘛使团，根据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灵魂飘逝"的许多迹象，从西藏来到青海，找到了丹增嘉措，并称其为达赖喇嘛的新转世灵童。在选择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时，喇嘛教上层通常仅仅是形式上的遵照喇嘛教规，而实际上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这点在选择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时也是如此。喇嘛上层亲中国的集团首脑摄政王热振一边组织在青海省寻找新的转世灵童，另一边显然是在追求下列的政治目的：第一，在青海省的藏民中挑选新的转世灵童应可加强西藏在该省数百万藏民中间的联系和影响。第二，因为不得不在中国领土上挑选新的转世灵童，应能进一步巩固西藏与中国的联系并相应地加强亲中国集团摄政王热振的地位。第三，选择青海省来寻找达赖喇嘛新的转世灵童能够争取西藏第九世班禅喇嘛的选举并迁移到青海省，后者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的阴谋而被迫于1924年离开自己在日喀则的常驻府邸。被认为与达赖喇嘛一样是喇嘛教主要领导人的班禅喇嘛，他的同意将在很大程度上使转世灵童的挑选更为合法。

1939年9月西藏使团与丹增嘉措以及他的家庭一起到了西藏，在那里丹增嘉措被认定是真正的转世灵童并在1940年隆重登极成为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选为转世灵童得到了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同意和批准。

与丹增嘉措一起来的家庭（父亲、母亲、几个兄弟姐妹）被提升到最高的贵族级别，获得了许多领地并搬到了在拉萨专门划拨他们的一幢4层楼的府邸。（达赖喇嘛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和几个家人继续在拉萨生活。达赖的哥哥唐格采尔·登普拉布彻，在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前与一伙反动分子一起跑到印度去了。如国外报纸披露，在侨居国外时，唐格采尔·登普拉布彻加入了美英侦察兵在大吉岭创建的颠覆特务中心的活动。1955年，显然正是由于加入了美国侦察兵，唐格采尔从印度经日本被辗转派往美国。）

1950年以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不参与西藏和喇嘛教的管理，从事学习喇嘛教的清规戒律和文学。因为达赖喇嘛没有学过其他学科，所以他的教育水平非常一般。

1947年以前主要依靠喇嘛最主要的寺庙之一色拉寺的摄政王热振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管理西藏。1947年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的挑唆，喇嘛上层的亲英分子发动了宫廷政变。该集团的领导人是著名的喇嘛达扎，将热振停职后自己掌握了摄政王的位置。色拉寺喇嘛为支

持前摄政王热振的起义遭到了镇压。一些起义的参加者被残忍地杀死，而该寺庙大部分喇嘛害怕达扎的迫害，被迫逃往中国境内。以前的摄政王热振被捕入狱，很快在监禁中神秘死亡。

达扎政变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处境非常困难。因为丹增嘉措是摄政王热振喇嘛挑选的，在他领导下受的教育，完全有理由担心新的摄政王达扎会尽力杀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就像过去在孩童或少年时期被杀死的大部分达赖喇嘛那样。但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解放西藏以及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中大部分人的反对立场，迫使摄政王达扎退出对西藏的领导，并将权力转交给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但是在管理喇嘛教和西藏的问题上，达赖喇嘛的权力还是十分有限的；权力仍旧掌握在喇嘛上层和一小撮封建领主手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敌视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这些人凭着喇嘛教的教规，千方百计地阻挠达赖喇嘛与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往来。

中国朋友考虑到达赖喇嘛在喇嘛和其他佛教徒中的独特威信，也竭尽极大的努力让这个年轻人接受自己的影响。要是能够顺利完成这项任务，那就能极大地减轻西藏、内蒙古和其他有藏人和蒙古人居住的地区实行民主改革的难度，同时也能依靠达赖喇嘛的威信，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佛教和喇嘛教广泛流传的亚洲国家的影响。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委员

C. 鲁缅采夫（签名）

ЦХСД，ф. 5，оп. 28，д. 307，л. 253－322

№10199

佐林呈苏共中央请示：劝告中国不要撤回援越专家

（1955 年 9 月 23 日）

致苏共中央：

据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拉夫里谢夫同志报告（第 648 号发自河内的专电），胡志明和范文同告诉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要在今年召回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顾问。胡志明还告知，他在访问北京期间曾请求中国同志把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顾问哪怕留下一部分也好，但中国同志没有同意，并主张总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通过高层交换意见的方式在中国和越南之间进行讨论。胡志明和范文同认为，召回所有中国顾问将会给

越南人增加不必要的困难。

拉夫里谢夫同志和对外经济联络总局代表法捷耶夫同志认为,在调整国家机关的工作、恢复经济,特别是安排计划和培训方面,越南同志还非常需要援助。

苏联外交部认为,委托我们驻中国大使馆以委婉的方式向中国朋友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我们关心中国顾问继续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问题,是适宜的。

决议草案附后。[①]

请予审议。

佐林

第424/B3号

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57

№11554

绍尔莫夫与司马文森会谈纪要:关于印尼大选的情况交流

(1955年9月30日)

摘自Ю.绍尔莫夫的工作日记

1955年10月

机 密

文本第1份

第389/с号

今天11时30分我受大使委托赴中国大使馆,在那里同文化参赞司马文森进行了会谈。

会谈开始时我告诉参赞,新闻部在选举的前几天把许可证发给了大使馆二等秘书和我,准许我们了解和观察大雅加达区的普选进程。

我说,昨天,也就是今年9月29日,我们参观了市内各区的几个选区。我们还顺利地在5个选区得到了选举结果的数据。

说明我是受自己的大使委托而来的以后,我表示想要与中国同志们交流关于昨天的国会选举的新闻材料。

---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决议草案。——编注

对此司马文森先声明，昨天代表中国大使馆出席选举活动的是他本人。参赞说，他去的是乡村地区，并且没能搞到任何关于投票结果的信息。在雅加达，参赞说，他只到新闻部里的选区去过一趟，按他的话来说，在那里投票的多半是一些高官。司马文森把自己对选举过程的一些感想告诉了我。他说，在农村里可以看到军方和警方吓唬投票者的情况。他指出，乡村和城市居民都是相当积极地参加选举的。

援引印度尼西亚朋友们的一个声明后，参赞说，国民党将会尽全力去确保自己在选举中获胜，并且它也有机会做到这一点，因为在许多选举委员会当领导的都是国民党的代表。按上面提到的那些人的看法，司马文森更明确地说，在雅加达获得多数票的可能是国民党人，而在全国则可能是马斯友美党人；按他们的推测，获得第二名的：在雅加达是马斯友美党，而在印度尼西亚全国则是共产党人，因为后者在许多乡村地区拥有相当大的影响。接着参赞问，我们对投票结果的看法如何。

我回答说，我的看法是，如果按已见报的初步资料来判断的话，将会在选举中取得第一名的不是国民党，便是马斯友美党；取得第三名的显然将是"纳赫达图尔·乌拉马"党；第四名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我和伊万诺夫同志在昨天所收到的那些关于投票结果的资料大致也是这样说的。

最后我向参赞宣布，为了互通信息，我们现在就把这些简明的资料转交给中国同志。

司马文森也答应今天就把新华社记者所收集到的有关选举的材料寄来。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译员

Ю. 绍尔莫夫(签名)

АВПРФ，ф. 091，оп. 11，п. 8，д. 6，л. 75－76

№11555

茹科夫的备忘录：出席中国驻印大使馆招待会的情况

(1955 年 10 月 1 日)

摘自 Д. 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第 414/с 号

1955 年 10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招待会

1955 年 10 月 1 日

今天大使馆的全体外交工作人员都参加了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这是黄镇大使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 周年而举办的。

由于外交部长阿纳克·阿贡不在雅加达，为两国首脑的健康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兴旺发达而互致祝酒词的传统仪式是在中国大使黄镇和哈拉哈普总理之间进行的，因为后者现在代理着外交部长的职务。

出席招待会的有与中国有关系的那些国家的外交代表机关的领导人。同时必须指出，英国大使莫兰德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此之前他一次也没有到大使馆里来参加过诸如亚非国家在万隆会议期间欢迎周恩来的招待会或庆祝中国建军节的招待会这样的大型招待会。

印度尼西亚方面出席招待会的有实业界的代表、文化和社会活动家、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工作人员。还有许多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中的前部长，也包括他本人。内阁成员中，除了哈拉哈普外，我只知道第二副总理哈尔索诺·乔克罗阿米诺托和经济部长卡西莫是出席的。一共有 600 多个人出席。

走到我跟前的展出委员会主席拉伊哈德通知我说，大概过一个月以后，他打算给苏联政府发一封请苏联参加拟定在万隆举行的 1956 年的第四届国际工业交易会的邀请信。

我问他，常设工业展览会的筹备情况如何。

主席声称，他打算预先，即与上面提到的第一封邀请信同时，也给我们寄一封参加 1958 年的常设国际工业展览会的邀请信。

接着我向他提出了关于他对普选结果的看法的问题。拉伊哈德声称，国民党和共产党将会获胜。当我问他，他本人属于哪个党的时候，拉伊哈德说，他是国民党的党员，但是也信奉天主教。

在与前教育文化部长亚明的谈话中，我说，由于选举，他现在大概特别忙。

亚明同意我说的话，并讲，9 月份是非常紧张的一个月；他将会在 10 月份休息，以便把 11 月份献给为将于 12 月里举行的立宪大会选举做准备的新一轮预选运动。

我先指出，无论是我们大使馆的职员，还是苏联的居民都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历史和文化很感兴趣，还说他的优点就在于他既是历史学家，又是作家，然后我问亚明，他能否把最好的作家以及印度尼西亚作家的最出色的历史和文学著作介绍给我们阅读。

亚明对此回答说，在战后时期的印度尼西亚文学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两个阶段：1945 年开始的上升期和始于 1950 年的衰退期。

我说，要是能了解印度尼西亚民族文学的上升和繁荣期的作品当然是很有意思的。

亚明答应在今年 10 月把一份印度尼西亚最好的作品和它们的作者的名单寄到大使馆来，并会附上自己对他们的优缺点的评注。

第二副总理哈尔索诺·乔克罗阿米诺托请我把我对国会选举的感想告诉他。

我回答说，我在各个不同国家里工作的期间，我不止一次地看到过普选的情景。我可以说，单凭雅加达里的情况来判断，印度尼西亚的选举真的进行得很有组织性和很平静，选民们表现出了高度的纪律性、很大的积极性和自制力。根据我的观察，选区里秩序井然。

我则问哈尔索诺，什么时候可以等到选举结果的公布。

副总理说，雅加达的票数的最终统计数字大概将会在10月7—8日公布，全爪哇的，或许还有苏门答腊岛的最终统计数字将在10月15—16日公布，而全国的总结果只能等到11月底才看得到，因为许多地区并没有准备好在9月29日举行选举，根据政府的决议，它们可以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也就是在今年11月29日之前办完这件事。

招待会的正式部分结束后，大使给出席招待会的人观看了一部介绍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中国彩色纪录片和几期新闻杂志。

在放映的过程中，英国大使莫兰德对黄镇大使说，他在日本时学习过汉字，因此能够流利地读电影上的字幕。然而，说汉语他就不会了。

针对此话，黄镇回答说，看来，到北京去当大使对莫兰德而言将是有好处的，因为识汉字将会使他——莫兰德有可能迅速地学会中国的口语。

对中国人的意见莫兰德却毫无反应。

招待会结束后，在离开大使馆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外交部近东和中东国家司司长走到我身边说，他从刚刚看过的纪录片中得出的结论是，苏联的确为发展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力量而给了中国以巨大的帮助。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 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 091，оп. 11，п. 8，д. 6，л. 64－66

№16666

尤金与广东领导人会谈纪要：赵紫阳介绍广东政治经济状况

(1955年10月7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2份
1955年10月20日
第820号

苏联驻华大使П.Ф.尤金与广东省和广州市领导人会谈纪要

1955年10月7日

在广州参加苏联展览会开幕式期间，我国广东省和广州市几位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参加会谈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助理何伟，广东省副省长、中共广东省委委员贺希明，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省委副书记（分管组织工作）林李明，广州市市长、省委委员朱光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委员冀朝鼎①。

会议开始时，我简要地向中国朋友们通报了苏共中央7月中央全会的情况。何伟代表出席会谈的人员对情况通报表示感谢并告知，中国共产党按苏共中央全会的材料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工作。对布尔加宁同志的报告和全会关于工业的决议表示要认真关注。

何伟说，全苏工业工作者会议对中国的经济工作者有很大的帮助。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带回了会议纪要及其他材料，中国的干部把这些材料复印多份，并仔细地进行学习。

何伟接着说，中国共产党也对南斯拉夫问题做解释工作，中共中央把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两个公报发到基层党委（到县级）。苏联同南斯拉夫谈判的结果则传达到省级党委。

何伟指出，大部分共产党员正确地接受苏南谈判的结果，但有些中共党员产生了疑惑不解的问题，并把这些问题提到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报社以及其他单位。尤其是赫鲁晓夫同志抵达贝尔格莱德并在机场讲话后，收到许多人民来信。

赵紫阳指出，7月中央全会关于工业的决议也对中国的干部具有重要的意义，帮助他们及时发现缺点，不居功自傲。关于南斯拉夫问题，他完全支持全会的决议，并认为，需要帮助南共党员从错误和曲解中解救出来，他的意见是，对待这个问题要有极大的耐心和分寸。

林李明同意同志们的意见，并表示自己赞同全会的决议。同时他指出，相当一部分中共党员以及他本人都不明白，为什么铁托对赫鲁晓夫自我批评的发言，当众不作任何回答。

何伟证实，许多中共党员都提出这样的问题。

接着我请中国同志简要地向我介绍广东省的情况。

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代表出席人员作了情况介绍。

关于反革命活动问题，他说，这在广东的状况最紧张。这是由于下列原因而产生：(1)广东省比其他省份解放较晚；(2)广东省毗连香港、澳门，离台湾又不远。这些地方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反华的、特务破坏活动的策源地；(3)蒋介石撤退大陆时留下了分布很强大的特务网。

---

① 原文如此。冀朝鼎并非中共中央委员。——编注

从解放一开始直到现在，在广东的中国当局同反革命进行紧张的斗争。在1951—1952年期间，逮捕了12万多反革命分子，其中4万被枪决。目前，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进攻已基本上被镇压。但是，在山上，在广东和湖南两省交界处仍有武装的国民党匪徒。蒋介石、美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从海上和空中继续派遣破坏小组到广东境内。尤其是，不久前有几股这样不大的小组从飞机空投到海南岛。这样，赵紫阳说，广东的特务和搞破坏的地下组织，主要是由国民党撤退时在广东留下的特务骨干以及经常从境外派遣到这里来的人员凑合起来的。所有的反革命工作来自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其他地方，并受到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葡萄牙等五个主要国家的指使。

由于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破坏工作的规模，最近香港的人口增加了10万。除了官方的情报机关外，在香港还有所谓的"广东省各县侨民政府"，这些不外是旨在广东进行反革命工作的外国情报机关的分支机构。

然后，赵紫阳讲到农村的阶级斗争问题。他指出，由于最近政府采取统购统销的措施，在农村的阶级斗争明显地尖锐了。过去的地主、富农真够会利用地方党政机关在贯彻执行这些措施中的缺点来达到自己的破坏目的。一些地方的反革命分子利用农民因力所不及的采购量和对农村的供应不足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来开展破坏活动。其中一起发生在农村的严重反革命事件，就是梅县港口乡农民的暴力骚动，持续了7天，有3 000人参加。闹事者要求废除"不合理的采购定额"，取消所有出售余粮的组织和"市场自由"等一切限制。同广西省毗连的一个乡村，反革命分子煽动部分不满农民公开闹事。暴动分子杀害了所有的乡干部和积极分子，然后逃到山里。

除了破坏、纵火、杀害积极分子等等公开的反革命斗争外，过去的地主和富民最近加强从内部瓦解已重建合作社的破坏工作。他们加入合作社，表面上表现积极，夺取合作社的领导岗位，然后瓦解合作社的全部工作。

赵紫阳说，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和党委采取了一切措施，消除反革命活动的危害性，克服在粮食战线和合作化运动工作中的缺点和冒进。但是，农村的敌对分子仍然继续反抗党和政府的措施，反革命地下组织继续进行破坏工作。尽管搞过一系列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但在广东的农村仍残留不少隐藏的反革命分子。例如，在调查珠江口一个有3 000人口的农村时，清查出3个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还有5人应判各种刑期。

谈到农村合作社建设时，赵紫阳指出，从最近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新的合作化运动的指示来看，他们进行了初步检查，结果表明，党组织对农民的积极性以及他们对合作社进一步发展的关心严重估计不足。

赵紫阳说，省委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预计今明两年合作社的数字可达到8万，即全省35%农户联合到农业生产合作社。

现在，只联合7%农户。

赵紫阳强调，大部分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因为具体的事例证明，合作社比个体农户优越。他们看到了自己同村人有较高的收入，在合作社利用农业技术、肥料、水利设施，合作社

社员战胜自然灾害(旱灾、水灾、台风)的斗争等等。

我表示，根据苏联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我们知道，随着合作社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引进新的农具和机器，可能出现剩余劳动力，它在工业发展较差的条件下可能引起农民自发流入城市，并因而增加失业大军。

赵紫阳回答，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出现。他的意见是，在合作化中摆脱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促进了省人口的高密度(许多农业地区每公顷达20人)。在地少人多的条件下，剩余劳动力自发从农村走向城市。

赵紫阳说，这一问题他们尚未充分研究，当前还需制定一系列措施，避免在广泛开展合作化运动时可能产生严重的困难。现在，农民从一些城市强制返回农村。此外，为了更充分地利用农业合作社的劳动力，非常重视发展副业(渔业、果树种植、手工业等等)。个别合作社开垦规模不大的生荒地和熟荒地。与此同时，赵紫阳指出，这一问题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合作化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中国的干部尚未充分深刻和认真地研究这一问题。

后来，我请赵紫阳介绍广东合作社分配收入的制度。

他回答，这是合作社工作中最复杂和困难的部分。有不少情况，个别合作社由于分配收入的错误而解散。合作社分配收入最普遍的原则是60%按劳动报酬，40%作土地报酬。

为了实施劳动报酬用下列各种方法进行核算：

(1) 最落后的方法——核算劳动时间，不依据加工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相当大部分合作社都采用这种办法。

(2) 第二种方法区别于第一种的是，在工作中考虑到社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大部分合作社用这种方法进行核算。

(3) 也考虑加工产品质量和数量的合作社占的百分比不大。

赵紫阳再次强调，关于收入分配和核算的问题他们还存在混乱和缺点。

中共广东省委分管组织问题的副书记林李明回答我关于反对胡风分子运动的问题。他说，这场运动在这里具有非常尖锐的性质。有4万名国家和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投入运动。现在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已揭发出8名在这里起领导作用的、积极的胡风分子；此外，有30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和100多人同这个集团有联系。在揭发出来的胡风分子中有不少共产党员。

反对胡风分子的斗争形成肃清国家和党的机关内部反革命分子和镇压敌人的反革命活动的广泛运动。林李明说，参加运动的4万人中，1 500人在反革命活动中有严重的牵连，其中许多人经长期调查后将被逮捕。还有1 300人有嫌疑。

林李明补充说，平均7%以上国家和党的工作人员在某种程度上同反革命工作有牵连。

在这场运动期间，查明了反革命分子盗窃了大量秘密的和党内的文件。例如，省计划委员会被偷走了40份机密文件。

公安机关在居民的协助下，最近揭露出大量的武器库、发报机等等。例如，在广州发电厂揭露出4台无线电发报机。

林李明在会谈结束时说了初步打算，今后5年内广东大概将逮捕15万名反革命分子。

我对中国朋友的通报表示感谢。

会谈持续了 4 个小时。

参加会谈的还有：苏联驻广州领事 И. П. 克留奇科夫、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代表处副处长 Е. Д. 德尼先科、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 О. Б. 罗满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工作人员方祖安。

会谈由罗满宁和方祖安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 尤金(签名)

共印发 8 份：Н. 赫鲁晓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谢皮洛夫同志、Н. Т. 费德林同志、И. Ф. 库尔久科夫同志、情报委员会，存档

1955 年 10 月 17 日

АВПРФ，ф. 5，оп. 30，п. 28，д. 116，л. 171－178

РГАНИ，ф. 5，оп. 28，д. 308，л. 167－173

№21444

斯米尔诺夫等致苏共中央函：《人民日报》请求在莫斯科建记者站

(1955 年 10 月 8 日)

致苏共中央：

《真理报》国际问题副主编茹科夫同志通报，《人民日报》记者李何在与他交谈时说了一个想法——最好在莫斯科设立一个 2—3 人的该报记者站。

正如《真理报》副主编萨秋科夫同志通报的那样，《真理报》编辑部通过自己北京的记者转告《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同志，按照他们的意见，李何同志的建议值得关注，如果中国朋友认为必须这样做的话，可以实施。

我们认为，关于这个问题不再需要其他的建议了。

А. 斯米尔诺夫(签名)

П. 科瓦诺夫(签名)

1955 年 10 月 8 日

第 25－с－2107 号

手写批注：

同意在中国同志提出候选人提名的建议后再交中央决定。

……①

10月10日

情况说明：与萨秋科夫同志和茹科夫同志商谈。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1955年10月15日

ЦХСД，ф. 5，оп. 28，д. 307，л. 252

№21447

费德林致斯米尔诺夫函：发表孙中山给苏联信件事

(1955年10月11日)

机　密

文本第1份

1955年10月12日

第15557/ДВ号

致苏共中央

A. A. 斯米尔诺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档案中存有孙逸仙在1924年1月24日发给苏联驻北京代表的电报和孙逸仙1924年2月16日写给名叫契切林的一封信(随附这些文件的复印件)。

我认为有可能在《国际生活》杂志上刊登这些文件。П. Ф. 尤金已就有关刊登这些文件的问题征得了周恩来同志的同意。

请告知您对此问题的看法。

Н. 费德林(签名)

①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2－ИК\тс
存档
归卷
第2708/ДВ号

1955年10月11日

附件：

副　本

孙逸仙致苏联俄罗斯驻北京代表电报

(1924年1月24日于上海)

感谢您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来衷心的贺电。

大会的宗旨：继续并完成始自1911年的革命，争取以这样的方式恢复中国，将它从军阀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我们懂得一个软弱和分裂的，而又具有无尽资源的中国是亚洲在近十年间内能引起世界大火的巴尔干半岛，一个团结的解放了的中国又何以不是亚洲乃至整个世界和平的唯一保障。

大会坚定地期待所有自由人民的支持，并感谢第一个表达这些情感的俄罗斯人民。中苏两国人民应该努力，共同走在自由和平等的道路上。

我仅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名义向我们伟大的邻居——苏联俄罗斯表示兄弟般的问候。

孙逸仙

译自英文的副本

中华民国总统府
广东

1924年2月16日

尊敬的契切林同志：

我应为您于1923年12月4日非常有意思的来信而表示感谢。您说得完全正确，我党的主要目的旨在发动一场中国人民强有力的运动，同时是革命和建设的运动，为此必须要组织和宣传。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加紧努力工作；我们希望将来能在中国做到贵党能够在俄罗斯做到的那些，也就是说建立一个具有新构想和新管理体系的国家。

就此原因我们需要建议和帮助，并期待从您和其他同志那里得到这些。在此，为鲍罗廷同志在国民党重组方面所给予我们的帮助，我表示深深的感谢。他的帮助是无可估量的，他的来访，可见也将成为值得纪念的事件。①

① 在此段旁白处有手写批注：删除。——编注

由于唐宁街从法律上承认了贵国政府，贵国外交取得了胜利，我热烈地向您祝贺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毫无疑问，为了收获该胜利的成果，还将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你们对寇松主义的胜利无疑将引导你们取得外交上的其他胜利。①

列宁同志的逝世让我感到非常悲痛。但是贵党的工作，所幸无忧于深厚的基础，所以列宁同志的逝世将不会对由你们强有力的双手所建起的强大建筑产生影响。

我赞成您有关今后保持相互联系的想法。这不仅对我们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对能在世界斗争中共同努力也同样是必要的。

对贵国政府今后的成就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致兄弟般的问候！

孙逸仙

翻译：C. A. 托卡列夫

确认：И. 卡拉布霍夫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08, л. 104－107

№21448

斯米尔诺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发表孙中山给苏联的两封电文

（1955年10月14日）

呈送苏共中央委员会：

苏联外交部（费德林同志）提议在《国际生活》杂志上刊登外交部保存的著名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孙逸仙的两份文件：一份是1924年1月24日发给苏联驻北京代表的电报和一封1924年2月16日写给名叫契切林的信（随附文件复印件）。以前没有刊登过这两份文件，是因为有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章准备付印在《国际生活》杂志上发表，才打算刊登这些文件。该杂志主编（萨纳科耶夫同志）也支持苏联外交部的建议。

孙逸仙的两份文件通过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已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П. Ф. 尤金同志通报说，周恩来同志已经同意在苏联刊物上刊登上述文件。

---

1 乔治·寇松，1919年至1924年英国外交大臣，是鼓吹和实践维持英国在海外扩张及其大国地位的代表人物。编注

我认为有可能支持苏联外交部的提议在《国际生活》杂志上刊登上述孙逸仙的文件，同时要删去写给契切林信中说的“就此原因我们需要建议和帮助，并期待从您和其他同志那里得到这些。在此，为鲍罗廷同志在国民党重组方面所给予我们的帮助，我表示深深的感谢。他的帮助是无可估量的，他的来访，可见也将成为值得纪念的事件”。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A. 斯米尔诺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5年10月14日

第25-c-2141号
存档

手写批注：
同意。

M. 索科洛夫
1955年10月15日

送A. A. 斯米尔诺夫同志阅。

И. 谢尔巴科夫
1955年10月17日

通报费德林同志和《国际生活》杂志编辑部。仅供参考。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1955年10月29日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308, л. 108

№23900

彼得·涅宁访问北京后答记者问

(1955年10月14日)

对意大利广播编辑部

正在播音：1955 年 10 月 14 日

采访节目作者彼得·涅宁

“彼得·涅宁的三个问题”

播音员：在从中国返回祖国的途中，彼得·涅宁以客人的身份在莫斯科待了几天。昨天，他热情地同意回答我们记者提出的一些问题。以下便是我们记者的采访录音。

记者：您的中国之行取得了哪些主要结果?

彼得·涅宁：我访问中国有三项任务。首先，我想看看中国人民的劳动情况，看看革命为劳动者创造了哪些新的劳动条件。其次，我想亲自结识一下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了解他们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评价。第三，我极力推动中国和我们国家之间外交和贸易关系的正常化。我的上述三项任务都圆满完成了，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我看到，中国人正在从事一项规模宏大的工作——既要改造国家的经济结构，而且要在社会主义的坚实基础上改造整个社会。尤其让人感叹的是，中国人民对自己的未来和前途的信念和信心。革命唤醒了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沉睡着的中国。中国不论是在体格上还是在道德思想方面都是一个巨人。我相信，中国必将以自己的成功震惊整个世界。

我与一些革命领导人见了面，如国家领袖毛泽东、总理周恩来、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以及他们的主要助手们。我还非常荣幸地在政治协商会议民族委员会上发了言，后者团结了九个党派和新中国的精英们(骨干)。革命时期，这些人与共产党人同舟共济，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又相互合作。在所有会见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些中国新领导人完全控制着国家的局势，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去做什么，且干得都是自己应当做的事。他们工作得有条不紊，在工作的同时还展望着自己的未来，他们(在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信任。规模宏大的共和国成立 6 周年庆典的成功举办便是这一信任和威望的证明。规模宏大、无边无际的人民游行队伍显示的是智慧和力量，传统和未来的有机融合。

至于中国与意大利的关系，我从北京政府方面得到了热情的回应，后者非常愿意迅速达成有益于意大利和中国人民及其经济的协议。

记者：您是否认为，意大利很有可能与中国进行贸易。

彼得·涅宁：通过在北京的一系列会谈，我坚信，如果意大利政府拥有起码的勇气，能够放弃针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政策，中断自己与福摩萨政府的不切实际的、荒谬的、柏拉图式的关系的话，那么意大利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就将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成为促进意大利工业和劳动的进步与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对此，当我再过 3—4 天返回罗马之后，我就将向意大利政府提出关于承认中国的建议。我希望，自己的这一建议将获得所有意大利民主派的支持和同情。

记者：您是否能简要谈一下自己在莫斯科逗留的情况。

彼得·涅宁：很遗憾，我的中国之行是如此的短暂，而我的莫斯科之行就更短暂了。(在莫斯科，)我与保卫和平运动的许多重要领导人见了面，去了全苏农业展览会和原子能站。我还有幸对滚珠轴承厂的工人们发表了讲话。

……[1]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120，л. 80－82

№24906

齐列辛科夫致洛马科函：对中国实习工人的日常服务保障

(1955年10月17日)

机　密

致苏联有色金属部部长

П. Ф. 洛马科同志：

在您1955年8月25日的第64с号命令中指出，在对国外实习工人进行培训的组织工作上，我缺乏进行监督，并且没有对一般的日常服务保障给予应有的注意。

兹报告如下：

1. 前来的实习工人都有在市中心提供舒适的住房的保障。

2. 在实习工人的居住地都特别为其安排了食堂，这些食堂准备的菜都考虑到了实习人员的民族风味和状况。

3. 实习工人一到俄罗斯，马上就组织其进行俄语学习，并对其制定了培训工作计划。

4. 培训计划都完全完成，而对于一些实习工人来说还超额完成了。一些实习工人着手对另外的领域又进行了研究。

5. 来自大使馆的宋鸿儒(Сунн Хунжу)和王承志(Ван Ченчжи)同志以及来自有色金属部的副部长 И. И. 普斯季利尼科同志、稀有金属工业总局总工程师 С. М. 梅利尼科夫同志以及稀有金属工业总局局长助理 Б. И. 布拉金同志到过工厂，在同中国公民进行谈话的时候，他们都对实习工人的日常生活条件很感兴趣，对培训计划的履行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很感兴趣。

①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编注

高水平的专家 E. A. 约诺夫同志经常同中国同志待在一起,通过他来解决所有的日常工作问题以及对培训工作进行监督。

我本人同中国同志也有紧密的联系,对他们的住所和工作的车间进行了访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日同中国的同志们以及工厂的领导成员一起出席了晚会。

考虑到,我作为工厂的厂长首次在工厂接见中国公民,而除了对我进行正面的评价之外,还没有任何人指出我现在有一些缺点。您在命令中阐述的那些发生在其他工厂的类似事实,在我领导的这个工厂是不存在的,我认为需要请求您重新审议所下达的命令,其中包括对别列兹尼基工厂下达的命令,并撤销对我的处分。

别列兹尼基镁加工厂厂长

K. 齐列辛科夫

1955 年 10 月 17 日

РГАЭ,ф. 9022,оп. 1с,д. 3241,л. 317－318

№21454

尤金与陆定一会谈纪要:介绍中国政治运动的状况

(1955 年 10 月 22 日)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1955 年 12 月 26 日

第 1899/ДВ 号

致苏共中央 И. С. 谢尔巴科夫同志:

同时呈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大使 П. Ф. 尤金同志和使馆同志于 1955 年 10 月 22 日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的会谈纪要。

附纪要共 13 页,仅送收件人。

И. 库尔久科夫(签名)

附件：

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会谈纪要

1955 年 10 月 22 日

摘自 П.Ф.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 年 12 月 9 日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第 968 号

兹因刘少奇同志此前曾提出有关让大使和大使馆参赞们了解一下中国的阶级斗争情况的提议，10 月 22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受中共中央委托来到了大使馆并进行了这样的会谈。会谈时作为翻译的是中国公安部的同志。

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П.Ф. 尤金同志、В.И. 利哈乔夫同志、К.А. 克鲁季科夫同志、А.Ф. 马尔采夫同志、Н.К. 安德罗索夫同志、И.А. 叶廖明同志、И.В. 阿尔希波夫同志、А.В. 彼得鲁舍夫斯基同志、П.П. 马卡里耶夫同志和 Я.И. 福缅科同志。

陆定一说，1955 年中国所有战线展开了与资本主义的积极斗争。这场斗争旨在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旨在无论在没有组织的群众之间，还是在各个单位和军队，都要清除反革命势力；粮食战线上进行着斗争；正在实现自己农业合作化计划运动的农村也正进行着尖锐的阶级斗争。陆定一说，今天他想就中国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也就是主要与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从内部方面讲述一下这个问题。

现在整个中国，除西藏外，在国家单位和军队中，在工商企事业单位中(包括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在高等学院中以及中学教师中正进行干部审查。审查工作涉及工人、职员、军人、科研工作者、学生以及所有城市干部和农村包括乡以下的干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员、工商协会成员、各民主党派领导成员免于审查。未进入中央机关的各民主党派成员要进行清洗，如果他们在国家机关工作，则在工作的当地进行。整个审查在全国将涉及 120 万人。到 9 月中旬为该项工作的第一阶段：审查已涉及 222 万人。

在对上述所说的被审查人数的审查工作过程中揭露出 11.8 万名反革命分子、叛徒、重大刑事犯。该数字中有 85 900 名为反革命积极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以前曾在警察机关工作过的人员等等。被审查的人员中有 5 800 人有进行破坏活动的嫌疑。因此，到 9 月份为止审查的 222 万人中有约 17 万人不管怎样都与反革命活动有牵连。在整个被审查人员的总数上占 7%。陆定一说，也许这个数字有点高，在确定某个人的罪行时不排除出现个别错误。

在审查过程中，随着反革命分子被揭露的程度而立案研究的有 5 300 宗重大案件，因此

逮捕的有1 102名罪犯。现在所有这些案件在进行侦查,其中大部分案件中被逮捕的已定罪;有400宗案件暂时没有结果。

审查运动中被揭露出11 000个集团和小集团,共涉及65 000人。其中具有反革命性质的集团有2 815个(7 177人),涉嫌反革命活动的集团1 615个(5 941人);揭露出3 000多个(7 709人)建立在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土壤上的酗酒等方面的集团;122个(284人)由乞丐、流氓、小偷等组成的集团。剩下被揭露的集团中没有准确查出政治人物。陆定一说,不排除在集团的分类上可能有错误。在17万确定的反革命分子和涉嫌敌对活动的嫌疑分子中,逮捕了7 550人。

运动过程中有4 239人试图自杀,其中1 920人因此死亡。清理时曾发生1 028起事件,对象因害怕审查而从居住地逃往其他地区。但他们中大部分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家。运动中有820起事件遭到敌对方激烈的反抗。

某些地方的审查运动从5月底就开始了,可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是在6月和7月。大家都知道,在这场运动之前发生过三起重大案件,揭露出相当一部分的反革命分子(高岗、饶漱石案件,潘汉年、杨帆案件和胡风案件)。

中共中央6月10日指示各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从组织上肃清暗藏在国内的敌人。在中国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方式之一是镇压内部的敌人。但是镇压的手段,包括肃清,对党和人民大众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所以中共中央在强调该项运动对人民大众思想教育的意义时,也指示要深入地研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揭露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

谈到肃清运动的组织方面问题时,陆定一说,在省、市成立了名为“五人小组”(他们的人数在4到17人)的领导机构,实际领导这项工作。“五人小组”的组成通常是党委第一或第二书记,公安部代表,检察机关的代表,相应的党委组织干部,宣传部干部(他们在某些方面领导“五人小组”)。各省、市等党委成立的“五人小组”同时领导他们的工作。中共中央就肃清问题成立了10人委员会。

审查过程中显示出90%以上被审查的都是好人。审查时这些人经常讲述自己过去的错误和缺点,与善良的人们谈话的正面意义就在于此。审查过程中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将所谓的落后分子争取到自己的方面来。因为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比党组织要更多地了解自己反动领导的活动。实际工作表明,哪里的党组织注重争取落后分子,哪里就有更多的反革命分子被揭露。虽然这里也存在危险性,在肃清过程中人们在会议上经常将这些落后分子认为是反革命分子。

中共中央认为,在被审查的人员中反革命分子和有敌意倾向的人总共大约在5%。如果考虑到延安整风时同样清理出大约5%的异己分子,这显然是正确的。

正在进行的运动有自己的正反两方面。毫无疑问,正面意义在于极大地提高了广大群众与反革命势力斗争的积极性和阶级觉悟以及政治警惕性。在许多地方存在的“左倾”、殴打无辜的人们、错判都应当归入是运动的负面。有经验的敌人经常在这场广泛的群众运动

中伪装自己，对人们进行错判。陆定一说，将在运动第二阶段，也是“五人小组”和公安机关研究从运动中收集到的材料的阶段，肃清这些经过伪装的暗藏敌人。

在提到在单位里如何组织运动时，陆定一说，所有人员分成组并选出各自的组长。先在组里学习有关胡风的材料，进行教育工作，然后进行问题的讨论，在该组里有没有胡风分子或思想意识形态不正确的人。与这些小组工作同时进行的是单位召开的群众大会，会上作基本理论的报告并号召提高警惕。在这些群众大会上不组织发言揭露某个具体的人或指出他的错误，而是阐明，有过错的或犯有某种罪行的人应该去向“五人小组”说清自己的问题。动员单位员工将有损于某个员工的情况或材料向“五人小组”通报。陆定一说，这样的方式能更好地动员群众投入肃清运动和有助于更严格的监控。以前，当在群众大会上宣读揭发材料时，造成了许多错误并产生了许多困难，因为公开的宣判某人或让某人公开地承认自己的错误，通常会伴随着群众要求逮捕该人，由此导致错误。另一方面，也有这样的情况，他只承认自己部分的严重错误，说的都是假材料，信口开河，而实质性的说得很少，简而言之，是伪装自己。群众只看到他公开的认错，宽宏大量地要求原谅他。这样的人从坏蛋变成了受尊敬的人物了，人们与他打招呼并认为这个人以后就没什么可再研究的了。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群众大会上，好人在群情激奋下说自己有过错，对自己并没有犯过的错进行悔过。在一些大会上，比如发言说自己有过错的达到所有参加大会人数的40%。

由于这样的群众揭发大会结果是弊大于利，现在决定重大的审查在小范围组成的人员中进行，而召开大会纯粹是起到宣传和动员的作用。

党委的主要注意力正放在制定单位的肃清计划，何地何时开始进行肃清工作。这对于预防运动的放任自流有重要的意义，经常发生并导致负面结果的是：人们害怕了，忐忑不安，有时还会自杀。比如在四川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某单位的一次自发性会议上，老工程师被指控曾与国民党共过事。工程师吓坏了，就和妻子一起自杀了。审查结果表明，他原来是个很优秀的专家，执政机关从未对他有过任何的意见，他是个受人尊敬的人。

中共中央现在主要关心的是这样一些问题：如何监管检举某人有罪的揭发材料，如何严守秘密，还有的问题是，谁有权研究审理揭发材料，谁来核准逮捕等等。通常揭发检举的材料由“五人小组”研究处理。个别案件只有公安机关来结案。批捕某个人由“五人小组”核准。

党机关的这种谨慎是因为揭露某个人的罪行必须经过仔细全面的审查。被控犯有严重罪行的人都送集中营、劳改营。当要枪毙罪大恶极的间谍、破坏分子或土匪时，公开的枪毙现在只是在特别的或个别地区进行。也有过公开枪毙在肃清运动过程中进行暗杀的杀人犯的事例。这是为了消除人们对报复的恐惧，放开群众揭发反革命分子的主动性。谈到党的机关十分谨慎地对待枪毙的问题时，陆定一说，“斗争是在深夜进行，所以在黑暗中可能错杀。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显得小心谨慎，将嫌疑者送往劳改营。我们一向能够做到经过仔细的审查，确定罪犯的罪行后再枪毙”。

而后陆定一讲述了肃清运动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在这一时期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广泛地进行谈话、作报告、学习研究关于阶级斗争和提高警惕性问题的著作。在单位里选拔优秀的党员参与"五人小组"的工作，拟定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充当"五人小组"成员的助手。在每个单位里确定各小组的组长，选出大约15%的积极分子在该单位整个运动过程中（大约6个月）参与不同形式的工作。与拟定的人员进行有关党和政府政策的谈话，学习工作所需要的材料。除此以外，对怀疑不可靠的对象预先进行研究，个别小组和集体的成员进行详细的分析，预先对人进行分类。

第二阶段：各小组的工作。各单位各企业等将员工组成约30人的各个小组。在为期两个月的期间在这样的小组中进行揭露怀疑对象和教育落后者的工作。2个月后基本群众不参加运动，从事自己的工作。而后的工作在专门的小组中进行。

第三阶段：专门小组的工作。为了审核各种揭发检举材料，每个单位从上述所说的15%的积极分子中成立3 5人的小组。这些小组对材料进行进一步明确，审讯对象，与对象谈话，必要时联系犯罪人员的家属。这些小组对案件的实质作出结论。他们在公安机关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如果案情重大，则移交公安部进行侦查，但小组成员仍将参加案件工作直至结案。

第四阶段：对各案件作出判决。单位里通常为此目的仅成立一个小组（比如，每个部下面各成立一个这样的小组）。小组成员仅根据证据，而不是凭某人的意见进行自己的工作。除了单位里成立的小组外，每个省有一个作出判决的小组，所有单位里的小组都服从该小组。省级小组由检察机关、国家监察代表、公安部、党监察委员会和省党委人事部门组成。这些作出判决的省级小组照样也服从该省的"五人小组"。这样一来，单位里宣判小组认为应该对某人的逮捕，就不可能在未经省机关核准的情况下实施了。陆定一说，这样的宣判体系能保障更正确地，避免急躁地处理案件。

当前，肃清工作正进入第三阶段。

谈到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歪曲时，陆定一表示，运动开始时主要关注的是与右倾作斗争，当时许多党员干部都认为我们中间没有敌人。党组织中和国家机关中的一些同志不得不被停职。比如就像6月、7月和8月上旬的情况那样。从8月底和9月工作中开始出现了左倾。这些左倾作风表现在一些工作人员采用非法手段进行侦查，容许殴打、辱骂、长时间的审讯和甚至拷问。部分有"左"倾情绪的人们仅指望召开群众大会、群众集会，在专门的小组中对案件不组织仔细的调查。陆定一指出，这两种倾向都将导致无法完成主要的任务，使工作半途而废并遭到群众的痛恨。

中共中央考虑到这点，责成肃清机关将自己的工作建立在对事实的审核和对证据的研究上，利用群众对此的支持和对情况的熟悉以及人们寄给地方机关用以审核事实真实性的材料，并要研究档案等。

党既要与左倾也要与右倾作斗争。陆定一说，困难在于不得不劝说许多积极分子要相信对事实仔细调查的必要性。他们表现出一种极大的意愿，就是仅仅依靠广大群众所说的。

与左倾的斗争并不容易。这里的危险性在于如何不挫伤群众的自发性。党组织进行的教育工作在这里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犯有左倾错误的工作人员可分为四种：1. “头脑发热型”(“我们在教育他们”)；2. 被指出了自己的错误却不愿改正的领导(“我们将这样的人停职”)；3. 想升官发财的人和自私自利的人(“我们对这样的人进行惩罚”)；4. 有意识地歪曲党的方针的人(“对这样的人我们也同样进行惩罚”)。陆定一说，第三和第四类的人不多。

党和政府机关在肃清运动过程中也注意到不要让这项工作对完成国民经济计划产生负面影响。陆定一表示，目前重要的是不能放松税收工作、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和生产计划的完成。

今年审查工作将涉及国家最重要的环节：中央机关、各党委、单位领导、高级指战员、科研工作者、高校的学生。对剩下的居民阶层审查将在以后的二三年内进行。中共中央并不急于这项工作。

对于经过审查和积极参与运动的工作人员将遵照以下原则："对积极诚实揭发他人的予以表扬和奖励；对诚实交代的宽大处理；继续隐瞒的予以惩罚。"

陆定一说，对待学者、工程师、知识分子，我们将依照以下方针执行：1. 如果是伪学者和假冒的工程师，就将他们停职。如果这样的人还犯罪的话，就将他们送往劳改营；2. 如果该学者知识渊博有经验，只是思想意识形态落后，也没参加反动组织，这样的人要在工作中使用并教育他们；3. 对于在学术上讲过反动观点的，我们以展开自由讨论的方式对其进行批评，在工作中使用他并进行思想意识形态的改造；4. 如果学者或工程师以前加入过反动组织，但现在已经脱离，那就不追究过去，在工作中依然使用他们。

陆定一说，中共中央在组织现在这场肃清运动时，是以共产党人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为根据的。他列举了过去历史上三次相似的运动：1. 1931 年到 1933 年的针对党员的肃清运动(苏维埃时期)；2. 1942 年的延安整风运动；3. 1952 年的“三反五反”运动。

此后陆定一对下列问题进行了回答。

问：对那些政治上不可靠，可又不应逮捕的人是如何处置的？

答：如果这样的人能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或积极地检举揭发他人，那么单位不会将他们解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将被调往指定的地方，在其他单位接受劳动改造。这不是强制性的，而是按照工会系统组织向行政部门提出解雇这些人的要求。必须有将这些人调往劳动改造地方的法令。这样的话，这些人将不会解雇，而是将他们送往其他地方去。像这样的人，全国总共有 400 万到 600 万人。

问：敌对分子和嫌疑人中有多少是共产党员？

答：暂时还没有准确的数字，因为还没有进行计算。如果说的是中央机关组织的话，这样一类人占 5%(7%被揭发和有参与反革命活动的嫌疑)。

问：有没有按省、市、单位规定控制数字？

答：没有规定控制数字。明确敌对分子的总数占 5%的初步计划使党组织和公安机关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住方向和目标(根据大使馆掌握的情况，党组织和公安机关手中确有进行

肃清的计划,其中给出了控制数字)。

问:军队中的肃清运动如何进行?

答:军队中只有干部和指战员要通过肃清(共约80万人)。在普通战士中不进行这项工作。

问:如何对高级科研技术干部进行审查?

答:在中国科学院里,不管是它的中央机关,还是地方单位,主要是按照专门的系统进行审查。同时,在这些单位中召开大会和分成小组进行工作。通常小组中有个别普通的科研人员,有个别一级科研工作者。高级科研技术成员不与科研单位的人员一起接受审查,而是单独进行。高级科研工作者参加大会,但不必经受公开的审查。

按照北京科研单位编制的名单,上面有250名国内最有名的学者,他们中许多人享有世界声誉。这些科研干部是按照专门的系统进行审查,而不必参加大会。这些学者中有不少人是有反动倾向的,可因为他们知识渊博,总的来说是带来益处的,对他们是耐心对待。比如,铁道部系统内有一位有名的运输专家苏静(Су Цин),他反对苏联铁路运输的方法。说到意识形态,苏静就宣称:"共产党人不认天地,不敬鬼神。"

问:在相应的企事业单位的党组会议上是否讨论审查运动的过程?

答:暂时没有。现在中共中央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许多党员实际上都参加了审查工作,因为积极分子主要就是党员,为了工作由党委和行政部门共同指派他们去参加某个小组。

问:除了胡风集团之外,运动过程中还发现哪些大的敌对集团?

答:没有揭露出像胡风这样大的集团。在文艺工作者中认真关注的是丁玲,她不服从党的指示,与许多敌人有往来。当时她被国民党逮捕,而后又去了延安。目前正在审查,她是自己去的延安,还是带有任务的。在作家中间正积极地讨论丁玲的行为和错误。有16次会议都说到她。

问:目前如何组织党的教育?

答:审查运动扰乱了计划好的党的教育工作。

会谈结束时,П.Ф.尤金同志感谢陆定一所提供的非常有意义和重要的信息。尤金说,这次会谈后我们就更清楚了中共中央在揭露敌人方面正进行着多么巨大而又考虑周全的工作。这样的信息极为重要地帮助我们理解国内的形势。

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会谈纪要是按照陆定一谈话的顺序记录的。

记录: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

B.利哈乔夫(签名)

打印5份,送:

……①、Н.Т.费德林、И.Ф.库尔久科夫、……②,归档

1955年12月3日

---

①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②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第 1592 号

手写批注：
归档。作为通报中国意识形态斗争的参考资料使用。

И. 谢尔巴科夫
1955 年 12 月 30 日

ЦХСД，ф. 5，оп. 28，д. 308，л. 174 - 187

№21449

库尔久科夫致谢尔巴科夫函：中共中央编译局苏联专家组的工作报告

（1955 年 10 月 25 日）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第 1596/ДВ 号

致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谢尔巴科夫同志：

奉告同时呈送潘克拉托娃同志关于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的苏联专家小组工作情况报告。

附上述内容共 4 页。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 库尔久科夫(签名)

第 2781/ДВ 号

附件：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第 767 号文的附件
1955 年 9 月 29 日

关于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的苏联专家小组工作情况报告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于1953年。编译局的任务是将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的著作、苏共决议文集译成中文。在从事此主要任务的同时,编译局还将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各项现行决议(有选择的)译成中文,同样也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决议由中文译成俄文。

翻译工作有几个相应的部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编译室、列宁著作编译室、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党史编译室、哲学编译室。每个室由翻译组、主任和副主任组成。

室的所有工作由一名编辑室主任及其三名助手协调。所有翻译都具有大学俄语教育程度。

编译局成立以来翻译和出版了:《斯大林选集》第1、2、3、8、9、10和11卷;《苏联共产党50年史》(1903—1953年);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文选;哲学辞典;《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翻译成中文并出版了列宁和斯大林有关党的建设和有关社会主义竞赛等的单行本选集。

编译局进行了将中国共产党的资料和文件由中文译成俄文的工作。如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材料,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等。

编译局每月出版《学习》杂志,该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来自: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经济问题》杂志、《历史问题》杂志、《党的生活》杂志等等。专家们在整个这项复杂而多样的工作中帮助编译局。编译局中直到最近,直到1955年4月仍有4名苏联专家在工作。安东诺夫同志(4月份离开了)、格拉扎切夫同志和列佩申斯基同志自编译局成立之日起工作到现在。他们都掌握了汉语,负责对翻译稿件进行编辑工作。

格拉扎切夫同志编辑校对了《斯大林选集》的第1、2、3、12卷,《列宁选集》的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论英国》一书中的许多文章。将中文译成俄文的有:《美国对中国和朝鲜进行的细菌战》展览的资料,中共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材料,等等。

列佩申斯基同志编辑校对了《斯大林选集》的第1、2、3、8、9、11卷,《列宁选集》的第1卷,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苏共中央决议文件集第1卷,以及许多有关苏联经济建设的文件。

安东诺夫同志编辑校对了所有正在出版和翻译的各卷斯大林选集(没留下详细的工作报告)。

顾问潘克拉托娃的任务是就工作的组织、科研工作的组织问题向编译局领导提出建议,对翻译过程出现的理论问题给予咨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和苏共决议的原文作

详细解释。

在这段时间，所有专家都积极参加了编译局对1954年工作进行的总结和1955年工作计划的编制。在工作会议和大会上提出各种建议。比如，在3月份召开的会议上解释了民族、民族性和人民，法律、法规，奴隶和奴隶制等术语，解释这些术语的同时也给出了这些术语的定义。

潘克拉托娃为稽核编辑室、列宁著作编译室和斯大林著作编译室谈了有关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的工作经验，以及翻译工作的原则的问题。我还为一些党员干部小组讲述了有关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党组工作的经验。

在列宁诞辰85周年之际，苏联专家帮助了《在列宁主义旗帜下》纪念文集的出版准备工作。文集中登载了安东诺夫同志(与副主任姜椿芳合写)有关列宁著作在中国出版和传播的文章，潘克拉托娃《列宁论述人民大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文章。

在专家们的建议下组织举办了纪念列宁诞辰85周年展览。

专家组在工作中遇到许多困难，特别是在进行答疑的时候。中国同志方面的问题最为复杂和多样，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原文中某个句子的理解一直到复杂的理论性问题。

举例如下：

《列宁选举》第33卷，第429页。“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点也好，甚至和给重工业等部门的一样多。”

就这个问题的提问是：“这里讲的是怎么样的重工业，私人的还是国家的？”

第29卷，第309页，见第3—4行，列宁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的革命取得了成绩，可马上还走不出资产阶级革命的框框”？

苏共中央决议文件集第2卷，第39页：发行税是什么意思？

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瓦格纳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一直孜孜不倦地专心研究！”(《列宁选集》第30卷，第511页)

如何理解这样的一些表达：“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等。

一天要向每个专家提出达10个问题之多。

最为复杂的，特别是哲学方面的问题，我们要请教专家。经常(每周一次)由基谢廖夫同志、菲拉托夫同志、彼得鲁舍夫斯基同志(给予某些质疑的解答)负责哲学方面的咨询。向尤金同志询问有关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和莫斯科的一些问题。

1955年期间下列著作只得向专家咨询：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英国》，苏共决议文件集第1卷，《列宁选集》第1、28、29、30卷，《斯大林选集》第4、12、13卷，等等。

所面临的是重要而大量的工作，所以专家们提请总顾问马尔采夫同志今后注意并帮助挑选主要是哲学和政治方面的专家。

现在根据我们的建议，编译局制定了五年工作计划，旨在动员所有力量在五年期间内完

成所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顾问
潘克拉托娃(签名)
1955 年 7 月__日

1955 年 7 月 22 日
第 1055 号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材料。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1955 年 10 月 29 日

转谢尔巴耶夫同志。

M. 索科洛夫

ЦХСД,ф. 5,оп. 28,д. 308 л. 109－114

№23025

索洛托夫尼克致赫鲁晓夫报告：中国对缅甸的政策

(1955 年 11 月 9 日)

绝　密

致 H. C. 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所属情报委员会关于中国对缅甸政策报告如下：

中国对缅甸联邦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缅甸内部拥护独立、和平发展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

关于中国对亚、非国家，尤其是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态度，刘少奇在 1955 年 3 月 23 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作了如下表述：

“……我们应当谨慎地将他们争取到我们一边来。为了能够与他们一道从事巩固世界

和平和反对战争的斗争……我们应当谨慎地开展吸引他们到我们一边来的工作，与其建立和发展和平友好关系。我们应当帮助他们放弃自己的和平中立政策，而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帮助他们克服自己的动摇立场。设想他们立刻就转到我们的阵营中来，这当然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必须坚持斗争，以便他们依然保持自己的和平中立立场，而在这方面给予他们帮助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对待缅甸的关系上，中国政府利用了很久便已在中缅两国间存在的、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众所周知，直到1886年以前的数百年间，缅甸一直都是中华帝国的一个附属国。即使在缅甸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其与中国的联系仍未中断，甚至还在1937—1945年间中缅两国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如今，在缅甸仍居住着近30万中国人，他们在该国经济，尤其是贸易和手工艺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在稳固与缅甸的友好邻邦关系的同时，中国政府还考虑到如下情况，即该国与中国有很长的边界线，历史上其经常被帝国主义分子用作向中国的与其他地区联系薄弱的西南部渗透的基地。

当1949年12月中缅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中国政府便开始走上了发展两国间友好关系的道路——极力帮助缅甸巩固自身独立，摆脱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依附，使它在经济上更紧密地与中国联系起来，引导它积极参加维护和平的斗争。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看到，在缅甸统治集团和缅甸政府中存在着两种倾向和相应的两个集团，其中之一极力执行亲美政策；另一集团的领导人为吴努。直到最近以前，后者拒绝了美、英等国拉缅甸加入其建立的东南亚侵略集团和联盟。反对中国是该联盟的宗旨之一。吴努政府与印度一道始终坚持中立和维护和平的政策。

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实施了在缅甸统治集团中支持和加强吴努集团，而削弱亲美集团的影响力的政策。为达此目的，在发展广泛经济关系的同时，中国政府认为还有必要给予缅甸重大的经济援助，以帮助其克服巨大的经济和财政困难。

中国与缅甸相互间签署了长期贸易协议。根据该协议中国同意在1955—1957年间每年购买缅甸15万—20万吨大米和其他一系列缅甸商品，以交换中国工业设备和工业品。中国政府有责任在1955年以英镑方式支付缅甸大米价值的20%。

大米是缅甸经济的主要支柱，中国在自己并不十分需要的情况下向缅甸购买数量如此巨大的大米，并以其工业设备、工业品和外汇作为购买这些大米的支付手段，这无疑是中国对缅甸的重大援助举动。正如吴努所言，中国同意购买缅甸总价值达600万英镑的大米是一项慷慨的举措，再次证明了中国人民对缅甸人民的友好情谊。

中国政府认为，这一贸易协议的积极政治成果大大地高于其在物质上给中国所带来的巨大损失。中国给缅甸的巨大经济帮助使美国人和英国人在缅甸的活动变得困难重重，并巩固了吴努集团在缅甸统治集团中的地位。

与此同时，购买缅甸大米和其他农业商品也极大地加强了中国在缅甸人民，尤其是农民

中的声望。中国从缅甸购买商品是有针对性的，一般而言，中国购买的这些商品均与缅甸人民的物质福利的提高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中国又尽可能地避免从缅甸购买由英国和其他外国资本家控制的企业所生产的商品，以防止促进和加强其经济地位。

鉴于在缅甸国内业已起步的民族国营工业对该国争取国家独立的重大意义，中国朋友极力帮助其加速工业发展。为达此目的，中国开始向缅甸输入机床和机器，并承担了向缅甸提供成套设备和帮助其建设纺织厂的义务。

众所周知，1954 年周恩来访问缅甸和吴努访问中国以及 1954 年 4 月的万隆会议为进一步改善两国间经济和政治关系发挥了重大作用。

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吴努的谈判结果作了如下评价：

"……我们化解了他(指吴努)对中国和苏联关系的许多疑虑和成见。确认了中国和缅甸间进一步加强经济关系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和更加坚定了缅甸在外交政策领域的立场。"

关于万隆会议的结果，毛泽东的评价是：

"……总体而言，万隆会议的意义在于，如今美国在亚洲国家中更加孤立；这些国家的人民已开始更加憎恨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们。

……另外，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都在采取独立自主的立场，不愿意美国对其国家实施控制，显而易见的是，在东方不仅美国，而且英国的地位都受到了严重削弱，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在给予缅甸广泛的经济帮助和协助吴努政府加强自身的对外政策立场的同时，中国政府也考虑到正在缅甸领土上发生的吴努政府和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力量之间的内战。在访问中国期间，吴努在中共领导人面前提出了这一问题，并请求其指示缅甸共产党停止武装反对缅甸政府的斗争。吴努提出上述请求的理由如下：缅甸政府反对美国人和英国人，坚持民族独立，极力提高人民福利，而(缅甸)共产党的行动似乎是在干扰缅甸政府实施上述举措。吴努认为，这最终可能导致美国以与共产主义的侵略进行斗争为借口干涉缅甸事务。另外，如果能解决好(缅甸政府)与缅甸共产党的问题，势必会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产生很好的影响。

毛泽东答复吴努道，世界上所有国家中都存在有共产主义党派。这是一个纯粹的民族现象。中共不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无权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况且那里的人也不见得要听中共的话。

在给予缅甸大规模经济援助的问题上，中国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其所掌握的资源有限。中共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希望苏联也能在经济上帮助缅甸。于是，当 1955 年 5 月苏联大使向毛泽东通报关于苏联打算购买缅甸大米的消息时，后者指出，"缅甸极其需要这样的帮助"。

来自中国以及随后的苏联的经济帮助(主要是购买缅甸大米)对缅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加强了反帝力量在吴努政府和整个国家中的地位。因此中国政府不断加强这一帮

助。1955年9月29日，周恩来在与苏联大使的会谈中专门谈了关于缅甸严重的经济形势和有必要进一步给予其帮助的问题，并请求(苏联大使)把这一情况通报给苏联政府，因为吴努即将对苏联进行访问。关于此周恩来还说，除了根据现有贸易协议给予缅甸帮助外，中国政府还打算向缅甸提供商品信贷和以外汇方式提供的现金信贷。

总之，中国在对缅关系上正在实施一系列经济和对外政治举措，其目的就是要削弱帝国主义国家对缅甸的影响，加强民主阵营对该国的影响力。在对缅关系上苏联和中国采取经过双方共同协商的一致性政策将是顺利解决这些任务的重要因素。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H. 索洛托夫尼克(签名)
1955年11月9日

第1962/c号
文件分送给：H. A. 布尔加宁、B. M. 莫洛托夫和H. C. 赫鲁晓夫等同志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120，л. 130－135

№23902

索洛托夫尼克致赫鲁晓夫报告：中国与印度的关系

(1955年11月12日)

绝　密

H. C. 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向您报送关于中印关系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一)

在发展中印关系问题上，中国政府从对印度政府立场的如下评价出发。1955年3月28日，刘少奇在中共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报告中对印度、缅甸和印

度尼西亚的统治集团作了如下发言：

“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本国经济。但是，这些国家与帝国主义和反动封建势力有着很深的历史联系，他们还没有割断自己国家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势力及买办势力的关系，走上与其对抗的道路……他们愿意同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反对战争，要求和平，但由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站在反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对苏联和中国态度谨慎，他们仍然在两大阵营中持中立立场，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国际舞台上持中立立场。他们持这种立场是因为害怕卷入战争，丧失他们目前的阵地和得到的好处。同时，他们还指望通过保持中立立场换取前宗主国的让步，从社会主义阵营那得到好处……但他们的中立立场是不稳固的，而他们的和平中立政策是不坚定的。”

关于同印度的关系问题，中国领导人还考虑了如下一些情况，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执政集团竭力宣传不发达国家“新的”发展道路以及印度国家工业化和解决农业问题的“民主”方法，努力用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对抗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发展模式，削弱这些国家对亚非各民族的影响，争取担当不发达国家和附属国的领导人角色。

鉴于中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取得的成绩，西方国家的统治集团对此非常惊恐。例如，在香港出版的英国经济周刊《远东经济学家》，在文章《印度与中国：两条工业化道路》中写道，如果共产党中国在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比印度更好的成绩，那么，“多数亚洲人民可能会认为那种经济方式更有效”，也就是中国道路。在此，杂志号召西方国家扩大对印度的援助，以便加强其“在经济落后地区的作用”和对亚非民族的影响。

印度统治集团表示，他们拥护自己独特的工业发展道路，同时也会认真关注和研究苏联和中国的工业化经验，苏联对中国的技术援助问题以及这种援助的条件等问题，以便在印度使用他们认为适合本国的东西。

中国朋友努力利用印度当前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这符合民主阵营的利益。他们推行中国与印度接近的路线，与印度在反殖民主义、维护和平的斗争中建立合作，支持印度政府的中立立场，并利用印度的影响促使其他亚非国家也转到中立立场上来。

中国朋友认为，中国能够对像印度这类的国家施加影响，使他们巩固中立立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如果中国对他们采取坚定的立场，推行灵活的策略，并且态度友好。

(二)

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中国政府从 1949 年 12 月与印度建立外交关系之际，就采取措施解决使两国关系复杂化的那些问题，首先是西藏问题。

印度政府发表声明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同时也采取措施保存和巩固 1947 年印度从英国那里取得的特权。印度政府不阻碍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间谍活动，和西藏反动势力动员西藏军队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战斗。通过印度领土为西藏军队运去英美的武器。许多

印度公民作为顾问和教官在西藏军队中继续工作。当中国政府看到西藏地方当局不想就和平解放西藏进行谈判时，1950 年 9 月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下达了解放昌都和西藏的命令，印度政府就此问题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1954 年 7 月 1 日，尼赫鲁在致查谟和克什米尔州总理和各州第一部长的密信中写道：

"我认为，我们努力施加某些影响，多少会阻止中国人进驻西藏。显然，无论如何我们不可能帮助西藏对抗中国驻西藏当局。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政策界限，不见得有法律依据。"

西藏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后，印度和尼泊尔集团停止在西藏购买兽毛和其他商品，拒绝向西藏供应粮食和工业品。

但是，中国政府采取了强硬立场。中国当局没有对印度机构和印度资产采取惩罚措施，同时以适当的方式拒绝承认他们的合法性。

印度政府被迫在西藏问题上向中国作出大幅度让步。印度驻西藏公使馆被改为驻拉萨总领事馆，依据平等原则，印度同意建立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馆。

1954 年 4 月 29 日，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与交通协定》。印度政府还同意从西藏亚东和江孜撤出印度军队，以适当的价格把所有的邮局、电报、电话部门及附属设施、旅馆出售给中国政府，把所有印度政府使用或占领的土地，除了印度驻亚东通商代理处外，全部返还给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同意在西藏保留三个印度通商代理处(亚东、江孜、噶大克)，而印度政府允许中国在印度领土建立三个通商代理处(新德里、加尔各答、噶伦堡)。中国政府同意不阻碍印度佛教徒前往西藏圣地朝拜，而印度政府也不阻碍中国佛教徒前往印度圣地朝拜。

上述协定实质上是撤销了以前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强加给旧中国的所有关于西藏问题的不平等条约，印度和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型关系。如下事实对印度采取的这一立场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前中国当局几乎完成了连接西藏与中国内地的公路建设。现在，这条路已经竣工，并向南延伸至中印两国边境处。

与此同时，到目前为止印度还没有完全停止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的某些不友好活动。例如，印度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英美间谍分子、国民党分子和西藏流亡反动分子利用印度领土从事对中国的敌特活动。还应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印度政府尽管签署了协定，但此后仍以各种借口阻碍向西藏供应粮食和各种商品，只是从 1955 年 5 月 27 日起才取消了印度商贩在西藏出售粮食的禁令。

中印两国边界问题是中印两国关系中最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直到目前仍没有彻底解决。现存边界——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在 1914 年单方面确定的，从来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承认。按照麦克马洪线确定边界的结果，有很大一部分领土从中国分离出去。

尼赫鲁同周恩来就印度和中国在西藏地区的相互关系进行谈判期间，印度政府没有提出中国政府承认以麦克马洪线作为印度和中国边境线的问题。尼赫鲁同在 1954 年 7 月 1 日给各州第一部长和查谟和克什米尔州总理的密信中写道：

"我不认为有必要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关于边界问题——情报委员会注)，因为要

是这样做将会表现出我方存在着某种疑虑。”

在尼赫鲁的这封信中证实了印中关于西藏的协定是重要成果，“间接地解决了关于我国漫长边界的问题”。尼赫鲁在议会发言时表示：“这条边界，包括麦克马洪线，是持久的，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讨论的了。”

中国政府暂时没有提出边界问题，是不希望中印关系复杂化，而把这个问题搁置到合适时期再提。

应该指出，中国在1950—1954年出版的地图，其中包括用于在国外发行的地图中，中国的国界线都被标注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和以西的地区，但也有补充说明，指出一些地段尚未准确划定。

随着与印度友好关系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推行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与印度密切接触和合作的路线。此时中国朋友考虑到印度对亚非的影响以及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美的联系。

中国政府在实践中会就一些国际问题向印度政府通报情况。按照尼赫鲁的评价，这不仅是对印度政府的信任，也是提高印度国际威望和承认印度作为亚洲领导人之一的举措。同时，印度也就一些问题(朝鲜问题、台湾问题、美英对美国间谍活动的立场，等等)向中国通报。这种情报交流促进了中印两国就双边都感兴趣的问题取得共识。

在很多时候，在重要的国际行动中，中国政府都维护印度的威信。例如，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支持印度在这次会议居于主导地位。

在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谈判时，中国利用了印度的中间人角色。

(三)

在努力与印度就对外政治问题建立密切合作的同时，中国朋友也极力发展两国经济往来。在解决这个任务时，中国朋友遇到了极大困难。中国和印度有着相似的对外贸易结构，这两个国家自己传统的某些贸易种类在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上存在着竞争(茶、麻、棉布等)。

两个国家都需要为本国工业化所需的工业发达国家的高质量工业设备，同时，都想向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售自己的一些剩余工业品。此时，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意识到，向欠发达国家出售自己的工业品，从争夺对亚非国家的影响力的斗争角度来看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1951—1952年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达到最大规模，当时印度遭受自然灾害迫切需要粮食援助。中国那时向印度供应了大量粮食商品(大米、高粱)，同时在印度采购麻袋、黄麻和棉花。1951年中印的贸易总额达到2.9亿卢布，1952年为1.4亿卢布。

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中印贸易额开始缩减，主要是由于印度降低了对粮食的进口需求，中国也缩减了在印度采购黄麻和棉花。对中印贸易额缩减产生影响的因素还由于印度

贸易机构以无法让人接受的低价购买中国大米，另一方面，作为对中国粮食交换的黄麻袋和黄麻袋数量，中国已经没兴趣了。1954 年 10 月 14 日，中印签署的贸易协定为发展双边互惠贸易奠定的基础，这份协定考虑到了各方的进出口的可能性。在筹备协定的过程中，中国方面向印度作出一系列让步。其中规定，两国之间的所有结算和支付都使用印度卢比或者英镑。

贸易协定规定，双方既可以相互出售粮食、原料商品，还可以相互出售工业设备，其中包括机器制造品。例如，在中国打算向印度出口的商品清单中包括刨床、钻床、插床和其他一些机床，蒸汽机、轧道机、电动机、纺织设备等，而在印度打算向中国出口的商品清单中包括金属切削机床、滚珠轴承、电动机、纺织设备等。

在 1954 年 10 月 14 日的通商协定中可以找到对 1954 年 4 月 29 日印中关于西藏问题协定进一步发展的内容。其中包括，印度政府同意经过加尔各答港口运往西藏的中国商品。

但是，尽管签署了协定，中印之间的贸易到目前为止只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主要是农产品，远没有用尽协定规定的商品清单。其中包括双方极少相互供应工业品。1955 年上半年，中国向印度购买了烟草、麻袋、花生、胡椒，而印度向中国购买了粮食、生丝、纸和其他一些商品。

尽管近一段时期中印贸易得到增长，1954 年时已提高到 2 000 万卢布，而 1953 年只有 600 万卢布，1955 年上半年已达到 2 490 万卢布，但其规模远落后于 1950—1952 年中印贸易水平。

鉴于印度公司不想扩大在中国采购商品，近年来中国同印度的对外贸易出现了贸易逆差，中国也阻碍扩大购买印度商品。例如，1953 年中国从印度进口额为 440 万卢布，而出口额仅为 160 万卢布，1954 年分别为 1 200 万卢布和 800 万卢布，1955 年上半年为 1 790 万卢布和 700 卢布。

中国朋友努力提高与印度的贸易量。其中包括 1955 年 4 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国朋友制定了一份议案，打算 1955—1956 年中印贸易额达到 1 000 万英镑，其中在这两年内中国从印度进口额达到 500 英镑，出口也达到这一数额。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印政治经济联系还需要社会主义阵营对印度施加影响。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H. 索洛托夫尼克

1955 年 12 月 12 日

文件送：布尔加宁、莫洛托夫、赫鲁晓夫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120，л. 136－145

№21450

谢列平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国

(1955年11月14日)

机 密

第01/1880号

致苏共中央：

苏联共青团中央在此呈送关于苏联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

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

A. 谢列平(签名)

机 密

关于苏联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

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的邀请，由全苏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团长)В. И. 扎卢日内、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共青团州委书记 К. Г. 艾哈迈托夫、伯绍勒铁路沃尔库塔站机务段司机 В. С. 别斯科洛夫内、高尔基市"红色萨尔莫沃"厂苏联共青团团员 В. Ф. 博加季科夫、苏联阿塞拜疆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 А. Х. 韦基洛夫、乌克兰赫尔松州共青团州委书记 В. А. 古谢夫、《共青团真理报》报社记者 С. В. 占西科夫、明斯克市第29共青团综合建筑队队长 М. А. 日布利、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共青团州委书记 У. 肯扎耶夫、马格尼托格尔斯克斯大林冶金联合工厂炼钢工 Г. В. 克列斯尼科夫、契卡洛夫市丝绸联合工厂丝织女工 А. Д. 库德里雅舍娃、苏联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Н. Н. 梅夏采夫、莫斯科市卡冈诺维奇国营轴承厂磨床女工 А. Е. 奥夫恰洛娃、苏联莫斯科州克拉斯诺果尔斯克市共青团市委书记 В. Ф. 特卡琴科、列宁格勒市斯大林工厂车工 В. П. 费奥多罗夫、巴什基里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图伊玛扎石油钻探"托拉斯钻探班长 А. Ф. 齐尔科夫、卡拉干达州第31号矿井联合采煤机司机 Г. Б. 沙因、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共青团区委书记 Г. Б. 谢季宁(10名共青团干部和8名来自工业、交通和建筑企业的先进分子)组成的苏联青年代表团于当年9月18日至10月2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代表团参加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会见了青年代表、积极分子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交换了生产方面的经验，同样也交换了共青团组织工作方面的经验。

在中国逗留期间代表团去了北京、天津、杭州、唐山、沈阳、鞍山、大连、旅顺口、上海、武

汉、广东、昆明、重庆、西安、玉门、丹东、太原等城市(总共到过17个城市)。代表团参观了59个工业、交通、建筑企业，其中包括：鞍山冶金联合工厂、上海和天津的冶金厂；北京、沈阳、上海、武汉、昆明、重庆等地的机械制造厂；唐山、大连和西安的机车和车辆制造及修理厂；北京、上海和西安的纺织联合工厂，开滦、抚顺和丹东的露天煤矿；玉门油田，北京站、沈阳站、上海站、大连站和昆明站机务段；辽宁省、广东省和云南省的农业合作社；还去了北京石油研究所、沈阳和上海的综合技术学院、武汉医学院和西安体育学院，北京、上海、天津的一些中学；文化教育、校外活动和医疗方面的单位。代表团还参观了一些与中国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相关的历史遗址，了解了许多中国文化的纪念碑。

召开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目的在于推广和宣传让青年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动员他们的力量以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参加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为提高文化水平、掌握科学技术而奋斗；提高革命的警惕性。

有1 527名青年积极分子，代表着工人和农民青年、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国家机关和军队中的青年参加了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由地区、市和省级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选举产生。与会者中也有32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女青年占24.1%。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胡耀邦同志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中国青年为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任务”的报告。与会者还聆听了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关于3年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最近2年的任务的报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关于为保障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施而斗争的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同志关于加强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报告，国防部副部长谭政同志题为“保卫祖国是青年的神圣职责”的报告，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林枫同志有关学习任务的报告，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同志关于青年特别是女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任务的报告。

在为期9天的会议上，有超过120名青年积极分子作了发言。许多发言的积极分子都讲述了自己在工作中和学习中的成绩，提出了有关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生产中的勤俭节约、为夺取高产丰收等等而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与会者在自己的发言和致辞中都始终不变地着重表达了热烈急切地希望巩固与苏联青年的友谊，对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表示了真挚的感激之情。

苏联代表团向大会宣读了苏共共青团中央的致词。代表团成员契卡洛夫市丝绸联合工厂丝织女工H.库德里雅舍娃、马格尼托格尔斯克斯大林冶金联合工厂炼钢工Ю.克列斯尼科夫讲述了苏联青年的工作与学习情况和各自在生产工作中的经验。苏联青年代表团成员与参加大会的各行业青年工人们(机床工、矿工、建筑工、铁路工人、冶金工作者、纺织女工)进行了七次见面与会谈。共有470人参加了这些会见。

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邓小平同志等出席了大会的闭幕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同志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名义作了发言。他的发言概括性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向祖国的青年提出的任务：你们要无限忠诚地为保卫祖国的社

会主义建设而同一切国内外敌人作无情的斗争。你们要敢于同旧的东西决裂,抛弃那些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你们要向懒惰、腐化、官僚主义挑战,向一切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展开斗争。你们要不懈怠地帮助落后的人前进。你们要坚决地为社会主义的新事物开辟道路。青年应当有远大的理想,又要十分重视任何细小的工作。要有远大的理想,才能永远保持前进的勇气和方向。而达到理想的道路是要由无数细小的日常工作积累起来的。你们应当善于把远大的理想和日常的工作结合起来,在任何工作中,严格地要求自己,发挥大胆创造和不怕困难的精神。青年应当努力学习。你们要用最顽强的精神去学习,使你们这一代的青年都成为识字的人,有文化的人,能够掌握科学和技术的人。你们一定要十分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你们一定不要骄傲,一定要虚心地向有经验有学问的老一辈人学习,向群众学习。邓小平同志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说:"在六万万人口的国家里建设起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件具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的事情。全世界的人民都对我们十分关切。我国的人民是勤劳勇敢的和久经锻炼的,我们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们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固的团结,我们有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真诚援助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这个胜利。我们一定要努力取得这个胜利。"

大会向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表达了决心并向全国的男女青年发出了号召。在这些文件中大会的参加者以全中国青年的名义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和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全体人民一起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而奋斗。

按照苏联青年代表团成员的看法,大会准备充分,组织得很好。同时我们感觉不足之处在于大会的发言完全没有批评意见。大部分与会者的发言中主要谈的是个人英雄主义方面,很少说到集体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作用与组织力量。

代表团在大会结束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周年庆祝活动后去了辽宁省、江西省、河南省、广东省、云南省、四川省、山西省和陕西省的城市。在城市、企业、建筑工地、合作社、学院,代表团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而喜悦的欢迎。代表团与中国青年进行了超过50次的会见。会见时代表团成员讲述了苏联青年的生活、工作、学习和休息的情况,有关他们参加共产主义建设和对中国青年极其友好的感情。这些会见都是热情和友好,充分显示了那种将苏中两国的人民和青年联系在一起的伟大友谊。代表团成员的发言都上了广播,刊登在报纸上,都是讲述苏联青年的生活和工作。

参观工业、交通和建筑企业时,苏联青年代表团成员,这些年轻的生产先进分子了解了中国男女青年在劳动中取得的成就,同时传授了工作经验。代表团成员在45个中国的企业讲述了自己的先进经验。参加会见的超过17 000人。通常代表们边讲述边直接在工作地点具体展示先进工作方法的实质。会谈和演示引起了无论是青年们,还是中国干部们的极大兴趣。

马格尼托格尔斯克斯大林冶金联合工厂炼钢工Ю.克列斯尼科夫在4家冶金厂演示了自己的快速炼钢方法。在鞍山冶金联合工厂他用7小时30分钟的时间炼出了按标准需要

10个小时的钢。第二天，炼钢工王利浩(Ван Ли-хао)依靠他的经验用7小时20分钟炼出了钢。来自列宁格勒市斯大林工厂的高速车工В.费奥多罗夫在12家企业展示了运用陶瓷刀头的车刀以高速动力的方法切削金属加工件。他在加工某个零件或生产操作上提高了生产率通常是3—5倍，甚至更多。许多青年工人都竭力要学会费奥多罗夫同志的工作方法。比如，在沈阳机床制造厂，费奥多罗夫同志采用高速的方法切削了硬质合金材料的防松螺母上的内螺纹，用时2分40秒，而按标准则为25分钟。车工李志林(Ли Чжи-линь)运用费奥多罗夫的方法，用4分50秒完成了这项工作，而车工李儒林(Ли Жу-линь)则是6分钟。卡拉干达煤矿第31号矿井联合采煤机司机Г.沙因在开滦、抚顺和丹东煤矿展示了自己的工作方法。他推荐他们使用经他改装的简化采煤机操作的装置，从而提高采煤机的生产效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同志对我们说，现在这些装置使用得很成功。

代表团的成员——青年的生产工作者的发言吸引了中央和地方各机关部门的关注。在青年工人讲演的企业，通常还邀请其他省市企业的青年工人。中国黑色冶金部在太原冶金厂组织举办了国家各冶金厂平炉车间和工作班的炼钢工们和领导们与苏联青年代表团的成员——年轻的炼钢工Ю.克列斯尼科夫同志的见面会。有关苏联青年代表团中年轻工人的经验不止一次地刊登在报纸上(《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许多地方报纸)。

代表团与高等院校的青年们也进行了多次会面。在这些见面会上学生们都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的关心。他们告诉我们，优秀学生中大部分都来自工人和农民家庭。我们还得知，学生中工人和农民青年的成分一直在上升，现在已将近50%。

在企业、在生产合作社、在学院，代表团成员到处能看到年轻人渴望学习、坚决地想要提高自己普通教育和技术知识。几乎在所有的企业，我们遇见的许许多多年轻人，都在夜校学习，独立扫除自己的文盲，直接在工作岗位上学习生产经验。

中国的男女青年在所有的会见中、自己的发言中和个别交谈中都真诚而热情地谈到了自己对苏联人民和青年的友好情感，始终充满着巨大的感激之情指出在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计划时苏联对中国提供的巨大而又无私的帮助。

作为自己工作中的重点，代表团努力去了解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的战斗先锋队，动员青年去完成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的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基础的任务。

如今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共有140万名团员。在团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青年团的领导机构是中央委员会。原则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的结构与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结构是同一类型。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由21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实施青年团的领导工作，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负责组织执行性质的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名义上有9名书记，但实际上直到现在只有6名书记直接参加工作：第一书记胡耀邦(同时掌管宣传方面问题)；书记罗毅，负责农村青年工作；书记章泽，负责工人青年的工作；书记胡克实，负责学生青年和少先队员的工作；书记荣高棠，负责军事体育工作；书记区棠亮

(女)负责国际联络部和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工作。还有两名书记：廖承志是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王照华负责人民解放军中的青年工作，他们俩实际上不参加书记处的工作，因为负责其他工作(廖承志同志是中共中央委员，在党中央委员会里负责中国保卫和平运动方面的问题，王照华同志负责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中的青年工作)。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第四届全体会议上，在人民解放军政治部担任青年部副部长的将军刘西元同志被选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以替代被免除职务的原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刘导生(免职的原因不得而知)。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由以下各部门构成：办公厅(负责组织工作问题)、组织部(负责干部、纪律和奖惩方面的问题)、工人青年工作部、农村青年工作部、大学生工作部、学校青少年和少先队员工作部、军事体育工作部、统一战线工作部、国际联络部以及特别处和总务处。

地方组织结构由下列各级组成：省委员会(25个)、中央委员会直辖市委员会(3个：北京市、天津市和上海市)、市委员会(在划分有区的大城市里成立区委员会)、县委员会、区委员会、基层组织。

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团了解了北京市、大连市和上海市团委，云南省团委员会，北京汽车修理厂和车辆修理厂，重庆压缩机厂和冶金厂，上海第一冶金厂和丝织厂，沈阳机床制造厂，武汉、大连等机务段，大兴姑(辽宁省)和新陆乡(广东省)农业合作社团组织等部分青年团团委员会和组织的工作情况。

青年团在青年中进行着重要的工作，在对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中是党组织积极的助手，动员青年完成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任务(开展为节约而奋斗的竞赛、组织青年学习、参加合作化等)。青年团中央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全体会议将开展这项工作和加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对青年的作用和影响作为对青年团提出的新任务。

今年2月16日至26日召开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根据国内形势，会议讨论了有关加强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问题。会议指出，青年团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作应该紧密地与具体的建设社会主义基础任务相结合。会议在这方面给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提出了新的任务：加强对青年的劳动教育、宣传兵役法和开展军体工作、更积极地动员青年与危害国家和人民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教育青年对侵占、多占的行为和破坏纪律的行为毫不妥协的精神，提高警惕，与反动分子作无情的斗争。

会议指出了发展青年的文化教育工作和时刻关心满足青年健康需求必要性。在会议上着重指出了文化普及工作的内容应旨在消除青年的文盲现象(会议召开的当时有将近80%的青年和50%的团员是文盲或略识字)，提高青年的技术水准，向青年普及文学作品和定期刊物，发展艺术的独立性和体育运动。

认为有必要更深入地开展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和与资产阶级道德现象作斗争。还指出必须真正地关注对落后青年的工作，加强对女青年和少数民族青年工作的关心。应注意到在这项工作中必须广泛利用青年知识分子，同时要关心提高青年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觉悟，学

好唯物主义世界观。

会议指出，将来必须要始终不渝地巩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扩大青年团的队伍。

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开幕前一天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研究了有关进一步加强青年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奋斗事业中的作用问题。同时在会议上通过了有关更改青年团的名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全体会议的决议将提交给打算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届大会)。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第六次扩大会议后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讨论了有关青年们参加履行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合作化决议的问题。

会议号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们克服对农村合作化运动关注得不够，提高自己对这项有历史性意义工作的积极性。会议要求青年团组织和领导机关加强党的农村政策的宣传，向广大青年阐明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教育青年要有克服困难的精神。会议强调在成立、巩固和发展青年生产队和组，青年突击队、监督小组、技术学习小组方面和在为提高收成、增加耕畜数量、扩大植树造林面积奋斗方面必须深入和扩大农村的组织工作。会议号召所有农村青年为"成为合作社的好社员"而奋斗。

会议号召青年团组织继续做好动员青年去垦荒的工作。现在已经成立了七支青年垦荒队，到1956年春这些队伍中的青年将达到20万人。1956年5月打算就垦荒问题在黑龙江召开青年会议。

在会议的决议中提出了要对党组织在教育和培养农村合作社领导和干部方面提供帮助的任务。到1958年春计划从青年中培养200万名会计员、300万名掌握使用农具的人、150万名技术人员和50万名畜牧工作者。

会议明确了青年团在扫盲事业中的作用。决议中提出了具体的任务，争取到1962年80%的农村青年学会1 500以上个字。会议责成青年团组织与教育机关一起制定扫除文盲的长期和年度计划。

了解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和组织的工作情况后能得出的结论是，青年团的领导机关正确地明确了当前主要的任务，但我们觉得青年团各级委员会和组织接下来要完成拟定任务的工作还不能令人满意。按照我们的看法，这个原因在于青年团的许多省、市、地委员会和组织的工作能力较弱，他们进行的组织工作由于经常脱离广大青年中的实际工作而变得狭隘。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说，在青年团的组织中，对组织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这首先是指属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团委和地团委所领导的基层组织。经常把所有这些都归结于发布各种指示，召开各种会议等等。

中国同志说，他们有许多各种会议。不得不写许多东西和写报告。正如辽宁省团委书记、重庆市团委书记、西安车辆修理厂团委书记等说的那样，这一切严重地妨碍他们的工作。没有时间去进行青年的实际工作，去研究当地各种事情的情况。武汉市团委、辽宁省团委等

一些同志说,他们一开始脱离青年,就无法研究他们的生活,造成他们很难做到娴熟地领导教育青年的事业。

会谈中许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经常问道,应该如何计划自己的工作时间,以便能分出时间学习,同时又能好好工作。他们中许多人都说,青年团中的学习问题,特别是基层积极分子的学习,没经过周密考虑,以致该组工作人员的学习经常总是有人缺席。

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与地区团委和市团委同时存在的有领导工业企业等单位中团组织的部门团委,青年团中其他市的市团委要真正地领导区和部门的团委,同时还有许多这些基层组织,我们觉得,要是不经过地区团委的话,是很困难的。比如,有40个工业企业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归北京市团委管辖。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上海市团委同时领导着31个区和25个部门的团委,还有许多基层组织也归它直接领导。这些同志对我们说,这样的结构实在太笨重了。

注意到了自身的组织和委员会中庞大的编制。比如,共计有3 500名团员的太原冶金厂的基层组织中有57名脱产的工作人员。

在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交谈时,我们感到青年团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缺乏深度和广度。这项工作进行得不稳定,其中有不少缺乏计划而赶任务的因素。在我们看来,青年团组织与其他单位和部门在进行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方面的联系很薄弱。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如果说解放后初期青年团的青年工人还经常走近青年并作些政治报告,而近来这样的事情已经非常少了。

国家正开展文化革命。青年团组织的青年积极参与其中。但是争取大学生来参加这项事业的工作力度很弱。这多少有点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干部(比如云南省团委书记等)不信任学生们,同时也忘记了学生中有部分工人和农民的结果。

自然,我们对青年团的观察和意见不是希望有个更深更全面的分析。对此,青年团中央在计划和组织代表团的接待工作时,直接或间接地竭力不让代表团成员能了解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工作情况。在青年团中央,胡耀邦同志在最后一次会谈时表示:“我们并没有尽量让你们去充分地了解青年团的工作情况,所以你们代表团成员向干部提的问题越多,他们能回答的就越少。”

与此同时,代表团在团中央的会谈中,在青年团许多省、市、地的团委,以及在工业企业、交通部门、建筑部门、学院和农村的生产合作社中,在与积极分子的会面时,在青年会议上竭力传授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经验。我们代表团的成员提出了许多问题。在有些会谈中问题的数量达到了上百个。实际上提出的问题全都围绕着差不多是青年团机关和组织所有的工作内容。对我们请求最多的经常是要求讲述有关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结构、工作风格,有关检查执行的组织情况,有关思想教育工作、青年劳动教育的安排,有关干部的工作和培养青年团积极分子的工作,有关地区、市团委对基层组织的领导,有关青年团组织在提高青年生产积极性的作用、组织他们学习和余暇时的活动,有关组织社会主义竞赛,有关提高革命集体性的教育等等。会谈期间对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和经验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10月31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同志接见了代表团。接见时，代表团成员谈了自己的印象，讲述了自己在中国逗留期间的工作。陈云同志感谢代表团成员给予企业的青年工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各级委员会和工作人员的帮助。他表示，党委和政府机关对苏联青年代表团的工作很满意。结束时陈云同志谈了一些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随附会谈记录)。

在与苏联青年代表团成员的会谈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们表示希望在1956年能派遣两个苏联青年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同志们请求在第一个代表团里包括农村青年代表和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而第二个代表团可由教育工作者、劳动后备军(中等技校学生)、高等院校和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以及青年知识分子代表组成。这些提议值得关注。

我们的看法是，最好同时研究和实施措施，组织中苏边境州与省的青年见面活动。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必须向您汇报自己对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情况的一些印象。

在中国的工业企业时，代表团成员遇见了苏联专家。苏联专家在工业企业里进行着重要的工作。但按照我们的看法，在他们的工作中有一些不足之处。

在我们看来，他们中有些人将自己的职责仅归结为解决非常大的技术问题，很少同时关心有关中国专家的教育和学习，首先是在企业、车间、劳动组织的管理问题上。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工地上和西安车辆修理的中国同志曾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告诉我们这一点。

我们的看法是，苏联专家完全能够做得更多更积极地将我们企业中积累的先进经验运用到生产中去(黑色冶金方面的快速炼钢、机器制造厂的运用陶瓷刀片的快速强力切削等等)。

然而有些苏联专家甚至不知道如何运用这样的经验。比如，在会见我们代表团成员炼钢工克列斯尼科夫同志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黑色冶金部顾问马雷舍夫同志对有关如何运用先进的劳动方式的情况实际上什么也讲不出，甚至显得对中国冶金厂的情况一无所知。

在上海造船厂工作的苏联专家索辛同志、阿梅尼茨基同志、热姆丘日尼科夫同志告诉我们说，我们工厂发运到中国企业的一些零件，同时还有部分设备在检查时发现是废品。他们还告诉我们说，比如科洛姆纳内燃机车制造厂制造的轴，其尺寸超过了规定容差。为此中国专家提出要求检查所有运到他们企业的零件。对技术文件的修改通常都一再的延误。这些同志还对我们讲述说，运送零件和设备的木箱在从企业发运前没好好检查。在上海工厂打开这些木箱后发现里面有许多多余的东西。比如，在那找到一份列宁格勒工厂的共同协议、没用的螺栓、垃圾等物。苏联专家与自己企业的联系非常差。他们有许多的问题和意见。在每个月发回的汇报中苏联专家常常会提请注意某些不足之处，提出意见和建议，可经常得不到应有的答复。

按我们的看法，最好责成造船工业部和运输交通部搞清楚这些情况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代表团团长

B. 扎卢日内(签名)

1955年11月14日

第C6-7号

附件：

与陈云同志的会谈记录
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问题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的建设以及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和贸易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代表团看得多的是社会主义工业的建设，而对农村的情况了解得很少，至于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的改造，代表团就研究得更少了。我就详细地谈一下两个问题：1.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 对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现在的农业人口有 5 100 万人。在农村总计有 1 100 万户农民，这样一来每户约 4—5 个人。农村的第一次改造是农业改革。现在除西藏和新疆以外，到处都在进行农业改革。西藏仍由达赖喇嘛统治。

进行农业改革后开始向集体劳动方式：即组织农业劳动互助组转化的第一阶段。农业劳动互助组最早出现在中国二三十年代以后的江西省，而当时正值延安抗日战争时期。现在这些农业劳动互助组已经占农村人口的大约 70%左右。

在农业劳动互助组的基础上我们开始了农村农业改革的第二阶段：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已有超过 150 万户农民加入了合作社(这是 1953 年 6 月的资料，现在这个数字正迅速增长)。首先进入合作社的是占农村人口 60%—70%的贫农和下中农。在中国富裕中农占 20%—30%，他们中只有部分觉悟高的加入了合作社。其他人暂且还在说："我们这没有比我更好的了。"富裕中农的部分人还在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今年 7 月 31 日在党的省委书记会议上作了报告。刊登在报纸上，你们知道报告的内容。

今年冬天至春播开始将在农村广泛开展合作化运动。按照五年计划到 1957 年年底将争取所有农户的 1/3 加入合作社。现在可以说我们已将这项任务大大地超额完成了。到五年计划结束时能有 70%的农户进入合作社。在中国领先的地区合作化已经结束将近一年了，而在四年期间将全部实现合作化。

现在合作社中的土地和公共的耕牛是股份。收入主要根据劳动多少和仅仅是部分地根据入股土地多少进行分配。这项原则，看起来还将维持一段时间。

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具有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称这个运动是第二次革命。5 000 万农民正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我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们还不能对许多地方进行垦荒，因为更多的资金用在国家的工业化上。将进行约 400 万公顷土地的垦荒。我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高农业产量的主要方式是成立生产合作社。它们将能增加农业生产的 20%—30%。这样一来，如果去年粮食收成达 1 700 万吨，那么就能增加 340 万吨。

中国的可耕田不多，大约在1 100万公顷。每个农民为3亩地(约1/5公顷)。这里说的是中国北方。西北部多一点，而南方(广东省)总共约1亩左右。所以可以看到当农民在田里就好像是在绣花一样对土地是那么精耕细作。

东北和西北有空置土地，总共约880万公顷。如果开垦这些土地，将增加许多粮食。可那里人手不够。垦荒需要用机械进行。我们暂时还没有一辆自己的拖拉机，没有农业机械，没有足够的石油。所以我们只能在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和第五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的垦荒。

这样一来现在的合作社组织就是提高收成和所有农业产量的后备军。近几年将大力开展如1928年至1930年苏联的集体化运动。

耕牛对我们来说非常珍贵：我们有近3 000万头耕牛。在进行集体化时避免损失耕牛是非常重要的，决不允许中农在加入合作社时杀死耕牛。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青年应该在这方面进行大量的工作。

现在每个省都有建立在高级合作社原则基础上的实验性集体农庄。但这样的形式转向普及要到1960年以后。

我们的国营农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它们中不少是亏本的。中国中部的国营农场不多，大部分是在东北和西北部，那里有许多未加利用的土地。在新开垦的土地上，看来将成立国营农场以及合作农场。

关于富农。存在于国民党时期原先的富农数量占人口的10%，按照户计算占8%。农业改造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前在解放区给富农留下的田地和给农民的一样多。何况给富农的田地更差一些。还将与富农的斗争，但不是特别重要。

现在有所谓的新富农，是解放后和进行农村改造后产生的。为数不多，不到1%。

今年我们获得大丰收，约1 800万吨粮食。棉花丰收完成了计划任务：130万吨。

1957年年底资本主义工业比重将占大约12%(按产值)。现在资本主义的部分占40%。但解放后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资本家只能将自己的产品出售给国家。他们也只能从国家那里买入原料。这样一来资本家的生产就处在国家的监督下。企业(资本家的)的收入分配大致是这样的：收入税30%、部分收入(强制的)作为基建投资，部分收入为社会保险。资本家的收入不多于25%。这样，大资本家的纯收入不会超过3%，而小资本家则为总投资的2%或1%。

毛泽东同志说，社会主义生产的这种方式意味着，国家的劳动人民实际上按一定的比例向资本家购买他们的产品。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所有企业都将成为国家企业。

也可以一下将所有资本家企业国有化。但我们将无法管理它们。将会失去很多。现在采用的方式减少了损失。

中国的资本家和其家庭成员人数共有700万—800万人。你们可以在街上看到的小厂小铺，常常是没有雇佣工人的，而在工作的是一个家庭。像这样的在中国有超过2 000万人。像这样的私人企业家共有3 000多万人。这是个巨大的数字。如果不事先安排好他们，而去

没收企业,那将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城市中的商业企业52%是国营和合作企业,48%的私人部分中23%从事零售。25%是理发店、小摊贩和售货亭。将这些关闭很容易。可有200万在从事商业。能让他们不吃饭吗?

国家批发组织。国家规定价格。私商没有自己的产品。

在农村私人企业的数量比城市里更少,大约在18%。

所有的私人企业掐着我们的脖子。对资本主义商业和工业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需要比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更多的时间。这将一起进行。

现在国内有700万个商业点:330万家商店,350万个售货亭。这些企业业主,1/3有土地。商人中有部分人是不劳动的。对他们我们应该忍耐,因为他们要养活自己。

我们知道在苏联100个居民中有1.5个商业工作者。在中国按照这样的对比需要900万名商业工作者。现在没有这么多!

关于物品配给制。棉布、油和粮食暂时配给供应。问题在于布匹和粮食我们还不够。解放后的第一年收获1.05亿吨粮食。现在我们收获的比这多得多。为什么还不够?第一,因为农民开始更多地买粮食了。以前大部分农民半年在吃糠、树叶和树皮。现在农民买得更多,而且买的人很多。如果每个农民一天吃一两多(1/15公斤),那就要多增产几百万吨粮食。此外,生产粮食的人数少了,因为许多农民进城了。在农村牲畜的头数在增长。国民党时期有6 300万头猪,而现在有1.1亿头。要喂它们也需要许多粮食。

粮食配给制是在1953年10月实行的。那时我们已经感觉到粮食不够了。国家开始收购粮食并实行粮食配给供应。它还将实行一段时间。

1949年棉花收获了44万吨,而现在是130万吨棉花。为什么布匹还不够?以前许多地区的农民是三个人合一条裤子。孩子在12岁以前一般来说是没有裤子的。许多家庭都没有衣服。现在的农民都穿"三样新":新布、新棉花和新衬里。就这点布匹就不够所有人的了。

现在北京和上海每个人是大约17米布,而在农村是7米多点。这点农民能穿了,但不够。所有这一切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农业生产还不够。将来的主要后备就是荒地。

对食品分配的限制带来诸多不便,但现在给每个人的食品比以前多得多。在制定定额时我们考虑到了气候条件。

如果我们不实行棉布配给制的话以及一些食品的配给制,那所有这一切就正合投机倒把分子的胃口了。

手写批注:

归档。苏联共青团中央已对苏联专家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作了摘录,并呈送给相应的部委,以便采取措施。苏联共青团中央将另外提交有关扩大苏中青年联系的建议。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1955年12月22日

归档。

B. 戈尔布诺夫
1955 年 12 月 26 日

ЦХСД，ф. 5，оп. 28，д. 308 л. 115－130

№21451

费德林与刘晓谈话纪要：中共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工作情况

（1955 年 11 月 15 日）

摘自费德林的工作日记
1955 年 11 月 16 日
第 144/нф 号

机　密
文本第 10 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刘晓同志的会见

1955 年 11 月 15 日

应刘晓请求，我会见了他。

刘晓说，他想向我通报他回国参加的中共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的工作情况，同时向我介绍一下中国的形势和中国政府的某些计划。

一、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农业合作化问题。某些党的工作人员由于政治素质差和不了解当地情况，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不是完全依靠贫下中农和积极地争取中农、孤立富农。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看到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不景气解散了，主张放慢合作化的速度。到今年年中，共成立了 65 万个农业合作社。本来还可以成立更多的合作社。但由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路线不正确，一些合作社被解散了。

邓子恢和其他一些党的工作人员的错误不仅受到中央委员会，而且受到了熟悉地方情况的地方党的领导人的尖锐批评。邓子恢在全会上表现还好，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中央

和地方许多党的工作人员也作了自我批评。

中共中央采取了加速农业合作化的方针。到1960年全国基本上将实现农业合作化，为中国农业逐步集体化奠定基础。

二、在完成1955年计划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的确，重工业顺利地完成了计划；煤、钢和生铁与去年相比将增加20%，而化工产品、水泥和铜的生产将增产10%。但轻工产品生产计划完不成。这主要是纺织工业企业开工不足造成的，原因是棉花和亚麻原料不足(去年许多棉田、亚麻受淹，收获不足60万包)以及由于贯彻节约制度对轻工业的拨款有些减少。

今年全国粮食状况好于1954年。尽管一些地方受旱，但总的收成较好。1955年大米和其他粮食作物收成较去年多收4.9%，棉花多收22.6%。增产增收不仅是由于气候条件好，还由于吸取了去年的教训，采取了防涝措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效能很高以及由于实行新的收购政策，农民的积极性日益高涨。

但中国的粮食问题依然很严峻。中国人口很多，而人均耕地面积非常少。个体农民经济缺乏充足的肥料和必需的农具，耕作的方法也很落后，无法迅速地提高农业生产力。他们无法保证城市所必需的商品粮。摆脱这种状况，建立大型的合作制集体经济，这是党一贯坚持的农业合作化路线。

三、中国现在正执行严格的经济政策，压缩机关编制。某些中央机关压缩工作人员达60%。中国外交部缩编在40%以上。被裁减下来的机关工作人员被派到一些省份——西康、新疆、西藏和农业地区工作，一部分人被派去学习。许多现在不需要或可缓建的项目被停了下来，这样节省资金在7亿元以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工业，部分用于农业。

四、现在中国同志们正忙于制定1956年的基本措施计划。这一计划将包括以下主要措施：

(一)与1955年相比，扩大工业生产。1956年应当超额完成计划，以便以此补偿1955年未完成的计划部分。

(二)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制定计划的工作现在正在进行。到年底计划制定工作将结束。到明年，计划将提交中共中央审议并征得苏联代表的同意。同时要考虑到把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苏联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联系起来。刘晓补充说，由于打算今后使中国的计划与苏联的计划相协调，所以现在尚未决定，中国的计划是做3年还是5年。中国政府打算同苏联政府协商这一问题。

(三)1956年把农业合作社的数量增加到135万个。

1956年要开垦74.2万公顷处女地和熟荒地。

(四)继续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工业上，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比重将达到70%以上。批发贸易中私有成分将完全被排除。对零售贸易中的私人企业实行国家监督。现在工

业中的私人资本有2.5亿元，而商业中的私人资本有8亿元。

1956年继续进行逐步把私有企业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作。分散企业将联合为国家领导下的大型公司。加入这些公司的资本家的企业将被看成是资本家的股份。私人资本企业是现存的收入分配体系(分四部分：国家税、社会保险提成、资本投入、企业业主利润)将由新的体系取代：确定某一企业里私人资本的数额，给企业主支付这一资本的利息。这将加强国家对私人资本部分的监督，同时减少私人企业里对工人的剥削程度——由于降低了对利润的追逐。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以便利用资本家自身在企业主和商人中开展相应的工作，把私有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不久以前，毛泽东召开了民族资本家代表会议。他从总体上向与会者介绍了关于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他解释说，资本家也可以被当作工程技术人员在企业中被加以利用。

出席会议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欢迎毛泽东的声明。但是，刘晓指出，资产阶级分子毫无疑问将对抗私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确，许多资本家理解新的形势，开始同人民政权合作。他们认为，他们适应得越快，越能占据较有利的位置。

(五)加强国家防御能力。计划靠减少部队数量来提高部队质量。计划请求苏联政府再援助额外建议的34个国防企业，这些企业将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投产。再过一年，江西-福建铁路将竣工，这条铁路在中国沿海地区有战略意义。这些措施将大大加强中国的防御能力。待这些措施实现之时，刘晓指出，同美国人讲话就会容易得多了。

(六)继续同反革命作斗争，今年对机关、军队、企业的220万人进行了审查。查清了每一个人的过去，他的联系和情绪。将近5%的人为不可靠分子(国民党的情报人员、外国间谍、反革命分子、流氓)。明年还将审查1000多万职员、大学生和部队职工。干部审查将用3年时间。

刘晓接着通报说，前上海市委副书记潘汉年被揭发是外国间谍，他在1940年就开始成为汪精卫的特务和日本的间谍了。估计，早在1946年他就与国民党特务建立了联系。

(七)比以前更加广泛地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的斗争(胡适、胡风、俞平伯、梁漱溟)，以便提高领导干部和文化工作者的领导水平。对提高部长、副部长和各司局长等领导干部的思想水平给予了高度重视。其中一些人被派往学习班参加学习，其他人每年抽两个月进行政治学习。

五、刘晓指出，中共中央同意赫鲁晓夫同志在刘晓回国之前同刘晓会谈时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中共中央完全同意赫鲁晓夫同志所发表的意见：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应紧密协调自己的行动，以便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力量。中共中央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措施，并根据这些措施制定中国的相应步骤。中共中央赞成苏共中央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正采取措施同南斯拉夫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中国贸易代表团、工程技术人员代表团已赴南斯拉夫访问，还将派其他代表团去南斯拉夫。关于铁托即将访问苏联，中国方面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六、涉及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计划，刘晓说，中国政府正在考虑东南亚国家的困难，想对他们提供援助，以便加强中国在这些国家里的影响。中国购买缅甸的大米。中国可以帮助缅甸建设某些企业。中国政府还考虑扩大同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经贸联系。中国自身还需要多方面的援助，但为了使这些国家脱离帝国主义阵营，中国准备做出一些重大的牺牲。中国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将考虑，中国能对东南亚国家提供哪些帮助。

为了加强同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联系，宋庆龄将对这些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她在这些国家影响很大，她的出访将带来好处。她还可以访问巴基斯坦，但巴基斯坦政府对此还未表态。

刘晓补充说，宋庆龄大概1956年要访问苏联，但这个问题尚未最后决定。

中国政府已着手准备亚非国家会议，看来会议将在明年(1956年)6月召开。

刘晓补充说，中国政府在寻找同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菲律宾建立联系的途径。

中国政府很关注同日本的关系。日本需要同中国建立广泛的经济联系。中国政府将利用这一形势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以便让它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对日本组织宣传的目的是想让它脱离美国。中国报刊把批评集中在外相重光葵身上，对鸠山一郎[①]少一些。向日本人民解释，中国不准备对他们复仇，过去一度遭受美国压迫的中国人民现在同情遭受美国人压迫的日本人民。

中国还希望同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系，哪怕是非官方或半官方的关系。阿拉伯国家对发展和中国的贸易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中国将向这些国家派出贸易代表团。中国政府也欢迎纳赛尔访华。

对于比利时、意大利在与国民党集团断绝关系并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条件下与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中国政府在进行试探。如果它们不同意这些条件，那么中国能与他们建立半官方的关系，就像中国与英国那样。

关于同英国的关系，刘晓说，英国政府努力想同中国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同时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问题上它又支持美国的立场。在讨论美国在华公民的问题上，英国人完全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中国政府想对英国人宣布，如果他们想发展同中国的关系，那他们应改变自己的立场。如果有诚意可以通过谈判解决许多问题。

中国政府认为，中美大使级谈判看来能够举行，但在同美国谈判中，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采取强硬立场。

谈到朝鲜问题，刘晓说，现在未发现任何新的变化，当日内瓦四国外长会议的结果清楚之后，将讨论相应的措施。

谈到台湾问题，刘晓指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

台湾国民党集团现在正经受严重的危机。陈诚集团、蒋经国(蒋介石的儿子)集团和孙立人集团之间正进行尖锐的夺权斗争。孙立人及其近400名追随者已被逮捕。国民党政权

① 鸠山一郎，时任日本首相。——编注

还对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及其他许多对蒋介石不满的国民党分子进行了迫害。但是现在还很难说，这种情况对解决台湾问题能产生什么影响。

刘晓继续说，为了对台湾进行宣传，同时也是为了在国民党中开展工作，中国政府正利用一些前不久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来的原国民党活动家：卫立煌、翁文灏等原国民党将军。张治中前不久到过苏联，他曾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做客。他回国之后，刘晓说，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兴奋地讲述了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8周年的很好的文章，并在中国民主人士中间开展了有益的工作。

对于张治中访苏期间苏方对他的关照和对他所做的工作（这一工作是应中共中央请求做的），刘晓表示了感谢。

我对刘晓同我会谈和提供消息表示感谢，我指出，这一会谈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形势。

出席会谈的有：远东司顾问M.C.贾丕才和中国使馆二等秘书杨民志。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H.费德林

手写批注：

归档。情报资料，已用于关于中国的情况说明。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2月21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8，л.131－139

№21455－1

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中国刊物通报

（1955年11月26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5年11月30日

第522号

致苏共中央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

同时呈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汇编的中国报纸杂志1955年第122号至第128号通报。

附件见下文。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В. 利哈乔夫(签名)

1955年11月26日

附件：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8/347号，1955年11月

通报第128(347)号，1955年11月29日

内容及页码：

1.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阶段(1955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第2页

……①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7/346号，1955年11月

通报第127(346)号，1955年11月26日

内容及页码：

1. 中国共产党的农村组织大为增长。第2页

2. 贵州省33 429名新人入党。第3页

① 以下为上述目录的具体内容，略去未译。下同。——编注

3. 司法机关的作用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驾护航。第 4 页
4. 农村信贷工作最重要的任务是支持农业合作化。第 11 页
5. 广东省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干部应遵循的原则。第 15 页
6. 至 1956 年春之前广东省将重新组建超过 7 万家合作社。第 16 页
7. 广东的国民收入在增加。第 19 页
8. 黎族自治区和苗族海南行政区改为自治州。第 20 页
9. 简要新闻报道。第 21 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 126/345 号，1955 年 11 月

通报第 126(345)号，1955 年 11 月 22 日
内容及页码：
旧中国的经济状况。第 2 页
恢复时期的中国经济。第 6 页
公私合营工业的增长。第 10 页
上海汽轮机厂、电气仪表厂和锅炉厂的新车间。第 11 页
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有关加强司法机关保障农业合作化工作的指示。第 12 页
更广泛地展开扫盲工作，以应有的形象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第 14 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 125/344 号，1955 年 11 月

通报第 125(344)号，1955 年 11 月 19 日
内容及页码：
1. 在建立和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过程中不断巩固党的基层组织(1955 年 10 月 30

日《人民日报》社论)。第 2 页

2. 认真做好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与市镇定量供应,进一步贯彻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辽宁省副省长黄达在 1955 年 10 月 20 日辽宁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刊登在 1955 年 10 月 22 日的《辽宁日报》)。第 7 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 124/343 号,1955 年 11 月

通报第 124(343)号,1955 年 11 月 17 日

内容及页码: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第 2 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决定。第 3 页

3.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缺额补充问题的决定。第 4 页

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各地方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任期的决定。第 6 页

5. 有关中国增加油料作物产量的建议。第 7 页

6. 机械部企业决定至年底前另外增加生产 5 万架双轮双铧式犁。第 16 页

7. 实施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第 17 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 123/342 号,1955 年 11 月

通报第 124(343)号,1955 年 11 月 15 日

内容及页码:

1.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农业恢复。第 2 页

2. 今年11月起全国实行统一粮票和地方粮票。第4页
3. 1955年铁路网扩大。第6页
4. 兰州工业区建造环形铁路。第6页
5. 拉萨至日喀则公路通车。第7页
6. 改善银行放贷工作，协助国家企业节约使用资金。第8页
7. 今年中国植树造林面积超过100万公顷。第14页
8. 超额完成9月份棉花收购任务。第15页
9. 超额完成第三季度烤烟和晒烟收购计划。第17页
10. 云南超额完成茶叶收购计划。第18页
11. 广东增大出口商品。第19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2/341号，1955年11月

通报第122(341)号，1955年11月10日

内容及页码：

1. 与日本工商界代表团签署290项供货协议(1955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第2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与锡兰政府贸易代表团进行贸易谈判的公报(1955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第3页

3. 许多城市和市镇实行粮食定额供应系统(1955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第4页

4. 秋季油料作物获得大丰收(1955年10月25日《大公报》)。第6页

5. 福建省统计局通报完成1954年国家计划。第7页

6. 对实行集中领导和帮助私营工业企业政策的总结。第15页

7. 1955年已经获准转为公私合营企业的上海270家私营工业企业中，有123家已经转为公私合营企业。第19页

8. 辽宁省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迈出了新步伐(1955年10月6日《辽宁日报》)。第21页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126-283

№23026

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公安部代表团访苏情况

(1955年11月26日)

绝 密
第2513/K号

苏联内务部
1955年11月26日
莫斯科市

致苏共中央：

苏联内务部报告，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7月27日决议，中国公安部代表团一行19人自今年7月29日至11月16日来苏联访问。

该代表团成员包括：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周兴(代表团团长)；陕西、云南和广东等省的公安厅厅长：李启铭、刘明辉和寇庆延等同志；武汉市公安局局长谢梓群(Се Цзы-цюнь)同志；北京和上海等市的公安局副局长贾正操(Цзя Чжен-цао)和雷邵田等同志；中国公安部警务督察局副局长石广平同志；公安学院教育长王仲方同志；中国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姚立(Яо Ли)同志；公安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郝治平同志；中国公安部人民防空管理局处长徐波(Сюй Бо)同志；中国公安部人民防空管理局副处长陆兵(Лу Бин)同志以及随行翻译5人。

中国公安部代表团于今年8月1日开始工作。9月20日以前一段时间，他们了解了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的工作组织情况。

自今年9月20日至11月15日，代表团成员们学习了苏联外交部机关的结构和工作经验。

在此期间，苏联内务部一些负责人向中国代表团成员们介绍了如下情况：部门内部的结构和任务，制度安排，干部的培养和登记；警察局内部与刑事犯罪、盗窃社会财产和投机活动作斗争各机关的工作组织；社会秩序的维护和护照管理系统；交通和行人安全保障制度和警察机关内部的其他工作。

中国公安部代表团成员还了解了如下情况：苏联劳改政策的基础，囚禁地(监狱、劳改营)的组织制度，犯人的关押和警备制度，已判决犯人的再教育和改造工作，少年劳教营的工作；本土防空司令部和国家火灾监控机关的工作；特别重大设施的保卫、押送勤务和内部组织；苏联边防军的结构及其保卫国家边境的任务；苏联内务部的档案组织及其机关的其他工作。

中国代表团成员拜访了苏联内务部党委，了解了内务部的党政工作、党的教育和普通教育培养的组织情况。

除了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就苏联外交部机关的工作情况举办了讲座和座谈外，我们还向其介绍了分布在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区以及列宁格勒、里加、基辅、索契、巴统和斯大林格勒等城市的苏联内务部各分支部门的实际工作情况。

中国代表团成员在这一期间还参观了如下内容：莫斯科市警察局，莫斯科河区警察分局和克拉斯诺戈瓦杰伊斯基区警察分局，莫斯科市第9、第15和第83警察分局，莫斯科市警察局居民住址查询处，并实地了解了足球赛进行期间"迪纳摩"体育场的公共秩序保障情况。此外，代表团成员还参观了克柳科沃劳改营和伊克山斯基少年犯劳教所，布德尔斯基和弗拉基米尔监狱。他们还了解了苏联内务部高级中学和军事学院，高级消防-技术训练班，中央消防科研所，苏联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和军事历史档案馆，电影-图像文献档案馆，犯罪侦察学学院和博物馆等的工作情况；观看了本土防空设施，参观了莫斯科市的当地防空司令部，部署在莫斯科和列乌托夫等城市的外交部内、外押送勤务部队，了解了外交部所属的"公社社员"国营农场的工作情况。

根据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要求，今年10月20日代表团全体成员在苏联内务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前往了基辅。

10月22日，代表团受到了乌克兰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斯特罗卡齐同志的接待。后者向代表团成员们简要介绍了共和国内务部各机关的工作概况。在斯特罗卡齐同志的陪同下中国代表团参观了斯万托山斯基区警察分局，了解了农村地区(派出所)地段民警以及基辅少年犯劳教所的工作情况。代表团成员参观了基辅市的历史遗迹和纪念碑。

今年10月24日，代表团一行前往了索契市。他们在这里了解了苏联内务部第一疗养院的医疗-预防工作情况和索契-马采斯京斯基疗养区的名胜古迹。

今年10月27日，代表团抵达巴统市。巴统边防部队负责人特卡切夫向代表团成员讲述了辖区内国家边防部队的组织情况，随后代表团参观了第9、第11边防哨卡和一个海防汽艇大队。

10月28日，阿扎尔自治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公安部代表团举办了一个气氛热烈而友好的招待会。

11月1日，代表团来到了斯大林格勒市，先是参观了城市的历史古迹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然后又去了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名字命名的伏尔加-顿河通航运河和以H.C.赫鲁晓夫名字命名的位于斯大林格勒州红军区的一个集体农庄。

11月5日，代表团返回了莫斯科市。

在代表团参观各城市、企业和机关以及参加各种座谈会期间，内务部工作人员和其他苏联公民均对中国代表团成员表现出了极其由衷而热情的态度。而从中国同志们的态度上也可看出，他们的确在苏联人民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朋友。

11月7日，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红场的军队阅兵式和劳动者的游行活动。代表团团

长周兴同志还应邀出席了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

十月革命节之后,代表团继续了解苏联内务部一些部门的工作情况。

11月14日,代表团全体受到了苏联内务部领导人的接见。在会谈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兴同志感谢苏联内务部领导人对中国代表团的关注和在代表团了解苏联内务部工作过程中苏方所做的良好的组织工作,并表示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对此次到苏联访问感到非常的满意。

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11月16日决议,苏联内务部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转交中国公安部需要的如下设备:防空、消防和刑侦器材和仪器以及如下一些办公文件——具体内容涉及警察机关、劳改营和劳教所、边防军、消防、档案机关和苏联内务部其他分支机构等的工作情况。

苏联内务部部长

C. 克鲁格洛夫(签名)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120,л. 146－150

№21452

帕利古诺夫致苏共中央函:转交塔斯社代表团访华报告

(1955年12月7日)

机　密

文本第2份

第1322c号

致苏共中央Б. Н. 波诺马廖夫部长同志:

根据今年9月21日苏共中央的决定,应新华社邀请塔斯社代表团一行6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

呈送代表团团长В. Г. 谢里维尔斯托夫同志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

附原文共25页。

塔斯社负责人

Н. 帕利古诺夫(签名)

1956年12月7日

苏联塔斯社

机　密
文本第1份
第1322 с号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М. А. 苏斯洛夫同志：

根据今年9月21日苏共中央的决定，应新华社邀请塔斯社代表团一行6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

呈送代表团团长 В. Г. 谢里维尔斯托夫同志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

附原文共25页。

塔斯社负责人
Н. 帕利古诺夫(签名)
1955年12月7日

附件：

机　密
文本第1份

关于塔斯社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的报告

应新华社邀请，塔斯社工作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苏共中央1955年9月21日的决定批准了代表团人员由以下同志组成：В. Г. 谢里维尔斯托夫、新闻处处长 И. И. 别格洛夫、远东各国处处长 В. П. 尼科利斯基、国外信息管理局排版负责人 К. И. 罗曼诺夫斯基、国外无线电广播接收站站长 Г. М. 博布罗娃、国外信息管理局咨询部专员 Ю. Ф. 卡斯托尔斯卡雅。代表团于9月28日抵达北京。到机场迎接代表团的有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志、他的副手们、部门负责人和年初在塔斯社实习过的工作人员以及中央报纸和杂志编辑或副主编，北京广播电台、苏中友好协会、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代表，塔斯社分社工作人员。

当天，吴冷西同志举行了招待会，有将近80名中国报刊工作人员出席了招待会。第二天代表团参加了由周恩来同志为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周年庆祝活动的外国代表团举办的招待会。10月1日代表团观看了阅兵式和北京劳动人民的游行。

次日，代表团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参观刚投入建设的第二纺织联合工厂，去了官厅水库和市郊的合作社，多次与国家的和党的负责干部交谈，还参观了《人民日报》报社，在那与北京的记者们举行了会谈，了解了新华社的工作情况。参观新华社时，以塔斯社的名义向

吴冷西同志、他的副手们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赠送了礼品。

而后,按照新华社领导提出的计划,代表团进行了中国之行,参观了10个城市:沈阳(穆克顿/盛京——沈阳的旧名)、抚顺、鞍山、大连、旅顺口、天津、上海、杭州和南京。

代表团在沈阳参观了机床制造厂、综合技术学院、中国东北工业品展览会,还去新建的工人新村和农业合作社。在抚顺参观了露天煤矿的矿井和油页岩的开采以及(石油)炼油厂。在鞍山代表团参观了冶金联合企业:高炉和马丁炉车间、无缝钢管厂、钢轨厂和轧板厂。塔斯社的工作人员在大连了解了造船厂和码头的工作情况,然后又参观了旅顺口的历史遗迹。代表团在天津参观了第二文化宫和公私合营的纺织厂。在上海,代表团去了工人文化宫,在那参观了反映上海无产阶级斗争和上海工业品展览会,还去了上海国营卷烟厂和公私合营申新第九纺织厂,与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同志就上海民营工业的状况和改造道路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在杭州代表团成员参观了公私合营的丝织厂,历史名胜和劳动人民休闲的地方。在南京,代表团瞻仰了孙逸仙陵墓、革命烈士陵园、南京国家天文台。

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报刊的工作人员和新华社地方分社的同志对代表团都表现出友好的关注和热情款待。在所有城市,代表团都是由地方报纸编辑,党的机关、电台、中苏友好协会代表负责迎接护送。随同代表团的有新华社第一副社长朱穆之和三四名新华社其他同志。

从中国之行回到北京后新华社领导邀请代表团参加隆重的午宴。10月25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为代表团的到来举办了招待会,来参加招待会的有新华社负责同志、报社编辑、记者、外交部代表、中苏友好协会代表等。

10月26日代表团启程回国。到机场欢送的有以吴冷西为首的许多新华社同志、北京报刊代表、苏联使馆人员、塔斯社北京分社工作人员。

中国之行和参观各种企业、机关和休闲地方期间,塔斯社的工作人员与许多普通的中国人进行了多次友好的见面与交谈,有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学生、小孩。所有这些见面都是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不管代表团在哪里遇见当地的居民,都能受到最热情最真挚的招待。在公园和其他休闲的地方,人们,特别是学生和孩子,经常围住代表团成员,十分乐意地与他们交谈,自发地演唱有关中苏友谊的歌曲。以下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人的会谈记录。

与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薛暮桥同志的会谈

薛暮桥同志详细地讲述了共和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引用了已知的实际数据,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会谈过程中薛暮桥同志表示,包括1954年粮食歉收导致食品困难的原因,造成农业生产减速。如棉花生产最近两年下降了20%。但今年将获大丰收,预计谷物丰收将

超过1952年这方面记录的9%。棉花生产同样将超过1952年。

同时，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增长23.4%，可在前三年中仅增长了10%。减速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的小商品生产性质。出路在于合作化。

增加农业生产的方法之一是垦荒，包括熟荒地。现在垦荒和垦熟计划完成得很顺利。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打算开荒250万公顷土地，但根据国家计委核算到五年计划末将垦荒400万公顷土地。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计划3 000万公顷土地的垦荒和垦熟。

中国大约有5亿公顷土地，同时，可耕地仅为1.1亿公顷，也就是说每家农户大约1公顷。与此同时，也考虑到农业人口的增长，计划增加300万公顷可耕地依然无法消除可耕地的不足。

谈到工业化的主要资金来源问题时，他说，这样的资金是靠内部积累。比如，1955年国有企业收入为1 100万元。部分资金来自对私营企业家和商人税收，部分是国营农业税以及苏联的借款(资金数额不大)。

薛暮桥表示，最近进行的削减非生产建设费用的运动应该可以节约300万元，这笔资金也将投入到国家的工业化。

为此还大大地削减住宅建设和日常生活服务机构以及文化设施建设的财政拨款。

在参观北京第二纺织联合企业时，我们了解到，比如由于对建造联合企业工人大食堂的拨款延期，该项建设将根据联合企业内部积累情况推迟进行。

薛暮桥同志提出将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工业比重增长与1949年时期的比较一下，当时的工业比重是17%，而战前时期，根据不确切资料好像是在10%左右。下列数字就是工业比重的增长所具有的特征：1949年：17%；1952年：26.7%；1954年：33%；1957年：36%。至于部分规模大的工业比重，1952年相当于39%(工业总产值的)，1955年则为18%，而在1957年只有12%。这样的减缩是因为快速的公私合营改造造成的。暂时无法对工人和职员征收任何税款。积累的来源只剩下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以及农户向国家缴纳的税款。

薛暮桥在结束时指出，中国的失业现象问题远没有解决。为此还需要不止一年的时间。为了保障人们的工作，有时被迫放弃使用机器。

这点在代表团成员参观上海卷烟厂时得到了证实，那里部分包装好的机器都暂停使用；参观鞍山联合企业时，看到运送氧气瓶和其他货物都采用人力车装载。

在上海和南京都向我们谈到过有关劳动安排的困难。为了更快地解决这个问题，开展了将城市居民转入农村户口的工作。最近几年从上海派到农村的有80万人，以致城市居民减少到620万人。但在上海，还包括至今仍存在的12 000条帆船，其船主的生存状况十分悲惨。在南京造成安排就业困难的还在于许多居民没有任何技能，因为在国民党时期都是官员的仆人(20万人)。

在一些企业有许多工人也对我们这样解释，新的工厂需要培养干部。如鞍山联合企业轨钢轧制车间党组织书记说的那样，车间有为两个同样的新车间培养干部的任务。他还说，考虑到H.C.赫鲁晓夫同志在去年参观联合企业时的批评，车间的工人数量已经从1 300名

缩减到1 000名,而到年底还将裁员50名。

与国务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同志的会谈

汪锋同志说,中国现在的少数民族人口有350万人。分布居住在整个中国境内约50%的国土上。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从事农业的主要是维吾尔族、朝鲜族、彝族、苗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吉尔吉斯族、藏族、蒙古族则从事畜牧业。

许多从事农业的少数民族中已经进行了农业改革,涉及250万人。至于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那里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更为复杂,必须进行大量的教育工作。

汪锋表示,共产党被迫与民族地区的封建上层进行斗争,后者利用在当地的巨大影响,号召发展主要为私人企业的地方经济,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该上层以"民族天性"为由反对社会改革,坚持少数民族的"独立性"。曾发生强行接受这些要求的事件,包括在讨论结构方案时。此外,共产党不得不与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不信任作斗争,这也正是那些封建上层点燃的不信任。为了将斗争进行到底取得胜利,共产党提出了任务:用十年时间使民族地区的经济赶上总体水平,在那里培养干部,巩固和增加暂时还十分薄弱的党组织,因为他们的主要依靠是当地的工人阶级。

在这次会谈中弄清楚的一点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各自拥护者之间继续进行着潜在的斗争。共产党的方针是:使两个集团保持中立,将所有权力掌握在一个将来以选举方式建立的人民政府手中。

现在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少数民族建立文字。现在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傣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俄罗斯族、鞑靼族、锡伯族都有自己的文字,大约有1 000万人。600万人(东干族(回族)、满族和其他民族)使用汉语;纳西族、彝族、苗族、拉姑族、景颇族有简单的文字和语言(330万人)。

宗教是重要的问题。部分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部分是佛教、喇嘛教,还有一些是基督教和天主教。不得不与国民党分子的阴谋诡计作斗争,他们经常往少数民族地区派遣自己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应当指出,我们从中国资料中搞明白了,东干族指的就是穆斯林,关于这一点,从中国得来的信息中有一些混淆)。

汪锋同志而后说,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不管在个别民族族群内部,还是民族部落之间还存在极大的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比如,在西藏省和四川省的许多部落内还保留着奴隶制。在某些地区一些部落还保留着原始制。这是还没有形成的族群,可他们有发展得很强烈的民族同一性,存在宗教的同一性和许多其他能够被认为是某个族群的各种特征。所以共产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取消经济上的不平等,因为政治上的不平等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阶段被取消了。共产党特别强调成立自治区

的作用。现在自治权是共产党对待少数民族的基本政策。所以在那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按照这些少数民族的意愿成立自治区。最近几年期间成立了73个民族区域自治(28个自治区和自治州以及45个自治县)。1955年10月1日成立了第一个维吾尔族新自治区。

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有许多困难，主要在于：少数民族中几乎没有工人阶级，还在于封建上层还想在这些少数民族中保留自己对其他剩下居民的统治地位。这样的上层人物阻挠着人民中新的民主力量和新干部的发展。

有许多来自少数民族的会议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显示出民族主义倾向，因为来自少数民族的代表主要是封建上层的代表。这些代表中的某些人是为了希望在会议上得到他们族群的完全独立直至脱离中国。

党采取的方针是从人民中培养民族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成立共产党组织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勇于将少数民族中的党员推上领导岗位。

与国务院第八办公室(私人工商事务)副主任许涤新同志的谈话

许涤新同志描述了中国私人部分的状况、私营企业向公私合营企业转变的改造工作进程。

他说，首先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大集团：买办资产阶级：体现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和民族资产阶级：主要集中在浙江省、四川省、上海市和宁波市。蒋介石集团采取讨好外国资本，损害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这种背叛政策导致了他们之间关系的断裂。为了让资产阶级更完全地脱离蒋介石集团，利用它为人民国家的利益服务，就需要推行非常巧妙的政策。要将剩下的资产阶级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要让革命胜利后逃到国外去的那部分人回到祖国来。政府为这部分资产阶级保留了所有权和承诺给予帮助。

许涤新说，现在的资产阶级分子分为四类：

“进步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那些已意识到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并且积极投入到社会生活中去的资本家。包括民族资本家的上层也属于这一类；

“中立的”，人数最多的一类资本家(占总数约60%)。如许涤新同志指出的那样，这一类资本家很难理解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仅将它作为一种事实来接受，但不表现出任何积极性，有时候还进行干扰；

“落后的”，属于这一类的资本家，抗拒社会主义改造，不接受国家的订单；解散自己的工人。但是不进行公开的抵抗；

反动资本家。进行暗中破坏，破坏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措施办法。以隐蔽的方式进行斗争。

许涤新说，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分裂资本家，将第二类资本家争取到我们这一边，孤立

第三和第四类资本家。

在工业方面对待资本家采用的是以下方式：

1. 国家收购私营企业的商品。

2. 在私营企业加工由国家提供的原料，同时这些企业完成国家订单时，由企业负担原料费用。

这样的方式能够限制利润和自发性以及私营工业与私营商业的脱离，这就迫使资本家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许涤新在回答问题时说，资本家因为要依靠国家才能获得原料，所以他们想竭力利用私营市场很困难。原料是资本家身上的压力杠杆。

3. 下一种方式就是国家资本。现在大部分私营工业和商业改造成了公私合营的企业和商店。公私合营企业提供了整个私营企业总产值的36%。差不多所有工人总数在百人以上的企业都属于这一类。生产的各个部门都实行了私营工业转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如在上海，所有棉纺企业、橡胶制品企业、器皿制品企业同时进行了公私合营改造。

1952 年中国共有 19 万个批发商。这里同样也采用将生产各个方面的资产阶级挤走的方针。到现在只剩下了 9 万名商人，这部分仅占批发贸易的8%。私营贸易的范围只剩下日常生活消费品：火腿、水果、家禽、鸡蛋等等。许涤新同志在回答有关批发商资本数额时说，“很少有资本在 10 万元的批发商”。至于工业资本，他们一般都有 2 000 万 3 000 万元资本，有些甚至达到 1 亿元。

1953 年国家共有 453.3 万户商人家庭(包括小铺子)。有 680 万人从事私营商业。在对待私营商人时采用两种方式：

1. 国家按照合同以现金结算方式向商人提供商品。同时私人应当以国家规定的价格销售商品。商人也可以从私营企业者进货，但销售价要与国家协调后制定。

2. 国家以代理销售的方式向商人提供商品。商店的所有者有责任向银行缴纳抵押金，以此从国家得到商品。在这种情况下提供给商人的商品零售价由国家规定。

对私人贸易制定了严格监督。在这方面我们深信不疑。每家商店，甚至每家小铺子都有专门的小册子，上面记载着购买人获得的商品。一张小票给购买者，而另一张留在商店里以供检查。违反商业规则的将受到严惩。

对于公私合营改造的问题，塔斯社代表团可以在上海和天津从实际中了解。

我们在这些城市里参观了公私合营的企业和商店，去了属于资本家的大商店。

在上海与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进行了会谈。他讲述道，全国所有私营企业的一半产值由上海产出。

上海有 75 000 家企业，其中包括 46 000 家手工业作坊。规模大的企业 2 800 家，其中包括 270 家国营企业(规模大是指有超过 15 万名工人和靠电力工作；也有超过 7 000 名工人的企业)。规模大的企业中聚集了 65%的上海工人，他们创造 70%的总产值。仅有 7%的企业不在国家监察之内。剩下的从国家获得原料，完成国家的订单，有为他们制定的生产计划和

制成品的单价。

说到私营企业向公私合营转化，这项工作早在1950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为了保障工人的就业和居民商品的定额供应，国家对那些主人已经逃往国外的企业进行了托管。国家当时对这些企业进行了注资，派出了自己的常驻代表，可其后也还没有收归国有。这一点争取到了外逃的人，他们开始逐渐地和抽出的资本一起回来了。比如，大企业家刘鸿生就是这样做的，他拥有火柴厂、仓库和码头。就这样，国家在当时就已经成为这些企业的股东。

第二阶段开始于1952年，当时的"五反"运动结果揭露出了非法利润，国家将此和在个别企业中发现的四大家族和日本公司的股票予以没收。结果出现了许多新的公私合营企业。在上海规模大的公私合营企业的数量增长为：1950年：24家；1951年：83家；1953年：133家；1954年：244家；1955年：520家。

为了稳定，国家将小企业围绕规模大的企业进行联合，将它们合并。比如，上海自来水笔厂现在将联合9家企业。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生产部门私营企业的改造和集中。这里只能是蜜糖饼干和鞭子一块用，因为规模大的企业业主不愿意与小企业合并。非常重要的说服方法之一是拒绝提供原料和不保障销售。合并的结果许多以前的管理人员被解职。通过与企业家的协商，明确这些人的新职位并保留以前的薪额等级。规模大的工厂经理收入为每月400—700元，而小企业的经理为每月200—300元，大大超过国营企业经理的收入。

有趣的是，国家在成为股东之前成立了委员会，与资本家确定企业的价值。资本家自然要尽量提高自己的资本。比如，以前上海"申新"纺织厂是属于百万富翁荣毅仁，顺便说一句，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有其他许多荣誉职位。但是在确定他工厂的资本时，他千方百计地降低设备的损耗，说他的机器还能用上20—30年。国家代表回答，这些机器最多还能再用10—20年……

不管是第一位还是第二位与我们会谈的领导都负责任地表示，为了让企业成为是公私合营的，有5%的股份已经足够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企业的决定性杠杆握在自己的手中。刘述周强调说，公私合营工厂生产的商品质量最好，上缴的利润更多，原因是工人对生产的态度改变了。

应当指出，国家旨在排挤私人资本的政策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和支持。私营企业的工人经常和工厂主闹矛盾，劳动生产率要比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低得多。私营企业的工人们要求加快对他们企业的改造。

城市居民实际上是抵制私营商店。在上海我们在同一时间走进两家商店：国营的和私营的商店。国营的商店中所有楼层满满都是购物者，而私营的，只有一楼有一小部分购物者在食品杂货和美食柜台边，二楼卖鞋、丝绸、皮毛、儿童玩具处一共只有几个人，灯光也暗了好些。很显然，这家商店的店主在这样的条件下也生存不了多久了。有一个对我们讲述的故事，很准确地描述了资产阶级的两难状况：资本家感觉自己就像在燃烧的湖中与强盗同坐在一条船上。

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杜润生同志的会谈

杜润生同志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他讲述道,有许多内容我们以后可以在1955年7月31日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找到(报告在我们会谈后就刊登了)。

会谈前杜润生同志表示在解决国内粮食问题方面有许多困难。食品不够,和棉布制品一样定额供应。在1952年的丰收年按人口平均仅为500斤粮食(大约250公斤)。1953年发生了农民拒绝将粮食卖给国家。为了保障定额供应给工人的粮食,开始计划收购粮食和卖出粮食。

杜润生同志说,中国现在共有1.168亿农民户。65万个农业合作社联合了1 700万户农民:占所有农户的14.5%。平均每个合作社有25.5家农户(每户平均为4.5人)。

1956年春合作社的数量增加到了150万个,联合了4 500万户农民,也就是说五年计划将提前完成。

然后杜润生同志讲述了农村的阶级成分。25%为贫农户;45%为下中农户;中农户(他们中有部分人还雇劳动力)不到30%;富农大约为2%。前二类人积极奔向社会主义,形成了党基础组织的核心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依靠。第三类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摇摆。由于地方上表现出害怕"胜利冲昏头脑"的错误,许多坚决要求加入合作社的农民(今年春天这种愿望特别高涨)开始表示不满。听到了责备声:想生活得更好,却阻挠我们!于是开始成立"秘密"合作社。

考虑到所有这一切,今年春天党向农村派遣了15万自己的特派员,其任务是巩固已有的合作社和成立新的合作社(根据计算一名特派员负责10个合作社)。重新组织的合作社将给予200元用于购买耕牛和农具的津贴。加入合作社的贫农发40元。这些贷款将连续发放3—5年。

现在有101个拖拉机站,到五年计划结束时将达到200个;运作方式和苏联的一样,也就是按照与合作社签订的合同。

谈到党的农村工作方法时,杜润生说,要对农民进行大量的解释工作。每个农民明白,他应该耕耘多少土地,将有什么样的收获,他该卖给国家多少。在农民会议上规定所有的定额,所以每个人都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责任,也知道村里其他人的。而既然已在会议上通过的决定就不得违反。农民还知道,即使他获得了更大的丰收,上缴粮食的定额还是不变的。禁止私商在农村里收购粮食。只有在固定的地方有着有限的市场,农民在那里可以在没有商人的参与下相互交换各种农产品。国家同时还掌握着农村工业品的供应,通过消费合作社供应工业品。

杜润生在谈到农业机械化时说，国家向合作社提供犁和其他农具，同时还提供化肥。今年生产了30万架犁。至于拖拉机，要到1959年才开始生产。到1967年前打算生产600—700辆拖拉机。

与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志的会谈

吴冷西同志简要地讲述了新华社的发展史。1932年(实际上是1931年11月7日)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出版了报纸《红色战士》。1934年到1935年伟大的长征后通讯社停止了自己的工作。开始出版《新中华》报，报社有了通讯部。

1937年10月1日新华通讯社正式组建成立。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通讯社设在延安。从1942年起与中文广播一起，通讯社开始了英语广播。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军后方成立了革命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上有新华社的分部。同时在新华社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毛泽东同志当时为通讯社写了专稿反对刊物中的形式主义。

1946年在延安的新华社机关大大地扩大了。解放战争开始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有部队都成立了新华社分部。那时新华社传播中共中央内写的各种进步文章，也就是说，实际上起到了中国共产党机关的作用。

1949年10月起新华社成为国家通讯社。在庞大的管理方面建立了各个部门，而在各省建立了分社。新华社在军队内没有专门的部门。早先属于新华社的无线电广播服务转给了无线电委员会。1952年以前在情报总局下的照片新闻转给了新华社。

现在新华社每天以6万字的量发布公开新闻：以无线电报方式发送4万字，邮寄发送给需求者2万字。这样的信息量中内部新闻为60%，国外新闻为40%。

新华社每天给各地方报纸发送的材料约为750万字。其中350万字为口述笔录传送，剩下的以无线电报方式。

新华社每天出版6万—8万字的新闻通报(不用于刊登)。该通报包含了国内的和国外的新闻，每天分发给固定的客户。

此外，新华社还给当地机关领导发送(以内部电报方式)简要新闻通报：信息量大约为3 000字。

新华社对外新闻部每天用英语为国外通讯社发送8 000－10 000字的新闻。

新华社的照片新闻在1954年提高了10 000张底片，发布了50万张照片。

通过在国外合作的通讯社，每月3—4次向相应的国家分送文章，用以刊登在这些国家的报刊上。

新华社自己的记者使中国国内的生活更加多彩。主要来自塔斯社和民主国家通讯社的材料基础上国际时事也更加生动。新华社自己驻外记者的材料占该社国外新闻的20%—25%。

新华社在中国有29个分社(每个省和每个大城市都有)。此外，在福建省还有前线分社。

总体来说新华社在全国有389名记者。国外有22名,包括在莫斯科、柏林、华沙、布拉格、汉诺威、雅加达。在朝鲜有两个新华社的分部:一个在平壤,另一个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新华社在香港有“半官方的分社”,通过无线电报获取新闻。香港分社从事对来自亚洲东南亚国家以及日本的杂志和报纸进行加工。

新华社计划在贝尔格莱德、仰光、卡拉奇和伦敦设立记者站。

新华社有编辑团队,由新华社的社长、3名副社长、国外新闻部、对外新闻部和照片新闻部的部长组成。

计划成立新的解决出版和新闻传播方面问题的部门。

现在新华社有2 400名员工。他们中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有1 100名,在国外有140名(包括在当地招收的人员)。

吴冷西同志说,为了生动地报道大型的国际会议,新华社就在当地租用转播设备。如在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会议(万隆会议)和在日内瓦(日内瓦会议)召开的外交部长会议(有周恩来参加)。

塔斯社代表团在北京逗留期间在《人民日报》报社编辑部与首都记者进行了会面,参加的有近70人。会谈前几小时给了我们一份中央刊物人员所感兴趣的问题清单。《大公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比如:“除了宣传和解释党的方针、政策和有关经济工作的决议以外,如何在经济新闻中体现党的领导?”;“苏联推行新的经济政策后,如何在刊物中组织经济报道?”;“在向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发起总攻期间该如何组织有关市场问题的报道?”。《北京日报》提出的问题是:“特写和通讯报道中叙述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活动时,记者可否允许进行逻辑性推论?”;“记者能否对大量地引文作某些修辞上的改动或增补,而不与真正的引文内容对立?”。《工人报》请求讲述,塔斯社是如何推广先进经验,如何对掌握生产技术进行报道,如何借助于新闻使党和工会的组织工作更为生动?塔斯社是否根据题材在国家不同地区有自己的记者,如何培养这样的记者,塔斯社如何与自己的记者配合工作等等。

预先说明代表团成员对某些问题很难回答,比如,有关因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为报纸组织材料的问题,因为这里涉及的时期大约是30年以前的,我们随身没有任何就这个问题的材料,我们讲述了塔斯社是如何为报道先进方法的经验、生产革新者的成绩而进行组织工作的,如何报道完成生产计划,如何实现对记者网的领导,如何为塔斯社选择干部。

我们同时还说,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情况有浓厚的兴趣。塔斯社和苏联报刊广泛地利用新华社和中央报刊有关中国劳动人民取得成就的材料。

在参观企业与合作社时,我们很想知道物质情况和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情况。

如在北京第二纺织联合企业,技术工人每月工资为70—75元,而普通工人则为47元。工厂食堂伙食为15元。工人没有带薪休假。只有生产先进分子才能去修养所或疗养院。工人不缴税。

在沈阳机床制造厂,副厂长对我们说,工人最低工资为每月30元,最高为110元。平均工资为50—60元。厂长每月为160元,总工程师为240元,一般工程师大约120元。

沈阳机床制造厂的许多工人都居住在工人新村。人口多的家庭能得到住房。每套住房有两个房间(都为8—10平方米)，带有厨房。工人每月支付10元。孩子送托儿所每月需支付12元。上小学每年支付5元。

一个三口之家最低生活费大约在每月60元。

在中国许多城市，我们注意到城市交通是薄弱环节。尽管大城市里有电车、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可大部分人和货物，都采用自行车和人力车。北京现在有42 000辆人力车。其他城市也有许多人力车，特别是在上海。甚至在工业中心：鞍山和抚顺大部分货物都采用人力车或马拉车运输。汽车很少。在南京和杭州几乎看不到汽车。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城市和农村都十分干净。看不到垃圾、垃圾堆放处，看不到苍蝇，楼房都保持错落有致。在这方面居民本身显示出十分整洁。几年前在中国就开始的爱卫生保健康运动取得了非常良好的结果。

塔斯社负责人

В. 谢里维尔斯托夫(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大部分资料都已刊登在报刊上。

И. 谢尔巴科夫

1955年12月21日

ЦХСД，ф. 5，оп. 28，д. 308，л. 140－166

№20755

尤金致莫斯科电：武汉长江大桥建设新方法

(1955年12月10日)

绝　密

驻华大使访问团在访问汉口期间，中国地方机构向他们介绍了长江铁路大桥的建设。大桥建设负责人彭敏向大使们介绍了该桥建设中的困难及其技术特点。长江大桥的宏大给各国大使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20名苏联专家参加了该桥的建设。我会见了苏联专家小组领导人西林工程师。

西林说,长江大桥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科技意义。长江在汉口地区平均水深达30米,在每年中的个别时期还会达到40米。此外,这里的水流速度很快。这些状况以及其他的状况(水底气体的溢出)都排除了用沉箱的方法建设桥墩的可能(一般认为,在这么深的水中使用沉箱的方法,工人每天在水底工作不会多于45分钟)。以西林为首的苏联专家同中国专家一起制定了新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使用沉箱固定桥墩。

桥墩的基座是通过把管道从水的表面放到水底,再通过管道(直径为半米,长40多米)钻河底的方法建造的。这种方法是如此的有效,使得大桥的建设比预先指定的期限快得多。最初计划在1959年结束该桥的建设。然后这一期限被改为1958年。现在大桥预计在1957年建成。西林工程师说,如果苏联能够按照原计划在1956年第一季度向中国供应1.5万吨用于钢筋结构建设的轧钢,那么,大桥在这一期限内完全可以建成。

当所有的设计和试验工作都结束的时候,中国的某一组织进行了建设大桥的准备工作,1954年8月19日,中国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在致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科热夫尼科夫的信中指出,在长江上不可能通过沉箱的方法进行建设工作,中国铁道部决定通过非沉箱的方法建设大桥。

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对中国铁道部部长的这封信没有任何答复。

1954年11月10日,中国铁道部部长又给科热夫尼科夫写了一封信,再次提出了关于按照新的方法建设大桥的问题。

1955年1月10日,科热夫尼科夫部长给中国部长写了回信。在回信中科热夫尼科夫不建议通过非沉箱的方法建设大桥。他写道:你们关于通过非沉箱的方法,在岩石的基础上建设桥墩基座和钢筋混凝桥墩的方案,在我们的实践中还没有进行过检验,现在不建议在复杂的条件下使用这种方法建设长江大桥的桥墩。

在科热夫尼科夫拒绝建议采用非沉箱的方法建设桥墩之后,中国方面自己通过了关于采用非沉箱的方法建设桥墩的决定,这种方法是以西林工程师为首的苏联专家制定并向中国铁道部提供的,这种方法在苏联经受过实践的检验。

负责大桥建设的彭敏于12月3日在《友好报》指出,"这种建设大桥的新方法在建设汉水大桥的时候就已经检验过"。彭敏指出,"关于建设大桥基础工作的新方法的建议特别重要。按照这个方法在钻了大孔之后使用大型特制钢管作为基础;多年以来关于做这些工作必须用沉箱方法的说法被打破了"。

在长江上应建造8个桥墩,现在已经建造了4个。

新的建设方法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得是如此顺利,以致中国工程师将要按照这种新方法在南京建造新的长江大桥。用沉箱的方法在南京建造大桥是不可想象的。南京地区长江水深达50多米,而水流的速度比在汉口地区也要快得多。中国工程师已经准备了直径达3米的钢管,并在汉口地区进行了试钻,为的就是在南京地区建造这么大的桥墩。

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在长江大桥建设一事上的立场令人感到奇怪。

建造大桥的新方法是由苏联专家提出来的(西林等人)。苏联进行了一些实验性工作。

钻探的特别设备和其他装置都是苏联提供的。交通建设部的科学会议上多次讨论了该桥的建设问题。

很明显，这一建桥的新方法取得了成功。苏联交通建设部现在开始担心并要求参加这一工程的我国专家论证苏联方面关于用沉箱方法建设长江大桥方法的优越性。

从上可以看出，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的立场是畏缩的、双保险的：一方面，它阻碍了苏联建桥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使苏联在长江大桥的建设问题上处于不利的地位。

我认为，必须委托科热夫尼科夫部长给中国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写一封信，信中应高度评价中苏桥梁专家共同工作取得的成果，他们推行新的建设方法在长江大桥的宏大工程中取得了成果。并提出，希望总结这一经验并共同作出科学的和实践的结论。

或许，应该请科热夫尼科夫部长到中国实地看看这一建设。此时，中国朋友们有一种不快的感觉，这种感觉，毫无疑问是由科热夫尼科夫轻率而同时又是正式的答复引起的。

АПРФ，ф. 3，оп. 65，д. 503，л. 152 - 157

№21830

科热夫尼科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建造武汉长江大桥问题

（1955 年 12 月 14 日）

绝　密

第 174 号会议记录
关于在中国建造非沉箱式桥梁的问题
1955 年 12 月 14 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兹因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有关在汉口市附近建造长江大桥的密码电报，特报告如下：

为执行 1953 年 7 月 23 日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交通部对中国铁道部提供的跨越扬子江大桥（长江大桥）初步设计进行了鉴定。

由 22 名著名的桥梁专家和交通建设科研人员对初步设计进行了鉴定。

提交的初步设计中规定桥墩建造在沉箱基础上并带有双层跨越结构用以通行火车和

汽车。

鉴定委员会证实了初步设计中规定的河中桥墩建造并使用浮式沉箱的方式，并建议在详细制定技术设计时进行另外的地质勘探、水文地质和地形测量工作。

在1953—1954年用在河床上大量钻眼的方式进行勘探的结果表明，河里桥墩必须加深到4—6米，而一个桥墩甚至超过初步设计规定的水平，深达11米。这个情况使运用沉箱方式建造桥墩变得更为复杂，因为需要将个别沉箱下沉至40米的深度。

因此，在1954年为了提供技术帮助建设长江大桥而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按照中国铁道部的指示仔细研究了桥墩的无沉箱方式构造方案。

该方案规定桥墩建造在直径为1.5米，深度达3—5米的岩石基础上的钢筋水泥柱上。

建造这样的柱子要求采用的方法是将大口径中空的钢筋水泥管沉降至河床的岩石层，通过钢筋水泥管在岩石基础上扩孔至3—5米深度，并用钢筋混凝土充填岩石井和钢筋水泥管。

中国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在1954年年底请求交通建设部就该方式进行工程作出结论，表示由于中国建设者缺乏建造沉箱基础的经验，缺乏高水平的沉箱工人和技术干部以及相应的设备，所以采用沉箱基础涉及许多困难。

交通建设部详细研究了有关无沉箱建造长江大桥桥墩的提议后，将该问题报告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冈诺维奇同志，并根据以下理由认为当时不可能建议采用该方式建造大桥：

扬子江的特点在于非常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水流湍急，洪水时水深达40—50米。

在苏联和国外造桥实践中没有在任何地方采用过所提议的桥墩结构和工程进行的方式，建造如此独一无二的长江大桥要是没有精心设计上的详细研究和试验性的检验，从交通建设部方面来说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交通建设部在今年1月10日以书面方式向中国铁道部建议在进行工程的条件下对它们进行实验性检验，直至彻底解决有关结构类型和建造桥墩工程的方式问题，这些都已经完成。

1955年一季度在苏联专家的直接参与下，在建造长江大桥临时安装的桥墩时运用了无沉箱建造桥墩的方式，这样就有可能在进行工程的条件下完成结构和工程进行的工艺规程并解决许多首次在造桥实践中出现的复杂的技术问题。中国铁道部考虑到建造临时桥墩的检验，决定建造无沉箱基础的长江大桥。

1955年按照此方式建造了4个河里的桥墩。

交通建设部曾经要求、现在仍要求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在解决出现的技术问题上提供帮助和咨询。1955年有经验的桥梁建造师和设计师大大增强了工地上苏联专家组的力量。交通建设部经常研究长江大桥的建造经验并采取措施予以总结。

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

E.科热夫尼科夫

文件送：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什维尔尼克同志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1955年12月14日，B.马林

АПРФ,ф.3,оп.65,д.503,л.149－151

№2075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派遣交通建设部长去中国

（1955年12月1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12月15日会议

第174号记录第27项　尤金1955年12月10日来自北京的电报。

绝　密

接受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关于派遣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科热夫尼科夫同志到中国的建议，以便研究用非沉箱方法建设长江大桥桥墩的经验。

对科热夫尼科夫在长江大桥用非沉箱的方法进行建设一事上的观点进行评价问题，待他返回苏联后再行审议。

РГАНИ,ф.3,оп.10,д.207,л.9－10

№1381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方法

（1955年12月1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12月15日会议第174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К. Е. 伏罗希洛夫、Л. М. 卡冈诺维奇、А. И. 基里琴科、Г. М. 马林科夫、В. М. 莫洛托夫、М. З. 萨布罗夫、М. А. 苏斯洛夫、Н. М. 什维尔尼克、А. Б. 阿里斯托夫、П. Н. 波斯佩洛夫；会议由 А. И. 米高扬主持。

第 27 项　尤金同志 1955 年 12 月 10 日发自北京的第__号电报。

苏联交通建设部关于利用无沉箱方法在中国建造桥梁问题的立场。[1]

米高扬、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萨布罗夫、基里琴科、科热夫尼科夫。

卡冈诺维奇同志：我对科热夫尼科夫同志说要做一个进行试验的基地，他们没有很好地掌握非沉箱的方法。他的信不好，是走形式。尤金同志的电报是不正确的。

采纳尤金同志的建议。(承认答复是走形式的，是拖延，损害了名誉。)

РГАНИ, ф. 3, оп. 8, д. 389, л. 14 - 17об

№23838

帕列茨基斯答记者问稿：国际议会联盟承认中国人大代表团资格

(1955 年 12 月 17 日)

今年 11 月 30 日，国际议会联盟执委会第 101 次例会在印度首都德里圆满结束。

众所周知，国际议会联盟成立于 1889 年。其主要任务是促进世界各国议会成员之间的私人交往，以便后者齐心协力维护和平和推动国家间的合作。目前，该联盟包括有 46 个国家的议会代表团。近几个月以来，国际议会联盟规模有所扩大，又有一些新的国家议会代表团加入进来，其中便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尽管这样，现在仍有许多国家的议会游离于国际议会联盟之外。例如，直到最近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的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而该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近两天，赴印度参加国际议会联盟例会的帕列茨基斯回到了国内。鉴于这次国际议会联盟例会所解决的问题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我们的记者便拜访了 Ю. И. 帕列茨基斯，并请他通报一下此次会议的成果。

帕列茨基斯通报道：

---

[1] 1955 年 12 月 10 日，苏联驻中国大使 П. Ф. 尤金向苏联领导人建议：让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 Е. Ф. 科热夫尼科夫前往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利用无沉箱的方法在长江上建筑桥墩的问题。建议被采纳了。——原注

——(国际议会联盟)执行委员会会议已经闭幕。我无法详细说明会议议事日程中所涉及问题的讨论经过及其所通过的决议。鉴于境外报刊已公布了此次例会的一系列最重大问题之一的情况，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的权力，我认为有义务向苏联公众通报一下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结果。

国际议会联盟执委会第101次例会成功地解决了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为联盟成员)的问题。例会参与者以4∶3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如下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符合国际议会联盟章程中关于(加入联盟)的相应规定。

在投票表决中对该决议投赞成票的是执行委员会主席斯坦尼盖特勋爵(英国)以及苏联、锡兰和瑞士的代表；投反对票的有伊拉克、意大利和泰国的代表。

在这次例会上蒋介石集团的鼓动性提议——企图让会议承认其加入国际议会联盟的权力——遭到了否决。

根据联盟章程，执委会将向国际议会联盟委员会报告自己的这一决议情况，并将于1956年4月份在南斯拉夫召集国防议会联盟例会。

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资格)的决议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将有助于加强联盟自身的威望。执行委员会的这一决议的重大意义还在于，下一次国际议会联盟大会将于1956年11月在曼谷(泰国)举行，届时会议将讨论亚洲问题。而允许亚洲国家的真正代表来参与并讨论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刚刚闭幕的这次执委会例会——是国际议会联盟历史上首次在亚洲举办的例会。它显示了联盟与世界上这一地区国家的议会的关系的加强。在印度举办例会的事实本身的意义重大，表明亚洲国家在国际生活中的地位正在不断增长。

还应当指出的是，印度政府及其议会在这次例会上对参与者所表现出的特别关注。

手写批注：

应通过塔斯社在所有主要中央报刊上发表。

Д.谢皮洛夫

1955年12月17日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99，л. 83－86

№21455

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中国刊物通报

(1955年12月19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5年12月26日
第569号

致苏共中央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

同时呈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汇编的中国刊物1955年第129号至135号通报。

附件见下文。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В. 利哈乔夫(签名)
1955年12月19日

附件：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9/348号，1955年12月

通报第129(348)号，1955年12月1日

内容及页码：

1. 关于发放1956年国家经济建设债券(《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1日)。第2页
2. 关于执行辽宁省1954年的预算和1955年的预算。第4页
3. 3万多吨工业品下乡(《福建日报》，1955年11月20日)。第19页
4. 新闻简要报道。第19页

……①

---

① 以下为上述目录的具体内容，略去未译。下同。——编注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 130/349 号，1955 年 12 月

通报第 130(349)号，1955 年 12 月 6 日
内容及页码：

1. 中国对外贸易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服务。第 2 页
2. 农业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备委员会有关执行国务院关于国家计委"降低新农具价格"报告决议的通告。第 8 页
3. 中国的采煤量超过去年水平。第 14 页
4. 不许阻止贫农和下中农加入合作社。第 16 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 131/350 号，1955 年 12 月

通报第 131(350)号，1955 年 12 月 8 日
内容及页码：

1. 中国与东德签署 1956 年交换货物和支付协定。第 2 页
2. 关于私营商业企业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第 3 页
3. 制油工业工人为超额完成今年油的增产计划而奋斗。第 4 页
4. 1955 年 11 月大事记。第 5 页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 132/351 号,1955 年 12 月

通报第 132(351)号,1955 年 12 月 10 日

内容及页码:

1. “鸠山一郎政府往哪里去?”(庄涛的文章,刊登在 1955 年 12 月 1 日《人民日报》)。第 2 页

2. 全力以赴顺利完成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中国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在 1955 年 9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一届电力工业全国电业劳动模范大会上的报告,刊登在 1955 年第 20 期《人民电业》)。第 7 页

3. 克服外贸仓储运输中的浪费(中国外贸部运输局副局长庞之江的文章,刊登在 1955 年 11 月 24 日《人民日报》)。第 12 页

4. 全国第三次关于农村私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光明日报》,1955 年 12 月 1 日)。第 16 页

5. 辽宁农村的党组织迅速增加(《辽宁日报》,1955 年 12 月 1 日)。第 17 页

6. 上海市大规模工业建设减速的必要性。第 18 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 133/352 号,1955 年 12 月

通报第 133(352)号,1955 年 12 月 13 日

内容及页码:

1. 东京中国商品展。第 2 页

2. 中国与越南签署有关确定人民币与越南盾汇率的协议。第 6 页

3. 有关制定 1956 年中国电力工业计划的指示。第 7 页

4. 研究农村中各阶级阶层的倾向。第 12 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
致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 134/353 号，1955 年 12 月

通报第 134(353)号，1955 年 12 月 15 日

内容及页码：

1. 关于我国的利率问题(杨培新的文章，刊登在 1955 年 10 月 4 日的《人民日报》)。第 2 页

2.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做好兵役工作(邱先通在辽宁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刊登在 1955 年 10 月 22 日《辽宁日报》)。第 11 页

3. 上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三年期间所取得的成就(1955 年 10 月 10 日《新闻日报》)。第 21 页

4. 上海商业国家机关三年扩大农村工业品销售的工作总结(上海市人民政府第三商业局局长陆穆云的文章，刊登在 1955 年 10 月 21 日《解放日报》)。第 23 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 135/354 号，1955 年 12 月

通报第 135(354)号，1955 年 12 月 17 日

内容及页码：

1. 多民族地区同样必须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第 2 页
2. 中国粮食作物和棉花大获丰收。第 7 页
3. 农业化学制品和化学制品喷雾装置新的降价。第 9 页
4. 中国文学家和艺术家响应进行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号召。第 10 页
5. 加强党建工作，保障各项任务的完成。第 12 页
6. 亚非学生疗养院建院 1 周年。第 16 页
7. 中国发展信用合作社。第 17 页

……

ЦХСД，ф. 5，оп. 28，д. 408，л. 1－145

№21458

克鲁季科夫与中共定县县委书记会谈纪要：农村合作化运动

(1955年12月23日)

机　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6年1月21日
第57号
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H.C.赫鲁晓夫同志：

呈送大使馆参赞克鲁季科夫同志与中国河北省(北京位于该省)中共县委书记的会谈记录。

该会谈的意义在于直接地转达了中国农村合作化的具体进程。

附以上内容共6页，仅送收件人。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打印2份，送：收件人，归档
第149号
1956年1月21日

附件：

机　密
文本第1份

摘自K.A.克鲁季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1月21日
第57号

与河北省中共定县县委书记王洪儒会谈纪要

1955年12月23日

在与大使馆工作人员小组去定县参观时，我请王洪儒简要地讲述了定县合作化运动的进程情况。

王洪儒说，定县有147个乡，共有496个村。整个定县有12.571万家农户，县的总人口为65.656 9万人，其中60.345 4万人从事农业。3 234人从事手工业和做生意。县里居住着13 850名东干人(回族)(2 986户)。

谈到解放后的文化成就，王洪儒说，现在县里有545所学校，其中6所中学和539所小学。中学里有4 665名学生就读，小学有75 577名小学生上课。

而后王洪儒着重讲述了农业合作化在定县的问题。

他说，县里最初的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1951年春成立的。入社农户383家，到1952年县里合作社的总数达到了84个(574家农户)，1953年为654个，其中有3个大规模的(100多家农户)。这些合作社的入社农户总共已有6 700家农户或者是县里所有农户的5.7%。1954年县里已有2 185个合作社。

1955年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量增长到了104 866户，占整个农户数量的86.6%。

同时将规模小的合作社合并成规模大的合作社，合作社的数量从2 185个减至395个。395个合作社中288个是规模大的合作社，也就是农户总数在100户以上，个别情况下有1 000家农户，50个中等规模的(50户和多于50户)，57个小规模的(少于50户)。王洪儒补充说，288个大规模合作社中现在有108个合作社在进行低级合作社转为高级合作社的工作，其中4个合作社已经完全转为了高级社并已完成各项手续。然后他谈到了加入合作社农民的阶级成分。70%的合作社社员是贫农和下中农(73 406户)。中农的富裕阶层占合作社社员总数的29.5%(30 935户)，富农和以前的地主为0.5%(524户)。

至于已成立的合作社质量方面，王洪儒表示，395个合作社中有287个合作社是坚实的产业，它们中122个合作社已经选举了理事会，对生产资料进行了评估，基本上结束了合作社的整顿工作，而165个合作社还将继续进行这项工作。

王洪儒然后又说，1955年秋开展了强有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有许多自身的特点。首先，这项运动的发展速度前所未有。合作化过程中县里农民表现出巨大的生产积极性，比如在1955年，小麦播种超出了计划15 000亩。王洪儒以农民积肥工作为例作为生产积极性的标志。12月21日农民共积肥366万车(独轮车)(每车在800—1 000斤)，比1954年同时期多出81.5万车。

当前的合作化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农民现在已经要求成立有几个村加入的大规模合作社。通常，农民在规模大的合作社中的收入要高出在规模小的合作社(比如在汉扎瓦合作社

高出5%),比单个的合作社要高出大约10.8%。

第三个特点,王洪儒表示,是与1954年相比贫农与中农的联盟更进一步地巩固。在这场运动中富农和地主比任何时期都更感到孤立。

王洪儒接着又谈到了县委有关开展和进行运动的方法问题。

第一,着重关注向农民宣传和解释党的农村政策问题。毛泽东同志关于合作化的报告刊登后,县党委就召开了三次群众大会,参加会议的农民有481 218人。

第二,1955年9月开始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从贫农中培养干部。为成立合作社的工作培养了35 000名积极分子和13 500名宣传员。此外,培养了2 166名合作社干部(主席、队长、会计师等等)。

为了解决干部不足的困难,县委采用了其他的组织形式。比如,在乡里成立互助委员会,每个合作社有2名代表参加。委员会每周开一次会讨论合作化运动中的互助问题,委员会成员减缓建立合作社的经验。如果一个村有好几个合作社,就成立混合型委员会,每三天聚集一次。除此以外,还成立其他的联合组织,任务是交换经验并在整个县里推广好的经验。比如,还有的委员会,每月一到二次召集规模大的合作社主席等等。同时还广泛开展总结和推广合作社内部的好经验。

王洪儒随后还谈到了运动过程中经常要遇到的困难。

1. 合作社合并时在解决财产问题上会产生许多困难,因为要合并的合作社在合并前对解决个别问题有不同的方法(对劳动和生产资料的评估等等)。288个合作社中有269个合作社有关耕牛和农具的评估问题至今还没协调好。

所以在农具和耕牛的使用上不同的合作社都规定了不同的制度,这些合作社合并后要把他们一律看待,就需要相当复杂的协调。在新的合作社里这个问题解决起来简单得多,因为是按照市场价格评估。在回答我的问题时,王洪儒说,大约有70%的耕牛采用将它从合作社社员赎回的方式公有化,30%向合作社社员租用。去年严寒造成大批牲畜死亡,现在合作社情愿选择租用。根据耕牛的质量,租用分为30元、20元和15元一年。

2. 基层干部由于缺乏经验在管理有几个村联合起来的众多农户时会遇上极大的困难。王洪儒举了杨志东(Янчжидун)乡的例子。

3. 在成立合作社高级社时农民和干部都产生了许多混乱和弄不明白。同时在家中劳动力不够的农户中以及年迈的、寡妇等农户中产生了巨大的不安。王洪儒举了“前进”合作社的例子,该社有10个家庭缺乏有工作能力的人。在将这个合作社转变为农业组合时干部们都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10个家庭的问题。

4. 最近一段时期县里有关牛方面的情况不是太好。市场上小牛的价格急剧下降(比夏天下降20%,甚至更多),同时成年牛的价格上升。按照他的想法,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大部分合作社觉得卖光小牛更划算,为的是用卖得的钱买成年牛,这些牛不用再增加费用就可在生产中使用。

王洪儒说,县委极为重视,已着手消除在牛方面的这种不良现象。几天前召开了积极分

子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些问题。对于我的问题：县委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克服王洪儒指出的那些困难，王洪儒回答说，县党委和人民委员会每天都毫不松懈地注意所有这些问题。除了与党员、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和农村积极分子在会议上，在互助委员会上讨论这些问题，县干部还经常去当地实际帮助那些合作社。

王洪儒然后说，现在县里合作化运动的速度继续在增长。毛泽东的报告刊登后，他们计划生产合作化的普及要达到68%，可在这次谈话之际已经有86.6%的农户参加了合作社，而到年底将增长到90%；剩下的10%主要是地主、富农、反动分子以及部分中农户。

他表示，定县以前是老解放区，所以在这里广泛开展合作化的条件良好。县委考虑到这点，计划在1957年实现农户的完全集体化。谈到不同的阶层加入合作社，他说，贫农和中农基本上已经加入了合作社。接纳富农和以前的地主参加合作社还有个唯一的特点。他说，渗透到合作社的有时在那里占据了领导地位的富农地主分子，利用这点对合作社进行破坏活动，表现在不给贫农贷款和对贫农施加经济压力的其他现象。这些人中的部分反革命分子采取公开的阶级斗争方式(纵火、投毒等等)。他说，土地改革结束后，县里的富农人数略有增长。如果说1952年至1953年富农人数占2%－3%的话，那么现在已达到5%。

王洪儒说，县里现在有151个党委和633个基层党支部，整个县共有28 077名党员，其中24 566名在农村工作。

结束时王洪儒说，合作化运动才刚开始，他们还有许多的困难和不清楚的问题。他建议我们参观近郊的“马宝山”(Ма Бао-шань)合作社，现在这个合作社正在实行向成立高级合众社的转化。对此我向王洪儒表示了感谢。

参加会谈的有河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郭方(Го Фан)、县长刘成(Лю Чжэн)、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张金镇(Чжан Цзин-чжэнь)以及大使馆一等秘书 В. С. 梅德韦杰夫、二等秘书 А. Д. 杜布罗夫斯基和 О. Б. 罗满宁。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К. 克鲁季科夫(签名)

打印1份
1956年1月21日
第102号

手写批注：归档。信息资料，供工作用。

И. 谢尔巴科夫
1956年2月10日

ЦХСД，ф. 5，оп. 28，д. 408，л. 7－13

№2183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筹备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955 年 12 月 31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1 年 12 月 31 日会议记录
第 П177/I 号

绝 密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关于筹备各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各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将于 1 月 6 日召开。委托赫鲁晓夫同志主持会议开始。

提交会议讨论的提议有：

1. 有关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合作；
2. 军事问题；
3. 外交问题。

委托米高扬同志准备经济问题方面的材料，朱可夫同志准备军事问题方面的，莫洛托夫同志准备外交问题方面的。

委托苏斯洛夫同志、波诺玛廖夫同志和葛罗米柯同志为会议收集有关南斯拉夫的必要材料。

邀请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费留宾同志参加会议。

批准发给中共中央的有关召开各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电报全文附后。[①]

РГАНТ，ф. 3，оп. 10，д. 210，л. 1－2

---

① 参见以下文件№20757。——编注

№20757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电：召开各国兄弟党国际会议

（1955 年 12 月 31 日）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把下列电文转交给毛泽东同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根据预先协商好在莫斯科于 1 月 6 日召开由苏共中央委员会代表、波兰联合工人党代表、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奥地利劳动党、保加利亚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参加的大会。会上的主要内容是交流苏联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合作问题的意见，还打算讨论由华沙条约通过的军事问题以及一些关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国际问题。

非常希望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大会，以便完全和及时了解有关大会活动的信息。

请通告我们有关你们的决定。

致以党的问候！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H. 赫鲁晓夫

РГАНИ，ф. 3，оп. 10，д. 210，л. 6

1956 年

№2183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召开华沙条约成员国会议

（1956 年 1 月 10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6 年 1 月 10 日会议第 180 号记录

出席会议的人员有：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波诺马连科、什维尔尼克、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谢皮洛夫、波斯佩洛夫。

关于召开华沙条约成员国会议的问题。①

（莫洛托夫、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科涅夫、葛罗米柯、朱可夫、苏斯洛夫、萨布罗夫）

赫鲁晓夫同志：对委员会的组成成员表示赞同意见。②

莫洛托夫同志：取消关于协商的问题。

米高扬同志：建议召开委员会会议，以便讨论某些问题：

关于欧洲安全问题，关于德国问题。

在此进行了协商。

批准了条例。③

解决关于德国的问题。④

协商委员会可能通过共同宣言。⑤

---

① 这里指的是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关于经济合作问题以及对外政策和军事问题。会议是在 1 月 6—11 日期间进行的，从实质上来说，这是政治协商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原注

② 参加会议工作的还有以下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波兰统一工人党、罗马尼亚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会议（АПРФ，ф. 3，оп. 1，д. 5，л. 1）。——原注

③ 这里指的是 1956 年 1 月 28 日在布拉格召开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就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苏联元帅 И. С. 科涅夫的建议通过的关于华沙条约参加国武装力量统一指挥的条例。——原注

④ 在布拉格召开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作出决定：在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军之后，其武装人员将被列入华沙条约参加国联合武装力量的组成中，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防部长，将由联合武装力量的一名副总司令担任。——原注

⑤ 这里指的是"华沙条约参加国关于友好、合作和互助宣言"，其草案文本已经在 1956 年 1 月 23 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被批准。（参阅第 183/Ⅰ 号会议记录，АПРФ，ф. 3，оп. 10，д. 217，л. 1－9）——原注

(委员会的会议可以在布拉格召开)[1]

关于代表人员的问题。

(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米高扬、马林科夫、萨布罗夫、苏斯洛夫、卡冈诺维奇)

赫鲁晓夫同志：提出朱可夫同志的名字。[2]

全体支持。

委托莫洛托夫同志、朱可夫同志、科涅夫同志、葛罗米柯同志、谢苗诺夫同志为1月11日会议准备全部文件。

РГАНИ，ф. 3，оп. 8，д. 389，л. 41－41об

№25946

尤金与刘少奇谈话纪要：讨论泰国、日本和台湾的局势

(1956年1月10日)

摘自П.Ф.尤金的日记

机　密

与刘少奇同志的会谈纪要

1956年1月10日

我拜访了刘少奇，以便把苏共中央关于H.C.赫鲁晓夫同志和H.A.布尔加宁同志前往印度、缅甸和阿富汗访问的通报转告给他。

刘少奇对这一通报表示了感谢。他说，完全同意苏共中央对赫鲁晓夫同志和布尔加宁同志印度、缅甸和阿富汗之行所作的评价。

刘少奇强调，这次访问将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具有重大意义。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阵营，还有一些中立力量，他们也是一个阵营。这些力量由尼赫鲁来领导，对我们更有利，因为我们自己无法扮演这样的角色。我们可以从自己这边对尼赫鲁施加影响。中立力量现在很明显看重自己的利益，他们有可能会取得双方的

① 政治协商委员会的会议是于1956年1月27—28日在布拉格举行的。关于会议的情况以及有关材料和最终通报可参阅第182/33号会议记录，(АПРФ，ф. 3，оп. 10，д. 216，л. 72，93，94)，1956年1月20—28日《真理报》。——原注

② 这里指苏联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代表。——原注

援助。这对侵略阵营有联系的其他国家也在产生影响。

刘少奇继续说道，泰国的立场明显发生了变化。作为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泰国处于美国的压力之下。同时泰国的经济出现了非常困难的状况。首先，泰国遭受了同缅甸一样的大米销售的困难。橡胶、咖啡和锡的销售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泰国每年有多余的大米50万吨以上，橡胶50万吨。

刘少奇说，泰国政府向中国秘密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请求购买泰国所有剩余的出口产品。刘少奇说，如果我们同意了这一点，泰国承诺将脱离东南亚条约组织。

我问道，这个代表团有多少有影响的人物。

刘少奇回答说，所有代表团成员都是政府人员。1955年12月，銮披汶总理在仰光期间向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委托他与我们建立联系。当时就达成了关于代表团出访北京的协定。泰国请求中国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目前正在谈判。关于泰国代表提出的贷款问题现在还没有给予答复。出席会谈的周恩来助理马列同志说，昨天晚上，周恩来和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告诉泰国代表团，中国将购买泰国的大米和橡胶。根据刘少奇的意思，如果中国购买了泰国所有的多余产品，那么，就有可能使泰国从侵略阵营中脱离出来，并使其加入中立国家之列。刘少奇顺便指出，泰国有300多万中国人，他们在泰国的工业和贸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随后的会谈中刘少奇说，即便是菲律宾最近也在同美国人就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的所有权问题进行了对话。至于日本，鸠山一郎日前也发表声明说，他不排除自己前往中国的可能性。这个声明主要是针对日本和美国民众作出的。鸠山一郎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对美国施加压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提到了近日美国各类高级军事人员和其他活动家多次到台湾的问题。

刘少奇就此事说道，美国人非常想争取台湾。他们非常担心中国政府和蒋介石会谈。刘少奇继续说："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他们想用自己的傀儡孙立人取代蒋介石。蒋介石先发制人，消除了孙立人。"

美国早就向蒋介石提出，把他们的陆军派到台湾，但是被蒋介石拒绝了，因为他担心这会有损他的地位。

刘少奇说，英国正在散布虚假谣言，说英国人科恩来中国是为了充当中国政府和国民党之间的联系人。这些谣言是一名英国工党党员散布的。科恩确实到了中国，他之前也去过台湾，但是他并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他请求允许他在中国参观。现在科恩正在东北。

在随后的会谈中刘少奇说，希望就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为人民民主国家的大师们组织一次会谈。

出席会谈的有使馆参赞K. A. 克鲁季科夫同志和总理助理马列同志。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 Ф. 尤金

АВПРФ，ф. 0100，оп. 46，п. 362，д. 13，л. 22－24

№21457

俄联邦教育部的报告：中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团访苏情况

(1956 年 1 月 10 日)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致苏共中央：

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呈送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团来访的报告。

附件共 5 页。

П. 季明(签名)

1956 年 1 月 18 日

附件：

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教育工作者访问苏联的报告

根据苏共中央 1955 年 6 月 22 日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团一行 27 人应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邀请，于 1955 年 10 月 17 日至 12 月 16 日对苏联进行了访问。

代表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陈曾固同志为团长。

代表团成员有：中学管理局副局长，教育部小学管理局教学部主任，《人民观察》杂志编辑，一些小学和中学的校长和教师。在该代表团中几乎有中国所有主要地区和城市的代表。所有的代表，除翻译外，都是首次到苏联。绝大部分代表都是中共党员。

代表团前往苏联的目的是对如下一些主要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政治教育、小学、初中和师范院校的教学和教育工作，全面的必需的教育，中学工作的领导。代表团团长一到莫斯科就得到通知说，他们面临的任务是研究、总结和在中国推广苏联经验。

代表团有组织地分成 4 个固定小组，每个小组按已明确的代表团逗留期间计划工作。

在苏联逗留期间代表团完全履行了拟定的工作计划。代表团详细深入地了解了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在孩子的学习和教育方面研究的主要问题，教育部各管理处和部门、人民教育地方机构、学校、对外机构、教师进修学院的工作情况以及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的科研工作情况。

代表团在组织上被分为 4 个固定的小组，其中每一个小组都按照一定的、为代表团在进

行访问的整个时期制定的计划进行工作。在访问苏联期间,代表团完全完成了预定的工作计划。代表团详细而深入地研究了一些主要的问题,关于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对孩子的教育和培养方面的问题,关于管理工作问题和教育局的工作问题,关于地方国民教育机构工作问题,中学问题,高级中学问题,教师进修学校问题以及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的科研工作问题。

同代表团进行了一些谈话,谈话的题目如下:关于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工作的一些主要问题,初中、七年制中学和中学教学教育机构和方法,对学校的视察工作,学校教学教育工作的领导,关于全科必修教育,关于苏联消除文盲的经验,中学和师范院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关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小学和初中职工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格里夫科夫同志同代表团进行了"关于教师工会的结构与工作"的谈话。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图马诺夫同志使客人们了解了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少先队组织的工作。

代表团在苏联期间,除了到莫斯科,还到过列宁格勒、基辅、第比利斯、索契和新西伯利亚。

代表们熟悉了中学校长、教务主任、班主任、教学法联合会主席、任课教师的总的状况。翻译们把教学过程速记了下来,对代表们参加的每一堂课都仔细进行了分析。晚上,代表团的每个小组都对白天的工作进行总结,按顺序提出一些问题,并熟悉得到的材料。代表们在列宁格勒熟悉了列宁格勒州教育局和列宁格勒市教育局的工作。他们指出,第 308 中学、第 321 中学、以涅克拉索夫的名字命名的师范学校和列宁格勒州北方农校在教学和教育工作方面的组织性很强。

在乌克兰共和国,让学生掌握几个职业和建立专业班的经验引起了代表团的兴趣。代表团参观了有第 70 名中学学生在工作的工厂和契尔尼科夫州科泽列兹村中等畜牧学校,那里是科泽列兹村学校的科学实践基地。

代表团在列宁格勒和第比利斯的少年宫、基辅儿童农艺生物站、莫斯科儿童读物出版社儿童书店、莫斯科、第比利斯和新西伯利亚儿童剧院等地方了解了校外工作的组织情况。

11 月 7 日参加观看了红场上的阅兵式和游行,参观了列宁博物馆并向列宁和斯大林的陵墓敬献了花圈。

应代表团的请求,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他们被安排参观了两个集体农庄,在这里他们了解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参观了农业生产单位、集体农庄俱乐部以及农民的住房之后,代表团团长说,从这一集体农庄中他们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前景,回国之后,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将积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集体化提供帮助。

代表团访问了国营莫斯科滚珠轴承厂的自动化车间。

在索契转机的时候,代表们参观了城市,参观了两个疗养院,参观之后,他们赞叹道:"在中国还没有这么美妙的院子,没有这么好的疗养条件。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并且更加希望把自己的所有力量和知识贡献给自己的祖国。"

除了参观国民教育机构之外,代表团还参观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第比利斯、新西伯

利亚最好的剧院、博物馆和展览馆，这使得代表团对苏联人民的文化生活有了更深的认识。

代表团了解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教师之家工作的组织，并在这些地方同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们举行了会谈。所到之处代表团都受到非常好的欢迎和接待。在大街上、地铁上和火车上，即使不认识的人也走向代表团，以便转达他们衷心的问候，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关切、尊重和热爱。

很长时间代表们都一直在回忆一个第比利斯的5岁小女孩，当她在大街上看到代表团之后，跑向一名女代表，并递给了她一颗糖果。

“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名年迈的基洛夫市退休的女教师”，代表们说：“她的女儿也是一名教师，她们两人在深夜来到我们乘坐的火车上，以便向中国教师送去温暖而衷心的问候。在这里，我们一直感到自己是在自己的家里。苏联是我们的第二个祖国。”

应当指出的是，所有代表都非常谦虚，非常热爱劳动。代表团团长在代表们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在回国前夕，应代表团的请求，向他们赠送了教师用书和儿童文学作品。苏联各城市的学校、少先队之家都准备了送给代表团的礼物，以便转交给中国的中学教育机构、学校和孩子。

在代表团回国前夕，俄罗斯联邦教育部收到了一封电报，电报中陈曾固同志代表代表团对苏联国民教育工作人员提供的帮助表示了感谢，感谢他们帮助代表团了解了苏联经验。

从奥特波尔到莫斯科的整个路途中，在各州中心，代表团受到了各州和市人民教育局领导的接待。他们在到达下一个城市的途中向代表团介绍了代表团所经过的地区、州和市人民教育组织的状况和成就。

代表团提出的问题都得到了详细而又全面的答复。就这样，还没在莫斯科开始工作，代表团就已经了解了综合技术教育、共产主义教育、学校领导和提高教师业务水平的组织情况。

新西伯利亚市的领导们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代表团的接待工作。这是代表团临走回国之前最后一次与苏联教师见面。代表团受到了极其的关注和照顾。各学校为代表团的到来准备了礼品。

在与新西伯利亚教师的见面会上，代表团团长说：“我们明白，所有珍贵的经验都离不开人民教育工作者和教师的劳动。请允许我以代表团的名义感谢这些经验的创造者们：苏联教师和人民教育工作者。我们到处都能感到苏联人民所表现出的热情，就好像我们遇见了老朋友。代表团所受到的真情款待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我们非常明白，我们代表的是谁。你们表达了自己对中国人民和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感情。”

他说：“我们属于不同的民族，我们有另一种语言，但我们的人民是兄弟，我们有着将为之奋斗的共同事业。我们人民之间的伟大团结将决定世界命运。”

但是，也应当指出一些严重的错误。宾馆里给的房间通常都没有浴室。为了旅途之后在公共浴室里洗澡，代表团只得排队等候。

极其令人不满的是为代表团服务的“国际旅游”车队。车队调度常常声称，原来预定的三到四辆车现在就只能提供一辆车。

M. 季赫米洛夫(签名)
1956 年 1 月 10 日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材料。就改善为外国旅游者提供服务方面的不足之处已与“国际旅行社”理事会(安库季诺夫同志)商谈。

И. 谢尔巴科夫
B. 莫伊谢耶夫
1956 年 3 月 5 日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08, л. 2 - 6

№20371

萨秋科夫等致谢皮洛夫报告：请苏联领导人为《人民日报》写文章

(1956 年 1 月 12 日)

第 03260 号

Д. Т. 谢皮洛夫同志：

在 1956 年 2 月 14 日　　苏中友好条约签署 7 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人民日报》编辑部请求《真理报》编辑部帮助，求得一篇由苏联著名领导人撰写的纪念性文章，作为该报通栏的专论。

我们建议请 A. И. 米高扬(捷沃相①)同志来为《人民日报》写这篇纪念苏中条约签署 7 周年的文章。

П. 萨秋科夫
Ю. 茹科夫
1956 年 1 月 12 日

ЦХСД, ф. 5, оп. 30, д. 164, л. 53

---

① 括号内的文字是用手写加上的。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相。参见《人民日报》1956 年 2 月 14 日第 3 版。——编注

№20370

李富春致赫鲁晓夫函：请帮助审阅中国的五年计划草案

(1956年1月15日)

致科瓦利、萨布罗夫和巴伊巴科夫等同志：

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指示，兹将李富春同志的报告分送给你们审阅并提出有关建议。

B. 切尔努哈

1956年1月18日

第01903号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H.C.赫鲁晓夫同志：

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兹向您报告如下问题：关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预期完成情况；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中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和指标的预计

请苏共中央研究我们预先提出的草案。

今年4月份当最终制定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之后，我们还要将自己的计划提交苏共中央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

再次请苏共中央研究我们的请求并对如下报告中所涉及的问题给予中国应有的帮助。

致以共产主义式的敬礼。

李富春

1956年1月15日

附件：

李富春提交的报告[1]

ЦХСД，ф. 5，оп. 30，д. 164，л. 2－3

---

① 略去未译。——编注

№21456

库尔久科夫致维诺格拉多夫函：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报告

(1956年1月19日)

机 密
文本第1份
第94/ДВ号

致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Т.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同时呈送西季赫缅诺夫同志有关在《人民中国》杂志和《中国》画报工作的苏联专家1955年的工作报告。

附以上内容共13页，第175с/ДВ号，仅送收件本人。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库尔久科夫(签名)
1956年1月19日

打印2份，送：收件人，归档
第149/ДВ号
1956年1月18日

附件：

机 密
文本第2份
1956年1月4日
第16号

关于苏联专家1955年在《人民中国》杂志和《中国》画报工作的报告

一、《人民中国》杂志的方向与特点

《人民中国》杂志的基本宗旨：使国外读者了解中国人民生活中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改

造，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平合作对外政策，巩固中国人民与苏联以及其他兄弟国家的友谊。杂志上刊登的大部分材料都是反映国内生活，之所以也刊登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是因为它们都直接涉及中国。该杂志有俄文和英文版，每月出版 2 期，日文版每月出版 1 期。1955 年的俄文版出版了 24 期。用三种语言出版杂志有相当的困难：各国读者的文化和政治水平不尽相同，所以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使宣传更具积极作用，事情确实非常棘手。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走出这种困难的局面，使宣传更积极有效，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在每期杂志上登载 2—3 篇专门针对该国的文章，而其他的文章则一律都是面对所有国家。

在报告年期间，杂志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宣传五年计划，并且首先是在国内建立重工业的整个计划。与此同时，刊登了许多有关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革新者的文章。

通过宪法后，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杂志经常刊登一些反映最重要的革命大事记的文章。比如，在第 2 期上登载了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文章《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百年史》，此后还刊登了有关太平天国运动、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 1911 年辛亥革命的文章。编辑部将在 1956 年继续刊登有关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文章。

杂志经常宣传中苏友谊。比如，1955 年 2 月 16 日第 4 期上刊登了师哲同志标题为《伟大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长篇文章，张风(Чжан Фын)同志《新的经济合作方式》等文章。杂志还以两篇文章和许多照片反映了苏军撤出旅顺口。

同样也非常关注巩固中国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曾刊登了一些文章，如《中缅友谊发展的新阶段》(第 1 期)、《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友谊正在巩固发展》(第 6 期)、《中国人民与阿拉伯国家人民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友谊》(第 7 期)、《历史性的万隆会议》(第 10 期)以及许多有关中国和印度之间友谊的文章等等。

在有关中国医药、中国的学者、有关剧院、电影院、学校、高校、绘画、实用艺术等系列文章中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文化。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杂志在“答读者问”的栏目中经常刊登一些参考性质的文章，如《中国人民政协》(第 4 期)、《新中国的穆斯林》(第 6 期)、《中国万里长城》(第 8 期)等等。

考虑到杂志面对的是不同兴趣和要求的广大读者，编辑部在每期杂志上刊登重要的政治文章的同时还刊登一些特写和短篇小说。

报告年期间有关党的建设、思想意识形态斗争、理论问题和关于有问题的文章。

二、编辑部的组织和计划工作

杂志总编辑部由 4 个部门组成：经济部、政治部、国际部和文化部。各部门工作人员主要从事材料的组织和编辑。大部分文章都是在外面组稿，个别文章由编辑部人员撰写。为文章争取到了广泛的作者：中共中央领导干部、部长们、社会活动家、作家、演员等。编辑部依照规定的计划约稿(计划分月度、季度和长远的年度计划)。作者的稿件到达其中的一个编辑部后，在那里进行编辑，稿件中所有修改都要征得作者同意，然后由主编批准该文并成为所有外语编辑的原文，该文被译成相应的语言。《人民中国》杂志有三种语言：俄文、英文和日文。

主编在准备中文稿件时，经常与外语编辑们商榷，考虑他们对组稿的意见。有外国专家

参加的编辑会议上对当前计划要出的一期杂志进行讨论。季度计划和年度计划同样也在编辑会议上讨论,这是各部门主编工作的基础,但是经常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对它们进行更改。

稿件首先要经过主编的批准,由副主编仔细地检查,再送各部门讨论,为的是尽可能完善文章的质量。每月召开一次编辑扩大会议,对出版的两期杂志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审理。在这样的会议上对已经刊登的材料进行评价,分析研究文章的优缺点、杂志的装帧、杂志的排样等等。

对某些文章的组稿,编辑部派出自己的记者去国内的某些地区。比如,编辑部派自己的记者去浙江省研究当地的合作化运动,去旅顺口(为苏军的撤离),去西藏等等。

三、苏联专家的工作

杂志社编辑部有4名苏联专家,他们的职能分配方式如下:

1. **В.Я.** 西季赫缅诺夫,担任主编,在所有对外宣传的主要问题上向中国同志提供建议,仔细审查已完成的中文稿件并对它们提出自己的意见,参加编辑会议,对翻译成俄文的文章质量负责。总体负责杂志俄文版的出版。

2. **Н.Л.** 帕霍莫夫,杂志俄文版出版的编辑顾问,负责俄文稿件的编辑,审查所有的修改部分,在整个稿件的编辑过程中向中国编辑提供建议。

3. **М.Г.** 科洛杰兹诺夫,俄文版书籍和册子出版的编辑顾问。因为俄文版书籍和册子出版计划的量不大,所以科洛杰兹诺夫同志还参与《人民中国》杂志的稿件编辑工作。

4. **Н.М.** 济科夫-斯莫洛夫,翻译顾问,负责翻译的质量,对中国翻译的译稿进行编辑,也参与对修改部分的审查。

苏联专家除了自己的职能外,在业务会议上还要做一些报道。比如,报告年期间苏联专家就这样一些问题作了发言,西季赫缅诺夫:对材料收集的工作经验,苏联读者谈《人民中国》杂志,帕霍莫夫:苏联杂志《新闻》的编辑工作经验,科洛杰兹诺夫:苏联宣传者在演讲工作中使用《人民中国》杂志材料的经验。

苏联专家工作中的主要规则是信任方式。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一方面认为,文章是中国作者写的,中国编辑审核的,所以我们无权擅自对文章进行"处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表现出无原则性,如果文章有实质性的缺点就需要合理的完善。在这样的情况下经常是邀请中国的编辑,向他阐明我们对该文章的观点。经常的情况是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撤下了个别文章或大幅修改原文。但这并不排斥苏联专家与中国编辑之间的意见相争。我们时常强调,编辑部是一个创造性的集体,所以这样的集体要有成效的工作就不可能避免意见相争。这意味着对我们的意见和建议必须是作创造性的处理,而不是教条主义的接受。

苏联专家与中国编辑工作人员之间建立在正确的党性上的关系很融洽。苏联专家中经常进行业务会议,对一些责任重大的建议,在所有专家之间组织意见交流,只有经过这样才将建议转交给主编。

在报告年期间我们对杂志的内容和装帧提出了以下最为重要的建议:

1. 由于杂志面对的是不同国家的读者,所以有必要在每一期杂志上专门为该国的读者安排2—3篇文章,而剩下的材料可以统一针对所有国家的读者。这个建议被采纳,从1956年开始,俄

文版、英文版和日语版的杂志上与统一的文章一起还刊登 2—3 篇专门针对该国读者的文章。

2. 由于开始出版《友好报》，为《人民中国》杂志中“中国报刊导读”和“今日中国”栏目的组稿就没有必要了，因为所有这些，苏联读者可以在《友好报》上读到。这项建议也被采纳，从 1956 年起杂志中上述栏目就被取消了。

3. 为了使杂志更为生动活泼，建议增加新栏目“杂锦”，登载一些小东西：谚语、纠错、笑话趣谈、格言等等。编辑部采纳了这个建议，从 1956 年起杂志上就开辟了这个栏目。

4. 作为替代“今日中国”栏目，建议最好在杂志封面的背页上登载不同题材的插图，以替换“今日中国”栏目。这项建议同样也被采纳。

5. 苏联专家根据苏联读者提出的问题汇编了主题目录，并建议在杂志上按照该目录刊登文章。该目录已转交编辑部供研究和制定计划时使用。

苏联专家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养完全能保障《人民中国》杂志的出版。但是考虑到这份杂志是中国进行对外宣传机关主要的刊物之一，应当只有派苏共党员来担当这项工作。比如，在翻译局工作的顾问济科夫-斯莫洛夫同志是非党员。济科夫-斯莫洛夫同志主要的缺点在于缺乏政治上的成熟、工作上有些轻率和浮躁。希望只派苏共党员，政治上成熟、政治和文化方面素质较好的有杂志工作经验的人员来担任这份工作。

四、杂志编辑工作中的各种特别的困难

杂志工作中主要的困难之一是缺乏足够的高水平的编辑和杂志人员。整个编辑部就两名有经验的编辑和一二名有经验的杂志人员，其他的工作人员不具备足够的期刊工作经验。这一切都反映在他们所编辑的文章上。苏联专家尽自己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同志完善所编辑的文章质量。可以举出我们专家的帮助和建议如何有助于完善文章质量的例子太多了。但是提及根据中国的国际威望来要求文章，大部分文章的质量还不够高。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专家经常提醒中国同志，应该不断地提高登载文章的质量。的确，在过去的五年期间，不管是杂志的内容还是形式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可质量问题至今还是没能完全解决。

五、《人民中国》杂志的发行分布

俄文版的发行量超过 45 000 份。发行地区为：

苏联　40 436 份

罗马尼亚　517 份

保加利亚　480 份

朝鲜　398 份

捷克斯洛伐克　384 份

蒙古　362 份

匈牙利　221 份

东德　184 份

波兰　133 份

阿尔巴尼亚　80 份

伊朗 166份

英文版的发行量超过22 000份。主要发行地区为：

印度 6 152份

印度尼西亚 2 144份

缅甸 2 118份

巴基斯坦 2 029份

英国 1 171份

澳大利亚 787份

丹麦 512份

日文版的发行量超过16 000份。

除800份在中国发行外,剩下的都在日本发行。

遵照1955年12月东德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时政府代表团首脑东德总理奥托·格罗提渥的建议,研究了有关出版《人民中国》杂志德文版的问题。

《人民中国》杂志每月一次在印度以乌尔都文和在智利用西班牙文再版(从英文本翻译)。

在国外杂志通过以下渠道发行：

1. 通过书店；

2. 通过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

3. 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工会、妇女联盟、友好协会等)。

在那些与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杂志很难打开自己的销路。

编辑部收到来自许多国家读者的来信。这些以友好的口吻写的信能够让我们了解读者的要求和兴趣。比如,印度新德里的读者阿萨德写道：

“请告诉我们,你们的国家是如何从一个中世纪和封建的国家变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国家。

与其他亚洲国家一样,中国主要是农业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它面临着主要的问题：如何提高大部分居民,也就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毫无疑问,你们的政府在这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步骤,正因为如此,关于这个我们想了解得更多。你们是以什么方式彻底废除了地主对土地的控制?政府决定给农民留下最大数量的土地是多少?你们为国家的农业机械化干了点什么?这些问题对我们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所有亚洲国家都想改善农民的困难处境。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是社会主义,所以,很自然,不仅仅是印度人民,而且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日本和埃及的人民都想更多地了解现在中国正进行的这方面经验。”

然后这位读者指出,现在全世界都在倾听中国人民的声音。他写道：“全世界人民想知道你们国家是如何对待各种国际问题……你们应该永远支持中东国家为自由的斗争：你们国家6亿人的声音在国际事务中有着巨大的分量,所以你们应该利用任何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保护那些与帝国主义剥削和英美的奴役斗争的人们……

现在是自由的世纪。帝国主义已经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埃及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现在摩洛哥也起来斗争了。让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团结起来,再来一记沉重的打

击，让这个罪恶之魔从此一蹶不振，永远再也无法抬起它那丑陋的脑袋。”

日本读者写道：“这份杂志提供有关人民中国的真实信息，增加了日本人民的力量，使他们有了信心。”

英国读者写道：“《人民中国》杂志为他和他的朋友揭露帝国主义的谎言提供了真实的材料。”

与这些对杂志的正面评价的同时，读者也表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主要归纳如下：

1. 杂志直面现实不够，没有深入地展现中国社会的斗争和冲突：新与旧的斗争；
2. 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方法说得太少太平淡；
3. 许多文章带有宣言式的特征，缺乏足够的论据；
4. 特写和小故事写得艺术水准太低；
5. 杂志中很少有概括经济建设经验的创见性文章。

六、结论

在报告年期间《人民中国》杂志的内容和外观有了不少的改善，但是刊登的稿件质量还是希望进一步改善。

苏联专家面临的任务是改善编辑材料的质量，更深入地研究编辑工作的创造性问题，要经常帮助中国编辑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帮助培养年轻的编辑工作人员。

建议中国同志在近年内为亚洲国家出版这些国家民族语言(印度文、缅甸文和印度尼西亚文)的《人民中国》杂志。

研究有关针对个别国家传播宣传材料的形式问题。我们觉得，比如，不能对缅甸的读者以写给苏联读者的形式写有关中国运用列宁主义的内容。采用统一的传播宣传材料的形式会降低宣传的真实性。必须考虑到人民的文化水平、人民所处的社会体制、国家的历史特点等等。

苏联专家在《中国》画报编辑部的工作。

1955 年在《中国》画报编辑部工作的有两名苏联专家：索巴诺夫同志和基斯洛夫同志，他们现已回国。现在还有一名专家在工作：普罗琴科同志。在该杂志工作的苏联专家所面临的任务是：

1. 传授适用于中国现实的苏联画报杂志工作的经验；
2. 对编辑工作问题提出建议和提供咨询；
3. 就画报的内容和外观提出建议和提供咨询；
4. 经常帮助编辑工作者的业务水平；
5. 在编辑部的日常工作中帮助编辑工作者；
6. 为俄文版的出版帮助和参加文章的编辑翻译。

1954 年该画报以 11 种语言出版，发行了总共 34 万份，其中中文版 15 万份，俄文版85 000 份，英文版 20 000 份，法文版 13 000 份，西班牙文版 19 000 份，印度尼西亚文版 11 000 份，日文版 18 000 份，朝鲜文版 24 000 份，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蒙古文、藏文和维吾尔文)版 10 000 份。

画报的任务和方向早在 1953 年中国主管部门通过的关于杂志的专门决定中已经明确了：“使读者，主要是外国读者全面地了解中国人民生活中发生的所有变化。”

这项决定中指出了画报的不足之处如下：

1. 画报普通照片表现的无政治性内容；
2. 偶尔收集的照片和文章缺乏明确制定好的计划；
3. 编辑部缺乏与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家的联系。

在画报编辑部工作的苏联专家已经注意到要帮助编辑部消除这些缺点。

从1954年下半年到1955年12月期间苏联专家实施了以下措施：

对1954年上半年出版的6期杂志进行批评性的概要评论。在所有编辑人员出席的会议上进行批评性的概要评论。

在进行了示范性的评论后，下一期就已经由受主编委托的编辑人员自己对画报作评论了。这项措施激起了编辑集体的积极性和编辑人员对画报内容和外观的兴趣。

基斯洛夫曾作了题为“关于画报中材料的计划拟定”的报告。

1954年11月至12月期间进行了年度长期选题计划的制定工作。1955年初制定了编辑组的月度计划。研究了编辑部内使用所有材料的大致进度计划，目前正在实行该计划。考虑1955年工作的同时完成1956年选题计划的制定工作。

报告年期间曾举办了以下列主题为名的报告会：

1. 关于每个主题目标的意义；
2. 有关个别主题计划的研究；
3. 有关画报编辑人员对主题材料的研究方式；
4. 关于对文章原文的编辑；
5. 关于如何寻找题材和为画报收集材料；
6. 有关画报摄影记者的工作；
7. 关于照片的构图；
8. 关于画报装帧的原则；
9. 有关画报装帧时对题材重点的确定；
10. 关于在画报中添入民族元素；
11. 有关社会政治小组的工作和对许多其他组织和编辑题材的工作。

在所有这些报告会和会议上都借用了苏联刊物，首先是《苏联》杂志的经验。

在这段时期还为俄文编辑人员上俄语课，为俄文版的翻译人员上有关翻译原则的课，为俄文版《中国》画报和《人民中国》杂志的校对人员上有关校对的课，为技术编辑上有关书籍和杂志的印刷和技术编辑方面的课。

苏联专家在《中国》画报编辑部的工作中，特别是在帮助中国同志更为仔细地为画报选择和收集材料的工作方面，在稿件原文的编辑方面，建立必要的后备方面，照片的选择和许多组织问题方面还存在许多缺点。

不久前派到《中国》画报编辑部来的普罗琴科同志正在研究如何消除这些缺点。

《人民中国》杂志、《中国》画报苏联专家组组长

B. 西季赫缅诺夫(签名)

打印5份：4份送H.T.费德林同志，第5份存档
第739号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资料。西季赫缅诺夫同志提出关于济科夫-斯莫洛夫的问题已经解决，他已被列入今年6月返回苏联的名单中。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2月2日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284-297

№23065

尤金与王稼祥会谈纪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情况

(1956年1月19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1月21日

机 密

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的会谈纪要

1月19日，我拜访了王稼祥并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向其转达了印度朋友提出的关于让印度共产党员穆基尔日返回印度的请求以及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和马来亚朋友对马来亚共产党的路线和策略所提出建议的意见。

王稼祥承诺将把上述情况向相关部门转达。

在随后的会谈中，我们谈到了关于吴努(缅甸总理)近期就自己对缅甸共产党的态度所发表的声明的问题。王稼祥说，吴努的声明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它使得缅甸政府和缅甸共产党之间达成协议有了某种成功的希望。王稼祥指出，由于吴努发此声明，在北京的缅甸朋友已向缅甸发出了相应的建议函，其中附录一封给吴努的公开信。信中指出，缅甸共产党欢迎吴努声明中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合法化以及关于吴努并非共产主义思想的敌人的内容。该公开信宣称，缅甸共产党人与吴努一样也赞成停止武装斗争，并说，为了明确所有这些问题，有

必要举行缅甸政府和缅甸共产党代表之间的谈判。

王稼祥认为,以吴努的声明为由发表缅甸共产党的公开信,可以更大程度地引起广大社会舆论的关注,从而更有利于政府和共产党人之间谈判的举行。

王稼祥接着说,美国极力试图阻挠谈判,因为他们希望继续维持缅甸的内战状态。美国人影响吴努的思想是:如果共产党人获得了合法存在的权力,那么政府就将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关于马来亚的局势,王稼祥说,看来,英国人正极力挑拨马来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战争。从英国报刊上的报道内容来判断,英国政府在与马来亚联盟代表团之间的谈判中采取的是明确允许马来人实行自治的方针。英国人极力使马来亚战争被看作是马来亚政府反对共产党人的战争,而不是英国政府反对马来人的战争。如果考虑到共产党武装力量主要是由中国人组成的,而马来亚政府的军队——由马来人组成,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英国人的真正意图——他们是想挑动马来人与中国人的冲突;另外,英国人还想以共产党人来恐吓马来亚政府,以便达到如下目的,即马来亚政府不要求英国军队撤出马来亚。

王稼祥指出,英国人的这一策略使共产党人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因为如果真的爆发马来亚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战争,那么共产党就不得不与当地土著人发生战斗,而这要比与外国侵略者的战斗困难得多。

王稼祥说,目前中国朋友暂时还没有给马来亚共产党提出任何建议,因为伦敦谈判尚未结束。

王稼祥接着对我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打算参加苏共二十大,关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已通过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向苏共中央作了通报。艾地对中国朋友说,他想访问中国,并就印尼共产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与中共)交换意见。据王稼祥说,中国朋友认为,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最好能在莫斯科,并在苏共、中共和印尼共产党代表三方之间进行。

关于艾地的莫斯科之行,王稼祥指出,哈拉哈普政府可能不给艾地发放出国签证。

在会谈期间王稼祥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已把自己就国家经济建设问题所作的草案转交给中国朋友并咨询其意见。根据该草案,越南政府打算在最近期内开始兴建一些大型的工业和矿产采掘企业,并把主要资金都投入到这些工程的建设方面。正如王稼祥所言,中国朋友不赞成越南朋友的这一路线,并建议其首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提高越南北方居民的生活水平方面。越南朋友被告知,其当前理应把自己的主要力量和资金都投入到发展农业和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方面,以便使越南北方居民的生活水平超过南方居民。至于重工业,因为其发展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本,因此越南暂时不要发展重工业。在矿山采掘工业发展方面,越南朋友得到的建议是:只发展那些苏联和中国需要的金属采掘业。

王稼祥说,中国朋友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地说服越南人。他们——越南人仍倾向于加速发展本国的工业化。

我对王稼祥所通报的情况表示感谢。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我使馆二等秘书 H. K. 切卡诺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 Ф. 尤金(签名)

文件共5份，分送给：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等同志和档案室
1956年1月21日

РГАНИ, ф. 5, оп. 28, д. 443, л. 1-3

№20370-1

巴依巴科夫致帕乌金函：对李富春来信的处理

（1956年1月20日）

H. A. 帕乌金同志：

请与苏联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一起审核，并准备建议。

H. 巴依巴科夫(签名)
1956年1月20日

ЦХСД, ф. 5, оп. 30, д. 164, л. 1

№23953

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中国刊物通报

（1956年1月20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6年1月21日
第14号

致苏共中央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

同时呈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汇编的中国报纸杂志1956年第1—2号通报。

附件见下文。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B. 利哈乔夫(签名)

1956年1月20日

附件：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361号，1956年1月

通报第1—2(361—362)号

(1956年1月3—5日)

国家统计管理局关于1949—1954年间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发展状况的报告。第2页

1949—1954年间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发展状况的报告

(《新华日报》杂志1955年第11期)

国家人口数量(根据截至1953年6月30日调查统计资料)

(单位：千人)

编号	市、省	人口	编号	市、省	人口
	全国共计	601 938	8	吉林	11 290
1	北京	2 768	9	黑龙江	11 897
2	天津	2 694	10	热河	5 161
3	上海	6 204	11	陕西	15 881
4	河北	35 985	12	甘肃	12 928
5	山西	14 314	13	青海	1 677
6	内蒙古	6 100	14	新疆	4 874
7	辽宁	18 545	15	山东	48 876

续 表

编号	市、省	人口	编号	市、省	人口
16	江苏	41 252	25	广西	19 561
17	安徽	80 844	26	四川	62 304
18	浙江	22 866	27	贵州	15 037
19	福建	13 143	28	云南	17 473
20	河南	44 215	29	西康	3 381
21	湖北	27 790	30	西藏和昌都	1 274
22	湖南	33 227	31	台湾	7 591
23	江西	16 773	32	其他	11 743
24	广东	34 770			

注：

1. 这里的“其他”包括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

2. 台湾人口数量援引的是国民党在香港出版的《周卫报》(Чжоу Вэйбао)杂志 1951 年 4 月 10 日第 99 期上所公布的统计资料。

……①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165，л. 1－5

№25169

尤金致波诺马廖夫函：中共中央转送缅共、马共来信

(1956 年 1 月 21 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6 年 1 月 21 日

第 48 号

绝 密

①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编注

文本第1份

致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

现呈送给您两封缅甸朋友于1956年1月12日和13日的来信原件和一封马来亚朋友于1956年1月12日的来信原件，该信随附有关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公报文本和马来亚共产党宣言文本。

附件共10页，仅送本人。[①]

П.尤金(签名)

文件2份，送：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归档

第103号

打字：诺索娃

1956年1月19日

随附中文信件：

中共中央委员会转

敬爱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同志：

去年12月中旬，马共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讨论了关于马共当前斗争方针和策略各项问题，会议还通过了党的宣言。

现在，寄上马来亚共产党宣言和马来亚共产党关于党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公报英文译稿各一份。希望你们能就这两份文件给予我们指示。

假如有必要的话，我们拟请你们将这两份文件转给《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发表，以便向各国兄弟共产党、工人党和工人阶级介绍马共的主张和情况。

谨致

共产主义敬礼！

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委员 小章

中央委员 阿海

1956年1月12日

手写批注：

存档。

保存。1. 关于缅甸共产党派代表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信函已经通过电报的方式收到。

2. 请求在《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发表党的纲领以及呼吁在谈判的基础

① 所收集的档案只有马来亚共产党1月12日的信件。——编注

上停止军事行动的信函此前也通过电报的方式收到。

3. 马来亚共产党的宣言(声明)已发表在《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上。

1956 年 1 月 13 日

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处长……①

1956 年 2 月 1 日

РГАНИ，ф. 5，оп. 28，д. 443，л. 5－8

№20372

尤金与许涤新会谈纪要：中国的工商业改造情况

(1956 年 1 月 24 日)

摘自 А. Ф.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 年 2 月__日

第 106 号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工商局局长许涤新的会谈纪要

1956 年 1 月 24 日

根据苏联使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提出的请求，有关方面就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私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组织了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工商局局长许涤新拜访了苏联使馆，陪同他一同来访的还有中国外交部苏联司司长刘群(Лю Цзюнь)、两个翻译方和柯。

我方参加此次会谈的有：阿尔希波夫、利哈乔夫、克鲁季科夫、斯克沃尔佐夫、叶廖明、彼得鲁舍夫斯基、安德罗索夫、马尔采夫、马卡里耶夫、福缅科和热尔科夫。

应我方的请求，许涤新谈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

① 此处人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作情况。

中国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进展得很快,我们只是基本搞清了事情的总体进程并对其作出了相应的评价。中国对国内私营工商业加速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活动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的,即当毛泽东与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座谈之后。

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我们认为,从1949年至1953年底属于第一阶段,主要方式为将私人工商业改造为各种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其职能是加工国家定购的半成品和生产国家指定的产品。

1950年,资本主义成分在中国工业——主要是轻工业和零售业贸易中占主要地位。例如,当时私营成分在国家重工业中所占比重并不大,而60%的轻工业产品都是由私营企业生产的,在零售业中资本主义成分甚至达到70%。

首先,我们极力清除批发贸易中的私营者,后者1950年在国家商品流通中比重占到50%。为了使商品批发业服务于国家利益,我们一方面确立了对私营批发业的监督,另一方面——强迫资本主义企业接受国家的订货来组织生产活动。私营企业家所生产的成品由国家包购,从而以此来防止其产品流入私营商业网络——斩断私营商品批发业的源头。

将资本家的经营活动纳入国家定购范畴是一件不容易办到的事,因为后者总是想避免受到国家的监督,而他们手中又往往控制着原料并拥有广大、自由的市场。根据这一情况,国家循序渐进地在两个方向上采取了措施。其一,对原料的源头实施监督;其二,对私营者采取行政强制手段。

关于这方面的典型实例如下:1951年,上海有一位生产口琴的工厂主千方百计拒绝接受国家定购,不愿意与国营公司代表甚至市人民政府工业部的代表见面和谈话。我们找到了对之实行经济压制的办法。据调查获悉,该企业是从其他私营企业获取金属元件以组装口琴的。于是我们便与后者达成协议,要求其停止向口琴厂供货。这样,那个生产口琴的工厂主最终不得不放弃了抵抗,并开始完成国营公司的订货任务。

在落实国家订货的同时,我们还对私营企业的原料来源实施了监督以迫使工厂主首先遵照人民政府的要求去生产(国家急需的)棉布和纱线。实践经验表明,对私营企业采取订购的办法为赢得当前对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通过订购的方式,我们了解了资本家(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获取了哪些利润,从而能够对其利润的规模加以限制。而监督资本家的利润又为我们开展下一阶段的工作——向建立(公私)合营企业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可能。对资本家企业经营利润的监督营造了一种社会氛围,这使资本家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必须同意将自己原先的私营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式的企业。

对私营企业实行订购方式存在着一系列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例如,私营者从国家手中所得到的原料的价格都是固定和相当便宜的,而他们所生产出的商品的价格却是由其试图参与平分的利润的规模所决定的。资本家们只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对降低所生产商品的成本漠不关心。另外,他们还利用自己掌握着生产手段的便利,盗窃原材料,在财务方面虚报、瞒报和做假账,不按期完成生产任务,为了私利而采用各种方式来欺骗国家,为了获取

更大的利润，他们甚至敢于冒着被国家罚款的风险将企业产品拿到黑市上去销售。在那些以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存在的私营企业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劳动的公有性之间的矛盾一直都很尖锐。所有这一切均表明，只有实现私营企业向公私合营企业的转变才能够解决这些矛盾。

根据中国32座城市的统计数据，截至1955年6月底平均80%以上的私营企业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加工半成品和生产个别种类产品的订购任务。总之，截至去年夏季我们已完成了既定目标，即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改造私营企业的基本任务。

不过，当时实现国家-私人合作经营的企业数量只有近2 000家。这种合作经营型的企业模式还在1949年便在中国出现了。它们是由买办资本向一些私营企业注资而形成的。从1949年至1953年底这种合作经营型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属于自发性的。我们并没有计划性地在这方面开展工作。只是当这些有买办资产阶级注资的企业发生倒闭情形时，国家才会将其收归国有。

1953年末，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将合作经营型企业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模式的决议。于是，从1954年起我们才开始有计划地发展这种合作经营型企业，这就是说，从那时起我们的合作经营型企业不仅指那些有买办资本注资的(私营)企业，还包括其他一些由国家注资的(私营)企业。在这一时期，国家所实行的政策可以形象地表述为："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这就是说，当时我们在各个私营工业领域中只是先扶植2—3个最大的(私营)企业。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原因在于：自己经验不足；担心破坏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希望通过协商的方式促使资本家自愿地接受改造。这便导致当时国家内部合作经营企业的发展速度相当缓慢。例如，在上海一年内接受改造的私营企业只有500家。而今后如果继续以这种速度来实施对私营企业的改造，那么仅完成对上海范围内私营企业的改造便至少还需要55年。

从1954年第一季度至1955年末我们共改造了约1 000家私营企业，而从1949年至1955年中我们总共建成此类合作经营型企业2 068家。

要进一步对私营企业加以改造尚需解决如下问题：

1. 关于干部的问题。1955年国内拥有4名工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共计13万家。如果每个企业都被改造为合作经营型的独立经营的企业，那么国家就需要向其派遣大量的干部。这个问题要解决目前还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因为我们已将自己的所有干部都派到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中去了。

2. 关于投资的问题。目前在现有的私营生产企业中已没有买办资产阶级的投资了。这些企业的所有者基本上都不欠国家的债。因此，要将这些私营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国家就必须向其企业注资。而国家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国务院已讨论了关于国家向合作经营企业中注资的问题。存在的问题很明显，如果国家注资少了，那就不足以应付企业的运转；如果大量注资，那又会对国家的基本建设财政预算造成巨大压力(重大负面影响)。

我们认为，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如果按如下方法来做将对国家更有利，即不要单独地一个一个地改造私营企业，而是按部门来建立合作经营型企业。比如，在某个部门中私人资本

的总量为100万元，而国家在该部门现有合作经营型企业中只需拥有20万元的投资即可。在将该部门全部资本结合在一起的同时，我们在不追加投资的基础上已在该合作经营型部门中拥有了一定比例的国有股份。

3. 关于企业管理及其活动的问题。例如，在纺织业中我们共有50家企业，其中有2家已被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对后者国家已采取了一系列改进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等措施。因而这两家企业的生产状况都很好，而其余48家的生产情况却参差不齐。于是这些私营企业中的工人便向党和国家机关提出了关于将私营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的要求。这一情形便对我们对该整个部门实施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

还在1954年末，所有这些问题和矛盾便已出现，到了1955年则更趋尖锐。针对这种情况，1954年末中共中央便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各部门合作经营型企业活动的调整工作应当与建立新的合作经营企业的速度相结合。这就是说，在安排好现有合作经营企业的工作的同时，还要加快对各部门内部私营企业的改造速度。

在上海，各部门私营企业的改造是从1955年8月份开始的。同年9月，经(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决定将如下八个部门的私营企业联合为合作经营型公司：棉纺、毛纺、(黄)麻纺、烟草、造纸、陶瓷、面粉和大米加工，等等。

1955年第4季度的10月初，在北京市开始对各部门的私营零售业进行改造。这一举措对国家以后针对私营商业所实施的社会主义改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前，在国内价格水平存在差异(合作经营商业企业的销售价格都低于私营商业企业的销售价格)的情况下，我们对将私营商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是心存疑虑的，担心这样做会引发一系列巨大的困难，另外在对私营商业企业实施公私合营改造的过程中我们也担心私营商人们会撤资。

经过实践我们得到如下结论：对上海八个部门私营企业和对北京两个私营零售商业部门的改造是成功的；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为我们对国内所有部门的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可能。

因此，毛泽东同志于(1955年)10月末就关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再次举行了与资本家的座谈会(首先是与少数资本家座谈，然后是与更广泛的资产阶级代表举行座谈)。毛泽东同志主持的这两次座谈会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5年，国内广泛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深刻地触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恐慌的情绪在他们中间蔓延。有鉴于此，毛泽东同志认为有必要向资产阶级解释一下中共中央的政策。其解释涉及的问题如下：

1. 近6年来，中国资产阶级虽然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但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的。经过“五反”运动之后，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中国私营企业主的经营活动已有了明显的改善。

2. 在统一战线的框架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将是一项长期的政策。

3. 资产阶级应当对自己的命运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具有充分的认识，从而有意识地将自身的命运与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相结合。在旧社会中国资产阶级一直遭受着帝国主义列

强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历史经验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没有能力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决定自身的命运，因而其必须与人民一道前进。

4. 中国资产阶级中的一些进步分子能够积极地配合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府打算对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给予支持。

5. 国家针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主要）通过说服和教育的方式进行。

6. 对于被指控为从事反革命活动，资产阶级没有必要过分地担心害怕。因为这样的指控只是针对那些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资产阶级而言的。

毛泽东同志在两次座谈会期间所阐述的思想使很多资产阶级代表受到了启发。他们认识到，资产阶级在中国当代条件下还是有他们能够接受的前途的。总之，毛泽东同志的一席话使中国资产阶级放下了思想上的包袱和担心。

1955 年 11 月 21 日，召开了全国工商业者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例会。随后，中共中央便立即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其间讨论了关于国内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并制定了对各部门私营工商业实行改造的具体措施，具体决议如下：

1. 在各部门建立合作经营型企业；

2. 通过对企业实施改造、安排生产和对资本家进行再教育的方式，组建部门（专业）性公司。

3. 对企业利润进行再分配。从前，合作经营企业的利润共分成 4 个部分。其中约 25% 的利润被用于支付股息，即这一部分收入根据私营者和国家在企业中的投资比例来进行分配。其结果常常是：私人资本所获得的利润多，而国家所获得的利润少。这无疑是一个矛盾。一方面，向合作经营企业中投入更多的资本对国家不利；另一方面，（如果国家不更多地投资，那么）企业所取得的大部分红利又都被私人资本拿走了，这对国家也不利。这种状况导致工人和国家工作人员经常这样说，在合作经营企业中资本家们占尽了好处，而国家得到的好处却很少。

这种状况必须予以纠正，其中矛盾也必须予以解决。于是，中共中央规定，今后合作经营企业中的私人资本所有者根据其股本所取得的收益应当是固定的，而与该合作经营企业的年终利润无关；向合作经营企业投资的资本家平均每 1 000 元投资的月收益应在 1—6 元之间。不过，即使这样，资产阶级所获得的收益仍是相当可观的。例如，上海一些最大的资本家因此而每月所获得的收益也在 1 万元以上。

政府对资本收益比例问题所作出的相关规定，不仅解决了（合作经营企业中）私人和国家之间的利润分配问题——有利于后者，而且促使合作经营企业中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改变。这样一来，国家不仅将企业的生产资料几乎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使资产阶级与企业的生产资料相分离。

国家掌握了合作经营企业的管理权，并推行了一系列与合并私营企业有关的组织-技术性举措。一个企业的机器设备可以被安置到另一个企业中，从而割断了资本家与生产资料之间赖以为系的纽带。在这种情形下资本家在合作经营企业中已经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所有这些措施为今后实施合作经营企业的国有化创造和准备了条件。

总之,中共中央出台的上述关于将私营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的方针及其落实方法为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新条件。

其效果不久便在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速度上充分体现出来。例如,仅在1955年末的50天内通过使用上述新方法国家便将3 700家私营生产企业和12 800家商业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截至1955年底以前,国家又对国内企业实行了新的检查办法。从1956年初开始,国内开展了针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规模运动。

针对私营工商业的大规模群众性运动的展开是由以下因素促成的:

1. 私营工商业中的工人和公务人员不断提出关于将这些私营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的要求。如果资本家不同意这样做,这些私营企业中的工人和公务人员便日复一日地走上街头——敲锣打鼓并提出对企业进行改造的要求。

2. 那些曾出席了毛泽东主持的座谈会的资产阶级代表在私营企业改造方面表现出的积极性。他们主动要求对所属私营企业进行改造,并号召其他资本家以他们为榜样。

3. 资产阶级家庭成员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其中很多人已是国家的领导干部、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和少先队员。这些人在资产阶级家庭内部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对那些思想仍处于动摇状态和对改造怀有抵制情绪的资本家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4. 中国农村农业合作化的迅猛发展加速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

5.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揭露了党内一些人头脑中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使党的领导干部对这场群众性运动的展开有了思想上的准备,并与国内在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上所存在的保守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6. 改造私营工商业运动的急速发展促使政府对以前所制定的工商业改造计划作了修正。起初,政府曾预计国内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少得用1—2年时间。然而,实践证明并非如此。例如,在北京,私营工商业企业的工人和公务人员每天都在锣鼓的伴随下到市党委请愿,要求政府加快(本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由此导致北京市委在一个月内五次修改了自己的改造计划。而当其对自己的第五个改造计划进行讨论之时,北京市范围内几乎所有私营企业主和商店主都已递交了关于将所属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的申请书。

根据截至今天我们所掌握的数据资料,在国内65个城市(其中包括23个大城市)中几乎所有私营工商业主均已递交了关于将其所属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的申请书。预计,截至(1956年)2月中以前在全国所有城市,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末以前在全国范围内所有资本家都会递交这样的申请书。

而当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阶段结束,即企业主们递交了改造申请,地方各级政府向上级机关提交了相关决议并宣布了关于该企业已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公告之后,国家将对所有合作经营(公私合营)企业进行资产盘点,人员分配和领导干部配置。而针对这些企业的组织和经济改革预计将于今年(1956年)第二季度开始,并于同年夏季结束。可能,还有少量合作经营型企业将被迁往国家西北部地区。不过,国家在推进这项工作时不会做得太急迫,以便在通过和实施这些决策时能够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具体情况作认真

考量。

以上所述便是对私营工商业实施改造的第二阶段，它为中国实现对国内工商业的资本主义资产的国有化准备了条件，其所花费的时间将比第一阶段更长一些。

实现第二阶段的任务预计将需要2—3年的时间。其间，我们还要利用合作经营企业工作环境中涌现出的一些具体的实例来对资产阶级进行再教育，以便通过直观的事实向其展示社会主义制度如何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另外还可借助组织专门性的政治学习班和学习小组的方式对资产阶级进行集体主义教育。

中国的资本家大多数都是小资本家。在其企业被公私合营后，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还是要依靠工资，因为其资本规模都不太大。当然，我们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今后有一些小资本家会主动宣布放弃因自己在企业中的投资而本应取得的那一部分股息，而一些大资本家也会效仿前者的做法。现在国内已出现了上述迹象的苗头。例如，西安的45个小资本家便向政府递交了关于自己将主动放弃在企业中所投资本利息的申请。然而，我们目前并不鼓励资本家如此作为——放弃获得自己本应获得的股息。国家打算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继续向在企业中拥有股份的资本家支付股息，虽然有一些小资本家希望把工资作为一种固定、能够维持自身生活的收入，并想加入企业的工会组织。

预计，再经过几年之后，我们将有可能宣布关于中国工商业资本主义资产的国有化的实现。我们可能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这种国有化：其一，在宣布国有化之后便立即停止向资本家支付股息；其二，在宣布国有化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仍继续向其支付股息。不过，目前我们还未最终确定将选择采用哪种方式。

在许涤新作了上述通报之后，(我们)便向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均作了相应的答复。这些问题和答复的具体内容如下：

问题：中国国内拥有10名工人以上的和拥有100名工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在全国私营企业总量中所占比重如何？

回答：中国国内现有私营企业130 000家，其中45 000家拥有工人在10人以上，2 300家——工人数量超过100人，170家——拥有工人数量超过500人。商业企业共计450万家以上(不包括小摊贩)。

问题：所有私营工商业企业的资本总量如何？

回答：私营工商业企业的资本总量估计为33亿元，其中工业企业——25亿元，商业企业——8亿元。

问题：资本家是否有权从合作经营企业中撤出自己的资本？

回答：不行，他没有这个权利。

问题：在中国国内接受了改造的资本家中是否有人在境外还拥有企业和资本？

回答：的确有这样的资本家。其中一些人还在解放前便已在境外拥有资本，也有一些人在解放之后才将自己的资金转移到了香港。我们并没有掌握关于这些资本的规模等情况。我们鼓励资本家将这些资金从境外撤回到中国。

问题：在改造私营工商业的过程中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如何？

回答：在我们对私营工商业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阶级斗争仍相当尖锐。起先，资产阶级不愿意接受国家的订货；而在接受了国家下达的订购计划之后，他们又开始盗窃国家财物和不按时完成国家订购任务。

1954年，当我们开始对私营企业实施改造和组建合作经营型企业时，很多企业主不愿意接受改造。即使到了1955年末，仍有一些资本家拒绝接受改造。只是在企业工人和公务人员的斗争压力下他们才表示同意对企业进行改造。我们发现在一些小型企业常常会发生资本家撤资，隐瞒生产资料和机器设备等情况。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些小型企业中工人和公务人员的组织性较差，党和工会组织的工作均弱于中型和大型企业。

在一些企业中工人对资本家实施了强大的压力，从而促使其向合作经营企业追加资本投入。此类做法往往会导致一些严重事件的发生，如有些资本家因此而自杀。虽然这样极端的事件并不太多。

我们注意到，一些资本家将大量金钱用于满足个人消费方面。他们认为，在当前国家政策仍然允许的情况下将部分现金用于个人消费方面对自己更划算，因为将来即使企业的资产被国有化了，至少他们现在所购买的消费品不会被国有化。资产阶级自身内部也日渐分化为进步的和落后的两部分。这也加剧了阶级斗争的日趋尖锐。

问题：截至1955年末，国家在合作经营企业中的投资额有多少？

回答：截至1955年中以前，合作经营企业的资本比例如下：私人资本——8亿元，国家资本——3亿元。后者包括被国有化了的买办资产阶级资本在内。在最近时期国家尚未向合作经营企业注入新资本。

问题：含有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的私营工商业的比重如何？

回答：完成国家订购的私营企业在私企总量中所占比重为80%以上。截至1955年末以前合作经营企业共计5 700家。属于商品流通的零售业中有25%的私营商店是根据国家的委托从事寄售业务，国营和合作社零售网点比重达到51%，另外还有20%以上属于私营商店和个体摊贩。

问题：如何对合作经营企业开展领导工作？

回答：在合作经营企业中都要成立由13—16人组成的工厂委员会，其中包括党支部书记，委员会组成的一半——工人阶级代表。以前，合作经营企业都是向人民委员会中的各专业性部委汇报工作，如今其主管部门变为专业性的公司，而后者则从属于地方工业管理局。再往后，这些专业性公司将从属于中央。

政府将自己的干部派到这些公司去担任经理或副经理职务。

除了专业性的公司外，还要组建包括资本家在内的合作经营企业代表协会。这个协会带有协商性质。资本家们可以在协会里开会和讨论问题。我们认为协会就像是某种类似于老人院的机构，成为协会代表的资本家约有2万人。

在回答了上述问题之后，许涤新请与会者们谈一下自己的意见。尤金同志首先对许涤

新组织这次会谈表示了感谢，并说道，此次会谈中所提供的资料具有很大意义。以前，我们只是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但对其个别和具体的内容不甚了了。但经过此次会谈之后，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认识变得清楚了。

尤金同志接着指出，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所采取的上述一系列措施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和正确的，并引起了多方的满意和良好反响。其在如何对待资本家问题上所采取的正确做法，实际上是为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消灭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运动准备了条件，而且没有在社会上引发动荡、怠工和其他特别的复杂情况。

我们苏联当年在处理这方面问题时就相对复杂些。1918 年，列宁曾就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利用资产阶级的问题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但我们并没有像以上所述的那样——如此广泛地成功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当然，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受到了内战和外国干涉的干扰。

当前，很多国家都在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能发展到像中国这样的规模。你们(中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如果中国能够开展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以便对其所实施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加以总结，那就更好了。你们(中国)的实践经验将会对其他亚洲国家具有借鉴意义，因为这些国家内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对本国的民主化变革抱有浓厚的兴趣。

此次会谈历时 3 小时，担任会谈翻译工作的是方翻译。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 尤金(签名)

文件共 5 份，送：谢皮洛夫、费德林、库尔久科夫等同志，情报委员会，档案馆

第 192 号，1956 年 2 月 1 日

ЦХСД, ф. 5, оп. 30, д. 164, л. 54 - 69

№2234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

(1956 年 1 月 30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6 年 1 月 30 日会议第 184a 号记录

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有：Н. А. 布尔加宁、К. Е. 伏罗希洛夫、Л. М. 卡冈诺维奇、А. И.

基里琴科、Г. М. 马林科夫、А. И. 米高扬、В. М. 莫洛托夫、М. Г. 别尔乌辛、М. З. 萨布罗夫、М. А. 苏斯洛夫、Н. М. 什维尔尼克、А. Б. 阿里斯托夫、Н. И. 别利亚耶夫、П. Н. 波斯佩洛夫、Д. Т. 谢皮洛夫;会议由 Н. С. 赫鲁晓夫主持。

就党的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总结报告草案交换意见。

赫鲁晓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

作为基础——很好,可以接受。

基本赞同。把意见转达给报告人,报告人将重新分发。

卡冈诺维奇同志:

触及到目前局势的某些问题以及纲领性的某些问题。

是否还应该谈谈一系列纲领性的问题:

1. 关于议会道路;

2. 关于和平发展道路;

3.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莫洛托夫同志:

交换意见是有益的,但是,不能简单地以此作为基础。

还存在着某些意见。

卡冈诺维奇同志:

我理解争取动摇者,建立统一战线和削弱一系列论点的意图。

我还理解——可能采取的折中办法。

报告中存在着一系列冒险主义的论点,也有一些值得怀疑的论点。

在原则性问题上(第 33 页):关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的主观意愿不可能废除客观规律。①

列宁并没有使政治与经济脱节。第 34 页。不正确。

(第 35 页)——对列宁著作只引用了一次——这是报告的缺点。②

已经写上的内容,我不反对,但是,还不完全。

主要道路——革命。

---

① 卡冈诺维奇的这个意见,显然是由 Н. С. 赫鲁晓夫报告的如下内容引起的(在"关于在现阶段可能避免战争"的章节里):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理,即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人们通常只考虑问题的一个方面,只研究帝国主义时代战争的经济基础。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在战争可能或者不可能发生的问题上,拥有巨大意义的还有人们的意愿,阶级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原注

② 在赫鲁晓夫报告最初的一份草案里,在关于"苏联的国际地位"一章中,确实只援引了列宁著作的以下内容:"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丑化和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在报告中说:"列宁在其对各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评价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在我们的理想中,不存在着对人的暴力'。在自己的关于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的天才论断中,列宁预见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他写道,'作为例外,例如,在某个弱小的国家里,在相邻的大国完成了社会革命之后,资产阶级有可能和平地让出政权,如果它坚信抵抗是无济于事的话'。"引言在此处就中断了。在列宁的著作中接下来的内容应该是:"(资产阶级)认为保留自己的脑袋要更好一些。而更有可能的自然是,在弱小国家里不进行国内战争,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承认这样的战争应该是国际社会民主制度的唯一纲领,尽管在我们的理想中不存在对人的暴力。"(《列宁全集》,第 30 卷,第 122 页)——原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专政，而后又进行赎买，当粉碎了强大的资产阶级的时候。①

(第36页)“在我们的理想中，不存在对人的暴力”，对列宁的这句话引用得不对。

关于和平发展道路：列宁在苏维埃框架内进行的说明。

第37—38页——关于议会形式的斗争(然而由谁领导呢?)。②工党党员也是工人。工人阶级可以拥有大多数，但是，政权将不是工人的。

第38页——反对考茨基、伯恩斯坦——而他们都是干瘪的家伙。

第20页——问题不在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

应该谈谈对接点，谈谈统一战线。

关于所说的基础——我们赞成革命的斗争道路，不客气地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援引赫鲁晓夫、米高扬、谢皮洛夫同志在中央7月中央全会上的演说。

应该保持在中央7月中央全会上阐述的那些框架，依据这一精神进行修改。

莫洛托夫同志：

作为基础第一部分可以接受。应该明确：关于战争——表述得不清楚。

“和平将会得到捍卫和加强，如果人民把捍卫和平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话……”为什么没有把这句话全部引证？为什么没有说明引证的是斯大林的话?③

把注意力放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上。

在谈论议会道路的时候，不能不对工党成员进行批评。在英国、挪威和瑞士，社会党人执掌着政权，但是，这并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应当谈谈，我们什么时候依靠群众。

不应该仅局限于伯恩斯坦、考茨基的名字，而是应该触及到活着的人。

结论：简单化——不进行专政的“牢固和平”。

米高扬同志：

关于和平革命道路可能性的争论(与卡德尔的争论)。

在报告中没有谈到关于革命发展演变过程的道路。

话题指的是——革命是否只应该是流血的。

---

① 在赫鲁晓夫报告最终的修订文稿中，这段内容是这样表述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许多特殊性，它的经济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前是极其落后的，并带有半封建的性质。在控制了国民经济关键性命脉部门的基础之上，人民民主国家在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执行的是和平改造私有工业和贸易，逐渐地把它们变成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的方针。”——原注

② 卡冈诺维奇的意见，是报告最初草案的以下一段内容引起的：“在未来完全有可能会出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形式。也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将会采用议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对于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传统性的机关，将被改造成为无产阶级——这个国家人民的绝大多数——意愿的工具，也就是变成对劳动人民群众来说是真正的民主制的机关。这种领导力量将是工人阶级的人民的议会，将能够动员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在报告最终的修订文稿中，关于可能利用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找到了肯定性的回答。按照赫鲁晓夫的意见，在现代的条件下，“把劳动的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全体爱国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和坚决打击了机会主义分子……的工人阶级，是能够战胜反动派和反人民的力量，在议会中夺取牢固的大多数，把这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机关，变成真正体现人民意愿的工具”。——原注

③ 斯大林1951年2月17日与《真理报》记者的谈话内容：“和平将被保持和得到巩固，如果各国人民将把和平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将把它坚持到底的话。”——原注

主要问题——阶级力量的对比。

列宁在1917年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只有在我们坚信“我们会来到,我们将把你们消灭”的时候,我们才不再依靠群众。

关于统一战线的口号(在犹太人民的眼中,这是一个被败坏了声誉的口号)。

如果我们现在将腐化社会民主制度的话,那么,我们将与谁保持统一战线呢?

关于战争问题,说得正确——斯大林的表述不全面。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说得正确。

在保加利亚,在2—3年期间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说“人民民主制度”正在履行着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

我们也给出了温和的表述。

实际上不应该对措词进行纠缠。

胡志明不愿意给党改名字,而人们迫使他这样做。[①]

伏罗希洛夫同志:

我已经把卡冈诺维奇说的话标出来了。

只是不应该坚持旧的东西。

报告的所有论点都是与列宁主义原理并存的。

要求进行更明确的表述,不能脱离列宁主义原理。

马林科夫同志:

关于战争——给出了答复。争取动摇分子。

在报告中——帝国主义被吊起来了

和平力量阵营——得到巩固。

我们能够预防战争。关于和平共存——我们将不赋予它宣传的性质。

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论点是正确的。

应该对措词进行改进。

依靠群众运动的议会形式。

布尔加宁同志:

是否应该提出这些问题?应该及时地提出来,提出得正确。

关于战争的可能性——斯大林的表述有缺陷。

关于统一问题——说得正确。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同意报告人的说法。

关于议会道路——应该提出来。

已经谈的内容是正确的,原则上就像在报告中提出的那样。

萨布罗夫同志:

---

① 印度支那共产党在1951年时改名为越南劳动党(1976年改为越南共产党)。——原注

关于现阶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我是这样理解的，报告人的意图，立场，我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没有工人阶级就没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现在我们有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正确的。

苏斯洛夫同志：

话题指的不是某些表述。在报告中给出的实质是正确的。

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在报告中已经谈到。

反正不一定时时都触及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称。

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总是通过苏维埃的形式，不一定仅仅是通过国内战争——这是教条主义。

我们没有义务必须强调——我们赞成国内战争。

我们与这种倡议联系在一起没有好处。

关于防止战争——在报告草案中发挥了斯大林的论点。

关于对社会党人的态度——新的形势创造了与之接触的机会。

工人阶级将会"左倾"——需要提出新的内容。

关于议会道路。斯大林给英国人推荐了提纲。[1]

别尔乌辛同志：

不应该拖延问题，在报告中应该谈到它们，应该做出答复。

我们不能再援引过时的表述方式了。

报告中所谈到的内容，没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任何修正。

对两种制度共存解释得非常好，其他问题阐述得也很正确——应该扩大章节。

谢皮洛夫同志：

同意报告的主要论点。理论部分的意义很大。

对手的观点：共产党人认为战争和国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卡冈诺维奇同志是错误的，似乎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

我们驳斥战争宿命论，不应该坚持僵化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不赞成战争，我们赞成和平共处。

列宁曾经说社会主义有各种各样的形式。

是资产阶级本身纵使我们采取的暴力。

我认为报告的所有论点是正确的。

基里琴科同志：

---

[1] 1946年8月22日，斯大林在对英国报纸《每日先驱报》发表讲话时，指出了英国的通向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的可能性，同时尤其强调了它的和平性质。他说，"俄国的道路是短暂的，然而，也是困难的，同时伴随着流血"，"同时，英国的道路也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原注

话题指的不是某种让步。最容易的是重复旧的东西。
这是死读书本和精神的贫乏。
关于与社会党人的接触：难道这也是让步吗?
赫鲁晓夫同志：
法国的社会党人害怕与共产党人接触——他们说：共产党人会吃了他们。
卡冈诺维奇同志应该说得更坦率一些。
各种道路都可能存在。
在报告中,从列宁主义立场对问题作了发挥。
某些地方需要重新编辑。
波斯佩洛夫同志：
在报告草案中,问题的提出是勇敢的和革命性的。
考虑阶级力量的划分。
分析令人吃惊：布尔什维克希望通过战争途径引入共产主义。
列宁谈到关于革命发展的和平途径并不是偶然的。
别利亚耶夫同志：
卡冈诺维奇同志对是否应该提出纲领性的问题表示怀疑,
而谈到关于策略问题,在我看来,他是不正确的。
我们能否预防战争,是否可能?我们实行的是和平政策。
我认为,在报告中的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新贡献。
关于共处——不是策略的方法。
提出原则性问题是正确的。
阿里斯托夫同志：
不能无视现实。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不应该像卡冈诺维奇那样援引列宁的话。
问题不仅在于争取动摇者,而应该把基本群众争取到自己一边。
报告论点的方向应该向这方面。
什维尔尼克同志：
同志们表达的意见都很正确。
报告的论点是正确的,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
赫鲁晓夫同志：
请坚持报告草案中提出的立场——它们具有动员性,
其出发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卡冈诺维奇同志忽略了似乎已经出现的偏离。这是不正确的。
不能同意他的说法。
莫洛托夫同志所说的,与报告草案内容不矛盾。

卡冈诺维奇同志说的——重复了过时的东西，未必应该作这种重复。

结论：

在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我们将翻越一座大山，有中国、人民民主国家、埃及的支持。

资本浓缩在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

美国巨头们准备吞掉我们。

我们应该指出正确的方向。

应该清理一些东西。

关于共处问题还应该进行研究。

引起战争的气氛对我们是否有着切身利益？

长期共处能够达到何种程度？

没有战争宿命论。

在这一年时间里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已经使群众确信：

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

我们希望采用其他方法进行斗争。在思想问题上不应该让步。

与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在经济、文化领域开展竞赛活动。

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寻求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但不是经过战争。

报告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

卡冈诺维奇同志的发言是教条主义的。

寻找途径，突破工人阶级(英国的)和其他国家的。

赫鲁晓夫同志：

应该寻找与工党分子接触的途径。

卡冈诺维奇同志：

我会努力缓和自己的修改意见。我们之间不存在根本分歧。

我赞成，基本上可以通过报告。

我完全理解报告人的意愿。

我认为，存在着政治论点，而且触及到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纲领性论点。

是否应该说，我们取消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不可避免，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论点呢？

能够和应该找到定义："革命"、"进化"——应该对该章节进行加工。

同志们所谈的内容，对我来说都合适。

可以作为基础。

有意见的同志们，可以以书面形式告诉报告人。

考虑到作更好的改进，要报告，将通过什么，没有通过什么。

РГАНИ，ф. 3，оп. 8，д. 389，л. 36－39об

№25176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请求让一些亚洲党员出席二十大

（1956 年 1 月 31 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通报，中国外交部请求（我们）向如下代表发放参加苏共二十大的邀请签证：马来亚共产党——林文（Линь Вэнь）、林忠（Линь Чжун）和姜茹（Дян Жуй）；缅甸共产党——凯曼（Кэ Мэн）和王江（Ван Цзян）；日本共产党——郭敏（Го Мин，日文名袴田里见）。

另外，中国外交部还请求向在《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工作的日本共产党中央代表何云川（日文名听涛克巳）及其翻译鲍良（Бо Лян，日本名绪方太郎）等发放邀请签证，因为他们将与袴田里见一起赴苏参会。

日本共产党中央派代表到《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是在苏共中央 1954 年 7 月 15 日决议的基础上并在该报编辑部向日本共产党中央发出邀请的情况下实现的。

我们认为，可以指示苏联驻北京大使向上述同志发放进入苏联的签证。

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的电报草案参见附件。[①]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 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В. 莫舍托夫（签名）
1956 年 1 月 31 日

РГАНИ，ф. 5，оп. 28，д. 471，л. 1

---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附件。——编注

№20758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情报局今后工作与各党交换意见

（1956年2月7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认为，利用邀请兄弟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大的机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问题交换意见是必要的。

从上次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召开(1949年11月)到现在已经过了六年了。苏共和其他国外共产党基本上保持经常的联系；国外共产党相互之间的联系很少，并且就自己的工作相互通报得不够。

来到莫斯科的许多共产党代表在提出共产党情报局的一些问题时指出，除了出版报纸，共产党情报局将没有任何工作，同时，当共产党之间有一些共同的问题的时候，需要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55年10月7日致苏共中央的信中指出，“1947年情报局成立的原因和前提条件仍然存在”。

这样，就出现了情报局的组成问题。有八个共产党加入情报局——苏联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波兰工人统一党、匈牙利劳动党和罗马尼亚工人党。

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一些较大的党没有加入情报局。其中的一些党，比如德国统一社会党、芬兰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多次提出了关于他们加入情报局的问题。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认为，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同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问题交换意见是必要的。

一、预先可以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王稼祥同志(中央委员，主管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联系)进行会谈，并搞清中国同志对可能参加情报局这一问题的态度。

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同加入情报局的共产党代表就召开情报局例会的可能性问题交换意见，预先确定会议召开的日期和议事日程。

从苏联方面来说，苏共中央代表就情报局会议的召开可以提出于1956年5—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建议，并对议事日程作如下建议：

1. 同社会党扩大联系和合作(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结果最好有相应的通报发布)。

2. 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经济状况及共产党在捍卫工人阶级生活利益方面的工作经验(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不发表)。

3. 情报局的工作问题：(1) 关于扩大情报局人员组成的可能性；(2) 关于《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工作；(3) 关于出版情报局机关的理论刊物。

在情报局会议上讨论第一个问题,即讨论关于扩大同社会党之间的联系问题是合适的,与此相关的是一些社会党同共产党的联系有增加的趋势。1956 年 3 月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共产国际委员会会议上将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第二个问题更加迫切,这是因为一些共产党把自己的力量都集中于同维护和平和民族独立而斗争,削弱了对工人阶级经济利益的关注。

二、需要同前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一些代表团进行会谈,以便弄清他们已经成熟的、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问题的想法,弄清他们对于在现代条件下共产党之间的联系方法和可能的联系形式的愿望。

在这些会谈中可以提出关于按照共产党所在的国家群体建立相互联系的建议,比如,拉丁美洲国家(巴西共产党、墨西哥共产党、阿根廷共产党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芬兰共产党、瑞典共产党、挪威共产党、冰岛共产党),西欧的一些国家(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等。

同国外同志进行会谈的大致计划见附件。

苏共二十大期间关于共产党代表团之间的会谈和会见都不应发表任何通报。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附后。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Б. Н. 波诺马廖夫

1956 年 2 月 7 日

附件: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

关于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的问题。

一、采纳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的建议,即在苏共二十大期间让属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员的各党代表团就情报局今后的工作问题相互交换意见。

二、责成苏共中央以下同志——就情报局(今后)的工作问题参加与各兄弟党代表的讨论会,其间将讨论关于在 1956 年 5—6 月在布加勒斯特依照如下议事日程召集情报局例会的提案。

1. 关于扩展与各社会主义政党的联系和合作的问题(将在报刊上公开)。

2. 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的经济状况和各共产党捍卫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活动经验(不在报刊上公开)。

3. 情报局的工作问题:

(1) 关于扩大情报局的成员构成;(2) 关于《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的工

作;(3) 关于情报局理论机关报的出版。

三、责成波诺马廖夫同志按照预定程序与中共中央委员王稼祥会谈,并了解中国同志对中共加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态度。

四、根据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的逗留时间安排会面以讨论共产主义运动诸问题(附录会谈的大致次序清单)。[①]会谈期间,提出关于与一些共产党组织接触和建立关系的建议,这些共产党组织包括:拉丁美洲(巴西共产党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芬兰共产党等),一些西欧国家(法国共产党等)。

责成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就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所提出的问题起草相关提案。

АПРФ,ф. 3,оп. 23,д. 54,л. 69－73

№21459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地方政府邀请苏联公民共度春节

(1956 年 2 月 8 日)

致苏共中央:

中国满洲里车站和绥芬河车站地方政府得到北京的许可,邀请居住在格罗迭科沃和奥特波尔(现为后贝加尔)地区的苏联公民及其孩子去中国欢度 2 月 12 日至 15 日的春节。格罗迭科沃和奥特波尔被邀请的人数共 40—50 人。这次邀请是对中国公民被邀请去赤塔州欢庆新年(1956 年)的回应。

为此,苏共滨海边疆区区委(奥西波夫同志)和赤塔州州委(科兹洛夫同志)请求允许派遣 40—50 名格罗迭科沃车站和奥特波尔车站的铁路员工和学生去满洲里市和绥芬河市。

我认为应当满足中国朋友的请求,并委托苏共滨海边疆区区委(奥西波夫同志)、赤塔州州委(科兹洛夫同志)和苏联交通部总政治部(楚马钦科同志)从优秀的生产工作者和学生中选派 40—50 名前往满洲里和格罗迭科沃参加为期 5 天的春节活动。

有关简化苏联公民过境手续的问题已得到苏联内务部(济里亚诺夫同志)的同意。

苏联外交部(费德林同志)同意这些提议。

---

① 尚未解密。——原注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 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6年2月8日

第25-с-237号

手写批注：

通报奥西波夫同志、科兹洛夫同志和楚马钦科同志。出访中国已组织完毕。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1956年3月3日

归档。

И. 谢尔巴科夫
1956年3月6日

送H.T.维诺格拉多夫同志阅。

O.伊万诺夫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14

№25045

关于庆贺苏—蒙—中铁路开通的情况报告

(1956年2月9日)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5年12月7日决议，为参加苏—蒙—中之间直通铁路盛大开幕式，苏联将派遣以交通部部长Б.П.贝舍夫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前往蒙古。

届时，中国派来参加开幕式的政府代表团的团长为铁道部部长滕代远。

乌兰巴托—集宁的这条新铁路的通航开幕式时间为1955年12月31日，而届时在开完了有数千人参加的集会后沿该铁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发出了第一列货车。

在赛因山达车站和边境口岸站点扎门乌德也举行了一些由铁路职工和劳动者代表参加的大型集会。

苏联代表团在乌兰巴托逗留期间与蒙古总理泽登巴尔同志举行了会谈。会谈过程中泽登巴尔同志感谢苏联对该铁路建设所给予的援助，并请求苏联政府继续帮助蒙古组织铁路的运营工作。他还声称，蒙古方面也将采取措施以便尽快为乌兰巴托铁路培养本国民族骨干。

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苏联代表团与由副总理鲁布桑同志率领的蒙古代表团一起前往了中国，并在中国逗留的八天里沿中国铁路作了旅行。我代表团访问了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中国城市，而在各地均受到了热情的招待。

1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了苏联和蒙古代表团，并与之举行了会谈。

周恩来同志向苏联代表提出如下建议：由苏联承担兰州—阿拉木图共计600公里的铁路建设工作，而中国仅确保此项建设的劳动力。对此，苏联代表团团长表示，这是一个新问题，他仍需要再考虑考虑。

在1月11日举行的会谈期间，中国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请求贝舍夫同志对中国铁路提供帮助。该请求的实质具体包括如下内容：中方希望苏方向中国铁路部门提供苏联在铁路交通领域所进行的科研成果相关信息；希望在中国和苏联铁路交通科研院所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希望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以帮助中国从事铁路交通领域的科研工作，并让中国专家前往苏联学习；希望能派苏联专家去中国就个别课程开设短期讲座。

中方还请求苏联对中国境内4万公里的(铁路线)进行航拍-勘测工作，向中国提供(铁路)密码闭塞装置、火车头信号和机车自动停车设备，并为北京—天津和沙城—丰台区间的铁路设计此类装置。

滕代远同志还表示，应当在举行各人民民主国家交通部长会议期间讨论如下问题，即如何在各国的铁路建设、军事动员措施、铁路的衔接和边界车站的改造等工作之间建立更高效的合作和协调机制。

……①(签名)

1956年2月9日

АВПРФ，ф. 0111，оп. 38，пор. 20，пап. 245，л. 152－153

---

①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21835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函：苏共在二十大期间同兄弟党协商的问题

(1956 年 2 月 9 日)

关于在各兄弟党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期间苏共中央和各兄弟共产党之间的协商问题

1. 芬兰共产党。在苏共代表大会召开以前，芬兰共产党请求(我们)就在 1956 年 2 月 15 日即将举行的(芬兰)总统选举中共产党应采取的应对策略问题提出建议。

2. 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中央表示希望就于 1956 年 3 月将举行的该党会议相关问题交换意见。

3. 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中央请求：

(1) 就已在中央 6 月中央全会上讨论过的该党党纲草案的变动问题进行协商。印度共产党中央认为，该纲领的主要条款不需要重新制定，变动主要涉及那些已经明显过时并在相当程度上不能适应新形势要求的章节；

(2) 讨论关于(向印共提供)帮助的问题。

4.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议与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讨论关于该党今后的行动策略问题。印度尼西亚朋友对如下问题并不十分清楚：关于议会斗争在(印尼)共产党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关于民族主义和穆斯林党派代表参加联合政府，等等。

5.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请求(我们)对斯兰斯基集团案件提出相关建议。

6. 叙利亚共产党。叙利亚共产党代表团请求与其讨论如下问题：关于共产主义力量的团结，关于与“红色旗帜”共产党和“人民同志”组织的联合问题。

应当把我们与叙利亚共产党代表团的会谈和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放在一起举行。

7. 英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中央请求对即将举行的党代会所起草的政治决议草案以及会议就青年问题所起草的决议草案等提出意见。

8. 美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中央请求：

(1) 讨论关于在欧洲人民民主国家之一境内建立以美国共产党民族委员会委员维利亚姆索和巴塔什为首的美国共产党境外中央的问题；

(2) 协助安排(美国共产党)与以下国家——芬兰、意大利、印度、日本、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

9. 墨西哥共产党。墨西哥共产党中央请求(我们)对该党代表团随身带来的党纲草案

提出意见。

10. 古巴人民社会主义党。古巴人民社会主义党请求(我们)对该党党纲草案提出意见。

11. 阿根廷共产党。阿根廷共产党中央请求(我们)对其党纲草案提出意见。

12. 哥伦比亚共产党。哥伦比亚共产党中央请求(我们)对其党纲草案提出意见。

13. 委内瑞拉共产党。委内瑞拉共产党中央请求研究关于向该党提供帮助的问题。

14. 德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中央表示愿意就党的地位、党对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策略以及共产党的纲领性声明等问题进行商谈。

15. 奥地利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中央请求：

(1) 就奥地利共产党最近时期的纲领性声明的草案问题交换意见；

(2) 就共产党的出版事务问题交换意见。

16. 瑞典共产党。瑞典共产党中央表示希望：

(1) 向苏共中央通报瑞典共产党二十七大所通过的决议，并就该国共产党在即将于1956年9月举行的议会选举期间的行动策略和要求等问题相互交流意见；

(2) (我们)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些问题作出解释，例如关于工人阶级的绝对和相对贫困问题。

17. 丹麦共产党。丹麦共产党中央表示希望向苏共中央通报丹麦党代会所通过的相关决议，并就该国共产党的新要求——拥护丹麦全面裁军的问题相互交换意见。

18. 法国共产党：

(1) 对法国国内当前形势的评价。就大选后法国的政治形势、法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以及苏法关系诸问题进行磋商；

(2) 就法共中央信函中所涉及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工作和发展前景等问题进行讨论；

(3) 讨论关于对待社会党人的策略问题。

19. 朝鲜劳动党。朝鲜共产党中央请求(我们)对该党党章草案提出建议。

20. 荷兰共产党。荷兰共产党中央表示希望：

(1) 讨论关于与社会民主主义者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

(2) (讨论)关于保尔·格鲁特的副手的问题。

21. 罗马尼亚工人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匈牙利劳动者党等均希望讨论关于希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问题。

22. 意大利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等均希望讨论关于1938年波兰共产党无理由解散的问题。

23. 叙利亚和黎巴嫩共产党以及上述两党领导人均打算就党纲相关问题征求我们的意见。

24. 以色列共产党。以色列共产党中央打算就该党党纲中所作的一些变动问题征求我们的意见。这些变动主要将涉及其党纲中如下章节：共产党对以色列境内阿拉伯难民和阿拉伯少数民族的态度以及如何对待以色列现政府等。

25. 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共产党中央表示希望就《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相关问题与我们举行会谈。

Б. Н. 波诺马廖夫(签名)

1956年2月9日

分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各书记

第П394号

АПРФ,ф. 3,оп. 23,д. 54,л. 63-66

№25969

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1955年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局势

(1956年3月2日)

苏联驻广州领事馆

1956年3月2日

第27号文

机　密

文本第1份

1955年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参考资料)

香港的政治形势: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无论是与中国还是与殖民主义者占据的领土如新加坡相比,它都是不同的,香港有其特殊性。

尽管香港毫无疑义地属于中国,但英国人还在为自己的统治作论证,认为当中国还不是一个统一国家的时候,似乎香港就存在了。中国历史文献驳斥了这种说法。

目前香港人口近250万。香港和九龙的居民密度极大,几乎每平方英里有6 400人,或每英亩近10人。这一数目中的200万人居住在维多利亚和九龙,这里的人口密度为:平均每英亩2 000人,99%为华人(其中90%说广东话),英国人9 500人,不包括军人(在英国军

队中华人约有 2 000 人，其中约 400 人在炮兵部队，1 500 人在防卫部队)；美国人有 300 人(主要是美国领事馆的人)；葡萄牙人 850 人，其他民族的外国人有 4 350 人。香港华人明显处于权利不平等的地位，尽管华人占人口总数的绝大部分。一位祖籍上海的香港华侨说，在香港人分为四等，第一等人是英国出生的不列颠人和政府高级官僚；第二等人是在香港出生的不列颠人和那些精通英语有机会参加市府选举的人；第三等人是富裕华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联系和金钱做到一切对自己有益的事；第四等人，也就是最后一个等级的人，即是那些处于依附地位，没有任何权利的人。(《南华早报》1955 年 7 月 14 日)

一位英国记者在《每日镜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证实了这种看法，1955 年 3 月 11 日，亲美报纸《星岛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这位记者说，在香港，欧洲人和亚洲人之间，穷人富人之间壁垒鲜明，其他民族的人，以及没有足够资产的人，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欧美富人同华人之间隔阂很深。在 19 世纪对华人的歧视尤为严重，甚至不允许华人站在欧洲人的窗前，只有华人当仆从时例外。记者说，有一次他邀请一位华人朋友，也是记者，去欧洲人的俱乐部走走，以便观察一下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但是他的朋友不敢去，并说这是件危险的事。

香港工人人数众多。现在香港(包括九龙)共有 45 万名工人，其中 13 万人在工业企业工作，其余的主要是建筑工人和手艺人。香港有 25 万小商贩和店员。

香港工人团结在 230 个工会中，这些工会可以划分为三类："红色"工会，处在中国共产党和工会联合会的影响下；国民党的工会联合会(工团)；机械制造工人的独立工会。香港的"红色"工会有 98 个，其中 52 个加入了广东省工会联合会。这些工会团结了主要工业领域中的 92 000 名工人，包括：产业工人，公共服务业工人——电力工作者、自来水管道工、话务员、城市交通服务人员、造船工人(3 个大型造船厂有 1 万名工人)，医院、政府和外国机构的工作人员，包括外资宾馆的服务人员和英国乳制品和食品加工企业的工人。3 个海员工会共有 1 万多名成员，也都属于"红色"工会。"红色"工会还团结了部分饭店服务人员和部分商贩。

英国人自己也承认，"红色"工会团结了香港工人总数的 80%。因为"红色"工会团结的工人主要在重工业领域工作，如果举行罢工，那么，香港就会停顿，如果长期罢工，香港就会衰败。(参见同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林李明和黄时明的会谈记录，1956 年 2 月 9 日)

第二类工会是国民党的工会，在香港有自己的联合会，共有 105 家行业工会，会员总计 3 万人(所谓的香港九龙工会联合会)。其中 22 家工会加入了国际"工贼"联合会，即所谓的"自由"工联。早先有 40 家工会，但其中的 18 家后来解散了。这个香港-九龙反动的工会联合会是地方当局因害怕进步工会联合会的活动，在国民党分子的帮助下建立的。成立反动的工会联合会的主要目的是限制进步工会联合会的活动和分裂香港的工人阶级。

国民党的工会联合的主要是手工业者、装卸工人、搬运工人(其中不少人是靠干零活生存的流浪者)、小船厂的海员、华资宾馆的服务员；大部分餐馆、茶馆和咖啡馆的服务员，部分商贩和铁路工人。

所有这些工会都公开反对共产党和"红色"工会。他们分裂工人运动。但是，现在他们所处的环境出现了变化。在前往广东参观了苏联展览会后，部分工会会员表示拒绝国民党的领

导,但暂时还没有加入“红色”工会。(参见同林李明和黄时明的会谈记录,1956 年 2 月 9 日)

这样,在他们的队伍中显露出了一些中立态度的苗头。

第三类工会是机械制造工人工会,由英国人领导(香港政府劳动局),提出自己的性质是第三条道路。这个工会在重工业工人、汽车修理工人、铁路工人和机场服务人员中有较大的影响。它团结了 2 000 多人,主要是高级技术工人和服务人员。在香港这个工会得到 200 人的资助。在组织方面,机器制造工人工会很薄弱,没有明确的组织结构。

近来这个工会的成员对英国的领导表达了不满,开始倾向于国民党人。“红色”工会的任务是利用机器制造工人工会中的矛盾。

在香港任何一个企业或工人领域都可能同时存在三种类型的工会。他们在争夺工人方面展开激烈的斗争。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和“红色”工会的任务是为争取工人阶级的统一而斗争。最近,无论是在国民党的工会,还是在机器制造业的工会,都明显出现了中立倾向。

在香港的英国管理机构中有一个劳动局,它的任务是对工会进行注册和公正地解决劳工冲突。但是,这个部门支持“工贼”工会,反对“红色”工会。

香港工人阶级的处境极为困难。每月平均工资为 150—200 港元。司机和铁路工人的工资最高,为 200—300 港元。没有卫生医疗体制。住宅极为短缺。工资远远无法满足最低生活需要。工人每月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支出 50 美元用来支付一间小房子的租金,每人每月最低生活标准为 30 美元。考虑到一个工人要养活三个家人,考虑到基本生活必需品:衣服、家什、厕所用品等的高昂价格,一个工人的工资甚至入不敷出。还必须补充说明的是香港的生活用品不断上涨,香港的官方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情况。例如,1955 年 9 月初香港的粮食价格比去年 8 月 1 日上涨了 25%—30%。(《远东经济评论》1955 年 9 月 1 日)

香港还有数量众多的失业和半失业人员,据官方明显压低的资料,其数量达 70 000 人。以前,九龙有 7 000 人在库房工作,现在仅有 2 000 人,5 000 人失业了。1954 年在造船厂有 9 000名工人,现在只有 7 000 人,因此还有 2 000 人没有工作。企业主通常招募工人工作极短的时间,因此,工人对明天没有信心——他是否和以前一样有工作或失业。

大量失业引起香港高犯罪率,盗窃猖獗。香港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关于新的抢劫或被害事件的消息,有时还会报道失业人员因无法维系生存而自杀的消息。1955 年 7 月 14 日,《星岛日报》刊登了香港公民协会(或香港公民党)代表关于香港失业问题的言论,其中谈道:“政府考虑到了鱼和猪进入殖民地的问题,却没有关于失业人数的材料”,甚至关于“在英国政府保护下的领土上生活的人们因饥饿致死的材料。这对号称是英国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的香港来说非常不好”。

香港资产阶级收入在持续减少,他们试图依靠强化劳动、提高工时和降低工人工资来弥补自己的损失。

香港劳动人民在积极开展维护自己权利的斗争,根据客观条件,近 10 年来工人罢工主要是经济性质。例如,1946 年罢工工人要求 8 小时工作制,并取得了部分成绩——对电车工人实行了 8 小时工作制。1947 年 20 000 多名机器制造业工人罢工,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当

时，为了提高劳动强度(以保持自己的利润)，企业主开始大规模地解雇工人，罢工的目的是反对解雇和保障工作。1954 年末香港城市交通工人的罢工是这种斗争的榜样，这是由数十名工人被解雇引起的。工人维护自己的权利的罢工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和同情。这次罢工后，大规模解雇工人的做法停止了。最近没出现过大规模的罢工活动。

1955 年 4 月末，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在香港组织了几次工人集会和游行。在民主工会联合会组织的集会上，工人们欣喜地强调了亚非会议所取得的成绩。他们对自己的祖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在集会发言中工人们说，必须忠心热爱祖国，加强团结，关心劳动者的利益，为法制和工会的利益而斗争。(《大公报》(香港出版物)1955 年 5 月 3 日)

五一节早上，国民党的工团联合会在九龙一家剧院也举行了群众集会。"工贼"工联领导在这次集会的发言旨在反对共产党和民主的工会联合会。

民主工会联合会的活动是由在香港秘密存在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关于共产党对香港工人的影响有这样一个事实：1952 年香港没有发生过罢工，因为共产党人认为不需要这样做，而在 1953 年出现了一系列罢工，因为党号召工人罢工。还有这样一个事实最能说 1954 年香港交通工人的罢工处于共产党影响下，当共产党人得到北京的指示后，罢工停止了。(参见同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饶彰风的会谈记录，1956 年 1 月 18 日)

在香港从事党务和工会工作的中国同志想返回中国。在中国摆脱国民党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的政权以前，他们就在香港工作。但是，在中国解放后他们坚定地提出了立即把英国人驱逐出香港的问题和关于自己回国的问题。向他们作了解释，必须继续在香港居民中做工作，在制定自己的计划时应该从这样的前提条件出发——他们的工作具有长期性。有鉴于此，目前香港工人阶级在自己的发言中没有提过政治要求。

在香港，工联联合会和共产党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的，工人分散在各小型企业，各工会的倾向不同。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的任务是揭露反动工会领导层，激化反动集团之间的矛盾，为工人阶级的团结而斗争。

共产党和国民党在香港都处于秘密状态。此前没有公开出现过本地政党。不久前，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公民党，这是由英国人组建的。它的纲领是改革香港政治制度，为降低和稳定物价而斗争，扩大住宅建设等，事实上英国人建立这个党只是想为英国人在香港的统治提供另外一种形式。

香港还有一些保守分子和工党分子集团，但是他们没有表现出积极性。香港工党分子的官方政策是批评地方当局。他们支持改善英中关系，事实上他们也是英国当局任职的工作人员。

香港的主导政治集团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保守分子集团，以总督葛量洪为首。该统治集团力量最强。加入该集团的有在香港工作的外交家、英国大型企业主，以及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

第二类是所谓的改革党("改革俱乐部")。这个团体与群众联系密切，相比其他团体而言在群众中支持率最高。其人员构成主要是知识阶层代表：医生、律师、教师和宗教人士。

该团体的代表经常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改善英中关系。在香港工作的中国同志认为，他们的任务是激化改革派同本地英国当局之间的矛盾。团体的领导人是基督教中国南方教区首领布鲁克·贝尔纳奇。他也是改革党的市议会议员。

第二类是亲美团体。从事件表面上看不出它的力量。这个团体的领导人是驻香港舰队司令斯特拉顿。以前他是英军总参谋部军事学校校长。后来一段时间在美国，显然，从美国军方那里得到了明确的指示。现在他支持扩建军事基地。该团体接受部分支持同美国结盟的香港大资产阶级加入。

在帝国主义分子眼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提高了香港的政治意义。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情报机构从大陆转移到这里。

香港有 23 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领事馆，其中包括美国总领事馆，美国领事馆共有 36 位副领事，他们经常前往澳门。(美国在香港新建了一栋 4 层的领事馆)

美国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公开干涉当地英国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活动，特别是在执行贸易禁运政策方面。这引起当地社会各界和当局的不满，造成英美矛盾加剧。前不久，美国人试图对在香港高等学校学习的一些大学生的活动进行调查，引起当地居民和当地管理部门的愤怒。

美国总领事馆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对要前往中国的华侨进行教育的工作。凡是从美国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华侨，在回来 2—3 天内必须到相应的领事馆登记。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吊销他们的护照。

一些特工学校和外国情报员培训班，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组织，如："自由中国运动"、美国领导下的"中央情报局"(也就是美国的中央情报机构)、"干部培训学校"——正式名称是"美国远东工业公司"，等等，都合法存在。现有资料表明，由于帝国主义分子加强了针对中国的破坏活动，近来香港人口增加了 10 万人。(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广东省领导的会谈记录，1955 年 10 月 7 日)

美国把从中国叛逃的堕落分子组织起来，在香港建立了一个所谓"知识分子援助协会"，该协会被用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些人也被国民党分子利用，他们在香港建立了自己的培训学校、电影公司、出版社(如亚洲出版社)。美国在香港出版了英文反动报纸《虎报》，花了 5 000 万美元买下这家报社。他们在香港还有自己的电讯社，在广播公司也有份额。

在军事方面，美国人在香港也非常积极。在 1952 年朝鲜战争期间，有 230 多艘美国军舰在香港停靠。从 1953 年 4 月到 1954 年 3 月，有 13 万美国士兵在香港登岸。美国军官和各类军事顾问也常来香港。美国人试图把当地英国管理机关置于自己的监督下，以便使香港成为自己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平台。但是，在这方面他们的利益与英国人的利益出现了冲突。有鉴于此，美国改变了自己在香港的工作方法，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秘密活动上。

美国人要求为国民党分子在香港更广泛的活动创造条件，而英国人对国民党的活动加以限制，有时会中止其活动。这也加大了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美国就中国扩大对香港的出口，以及美元经香港流入中国的问题表达了不满(每年华侨经香港寄往中国的钱达 1 亿多美元)，同时，港英当局对美国实施的对华禁运政策感到不满。所有这些不能不导致英国

当局同美国之间的矛盾激化。

国民党在香港的间谍数量非常大，特工的活动主要由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来领导。他们的数量总计3万多人。早先他们之间有许多派别，而今联合成一体。他们之中主要是地主和无业游民——因害怕人民惩罚而从中国逃亡的分子。恰恰是他们成为国民党在香港从事反动活动的社会基础。香港还有由所谓的“保卫台湾安全”组织领导的蒋介石的特工组织、国民党的地下党，以及国民党“国防部大陆工作部”和“特务机关”的各分支机构、“游击干部培训班”。所有这些培训班和组织的教官都是美国人。

除了官方的国民党情报机关外，在香港还能找到所谓的广东省各县“流亡政府”，这些都是外国情报机关的支部，致力于在广东省从事反革命工作。在香港还有国民党的情报部门。

国民党在香港控制着一些社会组织，一系列报纸和近50所中学。国民党在香港从事破坏活动表现在对有进步倾向的工人实施毒打、杀害和纵火，以及让捕鱼船只强制偏离台湾。“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就是他们炸毁的，更早时还炸毁了两架飞机，香港当局本来应该把这两架飞机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在香港还有美国人-英国人-华人的联合情报机关，该机关是1949年12月建立的，其任务主要是研究东南亚国家共产党，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领导第五纵队，从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中招募间谍，并通过他们获取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东南亚共产党活动的情报。

可以看出，香港-英国和美国之间、英国和台湾之间，以及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矛盾的聚集区(参见同林李明和黄时明的会谈记录，1956年2月9日)。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也存在着共同观点。就在美国想公开反华时，英国不想同中国对立。英国帝国主义认为使用隐蔽的手段更好。美国要求严厉执行对华贸易禁运政策，英国表示反对这一政策。

至于英国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多数时候英国当局对蒋介石分子的活动都视而不见，但同时他们不希望国民党分子公开活动，不希望出现同进步工人的对抗，或出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当时英国当局被迫逮捕了100多人，其中有三个国民党特工大头目。

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社会主义和民主阵营。但是，英国不想公开反华。他们需要同中国进行贸易。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对香港的影响非常大，同时他们也明白，中断同中国的关系意味着英国将失去香港。

美国想把香港作为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在使香港军事化方面他们得到了英国当局的支持。根据资料，1955年4月在香港驻扎的英军有2万人(不包括空军和海军)。(《星岛日报》1955年4月12日)

从九龙以北沿所谓的“新界”正在形成一个部署有永久火力点工事的地带。半岛有4个机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2个——一个位于半岛北部，距中国边界不远，是1950年建设的石岗军用机场，这个机场可以停靠喷气式飞机，使用最新技术装备，拥有地下飞机场。另一个大型机场坐落在半岛南部，距九龙东北部把香港和大陆分隔开的海峡不远。尽管这个机场是民用机场，但同时也可以接受轰炸机起降。现在，英国人在香港和九龙都在扩建自己的机场，其中包括扩建香港的启德机场。美国向他们提供了顾问帮助。

在军事领域,美国和英国在香港联系广泛而密切。美国想把香港变成自己进攻中国的军事基地,但在这方面,他们的利益与英国人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英国当局尽一切努力让中国相信,英国在香港的防务措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用来进攻。英军总参谋长哈丁表示,在对香港的英军改组和举行军事演习后,三个军种建立了密切协同体系,处于良好状态。(《华侨日报》1955年3月13日)

因此,英国不认为香港有军事危险。但是,在香港本地还是对香港当局和英国军官关于在该地区出现军事行动时有能力保卫香港的言论持怀疑态度。1955年3月13日,国民党报纸《华侨日报》写道:"我们不认为英国在任何时候都能借助军事力量来保卫香港。这是个危险政策。香港只在同中国'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存在。"关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的类似呼吁表明,反动口号在香港资产阶级中没有市场,甚至反动报刊也不得不同意这一点。

香港有14家通讯社,出版中文和英文报纸及杂志128份。其中数十种有进步倾向,发行量达10万册。现在提出未来两年的任务是发行量达到20万册。主要的报纸和杂志都处在美国人、国民党分子和港英当局的控制下。其中有50种刊物是国民党的,其中包括10种最具影响力的刊物,发行量达30万册。

反动的香港报纸充斥着对中国和苏联的污蔑,其中有一系列文章试图离间苏中关系。例如,1955年11月25日,亲美报纸《星岛日报》在头版论证道,苏联似乎拒绝向中国提供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因为苏联"把赌注押在印度身上"。在语气方面,其他一些文章就比较谨慎,其中包括1956年1月12日《星岛日报》刊载的来自伦敦的消息。国民党最大的报纸《华侨日报》也蓄意攻击苏联和中国,称赞美帝国主义分子对蒋介石集团的支持。但是,由于这份报纸同香港资产阶级联系密切,而资产阶级的收入取决于同中国的贸易,报纸被迫在很多时候批评不得人心的贸易禁运政策。

香港反动组织极力开展对香港居民的思想教育工作,但明显没有取得成效。因为亲美报纸订阅量不大,很多时候美国人不得不无偿赠送给各机关和组织。

香港政府的官方报纸《南华早报》不刊登恶意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章,但现在以客观为借口,刊登一些关于苏联的虚构的消息。

香港的进步报刊主要是《大公报》、《文汇报》、《新闻报》和《周末报》,这些报纸直接处在新华社的领导下。这些报纸在南海国家也很流行。

香港反动力量试图用"共产主义危险"吓唬香港居民,用色情书籍和好莱坞电影腐化他们。美国人和国民党分子在香港电影界和体育界占优势。香港有10家外资影院,仅有2家华人影院。从1954年到1955年初,在香港共上映了380部美国影片,10部香港生产的华人影片,苏联电影仅有3部(从12部影片中挑选的)——《马戏团》、《俄罗斯芭蕾大师》、《萨特阔》。

因此,美国人和国民党分子在香港宣传领域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早在1954年香港当局就加强了对教育的监管力度。当局努力开除那些不适合他们心意的教师,用自己的人代替。1954年中为学校开具了统一教科书清单。华人学校的学生被禁止使用中国出版的教科书。1955年2月末,香港政府教育局发表了一项声明,根据这项声

明，教师、大学生和所有学生都被禁止参加任何社会活动。

香港政府还采取一切措施来维持当地资产阶级的利润，提高军事力量和警察力量，但在提高居民文化水平方面什么也没做。最具说服力的是1955—1956年用于警察开支的拨款是教育需求的两倍多。1955年5月2日，《华侨日报》写道，现在香港警察局是政府最为强力的部门之一。

上述已提到过的英国杂志记者在自己的文章中谈到香港文化机关时写道："香港数十个黄金地段用来建设银行，却无一处用来建设公共图书馆。"(《星岛日报》1955年3月11日)

香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的经济和文化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密不可分。香港居民同自己在广东、广西和其他省份的亲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中国的人民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之后，香港的形势发生了改变。如果说解放前，许多农民、商人、知识分子前往香港是为了逃避国民党的专横，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居民离开香港，而不顾国民党分子散布的关于中国的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他们只是想到要同自己的伟大祖国生活在一起。

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林李明同志说，要收回香港中国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外交谈判的途径，也就是通过和平的途径收回香港，另一条途径是采取军事手段。但是第一条途径在目前是不现实的，而第二条途径是不能接受的……[1]

АВПРФ，ф. 0100，оп. 49，п. 421，д. 119，л. 1－17

№1381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苏联参与修建新疆铁路问题

(1956年3月1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3月16日会议第6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 М. 卡冈诺维奇、А. И. 米高扬、В. М. 莫洛托夫、М. Г. 别尔乌

---

[1]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编注

辛、M. З. 萨布罗夫、M. A. 苏斯洛夫、Л. И. 勃列日涅夫、Г. К. 朱可夫、Е. А. 福尔采娃、Д. Т. 谢皮洛夫、А. Б. 阿里斯托夫、Н. И. 别利亚耶夫、П. Н. 波斯佩洛夫;会议由 Н. А. 布尔加宁主持。

第26项关于苏联参加兰州—阿拉木图铁路从乌鲁木齐市至中苏边界地段的建设问题。①

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科瓦利、朱可夫、科热夫尼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勃列日涅夫。

米高扬同志:提议采纳中国人的建议,由我们出资建设起自乌鲁木齐市全长为449公里的铁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劳动力和现场材料。

认为可以接受米高扬同志的建议。

委托科瓦利同志提交新的建议方案。

提供贷款和办理手续。

РГАНИ,ф. 3,оп. 12,д. 1004,л. 12

№2183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苏联参与修建新疆铁路问题

(1956年3月1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3月16日会议第6号记录第26项

决议起草和提交人:Л. М. 卡冈诺维奇、Н. А. 布尔加宁、Г. К. 朱可夫、К. И. 科瓦利、Е. Ф. 科热夫尼科夫、А. И. 米高扬、В. М. 莫洛托夫、Л. И. 勃列日涅夫和 М. Г. 别尔乌辛。

绝　密

兹责成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科瓦利同志,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所提出的各方面意见,就苏联参与兰州至阿拉木图铁路从乌鲁木齐至苏中边境区段建设的问题提出一个新提案。

РГАНИ,ф. 3,оп. 14,д. 8,л. 7

① 1956年3月2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参加兰州—阿拉木图铁路乌鲁木齐市至中苏边界地段建设工作"的决议草案和给毛泽东的信函草案。苏联负责完成设计、勘查工作,提供必要的材料和设备,运输工具和机械以及在建设过程中给予其他的技术帮助。除此之外,苏联还将向中国提供用于建设这个铁路地段所需数额的年息为2%的长期贷款,自1960年开始,清偿期限为10年,中方以货物偿还(РГАНИ,ф. 3,оп. 14,д. 8,л. 7;д. 11,л. 11、48－50;д. 13,л. 81、105－113)。——原注

№12601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决定派陈云秘密访问越南[1]

（1956年3月20日）

苏共中央：

1956年3月16日李海秋[2]同志转来的电报已经收到了。

正如以前所约定的，我们决定派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陈云同志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在米高扬同志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时候去河内。鉴于陈云同志不需要参加公开的集会，也不需要由苏、越、中三国发表什么共同的文件，我们的意见是，陈云同志这次去河内将采取不公开的形式。

我们欢迎米高扬同志返回苏联时在北京停留几天。

谨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共中央

1956年3月20日

АВПРФ，ф. 0100，оп. 49，п. 415，д. 59，л. 16

№12600

周恩来致布尔加宁电：请求苏联帮助对长江流域进行改造[3]

（1956年3月21日）

尼·亚·布尔加宁同志：

目前，我国正在加紧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需要短时期在很大的地区内进行航空摄影。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很繁重的任务，我国现有航空摄影力量是不能完成的。因此，我

① 该档案系在俄国档案馆保存的中文文件。——编注
② 李海秋，即苏联驻华使馆参赞利哈乔夫(В. И. Лихачев)。——编注
③ 该档案系在俄国档案馆保存的中文文件。——编注

们请求苏联政府在今年4月份内派一个由11架飞机组成的航空测量队(包括全部飞行人员和航测技术人员以及每架飞机上的装备和器材),来中国帮助我们进行这个工作。航空测量队的工作期限定为一年,所需费用将通过贸易程序付还。

以上请求,请苏联政府考虑,并盼赐复。

谨致敬礼!

周恩来

1956年3月21日

手写批注:

请尤金大使代发。

周恩来

3月21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9,п.415,д.59,л.17

№23992

瓦宁科夫和托普奇耶夫致苏共中央报告:组建原子能东方研究所的问题

(1956年3月22日)

致苏共中央:

在就组建原子能东方研究所问题而举行的会议期间,针对苏联代表团提交的关于组建东方研究所的协议草案,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团长提出了如下意见:

1. 中国代表团团长刘杰同志称,草案规定中国只承担研究所扩建和维持日常运转费用的10%——这对中国而言有些少了。他请求增加中国的实际参与度,并将其应承担的费用比重提高到20%。

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日丹同志和保加利亚代表团团长阿夫列莫夫同志在与托普奇耶夫同志的谈话中则说,对于它们两国而言,承担研究所组建实际费用的6%——负担有些过重。

我们认为,应同意上述建议。

2. 罗马尼亚的卡斯顿同志、波兰的列什同志、捷克斯洛伐克的拜叶尔同志、蒙古的阿瓦尔吉德同志和民主德国的戈尔茨同志等代表团均主张,在东方研究所的一系列新科研项目

中应设立一个宇宙射线实验室。

鉴于建立一个新的宇宙射线实验室需要大量的费用，我们认为，理应把会议的这一建议转交东方研究所所务委员会和科研委员会，并责成后者参考在苏联和其他与会成员国中现有宇宙射线方面的科研机构共同利用该实验室从事科研工作的可行性以及相应的东方研究所组建参与国政府所提出的意见，负责研究这一问题。

3. 鉴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未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我们认为理应以各会议参与国政府的名义邀请其成为原子能东方研究所的成员。

附苏共中央决议草案，第 мп. 2/0694 号(1 页)。

Б. 瓦宁科夫(签名)

A. 托普奇耶夫(签名)

附件：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

兹责成苏联代表团在关于组建东方原子能研究所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完成如下任务：

1. 支持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意见，即增加中国在东方研究所扩建和维持日常经营方面所承担费用的比重，从 10%增至 20%。如果这一建议获得会议通过，那么苏联和与会其他各国在(东方研究所扩建和维持日常运转的)费用分摊的比重上将达成如下协议：(中国承担上述费用比重的 20%)苏联承担 47.25%，其他国家承担 32.75%。

2. 应提出如下建议：委托东方研究所所务委员会和科研委员会讨论波兰、民主德国、蒙古和罗马尼亚等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在东方研究所成立宇宙射线实验室的意见，要求其对在苏联和其他与会成员国中现有宇宙射线方面的科研机构共同利用该实验室从事科研工作的可行性问题加以研究。另外，我们还建议应把这一问题提交东方研究所组建各参与国政府讨论。

3. 建议会议邀请越南民主共和国成为东方研究所成员。

……①(签名)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174，л. 31－33

①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25197

尤金与张闻天会谈纪要：苏联专家和苏联侨民问题

(1956 年 3 月 24 日)

摘自 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 年 4 月 6 日
第 293 号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的会谈记录[①]
1956 年 3 月 24 日

……

之后我奉中央之命向中国政府提出请求，允许苏联空军的 4 架飞机在今年 3—5 月飞抵中国东南部地区，向中国派遣由奥布霍夫博士率领的 160—165 名专家，以便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研究工作。我提醒张闻天，中国去年已经建立了一个类似的专家组。

张闻天说他将会尽快给出答复。

……

我们询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对于解散在中国居住的苏联侨民的社会组织的看法，张闻天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对苏联政府的措施没有反对意见。我说，随着大多数苏联人从中国一系列地区的撤离，那些曾经用以对苏联侨民聚居区的生活秩序进行维持管理的社会组织，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但在一些城市(如哈尔滨、伊宁)还仍然居住着大量苏联侨民，很显然，相应的社会组织在那些地方还应当存在一段时期。张闻天表示苏联大使馆可以对这个问题享有决策权，这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不妥。

……

……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9,п.410,д.3,л.83 - 86

---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3936

彭真致亚斯诺夫电：感谢苏联在国际议会联盟接纳中国问题上的帮助

（1956 年 3 月 26 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Д.Т.谢皮洛夫同志：

在此向您提交今年 3 月 29 日大使馆转交给外交部的彭真电报，这一电报是谢皮洛夫同志需要的。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库尔久科夫(签名)

1956 年 3 月 29 日

第 209дв-но 号

附件：

彭真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 М.А.亚斯诺夫的电报

尊敬的亚斯诺夫同志：

我收到了您 1956 年 2 月 9 日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驻国际议会联盟代表 Ю.帕列茨基斯关于国际议会联盟执行委员会 101 次会议结果的通报和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 1955 年 12 月 25 日会议的通报。

在国际议会联盟执行委员会第 101 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小组加入国际议会联盟并拒绝台北的声明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最高苏维埃给予了莫大支持，我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名义向您，并通过您向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体委员表达我们深深的谢意和转达我们的问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

1956 年 3 月 26 日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148，л. 48－49

№20760

库尔久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询问悬挂领袖肖像的问题

(1956年3月28日)

机 密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И.С.谢尔巴科夫同志：

鉴于已经开始五一节的筹备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和鼓动部[①]的委托，请求明确关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和苏联共产党及苏联政府领导人肖像悬挂方法的几个问题。(附上大使馆就此问题的备忘报告)

附件共1页。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库尔久科夫

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致苏联外交部的报告

(1956年3月28日)

鉴于五一劳动节即将来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委托苏联外交部，请求明确以下问题：

1. 在节日期间和平时如何悬挂无产阶级领袖及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肖像?
2. 与悬挂肖像有关的其他问题。

手写批注：

请И.С.谢尔巴科夫同志谈谈意见。

И.维诺格拉多夫

1956年3月30日

---

① 原文如此。关于这一机构，中国称中共中央宣传部，苏联称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编注

归档。由波诺马廖夫同志向库尔久科夫同志通报答复情况。

И. 维诺格拉多夫

1956 年 4 月 4 日

就此问题已于 1956 年 4 月 16 日向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大使发出了电报。

И. 谢尔巴科夫

1956 年 4 月 18 日

РГАНИ，ф. 5，оп. 28，д. 407，л. 6－7

№2183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问题

（1956 年 3 月 28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6 年 3 月 28 日会议第 8 号记录

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问题[1]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赫鲁晓夫、莫洛托夫、波诺马廖夫、卡冈诺维奇、萨布罗夫、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苏斯洛夫

什么时候公布？

通过高层会谈来决定。（卡冈诺维奇）

赫鲁晓夫：在文件中应更详尽地说明，否则就显得简单而枯燥。

关于（公布的）形式还要考虑一下，但不要拖延。

书记处应该再研究一下，

1. 这里指的是关于公布中止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活动的问题。此前几个月，在 1955 年秋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以及在 1955 年 12 月 11 日在德里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赫鲁晓夫曾说，把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作为共产党之间进行交流和合作的一种形式而保存下来是合适的。二十大前夕，苏联领导人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改组共产党情报局。在此之前，情报局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重大的威望。米高扬提出的关于设立几个地区性的联合组织来替代情报局的想法没有实现，或许这是由于没有获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4 月 18 日，《真理报》刊登了关于中止共产党情报局活动的通报。这份通报指出，共产党将会找到建立联系和接触的新的更好的形式。1957 年、1960 年和 1969 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国际会议成了各国共产党进行合作的最重要的形式。——原注

苏斯洛夫、谢皮洛夫、波诺马廖夫参加。

应该解释一下这种联系方式,否则会发生猜疑。[①]

同志们应该再研究一下文件,再研究一下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接触问题。

根据交换意见的情况再进行修改。

期限是5天。

РГАНИ,ф. 3,оп. 12,д. 1004,л. 15 - 17об

№23060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函:关于安排中国在苏党团员学习二十大文件

(1956年3月28日)

致苏共中央:

今年3月20日,在与M.A.苏斯洛夫同志的会谈中,朱德和大使刘晓等同志表示,希望让目前正在苏联学习或实习的中国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都被吸收到相应的学习苏共二十大资料的党和共青团教育网络中。

根据苏联高教部1956年2月29日指令,各高校教学大纲中均包括有24小时学习苏共二十大资料的教学内容。中国(留苏)大学生与苏联大学生一样也要学习二十大资料。

我们认为,理应满足中国朋友的请求,并责成苏共各州委、边疆区委和各联盟共产党中央(名单见附录[②])具体组织中国(大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参加党的教育网络的活动。

附给各州委、边疆区委和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的电报草案。[③]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Б.波诺马廖夫(签名)

---

① 在4月13日关于停止情报局活动的通报中谈到了以下内容:参加情报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争取工人阶级利益以及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中,每个政党或党派应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总的目标和任务以及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和自己国家的条件,来开展自己的活动,一定能够找到各国党之间联系和接触的新的有益的方式。在给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匈牙利劳动党和罗马尼亚工人党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中谈到,涉及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接触和联系的方式问题。那么,我们认为,在近期即将举行的会晤,讨论这个问题是适宜的(РГАНИ,ф. 3,оп. 14,д. 14,л. 3、76 - 79)。——原注

②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名单。——编注

③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Ф. 康斯坦丁诺夫(签名)
1956 年 3 月 28 日

第 25 - c - 538 号

РГАНИ, ф. 5, оп. 28, д. 381, л. 84

№23935

帕列茨基斯与刘晓会谈纪要：中国对加入国际议会联盟的态度

(1956 年 3 月 30 日)

机 密

帕列茨基斯同志与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刘晓同志的会谈记录

地点：在帕列茨基斯同志的办公室。

时间：自 1956 年 3 月 30 日下午 2 时 15 分至 3 时。

当时在场的还有秘书处负责人帕尔哈明特斯基、格鲁热、希缅诺夫和中国使馆二等秘书杨民志。

大使通报说，当 3 月 22 日与帕列茨基斯同志会谈后，他便立即咨询了北京并得到答复。中国政府感谢苏联同志对接纳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小组进入国际议会联盟的问题的关心。北京还通报了如下内容：

1. 完全同意苏联代表团在国际议会委员会会议上所采取的措施。

2. 认为中国加入国际议会联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也存在有许多负面因素。至于委员会是否存在接受两个中国都加入联盟的可能性问题，这种可能性较小，因为在德里举行的会议上(国际议会)执委会已拒绝了台湾的请求。

3. 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将不正式参与委员会的活动。在委员会举行会议之前我们将会在亚洲代表中开展工作。我们已通过本国驻印度、缅甸和锡兰使馆做了工作，以便这些国家派遣的出席会议的代表届时能支持中国。我们驻瑞士和印度的使馆已通报说，这些国家的议会代表均持这样的观点，即关于中国在国际议会联盟的代表席位问题应在委员会会议上

解决。此外,我们驻英国的临时代办也曾与国际议会联盟主席斯坦斯盖特谈过话。后者由于生病可能不会参加委员会的活动,但他认为,中国已获得了参与国际议会联盟的权利。在德里,台湾已遭到了拒绝,而要改变这一点,就必须变更国际议会的章程。当然,美国仍会继续持反对意见,以便重新审议(德里会议的)决议;或者在曼谷会议上再次提出关于重新审议(德里)决议的问题。斯坦斯盖特认为很多联盟的成员在表决时投了弃权票……①

4. 中国政府不打算派遣代表团(参加会议)。中国政府认为,如果关于中国的决议仍被拖延或拒绝的话,在委员会会议之后再发表言论是合适的。

这里,大使指出,问题可能会在会议上得到解决。帕列茨基斯询问,中国政府是否了解塔斯社于3月24日的报道——关于美国人不允许在委员会上正确地解决中国议会小组的问题以及他们发出的要退出委员会的威胁。中国大使答道,中国政府了解这一报道,并认为美国人只会这样说,而不会这样去做。帕列茨基斯表示同意这一观点。中国大使指出,如今委员会可能将不会否决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但目前仍很难说最终情况会怎样。不知道在伯克利召开执委会会议有什么法律依据,因为相关章程中并没有相应的规定。中国大使说,来自北京的第五点内容是:北京对会议议事日程中提出的所有问题均表示支持,这些问题将有利于各亚洲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民族独立的斗争和国际联系的拓展。

帕列茨基斯通报了自己的推测,即中国的敌人们可能会利用会议程序规则来破坏与中国相关的决议。目前执行委员会的情况是这样的,即来参加会议的执委会成员代表人数只有一半多。而根据会议程序,在这种情况下执委员便无权召集会议,也无法向委员会报告关于自己在德里所通过的决议。因此,我们自己将采取一些措施,以便在必要时让米哈伊洛夫去参加会议。我们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朋友们也对此事非常关心。例如,匈牙利人便建议在会议召集以前我们内部先相互达成一致。我们将尽量采取一切可能的举措。中国大使也谈了自己的观点,即如果我们在这次会议之前准备得不够充分,那就最好把决议的通过拖延至秋季。中国大使问,我们这样做是否有利。帕列茨基斯答,我们希望现在便能够保证这一问题得到正确的解决。帕列茨基斯说,这当然是我们的愿望。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来通过正确的决议,但最终结果怎样仍将取决于参加会议的人们。

中国大使说,昨天我与缅甸驻莫斯科大使谈了话。缅甸代表也将参加这次会议。但目前还不知道……②参加会议的代表是谁,不知道是否会是斯坦斯盖特。如果他的病能好的话,那就应当是他了。不过,对此我们很难指望。帕列茨基斯说,斯坦斯盖特曾出席了德里的会谈。也正是在那里被选为联盟副主席的。另外,被选为副主席的还有意大利人……③后者在德里时对中国的态度很友好。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活动家,因而其态度随时都可以发生转变。明天,我们将去贝尔格莱德,在那里我们将尽量与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保持联系。据报刊上说,后者在贝尔格莱德正在为中国得到支持而创造条件。中国大使指出,目前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一句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② 档案复印件此处一句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③ 档案复印件此处一句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那里已在这方面具备了良好的条件。帕列茨基斯说，关键在于要防止敌人利用会议程序问题来阻挠会议。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国际议会联盟中的许多代表都对美国参加会议抱有很高的预期。

РГАНИ, ф. 5, оп. 30, д. 148, л. 45-47

№10461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

(1956年3月31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4月5日
第289号

绝　密
文本第1号

与毛泽东同志的谈话记录

1956年3月31日

今天我拜访毛泽东，并向他转交了赫鲁晓夫同志关于苏联提供援助的信函：一是援建51项工程和3个军事工业科学研究所；二是援建乌鲁木齐至苏中边界铁路段。毛泽东请我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转达他的深切谢意。

接着我说，回到北京后的头几天，我就想拜见他(毛泽东)，陈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工作，特别是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毛泽东回答说，因为有病，他不得不推迟了同我的会见。毛泽东说，中共出席二十大的代表团成员曾向他谈过一些关于二十大的工作情况，并带回一份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现在这个报告已经译成中文，他已了解报告的内容。在谈到斯大林的错误时，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路线虽然基本正确，但在个别时期，他(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在1926年，斯大林在自己的讲话中过分夸大了国民党的革命能力，把国民党说成是中国主要的革命力量。在1926年，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人要依靠国民党，把国民党看成中

国革命力量统一战线中的一员。斯大林说,应该依靠国民党,跟随这个党,直截了当地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应服从国民党。这是一个大错误,它束缚了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把群众吸引到共产党方面来的独立工作。

毛泽东继续说,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共产国际实际上的领导人,他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这些错误的和不正确的指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斯大林不考虑中共中央的意见。在那个时候,王明作为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经常与斯大林会见,并片面地向他报道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斯大林显然认为只有王明是中共中央意见的唯一表达者。

在共产国际中代表中共的王明和李立三,企图把中共的全部领导权集中到自己手里。批评王明和李立三错误的所有共产党员,都被他们看作机会主义者。毛泽东说,我被他们称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狭隘经验主义者。作为共产国际不正确对待中国共产党的实例。毛泽东援引了以下情况: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讨论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时,没有将对这些错误的彻底批判进行到底,以此为借口并据说是为了纠正中共三中全会的错误,过了3—4个月,共产国际将两名工作人员——米夫和王明——派到中国,其任务为召开中共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然而在米夫和王明的压力下通过的中共四中全会的决议,比李立三的路线更"左"。其中讲到要进攻大城市,夺取大城市,不要为争取农村地区而斗争。例如,在中共四中全会的决议中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即在被国民党封锁的中国苏区,甚至消灭了小商业资产阶级,停止了一切内部贸易。推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在1929年有30万战士的中国红军,到1934—1935年减少到25 000人,而中国苏区的土地减少了99%。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的组织遭到国民党的破坏,党员人数由30万减至26 000人。苏区同国内其他部分完全隔绝,没有任何商品,甚至没有盐。所有这些引起苏区居民的极大愤慨。

由于王明的"左"倾政策,中共领导下的大一点的地区基本上在中国北方(陕西省、甘肃省、宁夏省)保存下来,因为王明的影响还没有扩展到那里。王明以共产国际为掩护,实际上力求八路军和新四军脱离中共中央的领导。

王明及其追随者把国民党看作"新生力量",它吸收一切精华,能够战胜日本。他们反对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的政策,反对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和革命基地,反对把所有各阶层的居民联合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周围。

王明分子企图以自己的六点方案取代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革命的十点方案。这个六点方案的作者是王明,不过这实质上是个投降方案。在推行这种政策时,王明总是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义为掩护,以头号权威自居。王明分子利用他们控制着武汉中共中央南方局多数这一点,向军队和地方发出不正确的指示。毛泽东说,例如有一次让我们感到吃惊,甚至在延安,按照王明的命令,把挂在墙上的共产党的标语口号,换成了"和国民党结成牢固联盟"之类的口号。由于中共七大之后,特别是随后4年来严肃的思想斗争和大量的解释工作,大多数犯过"左"的或右的错误的共产党员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

明也写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然而以后他又回到了自己的老立场上。毛泽东说，过去王明所有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活动，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

毛泽东从整体上评价共产国际的活动时指出，列宁在世时，共产国际在团结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方面，在建立和巩固各国共产党方面，在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方面，发挥了卓越的作用。然而这是共产国际活动的一个短暂的时期。后来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等之类的"活动家"来到共产国际，他们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信任王明胜过信任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最后一段工作时期，特别是季米特洛夫在那里工作时，有了某些改进，因为季米特洛夫依靠我们和相信中共中央，不相信王明。然而，即使是在这段时期，共产国际也犯了不少错误，如解散波兰共产党等。毛泽东说，这样看来，共产国际的活动可以分出三个时期，其中第二个时期最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最大。然而遗憾的是，正是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最关注东方。毛泽东指出，可以坦率地说，当时中国革命的失败，除了其他原因外，也是共产国际不正确的、错误的活动的结果。毛泽东指出，因此，坦白地说，得知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是满意的。

毛泽东接着说，在以后一段时期，斯大林也不正确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他仍然相信国民党的力量胜过相信共产党的力量。在1945年，他坚持主张与蒋介石分子讲和，坚持主张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坚持主张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特别是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不知为何以"联共(布)"名义发来(实际是斯大林发来)的秘密电报，电报坚持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原本反对前往，因为预料蒋介石会挑衅。毛泽东说，但我不能不去，因为这是斯大林的坚决要求。在1947年反对蒋介石集团的武装斗争的关键时刻，在我们的部队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却坚决主张同蒋介石缔结和约，因为他对中国革命的力量抱有怀疑。①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也就是革命已经胜利以后，在斯大林心里仍然保留着这种不信任。斯大林的不信任和怀疑态度可能是由南斯拉夫事件引起的。毛泽东带有几分气愤地说，更有甚者，当时有许多议论，说什么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南斯拉夫道路，什么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我对毛泽东说，在我们党内不曾有过这种情绪和这种议论。

毛泽东继续说，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左翼社会党人，鼓吹"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的说法，而且大加吹捧，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当时显然不相信我们，而资产阶级和工党党员对"中国的南斯拉夫道路"抱有幻想，只有一个蒋介石为毛泽东"辩护"，叫嚣资本主义大国无论如何不要相信毛泽东，说"他不会偏离自己的道路"等等。蒋介石的这种举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太了解我们，他和我们不止一次打过交道，而且与我们作战。

毛泽东接着往下说，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也表现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我们去莫斯科的一个主要目的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人民问我们：苏联会不会和新中国签订条约？为什么时至今日和国民党的条约在法律上继续存在？条约问题在当时对

---

① 原文如此，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苏联有意出面调停国共内战是在1949年1月。——编注

我们来说是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发展前景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毛泽东说，在与斯大林第一次交谈时，我提出以国家名义缔结条约的建议，而斯大林避而不作答。第二次交谈时，我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并给斯大林看了中共中央有着同样的关于缔结条约的要求的电报。我建议为了签订条约将周恩来召至莫斯科，因为他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却利用这个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他说，“那样做不妥，因为资产阶级报刊将会大肆宣扬，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在莫斯科”。后来斯大林回避和我的任何会见。我这一方面曾试图打电话到他的住宅与他通话，但回答我说斯大林不在家，并建议我会见米高扬。毛泽东说，所有这些令我很不高兴，我决定再也不做什么，并在别墅里权且度日。后来发生了与科瓦廖夫和费德林的不愉快的谈话。他们建议我去国内游览。我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并回答说，我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

毛泽东继续说，过了一段时间，有人把经斯大林签署准备交付报刊发表的我答记者问的草案透露了出去。这份文件报道了在莫斯科正在进行有关缔结中苏条约的谈判。这已经是向前迈出的重大的一步。毛泽东说，可能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在改变斯大林的立场上帮了我们，他们于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以后，开始了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贝利亚参加的谈判。在谈判时，按照斯大林的提议，他们试图让中长铁路归苏联独家拥有，然而，结果通过了共同经营中长铁路的决定。此外，中国向苏联提供旅顺港海军基地，在中国开设4个合营公司。毛泽东说，按照斯大林的提议，东北和新疆实际上变成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坚持要求这两个地区只允许中国人和苏联公民居住。其他外国的代表，包括长期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捷克人、波兰人和英国人，应该从那里迁移出去。斯大林唯一避而不谈的是朝鲜人，他们在东北有150万人。斯大林的这类贪婪令我们不能理解。所有这些也给资产阶级报刊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提供了口实。毛泽东继续说，实际上在谈判过程中，围绕这个条约进行了真正的交易。这是一种很不光彩的做法，它鲜明地反映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和怀疑。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很高兴中长铁路和旅顺港归还了中国，合营公司也不复存在。在谈话的这一部分毛泽东着重指出，赫鲁晓夫没有参加这些谈判，布尔加宁也极少参加。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一系列其他问题上。其中包括科瓦廖夫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反苏情绪的那份臭名昭著的文件。斯大林将这份文件转给中共中央，显然是想强调自己的不信任和怀疑。

毛泽东说，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对我们的不信任，因此我要求派一名苏共中央的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到中国来熟悉中国的真实情况，了解中国理论家的著作，同时也审阅毛泽东的著作，因为中国出版的这些著作事先未经作者审阅，而苏联同志不顾作者的意愿，坚持要求将它们出版。

毛泽东提醒我，当我(尤金)来到中国时，他曾坚定而特意地建议我在全国旅行一次。就此我向毛泽东叙述了从中国旅行归来后和斯大林的一次谈话，当时在场的有几位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当时问我，中国领导同志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听到我的肯定回答后斯大林说：

“那就好！可以放心了。他们自己成长起来而没有依靠我们帮助。”

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表现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不信任。看来，使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稍有加强的重要因素是你(尤金)关于中国旅行的情况报道和朝鲜战争，即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动。

毛泽东说，由此可见，如果历史地看待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斯大林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便可看出，斯大林曾经犯过一些严重的错误，他们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得到特别广泛的流传。1945年以后在与蒋介石斗争的时期，斯大林由于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和过低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力量，曾试图平息纷争。试图限制革命的发展。甚至在革命胜利以后，斯大林还继续表示对中国共产党人不信任。毛泽东说，尽管如此，我们仍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假如我们动摇和不坚定，那么也许我们早就不在人世了。

随后，毛泽东转而对斯大林的作用作总的评价。他指出，斯大林无疑是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位优秀的、忠实的革命家。然而，在漫长的时间里，他在自己的大量工作中犯了一系列重大的和严重的错误，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已列举了其中主要的几项。这些主要的错误可以归结为七点：

一、非法镇压；

二、战争中犯的错误，然而主要是在战争初期而不是末期；

三、严重损害工农联盟的错误。毛泽东指出，关于这一类错误，包括对待农民的错误政策，在赫鲁晓夫同朱德在莫斯科交谈时曾经提到过；

四、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这与非法迁移某些民族有关。毛泽东说，但从整体上看民族政策的执行是正确的；

五、放弃集体领导的原则，自高自大地沉溺于赞扬之中；

六、领导中的专制做法和作风；

七、外交政策中的严重错误(南斯拉夫及其他)。

毛泽东接着强调，从整体上说，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社会主义阵营从2亿人增长到9亿人，这一事实本身就能说明问题。然而在某些国家某些党顺利前进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他说，将来也可能出现类似的和其他的错误。我指出，像斯大林所犯的这样一些错误最好别再重犯。对此，毛泽东回答说，看来还会有这样的错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些错误的出现是完全可以解释的，因为我们知道，社会是经过矛盾的斗争，新与旧的斗争，生与死的斗争而发展的。毛泽东说，在我们的意识中还有太多的旧的残余。它落后于不断发展着的物质世界，落后于存在。

毛泽东继续说，在我们两个国家里，许多东西来自陈旧的资本主义社会。比方说，关于对被告施行体罚的问题。这对中国来说也不是新问题。早在1930年，红军中审讯时广泛采用殴打。毛泽东说，当时我本人就是毒打被告的见证人。早在那时就已通过了禁止体罚的相应决定。然而这个决定在延安也屡遭破坏。的确，我们竭力不许非法枪毙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继续对这种丑恶现象进行斗争。毛泽东继续说，显而易见，按照事物

的逻辑,殴打时被打的人开始提供虚假的供词,而审问者却把这种供词当作真话。过去资产阶级传给我们这种和其他残余,在人们的意识中还会长期保留。追求排场、门面和大规模隆重庆典,这也是资产者的心理残余,因为在贫农和工人阶级身上客观上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习惯和心理。这些情况和其他情况的存在,造成了这种或那种错误产生的条件,这种错误共产党不得不认真加以对待。

我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是近似神化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渐累积的。除了这些以外,斯大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虽然知道人总是会犯错误的。毛泽东说道,在浏览列宁的手稿时,他确信即或是列宁,也在自己的著作中删去并重新写上这些或那些句子。毛泽东在结束自己对斯大林的评价时,再一次强调斯大林不是在一切问题上而是在某些问题上犯过错误。

总的来说,他着重表明,代表大会的材料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以及代表大会后形成的气氛,也有助于他更加自由地对一系列问题说出自己的看法。好在苏联共产党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他说,否则我们将难以在这件事情上表现主动。毛泽东说,预计米高扬同志来时,将进一步就这些问题继续交换意见,而在合适的场合也要和赫鲁晓夫同志及布尔加宁同志交换意见。然后毛泽东从这个话题引开,并怀着极大的兴趣简短触及某些哲学问题(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等)。他特别着重指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任何矛盾、没有思想斗争、没有任何残余的社会是不正确的。毛泽东说,连共产主义社会里也有好人和坏人。毛泽东接着说,中国的思想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受死啃书本和陈规旧矩之苦,包括中国报刊,仍然不符合向他们提出的要求。报纸上没有意见的交锋,没有严肃的理论论战。由于时间有限,毛泽东表示愿意再次和我见面,专门谈谈哲学问题。

谈话结束时,我问毛泽东,他是否读过《真理报》关于个人崇拜危害的编辑部文章,其译文刊登在3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他回答说,还没来得及阅读这篇文章。但有人对他说过,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正准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谈这个问题的社论,应该在下个星期内见报。他开玩笑地说,从3月16日起,全世界所有的报纸都对这个问题议论纷纷,唯独中国暂时沉默不语。

随后我向毛泽东简短地叙述了16名苏联知名学者来到中国以及今天在苏联专家俱乐部开幕的讨论二十大的理论会议的情况。会上苏联和中国的学者将作报告。

毛泽东怀着极大的兴趣倾听了这一消息。

谈话持续3个小时。毛泽东情绪极佳,经常开开玩笑。

出席谈话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师哲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斯克沃尔佐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 尤金

ЦХСД, ф. 5, оп. 30, д. 163, л. 88 - 99

№23064

马尔采夫致苏共中央和外交部函：中共中央党校苏联专家的工作报告

(1956 年 4 月 5 日)

绝　密
文件第 1 份

苏联驻中国使馆
北京市
1956 年 4 月 5 日
第 271 号
致苏共中央
И. С. 谢尔巴科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 Ф. 库尔久科夫同志：

兹呈递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第二分校工作的苏联专家组所写的关于 1955—1956 年度第一学期工作情况的报告。

具体内容参见附件，共计 19 页，其中 13 页(机密)，其余 6 页(非机密)。

中国科学、文化问题苏联专家组组长
А. 马尔采夫(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资料。

И. 谢尔巴科夫
1956 年 4 月 29 日

附件:

绝　密
文件第1份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第二分校苏联专家组关于1955—1956年度第一学期工作情况的报告

本学年初,在高级党校第二分校工作的只有一位苏联专家——马列主义基础大学教师П.Я.阿列什金副教授。1955年9月末大学俄语教师В.С.索科洛娃同志来北京工作,而俄语教师Н.И.梅利尼科娃同志是在同年10月中旬来第二分校工作的。10月底,我们小组又补充了一批新专家-翻译——Д.В.彼得罗夫和А.В.卡罗米耶茨等同志。12月初,女翻译З.В.季米娜也来这里工作。12月末,第二分校来了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大学教师М.И.库兹涅佐夫同志。总之,如今我们小组共有七位专家。

我们专家小组的所有成员都是苏共党员,拥有高等学历和良好的理论修养,并具备必要的实际工作经验。

从前,高级党校第二分校的苏联专家们均是第一和第二分校联合顾问小组的成员。1955年12月,该联合顾问小组被分解为两个独立的小组,从那时起П.Я.阿列什金同志便被任命为在第二分校工作的苏联专家小组的高级顾问。

在高级党校第二分校工作的苏联专家小组的实际活动均以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决议以及党委、党支部和科学-文化问题高级顾问的指示为指导。与此同时,该专家小组还充分利用了苏联专家们在国外复杂工作条件下所积累的积极经验。

在实际工作中,小组认为自己的首要责任是:帮助听众——日本共产党未来的党和理论部门的干部们树立马列主义世界观。与此同时,该小组还把帮助社会学教研室教师集体更深刻地领会马列主义理论和培养助教们的独立教学工作能力当作自己的任务。

去年,第二分校在教学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了社会学教研室,从而形成了3个教研室——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在将教学办公室改组为教研室的过程中,通过局部考查的方式将部分学习成绩比较优秀的学员补充为助教。因此,如今在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的有30名助教。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助教数量同上。上述两个教研室的绝大多数助教过去都没有科研-教学工作经验,几乎所有助教以前都没有学过马列主义基础教程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的工作面临巨大困难,并成为我们完成自己肩负任务道路上的严重阻碍。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开展必要工作以改进全部教学模式,提高助教的思想理论水平,对各教研室的工作进行策划和组织。

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为了改进全部教学法工作模式，提高助教的工作技能，我们提出了如下一些建议：

1. 利用苏联各高校社会学教研室教学法委员会工作的积极经验，我们建议在第二分校各系组建教学法委员会。这一建议被采纳。我们为组建教学法委员会所做的大量工作无疑改善了各种教学模式的教学质量，促进了大学教师们教学技能的提高。

2. 根据我们的建议，首先制定和批准了提高助教技能的计划。该计划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按照一系列最重大马列主义科学课题给每位助教安排一位苏联专家为导师。该计划所列课题具体包括如下："坚不可摧的工农联盟——共产主义建设的决定性力量"，"苏联共产党为赢得集体农庄制度在苏联的胜利而斗争"，"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兄弟合作的基础"。

3. 为了培养助教独立教学工作的能力，我们建议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让助教们独立承担个别课程的备课和讲课实践。这一建议被校方采纳。于是，在上一学期的马列主义基础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由助教们讲了几个课时。实践证明，这一工作方法是有成效的，因此在本学期我们将继续坚持此类教学实践。

4. 俄语教师 B. C. 索科洛娃和 H. И. 梅利尼科娃等同志编制了新的俄语教研室工作计划。该计划被校方采纳。她们还建议开展各种课外俄语教学活动。

5. 我们建议第二分校的校长有必要把"日本问题"作为一门专业课程列入教学计划，并将工人革命史和日本共产党史作为这门课的基础课。只是由于目前学校里没有必要的专家，才未把该课程列入教学计划。

如今，校方已完全采纳了我们提出的把"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入第二分校教学计划的建议。该课程将从新学年开始讲授。而且，学校还决定将在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的基础上组建一个哲学教研室。

在过去的一个学期里，根据我们的建议，为纪念全体苏联人民和共产党生活中的一个著名日期——1905—1907 年第一次俄国革命 50 周年，整个分校集体举行了专门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几场报告，其中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人民革命，揭示了第一次俄国革命对亚洲——尤其是中国和日本——革命运动的影响。为纪念第一次俄国革命而举办的这次会议无疑是第二分校整个集体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本学年第一学期，第二分校开设了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以及俄语专业班——目的在于培养熟练的翻译人才骨干。

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旨在更深入地阐述历次苏共中央代表大会、讨论会和全会等历史性决议。在社会学教学中我们尤其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于，把讲课内容和课堂讨论活动与苏联共产主义建设实践以及日本共产党当前所要解决的实际任务紧密联系起来。当然，在解决这一极其艰巨任务的过程中，我们曾经承受，并将继续承受巨大的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尽量与助教们一起开展课堂讨论活动，在讨论各种理论原理的同时，又尽量将其与这方面的一定的实际任务联系起来；而助教们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自然也得到了相应

的训练,并将之运用于自己在科研小组的实际工作之中。为此,我们还与助教们举行了关于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座谈会。其间我们指出,苏联共产党为赢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赢得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和共产主义在我们国家的成功建设而进行的斗争,是落实马列主义理论的经典模式,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完美经典范例。虽然在我们所做的工作中,在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方面,仍没有完全剔除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死记书本)的因素。例如,我们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助教们所开设的讨论课以及学员们在考试和考查过程中所作的答案等,均说明了这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在第二分校有一个规定。据此规定,所有教案都要在授课前呈交教研室并翻译。在第一学期,马列主义基础课已讲授了 19 课。如今,为了整个完成马列主义基础课程,仍需要就第 13 题目和第 14 题目讲授 15 个课时。

政治经济学的讲授共有 8 课。由于长期缺乏苏联专家,政治经济学课都是由助教备课和讲授的。在编制教案的过程中,助教们除使用我们建议的学习政治经济学必备的参考书籍外,还借鉴了在高级党校第一分校代课的 **В. И.** 多库金教授的讲义。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助教们基本上胜任了自己所肩负的任务。在这一段时间,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定期举办与助教们的讨论会。而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是第二分校副校长迟克昌同志。

如今,“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章节的授课已基本结束。此类重要章节的课程——如“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的讲授,实际上只剩一年时间。原因在于,以前派来的政治经济学专家 **М. Л.** 萨济科夫同志没有完成教学计划,他两年时间里只讲了一个章节:“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就这还没有教完。因此,我们现在只得重新安排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计划,但这个问题暂时还没有彻底解决。

简单说一下授课情况。我们在讲课时并不完全读教案,这项工作由翻译来完成。一般情况下,校长承担最重要章节的课程。总之,在讲课期间,我们会加入一些以前撰写的补充材料。当然,此类授课需要事先与翻译做大量而细致的准备工作。

还想说的是,翻译对我们的授课速度具有不可小视的重要意义。我们的授课速度不能太慢,因为这必然让听众感到乏味,但又不能太快,讲得过快,学生们就不总能有条理地把课程中一些最重要的原理记下来。

9 月份,我们重新恢复了俄语翻译班的学习活动。最初,只有 **В. С.** 索卡洛娃同志给学员上导论课,随后又来了 **Н. И.** 梅利尼科娃同志。这个班共有 29 人,他们被分成了两个小组。在这个两班组工作的还有一些懂俄语的日本教师,他们协助苏联专家工作。在第一学期的课程主要是比较深入地学习了俄语的语法。与此同时,还继续学习了俄语的语音和语汇。为了使工作更有成效,我们还就如下题目撰写了辅助参考资料:“词的构成”,“名词”,挑选了 87 篇文章来做语法练习。上述工作由 **В. С.** 索科洛娃同志负责。**Н. И.** 梅利尼科娃继续与学员一起从事俄语词汇和语音的学习工作。其间,她还备了俄语阅读课,其中包括:从 **А. С.** 普希金和 **Т. Г.** 舍甫琴科传记中节选的文章,**А. С.** 普希金的诗作——《恰达耶夫》和《致西伯利亚》,节选自《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的文章,关于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和关于苏联宪法等方面的诗歌、散文和文章等，并在报刊资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俄语教师们在工作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例如学员们所掌握的词汇量不够，语法术语掌握得比较差，因此无法在被要求的一个小时之内完全看懂如此大量的教学资料。鉴此，苏联专家们不得不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对学员的词汇、语音和语法术语学习给予特殊的关注。

在向学员教授语法的过程中我们更重视语汇学习，并根据学员所学词汇选择练习资料。

在这一学期里社会学教研室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下方面：提高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等课程教学的思想-理论水平，尤其是注重把课堂所学和讨论课活动内容与当前一定的实际任务相结合。与此同时，各教研室还重视助教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教学技能的提高。

各教研室在自己的会议上系统地听取和讨论了助教们就如下一些重要问题所作的理论报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合作社计划——苏联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的组成部分"，"党的十四大——工业化的大会。共产党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业合作化"，等等。

各教研室在自己的会议上多次讨论了关于讨论课、辅导和其他教学工作模式的方法问题，并就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召开了专门会议。各教研室系统地研究和批准了针对学员的讨论课计划，听取了助教关于个人教学计划的完成情况和其他问题的报告。

第一学期，在教研室的领导下社会学各教学办公室也在继续开展自己的工作。他们在帮助学员独立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系统地开办了辅导课和进行了其他方面的工作，并组织了各类教案直观教具的展览。

上学期，所举办的此类展览有：纪念苏共中央7月中央全会，纪念第一次俄国革命50周年，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8周年。

如今，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各教学办公室正合力举办一个纪念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展览。

自高级党校第二分校成立之日起便设立了一个翻译部，并拥有一些自己的翻译人员。还在我们工作开始初期，我们便意识到，鉴于翻译任务比较多，现有翻译人员不足以保证学员们在教学过程中需要使用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苏共中央历次代表大会、全会和学术会议所作决议、决定"以及其他最重要文件的翻译工作。于是，在当时召开的顾问小组会议上，我们便决定向校长提出关于有必要邀请新的苏联专家来从事翻译工作的建议。我们的这一建议被校方采纳。当赴莫斯科访问时，校长闻山(Вень Шань)同志便向苏共中央提出了这一问题。后者满足了这一请求并向第二分校派遣了三位翻译。

最初，在第二分校翻译部工作的有三位苏联专家——Д. В. 彼得罗夫、А. В. 卡罗米耶茨和З. В. 季米娜。彼得罗夫于12月份被调走从事其他工作，因而如今直接在翻译部工作的只有季米娜和卡罗米耶茨。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苏联专家兼翻译所做的工作如下：季米娜同志将一个政治经济学讲座——"世界垄断国际联盟的经济分裂"(共计30页)译成了俄文；与卡罗米耶茨和彼得罗

夫等同志一起编辑校对了译自俄文的斯大林的讲话“关于党务工作的缺陷以及清除托派和其他两面派的措施”；与卡罗米耶茨和彼得罗夫等同志编写了1954—1955年间在苏联发表的关于日本的文章和专著等图书的目录；从事了其他方面的工作，其中包括与其他翻译一起从事俄语教学。

卡罗米耶茨同志翻译了马列主义基础课的六个讲座和一个政治经济学讲座；与其他同志一起参加了斯大林著作“关于党务工作的缺陷以及清除托派和其他两面派的措施”、俄共(布)十七大和1937年2月中央全会等决议的编辑校对工作；参加了关于1954—1955年间苏联出版的期刊和志著的卡片索引的编制工作，与其他翻译一起从事俄语方面的活动。

彼得罗夫同志把一个政治经济学讲座——共计29页译成俄语，与其他同志一起从事了如下著作俄语译文的编辑校对工作，具体包括：俄共(布)十七大和俄共(布)1937年2月中央全会等所通过的决议，И. В. 斯大林的上述发言；从事了其他方面的工作，其中包括与其他翻译一起从事俄语教学。

在第一学期期间，本小组成员还开展了提高自身思想-理论水平的工作。阿列什金同志继续研究如下课题：“工农联盟——苏联制度不可动摇的基石”。去年，该课题部分成果在纪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诞辰85周年集刊上公开发表。

彼得罗夫同志研究的课题是“日本人民要求伟大邻邦：日本、苏联和中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

季米娜同志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在翻译政治经济学讲座的过程中，她再次通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卡罗米耶茨和索科洛娃等同志学习了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

小组成员对所在国作了研究，其主要内容包括：参加中国同志为苏联专家所办的讲座，参加旅游活动，学习《友好报》上所刊登的材料。不过，目前我们小组成员对(中国)内部刊物上所刊登的资料了解得还很不够。

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作的几项实际性建议：

1. 为了我们事业的顺利进行，应当实践如下举措：关于一些极其重大而尖锐理论问题的课程的备课工作，开展创造性集体讨论；在马列主义理论的宣传方面应重视把讲课和讨论课内容与当前一定的实际任务结合起来。

2. 在将培养助教的独立教学能力作为苏联专家的主要任务之一的同时，必须制定助教培养的两年制计划，其中包括制定一系列具体措施以提高这些未来讲师的学术-理论水平和教学法素养。

3. 为了深入学习苏共二十大历史性决议，有必要就苏共二十大资料问题举办顾问小组成员的理论座谈会。

4. 为了进一步提高第二分校学员和助教的思想-理论水平，应当迅速将苏共二十大资料译成日文。

5. 应当安排针对所在国的学习活动以及关于日本当前形势的学习活动。为此，有必要

为专家小组举办专门的报告会和通报会，以通报中国和日本等国内生活中最重大的问题。

(苏联专家)小组组长

П. 阿列什金

1956 年 2 月 20 日

附录

"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第一学期测验结果

	优秀(%)	良好(%)	及格(%)
一年级	27.9	57	15.1
二年级	20.4	52	27.6
三年级	21.4	65.7	12.9 (俄语班和评议预科班)
四年级	22.5	55	22.5(机关领导)
	24.5	55.9	19.6

注：没有"不及格"。

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

1956 年 1 月 25 日

发送资料 3 份：苏共中央、苏联外交部远东司、档案室

经办：阿列什金

1956 年 2 月 28 日

第 331 号

РГАНИ, ф. 5, оп. 28, д. 414, л. 40 - 54

№31225

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缅甸及东南亚局势

(1956 年 4 月 5 日)

摘自 П. Ф. 尤金的工作日记

机　密

与周恩来同志会谈纪要

1956年4月5日

今天,周恩来前来谈柬埔寨的形势问题。根据中央指示,我说,根据报纸消息判断,泰国政府和南越当局宣布对柬埔寨进行经济封锁。正如西哈努克所说,泰国和南越此举是为了向柬埔寨施加压力,迫使柬埔寨放弃完全中立。西哈努克表示,尽管存在外部压力,柬埔寨将继续奉行中立政策。

有鉴于此,我接着说道,对于现在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支持柬埔寨不加入军事集团、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的愿望,我想知道他(周恩来)有什么看法。我告知周恩来,苏联政府通过苏联驻印度大使采取了一些措施同柬埔寨建立了外交和经济关系,还打算同印度政府就柬埔寨局势问题交换意见。

周恩来答复说,最近他们没有任何关于柬埔寨局势的消息。周恩来表示,由于印度大使即将回国,他们没有同印度人就柬埔寨局势问题进行过接触。

根据中国驻河内大使的消息,国际管制委员会波兰代表提交的报告中说,吴庭艳和泰国在向柬埔寨施加压力,争取迫使柬埔寨放弃中立政策。这位波兰代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希望我们能向柬埔寨提供经济援助。

周恩来说,我们认为,柬埔寨局势极为复杂。美国人对柬埔寨施加了极大压力。实质上柬埔寨处于孤立状态。柬埔寨的外部环境不太好。由于外部因素的影响,统治集团中部分成员对西哈努克的政策表示不满。但是,西哈努克在继续斗争,辞去首相职务只是这种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西哈努克的继任者钦迪,在今年访问中国的柬埔寨代表团成员中按照资历排在第三位。钦迪亲近西哈努克。总体上,柬埔寨政府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只是外交部长由亲近美国的前驻华盛顿大使担任。这种任命,显然是为了维持来自美国的援助,美援掩盖了柬埔寨的大量财政赤字。

周恩来接着说,西哈努克在从中国返回后在公开演讲中对改善同中国和苏联(特别是中国)的关系寄予厚望。出于策略考虑,显然,他没有发生激烈言论。在此周恩来顺便提到,西哈努克的母亲是亲美分子,而他的父亲卡姆国王(Кам)[1]处处顺从西哈努克,实质上并没有自己的路线。

西哈努克在访问北京期间就柬埔寨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达成协议。现在,周恩来说,中国政府正期待柬埔寨经济代表团的到来。暂时还未听到柬埔寨新政府就此问题通过了什么决定。接着,西哈努克从中国返回后宣布,周恩来将于6月访问柬埔寨。周恩来指出,实际上并未确定他访问柬埔寨的时间。有这样一种意见,应该等待柬埔寨经济代表团访问北京,看一下此行的结果。至于周恩来访问柬埔寨的问题,未必急切。

至于苏联政府对柬埔寨采取的措施,周恩来说,这些措施将是有益的。对此他指出,还

---

① 即诺罗敦·苏拉玛里特(Norodom Suramarit),诺罗敦·西哈努克的父亲,1955—1960年为柬埔寨国王。——编注

应该听取印度就此问题的意见，看看事件的进展情况。周恩来补充说，可以根据这些情况考虑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

随后周恩来告知，老挝新总理宣布他的政府打算推行和平外交政策和支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政府通过印度向老挝总理转达了访问中国的邀请。这里指的是，由老挝政府自己选择访问中国的合适时机。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期待老挝新政府接受这一建议。如果老挝新总理梭发那·富马访问中国，我们将对老挝施加影响，周恩来说，将减轻柬埔寨的孤立状态。

周恩来表示，泰国的变化应引起注意，这个国家的统治集团摇摆不定，情绪在变化。该国有很多人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又害怕美国人。众所周知，不久前，两个公开的和一个秘密的泰国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访问。泰国政府逮捕了公开的代表团的成员，但随后予以释放。秘密代表团的成员都是与泰国政府有直接联系的人员。代表团就两国建交问题和开展贸易往来问题进行了谈判。代表团成员与泰国总理銮披汶·颂堪元帅有联系。秘密代表团成员在仰光同中国大使进行了会晤。周恩来告知，不久前秘密代表团的团长、一位领导中泰建交的活动家(泰籍中国侨民)和其他一些泰国政府的代理人死于空难。很多人认为，这是美国人搞的破坏活动。周恩来说，美国人不可能不知道泰国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当然，美国人不会袖手旁观，上述破坏活动只是例证之一。

周恩来指出，近来菲律宾的波动和巴勒斯坦的动摇已显露出来。这引起美国人的担心，他们极其粗暴地、以极端的斗争方式反击这些国家政策中出现的新变化。毫无疑问，这些国家的内部斗争将是长期的，因为那里开展反对美国统治的坚决斗争的内部条件尚未成熟。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不应匆忙。如果我们急于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措施，可能会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们认为，应该逐渐地吸引这些国家中一定的阶层和人士站到我们一边来，从事反对美国的独立斗争。周恩来说，如果我们匆忙的话，可能会给上述活动家造成严重伤害。

在谈到今年 3 月 26 日和 29 日苏共中央关于对中国发展国防工业、人造液体燃料生产、地质勘探工作和途经新疆的铁路的建设工作进行援助致中共中央的信件时，周恩来委托我转交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同志的复函。周恩来表示，对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满足这些新的请求他们深表谢意。

至于赫鲁晓夫同志的信件和铁路建设协定草案，周恩来再次对苏共中央提供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周恩来说，在对计算结果进行仔细研究后，他们得出结论：铁路的建设可以在苏联的少量援助下完成。为此，不需要向苏联请求贷款，因为可以使用商品结算。

周恩来告知，4 月 6 日，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同阿尔希波夫同志举行了会谈，同他就该问题的协定草案进行了讨论。

我说，我会立即向莫斯科转交毛泽东同志的电报。

大使馆参赞克鲁季科夫和中国外交部随员方祖安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 Ф. 尤金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4, д. 13, л. 105－109

№02852

茹科夫与甘野陶谈话纪要：关于苏加诺的出访安排

（1956 年 4 月 7 日）

摘自 Д. 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6 年 4 月 21 日
第 89/c 号

机　密

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临时代办甘野陶

1956 年 4 月 7 日

14 时，按照预先的约定，我会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临时代办甘野陶。

在谈话过程中，我向甘野陶通报说，我获悉不久前苏加诺总统与马斯友美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以及国民党和社会党的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情况。

然后，我说，根据得到的资料，在这次会晤时，讨论了苏加诺行将访问美国以及访美后他还可能访问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得到的消息中可以看出，上述各政党的领导人认为，在总统行将访问美国之际提出苏加诺出访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是不适时宜的。而且，这样做大概不仅想使苏加诺访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间推迟 2—3 个月，而且还怀有让这次访问在年内根本不可能进行的目的。

我问甘野陶，能否与我谈谈，是否知道这个问题。

甘野陶回答说，他也知道这些情况，他正准备向我通报这个问题。他说，实际上这次会晤在 10 天前就进行了，上述各党的领导，尤其是社会党和国民党右翼代表反对苏加诺访问美国后立即去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总统本人现在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对解决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但稍早一些时候，他曾声称，如果上述两个国家政府发出正式邀请，他愿意出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国。甘野陶强调指出，根据他获得的消息，总统的一位秘书普林戈迪格多(社会党成员)对苏加诺有一定的影响。

接着甘野陶告诉我，中国人从自己方面想利用苏加诺早先曾邀请宋庆龄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机会，设法推迟苏加诺访问美国。他们试图将宋庆龄访问印尼的日期与苏加诺打算访美的日期重合在一起，从而推迟他按原订计划出访。甘野陶说，他们现在正通过某些人士试探利用此计划的可能性，一旦他们得到某种肯定的消息，他们马上就会将此事转告我们。

对于这个计划，我谈了自己的看法。我提出要实现这个计划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例

如，苏加诺会推托行将访美，而建议宋庆龄在总统此行之前或之后访问印尼。

对此，甘野陶回答说，这是可能的，因此，他们现在正通过友方人士查明实现此计划的可能性。

我询问甘野陶，是否知道印尼政府各界人士在议论要更改印尼和人民民主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现行原则的意向。其中，我曾指出，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印尼政府有意要拒绝印尼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所依据的划拨清算。

甘野陶指出，的确有这些传闻，但据他所知，现在这个问题在政府内还没有正式讨论。

我说，如果这个变更将来被采纳，则对中国与印尼的未来贸易也是不利的。

甘野陶同意这个看法。

在谈话过程中，甘野陶向我通报说，中国使馆现在准备出版苏加诺总统绘画陈列馆彩色画册，并准备将画册作为礼品赠送给总统。

对于中国朋友的这个意图我很赞赏，并宣称，作为艺术，尤其是彩色写生艺术忠实爱好者的苏加诺将会接纳这份厚意。

在结尾阶段，我告诉甘野陶说，昨天接到了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向雅加达市长和印尼议会发的访问莫斯科的邀请信。

谈话持续了两小时。在谈话中中国朋友设便宴款待。

出席此次谈话的有苏联驻印尼大使馆见习工作人员 Ю. Ф. 帕尔菲奥诺夫和中国大使馆李翻译员。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 茹科夫

АВПРФ, ф. 091, оп. 12, п. 10, пор. 4, л. 13－15

№02853

茹科夫与苏加诺谈话纪要：苏加诺出访美、苏、中安排

（1956 年 4 月 9 日）

摘自 Д. 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6 年 4 月 21 日

第 88/с 号

机　密

文本第 3 份

拜会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

1956 年 4 月 9 日

按照预约，今天 19 时通过外交部礼宾司在总统府拜会了苏加诺总统。

我表示，请总统接见我是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我国政府的委托，向总统递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伏罗希洛夫邀请总统于 1956 年夏天在他方便时访问苏联的信函。

总统看了邀请信函内容之后表示，邀请使他非常激动，因为他早就期待着访问苏联。总统强调说，他认为对他来说收到这样的邀请是很大的荣幸，并请我尽快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主席团转达他对邀请的深情谢意。

苏加诺表示，他接受邀请，并在他方便时根据邀请前往苏联并在那里会见苏维埃俄国的人民和领导人。

我在回答总统的话时说，我将立即将他对邀请的感谢和同意在他方便时访问苏联的谈话转达给苏联最高苏维埃和我国政府。我自己表示希望就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信函中所说的那样，总统的访问能够促进两国相互关系的发展，他将利用这次机会了解我国人民及其领导人。

苏加诺在回答我的话时表示了他感激之情。

我使总统想起了我早就向他说过的话，即他的名字——印尼人民忠实的儿子和印尼独立斗士的名字——在苏联众人皆知。我指出，总统在访问期间会亲自结识和接触苏联人民，这将大大促进两国间友好往来的扩大和巩固。我同时还补充说，我作为苏联公民，非常高兴总统同意访问苏联并结识我国人民及其领导人。

总统指出，就像他在这次谈话开始时所说的那样，在他心中早就有访问苏联的愿望。苏加诺说，如果他不当总统的话，他早就访问了苏联，当然要苏联政府同意，但由于他占着总统的岗位，所以他无法实现这一点并要等待正式邀请。苏加诺说，现在得到了官方的正式邀请，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高兴之情。

苏加诺继续说，当苏联驻印尼临时代办 E. Γ. 扎布罗金同志以正式方式告知他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打算邀请他访问苏联时，他对扎布罗金的回答是最好等新政府执政，因为当时的伯汉努丁·哈拉哈普政府可能不会很快就同意他访问苏联。总统再一次强调了“可能”这个词。因此，总统说，他将正式邀请推迟到新政府成立。

总统说，就在同扎布罗金的这次谈话之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突然来到印尼，并出其不意地邀请他访问美国。苏加诺说，由于美国表示了要他在 5 月中旬访美的愿望，所以他担心他今年夏天的苏联之行不能如期进行。谈话结束时他向我提了个问题，问我苏联的夏天持续到哪个月。我回答说，根据总统与扎布罗金临时代办谈话时表示的愿意在暖和季节访问的意见，我想对总统的苏联之行来说，最好的时间是 6 月底和 7 月，因为这是苏联所有地区如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里雅宾斯克、乌拉尔等地区最暖和的季节。我补充说，这个季节通常很

少下雨。我提醒总统，就像他在他所熟悉的那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印度总理尼赫鲁就是在6月底访问苏联的，在尼赫鲁访苏的整个过程中，天气一直很好，而7月份天气会更好。

听完我的话后，总统沉思片刻问道，9月份我们不会感到冷吧。

我竭力消除总统的顾虑，说8—9月一般来说都是好天气，是舒适的暖和季节，因为从天文学讲，我国的夏天于9月22日结束。

听完我的想法之后，总统告知说，或许我已听说了，宋庆龄7月份要来印尼，他答应要像当年迎接印度女人拉克希米·潘迪特[①]一样迎接她。总统强调说，这意味着，他应亲自接待宋庆龄女士。宋庆龄离开印尼之后，总统继续说，他要用数周或至少数天时间加紧起草他在8月17日共和国成立11周年庆典上的演讲稿，按传统他应亲自主持这次庆典。苏加诺还告知说，正是这个时候，即共和国成立庆典日子里，沙特阿拉伯国王将来印尼访问，根据礼节他应亲自接见他。苏加诺这样推算说，如果此后他立即去苏联，那也要到8月25号，他可根据与苏联政府的协商在苏联逗留两周左右，因而总统问我，这期间苏联的天气对他来说是否合适。我表示相信，这个时间的天气将会很好，够暖和的。我随即补充说，既然总统想了解一下苏联的农业，那这个时间是最合适的，因为这时正是我国的收获季节。

总统说，这样他将立即同政府就此问题进行交涉。今天夜间就通知政府有关收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邀请和他想于8月底前去苏联访问的事。总统还说，他想非正式地告知我，中国政府也预先非正式地与他进行过协商，愿意邀请他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苏加诺说，他正期待着近期内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邀请。苏加诺继续说，这样他将于8月底前往苏联并在那里度过约两周时间，9月中旬便可去中国。他听说这时间中国的天气很好。

我同意这一点并告知总统，中国9月的天气好极了，我自己有一次正是在这个时候到过中国。

随后总统问我，他在访问苏联期间能否乘敞篷小轿车行动。

我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说完全可以。

接着我告知总统，如果他同意，我想预先就总统拟于8月底前往苏联、此事他还要与自己的政府协商的问题报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政府。

总统同意我的建议。

此后我说，总统眼下当然难以研究这次苏联之行的细节。但我想，总统在去美国之前能否告诉某些愿望，想访问苏联的哪些地区和设施，以便从各个方面了解我国的生活，如经济、文化、艺术、城市、加盟共和国等。这时我表示在提供咨询方面我完全听总统的，必要时可为总统出主意。同时我向总统赠送了莫斯科游览手册，请他在工作之余读一读并标出要参观的设施。

苏加诺对我表示了感谢。

接着我想起苏加诺在与我谈话时谈了要在苏联访问两周的意思。我问他，这是他预先的想法还是最终的愿望，因为总统在苏联做客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不能单方面决定多久或多少天。

---

① 潘迪特，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妹妹，曾任第八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编注

苏加诺回答我的问题时说,两周时间是他预先计划的,没有考虑旅途时间。总统援引我的话,按照天文学,我们的夏天 9 月 22 日结束,原来他是根据这个日期决定的。此外,他还说,他从电影上看到,尼赫鲁访问苏联 18 天,吴努访问两周,并解释说,他正是根据这种情况确定访问时间的。但苏加诺又说,如果他可能在苏联逗留比两周多的时间的话,那他对此十分高兴,因为他不仅想参观,而且想学习一点东西。苏加诺说,但愿那里不冷,自己别感冒。

我请总统相信,我们会全力以赴地做到使总统不感到冷和不影响总统的健康。

苏加诺对我的话表示真诚感谢。

我对自己还要耽误一点总统的工作时间表示歉意,并请总统确定我同他详细商谈他这次苏联之行的计划的具体时间。

苏加诺重复说,他将于今天夜间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邀请和拟于 8 月底去苏联的事通知他的政府。总统说,明天,即 4 月 10 日,他将去苏门答腊,在那里住到 4 月 11 日至 12 日,4 月 10 日至 11 日的夜间将回到雅加达,4 月 12 日他才能与政府商谈去苏联的问题,并表示希望 4 月 13 日我们就拟订他苏联之行的计划开始共同工作。他答应通知我 4 月 13 日会见的时间。

此后我问总统,他就上述问题是否还有什么话要说,因为我想转入下一个问题。总统回答说,他对我有一个非常主要的问题要提,他认为这个问题我能够很快解决,我表示随时准备听总统的。

总统问,能否允许他在报刊上公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邀请。我在回总统时表示完全同意并欢迎他的建议。

转入下一个问题时我表示,根据苏联政府的委托我想赠送给总统两部电影作为礼物。我说,我国政府知道总统是电影爱好者,因而委托我向总统赠送两部彩色电影:第一部是《乌克兰在歌唱》,第二部是被检察机关禁止的《勇敢的学校》,但我表示相信,检察机关的禁令不涉及国家元首。

总统对上述礼品表示深切谢意,并请我尽快给他提供两部关于列宁的影片,并说他已经看过一次,还想看一遍。我想这太巧了,我本想过一会儿就告诉他这件事的。我表示我完全可以将我这里现有的关于列宁的影片作为礼物赠给总统。苏加诺表示感谢请我向苏联政府转达他的谢意。

转入下一个问题时我向总统作了如下表示:苏联政府计划将总统的著作《印度尼西亚在控诉》这本书以及其他著作如茂物会议结束时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万隆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说、印度尼西亚独立 10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等,翻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

出版社想就出版这本书和其他著作同总统商议得到总统的许可。

如果总统同意的话,出版社想在苏联出版这些著作之际请总统写一篇较短的致苏联读者的前言性说明。

苏加诺在回答上述请求时表示他无反对意见。这就是说,他同意将我上面提到的他的著作和讲话翻译成俄文并在苏联出版。他还表示,他不反对并非常乐意有机会写一篇短而简练的前言,他问需要何时完成这一工作。

我向总统表示感谢他同意翻译和出版上述著作并对此表示非常满意。在回答何时将前

言交给我们的问题时我说，我很难回答总统何时将前言完成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总统很忙，但表示希望总统尽快写出前言。

谈话结束时，我向总统转赠有关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访问阿富汗的影集和布尔加宁、赫鲁晓夫访问缅甸、印度、阿富汗的讲话汇集。

总统在接受影集和汇集时感谢大使馆向他赠送出版物并说，他将高度评价和爱护这些书，将珍藏这些书。苏加诺说，他在睡觉之前要读一些大使馆寄给他的书，他将这些书放在自己的床头。

我对此说，我个人完全相信总统对苏联书籍的兴趣，在总统接见"火车头体育协会"的足球代表队并领他们参观总统府和自己的办公室时我就注意到了，我看到那里有不少苏联使馆赠送的苏联文艺作品。

谈话持续约一个半小时，是用印尼语进行的。出席谈话的有使馆译员沙尔莫夫。

苏联驻印尼大使

Д. 茹科夫

АВПРФ，ф. 091，оп. 12，п. 10，пор. 4，л. 16－23

№09840

外交部远东司的备忘录：关于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斗争

（1956 年 4 月 9 日）

机　密

文件第 3 份

1956 年 4 月 9 日

苏联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领土问题、禁运问题、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所进行的斗争及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一、台湾问题

由于台湾地区形势趋于紧张，苏联政府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力援助，并同中国政府协商采取一系列旨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措施。

1954 年 12 月 16 日，苏联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鉴于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海特在 1955 年 1 月 28 日同莫洛托夫同志会见时声明，新西兰政府准备在安理会上提出“中国沿海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问题，英国政府“对这一区的危险形势深感不安”，莫洛托夫指出，“苏联政府努力巩固远东和一切需要和平地区的和平，缓和那里的紧张局势，并准备支持那些真正致力于这一目标的措施”。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假如美国在台湾地区停止它的侵略行动，那么这将有助于减少国际形势的紧张。同时莫洛托夫同志提醒英国大使注意，如果英国不支持美国在这些地区的侵略行动，那么，美国便不敢采取这些行动。

1955 年 1 月 30 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致信安理会主席，要求迅速召开安理会会议，讨论美国对中国台湾地区的侵略行动问题。

随信所附决议草案里提议：

1. 谴责美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动；

2. 建议美国政府采取措施，立即停止侵略行动，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3. 建议美国政府立即从台湾岛和其他属于中国的领土撤走美国的陆、海、空部队；

4. 呼吁在台湾地区双方禁止军事行动，以便让所有不属于中国的武装力量容易地从这一地区撤走。

1955 年 2 月 4 日，苏联政府提出建议，希望对调节台湾地区和中国其他岛域周围形势感兴趣的国家在相应的会议上(在上海和新德里)讨论这一问题。英国、苏联、法国、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也可与中国和美国一起参加这一会议。

苏联政府建议由英国、苏联和印度倡议召开这次会议。

在谈判过程中提出了让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参加这一会议的问题。英国追随美国坚持这一立场。苏联政府反对蒋介石的代表参加这一会议。

苏联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还阐明于莫洛托夫在 1955 年 6 月联合国周年纪念会议上发言中和布尔加宁在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上的发言中。

为企图证明自己对台湾问题行动的正确，美国政府违反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之规定——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不止一次声明，它不承认这些岛屿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谓根据是：按照 1951 年旧金山对日和约日本放弃台湾和澎湖列岛之后，这些岛屿没有正式移交给任何国家。其中杜勒斯在 1954 年 11 月 16 日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就曾就这个问题发表过声明。

美国人还积极采取行动，替国民党保卫紧靠中国大陆沿海的金门、马祖群岛。根据杜鲁门的倡议，美国国会于 1955 年 1 月 29 日通过专门决议，扩大美国-国民党“共同防御”条约的范围。

美国政府努力把金门、马祖岛问题同台湾问题联系起来，这表明美国政府企图达到这样的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放弃解放台湾才能把这些岛屿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政府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外交步骤。

这方面采取的第一个正式步骤是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发表的声明：中国政府准备“开始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

周恩来在万隆于1955年4月23日讲话之后，美国务院发表正式声明，其中作为同中国进行谈判的预先条件提出了如下要求：允许国民党分子参加这次谈判，中国同意在台湾地区“停火”并同意把这一问题交安理会讨论，立即释放美国飞行员和其他被中国关押的美国人。

1955年5月26日，英外交大臣远东事务助理奥尔登指出，在他看来，不能指望美国政府放弃支持蒋介石政权和同意把台湾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尔登还补充说，台湾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必能解决，要让美国改变它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同意把该岛交给中国可能需要好多年。

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大使在日内瓦开始谈判。

中国代表建议讨论这样一些重大问题：取消禁运，为召开缓和和消除中美之间在台湾地区的紧张关系的会议作准备；美国方面提出了拒绝使用武力的问题。然而在此之后，由于美国的过错，谈判未能取得进展。美国提出放弃使用武力的问题，是企图让中国放弃解放自己的领土　　台湾。而美国自己，为了继续占领中国领土，从未打算放弃使用武力。美国方面还不愿意就中美大使级谈判问题说出自己的确切立场。

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首先是由它不想让远东现在扩大军事冲突的愿望决定的。英国人担心，这种冲突会导致亚洲英国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削弱英国在这一地区的立场，严重破坏它同中国的经济联系。所以英国政府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形势，为哪怕是部分地调节台湾问题找到可能的途径。

与美国不同，英国主张国民党从金门、马祖沿岸岛屿撤兵，毫无条件地把这些岛屿交给中国。根据所掌握的非官方材料，1955年1月31日至2月7日在伦敦召开了大不列颠帝国各国首相会议，会上通过决议，其中指出，如果美国军队因为金门、马祖岛屿卷入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大不列颠帝国各国不支持这种干涉行动。此外，艾登在1955年3月下议院会议呼吁蒋介石政权自愿放弃金门、马祖。至于台湾，则英国和美国人一样，认为它的地位暂时还没确定。1955年2月11日，艾登在下院讲话时声明：“根据和平条约……日本放弃了台湾和澎湖列岛，但这并不意味着把其交给了中国主权管辖。所以，英国政府认为，台湾和澎湖列岛从法律地位上来讲，属主权尚不清楚和没有确定的领土。”

英国人认为，由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立场相左，非正式谈判需进行很长时间，台湾问题只能逐步调节。

在台湾问题上，英国人明显尊重印度的立场。而且英国人认为，由于印度奉行中立政策，它做中美之间的调停人要比英国好得多。

二、对中国的禁运

1951年2月1日在非法宣布中国是侵略者的时候，联合国大会委托当时成立的补充措施委员会“讨论对抗侵略所需的进一步措施，并给大会提出有关报告”。

美国代表团给委员会提出了对中国和朝鲜实施制裁的决议草案，该草案于1951年5月14日由委员会通过，并连同委员会的报告一起呈交大会讨论。

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制裁决议——《为对抗朝鲜侵略所必须实行的补充措施》。

苏联没有参加讨论制裁决议,也没有参与决议草案的表决。

联合国大会通过这一决定之后,苏联在几届大会上没提出什么取消对中国禁运的决议。该问题在国际会议上也没讨论过,只是被一般地提到过。如,莫洛托夫同志在1954年1月25日柏林会议上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和同它有联系的国家在同中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外贸关系问题上采取歧视性措施,还指出,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国会议将起积极的作用,将为国际贸易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在1954年4月29日,莫洛托夫同志在日内瓦会议上讲过禁运是非法的。

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第16次和第17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团为取消妨碍正常贸易发展的障碍建议采取必要的措施。假若通过这一提案,那将意味着取消对中国的禁运。但北大西洋集团国家投票反对这一提案。美国和古巴代表在第16次会议上声明,说苏联的建议具有宣传的性质。法国、比利时和瑞典的代表对苏联的提案没说任何反对的话,但认为这不合时宜。在日内瓦外长会议期间,莫洛托夫同志在同麦克米伦会谈时(1955年11月4日)提出了必须取消对华禁运的问题。麦克米伦回答说,英国政府一直关心着这个问题,在美中日内瓦大使级谈判顺利进行的情况下,很快就能从减少禁运的观点出发重新考虑禁运问题。

1955年11月13日,莫洛托夫同志在与杜勒斯会谈中提到了中国禁运问题。杜勒斯宣称,根据中国日内瓦谈判代表的提议,这一问题已列入谈判日程。但问题被推迟讨论,原因是美国首先期待迅速释放在中国的美国飞行员,其次,中美代表在日内瓦谈判中所讨论的问题——在台湾地区相互放弃使用武力,关系到禁运问题的解决。杜勒斯还补充说,如果中国代表重申自己有讨论禁运问题的愿望,那就毫无疑问,在谈判过程中将讨论这个问题。

莫洛托夫同志说,拖延解决禁运问题没有根据,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发展国际经济联系有重要意义。

在艾森豪威尔和艾登关于今年1—2月英美华盛顿谈判总结声明中写道:"我们同意对贸易应当继续进行监督,从条件变化的观点看,为了使监督更好地服务于自由世界,现在对监督应该给予重新考虑,而且今后定期给予考虑。"

三、中国进入联合国

中国参加了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并于1945年6月26日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这样,中国是这一组织的最初成员,而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3条的规定,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按照国际法通用准则,除国民党残余势力非法占领的台湾岛之外,对中国全部领土实行管辖。

被人民推翻并被赶到台湾岛去的国民党集团,失去了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人民的全部法律上的和实际的权利。另一方面,受到中国人民承认和支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国际法的观点看,获得了在联合国和一切国际组织中代表中国人民的全权。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地彻底地主张让中国人民的合法代表进入联合国。

1949年11月15日，在第四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和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要求剥夺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权利。

1950年期间，中国政府多次要求把国民党代表开除出安理会，联合国的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和教科文组织。

苏联全面支持中国政府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要求，1949年11月23日，苏联代表团在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上声明支持中国政府11月15日的声明，拒绝讨论代表中国的国民党代表团的问题；11月25日，在大会政治委员会和1949年12月25日在安全理事会上，苏联代表团声明，它不承认国民党代表团的代表性，不承认根据国民党集团的要求所通过的任何决议。

苏联联合国代表团在以后历次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会议上，都坚定不移地提出把关于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开除出联合国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的方案。

在第九和第十届联合国大会上，苏联代表团捍卫旨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案。

参加其他国际组织(人权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裁军委员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国际法委员会、贸易监护委员会、联合国亚洲及远东国家经济委员会、维护和平监督委员会)工作的苏联代表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代表关于从联合国一切组织中驱逐出国民党分子和中国合法代表进驻联合国的建议。

1955年7月，在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上，布尔加宁同志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列入不能再拖的问题之中。

在同美、英、法代表团就远东和亚洲问题非正式交换意见时，苏联代表团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问题上。

在同印度、缅甸和阿富汗领导人会谈过程中，苏联政府也提出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这个问题还反映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同印度总理于1955年6月22日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以及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访问印度、缅甸和阿富汗时所发表的共同声明中。

资本主义国家在承认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上的立场：

美国

美国政府力图阻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但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人力图拒绝把蒋介石分子驱除出联合国和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联合国的“论据”也有所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美国务院于1950年2月10日专门发表声明阐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其中写道：美国政府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它已指示美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投票反对所有旨在剥夺蒋介石代表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里所占席位的提案。同时美国代表宣称，在中国进入联合国时，美国不行使否决权，说这一问题是程序问题。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积极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借口说中国是侵略者。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之后,美国代表为给美国不想让中国进入联合国找理由,曾拿中国领空事件作新的借口,拒绝中国在联合国的范围里就台湾海峡"停火"问题进行谈判。

1954 年 7 月 15 日,美众议院赞成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决议,表示支持总统"利用一切手段,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决心"。

近来,美国民主党的代表表示赞成"两个中国"进入联合国,而且某些美国活动家认为中国在安理会的席位应该让给印度、巴基斯坦或某一亚洲民主国家。

1955 年 9 月,在第十届联大上,美国代表团提出并通过了决议,其中宣布,联合国大会决定"在今年第十届大会上不讨论任何关于驱除国民党代表和吸收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提案"。

英国

英国表示赞成中国加入联合国,但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并不坚决,因为它怕加剧自己同美国的分歧。

英国政府的代表通常说,他们不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但他们的所有声明都伴随有各种保留条件。

在朝鲜战争开始之前,英国政府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的理由是,中国新政府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政府承认。后来英国政府声明说,被宣布为"侵略者"的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只有在朝鲜战争停止以后才能讨论。

根据非正式情报,1955 年 1 月底至 2 月初,在英联邦国家总理会议上艾登宣布,没有中国的参加不可能解决远东的问题,根据中国政府的意见,中国应能尽快在联合国有自己的代表。但是,用艾登的话说,实现这一点现在还有许多阻力,其中包括中国政府在朝鲜、印度支那的行动以及解放台湾的行动。艾登认为,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的活动也加剧了紧张局势。如果这个国家居民的少数共产主义者没有共产主义渗透的基础,那么在马来西亚就不会有任何困难。所有这一切,用艾登的话说,造成了对中国政府真正意图的不信任。

在第十届联大上,英国支持美国的提案——联合国大会推迟讨论中国进联合国的问题。

据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处报告,英国人现在仍奉行拖延立场,借口在美国竞选揭晓之前讨论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不是时候。

法国

印度支那签署停战协定之后,法国开始倾向于同意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根据非正式消息:1955 年 4 月,法国外交部给法国国外大使一封信,其中说,法外交部致力维护和平和使远东形势正常化。其中包括允许中国进入联合国。信中还指出,应提醒中国政府,爱好和平的国家期待它让人放心,它不采取任何威胁世界和平的行动。

在第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上,讨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提案的前景

在第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赞成中国在联合国有代表席位的除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外,还有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反对美国不在第十届联大上讨论中国代表席位问题方案的有 13 个代表团(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

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瑞典、挪威、丹麦、南斯拉夫等)，6个代表团弃权(阿富汗、埃及、也门、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以色列)。

由于1955年联合国接受新成员国，开除国民党分子和邀请中国代表的提案还将受到以下国家的支持：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还可能指望菲律宾和柬埔寨也支持这一提案。

近来在联合国代表团中间，解决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的呼声越来越大。

这样，有理由认为，今年的形势更有利于在例行的第十一届联大上讨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顾问

М. 贾丕才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二等秘书

И. 卡拉布霍夫

АВПРФ，ф. 0100，оп. 49，п. 414，д. 51，л. 9－20

№23027

中国吉林省居民致米高扬函：关于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

(1956年4月9日)

译自中文

致部长会议第一书记米高扬同志[①]

来自中国吉林省白城新区铁路小区江培武(Цзян Пэй-у)的信

尊敬的米高扬同志！

我们对斯大林违背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的问题很感兴趣。我们目前正在开展这方面的学习活动。但是，我们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因而必然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例如，我们不明白，既然苏联政府和您早在10多年以前便已了解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的危害性)，那么为何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才被提出？因此我们认为，这个涉及斯大林本人的问题被提出的有点太晚了。(当然，你们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有其他一些原因。请原谅我们做出这样的推测，因

① 原文如此。米高扬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编注

为我们这里没有相应的资料。

我们知道,您很忙,但我们很想了解这个问题,您即使给我们一个简短的答复我们也会感到满足的。

江培武

1956年4月9日

翻译:乌沙科夫

РГАНИ,ф.5,оп.30,д.140,л.51

№09836

尤金致库尔久科夫函:对挑拨中苏关系的美国文章的处理意见

(1956年4月1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И.Ф.库尔久科夫同志:

大使馆同意苏联外交部远东司的意见,《共产主义中国和老大哥》一文的作者歪曲运用中国报刊引文,企图表明,似乎在中国某些居民中存在对中苏合作的不满。其实对这一合作表示不满的仅是个别落后分子或反革命分子,他们所反映的根本不是中国居民任何一个阶层的意见。

文章中经常引用中国知识分子代表对苏联的态度,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众所周知,在知识分子之中有一些对美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

文章作者诬蔑中苏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企图在两国关系中制造障碍。

同时,文章的内容充分表明,美国有些机关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国内形势以及中苏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此,他们详细地研究中国的报刊。

通过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有人在仔细地注视着苏联专家在中国的活动,注视着他们同中国同志们的相互关系。而且,我国专家稍有失误便会立即被他们用来进行反苏宣传。

大使馆认为,无论是苏联方面,还是中国方面,都无需对文章中的荒谬意见进行批驳。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9,п.414,д.49,л.50－51、75－76

№21460

马尔采夫等致谢尔巴科夫报告：要求撤回在《人民中国》杂志社专家

（1956 年 4 月 11 日）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56 年 4 月 11 日

第 308 号

苏共中央联络部谢尔巴科夫同志：

在《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的翻译顾问济科夫-斯莫洛夫，就其政治和业务素质本不应该准许他与中国同志一起工作。工作浮夸，由他编辑的翻译稿质量低下，经常违反劳动纪律，缺点在于爱说废话、阿谀奉承和讨好上司。在庆祝十月革命 38 周年之际，他晚上与中国同志一起喝酒，结果酒喝得太多，以致第二天没来上班。与中国同志之间，比如对杂志社领导师哲和张扬（Чжан Янь），毫不拘礼，极为放肆，明显地是想在他们面前赚取廉价的名声。

1956 年 4 月 4 日《人民中国》杂志社一位负责同志欧阳飞（Оу Ян-фэй）在与顾问组长西季赫缅诺夫同志谈及济科夫-斯莫洛夫的工作问题时说了以下内容："最近发现济科夫-斯莫洛夫同志有不遵守纪律的行为：他经常上班迟到、早退。对待译稿的编辑工作疏忽和不认真，在帮助中国翻译提高业务水平方面能力较弱，不注意发现中国翻译同志的错误，不为他们总结工作经验。有关他对译稿编辑的草率的态度已向外国文学出版社社长吴文涛同志作了汇报。"欧阳飞同志同时还说，在济科夫-斯莫洛夫以前曾来工作的苏联专家波斯佩洛夫给他们的帮助要多得多。

我们认为中国负责人欧阳飞关于济科夫-斯莫洛夫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不止一次地与济科夫-斯莫洛夫同志就他的工作和行为进行谈话，但我们的教育方法对他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我们认为应当将济科夫-斯莫洛夫同志从中国撤回，派遣政治上成熟、业务水平高的中文翻译来取代他的位置。

苏联科学-文化专家组组长

A. 马尔采夫（签名）

《人民中国》杂志社苏联顾问组长

B. 西季赫缅诺夫（签名）

1956 年 4 月 11 日

发送2份,送:收件人,归档
经办:西季赫缅诺夫
送文:菲拉托夫
第569号

手写批注:
急件。送谢尔巴科夫阅。请准备提出建议……①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15-16

№20378

科瓦利致谢皮洛夫函:苏联援助中国扩建和新建企业清单

(1956年4月12日)

机密
第021/2576号
1956年4月12日

致苏共中央书记
Д.Т.谢皮洛夫同志:

根据(苏中)两国政府所签署的相关协议,苏联将援助中国建设一系列企业。兹发给您具体关于这些企业的清单。

该清单的编制参考了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给苏共中央的建议:关于缩短工程设计的完成期限和设备供应期限;对156个援建企业中的一些企业进行扩建;应周恩来同志于1955年12月9日所提出的请求(再)建设几个新企业,等等。

附件共计11页,另外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

К.科瓦利(签名)

①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附件：

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技术援助及设备的企业清单

（截至1956年4月10日的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及简要说明	苏方按协议保证完成期限
1	鞍山，鞍山钢铁厂，年产生铁250万吨、钢320万吨、轧钢250万吨	1950—1958年
2	本溪，钢铁厂(重建及改建)	1950—1956年
3	武汉，钢铁厂，年产钢120万—150万吨	1954年一季度—1958年
4	包头，钢铁厂，一期工程年产钢120万 150万吨	1954年一季度—1959年
5	吉林，铁合金厂，年生产能力4.35万吨	1952年—1955年上半年
6	齐齐哈尔，特殊钢厂，一、二期工程年产钢30万—35万吨	1952—1959年
7	大石桥，菱镁矿厂，保证年产600万吨钢的供应	1952—1957年上半年
8	承德，热河钒钛矿，改建后年产钒镁精矿13万吨、钒铁1 000吨	1954年二季度—1957年
9	超厚特殊合金钢厂，年生产能力40万—50万吨及7.5万千瓦热电站	1956年二季度—1962年
10	太原，特殊钢厂生产热轧、冷轧钢板及钢带车间，年生产能力35万—40万吨	1956年二季度—1961年
11	抚顺，铝厂，(一、二期工程)年产铝3万吨	1950—1956年
12	哈尔滨，铝合金厂，年生产能力2.5万—3万吨	1951—1958年
13	白银，有色金属厂，年产铜3万吨	1954年四季度 1958年上半年
14	东川，开采及加工铜矿的有色金属厂[1]	[2]
15	会泽，开采及加工铅锌矿的有色金属厂[3]	[4]
16	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年生产能力6万吨	1954年四季度—1958年
17	株洲，硬质合金厂，年生产能力50万吨	1953年三季度—1956年
18	个旧，锡厂，年产锡3万吨	1956年三季度—1959年
19	杨家杖子，钼矿，一期工程年产精钼7 000吨	1953年三季度—1957年
20	江西安源，钨矿，年产精钨3万吨	1954年二季度—1958年上半年
21	佳木斯，金属网厂，年产金属网6万平方米	1951—1955年
22	吉林，电极厂，年产电极8 000吨	1951—1957年

续 表

序号	企业名称及简要说明	苏方按协议保证完成期限
23	铝镁粉厂,年总产量3 500—4 000吨	1956年二季度—1959年一季度
24	佳木斯,敦山一号煤矿,年采煤90万吨	1951—1955年
25	佳木斯,兴安台10号煤矿,年采煤150万吨及洗煤厂	1951—1958年
26	西安,中央三号煤矿,年采煤90万吨	1951—1955年
27	阜新,平安五号竖井,年采煤150万吨	1951—1956年
28	阜新,海州露天煤矿,年采煤300万吨	1951—1955年二季度
29	山西,潞安煤矿,年采煤120万吨	1956年二季度—1959年
30	山西,潞安中央洗煤厂,年洗煤150万吨	1956年二季度—1959年
31	阜新,新邱六号煤矿,年采煤90万吨	1951—1957年
32	潞安四号煤矿,年采煤150万吨	1956年二季度—1960年
33	潞安四号煤矿洗煤厂,年洗煤200万吨	1956年三季度—1960年
34	大同,北土窑(Бейтуяо)煤矿,年采煤150万吨	1956年二季度—1959年
35	焦作,中马村竖井,年采煤60万吨	1953年三季度—1957年
36	佳木斯,兴安台二号竖井,年采煤90万吨	1954年四季度—1958年
37	峰峰,诺莫口(Номоко)竖井,年采煤60万吨	1954年四季度—1958年
38	陕西,王石凹煤矿,年采煤90万吨	1956年二季度—1958年
39	通化,王锅(Ванго)竖井,年采煤60万吨	1954年三季度—1958年
40	平顶山一号煤矿,年采煤120万吨	1956年四季度—1959年
41	峰峰,通顺竖井,年采煤90万吨	1954年四季度—1959年
42	佳木斯,双鸭山中央洗煤厂,年洗煤150万吨	1953年四季度—1957年
43	淮南,八公山,谢家集中央洗煤厂,年洗煤100万吨	1954年四季度—1958年
44	峰峰,峰峰中央洗煤厂,年洗煤200万吨	1954年一季度—1958年
45	抚顺,采煤厂,年采煤1360万吨[5]	1955年一季度—1958年[6]
46	广东茂名,露天开采油页岩矿场两处,年总生产能力2 200万—2 400万吨	1956年二季度—1960年
47	阜新,阜新热电厂,容量20万千瓦	1950—1958年三季度
48	抚顺,抚顺热电厂,容量17.5万千瓦	1950—1958年二季度
49	吉林,丰满水电站,容量51万千瓦	1950—1958年
50	太原,太原第一热电厂,容量7.4万千瓦	1950—1956年一季度
51	太原,太原第二热电厂,容量5万千瓦	1954年四季度—1957年二季度
52	西安,西安第一热电厂,容量4.8万千瓦	1950—1957年一季度

续 表

序号	企业名称及简要说明	苏方按协议保证完成期限
53	西安，西安第二热电厂，容量10万千瓦	1954年三季度—1958年三季度
54	郑州，郑州热电厂，容量1.2万千瓦	1950—1952年
55	重庆热电厂，容量2.4万千瓦	1950—1952年
56	齐齐哈尔，富拉尔基热电厂，容量10万千瓦	1951—1958年三季度
57	吉林，吉林热电厂，容量15万千瓦，及北方变电站	1952—1958年二季度
58	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热电厂，容量7 000千瓦	1950—1952年
59	大连，大连热电厂，容量2.5万千瓦	1953年二季度—1954年上半年
60	兰州，兰州热电厂，容量20万千瓦	1953下半年—1958年三季度
61	石家庄，渭水热电厂，容量2.4万千瓦	1953年三季度—1956年
62	武汉，武汉热电厂，容量20万千瓦	1953年三季度—1957年
63	包头，包头第一热电厂，容量22.4万千瓦	1954年一季度—1959年二季度
64	包头，包头第二热电厂，容量7.5万千瓦	1954年四季度—1958年一季度
65	株洲，株洲热电厂，容量1.2万千瓦	1955年一季度—1957年二季度
66	成都，成都热电厂，容量5万千瓦	1955年一季度—1957年四季度
67	洛阳，洛阳热电厂，容量7.5万千瓦	1955年一季度—1958年二季度
68	佳木斯，佳木斯热电厂，容量2.55万千瓦	1953年—1957年一季度
69	个旧，个旧热电厂，容量1.6万千瓦	1953年三季度—1956年
70	北京热电厂，容量10万千瓦	1955年一季度—1958年二季度
71	洛阳市西，黄河三峡门水利枢纽，电站容量90万千瓦	1955年上半年—1962年
72	广东，茂名热电厂，容量25万—30万千瓦	1956年三季度—1960年
73	热电厂，容量7.5万千瓦	1956年三季度—1958年二季度
74	热电厂，容量5万千瓦	1956年三季度—1959年一季度
75	青海，西宁热电厂，容量10万千瓦	1956年四季度—1960年
76	本溪热电厂，扩建容量7.5万千瓦	1956年二季度—1959年一季度
77	抚顺，页岩制油二厂热电站，容量5万千瓦	1956年三季度—1959年一季度
78	太原，化工厂，年产硫酸4万吨	1951年下半年—1956年
79	吉林，有机合成染料厂，年产硫酸4万吨	1951—1956年
80	吉林，合成氨厂，年产5万吨	1951—1956年
81	太原，氮肥厂，年产氨5万吨	1953—1959年
82	兰州，氮肥厂，年产氨5万吨	1953—1958年
83	吉林，碳化钙及氰氨化钙厂，一期生产能力6万吨	1952—1956年

续 表

序号	企业名称及简要说明	苏方按协议保证完成期限
84	兰州,合成橡胶厂,年生产能力1.5万吨	1953—1958年
85	有机合成厂,年总产化工品30万吨	1956年二季度—1962年
86	塑料厂,年总产能力3.7万吨	1956年三季度—1962年
87	四川,氰化合物厂	1956年二季度—1962年
88	兰州,炼油厂,年生产能力100万吨	1953—1957年
89	抚顺,页岩制油厂(部分生产设备)	1956年上半年—1960年
90	茂名,人工液体燃料(页岩焦油)厂,年产焦油100万吨	1956—1960年
91	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年产机械产品6万吨	1953年三季度—1959年
92	洛阳,矿山机械厂,年产设备2万吨	1953年三季度—1958年
93	兰州,生产1.5万吨的石油机械厂	1953年三季度—1957年
94	兰州,生产2.5万吨的炼油及化工设备制造厂	1955年二季度—1958年
95	哈尔滨,锅炉厂,锅炉压力15—39大气压,年产锅炉总生产率3 600—4 000吨蒸汽/小时	1951—1959年
96	哈尔滨,汽轮机厂 一期工程——生产6 000及12 000千瓦的汽轮机总容量为36万千瓦,可扩建到60万千瓦,以生产容量为2.5万千瓦及5万千瓦的汽轮机 二期工程——补充生产发电站用的1.2万—2.5万千瓦汽轮机,年总容量为24万千瓦并生产1万—3.6万匹马力的船用汽轮机,年总功率56万匹马力	1951—1956年 1955年一季度—1959年
97	哈尔滨,电机厂,建设生产6 000—12 000千瓦汽轮发电机、年产容量60万千瓦的车间,并能制造容量5万千瓦的汽轮发电机	1953年三季度—1958年
98	武汉,重型机床厂,年产2万吨	1953年三季度—1958年
99	沈阳,第一机床厂,年产3 500—3 700台金属切削机床	1950—1955年
100	沈阳,第二机床厂,年产1.6万台金属切削机床	1953年三季度—1960年
101	长春汽车厂,年产吉斯(ЗИС)-15汽车3万辆	1951—1956年
102	成都,汽车厂,年产嘎斯(ГАЗ)-51货车10万辆、ГАЗ-63汽车1.5万辆及嘎斯(ГАЗ)-63A汽车5 000辆	1954年一季度—1960年
103	洛阳,拖拉机厂,年产拖拉机1.5万辆	1953年三季度—1958年
104	大同,小型拖拉机厂,年产拖拉机2万辆	1955年二季度—1960年
105	洛阳,滚珠轴承厂,年产轴承1 000万套及备件60万套	1953年三季度—1957年
106	哈尔滨,滚珠轴承厂,年产轴承1 000万—1 200万套	1955年上半年—1958年
107	乌鲁木齐,汽车修理厂,年大修2 000辆汽车及1 000台发动机	1950—1952年

续　表

序号	企业名称及简要说明	苏方按协议保证完成期限
108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年产保证3万台机床用的刃具及2万台机床用的量具	1951—1953年
109	沈阳，风动工具厂，年产1.5万台钻孔机及6 000套风动工具	1950—1954年
110	沈阳，电缆厂，年产各种电缆12 540千米及裸电缆1 920吨	1950—1956年
111	哈尔滨，电镀表及计量仪表厂，年产60万只电度表	1952—1955年
112	北京，微型电子管厂，年产1 200万个	1952—1955年
113	西安，电器及水银整流器厂，年产高压开关1.3万套、水银整流器25万千瓦	1953年三季度—1958年
114	西安，油浸电容器厂，年生产能力达100万千伏安	1953年三季度—1957年
115	西安，绝缘材料厂，年生产能力6 000吨	1953年三季度—1957年
116	西安，高压电瓷厂，年产电瓷7 000吨	1953年三季度—1957年
117	自动电话交换机厂，年产10万台	1953年三季度—1956年
118	哈尔滨，炭刷厂，年产100吨	1953年三季度—1957年
119	北京，无线电厂	1955年8月至1957年一季度
120	船用铅蓄电池厂，年产蓄电池(含汽车蓄电池)9 000吨(铅的重量)	1956年二季度—1959年
121	小型专用电机一厂，年产30万—35万台，附配套设备	1956年二季度—1959年
122	小型专用电机二厂，年产30万—35万台，附配套设备	1956年二季度—1959年
123	小型专用电机三厂，年产30万—35万台，附配套设备	1956年二季度—1959年
124	优质(快硬)水泥厂，年产水泥5万吨	1956年二季度—1960年
125	佳木斯，纸浆及造纸厂，年产硫酸盐纸浆5.4万—6万吨	1951—1956年
126	哈尔滨，1.5万锭亚麻纺织厂	1950—1952年
127	石家庄，淀粉厂，年加工玉米3万吨	1953年三季度—1956年
128	重庆，肉品联合加工厂，日屠宰猪3 000头、牛50头	1954年三季度—1957年
129	汉口，肉品联合加工厂，日屠宰猪5 000头、牛100头	1953年四季度—1956年
130	太原，磺胺制剂厂，年总产量100吨	1953年三季度—1959年
131	石家庄，抗生素厂，年产晶体青霉素50万亿单位、链霉素36吨	1954年三季度—1957年上半年
132	兰州—阿克托盖段铁路工程	1957—1959年

注：

[1][2][3][4]生产能力及完工期限经调研后再定。

[5]包括企业现有生产能力。

[6]这是该厂东露天煤矿确定的期限，全厂完工期限待全套设计批准后商定。

部分项目、车间及装置

1	某一铁路站的机械集中连锁装置及路线控制装置	1953年三季度—1954年
2—3	液化氯装置2套	1951—1952年
4	浓硝酸装置	1952年一季度—1953一季度
5	东北电网(含调度站)	1950—1958年
6—11	机车发电站4座及柴油发电站2座	1950年
12	铁路支线工程	1951年
13—14	2所兽医医院	1950年
15	医学院	1950—1956年
16	教学医院	1950—1956年
17—20	4台无线电短波发射机	1950年
21	船用电机生产车间	1955年二季度—1958年
22	煤气添加站	1956年二季度—1957年
23—25	3座列车电站,每座容量4 000千瓦	1957年二季度—三季度
26	京津段铁路工程	1958—1962年
27	沙城—丰台段铁路工程	1958—1962年

АВПРФ,ф. 5,оп. 30,п. 38,д. 164,л. 96-108

№2184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米高扬的亚洲之行

(1956年4月1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4月13日会议第10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福尔采娃、谢皮洛夫、阿里斯托夫、波斯佩洛夫[①])

①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的草稿中,在出席会议的人员之中漏掉了А.И.基里琴科、Н.М.什维尔尼克和Н.И.别利亚耶夫的名字。——原注

米高扬同志关于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缅甸、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行的情况通报。①

(米高扬)

1. 在大使馆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没有一名来自中亚的工作人员。

2. 使馆的工作人员对语言掌握得不好(乌尔都语、孟加拉语)。

3. 大使馆里的设施条件很差。

4.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各部里的顾问人员(许多是多余的)。例如，没有必要向内务部派遣顾问。

这次旅行是非常有益的，是必要的。

米高扬同志的活动受到了赞扬。

РГАНИ，ф. 3，оп. 12，д. 1004，л. 22 - 25об

№2184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五一游行中领导人肖像的问题

(1956 年 4 月 13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6 年 4 月 13 日会议第 10 号记录

绝　密

关于 1956 年五一游行中国际革命工人运动领导人肖像的问题

兹认为五一游行中应当仅使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领导人的肖像。

委托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就该问题准备通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

РГАНИ，ф. 3，оп. 14，д. 14，л. 26

① А. И. 米高扬之行是在 1956 年 3 月 20 日至 4 月 9 日期间完成的。——原注

№0983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

（1956年4月16日）

一、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在苏联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允许苏联科学院每年接收118名中国专家进入研究生班学习，接收20名中国科学院科研人员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

二、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

三、兹通知，与培养中国科技干部有关的费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按照中苏1952年8月9日的协定偿付。

四、此决议(草案)送主席团批准。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1956年__月__日）

关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科技干部问题。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在苏联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一、规定苏联科学院自1956年起，每年留出118个名额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入研究班学习，其专业同中国科学院协商确定。

二、允许苏联科学院每年接收20名中国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期限为8个月至2年。

三、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的费用按照苏中1952年8月9日的协定进行偿付。

四、责成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博布罗夫尼科夫同志)在1956年7月1日前为苏联科学院提供150人的宿舍，临时安置中国公民——研究生和助理研究员，并于1957年8月1日之前按照同苏联科学院的合同为此目的建成400人的标准宿舍。

绝 密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1956年4月20日)

关于在苏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科技干部之事。

一、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苏联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允许苏联科学院每年接收118名中国专家进入研究生班学习，接收20名中国科学院科研人员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

二、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

三、兹通知，与培养中国科技干部有关的费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按照中苏1952年8月9日的协定偿付。

中央委员会书记

ЦХСД，ф. 4，оп. 16，д. 42，р. 3273，л. 28－31

№31226

莫洛托夫与刘晓会谈纪要：中缅关系及国际形势

(1956年4月17日)

摘自B. M. 莫洛托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4月30日

机　密

文本第2号

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

1956年4月17日

应刘晓同志的要求，莫洛托夫同志接见了他。

刘晓告知，今天他同缅甸大使进行了会晤。缅甸人说，中缅之间应该建立这样的关系，

使之成为亚洲大国同小国合作的典范。这种合作将对泰国和菲律宾产生影响,也将有利于改善苏联同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在此,缅甸人明显暗示,中缅之间还没有解决边界问题,他说,过去苏联和土耳其之间在亚美尼亚地区也存在领土纠纷,导致苏联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紧张,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却明显地促进了苏土关系的正常化。

莫洛托夫指出,缅甸的建议值得重视。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巩固同中立国家的合作,在这些地区削弱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他又补充说,苏土边界问题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争议了。

刘晓说,4 月 18 日他将前往中国参加中国驻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代表会议,两个月后返回莫斯科。他请我谈一谈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大使关心的问题是:三个西方国家的政策出现了什么变化?中近东的局势如何?为了吸引更多的亚非中立国家站到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应该做些什么?

莫洛托夫表示,苏共二十大工作报告已经对国际形势进行了这样的分析。大会召开后还没过多久,会后国际形势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新变化。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延缓战争。正如苏共二十大会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在壮大,资本主义国家中争取和平的力量在增强。目前不存在不可避免的战争。但是,由于战争危险始终存在,我们要竭尽全力去延缓战争。为此要强化我们的阵地,削弱帝国主义阵营的阵地,需要吸引那些所有脱离帝国主义阵营的人士站到我们一方来。我们所有的外交举措都是为了缓和国际形势,强化社会主义阵营的阵地和削弱帝国主义阵营。

首先,我们认为裁军很重要。在西方国家仍在武装时,我们不准备裁军。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这样做:持续开展争取裁军的斗争,同时不削弱我们的实力。我们打算裁减常规武器,同时着重发展连敌人都认为重要的武器:原子弹、导弹和空军。苏联政府代表团在访问英国期间向英国政府阐述了我们的裁军计划。如果西方国家不裁军,我们将独自削减常规武器。

苏联争取裁军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帝国主义集团越来越难以用似乎是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来欺骗本国人民。在西方经常流行这样的声音:说苏联侵略是没有根据的。其中,在前不久居易·摩勒和皮诺批评美国政策的言论中就能找到反映。

这样,苏联争取裁军的斗争加剧了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毫无疑问,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近年来,在印度、缅甸、埃及和其他一些对帝国主义大国有依赖的亚非国家中发生的一些事件是国际关系中的最重要因素。谴责殖民主义和战争的万隆会议就是上述国家形势的体现。苏联和中国同印度、缅甸、埃及及其他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

莫洛托夫告知,明天将刊登苏联政府对近东政策的声明。我们再次声明我们努力维持该地区的和平和表达对阿拉伯国家的同情。

刘晓说,他认为,美国人怂恿以色列侵略毗邻的阿拉伯国家,是想加剧近东的紧张局势。苏联政策应该是致力于巩固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同时寻找改善同以色列关系的途径。他

问，他对苏联对近东政策的理解是否正确。

莫洛托夫表示，根据苏联努力维护和平的总任务，我们不允许近东出现战争。我们想维护近东和平，保障该地区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自由。

捷克斯洛伐克向阿拉伯国家出售武器。此举也是为了保障阿拉伯国家的防务和独立。任务是制止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

帝国主义国家在该地区的政策是另一种情况。对英国来讲，近东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近东是英国同印度航线的必经之地，同时首先是由于近东是英国的石油基地，没有石油英国就无法生存。因此，英国人在近东是不会妥协的。至于美国，他们不同意削弱英国在该地区的势力，同时努力巩固自己在该地区的势力。他们怂恿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采取侵略行动，是为了显示存在战争危险，应该武装。同时，由于美国在亚洲人民眼中严重败坏了自己的形象，担心引起阿拉伯国家的反美情绪。他们巧妙应付，试图制造假象，似乎他们是同情阿拉伯人的。有鉴于此，正如报纸报道，美国人甚至似乎表示，近东问题的解决需要有苏联的参与。

经济联系对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具有重要意义。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现在正经历经济高涨时期。但是，这一有利局面不会长久。经济危机临近，这将为我们的经济措施和巩固我们的势力营造更为有利的环境。因此，亚非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极为重要。

在我们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措施中，发展私人接触、社会组织合作和开展文化往来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在这一领域采取的措施中，可以指出的是苏联广播同英国广播站“BBC”已开始进行关于签订广播领域合作协定的谈判。根据互惠原则，资产阶级报纸可以在苏联出售。

刘晓说，看得出，报纸互售是不符合资产阶级集团心意的。

刘晓请求详细介绍一下法国和英国政策的新动向。

莫洛托夫指出，法国是大西洋集团中最为薄弱的环节。近年来，作为殖民主义国家的法国(印度支那和北非)的势力明显削弱。有时美国企图取代法国的地位，这明显加剧了法国在这些地区地位的削弱。法国同美国之间的矛盾在激化。我们并不指望法国会离开帝国主义阵营和同我们联合。但同时应该承认，法国被迫考虑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4月末，法国社会党代表团访问苏联，5月，居易·摩勒和皮诺率领的法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我们期待同法国改善关系。同时还应指出，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法国的立场与英国和美国差别不大。

至于英国，其政府声明说，英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离开美国。同时，英国政府邀请苏联代表团访问英国。这样，就出现了矛盾：一方面，英国同美国站在一起，而另一方面，又被迫考虑社会主义阵营。

英美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总那么顺利的，资产阶级报纸就谈到了这个情况。英国在殖民地统治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难(塞浦路斯、埃及、锡兰、马来亚)。因此，同美国相比，英国

不得不推行更为谨慎的政策。英国严重依赖对外贸易,被迫在这个问题上考虑社会主义阵营。

苏联政府代表团向英国提出了关于发展苏英贸易的重要建议。这些建议对英国一些团体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采纳这些建议并不容易,因为许多商品存在出口管制,不克服这个障碍就无法开展贸易。

刘晓指出,复杂的国际形势要求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行动上保持更大的步调一致,他问,为了进一步协调中苏在对外政策领域的行动,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莫洛托夫回答说,在这方面有许多事情可做。应该就对外政策问题做更多的协调。我们两国之间建立了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但在协调两国经济发展方面还有很大潜力。必须积极推动巩固文化联系、社会组织往来和私人接触的工作。

同时莫洛托夫问道:按照刘晓的观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加强中苏之间的行动协调呢?

刘晓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应该孤立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争取中立国家站到自己一边来。形势复杂,斗争也艰巨。社会主义阵营在这场斗争中拥有优势,但尚未充分利用这种优势。需要更密切地协同我们两国的外交行动,事先计划,提前就一系列对外政策问题交换意见。

莫洛托夫同意刘晓的意见,他说,应该考虑一些,为进一步密切协调我们的步伐需要具体做些什么。

莫洛托夫问刘晓,对于改善他同苏联外交部和其他苏联机构的联系、改善中国大使馆以及刘晓大使本人的工作条件他有什么愿望。

刘晓回答说,大使馆有了非常好的工作环境。他同许多苏联机构——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总局、高等教育部、文化部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同苏联外交部,其中包括远东局联系最为密切。他(刘晓)会晤过许多部门的领导,同一些从事对中国经济援助的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他本人处处受到关照。

刘晓补充说,目前中国正在从事经济和文化建设,他的要求很多,但苏联各机关,尽管存在困难,仍亲自与他会谈,充分考虑对待中国方面的问题,努力向中国提供援助。

莫洛托夫指出,兄弟国家之间就应该这样。

刘晓说,他将带回许多新闻,待返回莫斯科后立即拜见莫洛托夫同志。

出席会谈的有: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副司长贾丕才和中国大使馆二秘杨民志。

记录:M.贾丕才

АВПРФ,ф.0100,оп.49,п.410,д.6,л.45-53

№11449

齐米亚宁与阮维桢谈话纪要：越南劳动党中央扩大会议情况

(1956 年 4 月 27 日)

摘自 M. B. 齐米亚宁的工作日记
1956 年 5 月 25 日
第 0148 号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与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阮维桢同志会谈纪要

1956 年 4 月 27 日

我与大使馆参赞索科洛夫一起拜会了阮维桢同志。他受越南劳动党中央委托，向我们通报了今年 4 月 19—24 日举行的越南劳动党第九次中央全会扩大会议的工作情况。

阮维桢同志指出，越南劳动党第九次中央全会讨论了苏共二十大的问题和越南劳动党的任务。全会的主要文件——决议和中央总书记长征同志的报告——已经在报刊上发表(全会决议发表在 4 月 27 日的《人民报》上，长征同志的报告发表在 4 月 28 日的报纸上)。

他(阮维桢)奉命就全会的工作情况向我们通报。

全会开幕前十天，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向地方党组织发出指示，将党员和非党人士学习苏共二十大材料中出现的问题搜集并上报中央。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对各地上报的问题进行了整理和归纳，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那些想加深自己对苏共二十大决议的认识、向广大党员作解释的同志提出的问题。第二种是那些水平不太高，随着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党的工作中的各种错误，打算分析自己的错误并在这方面求得帮助的同志提出的问题。第三种是那些政治修养不高，对批判个人迷信不理解，思想认识混乱的广大同志提出的问题。至于非党群众，许多党外人士说得很坦率：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工作，非常尊敬斯大林，但现在不明白该怎么看待他。他们认为，党会向他们解释这一点的。

此外，还应当指出敌对分子的宣传。他们企图用攻击性的论断欺骗群众，说什么共产党员是反复无常的人，今天说一套，明天又说一套，不能相信他们。

越南劳动党中央必须考虑这一切。

全会在准备时决定只从整体上讨论苏共二十大的总结，不把个人迷信问题突出出来。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在扩大的中央全会上，长征同志介绍了大会的总结，从总的方面报告

了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读了H.C.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

全会的工作过程可以分为两部分:1. 根据苏共二十大决议的精神讨论国际形势问题及其越南民主共和国内外政策的原则问题,同时学习了苏共二十大对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2. 全会在苏共二十大决议,苏共中央总结报告和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报告的基础上,讨论了越南劳动党的工作问题。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越南劳动党集体领导实践的补充报告。这个报告由长征同志宣读。报告分析了越南劳动党的工作,提出了劳动党内有无个人迷信实践活动这个问题。

全会一致并十分高兴地指出苏联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它保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继续强大,巩固了国际安全。全会在讨论赫鲁晓夫同志的总结报告时,还同时讨论了劳动党中央关于越南革命的文件(文件已发往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全会一致指出,越南人民为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为和平统一越南而斗争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它也反映在祖国阵线的纲领中。全会特别关注实现巩固越南北方、巩固越南和平任务的意义。全会指出,美国在南越的影响增大,必须提高警惕,反对美国的阴谋。

全会分析了越南的对外政策并认为这一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缺乏必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全会考虑了这一形势后得出结论: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加强与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友好合作的同时,应当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法国、柬埔寨、老挝和万隆会议参加国的关系。越南民主共和国认为,扩大东南亚的和平这是自己的任务,这就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对外政策的方向。

关于全会学习对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指示这一部分。全会一致并十分高兴地指出,苏联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苏联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光辉未来将推动我们阵营的所有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取得新的发展成就。全会分析了越南在这方面的形势,指出必须重点发展农业和生产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工业部门,开展完成1956年计划的竞赛。全会决定,党的思想和组织工作必须与完成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工作密切联系。必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反对铺张浪费,全面完成经济任务。至于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未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57—1959年)的指示草案,拟在最近举行的越南劳动党中央第十次全会上讨论。全会还通报了长征同志在莫斯科和北京访问时,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议,通报了米高扬同志、陈云同志在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全会一致拥护所有这些建议和意见。

全会的第二部分,即党的生活部分,讨论了思想和理论工作的现状,发展党内和国家机关内民主的问题,文化、艺术工作以及党的集体领导问题。全会指出,劳动党理论工作水平很低,因为党很少关心。思想和理论工作的缺点也反映在全会的决议中。必须指出,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首先是在越南条件下劳动党运用马列主义的经验和党的成就,劳动党对马列主义宝库所作出的贡献,尚未研究,还没有党史教科书,党领导以胜利而宣告结束的反抗(殖民主义)战争的经验也没有加以总结。全会指出,必须加大纠正这些缺点的力度。

全会在讨论思想工作问题时指出，必须强调越南的特点，如过去是殖民地、国家落后，越南北方已经获得自由，面临南方的任务。如果说在越南北方，在培养干部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那么也不必为此而满足。作为执政党的劳动党，不能容许其成员屈服于主观主义情绪，过高估计成绩和脱离群众。胡志明同志在自己的讲话中已经指示了这一点。

全会在讨论党的工作问题时强调了巩固党的集体领导问题的意义，决定检查在巩固党的组织工作方面的现状。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越南劳动党中央在学习苏共二十大材料和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不许出现不分青红皂白就进行迫害的指示后，认为有必要对在越南土地改革期间，进行的镇压有多大的正确性加以分析。以前决定镇压敌对分子，其中也包括用欺骗手法混进党内的党员。但是，开除出党的比例太高，已经承认这一做法不正确。越南劳动党中央早在了解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之前已经决定审议省、县级的整党工作。中央代表分赴各地，还就这一问题召开了会议。会议认为，反对敌对分子的斗争有错误现象。例如前不久出版了一部名为《解放》的文学作品集。文集的作者们犯了一些思想错误。但我们不是批判其错误和进行说服教育，而是将作者非法逮捕。在对党组织进行组织整顿工作中，许多党员对这些活动产生恐惧心理，对犯了错误的党员则更惧怕。即使将他们留在党内，也不给予信任，他们工作时也提心吊胆。甚至对某些受到迫害的党员也应当恢复名誉，因为向他们提出了莫须有的罪名。土地改革的第4—5阶段，也迫害了一些党组织的书记，其中有些是依据攻击性的指控而被处决的。尽管这样的现象为数不多，但他们涉及党的领导干部。因此，中央认为必须迅速纠正违背党的政策的做法。

必须巩固国家机关的民主秩序。国会已经有十年没有进行选举。国会选举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国家分裂成两部分，而国会是当时全国选举的。这个问题需要特别商议，但现在必须提高国会的作用。例如涉及法律问题，国家并没有全面的立法。通过了许多命令，但他们没有以法律的形式批准。

非党人士与党员一起参加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组成。他们是忠于人民利益的人士，但在政府的实际活动中，没有采取措施发挥他们的主动性，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拥护政府领导的行动，不提任何建议。

省县两级也不重视国会的作用。在抗法战争期间这些国会倒是经常开会，按期改选。但自从土地改革以来，当发现地主混进国会以后，大部分国会事实上也就没有开过会。全会决定责成政治局，准备关于各级国会活动正常化问题。经过检查土地改革的结果，也有可能同时进行各级国会的新选举，先在公社，后在省一级举行。全会高度重视巩固国家的法制，改善安全机关、检察院和法院的工作。我们认为安全机关的工作比较积极，但法院和检察院机构的工作却开展得不够。例如成立了特别人民法院，但他们不是隶属司法部，而属于土改委员会。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在镇压反革命时滥用权力。尽管在短期难以做到全部工作中保障民主和法制，但全会还是强调应当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能借口国家形势特殊，蔑视发展和巩固国内的民主秩序。

全会强调必须更加注意具有重大教育意义的文化和艺术问题。根据苏共二十大的决

议,越南劳动党中央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教育和科学的作用,加强他们与人民生活的联系。应当更加注意千方百计扩大学校教育网,建立科研机关,例如在农业方面、自然和社会科学方面等。为此将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全会特别重视讨论加强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迷信等问题。

全会理解,苏共二十大讨论党的工作时详细分析了上述问题并给予高度重视。大会指出,集体领导原则是党的最高原则。我们党应当学习苏联共产党的经验,学习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原则。因此也有必要检查越南劳动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现状,党内对待领袖人物的态度是否正确。

全会指出,从越南劳动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从 1951 年以来,党的领导一直实行着集体领导的原则,但根据党章的规定,召开越南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比规定的期限确实延长了一年。其原因是劳动党内正在开展从组织上巩固党的重大工作,因此中央不能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但它可能在 1957 年召开。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倒是定期举行。例如,根据党章,中央全会每半年召开一次,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只是有时全会间隔达到 8 个月。中央全会即使在抗战时期也定期召开。政治局会议也定期举行。

涉及党的政策的所有原则性重大问题,都在政治局和中央全会上讨论。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党的领导遵守着集体领导的原则。

全会经过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后认为,我们在这方面也犯了一些错误。全会决议已经指出了上述缺点。至于党、党员和非党群众对待领袖,具体地说对待胡志明同志的态度,这样一个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这种关系意味着什么——是尊重领袖还是个人迷信?

全会一致指出,胡志明同志是我们党、我国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同志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他的表现是正确的。胡志明同志是党的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他把毕生献给了党和人民。无论在过去(印度支那共产党)和现在,都是他组织和培养了我们党。在党和人民生活困难的时刻,胡志明同志表现正确。在中央,胡志明同志尊重集体的意见。胡志明同志关心人民生活,高度重视群众的意见,教育党员倾听群众呼声。胡志明同志非常谦虚,对此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在日常生活中,胡志明同志非常朴素,堪为人师表。最终可以说,党对胡志明同志没有个人迷信,胡志明同志也没有自我吹嘘和抬高自己。

但是,全会还是认为,出于对领袖的尊敬,个人迷信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亦有表现,尽管不具有任何严重的、系统的性质。例如,我们在宣传中经常夸大胡志明同志的作用,并认为这种做法正确。但在同时,我们对党的作用,人民群众的作用强调不够。土地改革期间,农民们经常说,有了胡伯伯,才有了他们的土地,没有意识到还有他们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斗争。某些工作人员有时使用胡志明同志的名字场合不当,有滥用的现象。文学作品经常把胡志明同志当成神去描写。一首诗中写道:胡志明同志命令到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如果胡志明同志说我们必胜,那必然会是这样,而不是别的。"光荣归于领袖"之歌是这样唱的:"胡志明同志一诞生,就像阳光照亮了我们"。农村举行的一些活动挂胡志明同志的像就跟神像一样。官方的招待会,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胡志明同志身上。

全会认为,如此个人迷信现象在群众中的广泛传播,与我们的宣传工作有关,特别是在

南越，当然，全会认为存在个人迷信现象并决定纠正这些做法。否则，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得不到充分的强调。危急关头(领袖逝世)人民将不相信党的集体领导，而这一现象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在纠正这些不正确的表现时应当强调，胡志明同志是领袖，不能否认他对党的作用，但同时应当强调党和人民群众在取得我们的胜利中的作用，培养正确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在党的全部工作中，应当提高集体的作用，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将尊重领袖与个人迷信区别开来。至于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措施，全会决议已经谈到了。

阮维桢同志接着谈到，全会十分关注对斯大林问题的看法。全会前刊登了一些文章，如《真理报》和《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央委员认真学习了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经过学习和讨论。全会指出如下观点。斯大林是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有巨大的功劳。但在实际活动中，斯大林犯了对自己的个人迷信和自我吹嘘，由此导致了党内个人迷信现象的发展。斯大林背弃了党的最高原则——集体领导原则。斯大林将自己置于政府和共产党之上，这就为贝利亚及其走卒混进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推行其破坏活动创造了条件。斯大林在晚期，脱离了党员群众，脱离了实际，在理论问题和实践活动中犯了许多大错误。全会认为，斯大林同志最严重的错误是错误地对待党和国家的干部，首先是在1934—1937年间，毫无根据地迫害了大量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关于斯大林恣意妄为的消息激起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的极大愤慨。斯大林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和进攻期间，在保卫苏联问题上麻痹大意。斯大林在对外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对待南斯拉夫问题上也犯有错误。苏联共产党与南共联盟，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也由于斯大林的错误而变得不正确。尽管铁托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也是可以改正的。由于斯大林不正确的决定和贝利亚的中间作用，两国两党之间的良好关系长期遭受破坏。斯大林在指导国民经济中也犯有严重错误，特别是在农业上。斯大林无视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对人民生活没有表现出必要的关心。除了上述错误之外在民族政策问题上也犯有错误。全会在讨论斯大林错误时，对赫鲁晓夫同志在报告中提到的和米高扬同志向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通报的对越南劳动党中央的指示也列举了一些事实。

至于斯大林同志的理论错误，越南劳动党中央尚无关于这些错误的足够材料。全会指出，斯大林犯了一系列理论错误，当越南劳动党中央有了所需的材料之后再向全党传达。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苏共二十大决议对越南劳动党非常有借鉴。我们党应当检查自己，我们是否犯了类似的错误。在批评斯大林错误的基础上，对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有重大意义。例如斯大林曾经说过，在发展社会主义期间，阶级斗争不是减少了，而是尖锐了。

在讨论斯大林的错误时，有些同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应当如何看待斯大林，他的功劳大还是错误大？全会认为，不能机械地评价斯大林的错误。应当客观地对待他的功过是非。在研究斯大林的著作时必须持批判的态度。

全会在讨论时还提示了另一个问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头号领袖，怎么会在20年期间犯了如此重大的错误呢？这一形势是怎么形成的？全会对这一问题是这样解释的：由于斯大林的巨大功劳，他赢得了党和人民的热爱。但他将这种感情用于建立个人

迷信和自我吹嘘的氛围,因此而犯了大错误。也从另一方面指出,苏共中央缺乏集体领导。斯大林制造了迫害氛围,致使任何人也无法指出他的错误。只有在斯大林逝世和消灭贝利亚敌对帮派之后才有可能这么做。苏共中央从1953年就应当检查这一点,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只有这样,在斯大林逝世之后苏共中央才能保障集体领导,并在此基础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和胜利。苏共中央在准备了问题之后将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代表大会作了报告。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及时的、正确的。当然,做得早些更好,但这只是主观愿望,从前实现它没有客观条件。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认为,在苏联内政和外交取得重大胜利的形势下,苏共中央才向代表大会提出这个问题,这也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典范,不仅对苏联共产党,而且对所有兄弟共产党带来好处。讨论这个问题的结果不应当看作只是苏联共产党的胜利,而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

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在讨论这一问题过程中还注意到敌人的宣传。他们企图歪曲全部事业,并在今后歪曲现实。全会一致认为,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才能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敌人不可能这么做。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犯的错误更多,但他们永远不会进行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将苏共二十大解决这一问题视为共产党人的胜利,我们敌人的失败。敌人特别希望兄弟党和人民不相信苏联共产党。他们想削弱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巩固剥削者的统治。但众所周知,每当共产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敌人总想利用这一点,但敌人总是失败。这次他们也必定失败。

越南劳动党中央就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这一点也应当向人民群众解释清楚。

我们全会的主要内容就这些。

全会一致并热烈拥护苏共二十大决议。全会的所有决议被一致通过。决定全会之后先在河内随后在各地和各省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并向非党群众传达全会决议。全会决定制定党员和领导干部学习苏共二十大材料的计划。

我们对阮维桢同志的通报表示感谢。

由于他在谈话中提到越南劳动党进行的整顿党组织的工作,我方提出要求,要他们把这项工作的内容讲得具体一些。阮维桢同志通报了以下情况。

整顿党组织工作开始于1951年,一直持续到现在。它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规定对领导干部和党员进行理论准备。其目的是让他们知道敌人在哪里,朋友在哪里,让他们树立正确的领导群众的作风。这些措施从1951年年底到1954年年底已经搞过。我们将它看成是整顿党组织的准备阶段,也可以视为从思想上整党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对领导机关的党委进行审查并从组织上进行了整顿,但主要还是从思想上进行整顿。

第二阶段是从组织上进行整顿。其方法是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改进他们的工作。这一阶段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是将党员和混入党内的敌对分子区别开来。我们认为,敌对分子指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地主和其他亲帝国主义分子。

第二步是将共产党员和剥削阶级分子区别开来。这一步最主要的内容将在实际活动中不是捍卫工人阶级利益,而是捍卫剥削阶级的剥削阶级分子清除出党。

第三步尚未开始，其任务是将党员和其余(尽管不是敌对分子)分子，即不好好学习和工作的分子区别开来。

实际上，整顿工作是这样开展的：我们在进行土地改革时首先整顿了基层组织，清除了党内的敌对分子。土地改革使我们发现，敌人不仅混进了我们党的基层组织，也混进了领导机关——地区和省级党委。因此组织整顿也发展到有关党委。土地改革以后这工作可望结束。当然，现在正在对土地改革已经结束的基层党组织、县委和省委进行整顿。越南同志对这项工作是这样评价的：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和经验，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但在某些方面也犯了错误。这些错误在地方党委会会议上已经予以揭露。

阮维桢同志在中国期间，中国同志告诉他，受到处理的党员(被开除出党，被审判)的比例不能超过5%，而我们越南大大超过这个比例。米高扬同志曾经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我们根据他的意见，对开除出党应当特别谨慎。中央全会委托政治局准备措施，检查这项工作和纠正错误，同时检查土地改革是否搞得正确。这两个问题——关于整顿党组织和检查土地改革情况已经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决议中提到。

由于阮维桢同志只是大概地向我们介绍了从组织上整顿党组织，而且有些问题我们还不大清楚，我们请他今后抽空比较详细地谈一下这项重要工作。阮维桢同志答应满足我们的要求。

我们还请求他同意向莫斯科通报越南劳动党第九次中央全会的情况，阮维桢同志表示同意。会谈持续3小时。

АВПРФ，ф. 079，оп. 11，п. 13，д. 5，л. 84－95

№21462

安德罗索夫等致维诺格拉多夫报告：撤回苏联专家帕霍莫夫

(1956年4月27日)

机　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6年4月27日
第349号
致苏共中央
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同时呈送B.Я.西季赫缅诺夫同志有关在《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的苏联专家H.Л.帕霍莫夫同志不恰当行为的信件。

H.Л.帕霍莫夫同志的不恰当行为已经核实确认。

我们认为应当将H.Л.帕霍莫夫同志召回苏联，同时委派更适合国外工作条件的同志替代他在《人民中国》杂志社的工作。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党委书记
H.安德罗索夫(签名)
驻中国苏联科学-文化专家组组长
A.马尔采夫(签名)

打印2份，送：收件人，归档
1956年4月21日

附件：

机　密
文本第1份
1956年4月27日

致苏共中央
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在《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的顾问H.Л.帕霍莫夫同志是由苏联文化部系统于1955年10月派往中国的。帕霍莫夫同志对报纸杂志业非常有经验，积极工作，喜爱编辑事业。但是他个人的缺点，不认真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使他无法继续在国外工作，更何况他是在如此重要的思想工作岗位上。

首先谈一下他的个人缺点。

在北京市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的苏联专家中，在集体中他表现得像个好意气用事和孤僻不合群的人。来到中国才几天，他就以微不足道的借口与党员普罗琴科吵架(《中国画报》杂志的顾问)，当着其他人的面侮辱他(比如，他说："才不值得看普罗琴科那张嘴脸，免得我整整一天的情绪被他破坏。")，还企图唆使其他苏联专家(科洛杰兹诺夫、济科夫-斯莫洛夫和科诺诺娃)也去对付普罗琴科，不再与他交谈和打招呼。

直到严肃地对帕霍莫夫同志指出，不允许他这样对待同事后，他才开始与普罗琴科同志说话。

下一个侮辱的对象，他选择了党员科洛杰兹诺夫(书籍和小册子出版方面的顾问)。科洛杰兹诺夫同志试图向帕霍莫夫同志指出他的错误，并将此事告诉了唯一的党组织书记安德罗索夫同志。这引起了帕霍莫夫同志近似病态的反应。在党委与安德罗索夫同志谈话后，他回到工作地方首先就百般追问，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是哪个笨蛋在诽谤我？"他怀疑这事与科洛杰兹诺夫同志有关，于是就开始在个人谈话时和业务会议时千方百计地辱骂科洛杰兹诺夫同志，宣称："科洛杰兹诺夫啥事都不会做，不会编辑文章，他只配去编辑墙报，而不是杂志，他在我眼里是最差劲的人。"等等。他公开对我和普罗琴科声称："我这就等着，啥时出版科洛杰兹诺夫编辑的小册子，那时我就让他看看，他算个什么编辑。"也就是企图迁怒于科洛杰兹诺夫的错误。大家向他指出，如果册子上可能有错误，那就应该在册子出版前，现在就帮助科洛杰兹诺夫同志改正错误。可帕霍莫夫并不考虑这个：问题不在于及时消除可能存在的某些错误，而在于又是一个新的辱骂科洛杰兹诺夫同志的借口。事情发展到帕霍莫夫同志不再与科洛杰兹诺夫同志打招呼和说话，而这也引起了中国同志的注意。为了使帕霍莫夫在对待科洛杰兹诺夫同志的态度上遵守最基本的礼貌规矩，要求党组书记安德罗索夫同志过问此事。

帕霍莫夫同志对于工作中的集体性不屑一顾，极端病态地无法忍受任何，甚至微不足道的针对他的批评，不愿意听取其他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作为该小组的组长试图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对帕霍莫夫同志编辑的文章加以修改，却遭到最激烈的抵制。比如，他用这样的话来对待我对他提出的编辑意见："这是猴子的杰作，这个，完全是胡说八道。"等等。帕霍莫夫同志的无礼和粗鲁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当着党员科洛杰兹诺夫同志和普罗琴科同志的面对我声称："我对你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当科洛杰兹诺夫同志指出帕霍莫夫同志编辑上的错误时，后者就辱骂科洛杰兹诺夫同志。帕霍莫夫同志对待同事的意见和建议采取这样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创造性劳动中当然不可能有任何集体性可言。

帕霍莫夫同志给在《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的中国同志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杂志社的中方工作人员石一申(Ши И-шэн)同志、沈江(Шэн Цзян)同志和欧阳飞同志不止一次地向我反映帕霍莫夫同志的粗鲁和不知分寸，不善于细心地听取中方同志的意见。我不在的时候(我曾回苏联出差)帕霍莫夫同志经常上班迟到早退，给中方同志造成了负面影响。我出差回来后编辑工作人员欧阳飞是这样说帕霍莫夫和苏联翻译济科夫-斯莫洛夫的："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漫无边际地闲聊，经常上班迟到早退。帕霍莫夫同志对待中方同志表现出不该有的神经过敏和容易激动，不善于细心地听取中方领导同志的意见。比如，在编辑某篇重要的文章时他对主编吴文涛的意见不理不睬。"

曾不止一次地向帕霍莫夫同志指出他的缺点：党组书记安德罗索夫同志与他谈过话，苏联科学-文化专家组领导马尔采夫同志，党的基层组织书记潘克拉托夫和顾问组长西季赫缅诺夫都找他谈过话，在党员小组业务会议上也说了他的行为。但是帕霍莫夫同志对所有这些表现出病态的反应，并没有为自己得出正确的结论。比如，在许多党员对他说了不应违反劳动纪律，必须严格遵守工作制度后，他对我、科洛杰兹诺夫和普罗琴科说："遵守工作制

度，这是形式，不是别的，就是把裤子坐破的方式。如果我在编辑部里无事可干，我认为就可以提早一两个小时下班。"

应当指出，帕霍莫夫同志在行为上和工作中的上述错误不是偶然的事情，显然，是因这些错误长期没有得到健全的批评。所以我们感到震惊，帕霍莫夫同志原来工作单位的党组织怎么能派他出国工作。

我认为，在国外条件下帕霍莫夫同志再继续待下去的话，可能给我们共同的事业带来危害，所以恳请苏共中央将他从中国召回并派政治上成熟、谦和和有编辑工作经验的同志来替代他。

《人民中国》和《中国》杂志社苏联专家组组长

B. 西季赫缅诺夫(签名)

打印 2 份，送：收件人、A. Ф. 马尔采夫同志

第 616 号

1956 年 4 月 19 日

ЦХСД，ф. 5，оп. 28，д. 408，л. 18 - 22

№02856

扎布罗金与钟庆发谈话纪要：邀请印尼代表团访华问题

(1956 年 4 月 28 日)

摘自 Е. Г. 扎布罗金的工作日记

第 105/с 号

1956 年 5 月 14 日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钟庆发同志

1956 年 4 月 28 日

应钟同志之约，我会见了他。

钟同志说，他想了解一下，我们邀请访苏的印度尼西亚国会代表团中是否包括了议长沙

托诺本人，他是否将于近日抵达莫斯科。钟同志解释说，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关系到沙托诺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已向沙托诺转交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同志希望其年内派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的邀请。沙托诺已告知中国同志，他应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邀请将于5月前往苏联。

我向钟同志证实，我国大使Д.茹科夫同志刚刚拜会了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转交了对沙托诺的邀请。我向钟同志解释说，据了解，由于沙托诺不能与他的3名副手及国会代表团同时于今年9月访苏，鉴于此，苏班德里约外长与我大使Д.茹科夫同志商量，希望最好能在国会代表团访苏之前单独邀请沙托诺访苏，而且沙托诺本人也期望出访时间不迟于今年5月，以便6月30日国会开会之前返回雅加达。

我还说，我们还没有发出邀请，印尼的报纸已经发了沙托诺即将访苏的消息。我说，据我所知，与沙拉诺一起访苏的还有他的第三副议长艾哈迈德(马斯友美党)，至于还有其他什么人，我暂时还不知道。

钟同志对我通报的消息表示感谢。

而后，钟同志向我通报说，中国大使馆已经以中国穆斯林文化同盟的名义向印度尼西亚各穆斯林政党——马斯友美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印度尼西亚伊斯兰联盟、白尔蒂伊斯兰教党发出邀请，请他们派团访华参加穆斯林斋月节。钟同志说，印度尼西亚穆斯林代表团可能于下周启程。

钟同志还说，雅加达市市长苏迪罗和夫人及两名随员将于5月下半月访华。对苏迪罗的邀请早在1955年就发出了。苏迪罗访华的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承担。

我说，我们也邀请了苏迪罗和夫人及市政府3—4名工作人员访苏，但苏迪罗尚未就访问日期给予答复。

钟同志说，苏迪罗告诉过他，已收到了这个邀请，但是，据钟同志理解，苏迪罗在获得旅行用外汇方面有困难。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尽管日本东京市政府早就向他发出了邀请，他至今仍未能成行。

谈话结束时，钟同志说，印度尼西亚方面对美国政府只承担陪同苏加诺访美的14个人的费用表示不满。陪同苏加诺的另外20人的费用要由印尼政府负担。

我对钟同志通报这些表示感谢。

另外，我们谈了一些一般的问题。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参赞

E.扎布罗金

АВПРФ，ф. 091，оп. 12，п. 10，пор. 6，л. 110－112

№21464

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的民族政策等

(1956 年 4 月 30 日)

摘自 П.Ф.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 年 5 月 25 日

机　密
第 446 号

与周恩来同志的会谈纪要

1956 年 4 月 30 日

今天，我拜访了周恩来，并根据中央的委托向其通报了如下内容：1. 关于(苏联)就亚洲各国学者在原子能领域展开合作问题与印度学者巴伯举行会谈的情况；2. 关于苏联政府对老挝与巴特寮相互关系问题的立场；3. 关于葛罗米柯与里丁[①]就老挝问题举行谈判的情况；4. 关于延长苏联学者小组在中国逗留时间的问题；5. 关于邀请 40—50 名中国领导人前往苏联休息的问题。同日，就上述所有问题已向莫斯科发送了传真报告。

周恩来对苏联和中国在印度支那一系列问题上持相同立场表示赞赏。会议期间，他指出，中国与巴特寮没有直接接触，因此在必要情况下最好能通过越南朋友来保持这方面联系。

周恩来继续通报道，中国通过印度大使已向老挝总理富马发出了访问中国的邀请。周说，我们现在已经获悉，富马愿意接受这一邀请。

周恩来接着道，中共中央现在正召集各省党委书记会议，研究了经济和国家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以及党内问题，等等。

目前，周恩来继续说，我们正认真研究涉及中央和地方机关权力以及在它们之间如何进行权力分配等问题。

周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既要特别注意权力的集中，与此同时，也要将之与完全的民主相结合。他指出，我们国家和党的机关工作的缺陷之一，便是过于偏好集中的问题，而对民主问题“关注不够”。例如，在计划问题方面，就既要无条件地讲究集中，同时也要让地方机关发挥相应的主动性。因此，周恩来补充道，我们现在正打算采取措施以扩大地方政府机关的权力，“进一步促进国家和党的机关工作的民主化”，以便更

① 里丁，时任英国外交副大臣。——编注

大程度上加强人民与政府机关的联系和有助于落实党的“依靠群众”路线。周恩来说，我们在政府机关工作中所确立的新制度势必提高劳动群众和地方机关开展社会主义变革工作和与反革命作斗争的积极性。这些举措也将有助于我们更顺利地反对官僚主义。遗憾的是，周恩来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负面影响之一便是“它有时也将滋生官僚主义”。

在会谈期间，我向周恩来讲了关于为解决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我们党在提高、发展地方机关自主性和积极性，进一步加强联盟共和国对经济的领导作用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情况。关于民族问题，我说，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个别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曾多次试图脱离苏联并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我说，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阶段就必须在苏联全境内实行大规模的中央集权。

周恩来指出，资产阶级的这些企图在某个时期可能会对这些共和国民众中的个别阶层产生影响，因为“俄国曾经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周恩来说，在中国，我们在落实对西藏的民族政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这都是由于清朝和蒋介石统治者们对西藏人民的压迫所致。

周恩来接着指出，中国的特点在于，“汉族”是主导民族并构成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94%)。而所有其他 50 多个民族仅占全国人口总量的 6%。与此同时，这些占中国人口总量 6%的少数民族占据了国家 60%的面积，而汉族人只居住在 40%的国土上。

周恩来说，各省党委书记会议涉及了民族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周说，在会议期间，我们强调了“大汉族”沙文主义的危害，并提出了坚决与干部中的沙文主义思想作斗争的任务。

在会谈结束时，周恩来说，他刚从欢迎前来参加五一节庆典的外国代表团的招待会上回来。周说，今年已有 50 多个国家的超过 1 000 位代表访问了中国，这些代表的构成包括：和平运动的拥护者、工会、妇女组织、文化和科学活动家、演员、贸易—工业界代表，其中既有来自兄弟国家，也有来自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右翼和左翼派别人士。

关于 Н. А. 布尔加宁和 Н. С. 赫鲁晓夫对英国的访问，我对周恩来谈了关于库尔恰托夫院士在英国的讲座情况及其对英国学者所留下的印象。周恩来对此通报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指出苏联学者——政府代表团成员在英国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整个会谈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马列同志以及我使馆二等秘书 О. Б. 罗满宁。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 尤金(签名)

文件共 6 份，送：Н. С. 赫鲁晓夫、В. М. 莫洛托夫、Н. Т. 费德林和 И. Ф. 库尔久科夫等同志各 1 份，中央委员会 1 份，档案室 1 份

执行人——罗满宁

1956 年 5 月 24 日

第 710 号

手写批注：
归档。该文件被用作中共八大的证明。

И. 谢尔巴科夫
1956 年 7 月 23 日

ЦХСД，ф. 5，оп. 28，д. 408，л. 25－28

№08102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国内外形势及斯大林问题

（1956 年 5 月 2 日）

摘自 П. 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 年 5 月 25 日

机　密
文本第 2 号
第 447 号

与毛泽东同志谈话纪要

1956 年 5 月 2 日

今天晚上，毛泽东主动乘车来到我处。这时科学院院士齐津也在我这里，于是他也参加了会谈。

毛泽东通报说，最近他打算休假，想利用这次机会到全国各地走走，了解一下地方上的情况并会见一些地方干部。他说，待在北京，有时不能正确地了解地方的具体情况，这样会导致脱离实际。

毛泽东向齐津详细询问了苏联专家组在中国的工作状况和苏联农业科学的成就。他满怀兴趣认真听取了齐津讲述苏联科学家在培育小麦新品种和植物杂交方面的经验，向他讲述了全苏农业展览会的工作。毛泽东表示，希望齐津院士和其他在中国的苏联科学家能更广泛地向中国科学家介绍苏联的科学思想成就。他衷心感谢苏联科学家在制定中国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方面所给予的帮助。

然后毛泽东提到了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同志的英国之行。他强调说，这次重要的访问进行得很顺利，进一步改善了苏英关系。这次访问，现在和未来将对国际生活产生有力的影响。他说，这次访问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进一步扩大了苏英贸易。

毛泽东指出，苏联对英国立场的改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欢迎并完全同意这一立场。他说，过去错误地把英国同美国一样看待，把英国也看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敌人。他说，实际上，我们过去和目前的主要敌人是美国。毛泽东说，早在1948年同米高扬会谈时，我就强调了必须改变对英政策的思想，指出把英国同美国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1] 在米高扬最近一次来中国时，我曾向他提起了这次谈话。

在确定我们的对英政策时，他继续说，我们应该考虑到这样一点，即战后美国把英国降到了小伙伴的地位，从欧洲和亚洲所有重要的阵地上把它挤了出去。毛泽东继续说，中国人是这一事实的见证人：比如，他们看到了当年英国人如何在中国经营，后来又怎样先后被日本和美国从这一阵地挤走。其他亚洲和欧洲国家发生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的这种政策不能不激起英国人的愤恨，使他们努力摆脱对美国人的依附。

毛泽东说，英国人不想要战争也不怕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出现对他们有利的结局，他们的国家也将沦为美国的半殖民地。所以，我们应该努力使英国脱离美国，支持英国努力独立于美国人，然后"借助英国接近美国，对美国也不是没有希望的"。

毛泽东继续说，在当年，斯大林同罗斯福紧密合作，同他亲近，但后来让丘吉尔钻了空子，挑拨他们互相敌视，达到英国靠近美国的目的。斯大林对英国形势估计不足，他说，导致了英苏关系的紧张，使英国继续靠近美国。

然后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情况。他指出，帝国主义集团现在清楚地看到，他们没能力占领和消灭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历史经验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希特勒和帝国主义日本的被消灭)。比方说，即使是敌人占领了苏联的欧洲部分，毛泽东说，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还有辽阔而富足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中国情况也是如此：即使沿海地区被占领了，还有大西北、四川和其他地区。即使出现这种不可能的情况，他说，我们还有广大后方可以继续开展斗争。现在的核武器也不能消灭苏联和中国辽阔的领土和众多的居民。他强调说，中国历史已多次证明，即使大部分居民被消灭也绝不意味着民族被消灭。毛泽东举了三国时期战乱的例子。当时中国人口从5 000万减少到1 000万。这种状况在安禄山(唐朝)造反时也出现过。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毛泽东指出，清醒地分析所有这些事实，意识到，同苏联和中国打仗不可能取胜。这就是为什么，他说，现在越来越激烈地争取两个主要斗争力量之间的中间国家。他列举了拉丁美洲、非洲的这些国家，亚洲他列举了日本、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等等。像法国和西德这样一些国家也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的地位。在这些"中间"国家的领土上，毛泽东说，美国正在建设自己的军事基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奴役这些国家，把他们变成半殖民地，变成自己的附庸。但是这

---

① 原文如此。毛泽东与米高扬的西柏坡会谈发生在1949年2月。——编注

些国家的人民不希望战争,他们明白,对于某些疆土小而人口稠密的国家来说(日本等国),战争意味着整个毁灭。所以,这些人民努力对抗美国的侵略战策、努力摆脱它的控制。争取这些"中间"国家,他指出,对于使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分析了印度的立场后,毛泽东说,印度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与英国和法国相比,它对美国奉行更加独立的政策。

在会谈时,毛泽东简要地分析了中国的国内政治问题。他指出,今年的春播工作较往年进行得都顺利。在春播准备期间,生产合作社做了大量工作,兴修水利,大搞积肥。这些工作是今年农业丰收的保证,今年农业可望比去年增产2—3成。增加2成是毫无疑问的。

然后谈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毛泽东通报说,中国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钢产量的绝对数字将接近日本,再过10年,将超过英国和法国。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钢产量的任务将超额完成;可以预料,年产量可达450万吨。这样,他(毛泽东)说,再过10年,帝国主义者就根本不敢冒险发动战争反对社会主义阵营了。

然后毛泽东又重新回到斯大林的错误问题上。在很大程度上他重复了以前他对这个问题发表的意见,毛泽东强调指出,直到革命胜利前,斯大林还不相信中共的力量,他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这是斯大林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毛泽东说,倘若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听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便会夭折。我对毛泽东说,斯大林对中国问题所犯错误,其原因之一是他(斯大林)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然后,我给毛泽东谈了我对尼赫鲁两本著作《开发印度》和《自传》的印象,我说,当时在苏联,对甘地主义和甘地的作用认识不正确,大概这也是对印度实际情况不了解的结果。

毛泽东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他说,继苏联之后,在中国对印度问题也出现了不少混乱。可以直言不讳地讲,他说,斯大林对印度、中国和英国作为大国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他对这些国家的形势认识不正确,导致了对这些国家的错误政策。

毛泽东指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于,由于他的过错,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隔阂越来越深,而他没有采取任何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措施。

毛泽东继续说,苏共中央勇敢而尖锐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于是在资本主义范围里出现了不少议论,在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里也有不少议论。他说,这个问题,在中国干部当中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许多人问,斯大林的错误到底有多大,在他的活动中,是过大还是功大。毛泽东说,如是这样回答他们,在他的活动中过占20%,那他们认为这太少了;如果给他们说40%,那他们又觉得太多了。所以,毛泽东微笑说,比较能够接受的比例数字应该是30%。毛泽东说,这个比例哪里也没写着,但很可能,斯大林的错误程度接近这个判断。

他接着说,在中国人们对待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态度不一。某些老干部对待这个问题所依据的是他在不同的革命时期犯了哪些错误。

接着毛泽东说,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抛弃斯大林所有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捍卫他所有积极和正确的东西。

毛泽东说,他本人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大多数重大问题上实施了正确

的路线。至于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说他"可以写一本书，但认为这没必要，对共同事业不利"。

毛泽东接着说，斯大林不信任我，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他微笑着说，至少是"半个铁托"。

在解决了同南斯拉夫的问题之后，毛泽东笑着说，"我也似乎被恢复了名誉"。毛泽东说，"从同米高扬最近一次谈话中得知为什么斯大林不信任我。他甚至差点儿把他最亲密的战友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也看成是外国的走卒"。

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这结束了对他(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问题了。"

在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说，在巴基斯坦总理这次来华时，他(毛泽东)准备向他暗示，希望巴基斯坦对帝国主义国家执行更独立的政策，并向他强调巴印友谊的重要性。

在会谈过程中，我对毛泽东谈了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在国内政治问题上所采取的一些最新措施。

会谈过后，毛泽东留在我这里吃晚饭。他心情很好，常开玩笑。在离开时他说，今天晚上过得很愉快，休息得很好，进行了有趣的谈话，在会谈中，他笑着说，"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在我这里停留了3小时。

师哲同志和大使馆二等秘书罗满宁担任会谈翻译。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 尤金

АВПРФ，ф. 0100，оп. 49，п. 410，д. 9，л. 124－130

№20373

杰尼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访苏

(1956年5月5日)

机　密

1956年5月5日

第821号

致苏共中央：

自今年4月28日起，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一行13人在苏

联受到热情款待。该代表团的领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胡愈之。

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依照中国的传统习惯曾受到了中共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接见。有鉴于此,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会认为,针对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访苏,最好能由苏联党或政府领导人之一来承担接见工作。

如果上述建议能够被采纳,那么接见该代表团的时间最好能安排在5月20—25日之间,因为此时正是中国代表团完成对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共和国的访问之后返回到莫斯科的时间。

该中国代表团的组成人员名单,及其在苏逗留期间的活动安排是(我们)与代表团负责人共同商定的,具体参见附录。

附件共计5页。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会主席

A. 杰尼索夫(签名)

第1709号

手写批注:

向赫鲁晓夫同志报告。M. A. 苏斯洛夫同志收。1956年5月9日。

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人员构成清单

胡愈之(代表团团长)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政协委员会常委,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负责人之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席。

千家驹(代表团副团长)　全国人民政协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部负责人之一,《经济研究》和《新建设》等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

戈宝权(代表团副团长和秘书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协管理局负责人和中国作协对外委员会委员,《外国文学》杂志编委。

代表团成员:

王思华——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经济研究》杂志编委。

张维桢(Чжан Вэй-чэн)——中国人民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第二分部副部长。

杰伊波扎·阿利耶夫(Тейпджан Алие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共委员会文化宣传部文教处副处长,中苏友好新疆协会管理局负责人之一。

夏莉雅(Ся Ли-я)——江西省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

朱云海(Цзун Юн-хэн)——甘肃省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

王烈珠(Ван Ле-цзу)——云南省中苏友好协会办公厅副厅长。

何毕然(Хэ Би-жань)——福建省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

聂希文(Не Си-вэнь)——青岛市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

欧阳惠——《中苏友好报》编辑部主编。

宋琦(Сун Ци(ж))——《中苏友好报》编辑部文化部副部长。

代表团随团翻译：

邱琴(Цю Цин)——中苏友好中央协会对外关系部秘书。

高曼(Гао Ман)——中苏友好中央协会对外关系部翻译。

王琦(Ван Ци)——《中苏友好报》编辑部翻译。

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在苏期间的行程安排

代表团人员组成：共计16人。

逗留期限：1—1.5个月。

在莫斯科的逗留时间——10天，具体行程安排如下：

1. 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会商谈中国代表团在苏联期间的行程安排相关事宜。
2. 出席由莫斯科市23个工厂联合举办的庆祝五一节职工晚会。
3. 出席并观看在红场举行的莫斯科卫戍部队五一阅兵式和莫斯科劳动者游行。
4. (代表团第一小组)参观莫斯科器械厂。
5. 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学院由胡愈之作《关于中国文字改革》的报告。
6. 在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由张维桢作《关于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报告。
7. 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学院由千家驹作《关于中国在工、商、手工业领域的社会主义变革》。
8. 在政治和科学知识传播协会由戈宝权作《中苏文化关系》的报告。
9. (代表团第二小组)参观第一钟表厂，在该厂工人俱乐部由王思华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
10. 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电视上发表演讲。
11. 代表团成员在针对中国和苏联的无线电广播上发表演讲。
12. 参观工作状态下的核电站。
13. 了解苏联科学院电子计算机站的工作情况。
14. (代表团第一小组)参观卡洛姆尼斯基蒸汽机车制造厂，并由王思华在工厂俱乐部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
15. (代表团第二小组)参观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所属生产联合企业。
16. 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为中国代表团)举办招待会。

在列宁格勒的逗留时间——7天，具体行程安排如下：

1. 了解城市住宅建设情况。
2. 参观斯莫尔尼宫。
3. 乘车前往拉兹利夫站。

4. 参观普尔科夫斯基天文台。

5. 参观列宁格勒地铁。

6. 胡愈之在列宁格勒电视上作演讲。

7. (代表团第一小组)参观斯维尔德洛夫机床制造厂以及工人日常生活设施和住宅;在工厂俱乐部由王思华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

8. 了解卡普拉诺夫文化宫的群众文化工作;由胡愈之为文化宫积极分子作《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报告。

9. 代表团成员作关于政治和科学知识传播协会的指导方针的报告,具体题目如下:

(1)《关于中国文字改革》

(2)《关于中国农业合作社》

(3)《关于中国的文化建设》

10. (代表团第二小组)参观列宁格勒乳制品厂的自动化生产线。

11. (代表团第一小组)参观瓦洛达尔斯基制衣厂。

12. (代表团第二小组)参观列宁格勒基洛夫面粉联合企业。

13. 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学院东方文字系负责人座谈。

14. 戈宝权在《涅瓦》杂志编辑部座谈《关于中国的苏联文学和艺术》。

15. (代表团成员)与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见面。

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逗留时间——7天,具体行程安排:

1. (代表团第一小组)参观阿拉木图重型机器制造厂。

2. 参观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

3. 千家驹在棉纺织厂作《关于中国工、商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

4. 参观哈萨克斯坦女子师范学院;戈宝权作《关于苏联文学和艺术在中国的作用》的报告。

5. (代表团第一小组)参观维利亚姆斯农业学院;张维桢作《关于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报告。

6. 参观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集体农庄和为该农庄服务的机器拖拉机站;(代表团第一小组)参观集体农庄社员大会堂;张维桢座谈《关于中国农业合作化》。

7. 与阿拉木图社会各界座谈;胡愈之作《关于中国的文化建设》的报告。

8. (代表团第二小组)参观在垦荒地区组建的国家农场之一。

9. 参观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

10. 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对外文化协会(为中国代表团)举办招待会。

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逗留时间——7天:

关于中国代表团抵达伏龙芝市的相关事宜已与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作了协商,中国代表团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活动计划将分发各有关部门。

在拉脱维亚共和国的逗留时间——7天:

关于中国代表团抵达里加市的相关事宜已与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作了协商，中国代表团在拉脱维亚共和国的活动计划将分发各有关部门。

在伊尔库茨克的逗留时间——4天：

关于中国代表团抵达伊尔库茨克市的相关事宜已与该州苏共州委作了协商，中国代表团在伊尔库茨克的活动计划将分发各有关部门。

备注：中国代表团可在各地参观博物馆、剧院、俱乐部、文化宫和音乐会。

ЦХСД，ф. 5，оп. 30，д. 164，л. 71－76

№24916

周扬致丹古洛夫函：向苏联推荐当代中国小说

（1956年5月7日）

致《国外文学》副总编辑C. A. 丹古洛夫

亲爱的丹古洛夫同志！

早在3月份就收到了您的来信。拖延这么久才对您的请求进行答复，感觉非常抱歉。

你们希望我们能够为《国外文学》杂志挑选一些当代中国小说，它们应该是近20—30年最为优秀的小说，总数为5万字。我们觉得，这使我们非常为难。首先，挑选5万字，很难概括30年内最为优秀的作品；第二，这一时期最为优秀的代表作，像鲁迅、茅盾、老舍、赵树理这些专家的作品大部分都已翻译成了俄文，因此认为在你们的杂志上发表并不合适。同时，没有这些作品，挑选出来的作品显然是不完整的。因此，在考虑了您的请求之后，我们挑选了最近2—3年发表的7部作品。这些作品真实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塑造了人民中先进人物的典型。大部分作品都是出自青年作家之笔。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生活的新面貌，也反映了中国文学的新面貌。该信附有推荐性的附信。我不知道，这样能否满足您的请求。

一切有待您的审议。

此致

敬礼！

周扬

1956年5月7日

推荐的中国专家作品名单：

林默涵、刘白羽的《远方来信》，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和谷岩的《枫》，李準的《不能走那条路》，吉学霈的《小白旗的风波》，华适(Хуа Ши)的《山村接生婆》，南丁的《检验工叶英》。

这7部作品是从最近两年我国的各报刊发表的数百篇作品中挑选出来的，是许多相对较好的作品中的一部分。

近来，我国文学的对象是农民的生活和斗争。最近两年出现的绝大部分作品也都是描述农村生活的。但是，作家们现在已经不仅仅描述农民们怎样从残酷的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且也在展示，他们怎样在党的领导之下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很多作家的作品展示了农民怎样从时代所形成的私有制下挣脱出来，他们怎样转而由个人生产走向集体生产。随着社会改造的深化和迅猛开展，农民的心理和意识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李準《不能走那条路》这篇小说揭露了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新的阶层，展示了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力量同自发的资本主义力量之间的斗争。吉学霈的《小白旗的风波》这部作品展示了中国农村男女之间新的相互关系。贫穷作为他们之间相互谩骂和斗殴的原因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他们由于什么发生的争吵，这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共同事业的问题。华适的作品《山村接生婆》描述了接生婆从事的令人鼓舞的、勇敢的工作，展示了新的生活之风是怎样吹过山林中的村庄，新事物是怎样战胜农民的旧偏见和旧习俗。

林默涵、刘白羽的《远方来信》和和谷岩的《枫》这两部作品描述了中国人民入朝志愿军的英勇贡献。这两部作品充满了斗争的激情，它们展示了高尚的情感和为祖国、为和平而战的战士们的性格。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就像一幅鲜明的油画一样，反映了作者家乡——山东老根据地人民反对国民党匪徒的斗争，勾画了鲜明的农民代表的形象，他们宁死也不愿被奴役。

相对来说，关于工业建设和工人生活的作品我们较少，但是近来我们已经有许多作家正在这方面进行工作。南丁的《检验工叶英》是相对较好的关于工业方面的选题的作品。该作品塑造了一个年轻工作人员的鲜明形象，他充满高度的责任感，勇于同生活中的落后现象作斗争。

当然，单单这些作品远远不能代表最近两年我们的短篇小说所取得的成就，但是，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发现，这一体裁的文学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我们的许多作家转向了生活本身向他们提出的题目，转向描写和对人的性格进行深入的塑造。公式化和抽象化阻碍着艺术创作的发展，这两种现象已经遭到了打击。特别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出现了许多新作家。这里挑选的7部作品中的绝大多数作者都是青年作家，他们在最近几年表现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

在最近两年，我们在文学战线上同敌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了循序渐进的斗争。在此方面取得的特别重大的成就是揭露了反革命集团胡风鼓吹的文学观点。该反革命集团企图以所谓的“真诚”和“艺术的良心”来偷换文学上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他们反对作家深入到人民生活当中，反对对马列主义进行研究。他们的作品对人民进行恶意歪曲，并歪曲事实，他们把革命解释为野蛮的表现，是人原初的起点。因此，非常明显的是，由于文学战线上的斗争，我们文学发展道路上的重大障碍被消除了。继续同表现出来的各种敌对的、同我们

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今后将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

应当指出，我们的文学战线上仍然存在一些重大的不足。首先，文学对生活的涵盖还不够广泛，生活中的许多领域仍然没有被我们的作家纳入视野。我们暂时还不能完全克服现实主义的趋势，我们将同其展开长期的斗争。许多作品把复杂多彩的生活以及人物的性格简单化，把英雄人物的活动仅仅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他们的使命就好像是来解释作家想要说的东西。尽管"不引起冲突"的理论已经在理论战线遭到了我们的批判，但是，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仍然能够发现美化生活的现象。这些作品的作者以鲜艳的色彩来塑造生活，把尖锐而复杂的生死斗争贬低为小小的争吵。在他们的作品中英雄的性格不是在斗争过程中揭示的；相反，作者只是人为地塑造一些小小的冲突，使英雄人物按照他预先设定的计划表演。广大读者越来越对这种枯燥无味的作品感到不满。

但是，一些作者在尽力克服形式主义的同时却陷入了自然主义。他们描述生活就像摄像一样，满足于单纯的列举事实，不对他们作品中描述的事实进行应有的挑选和艺术加工，使读者对其塑造的英雄持冷漠态度，把他们的思想塑造得非常低级和庸俗。他们的作品严重歪曲了事实，并且这种趋势已经遭受了批评。

尽管初看起来，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在文学中对真实的生活进行正确的描述，贬低了文学的思想性或者把思想性化为乌有。同形式主义、自然主义以及其他各类脱离社会现实主义的倾向作斗争是我国文学家面临的重大任务。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使作家以高度的热情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和斗争中，全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科学认识世界的武器，不断地提高自己认知生活的能力。中国的作家们现在正是在这一方向进行工作。

РГАЛИ，ф. 1573，оп. 1，д. 54，л. 40－44、47

№21463

维诺格拉多夫和谢尔巴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急召专家帕霍莫夫回国

(1956年5月10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根据1955年9月16日苏共中央相关决议，Н. Л. 帕霍莫夫同志被派往中国，并在北京《人民中国》杂志编辑部从事顾问工作。在《人民中国》杂志工作的苏联专家组组长西季赫缅

诺夫同志对帕霍莫夫同志的评价是：该同志工作积极，是个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但缺乏纪律性，并在处理与苏联专家和中国同志的相互关系问题时不讲究策略。

据西季赫缅诺夫同志通报，由于他们在当地所采取的措施无法对帕霍莫夫发生应有的作用，因此提出关于把帕霍莫夫召回莫斯科的问题并由另一同志来替代帕霍莫夫。上述建议得到了(苏联驻中国)使馆党委书记和苏联科学-文化问题专家组负责人的支持。

鉴此，我们认为，应借休假的机会于6月份召帕霍莫夫同志返回莫斯科，以便届时与因出差期满也返回苏联的西季赫缅诺夫同志一起共同查清对帕霍莫夫同志的指控。在查清相关事实后，再决定帕霍莫夫同志是否继续在中国工作的问题。

附录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的电报草案。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 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6年5月10日

附件：

北京

致苏联(驻中国)大使：

安德罗索夫、马尔采夫和西季赫缅诺夫等同志提出了关于急召在《人民中国》杂志工作的顾问帕霍莫夫返回苏联的问题，理由是该同志行为有失检点。我们认为有必要这样做，让帕霍莫夫在6月份与西季赫缅诺夫一起返回莫斯科休假，以便在这里查清和解决该同志是否继续在中国工作的问题。

手写批注：

归档。

B. 戈尔布诺夫

1956年5月19日

电报已发往北京。

……[1]

1956年5月12日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08, л. 23 – 24

---

①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21461

谢尔巴科夫提供的情况说明：召回在华专家济科夫-斯莫洛夫

（1956 年 5 月 12 日）

情况说明

济科夫-斯莫洛夫同志被苏联高教部派往中国（依据苏共中央所属出境管理委员会 1955 年 5 月 9 日决议）。高教部已了解马尔采夫和西季赫缅诺夫等同志就济科夫-斯莫洛夫事件所写信件的内容，并决定于今年 6 月召济科夫-斯莫洛夫返回莫斯科，以调查对他所提出的指控，并解决其是否继续在中国工作的问题。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6 年 5 月 12 日

手写批注：

归档。

И. 谢尔巴科夫

5 月 15 日

ЦХСД，ф. 5，оп. 28，д. 408，л. 17

№20374

苏联记者来电记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译文问题

（1956 年 5 月 17 日）

致 Д. Т. 谢皮洛夫同志：

兹发给您我国记者 A. 科任同志于 1956 年 5 月 17 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记录。

П. 萨秋科夫（签名）

1956 年 5 月 17 日

1956 年 5 月 17 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记录

中国《友好报》即将在 5 月 18 日刊登一篇新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该文标有如下注释:"编者按。1956 年 4 月 7 日我报曾刊登过一篇被译成俄语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原文是《人民日报》编辑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该问题所作讨论的基础上编写的。后经(我们)认真审查发现译文中存在一系列不足:除了一些原则性错误之外,译者在对原文的个别词、句的翻译上也存在曲解和不完整之处。鉴于该文对读者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本编辑部认为有必要将重新翻译和校对的文章译文再次在本报发表。"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人民日报》在发表了该文之后再未对文章作任何改动。

新译文已交给《真理报》(驻中国)记者站和塔斯社(驻中国)分社。

据我所知,中共中央为此专门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并参与了新译文的编译工作。

A. 科任

手写批注:

已通报。归档。

……①

1956 年 5 月 19 日

B. 戈尔布诺夫

1956 年 5 月 21 日

ЦХСД,ф. 5,оп. 30,д. 164,л. 77－78

№02860

茹科夫与黄镇谈话纪要:关于亚非国家大学生会议

(1956 年 5 月 24 日)

摘自 Д. 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第 205/с 号

---

①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1956 年 6 月 18 日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拜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

1956 年 5 月 24 日

在 12 时，按照预先的约定会见了休假后返回对我作礼节性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

寒暄之后，我想知道大使对于亚非国家大学生会议工作开始时间延搁原因的意见，我还问他，中国大学生代表团怎么还没有来到雅加达。

黄镇回答说，中国代表团将于 5 月 25 日到达。至于会议工作开始问题，大使说，准确的日期暂时还不清楚，会议延期开幕的原因在菲律宾代表团。会议筹备委员会中的菲律宾代表宣称，该会议的议事日程和最后公报是在共产党人和处于共产主义影响下的世界青年联盟的作用下拟订的，所以筹委会应该修改议事日程、公报文本，直至被邀代表团的成员，首先应给民族主义制度国家优先权。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在一定程度上受菲律宾人支配。

黄镇接着声明说，中国人把巨大的希望寄托在日本和埃及代表团身上，因为这两个代表团是由绝对多数的进步人士组成的。中国人依靠这些代表团的支持有可能对会议的工作进程产生一定的进步影响。

黄镇对我说，有两组美国人来到了雅加达，他们想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会议的工作。

我要求黄镇将会议开幕的日期预先通知我。我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是我们苏联的一些大学生组织想发贺电，我应该将会议开幕的事提前告诉他们。

黄镇允诺，一旦中国大使馆获悉会议的开幕日期，会将此事通知我。

然后我向黄镇谈了我们昨天会晤雅加达市长苏迪罗一事。在会见中，我们讨论了他将要访问莫斯科的问题。我说，我告诉苏迪罗，莫斯科苏维埃同意承担从北京而不是按市长要求的从雅加达起算的旅行费。听后，苏迪罗宣称，在 7 月份他不可能去苏联。市长接着说，看来，此行势必要推迟到 10 月初，在这里他又说出了他一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时可能去北京。但是，苏迪罗说必须预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雅加达大使磋商这个问题。在同黄镇谈论这个问题时，我曾推测说，苏迪罗在与黄镇会谈时，可能会提出为他支付从雅加达到北京的旅费。在从莫斯科返回雅加达时莫斯科苏维埃同意支付经过欧洲的全部路费，因为苏迪罗想在罗马和布拉格作几天中途逗留。

黄镇对提供的这些信息表示感谢，也谈了预先要求他承担苏迪罗及其一行从雅加达至北京旅途开支问题。他在这里开玩笑地说道，印度尼西亚人始终想寻找依靠别人负担却能给他们带来欢乐的某些通道。他提醒我说，今天苏迪罗启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 3 周的

正式访问。因此,到10月份,开支早已超过了为这些目的拟订的计划范围。

在谈话过程中还涉及了苏加诺总统访问美国的问题。

我询问黄镇有没有在苏加诺访问美国之际反映印度尼西亚社会舆论情绪的一些资料。他回答说,除了印尼报刊报道的外,他没有其他资料,他补充说,在地方报章上公布的材料不具体,主要是描述性的,反映了总统与美国官方代表的会见,但没有涉及总统同这些人士会谈和会见的内容。

黄镇想知道,苏加诺访问苏联怎么拖延了这么久。我回答说总统在苏联将逗留两个星期,外加在这段时间的中国的两整天充分休息。在苏联访问之后,苏加诺应南斯拉夫政府邀请还要访问贝尔格莱德,从那儿返回后,显而易见,他将在苏联的克里米亚或高加索沿岸休息两天,然后前往中国。

接着黄镇告诉我,前几天,他会见了埃及大使阿里·阿姆罗乌西。他具体谈了会见的内容,黄镇对我说,阿里·阿姆罗乌西非常积极地参与了中国与埃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工作,由于有这方面的功绩,现在他很可能被任命为驻中国的大使。因此,黄镇问我,有没有介绍阿里·阿姆罗乌西的资料,以便在决定是否同意他任大使这个问题时,他能使用这些资料。

我回答说,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但可以设法通过苏联外交部拿到这些材料。我补充说,在我看来,阿里·阿姆罗乌西当埃及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职位候选人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据我观察他是一位诚实的人,具有很进步的见解,这一点对将这样一个国家介绍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接着我说,我认为阿里·阿姆罗乌西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他自己妻子的影响。他妻子是一位很有头脑且意志坚强的女性。根据我手头的材料看,大使夫人出身于属于沙特阿拉伯家庭影响圈的贵族家庭,她是一位虔诚信仰宗教的人,不是由于她的地位而是由于真实的宗教信念使她成为这样的人。我补充说,我认为她对丈夫在解决重大问题上会有重要的影响。她具有很宽广的政治视野。

因此我再一次强调,我看阿里·阿姆罗乌西这位候选人是完全可以接纳的。

出席这次谈话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参赞钟庆发和苏联驻印尼大使馆见习工作人员 Ю.Ф.帕尔菲奥诺夫。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2,п.10,пор.4,л.122-125

№25200

尤金与张闻天会谈纪要：关于废除(1950年)中苏补充协定

(1956年5月29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4月6日
第505号

机　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的会谈纪要[①]

1956年5月29日

今天我应邀拜访了张闻天。

他转交给我一封信，内容是周恩来对于1956年5月10日苏联大使馆提出的请求废除1950年2月14日的中苏补充协议的相关回复。信的原件是被封在信封内的(只寄给了Н.费德林同志一人)。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关信息已通过电报发送。

……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9，п.410，д.9，л.160－163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09834

贾丕才致尤金电：苏联同意加快对华援助项目的设计和发货

(1956 年 6 月 6 日)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加快苏联援华项目的设计和设备提供，扩大援助范围以及建设几个新的项目，苏联部长会议于 1956 年 5 月 25 日通过决议，规定：

一、缩短为以下苏联援华建筑项目——工厂和电站——完成设计和提供设备的期限：

重型机床厂；

“峰峰”中央选煤厂；

“双鸭山”中央选煤厂；

“滦县”中央选煤厂；

“武汉”热电站；

“西安 1 号”热电站；

“包头 2 号”热电站；

“太原 2 号”热电站；

“株洲”热电站；

轴承厂；

拖拉机厂(洛阳市)；

重型机械制造厂；

锅炉生产厂(二期)；

汽轮机厂(二期)；

矿山机械设备厂；

炮镜厂；

高射炮和坦克炮制造厂；

雷管、点火装置生产装配厂；

硝化甘油火药、黄色炸药和黑色火药厂；

信管和引火装备厂；

炮管生产厂；

梯恩梯炸药和黑索金炸药厂；

单基无烟火药和发射药生产厂；

雷达生产厂；

复杂接收装置(收信机)生产厂；

无线电器件厂；

航空仪器厂；

飞机起落架生产厂；

探照灯和汽车灯制造厂；

水雷制造厂。

二、对以下企业扩大技术援助：

“抚顺”热电站——发电能力扩大2.5万千瓦；

“阜新”热电站——扩大5万千瓦；

“吉林”热电站——扩大5万千瓦(2×25 000千瓦)；

“富拉尔基”热电站——扩大5万千瓦(2×25 000)千瓦；

“本溪”热电站——扩大7.5万千瓦(3×25 000千瓦)；

“成都”热电站——由3.6万千瓦扩大到5万千瓦(2×25 000)千瓦；

“包头”1号热电站——由10万千瓦扩大到22.4万千瓦；

抚顺市2号蒸馏岩厂热电站功率为5万千瓦；

“滦县”煤矿(4号井)开采能力年产达到150万吨；

“平顶山”一号矿井年采煤能力达到120万吨(矿井带变电站和筛分室)；

“滦县”4号选煤厂生产能力达到每年200万吨。

三、帮助建设以下企业：

船用铅板蓄电池生产厂；

微型专用电机第一生产厂；

微型专用电机第二生产厂；

微型专用电机第三生产厂。

委托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同中国方面联系，以备忘录的形式为本决议规定的义务办理手续，其中应规定，同援助这些企业建设有关的设计工作、所提供设备和其他技术援助的费用支付应按照现行的苏中贸易协定办理。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副司长

M. 贾丕才

АВПРФ，ф. 0100，оп. 49，п. 415，д. 59，л. 16－17、30－32

№09842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苏共中央代表团访华的建议

（1956 年 6 月 7 日）

致苏共中央：

苏联驻华使馆在 1956 年度总结报告中提出建议，建议我派苏共中央和地方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代表团去中国了解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情况。

中共在过去年代积累了丰富的党政建设和群众工作经验(组织群众和对群众做政治工作)。根据本国的历史和民族特点，中共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和方针。中共党组织的许多方面值得认真研究，尤其是八大之后党在党的建设和思想工作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近几年，中国共产党向苏联派过几次代表团了解苏共组织工作的经验。苏共向中国派代表团多数只是在正式场合下才派，如出席中共八大。我们认为，苏共代表团去中国了解中共工作经验定会受到中国朋友们的欢迎。

所以我们认为，可以支持苏联使馆的建议，今年可向中国派以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为首的苏共代表团，代表团成员可包括中央机关和地方党的机关的负责人员。根据相互原则，也可邀中共这样的党的工作者代表团来苏联。

我们认为，苏共中央就这个问题致信中共中央是适宜的。

附苏共中央决定草案。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Ю. 安德罗波夫

附件：

苏共中央关于致中共中央的信给苏联对华大使的指示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拜会刘少奇同志或邓小平同志并递交以下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领导干部和党的积极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丰富经验，尤其是对贵党建设实践和领导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们认为，到现场了解贵党在这方面的措施和实践对我们的干部是非常有益的。

所以，我们打算今年互相交换中央机关和地方党的机关负责人员代表团，以便相互了解对方党的工作的经验。

如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我们的建议可行，那我们可在你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去苏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编成15—20人，同时接待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来苏联了解苏共中央和地方党的机关的工作实践。

致兄弟的敬礼。

苏共中央”

ЦХСД，ф. 5，оп. 49，д. 41，р. 8862，л. 16－17

№2184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联络方式

（1956年6月21日）

机　密

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建议：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会议上共产党和工人党相互之间联系的形式

1956年6月21日

关于中止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活动事先规定的前提条件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人需要就他们之间可能进行联系的形式交换意见。

苏共中央认为，这种联系的形式可以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定期召开会议，就他们工作中的共同问题交换意见，对具体的代表共同利益的党的问题和经济建设问题进行集体讨论。[①]

---

① 关于解散情报局后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问题，苏共最初的想法是分别建立欧洲、亚洲和北美几个联络局。1956年3月米高扬访华时提出了这个建议，毛泽东表示不同意建立机构，并提出有事可以开会解决。——编注

如果某个党为了交换意见、为了交流现有的经验,希望就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集体的讨论,并就这些问题同相关国家的共产党协调行动,都可以提议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各党代表会议。

会议召开的地点可以通过相互协商来确定。会议不需要一定都通过决议,但是可以提出得到与会所有代表都同意的建议。

苏共中央认为,可以每两周或者最初每一个月出版一期杂志,来解释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解释共产党和社会党合作的道路和经验,推广和发展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和阐释国际工人运动问题以及各民族为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问题。苏共中央认为可以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

这一期刊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机构,不必接受他们的指示,但是每位编辑都可以从自己所在的国家得到指示在杂志上签名,这指的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都可以在编辑部中有自己的代表。

如果大会在原则上能够赞同这一决议,那么可以委托各党代表(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等)小组制定具体的建议(出版的地点、杂志的名称、预算等),并同各党领导人进行协商。

РГАНИ,ф. 3,оп. 12,д. 68,л. 52 - 53

№21466

谢列平致苏共中央报告:全苏共青团代表团访问中国情况

(1956 年 6 月 27 日)

1956 年 6 月 27 日
第 01/970 号

致苏共中央:

呈送有关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

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
A. 谢列平(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具体有关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进一步与中国青年组织联系的各项建议,团

中央将另外提出。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7月24日

关于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

应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邀请，由М. А. 艾哈迈多娃、С. Б. 巴格达萨良、М. Е. 鲍罗金、Д. А. 叶西片科、В. А. 扎伊采夫、Л. П. 兹洛曼诺夫、Б. Х. 卡比耶娃、И. Т. 库伊津、Н. П. 洛莫夫、М. И. 马尔芬、А. А. 拉波辛(代表团领队)、М. В. 鲁道夫、Н. И. 斯米尔诺娃、Г. М. 索先科娃、Б. М. 斯皮里多诺夫组成的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于1956年5月18日至6月20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代表团与来自农村和学生中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交换了各自的工作经验。

代表团的两个小组去了10个省(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河北、江西、浙江、山东、广东、黑龙江)和15个城市(北京、沈阳、西安、成都、重庆、武汉、上海、杭州、济南、南京、无锡、苏州、广州、天津、哈尔滨)。代表团参观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国营农场、拖拉机站、高等学院、学校、一些工业企业，与中国青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积极分子和工作人员会面。

最近中国的农业正发生巨大的变革。到1956年5月，超过90%的农户都加入了合作社，同时其中的61%进入了高级合作社。合作社的低级社向高级合作社转入预计到1957年结束。

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实现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的12年的发展农业大纲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助手。按照这个大纲到1967年粮食生产应当增产达5亿吨，也就是一年300亿普特，生猪的头数增长到6亿头，绵羊2.06亿头，牛1.475亿头，山羊1.23亿头，马1 650万匹。

最近几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农村的组织增长和稳固起来了。根据资料，4月份农村地方上共计有120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联合了45.6万个基层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倡导下进行了许多具体的工作：与干旱作斗争、建造灌溉设施、打井、积肥、开垦荒地、植树造林、防虫害和抗洪等。在合作社中大约有16万青年生产队，聚集了约500万人。为了进行刻不容缓的临时工程成立了青年突击队；在全国有1亿以上这样的队伍，有超过1 000万人参加。有不少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女团员被推上了合作社领导岗位：担任主席、副主席、队长、理事会和监察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向青年提出了7年消除文盲的任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基层组织各团委为完成这项任务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成立成百上千支扫盲队，除了专业教师外，这项工作吸引了广大的识字青年参加。

青年要求识字的愿望是强烈的：仅今年就有将近4 000万男女青年在扫盲学校里学习。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积极分子对代表团表示,农村青年中的共青团工作有相当的困难。在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工作人员多次会谈中和与积极分子的不同会见时,许多向代表团提出的问题都证实了这一点。合作社中的政治和劳动的热情是高涨的。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明显无法令人满意。团委经常不知道该如何组织青年竞赛,提出了许多标语口号和号召,可没有相应的组织工作配套。共青团的基层组织成立了青年队,却常常因而忘记了没有参加青年队的青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农村的先进经验推广工作同样无法令人满意。共青团的干部经常是连自己都不知道先进方法和接受农业技术的具体内容和优越性。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县团委、省团委乃至团中央在总结和推广好的共青团组织经验方面很薄弱。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积极分子向代表团提出了各种涉及共青团如何组织青年竞赛的问题。中国同志饶有兴趣地听取了有关共青团组织如何推广生产革新者的经验,如何帮助青年掌握农业技术知识的讲述。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有许多表现出特别愿意干好工作的积极分子。与此同时,积极分子非常缺乏经验,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县团委和省团委很少在学习和工作上帮助这些积极分子。对于许多团员来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特点就是开会多的工作方式,这样的方式威胁着脱离积极分子和青年。因此就能理解,为什么许多积极分子对批评某些共青团组织官僚主义和迷恋开会反映很活跃,这些就是在代表团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积极分子会谈时讲述的内容。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农村的基础至今还是乡一级的组织。但是生活迫切地提出了在合作社建立基层组织的任务。刘少奇同志在与代表团会谈时表示,这个问题应予以足够的关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能够建立这样的基层组织。

中国共产党为发展高等教育做了许多工作。国内有 198 所高等院校,有 29.2 万学生在读。在 1950 年到 1955 年期间高等院校培养的专家要超过最近 36 年的总数。

人民政权给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家庭的孩子在高等院校学习提供了十分广泛的机会。如果说 1952 年工农子弟的学生占 20%的话,到现在他们的总数已占 29%。少数民族学生数量增加了 6 倍。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积极参与了高等院校的发展。在高等学院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层组织,为自己的队伍吸收了 65%的学生。青年学生身上令人看到高度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强烈渴望对知识的掌握。超过 50%的学生学习成绩都是"优秀"和"良好"。许多学生参加了科学小组的工作。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各个组织帮助教育学生青年投入到社会公益劳动中去。学生们参加农业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参加丰收的收割和工程建设,学院和城市的绿化和居民的扫盲。共青团组织学生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现象作斗争,为巩固社会主义道德而斗争。

不得不注意到在学生中大范围地组织体育活动。高等院校有装备得很好的运动场地、体育场馆和运动设施。高校 80%的学生通过了"准备参加劳动和国防"综合标准。

与此同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各个组织在高校的工作有许多困难和不足之处,而各省市的

这些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的领导能力，正如共青团自己的团委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很弱。

参观学院时向代表团提出的许多问题都说到，在学生的学习中如何避免拘泥迂腐和读死书，特别是在研究社会经济学时；共青团该如何教育学生热爱自己的专业。已经弄清楚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各个组织很少深刻地研究教学过程，没有利用多种工作方式让学生热爱自己的专业。在学生们的小组、班级、系和学院中很少组织对科学问题的讨论和会议。学生时间计划的过于集中和过分限制妨碍了学生学习的顺利和独立性的发展。高等院校的管理部门制定了这样的制度，规定学生何时该起床、梳洗、早餐、上课、运动和睡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非但不反对那些多余的清规戒律，反而以各种要学生参加的大小会议来加强它们。在与刘少奇同志的会谈中也触及了这个问题，他指责这样的制度，说应该给学生更多的独立性。

省和市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委工作人员说，虽然自己团委(100—110 人)人员机构很庞大，高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10—12 人)的脱产人员也很多，可是高校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的领导还是很弱。共青团的积极分子说，省市团委和他们负责高校学生的部门很少给高校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提出具体的任务，对学生的意识形态工作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也不在学生中举行有意义的城市活动，不研究也不推广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高校、系和小组中的组织工作经验。

代表团在自己的讲述和回答问题中谈到了高等学院共青团组织的工作情况，谈到了在改善教学教育过程中和培养懂得自己的事业和思想觉悟高的专业人才方面以及在协调高校与生活、与实践和与生产的联系方面，共青团对党组织和学院管理部门的帮助。

代表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逗留期间，分组去了 24 所高等学院、18 家合作社、3 个国营农场和 2 家拖拉机站。代表团成员在参观合作社、高校、省和市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时，与积极分子和共青团团委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谈话并交换了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之间的工作经验；进行了 100 多次会谈，有超过 5 000 人参加。与积极分子会谈时还有党委书记、高等院校校长和合作社主席参加。代表团为积极分子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作了 14 次报告，听众不少于 15 000 人。代表团与学生、工人和农村青年进行了 40 多次见面会，参加人数超过 25 000 人。见面会以会议、集会和晚间休息的方式进行。中国青年对苏联青年的生活和学习显示出极大的兴趣；见面会鲜明地展现出中国青年对苏联青年和人民的热爱。

结束工作后，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应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的请求在书记处谈了自己与共青团积极分子和青年见面后的印象以及向委员会就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的个别问题提出了建议。中国同志为代表团的工作提供了所有必要的条件。地方党组织对代表团也表现出极其的重视。

代表团在中国逗留的最后期间，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代表团。在中共中央刘少奇同志与代表团又继续进行了谈话(会谈纪要随附)。

从我们自身方面来说，我们认为建立为交流工作经验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双方的代表团互访的实践被证明是值得肯定的。我们同样认为应当同意新民

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胡耀邦同志在与代表团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即共青团代表团每年不少于去中国两次，在某一个青年小组中交流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各自的工作经验。关于这点，胡耀邦同志在向中共中央作相应的咨询后打算提出具体建议。

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领队

A. 拉波辛

附件：

刘少奇同志与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会谈纪要

刘少奇说，最近一段时期，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建造了许多项目，还有许多项目正在建造。我们每一个项目中都有苏联人民的劳动。由于苏联的帮助和苏联的存在，中国的革命胜利了。没有苏联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今天我们派出了政府代表团去苏联，就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建设项目中给予我们帮助进行谈判。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建造了 205 个项目，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我们需要更多的援助。我们打算到 1957 年钢产量增加达 700 万吨，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将达到 1 500 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达到 3 000 万吨。像这些我们能够应付得了的建设工程，就不再请求帮助了。

我们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正迅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基本上都已合作社化了。我们已经没有地主阶级了，而资本家们留下的只剩尾巴。

但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光靠农业合作社化和商业改造是不够的。需要国家工业化，而工业化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所以国家乃至我们整个民族的中心任务是国家工业化。人民需要这样，所以人民的热情是强大的。所有农民都支持工业化。

中国人民感谢苏联的援助。有了中国、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团结，我们改善了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最好现在还能将印度、缅甸和仍遭受美国压迫的国家也团结到共同的斗争事业中来。

毛泽东同志对米高扬同志说，也有可能几年后所有国家都被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其中包括英国并孤立美国，建立一种对我们有益的局面。问题在于我们需要实行正确的深思熟虑的政策对待世界各国人民。苏联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我们支持它。

世界上的社会运动：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妇女联合会、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各种世界青年组织等的活动，其使命有助于让所有其他国家转向我们这一边，从而孤立美国。

昨天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谈到国际青年运动时说，要利用多种工作方式，所有组织要平等。这是正确的，必须要采用多种方式，也应该是平等的。不能让一个国家的意见强加于其

他国家。我的看法是在社会运动方面可以做许多事情；可以争取将工人阶级、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和平运动和工会运动联合起来。

不久前印度尼西亚召开了亚非国家学生会议。尽管与会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其中还包括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但会议进行得非常好。一名受命于美国的菲律宾代表企图妨碍会议的工作，可他自己把自己揭穿了，受到了孤立。毫无疑问，菲律宾学生自己就将反对这名代表。会议特点在于，它不是由国际学生联合会或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提议召开的，而是根据四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埃及、日本和印度，主要是印度的提议举行的。从这次会议中能够吸取经验：要争取既团结右派，也联合左派，要联合大众，要让中间派提出倡议，那时左派和右派就都走向它了。

事业上应当实现领导，而不是形式上的。如果我们左派到处提出倡议，那我们就无法使右派加入到运动中来。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妇女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和国际学生联合会进一步的工作情况就是这样的。要让中间派组织提出自己的倡议。

政府的运动也是如此。尼赫鲁、吴努、纳赛尔和苏加诺发出号召并能够召开亚非会议。所以我们应该争取让中间派提出倡议，比方说，召开国际会议。让他们走在队伍的第一排，出面号召，提出倡议，而我们和苏联将走在第二排。

我们的领导不在于表面的号召，而在于实质。最好将领导权给中间派分子。让他们来号召，而我们就能够展开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联合大多数工人、青年和妇女。如果中国和苏联走在前面的话，其他人就离开了。这将导致分裂。

要争取中间派组织提出倡议是困难的。要想办法，如何找到这些中间派组织并支持他们。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世界工会联合会、妇女联合会最好站在后面。

在这方面南斯拉夫的妇女和工会组织的情况比我们更好，他们既和右派，又和我们联系。应当考虑这样的问题，让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妇女联合会帮助南斯拉夫提倡议，尽管就一个南斯拉夫还太少。应该要它和其他的一起提倡议。重要的是争取左、中、右三方相互见面并交换意见。如果能成功，就是我们的胜利之一。

所有的国际社会运动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地球上群众运动分裂的罪魁祸首主要是右派。他们要为此负责任，可他们的目的就是分裂。所以仅说他们要为分裂负责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实行这样的政策，让右派组织无法反对。不久前我们研究了国际社会运动的某些问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请你们通过自己工会、青年和妇女组织研究一下上述问题。中共中央已经研究过这些问题了，请苏共中央也研究一下。

总之一句话，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妇女联合会和其他组织应该后退一步，少一点积极，多一点消极，这样事情就会逐步改善。这后退的一步并不意味着就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因为共产党人永远是积极的。不，这仅仅是工作方式的改变。在事业上我们将更积极。这意味着放弃领导，将领导权交给别人吗？不是。领导权不存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重要的是让全世界人民，不分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都能跟我们走。

请你们商量一下并就此说出自己的看法。

会谈中拉波辛同志告诉刘少奇同志,中间力量的倡议在世界工会联合会和国际学生联合会工作中十分重要。比如,法国和意大利的学生们提出倡议,要召开全国学生组织领导会议来讨论国际学生运动的联合问题。

刘少奇同志对此回答说,法国和意大利的学生为了学生运动的联合提出的倡议非常好,应该支持它。国际学生联合会最好不要参与,右派也一样。就让国家组织参加。就像在亚非国家学生会议上一样。国际学生联合会不参加,而中国作为国家组织参加。中国的参加可以表达国际学生联合会的意见。法国和意大利表现出主动的精神,国际学生联合会不参加,可中国和苏联的学生组织将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和世界保卫和平运动也应该这样做。我认为,这样的方法是反对右派分裂主义者最为积极有效的方法。

应当将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这意味着退后一步,列宁在当时写了一本书《进一步,退二步》。现在可以写本书《退一步,进二步》。中国有句俗话:"为了往前走,就要先后退一步。"列宁同样也说过新经济政策,该政策也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而先后退一步。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举了日本同旧沙俄军队的战争。当时日本人没能正面拿下旅顺口,他们后退了一步,采取迂回方式赢得了胜利。现在群众运动也应该以迂回方式前进。这是个非常复杂和重要的问题。要好好想一想,让所有人都一致同意,首先是我们左派要争取看法一致。

而后应刘少奇同志的请求,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讲述了自己在中国逗留期间的印象,和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苏联共青团交流活动经验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同工作的印象。会谈过程中代表团向委员会提出了一些问题。

问题的其中之一是有关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农业合作社建立基层组织。现在农村有1 200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他们以乡为组织单位,合作社中没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刘少奇同志说,这个问题值得关注和研究。他说,每个合作社中的共产党党员不多,但有许多团员,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具有在合作社里成立基层组织的条件。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书记在许多委员会兼任党委的副书记。刘少奇同志表示,显然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生怕得不到党组织应有的帮助。想必给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更多的独立性是正确的,让党的工作人员干自己的工作。他说,应该推荐更多的青年担任领导工作,但一开始想必是要稍微变动一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的结构。现在团中央那里并不全是年轻的同志。

因谈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高等院校的工作,刘少奇同志承认,高等院校里的学生负担太重,那里会议太多,在这方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要稍微消极一点。这想必也是党组织的不幸,而青年团应该以他们为榜样。应该少给学生的生活制订清规戒律。

结束时刘少奇同志指出了苏联共青团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的正面意义并感谢代表团的工作。

1956 年 7 月 19 日于北京

ЦХСД,ф. 5,оп. 28,д. 408,л. 34 - 42

№2235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南斯拉夫谈判的情况通报

(1956年6月29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6月29日会议第26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Н.А.布尔加宁、К.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Г.М.马林科夫、А.И.米高扬、В.М.莫洛托夫、М.Г.别尔乌辛、М.З.萨布罗夫、Л.И.勃列日涅夫、Н.И.别利亚耶夫、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第53项　关于与南斯拉夫谈判的情况通报。①

(赫鲁晓夫同志：)起草情况通报，并寄发给中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其他党组织。

布尔加宁同志的声明为时尚早。

还称铁托同志为列宁主义者，这是不谨慎的——应该说到这一点。②

委托波诺马廖夫同志、伊利切夫③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起草情况通报。

关于波兰发生的事件。④

波斯佩洛夫：在报刊上发表通报。⑤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4，л.61－63

---

① 1956年6月1－23日铁托访苏，苏南高级谈判最终结果是在6月20日签署了苏联政府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共同声明以及关于苏联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党关系的宣言。6月24日，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协商会议上，Н.С.赫鲁晓夫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领导人通报了关于与南斯拉夫党和政府代表团的谈判情况。6月29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作出了关于把这些情况通报给中国、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以及苏联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1956年7月13日，向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寄出了苏共中央的秘密信函，其中强调了应该注意与南斯拉夫代表团之间的分歧，南斯拉夫方面拒绝声明与苏联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思想统一以及南斯拉夫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原注

② 6月5日，在大克里姆林宫招待铁托的宴会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Н.А.布尔加宁提议"为朋友，为列宁主义者，为我们战斗的同志"干杯。在苏共中央致中国、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的信函中，称这个声明为时尚早。——原注

③ Л.Ф.伊利切夫，时任苏联外交部刊物部主任，1958－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1965－1989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编注

④ 指的是1956年6月28日发生在波兹南的事件。——原注

⑤ 6月29日，塔斯社驻华沙记者向莫斯科传送了波兰官方关于波兹南事件通报的文本。这个通报于6月30日被以标题为《帝国主义间谍机关在波兹南的敌意性挑衅》发表在《真理报》上。当天，苏共中央还作出了关于克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著名决议；决议中还包括对波兹南事件的评价，认为它是西方特务机关的阴谋活动。——原注

№10379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向中共移交档案文件和资料的问题

（1956 年 7 月 6 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 1956 年 7 月 6 日会议第 16/6 号记录

第 6 项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档案文件和资料问题。

（波诺马廖夫同志、福尔采娃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别利亚耶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

一、将保存在共产国际档案馆里的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资料，移交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支配。

二、将第一条中所说的文件和资料的移交工作，委托给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苏共中央总务部和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来完成，他们应该将这些文件和资料中最重要的内容复印下来，并保留在共产国际档案馆里。委托苏共中央办公厅负责将这些中国档案运往北京。

三、批准给驻中国的苏联大使的电报文本(参见附件)。

附件：

书记处会议第 16 号记录第 6 项

北京

致苏联大使：

第 663 项 请拜会刘少奇同志，并向他转达如下电报内容：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在共产国际档案馆里，保存着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档案文件和资料，其中包括其领导机关和一些党务活动家的文件资料。近几年来，对这些文件和资料进行了挑选。如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话，我们准备随时将这些文件和资料移交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支配。如果你们能够派出自己的代表来熟悉这些材料的话，那么，我们准备接待他们，并给他们以必要的协助。

苏共中央”

请电告此函的执行情况及中国朋友的答复。

ЦХСД，ф. 4，оп. 15，д. 522，л. 3、23

№06202

赫鲁晓夫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批判个人迷信及其影响

（1956年7月10日）

苏共中央参加谈话的有赫鲁晓夫、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同志，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参加谈话的有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詹卡洛·帕耶塔、意共中央委员切列斯捷·涅加尔维列、意共中央候补委员贾科莫·佩列格里尼。

谈话于10时30分开始，于17时结束。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意共代表团团员们收到南尼[1]寄给苏斯洛夫同志的信，信中对《世界工人》杂志刊登《赫鲁晓夫的报告和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一文作了解释，并保证对苏共持友好态度和忠实于与意大利共产党团结一致的政策（向代表团成员宣读这封信）。

帕耶塔同志：您的看法怎样？

赫鲁晓夫同志：信写得不错。我们决定以苏斯洛夫同志的名义正面答复他。但那篇文章不好。不过，考虑到意大利国内业已形成的条件，这篇文章是可以理解的。在复信中我们将谈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起初我们认为，南尼打算把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揭露用作疏远共产党人的借口，并认为在我们的报刊上就他的文章表态是适当的。然而在收到信后我们决定克制。

帕耶塔同志：我们可以把这些话告诉南尼吗？

赫鲁晓夫同志：可以对他说，我们对南尼的信，对他努力保持与我们友好关系及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就自己的行为与我们保持接触感到满意。

然后帕耶塔同志通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意共的情况。意大利共产党广泛说明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决议，强调他们在意大利条件下的意义。他们在意大利舆论中得到广泛响应并使共党的敌人们陷入混乱。代表大会有关在苏联加强民主的决议给人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些决议与意共过去和现在的政策是吻合的。共产党人在筹备即将举行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过程中正在广泛利用二十大的材料。

个人迷信问题给党带来了严重困难。在苏联对理解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进行了准备，而在意大利则没有。共产党（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社会党）经历了一个混乱时期，因为斯大林的名字对意大利共产党人有很重要的意义。意共中央认为，苏共进行揭露个人迷信的工作并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做这件有益的事情，这是正确的。不过应当看到苏共和意共所

---

① P.S.南尼（1891—1980），意大利社会党领袖。1947年11月，意大利社会党与意大利共产党联合建立了“人民阵线”，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两党分裂。——编注

处条件的差别。苏联居民看到,改正个人迷信产生的缺点带来良好的结果。例如,为被非法审判的人平反,取消对上班迟到和旷工的惩罚等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在意大利人们不知道个人迷信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造成的缺点,因此这些缺点的宣布最初产生了消极的效果,后来人们对苏共采取的有效措施有了正确的理解,才在意大利产生了富有成效的结果。意共领导在自己的活动中考虑到突然揭露个人迷信引起的“休克”。何况,英国、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反动报刊对苏联发表意见时受到他们国家与苏联良好的外交关系的约束,而在意大利由于没有这个顾忌,反动报刊对左翼政党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攻击,选举运动更使这种攻击尖锐化。资产阶级报刊的主要力量用于使社会党与共产党分离。

南尼在这一时期惊慌失措了,发表了一些主张自治的声明,企图把反动宣传的主要压力转嫁到共产党身上,怕他的党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从局势和意大利社会内形成的情绪来看,我们赞同苏共对它采取的立场。

意大利共产党人完全赞同苏共的政策,因为它给所有的共产党带来益处,促使他们扩大了与群众的联系。

意共领导开始进行个人迷信问题的辩论时,力图使其超出本党的范围并以进攻的态度在全国范围内来进行这个辩论。在党内,反对错误观点的斗争不通过纪律措施进行,而是通过说服的方式。意共领导还本着在这个问题上的灵活性不应当损害原则的出发点。

因此,在反对成为个人迷信后果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时,意共领导使党避免了宗派主义的反面表现,其形式是把辩论限制在党内。

在美国国会公布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之前我们对二十大决议的解释就是按这个方向进行的。在这之前只公布了部分消息。陶里亚蒂①曾认为报告将是保密的。从这点出发,我们采取了逐步地解释由于批判对斯大林的迷信而发生的变化的方针。报告的全部内容只有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知道。对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只通报了报告的政治方面。意共中央懂得,主要任务是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不过应该向工人和劳动群众正确地解释所发生事情的意义并回答由此产生的所有问题。苏共中央也以自己的决议对此作出了回答。但是意大利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表明,他们对苏共中央所作解释的同意具有批判性。否则共产党人会难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你们赞成来自苏联的一切,现在,当事情正相反时,你们还是赞成一切?”

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从正面对待对个人迷信的批判,但出现一些不坚定分子、一些不正确的和敌视苏共的看法。

赫鲁晓夫同志:可能你们现在将失去统一,然而以后你们将得到多十倍的东西。

帕耶塔同志:没有任何人离开我们的队伍,我们相信我们党将赢得新的拥护者。

有关成为破坏苏联法制的后果的严峻事实的具体资料公布后引起了严重的混乱。无论工人还是知识分子都实实在在感受到这一点。在这种条件下党不能采取漠不关心的立场,

---

① P.陶里亚蒂(1893—1964),时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编注

它应当承认事实确实是严峻的并使人们坚信，一切都将纠正过来并且不再重犯。使党的中间环节相信这一点尤为重要。按照这个方针拟定了陶里亚蒂对《新议论》杂志记者发表的谈话和在中央全会上作的报告。

苏联同志赋予"蜕化"这个词以我们未曾赋予的绝对意义，尤其是陶里亚蒂的第二个意见是从苏共中央决议中引用的，它证明了我们对这词的理解。这个意见反驳的不是陶里亚蒂说的意思，而是你们对"蜕化"一词的理解。

意共领导完全理解斯大林所负责任的程度，同时要避免"反向的迷信"，即把所有的缺点说成一个人的错误，并更快地使共产党人乃至全体劳动者信服。苏共中央决议对此有很大帮助。

陶里亚蒂关于该决议的声明，其目的是表示意大利共产党在所有主要问题上无保留地支持苏联的政策，同时表明意共领导人(在次要问题上)也有自己的看法，以此打击那些叫嚷"赫鲁晓夫揪住了陶里亚蒂的耳朵"的资产阶级报刊。

作为一个有200万党员，有600万选民投它的票的大党，意大利共产党有能力给我们共同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因此我们请求你们理解，拿这个党的威望冒险是不适宜的。

接着帕耶塔同志转向意共代表团感兴趣的其他问题。他说，意共领导希望能预先得知苏共所采取的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意大利共产党的措施，并对苏共详细通报其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会谈表示感谢，因为这对意大利共产党与南共联盟关系正常化很有帮助。

赫鲁晓夫在告诫大家注意情报的特别机密性后向代表团通报了铁托与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的谈话。

帕耶塔同志：现在从美国方面传出一些谣言，说苏联政府打算承认朝鲜战争似乎由斯大林倡议发动的。如果这些传言被证实，无论共产党，还是和平拥护者的运动都会受到打击。

赫鲁晓夫同志：这不是真情。我们随时准备声明，美国人撒谎。

帕耶塔同志：你们非常坦率地宣布了许多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这一切都会令人信服地证明你们彻底改正个人迷信产生的缺点的决心，然而我们觉得，再公布这方面事实好像是多余的。

赫鲁晓夫同志：请你们不要生气，因为我要说的事与你们无关。然而有趣的是，丘吉尔在我们访问英国期间也向我们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说："应当给人民时间去领会你们公布的东西，否则这件事将向与你们对立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这是真诚的建议。丘吉尔这个老狐狸担心，如果我们由于自己愚蠢的行动而被解除对国家的领导权，那么将取得政权的政府会恢复斯大林那种毫不妥协的方法。我对丘吉尔说："我们将考虑这一点。"

帕耶塔同志说："苏共中央的决议大大加深了对产生个人迷信的原因的分析并令人信服地表明这种现象不会重演。"同时，他也关心苏共将来政策的基本方向，这会使意大利共产党与苏共协同一致地行动。他还通报说，意共代表团在《党的生活》杂志编辑部和在苏联最高法院关于苏维埃国家民主性的交谈对代表团特别有益。他对苏联同志明智而真诚的答复表

示感谢并认为这些交谈是苏联与意大利两国共产党关系改善的证明。帕耶塔同志说,甚至在苏联生活自由的"细小"证据也对增加对苏联的好感具有很大意义。例如,资产阶级报刊公布的关于两个资本家乘自己的飞机来到莫斯科,赫鲁晓夫与铁托在莫斯科街道上散步等消息都抵得上共产党整整一年的宣传。苏联的对外政策——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对印度的访问,对斯堪的纳维亚和法国社会领导人的访苏邀请,对伊朗国王的邀请——都大大有助于共产党说服意大利人民相信与苏联建立良好关系的必要性,并粉碎敌人关于只有共产党人希望扩大与苏联关系的谗言。甚至阿登纳来莫斯科也被我们用来广泛地宣传,以改善意大利与苏联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在谈到苏共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关系时,帕耶塔同志表示希望在两党之间建立更有效的联系。苏联的存在是工人运动的基础,不过没有必要恢复共产国际时期的纪律,这大概会成为两党之间的障碍。现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已发展到如此程度,即使个别共产党之间,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关系出现大的分裂,也无损于共产主义运动。苏共最近对许多国家社会民主党人实行的政策看来能证明意共领导这意见是正确的。即使不能建立起共产党的区域性联合体(法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在各共产党之间,首先是他们与苏共之间建立积极的联系仍然是有益的。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与苏共之间的联系不应带有"旅游"性质,因为意大利共产党与苏共之间坦率的创造性的谈话显然是十分有益的。

帕耶塔同志请求通报苏共中央对一些人民民主国家事态发展的看法,因为这些国家的报刊,如匈牙利和波兰报刊对他们的党和政府的各种措施常常做出相互矛盾的解释。意大利共产党领导认为,坚持并用浅显易懂的话阐述人民民主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方面,解释这些国家存在缺点的原因而不是粉饰现实,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接着帕耶塔同志通报了陶里亚蒂访问南斯拉夫的成果。意共与南共联盟关系的正常化可能产生积极的成果。不过南斯拉夫人对领袖地位的追求很明显;即使在一些问题上有共同的观点,他们事先也要争论一番。我们向他们伸出了手,不过如果他们想抓住整个胳膊,这是办不到的。铁托十分欣赏对苏联的访问。使他尤为惊讶的是斯大林格勒的示威游行。他形成了一个印象,苏共和苏联政府领导人是统一的和团结的,如果他们中间有意见分歧,也可以自由地表示意见。南斯拉夫人认为,无论与苏联领导人建立友好的关系,还是进一步改善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都没有障碍。

铁托对法国共产党人表示不满,但这种不满的理由是无关紧要的:在党的报刊上发表对南斯拉夫的看法有所保留,在一次会见时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对南斯拉夫人使用"同志"一词时有些犹豫,等等。总而言之,铁托表示打算改善与法国共产党人的关系,但并不急于求成。

意共代表团成员们形成一种印象,南斯拉夫人与社会民主党人现有的关系对其他共产党可能是有益的。现有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南斯拉夫人大概不想加入,不过他们不反对加入新的国际民主组织。意大利共产党对南共联盟的态度大体上相当于对南尼的党态度。

赫鲁晓夫同志回答了意共代表团的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首先谈及他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谈的个人迷信问题。他说，我们曾考虑不公布这个报告，否则写法就不同了。此外，提出这个问题的决定不是在筹备代表大会期间作出的，而是在大会进行过程中作出的，因此我们就没有机会与兄弟党协商并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使肯定和否定两方面保持足够的平衡。原计划关于个人迷信的报告由波斯佩洛夫同志作为通报来作，不过这可能使人们难以完全理解或者怀疑苏共领导人中间存在分歧。因此这个报告委托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来作了。

在报告中列举了大量具体事实。然而结果发现这对我们是有益的，而对你们是有害的。在苏联斯大林像是半人半神。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他，所有的财富似乎都来源于他。他是所有人的父亲。大家知道，他死后情况发展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在人们列队去圆柱大厅那几天，街上压死了许多人。甚至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们劝说人们散开都没有人听——所有的人都想看看斯大林的遗体。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是在他的意志和在他的压力下所做的不体面的事。到斯大林死的时候(赫鲁晓夫同志告诫大家对下面所谈事实要保密)在监狱里关了大约200万人。这个数字是战胜希特勒后增多的：所有我们过去的战俘及一些少数民族都被驱逐，现在由于平反而发生了很大的困难。这些人获得了迁回的权利想回归故里，而那里已经住上了别的人。成千上万的党员关在那里10—15年以上，那里的条件比关押刑事犯的地方还要恶劣。在审查时发现没有一个案件是有根据的。例如1916年入党的党员沙图诺夫斯卡娅过去在莫斯科州委组织处工作，我个人认识她，马林科夫同志更了解她，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同志。把她抓起来流放了，我们当时认为她与敌人有联系。在贝利亚被揭发后我们把她释放了，恢复了党籍，现在她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显然，应当对这些人进行解释，使他们对党和对党的领导人别留下怀疑情绪。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70%的代表及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被枪决，而这些人都是地下工作者，国内战争参加者，曾经积极地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斗争过。这也是需要解释的。

在二十大进行期间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开过几次激烈的会议，主席团一些成员认为，不应当提出个人迷信问题，因为这会在国内和工人运动中造成困难。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们考虑了这一点，但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谁对许多优秀共产党员的死负有罪责？不回答这个问题就表明，现在的苏共中央包庇有罪责的人，同意他们的做法，不敢说出真相。像斯大林在世那样继续"拧紧螺母"。采取严惩措施等，倒是可以逃避批评，但这意味着危害党。

我们决定沿着民主化的路线，沿着加强与群众联系的路线前进。仍然坚持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继续实行正确的政策，同时我们应该对党及其主人——代表大会讲真话，我们公开就我们所谴责的所有缺点讲了真话。

批判对斯大林的迷信也可以从小事开始，把时间拖长并使批判的分量不要太重。但这可能给党带来危害，直至造成它的分裂，因为一部分共产党员承认批评意见的正确性，会仍旧支持我们；而另一部分不掌握足够的事实，会仍旧坚信斯大林的一贯正确。我们一下子说

出了全部真相,虽使人们有些震惊,但我们同时又提出了一个大的积极的纲领,所以我们不但没有失去一个人,而且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完全支持。全党在中央周围团结起来,尽管有人表现出对斯大林的愤慨(要求把他从陵墓中迁出,摘掉他的肖像等),但现在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在揭露个人迷信时我们曾以为,外国共产党的情况不会像后来出现的这样严重,因为报告不得在报刊上发表。我们曾打算逐渐地,随着这些党宣传工作的进展来报道报告中叙述的那些事实。然而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贝鲁特[1]逝世和波兰共产党恢复名誉正值二十大召开。在波兰,当人们得知党恢复了名誉而它的领导人被枪决了的时候,就发生了严重的情况。对此应当补充一点,在波兰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后,还是斯大林在世时就从我们的监狱里释放了许多波兰共产党员——犹太人,并把他们送回波兰,这些人很不正常地领会了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他们在波兰的所作所为极其恶劣并极力把自己的人提拔到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过去贝鲁特同志以自己的权威制止了他们。他逝世后这些人的行为更加厚颜无耻,然而对他们的抵制也加强了。

我出席过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当时在选举党的领导人,我在会上坦率地说,在一个工农国家,大多数领导干部应从主体民族中提拔。在讨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候选人问题时,一些人(少数人)曾认为推荐现任国家监察部长扎姆布罗夫斯基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是适当的。其他多数同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主要领导职务将任命犹太人担任。我个人认为尽管扎姆布罗夫斯基同志是个有能力的好同志,不过为了波兰的民族利益,最好还是选拔波兰族出身的党的领导人,因为提拔到领导职位上的犹太人越多,反犹太主义情绪就会越严重。

赫鲁晓夫同志指出,在苏联的犹太族公民中,也有人对党和政府的措施没有表现出必要的忠诚。

在接着谈波兰问题时赫鲁晓夫同志讲,当候选人扎姆布罗夫斯基被请到全会上来时,他声明自动放弃候选人资格,但他的讲话像一个待嫁的姑娘,嘴上请求父亲不要把她嫁出去,内心却巴不得这样。最后不得不对扎姆布罗夫斯基同志说,您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干嘛还要当书记,这将加强反犹太主义。

我没有出席选举书记的中央全会,然而马上就有人开始暗示似乎我持反犹太主义立场。不过我仍然认为,领导波兰的应该是波兰人。要知道在发生了人所共知的事件后到波兹南去的不是扎姆布罗夫斯基同志,他在那里大概会碰到困难,而西伦凯维兹[2]同志去了以后,就找到了与波兰人的共同语言。

在你们意大利,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意义。而在人民民主国家,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在波兹南发生的事件,不会没有一批从苏联回去的心怀不满的人

---

① B.贝鲁特(1892—1956),生前任波兰统一社会党主席和第一书记。——编注

② 西伦凯维兹(1911—1989),时任波兰部长会议主席。——编注

参与，尤其是波兰，波兰社会党人、米科瓦伊奇克[1]的追随者和天主教徒还很有势力。这些力量开始行动。领导者们惊慌失措了。报刊开始发表反对政府的材料。我们事先告诫过波兰领导人这些现象的危险性，而他们认为民主化过程正在进行。顺便说一下，当时在波兰的法国朋友通报说，看到陪同他们的波兰同志口袋里有赫鲁晓夫的报告，而美国人声称，在波兰赫鲁晓夫的报告值230兹罗提(赫鲁晓夫风趣地说：我对奥哈布[2]同志说，你们对我的报告作价太便宜了)。仅在克拉科省就发现我的报告短缺17本。这一切都是波兰领导人某种"休克状态"的结果，他们丢掉了对党和国家的监督。波兹南事件的益处在于，经过这些事件后波兰领导人看到了他们那里的敌人。

我们当然会懂得，关于个人迷信的报告内容迟早会捅到资产阶级的报刊上，但我们原以为这将逐步地发生。在苏联，首先了解报告的是中央委员会，然后是苏共中的领导干部，再以后是全党同志，对它的内容也不得不向共青团介绍，因为用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教育出来的青年，在米高扬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之后出现了混乱。为了不使工人和知识分子受到委屈，决定也向非党积极分子传达。在苏联，报告的内容立刻得到所有人的正确理解，这是事实。不理解的只是个别人，因这个理由从党内只开除了5—7人就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谈在格鲁吉亚对揭露个人迷信的反应，那里的事并不使你们惊讶，原来格鲁吉亚党组织的水平不高，因为很长一个时期它是由贝利亚领导的，它实际是不受中央监督的。总的来说，格鲁吉亚靠我国其他州而享受许多经济优惠。斯大林和贝利亚都是格鲁吉亚人这一事实，在该共和国引发了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得到孟什维克分子的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至于格鲁吉亚事件，是从一些无关重要的讲话开始的。在斯大林诞辰日，最初是一些孩子到他的纪念碑那里来来去去，接着出现了一些大学生，后来聚起数以千计的人群。发现了发表反对党和政府言论的演说者，第三天人群中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为斯大林和贝利亚平反"、"打倒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布尔加宁"、"组成莫洛托夫政府"。从莫斯科发出了保卫中央委员会大楼、邮局、电报局的指示。警备司令得到命令，要他在城里建立秩序并要求人群在指定时刻前散开。在这个时刻前示威者组成了两个小组，其中一个组夺取武器，而另一个组向驻有部队的邮电总局大楼进发。人群冲进一层楼，在向士兵们开了几枪之后，开始冲向二楼。一个士兵擅自用冲锋枪打出一梭子弹，人群四散奔逃。剩下一些人在斯大林纪念碑附近被装甲车包围，他们试图冲出去，结果有几个人被打死。这些小组主要由大学生组成。工人们不支持他们。例如，一个大学生小组到一个工厂进行宣传鼓动，被工人们赶出去了。

在格鲁吉亚还必须进行大量教育工作，因为如果说那里的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还有相当的觉悟，那么在知识分子当中，尽管许多人也投票赞成党的政策，但对这个政策并没有真正理解。正是知识分子在人群中高喊："格鲁吉亚孕育着新的斯大林！""我们将给你们一个斯大林！"等等。格鲁吉亚的情况正在复杂化，原因是煤矿和工厂里的工人是俄罗斯人，而行政

---

① 米科瓦伊奇克，二战时期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编注
② 爱德华·奥哈布(1906—1989)，时任波兰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编注

管理人员是格鲁吉亚人。在格鲁吉亚40%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等,但在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俄罗斯人,然而这一点斯大林在世时谁也不能说。

在格鲁吉亚过去实行的是不正确的经济政策。例如,贝利亚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对葡萄规定了较高的收购价格。集体化被搞成这样,集体农庄庄员的主要收入是从宅旁园地得到的。显然,与其说不满是由揭露对斯大林的迷信引起的,不如说是在消除格鲁吉亚的原有弊端过程中害怕失去特权的心理引起的。不过我们并不急于做这件事,因为我们懂得,人们得逐渐地习惯于新事物;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因为我们平衡价格差别不是靠降低价格,而是靠提高我国其他州的采购价格。

在本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我们将成立一个委员会,它将实行监督,不让个别人或个别政府鼓励不同的共和国居民人均支出和收入的不平衡。我们认为这一措施很有意义。

赫鲁晓夫同志表示相信,意大利共产党将正确地理解苏共中央采取的措施,战胜在意大利产生的困难并取得更大的成就,因为一切缺点正在成为过去。

至于资产阶级的宣传,那么在资产阶级那里可能找到比个人迷信的后果多得多的坏东西。赫鲁晓夫同志说,如果知道资产阶级报刊什么时候发表他的报告,那苏共中央《关于个人迷信的后果及克服个人迷信的决议》会通过得更早些。

在谈到陶里亚蒂同志对《新议论》杂志发表的谈话时,赫鲁晓夫同志说,总的来说我们对谈话的评价是很积极的,无论对意大利共产党人,还是对苏联共产党人来说,都没有理由对来自对方的个别评论感到不满。当时不难对"蜕化变质"一词避而不谈,因为它已在国际上得到响应。为了预先向陶里亚蒂同志通报,我们做了可能做到的一切,给他发出一封信并将决议的发表推迟了一天。我们非常满意的是,你们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赞同我们的观点,我们相信,对斯大林活动的批判和重新审查将改善我们的关系并给你们带来很大益处。我们认为,我们两党的关系不会因所发生的事件而蒙上阴影。我们理解你们的困难和作出有些紧张的反应的原因,但也请你们理解,我们对陶里亚蒂同志在答记者问时对苏共和苏维埃国家所说的不能作出回答。

意大利代表团提出我国的民主制,特别是最高苏维埃选举时提出若干个候选人的问题。我们坚持这样的意见,今后也应当提出一个候选人,因为一个政党提出两个候选人是不严肃的,而其他政党我们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的选举法的全部意义在于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政党,因而也就有自己的代表。斗争就由此而来。然而要斗争就需要有对抗性矛盾,而我们这里没有。如果我们在实际处理这个问题时,开始提出几个候选人,例如由党代会、苏维埃分别提出,那么我们这里倒不是在斗争,而是在游戏。而在苏联成立另一个对抗性的政党,在还不具备任何条件这样做的时候,就意味着向资产阶级让步。这没有任何意义。

帕耶塔同志:当然,在全国范围内提出两个候选人是不合适的。但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中难道不可以提出几个候选人吗?

赫鲁晓夫同志:我们在提候选人时有过尖锐斗争的情况。有时,在筹备选举的大会上一个党组织提出的候选人落选了。有时,在受托人会议上改变了有关党组织预定的候选人

的最初人选。不过我们把这看作该党组织工作的缺点，它对人不了解，给地方苏维埃提出了没有威望的候选人。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中就没有这种情况，因为代表候选人通常都是当之无愧很有名望的人。不管资产阶级怎样极力诬蔑我们的选举制度，但是它办不到，因为选举是在秘密投票的情况下进行的，选举人有使候选人落选的可能，不过他们宁愿在选票上写上自己的良好愿望。

现在我们还看不到改变选举制度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寻求社会生活各环节进一步民主化及提高全体党员和劳动者主动精神的方法。例如，我们正打算改进最高苏维埃的工作，本次会议就将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进行。过去报告人总是极力把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都讲到。布尔加宁同志将就退休金法作的报告大体上与报刊上发表的内容相同，他将不对预先讨论该法过程中提出的建议表态。这件事将由代表们及代表立法建议委员会作报告的人去做，后者将对讨论的结果做出评价并提出建议。把争议提交到苏维埃会议是适宜的，这会使它的工作活跃起来。赫鲁晓夫风趣地说，让共和国的代表们互相揪脑门上的那绺尖发吧，不然这次会议确实就开得枯燥无味了。

现在的情况与斯大林在世时不同。过去总是这样：不用作报告、不用宣读五年计划草案，斯大林在部长会议的一次会上只用10分钟就亲自把计划批准了。如果任何人反对这样的程序，斯大林就会认定他是反对派。现在我们用一切方法鼓励对主要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在斯大林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时我们把我们的成就归功于苏维埃制度，也只能归功于它。当然，领导层出现过停滞不前，然而斯大林曾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世时也曾经正确地开展过意识形态工作。在基层大家都不遗余力地工作，斯大林死后领导得到改进，成绩比以前更大了。

今年我们在3 300万公顷生荒地上播了种，期望得到好收成。然而这件事本来早就可以做。斯大林死前不久委托我起草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的决议草案，这就把我置于危险的地位，因为我根据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提出的建议，对斯大林也许是不能接受的。我马上遭到了贝利亚的抵制，他声称赫鲁晓夫的工作与以前马林科夫所做的事是矛盾的。不过我还是拟定了有益的建议并向政治局提出。然而斯大林既没看文件，又没看报纸，就问那上面说的什么。在听了说明以后，他推翻了建议草案并提出对它加以修改，根据是农民生活很好，只要卖掉一只老母鸡就能交上所有的税。他提出把对农民的税收增加420亿卢布，增加额相当于农业的全部收入。当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被增补到中央全会的农业决议草案起草委员会中时，才暴露出他们对工作完全不负责任，于是斯大林叫起来说他们是社会革命党人、民粹派，等等。

帕耶塔同志还对《语言学》著作是否斯大林自己所写感兴趣。

赫鲁晓夫同志：在语言学家的帮助下，看来是他自己写的。应该指出，斯大林也有清醒的时候，这种时候他也创造出一些很像样的东西。例如，苏共党章的许多规定就是斯大林口述后记录下来的，你们自己看得出来，其中有一些多么好、多么清楚的表述。

帕耶塔同志：有意思的是，从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材料我们就发现了一种对民主化的渴望。

赫鲁晓夫同志：这也是斯大林要求的。遗憾的是，他要求别人发扬民主作风和敢于批评，只不过不对他自己。顺便说一下，斯大林在世时，州和共和国全会开得比二十大决议规定的要勤一些。这不完全合理，但却是民主的，并且证明了斯大林对党的民主化的关心。

赫鲁晓夫对代表团说，斯大林以不能容忍的粗暴对待政治局委员和整个政治局。他讲了一件事：当斯大林得知政治局关于乌克兰西部一些州土地分配标准和决议后，用不堪入耳的字眼大骂政治局，尽管这样做没有任何理由。

涅加尔维列同志：斯大林在对自己同事的关系上也是这样粗暴吗？

赫鲁晓夫同志：是的，完全不容异见并且病态地疑心。

十九大以后斯大林尖锐地批评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准备随后就逮捕他们。斯大林死后才发现，以前被流放的莫洛托夫的妻子在莫斯科，看来是为了得到指控莫洛托夫的供词。加里宁的妻子坐了 15 年牢。对伏罗希洛夫的窃听从 1942 年就开始了。不让他看秘密文件，也不请他出席政治局会议，原因是认为他是英国间谍。甚至对莫洛托夫提出了可笑的指控，说他是美国间谍，好像他在美国还有财产，有自己的铁路车辆。

还可从斯大林与其最亲密的战友个人关系中举出许多说明他多疑和专制的事实，而多疑和专制导致他总是感到自己受到威胁。

帕耶塔同志，这是史无前例的悲剧。可能不是现在，而是以后应当说，斯大林是一个专制君主和暴君。

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的悲剧在于，他认为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同时他容不得竞争者存在。难怪有这么多布尔什维克遭到迫害。

接着赫鲁晓夫同志谈到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情况。

罗马尼亚的情况无论是党内还是经济都很好。保加利亚的情况也不错。领导机构免去了协尔文科夫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当然，他干了不少蠢事，但他是个诚实的好同志，应当支持他。在他们国内有少量失业者。根据保加利亚同志的请求我们给了他们一些农业机械。然而遗憾的是，机械化会使失业者人数略有增加，因此需要新的措施。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在阿尔巴尼亚，党的地位是牢固的，但是国内生活水平很低。阿尔巴尼亚人从我们这里得到贷款，但是从来不偿还。现在的任务是帮助他们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潜力，而我们将在这方面具体地帮助他们。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很好，尽管有怠工的事，尤其是在运输业，相信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能处理好这些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形势不错；经济形势差一些，企业开工不足，生活水平低于西德。我们完全满足了民主德国同志的所有要求，这将使他们能够顺利地与西德进行斗争。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也同意有必要共同援助民主德国。赢得德国两个部分之间现已展开的斗争，就意味着赢得争取整个德国的斗争。应当向德国工人和居民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看得见的优越性，而这些根本的优越性就是油脂、肉、皮鞋。在对民主德国的援助方面，我们承担了最大的份额。

最薄弱的环节是波兰。那里的同志们把计划工作搞乱了，给工资拨的资金少了；工人们不相信他们说的 6 年内工资提高了 26%。此外，在波兰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削弱了。尽管我们给

予了告诫，但还是让这样的情况出现了：报刊完全脱离了党的领导。波兹南事件的发展非工人们所想的那样。他们本不想走得比罢工更远，然而反动力量把罢工变成了起义。这是值得注意的事实。挑拨者烧掉3辆坦克，还想枪杀1名军官，但工人们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起义停止了，因为它还缺乏充分的准备。重要的是它教会了波兰党和政府领导人许多东西。

匈牙利的经济情况比波兰好。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中出现了混乱。问题在于，枪毙拉伊克①是斯大林提出的，而拉科西②不能谈这件事，法尔卡什③则对此加以利用。此外拉科西本人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匈牙利知识分子的行为也不够奉公守法，而党和政府领导人不能采取应有的措施，因为他们自己内部就不统一。

中国正在满怀信心地前进，并得到巨大发展，那里没有使人严重关注的缺点。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济形势严峻，生活水平低下，而领导人着手实行不切实际的方案，由于没足够的资金，他们对工业的投资搞得过大。我们认为，这些不正常现象将以应有的方式纠正。

接着赫鲁晓夫同志谈到国际形势问题。他说，苏共领导对陶里亚蒂同志关于国际形势以及在当前局势中美国人可能搞一些破坏行动的见解给予严重关切。赫鲁晓夫同志说，我们认为，这种形势并不说明我们在走向战争。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有以下看法。法国没有想战争也没有准备好战争，它已陷入阿尔及利亚，看来要把它丢掉。它的经济已被破坏，国内有强大的共产党在积极活动，而法国人民不想要战争。英国同样不向往战争也没有准备战争，担心轰炸，从与艾登及其他英国领导人的谈话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德国目前被解除武装，人民中间也缺乏好战情绪，反对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就说明了这一点。意大利不能进行武装也不向往战争，国内没有一个侵略性政党。在美国有人想靠战争发财，但他们得跟我们和中国打仗。如果他们想发动这样的战争，那他们就得跟我们和中国打仗。如果他们想发动这样的战争，那他们就不会同意在朝鲜停战了。在远东现在没有发动战争的借口，这就是说只能通过欧洲作战，但美国不想用自己的力量作战，而是想利用别人的力量。目前在欧洲还没有要向我们开战的国家。

这样一来，现在没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正在形成一种印象，在美国，人们谈论战争更多是出于恐惧。他们自己害怕，但极力吓唬别人。美国的复杂局势迫使一些反动集团利用我们与美国的分歧投机，尽管他们仍旧挥舞着反共这个稻草人儿，但他们的行为已发生很大变化。如果把杜勒斯的发言与他以前的发言相比，现在已不带有那样多的侵略性了；麦卡锡、诺伦德及其他一些人全都下了台。

我们认为苏联的国际地位不错，只是应当保持警惕，聪明地实行政策，不削弱民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工作，尤其要为这些组织创造有利条件。应当更有民主作风并更积极地吸引广大群众参加争取和平的斗争。挪威、比利时、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后者是非正式地正在谋求与我们联系，这说明我们的威望得到高度评价。我们不打算默不作声地忍受法国一些

---

① 拉伊克，曾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匈牙利内务部长、外交部长。——编注
② 拉科西，时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编注
③ 法尔卡什，时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委员。——编注

社会民主党人的不友善的讲话,现准备一篇文章反驳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科门的讲话。不过我们将以同志式的态度来进行辩论。

梵蒂冈也试图通过意大利总统格隆基的私人医生与我们联系。目前正在弄清这些消息的可靠性。重要的是,如果梵蒂冈试图与我们联系,这就是说它预感到什么。战争前夕它是不会这样做的。

帕耶塔同志:甚至与梵蒂冈建立正式关系对我们也是有益的。

赫鲁晓夫同志接着说,我们正在与南斯拉夫建立良好的关系,但铁托同志在我们和美国之间耍一些手腕。他本人希望与我们建立良好关系,但某种力量,大概是卡德尔及其同伙妨碍他。例如,乔治乌-德治同志通报说,罗马尼亚方面提出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联合公报铁托同志起初赞同,但在卡德尔和波波维奇的压力下被迫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不过此后在一次非正式谈话中铁托同志向乔治乌-德治同志说,他仍然赞同公报的内容并将按它的精神行动。

至于在列宁格勒对铁托同志的迎接和我们在莫斯科街道上散步,他在这件事上有些言过其实,因为苏联人的欢迎在更大程度上是对苏联领导人而不完全是对铁托同志的。这一点他自己也发现了并对我们说苏联领导人在人民中很受欢迎。

谈话到此结束。意共代表团团员们为这次坦率的对意大利共产党非常有益的谈话向赫鲁晓夫同志表示了热烈的感谢。帕耶塔同志代表本党领导表示,意大利共产党人除了与苏联并肩前进无其他道路可走,意大利共产党人把苏共看作比自己经验丰富的兄长和领导者。

赫鲁晓夫同志亲切地拥抱了意共代表团团员们。

АПРФ,ф.3,оп.23,д.207,л.14-41

№08812

杜多罗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向中国移交满洲档案的准备工作

(1956年7月19日)

机 密

文本第2号

致苏共中央

1956年7月19日

第900/д号

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第120号决议(1955年5月19日)，苏联内务部和苏联科学院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移交黑龙江和吉林省机关的文件材料(即所谓满洲档案)做了准备。

所有满洲档案材料已全部由东方学专家做了研究，对研究苏联历史有用的文件(10 000页以上)拍了微型胶卷。在材料移交准备过程中，对其编制了卷宗目录，包含17 081份档案。文件材料已由硬纸板装订、封箱。

苏联外交部已把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移交满洲档案的意图通知该国政府，并等待中国代表今年7月前来苏联接收档案。

鉴于以上所述，苏联内务部认为最好现在在苏联报刊上发表消息，报道苏联政府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满洲档案。

此外，为了保障苏联学者在研究工作中使用以微型胶卷形式留在苏联的满洲档案文件的权利，考虑必须委托苏联外交部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我们留下上述拷贝和苏联学者在研究工作中使用它们。

附苏共中央决议草案和报刊报道草案。

苏联内务部部长
杜多罗夫(签名)

附件：

机 密
文本第2号

苏共中央决议

一、批准关于苏联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满洲档案的报刊报道草案。(附后)

二、委托苏联外交部(费德林同志)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苏联留下对研究苏联历史有意义的微型胶卷拷贝，同意苏联学者可以为科学研究的目的使用某些满洲档案文件。

草案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把苏联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所谓满洲档案(1675—1900年中国黑龙江省和吉林省机关文件资料)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批档案是原沙俄军队从齐齐哈尔市运来的。这批档案中保留着珍贵的和历史科学罕知的中国对外关系史，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经济、政治发展史以及俄中关系史等方面的资料。

在移交的材料中有大量的关于两省行政和军事管理问题，关于居民数量和社会成分、土地关系和农商发展，关于道路和水利建设、旗军状况等文件以及地图和其他文件。

作为文件基础,满洲档案对于研究17—19世纪中国东北的历史有着重要的科学和历史意义。

ГАРФ,ф.9401,оп.2,д.481,л.46－48

№02862

茹科夫与黄镇谈话记录：通报苏加诺访问美国和西欧的情况

（1956年7月20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7月24日
第320/с号

机　密
文本第2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的谈话记录

1956年7月20日

今天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谈了话。

中国大使宣称,他想谈一谈苏加诺总统在美国和西欧国家访问的一些细节。然后,黄镇提议由自己的翻译陈利水(Чен Ли-шуй)宣读预先准备好的关于总统之行的通报。

陈利水宣读的内容如下:

在这次出行中,总统苏加诺的某些随行人员宣布,总统访问美国和西欧各国的目的如下:

一、就西伊里安问题寻求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

二、保证给印度尼西亚提供经济援助。

但此次出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美国重建银行允诺给予援助,但在规模上远比早先进出口银行给印度尼西亚提供的借款少。

美国和其他国家给予总统的正式接待是热烈的,但没有举行与广大群众的会晤。只是在意大利,总统有过一次与普通人民会见与交流的机会。在意大利,他访问了汽车制造厂并与工人谈了话。工厂所在地正是意大利共产党在选举中取得胜利的地区。

据另外一些人士说，访问美国的计划很紧张，不必要的礼仪层出不穷。军队致敬仪式和要参观的军事目标也过多。给苏加诺仿佛造成了这样的印象，整个美国就是一座兵工厂，到处都能看到大量的士兵，渴求武装化预示着怯懦。

美国报刊很少关注到他，将他访问美国的报道竟刊登在最后的版面上。苏加诺对此表示不满意。他对美国官方人士怠慢代表团成员、印度尼西亚空军少将苏里亚达马而感到受辱。

上面提到的人士认为，苏加诺在访问美国和西欧各国之后加强了自己的反殖民主义情绪。

在美国有人试图挑唆他去发表反共产主义的演说，但未能得逞。

在加拿大和在美国一样，接待也是正式的。

在意大利，他受到了更热烈的欢迎。

在西德他受到了良好的接待。但西德政府开始时并没有想让他公开发表演说。只是反对派的发言迫使政府做出让步，才给苏加诺提供了发表演说的机会。西德也允诺给印度尼西亚提供经济援助。

可以看出来，美国和西德加强了败坏总统声誉的尝试。在这些国家总是秘密派遣了一些女人到总统身边。他们也没有忘记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向他们“安排了娼妇妓女”。现任外交部长鲁斯兰·阿卜杜尔加尼充当了撮合总统与女人私通介绍人的作用。苏加诺没有能坚持住。他将3个这样的女人带回了雅加达。他同其中的一个(德国人)居住在茂物宫里，而将另外两个美国人安顿在“杰斯因杰斯”宅邸里。

苏加诺得到20多种型号的火炮礼品。美国人馈赠他一辆汽车，但鲁斯兰·阿卜杜尔加尼劝阻苏加诺不要接受它。在西德他也收到了礼品。美国给苏加诺的儿子贡图尔赠送了一部电影摄影机和一部放映机。

苏加诺代表团的成员，在从雅加达出发时各携带了两个手提箱，而在返回时，手提箱的总数已增至400个。苏加诺的许多随行人员向华裔移民勒索了钱财。

然后，黄镇通报说，他们正在采取措施，准备苏加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他说，为迎接总统的来访，他们专门出版一本印度尼西亚画册。

对于这一点，我对他说，我们准备出版苏加诺著作选集。

中国大使接着说，总统在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演说中表达了亚洲各国人民的要求和宿愿，并号召所有进步势力要加强团结。黄镇说，在中国苏加诺希望像面对自己祖国人民一样面对中国人民发表演说。他说，总统要用印尼语讲，之后不要一句一句地译成汉语。大使通报说，他们打算给苏加诺赠送他访问中国的相册。

从我们这方面，我说，我们准备拍摄苏加诺访问苏联的长彩色影片。

最后，黄镇说，苏加诺要求对他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给予关注，并说，总统不止一次地提出要多会见人民的要求，不赞成搞过多的形式和礼仪。

陈利水补充说，苏加诺喜爱舞蹈和歌曲。在苏加诺喜爱的印尼歌曲中他点了《边加万独

奏曲》、《哎哟,妈妈》、《梅拉姆别-拉姆别》、《赫拉·罗塔涅》。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2,п.10,пор.5,л.66-68

№21474

苏达利科夫与平杰三会谈记录:中共的民主党派工作

(1956年7月26日)

摘自Н.Г.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8月25日
第707号

机 密
文本第1份

同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的会谈记录

1956年7月26日

平杰三来访,同他就中国统一战线问题和民主党派的工作进行了会谈。在交谈的过程中平杰三说道:

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除了农工党,其他民主党派都是不久前成立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工农民主党成立于1927年。最初被称为"第三党",然后是"革命同盟"。

现今有8个民主党派。这些党派的党员人数不是很多:1956年5月底它们共计有45 987人,各党派党员人数分别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数据是1956年4月底的,其余党派的数据是1956年5月底的):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7 803人
中国民主同盟——18 036人
民主建国会——12 921人
民主促进会——2 330人

农工党——3 016 人

致公党——120 人

九三学社——1 607 人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54 人。

尽管人数少，但是这些党派在特定居民阶层中有很大影响，它们很好地反映了他们的观点和利益。主要是，为了这些党派进行合法斗争，就各种问题和我们讨论，并发表他们这一阶层的观点，在那里我们很难施加自己的影响。

平杰三提出了民主党派党员的特征。民主建国会——这是"典型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超过70%的党员是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而余下的是与资本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代表，包括工程师、技术员和在部分工业商贸企业工作的人。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是由前国民党活动家、国民党党政机关官员和国民党军队代表组成，还有其他与国民党有联系的人。

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农工党主要是高素质的老知识分子，这些党派"按照这些人的职业特征进行划分"。比如，民主同盟成员是大学里的教授-教师；民主促进会成员是大学老教师、中小学校长、印刷业工作人员；农工党成员里没有一个农民和工人，他们吸纳的是中西医医生，而且吸收这类专门的人才是中共中央最近向农工党建议的。致公党这个党主要包括回到祖国的中国侨民。有别于以前的是，该党在国外的中国侨民中进行工作。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创建于台湾从日本手中解放出来的时期，是台湾岛居民的政治组织。

在解放前，民主党派人数相对很少，当时他们中最大的一个党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解放后的最初几年由于清洗，他们的党员人数还要更少。只是从1952年起出现转折，当时这些党正处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在恢复接收新党员工作后，至今都在继续这一工作。

民主党派人数急剧增长的新阶段始于1955年末，特别是1956年上半年，也就是社会主义改造高涨时期。这一时期民主同盟、九三学社、民主建国会和农工党的人数急剧增长。九三学社在最近3个月内增长了700人，目前共计约2 000人。民主建国会从今年4月到现在增长了4 000人，到7月底共计有17 000人。其他党派也适当地增加了。除了致公党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中央委员会就统一战线的工作提出，在下半年民主党派将有持续的极大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8个民主党派的人数增长进程如下：

1950年末——9 790 人

1952年6月末——24 880 人

1954年4月末——38 000 人

1956年4月末——大约45 000 人

1956年末——估计8 000 人

平杰三表示，中共不担心民主党派人数的增长，相反，希望它增长。这首先是因为，工人阶级拥有很大的力量。它的党——中国共产党——共计有900万人，共青团有1 200万人；

第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形成了坚固的联盟;第三,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增长,现今已在国家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此民主党派人数的增长不会有任何危险。因此我们帮助他们巩固,他们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相互帮助基于深刻的历史根源,即中共和民主党派在统一战线这一框架内早已有之的合作。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民主党派创建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爱国斗争的基础上,他们参加了中共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总体上,所有的民主党派都遵循和中共一致的立场,表示反对蒋介石独裁。同时他们也存在着和中共政策不一致的地方。在一些党派中部分党员在寻找着第三条、中间道路。但中共的政策和另一方面,即国民党的镇压措施消除了走第三条道路可能性的幻想。解散积极斗争、反对蒋介石的民盟是重大教训。经受了反动派对自己的压迫,民主党派明白了,第三条道路是不可能的,开始转向中共一方。1948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对民主党派公开号召,极大地影响到了民主党派关于第三条道路可能性观点的破产。他们的代表来到中国解放区,并完全转向中共。所谓的民族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除外,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买办和助手,至今都在与蒋介石合作。

1949年后,与中共继续合作的民主党派,迈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时期。

问题是,为什么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民主党派,会给自己选择了一条中共所走的道路,也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民主党派的绝大多数群众没有考虑走向资本主义。其中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包括它没有力量来实施自己的资产阶级纲领。在革命胜利后,之前被压迫的资产阶级获得了生存的可能性。中共关心资产阶级需要和生存利益的政策——财政援助,保证工作,支付保证利息等,发挥了良好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国际威信的增长,都对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学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影响到民主党派的行为。

民主党派接受了中共的领导,服从它,并和中共走一条道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了他们组织的独立性,不仅在政治关系中保持自由,而且在他们的实践活动中。这反映在自愿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有权从中退出,有权自主,没有外来干涉,有权选择自己的组织形式,选择自己的机关等等。参加实践、政治和社会活动,他们有自由表达任何观点并提出任何建议的权利。

在政治方面,民主党派党员的成分是复杂的。在民主活动家中被分为以下三类:(1)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2)那些只在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和中共措施的人,而在他们心里则是反对的,他们不赞同中共的措施,有时会施加阻力;(3)人数最多的一部分——这是中立派,顺势而为,落后分子。但是在民主党派内部进步分子在增长,落后分子在减少。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本身的社会面貌继续在改变,最终他们将会成为劳动者。经过2—3年,资产阶级将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知识分子也会完全变成另外一种样子。所有这些将给民主党派带来一定的影响。中共考虑到最近民主党派的社会成分在发生变化,并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与它们的相互关系。

1956年5月,中共在与民主党派的相互关系中提出了新的政治方针,即"中共和民主党派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共这一新路线的出发点是民主党派应该存在多久，共产党就存在多久。这一路线使得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并得到了民主党派人士的一致赞同。

平杰三对这一问题作了一些解释。

关于共存。中共关于几个党共存的新方针的提出，考虑到了一系列因素、主要形式和国内政治。

第一，存在使这些党生存的客观的社会基础。不可以消灭这些党，只要它们还有自己存在的客观社会基础。关于对待民主党派的态度问题，直接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问题相联系。考虑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我们不能同时剥夺它的资产，而是要逐渐赎回它；对待资产阶级本身，我们采取了和平改造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基础是对资本家的改造并使他们成为劳动者。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民主党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希望民主党派存在，并发挥积极的作用。

最近很多民主活动家开始认为，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们担心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当今，平杰三说，中国人民民主专政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没有区别的)，民主党派将很快被消灭。中共提出的新方针消除了这种危险，表示同他们合作，同非中共党员合作，这是共产党不变的方针，只要中共自己存在，就会保持这一方针。

第二，民主党派的存在也是由于他们与各阶层人民的联系相对广泛，能反映他们的观点和倾向，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确定情况，提供准确制订必要措施的可能性，更快地注意到成功的迹象，因为民主党派首先关注的是我们的缺点。

第三，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可以说，中国与民主党派的存在一点都没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在不同的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形式是很多的，由此每一个国家不同的具体条件，提供了以不同方式解决多党存在问题的基础。苏联在只有一个党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过渡时期，我们提出了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因此中共和民主党派走向共存，也就是保持多党制。我们认为，在中国的条件下，在中共的领导下，多党制是必须的。

从其社会成分的观点出发，平杰三说，民主党派现在也正经历特殊的过渡时期。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改变，民主党派的社会面貌和特点也在发生改变：他们正在由资产阶级政党变为劳动人民的党。但是，甚至在这种条件下，民主党派也会保留。我们认为，从觉悟方面来说，社会意识不同阶层的人总是停留在不同的层次，何况，民主党派的存在仍有基础，作为政党，它们反映了政治觉悟处在不同水平上的人的情绪和要求。

关于相互监督。说到相互监督，我们的意见是，首先，不同的党有提出不同观点，或者采取不同的政治措施的自由。批评中共和政府的行为，指出他们的实践工作中的不足和错误——这是民主党派监督中共和政府的重要形式，以帮助他们及时纠正失误和错误。提出相互监督的方针，首先是监督中共，我们考虑到民主党派支持中共的政策，尽管在实施这一政策的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反映了不同阶层人的地位的独特性。中共干部经常掩盖不足，或者不能适时纠正它，而民主党派则能更早地指出这些不足，更快地提出这些不足进行讨论。平杰三说，通常，对于这个或那个问题，在中共成员内部没有进行特

别尖锐的讨论就很顺利地解决了。但是,当问题被拿到政协组织中和民主党派讨论时,就会有很多修正意见、补充、具体的建议等等。比如,根据傅作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补充了关于接受已转向人民一方的前国民党军人加入合作社,并给他们分配土地的内容。还有一个例子:

在赞成统购统销政策的同时,民主活动家指出,比如,农民留给自己很少的粮食,在个别情况下,他们由于这个原因而挨饿。在支持镇压反革命的政策的同时,民主活动家同时也指出存在着破坏法制的事实,如不遵守司法程序就逮捕、跟踪等等。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民主党派代表就司法机关、贸易部和农业部等诸多部门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这些意见和建议具有很大的实际价值。

考虑到这些,中共在施行自己政策的时候变得更加聪明和谨慎。

长期共存和互相监督——这是一个政策方针的两个方面。共存的意义可以归结为,中共领导民主党派,民主党派监督中共的活动,只有在共存的情况下才可以确保那样的监督。民主党派完全赞同中共中央提出的新方针,同时它消除了之前对民主党派继续存在的担心。应该指出,如果说中共领导干部对中共新方针的正确性已有统一的看法,那么下面的干部暂时对其实质的理解还不够。因此,在对新方针的解释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

平杰三说,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有积极的方面,还有自己不利的一面。中共和一些民主党派的共存可以促进消除一党制度固有的很多不足。一党制显然不一定必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它可以在几个党共存的情况下顺利实施,但要在中共对他们的领导下进行。这就是我们所持的看法,这一看法源于经验和中国的具体条件。

平杰三指出,中共和民主党派的联盟就其实质来说,会使人想到苏联的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间的联盟。

平杰三回答了在谈话过程中向他提出的很多问题:

1. 关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民主党派成员的数量问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总共有代表 1 226 人,其中 668 人是中共党员,274 人是民主党派人士,284 人是无党派人士。

2. 关于在中央和地方权力机构和机关中民主党派人士的数量。

平杰三说,民主党派人士占中央机关领导和部长总人数的 1/3。民主党派人士有"16 人",领导以下各部和机关:

史良,民盟,司法部部长

章伯钧,民盟,交通部部长

章乃器,民主建国会,粮食部部长

李德全,无党派人士,卫生部部长

傅作义,无党派人士,水利部部长

张奚若,无党派人士,教育部部长

许德珩,九三学社,水产部部长

罗隆基，民盟，森林工业部部长

李烛尘，民主建国会，食品工业部部长

朱学范，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邮电部部长

何香凝，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蒋光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纺织工业部部长

梁希，九三学社，林业部部长

李四光，无党派人士，地质部部长

沙千里，民主建国会，轻工业部部长

沈雁冰，无党派人士，文化部部长

在副部长和机关领导副职中，民主党派人士占18.7%。

在省级人民委员会的22名省长中有2名(湖南省和广西省)是民主党派(均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将近3 000名民主党派代表担任副省长、各省局机关的负责人和副的负责人，中共党员大约有12 000人。中共中央的考虑是，地方政权机构和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大概25%—30%应当是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

3. 关于共产党员在民主党派中的工作。在民主党派中每一个党里，都有共产党员，它们的数量不是特别多，总共不超过600—700人。出于策略上的目的，中共中央对那些在民主党派中的共产党员的指示是，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这些党，而不是在那里"监督"，否则他们将失掉威信并处于隔离状态。

4. 关于民主党派人士加入中共。最近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加入了中共。从今年2月到5月，大约有50名来自九三学社的成员被接受加入中共，来自民盟的有150人。他们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代表。

谈话结束时平杰三说，在统一战线过去和现在的工作中有很多不足和错误，中共将逐渐揭露并消除它。

我们所有人都感谢平杰三同志，约定最近进行下次会面，以便再次谈谈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些问题。

参加谈话的有苏联大使馆人员杜布罗夫斯基和达维多夫同志。

苏联驻华使馆参赞

H. 苏达利科夫

手写批注：

归档。该资料已经用于对中国的工作。已经发给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И. 谢尔巴科夫

1956年10月21日

ЦХСД，ф. 5，оп. 28，д. 408，л. 191－201

№23029

茹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关于《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的信件

(1956 年 8 月 2 日)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

根据约定，兹发送给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编辑部文章的译文，这是由我们的记者科任同志转交来的。

Ю. 茹科夫(签名)

1956 年 8 月 2 日

附件[1]：

附件一，1956 年 7 月 11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唐钺的文章《谈“百家争鸣”》；

附件二，1956 年 7 月 11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朱光潜的文章《百家争鸣，定于一是》；

附件三，1956 年 6 月 28 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罗隆基的文章《我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了解和意见》；

附件四，1956 年 6 月 14 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文化和艺术工作者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

附件五，《人民日报》于 1956 年 7 月 11 日发表的马寅初的文章《我也来谈谈百家争鸣》。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140，л. 219 - 233

---

① 以下附件略去未译。——编注

№20554

彼得罗夫与曹克强谈话纪要：苏联对朝鲜的经济援助

（1956 年 8 月 3 日）

1956 年 9 月 15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临时代办 A. M. 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1956 年 7 月 20 日至 8 月 3 日
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使馆
平壤市

第 216 号
1956 年 8 月 4 日
绝　密

8 月 3 日，应邀会见了中国驻朝鲜使馆参赞曹克强同志。

曹克强同志请我向他通报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的结果。我谈了关于苏联给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补充经济援助的情况，并顺便问曹克强同志，是否朝鲜朋友也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关于提供补充经济援助的问题。曹克强同志作了否定的答复，并说在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机关个别领导人的会谈中，后者正为朝鲜政府起草相关建议。显而易见，该建议在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审议后将转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据他（曹克强）同志所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北京使馆已向（中国政府）转交了关于中国和朝鲜间 1957 年商品供应的协议草案。根据该草案，中国在 1957 年度应向朝鲜提供总价值为 2 亿元的各类商品，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方面预计也将根据该草案向中国输入价值为 4 000 万元的商品。曹克强同志认为，朝鲜希望通过中国的援助来填补这一缺口，显然，他们是打算请求这种援助的。

接着，曹克强同志指出，个别朝鲜同志在与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的会谈中对中国是如何对待个人崇拜问题的颇感兴趣。关于中国同志如何回答这一问题，曹克强同志说，他们在答复此类问题时一般都会引用中共中央当时在《人民日报》上所发表的著名决议。

此次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A. 彼得罗夫（签名）
1956 年 8 月 3 日

共发送 4 份，送：谢皮洛夫同志、费德林同志、库尔久科夫同志，存档

1956年8月4日
第850号

РГАНИ,ф.5,оп.28,д.410,л.309-314

№23028

茹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谈双百方针

（1956年8月8日）

П. Н. 波斯佩洛夫同志：

兹发送给您我们的记者A.科任和B.阿福奇尼科夫与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司司长林江琴(Лин Цзянь-цин)同志的会谈纪要：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的译文。

Ю. 茹科夫(签名)
1956年8月8日

附件一：[1]

关于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简评"百家争鸣"方针》

附件二：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会谈纪要

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司司长林江琴同志在与记者会谈期间讲了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

[1] 该附件略去未译。——编注

鸣”方针的一些相关问题。

林同志说，要理解这一口号，就必须搞清楚以下意思。我们应当向全世界的劳动者证明，只有我们的制度才能给人民带来真正的自由。十月革命前当列宁创建共产党之时，马克思学说是共产主义的主要旗帜。而当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世界版图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理论得以实现的活生生的范例。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便成为了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第二面旗帜。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三面旗帜——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旗帜。近年来，全世界共产党针对新的战争准备开展了积极的斗争。和平成为了他们的第四面旗帜。共产党人手中还高举着第五面旗帜——自由的旗帜。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百家争鸣”这一口号的意思是让不同观点的代表自由地辩论，自由地表明各种看法，其中包括批评和反批评的思想自由，以及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在贯彻这一方针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争论，从而形成了当前我们所谓的宣扬唯心主义自由的局面。

那么，当前我们为什么要允许宣传唯心主义的观点呢？这里至少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即使在阶级消亡之后，唯心主义(理想主义)实际上依然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只要世界上仍存在着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它就将一直存在。如果不承认在社会上，甚至党内仍存在着唯心主义的观点，那就跟现在美国的情况一样了——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客观事实。唯心主义是客观存在的，对它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宣布唯心主义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唯心主义并未因此而停止存在，只是长期地隐藏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另一种方法——宣布允许唯心主义观点有宣讲的自由，从而在公开的争论中确保唯物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学说的胜利。我们认为，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只有采用第二种方法才能够赢得彻底胜利，并最终把唯心主义斩草除根。

第二，在唯心主义内部也存在有积极的因素。我们不能过于简单化、庸俗化地谴责与唯心主义有关的一切。德国古典哲学便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之一。如今，唯心主义哲学当然在走下坡路，并变得越来越反动。但即使现在其中仍可以找到一些积极的东西。要知道，沙漠里也会有绿草的，唯心主义也存在有价值的萌芽。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到唯心主义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只是在100年以前才有的。而在这么一点时间里唯物主义学说当然尚无法包含如此众多的，跟地球上的海洋一样的人类知识。在许多科学领域，即使是那些拥有唯心主义立场的学者们仍在做出有价值的发现，并得出有益的结论。无论是在自然学科，还是在人文学科均存在这样的情形。例如，在美学问题上便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就这一问题写过许多东西。应当承认，坚持唯心主义立场的学者们在这方面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在中国如今也有许多学者有时没有决心表明自己的见解，就是担心被指责犯了唯心主义错误。我们现在给他们提供了充分地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这样我们也就能够从他们的“密室”中获得大量的知识，并在公开的、同志式的批评中分离出所有有价值的东西。

第三，我们认为，给予人们宣扬唯心主义的自由将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带来巨大的好处。这乍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为了进行辩论，就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就

需要准备好自己的武器。以前,我们的宣传家们有时很少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使自己的文章变得更加让人容易理解,更有说服力。现在,他们就不得不警觉起来,以防止在自己的文章中出现弱点、不足和不能让人信服的地方,从而轻易被人驳倒。展开这样的辩论对我们的干部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将使其有机会在战斗中检验自己的武器。马克思主义者们当年都是这样做的。要知道,马克思和列宁的诸多优秀作品就是在反对杜林和马赫的斗争中写出来的。

总之,让唯心主义观点自由地讲出来是必要的。可是,为什么过去党没有提出这一方针?而且,1954—1955年间在国内反而还搞了大规模地坚决批判唯心主义的政治运动,其间对胡适和胡风的观点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批判呢?难道我们当年是搞错了吗?不是的。问题在于,我们当时是以公开辩论方法进行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我们必须首先以唯物主义思想来很好地武装我们的干部。要知道,当时我们许多人尚不明确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界线。许多科学领域均受到唯心主义的严重影响。我们的人还不能完全明白唯心主义观点的危险性和危害。

这就好像当美国军队到了鸭绿江,我们要与其进行关于停战的谈判,这当然是不行的。我们应当先把他们打回到三八线才有停战谈判的可能。与此同理,只有先对胡适和胡风的观点进行坚决的批判和斗争,才能让唯物主义在成千上万人民的头脑中扎下根。这些年间,我们已在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教育中取得了许多成就,并在社会主义改造战线上赢得了巨大胜利。如今,唯物主义已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并已在公开的战斗中赢得了胜利。

当然,让唯心主义拥有宣传的自由并不意味着这两种思想可以和平共处了。我们是根据当前的新条件而提出这一政策的,以适应向反对唯心主义的新的斗争方式过渡的要求,其最终目标是赢得社会主义对唯心主义的彻底胜利。

"百花齐放"口号的意思是(作家们)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可以自由地使用所有体裁和表达方法。作家和艺术家既可以采用新的描写方式,也可以采用旧的表达方法,既可以描写新社会,也可以刻画旧社会,既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正面人物,也可以把反面形象作为刻画的重点。在落实这一口号的过程中围绕这样一个情况产生了许多争论,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好的,但远远不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方法。而"百花齐放"的口号并不是侧重于争论,而是竞争。观众和读者自己将会对什么样的作品更为成功作出评价。而生活本身也证明,我们不能仅仅把一种体裁或一种创作方式宣布为唯一有价值的。这就好像北京的传统戏剧——京剧一样。这一体裁的作品不仅在民间非常流行,而且其中无疑也蕴涵了许多能够体现我们民族性的积极特点。难道他们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类似例子还有苏联脍炙人口的芭蕾舞。另外,我们的作家们有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式内容理解得不够深刻。他们在文学、艺术中的叙述平淡、乏味,充满公式化的样板式人物,而不是有血有肉的形象。在前不久举办的全国话剧汇演中,多数剧目均以"感谢共产党"和"感谢毛泽东"等台词作为结尾。当然,此类言语现在倒是经常会从工农群众的口中听到,但也不能如此千篇一律,把老百姓所言、所感如此概念化。在追求"纯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同时,作家们所描写的新人形象失去了特色,乏味而丧失了艺术表现力。其全体高尚品质均套用如下公式:一位工人由

于接受了一项紧急任务而放弃了婚礼，新婚夫妻平时所谈的只有关于在工厂里高速切削的事，等等。作家们都避免描写爱情方面的内容，以防被指责偏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另外，我们许多对旧社会及其矛盾有深刻了解的老作家也被迫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宝库封闭起来，而只写一些并不总能让人好理解的东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只要求艺术为工、农、兵服务。至于在艺术创作的体裁和方法方面，文学工作者们理应得到充分的自由。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新时代的旗手，尽管他的作品并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近来，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即关于批评的自由问题。一些人赞成"百家争鸣"的方针，但认为没有必要开展针对唯心主义观点的批评。他们希望，至少在1—2年内不要对唯心主义者的言论进行批评。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能放弃批评，虽然我们也保护反批判的自由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批评是需要的，尤其是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因为在政治领域所发表的错误意见很可能会对我们的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但我们也认为批评可以归结为两种类型：敌人的批评和同志式的批评。将所有发表了唯心主义言论或错误政治观点的人都说成是人民的敌人是不对的。例如，如果有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赞成政治禁运的言论，我们就要把他作为帝国主义政策的拥护者来批评，虽然我们不会像对待帝国主义者那样来对待他，而是极力以辩论的方式驳斥其观点，证明他所犯的错误。我们党在进行此类同志式的批评方面拥有良好的传统。众所周知，王明和博古等同志都曾犯过政治错误，并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反对党八股》、《党的正确工作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等都在针对上述同志的同志式批评方面树立了榜样。王明同志至今仍是中共中央委员，而针对斯大林的错误我们也是采取了这种同志式批评的方式。

现在便开始谈关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结果问题还有些为时尚早。但其主要结果我们是知道的，那就是：它活跃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为自由创作创造了条件。例如，从前人们曾认为所有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都是正确的，反映了对某一问题的最终观点。可实际上即使这些文章也会犯错。报纸，包括中央机关报在内都不可能认为自己是无所不知，什么事情都看得清的。因此把《人民日报》当成是可以免除一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报刊是不对的。要知道，连斯大林自己也曾说过，世界上并不存在不经过辩论和争议便能够发展的科学。

当然，高校里的大学生们有时很难自己分辨出唯心主义观点的错误，因此我们应当把辩论局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例如，一位身为摩尔根观点研究者的教授在课堂上理应依据国家为所有大学所制定的教学大纲来给学生授课。与此同时，我们也打算分出专门的时间开设有大学生参加的学术辩论会，而其间这位教授就可以发表自己的个人观点，并向听众介绍自己认为摩尔根的哪些观点最具价值。当然，此类辩论会也应当从大学教师中邀请一些持强烈反对观点的学者来参加。

我们向林同志提出的问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与中共前不久提出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方针，与所有党派之间相互帮助、相互监督的方针，是否有关？林同志答道，这些都是不同的东西。中共执行与民主党派和平共处的政策有如下几个理由：首先，该政策适合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可能有人会问，既然阶级终将消亡，那么保存他们的

党派有何必要,例如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我们认为,即使在阶级消亡之后,其观点、意识形态仍将长期存在。因此我们认为,最好能够为表达这些观点提供一定的合法场所,而各民主党派便是这样的合法场所。

其次,民主党派的存在对共产党和执政党都有好处。前不久,有人曾向中共一位领导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否会在自己的政策中犯错误。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我们不会犯严重的政治路线错误,但至少不敢保证不失败。各民主党派发挥着补充性的监督作用,可以向共产党暗地里指出其所犯错误和所存在的不足。如果有人竟然认为,当我们在为国家从事繁杂的工作时完全不会犯错误,那将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想法。错误是有的,而且将来仍会经常存在。应当及时地指出这些错误,从而不至于使其最终发展到严重错误的地步。

其三,保留民主党派符合我们的历史传统。民族资产阶级与共产党一道参加了民主主义革命,也积极地支持社会主义改造。如今当赢得胜利之后,我们便拒绝与这些人合作是不公正的。另外,在一系列问题上——如关于和平解放台湾,这些党派也可以发挥重大的积极作用。我们认为,在目前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是有可能促使非无产阶级党派为无产阶级和人民事业服务的。

科任

阿福奇尼科夫

1956年7月26日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140,л. 200－218

№20555－7

伊万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对朝鲜的经济援助

(1956年8月17日)

1956年9月15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В. И. 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8月6—24日

第243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6 年 8 月 17 日

我拜访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乔晓光并与之会谈。

在谈话当中我叙述了关于在访问莫斯科期间苏联与朝鲜政府代表团之间的会谈结果和经过。

乔晓光指出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给予朝鲜新的援助的重要性，并特别强调了在这方面苏联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乔晓光说，截至目前朝鲜政府仍未就中国方面进一步给予朝鲜援助的问题向位于平壤市的中国驻朝鲜使馆作出任何相关通报。乔晓光问，关于这方面问题苏联使馆是否了解一些情况。对此，我作了否定的答复。

乔晓光继续说，率领朝鲜代表团参加中共八大的是金日成，看来，届时他们将与中国方面讨论关于(中国)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援助的问题。

乔晓光又说，朝鲜政府已建议(中国)签署关于在 1957 年度中国向朝鲜提供 2 亿元商品的协议，其中 4 000 万元为以商品的方式提供。至于其余 16 000 万元如何使用，乔晓光说，朝鲜同志仍未做出明确的说明。

我们相互约定并认为，今后多举行此类会见对双方都是有益和必要的。

参加此次会谈并承担翻译工作的有我使馆随员 М. П. 库尔别茨基和中方译员 E 保民。

РГАНИ, ф. 5, оп. 28, д. 410, л. 346 - 347

№10380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向中国移交满洲档案事

(1956 年 8 月 20 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决议所决定的问题(1956 年 8 月 20 日)

第 141 项　关于苏联内务部的问题。

一、批准并同意在报刊上公布关于苏联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移交满洲档案的通报草案(附件)。

二、责成苏联外交部(费德林同志)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苏联保留一部分对于研究苏联历史具有一定意义的满洲档案的缩微复制文件，并允许苏联学者在进行学术研

究时使用这些档案材料。

三、提交主席团审批。

附件：

书记处会议第 20 号记录第 141 项

草案

致苏联部长会议：

苏联部长会议已经作出决定，将保存在苏联国家档案馆里的所谓满洲档案(即中国黑龙江省和吉林省机关 1675—1900 年期间的文件资料)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档案材料是原沙皇俄国军队在 1901 年从齐齐哈尔市运来的。

这些档案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目前历史学界还极少有人研究过，其内容涉及中国对外联系的历史、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情况以及中俄关系的历史。

在即将移交的这些档案资料中，有一大部分材料其内容是关于两省的军事和民事管理问题的，还有关于居民的数量和社会成分、土地关系、农业和贸易的发展情况、道路建设和水利工程、旗人军队的状况以及地图和其他文件。

作为研究中国东北地区 17—19 世纪历史的文件史料基础，满洲档案具有重大的科学和历史意义。

ЦХСД，ф. 4，оп. 15，д. 527，л. 46、93

№24925

冯义致格洛莫夫函：中国铁道部拟向苏联派遣实习工人

(1956 年 8 月 22 日)

格洛莫夫同志：

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拟向苏联派遣 80 名工人前来实习。24 名实习工人的名单(22 名工人来自蒸汽机修理工厂，2 名工人是研究内燃机工作的)已经提交。

兹向您发送另外 56 名实习工人的名单，这些实习工人应当在今年 10—11 月份分别到达苏联。

考虑到我们没有充分的经验来制定名单，这些名单的制定不完全是正确的。我希望，我

们能够参与就实习工人的专业教育问题和实习期限问题进行的谈话。

注：所提名单有112页，共2份。[1]

此致

敬礼！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处专家事务办公室代主任

冯义

1956年8月22日

莫斯科

РГАЭ，ф. 1884，оп. 60，д. 1758，л. 41

№09835

利哈乔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1956年8月22日）

机　密

文本第1号

致苏共中央

Б. Н. 波诺马廖夫同志：

现随信寄去使馆整理的关于毛泽东提出的十项方针的材料。这十项方针是目前条件下中国党和政府活动的基本方针。这些方针或原则是毛泽东于1956年4月底在中共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提出的。以后在不同时间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在内部报告中也重复过这些原则。

在中国的公开报刊上，还未引用上述毛泽东的十项指示。本材料是根据同个别中国同志的谈话记录和其他非正式材料整理的。

附上述材料，共18页。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В. 利哈乔夫

---

① 在俄国公布的档案文件中没有该名单。——编注

附件:

关于毛泽东所提出的十项方针

所谓十项方针或十项原则,是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的,以后又拿到地方上讨论、修改和补充,最后经中共中央同意的。

在提出这些方针的时候,全国的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巨大的胜利。到3月底,全国90%的农户已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且55%的农户是高级社即社会主义形式的合作社的成员。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私人企业(其产值占整个资本主义工业的92%,其资本占整个资本主义商业的75%)已变成合营企业。全国手工业的88%已联合成生产合作社。

由于改造是在极短的时间里以跃进的形式完成的,改造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共中央预计的速度,现在急需巩固这些成绩。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十项方针是巩固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新的高涨时期所取得的成绩的特别纲领,是当今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面临的基本任务的清单。

从十项方针的内容可以看出,其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加强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进一步发展民主的问题方面。

一、第一项方针毛泽东讲的是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他强调指出,不能为发展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在主要关注重工业的同时还应加强对轻工业和农业的关注。否则,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就将处在困难的境地,而重工业本身也不能很好地发展。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已开始贯彻执行:五年计划规定的重、轻工业投资比例已由8∶1改为7∶1。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轻工业的重点项目已由计划规定的65个增至99个。从预算拨款看,与1955年实际水平相比,1956年对轻工业拨款增加86.14%,对重工业拨款增加42.08%。在李富春在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里和报刊上(见1956年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详细论证了重工业和轻工业投资比例的变化依据,而且作为基本理由还提出了必须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再者,轻工业投资回收快、利润高,这样将保障国家积累迅速增长。

在分析引起重、轻工业投资比例变化的原因时,使人产生一种印象:这一变化首先是出自政治原因,而并非经济原因。的确,中国同志们指出了按人平均中国轻工业生产的落后:中国的棉布生产仅为苏联的1/4,不足印度的1/2,羊毛、亚麻和丝绸布匹生产接近苏联的1/40,而不足印度4年前生产水平的1/3。但中国的重工业生产按人平均更少、更落后。1955年按人平均,电力生产不足苏联的1/40,煤不足苏联的1/12,石油不足苏联的1/220,生铁不足苏联的1/27,钢不足苏联的1/47,水泥不足苏联的1/15。而且现在轻工业生产占全国工业产值的一半以上。

现在还难确定，与原来设想相比，比例调整要使重工业发展速度放慢多少。但是应该指出，按照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重工业投资比重比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高：中国为88.8%，苏联为85.9%(占工业总投资的比重)。在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讨论五年计划时，中国同志们认为这种情况的根据是，重工业现有基础非常落后，在生产日用品上轻工业和手工业可利用的潜在资源雄厚。随着比例调整，重工业的投资比重计划达到87.5%。

二、第二项方针涉及必须充分利用中国沿海地区的能力。

毛泽东指出，如果说在此之前，曾强调不应在沿海地区发展工业和高等教育，应把一部分工厂和高校从这一地区迁往内地，那么现在经验表明，不应这样做。毛泽东注意到，沿海地区集中了旧中国70%的工业。接着他引用了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发言，说在现在条件，后方也容易遭受打击，现在原子弹可以扔到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毛泽东指出，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新的工业区的发展上，但同时也应最大限度地利用沿海地区的工业和文化中心。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及时的。在五年计划前3年的时间里，沿海地区的工业发展速度已经呈现滞后，尽管以前的多数企业都集中在这里，这里还有较发达的生产手段，有较多的高技能的工作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1955年全国工业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65.6%，沿海各省市增长54.4%，而内地增长96%。如果说1953年全国工业产值增长31.7%，上海增长31.5%，天津增长36.7%，那么到1954年，全国平均工业产值增长16.7%，而上海仅为7.4%，天津为11.6%；1955年，全国工业生产增长是8%，天津仅为2.1%，而上海的工业生产规模反而下降4.5%。在这一地区的企业里，现有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上海，对40种产品的生产调查数据表明，仅有10种产品，其中生产设备使用效率超过80%，20种产品的生产设备使用效率在40%—80%，8种产品的生产设备使用效率在20%—40%，2种产品的生产设备使用效率低于20%。而按照五年计划，近70%的工业生产增长应依靠旧的企业，而这些企业正好位于沿海地区。

毛泽东讲话之后，沿海地区的形势成了全国人大三次会议(1956年6月)、党组织和报刊上讨论的对象。在上海市委会议上公开讲，对上海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挖掘上海的工业潜力注意不够。《人民日报》在7月8日的社论中指出，在制定计划时没有规定出发展沿海地区工业的积极措施，或考虑得不充分。这样，有意或无意地在其发展道路上设置了障碍，而国家没能从沿海的工业中得到更多的产品、积累和干部。李富春在人大三次会议上还指出，由于对充分、合理利用沿海地区工业基地的意义估计不足，存在怀疑，没有同内地建设很好地结合，所以在制定计划和实际利用这些基地的工作中没有表现出充分的积极性。认为纠正这种状况的具体出路是，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一地区所有的现有潜力，把企业改造和它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生产重组结合起来。

据报刊上报道的材料，这一工作已经开始。《人民日报》报道，在上海，5、6月份已有160多家合营企业(重工业)开始被改造，规定充分挖掘他们的潜力，扩大产品生产。据使馆掌握的材料，现在已限制把沿海地区的企业迁往内地。

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工业潜力,除上面所说的以外,还将对居民的工业品供应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全国的主要轻工业都集中在这里。

三、中共加快经济建设速度的计划反映在第三项方针里。国家预算用于经济建设上的资金还不够充分,给国防拨款还依然很高,毛泽东说,第二个五年计划应该给经济建设拨更多的资金。这一方针还有其具体的表现。例如,按照1956年预算,国防开支已由1955年占整个预算的22.15%降为19.98%,国防拨款1956年比1955年下降5.2%。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在对苏联军事顾问的一次报告中指出,根据毛泽东减少军事开支的指示,打算裁减兵员,减少即将陈旧的武器储备,减少武器进口。

四、接着,毛泽东在第四项里批评了只注意国家和社会利益而忽视工人、农民个人利益的情况。他说,在公布的农业十二年发展纲要里,只讲发展农业生产,几乎没提农业生产合作社成员个人利益。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农业合作社社员每人的收入到底有多少。毛泽东说,我们对工人讲了许多,要开展社会主义竞赛,要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同时我们必须提高工人们的劳动工资,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他号召,农民和工人的个人收入每年都应不断提高。

这一加强关心劳动者的物质状况的方针有其客观必要性。与国民党时期相比,尽管居民的物质福利有了相对提高,而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还是非常低的。1954年,尤其是1955年,出现了拖欠工人和职员工资的倾向。(关于中国基层居民的详细生活状况请见使馆整理并已寄往中央的专门材料)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中共和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整顿劳动工资制度。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状况。1955年下半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劳动薪金实行了改革。从1955年底开始,工业和其他国民经济部门的工资改革准备工作也积极地开展起来。现在改革正处于实施阶段。1956年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平均将增加13%。

改善劳动者物质状况和生活条件的问题在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在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里都认真讨论过,至今报纸上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在企业和机关里正在专门调查工人和职员的生活条件,调查结果拿到党的组织里讨论。党要求各地领导干部详细掌握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并采取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措施。在毛泽东讲话之后,这项工作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至于农民,党组织提出了在1955年让90%以上的合作社社员增加收入的任务。7月9日,中共中央给各级党委下达了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其中规定,今年限制社会基金留成和管理费留成,把大部分收入分配给合作社社员。

由于没有充分的材料,中央还不能对全国执行这项指示的前景作出确定的结论。据某些省的夏收分配结果,这项指示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执行,90%以上的合作社社员增加了收入;四川省21个县,91.93%的合作社增加了收入;安徽省种植茶树的许多县,90%以上的合作社社员增加了收入,而且增幅达到20%—30%,甚至50%。同时也有收入下降的情况。在湖南省,经检查确定,在夏收分配中,40%的合作社不能保障自己的社员(90%以上)增加

收入；主要原因是没有重视发展多种经营。类似情况在甘肃省某些合作社也存在。现在党组织正在做工作克服出现的缺点，以求秋季丰收弥补过去的损失，完成中央下达的指示。

如此看来，毛泽东所提出的经济问题方针首要目的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考虑到了其他兄弟国家在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状况的事业中所出现的过失和缺陷，并本着这种精神重新考虑它以前提出的原则，揭露缺点并采取措施克服它们。

中共加快速度提高劳动基本群众物质福利的方针巩固着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成就，表明了社会主义经营形式的实际优越性，巩固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领导地位和威信，为在全国进一步加深社会主义改造创造着有利的氛围。

五、在十项方针中，包含许多纯政治因素，其目的是进一步发展民主，让广大群众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国家管理，进一步巩固国内政治形势。

在第五项里，毛泽东提出了扩大地方机关权力的问题。他说，中央机关包揽了过多的事情，直到解决狭小的具体的问题。管理国家，毛泽东指出，权力应集中在中央机关，但同时应充分而广泛地调动各省机关的积极性，不应该什么问题都由中央解决。这一原则也适用于省和县的关系。毛泽东要求给地方机关更多的权力，直至制定某些法令文件的权力，让他们有可能根据本省的情况，在贯彻中央机关的指示时作出适当修正。

在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代表的发言中，也批评了国家管理中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周恩来在会议总结发言中说，由于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引起了生产力的高涨。为了适应这新的形势，周恩来说，必须进一步具体划分中央和地方机关的权力。划分的原则应是“进一步调动地方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和改进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至于实现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现在只是正在做准备工作。正如李先念在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报告中所说的，中央和地方机关的职权范围问题将在国务院召开的……①会议上详细讨论，为解决这一问题，最近将提出具体措施。

六、在许多至关紧要的问题当中，毛泽东还提出了少数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工作的问题。考虑到少数民族占的地方占全国总面积的60%以上，长期以来经受压迫，其中包括来自汉族方面的压迫，居住在边陲以及其他情况，毛泽东指出，必须重视对他们的工作，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不是口头上而是切实地帮助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和经济。

到目前为止，在某些地方，中共的民族政策贯彻得不力，还有严重的错误。这表现在一些地区不重视少数民族工作，依然存在大汉族主义，尤其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上。不少地区还表现出了不必要的匆忙，没有考虑到少数民族的具体条件和本身发展的特点，轻视他们的风俗和习惯。在少数民族干部的使用问题上，还存在这样一些现象，如侵犯少数民族干部的权益，轻视他们。汉族干部包揽一切事务，实际上把少数民族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干部排挤在一边。这引起了少数民族的不满,让反革命分子和敌对分子钻了空子,甚至组织武装暴动。1956 年,在云南和四川的交界处、西藏、新疆,在少数民族中间出现了严重的骚动,有的多达几千人。(这方面的情报已寄出)

……[①]对这一领域工作中的缺点展开了广泛而尖锐的批评,这突出表现在 7 月 2—5 日召开的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不久前,民族委员会对各民族地区状况进行了检查。为此成立了 7 个工作组,分赴云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内蒙古、东北、新疆、西藏。工作组成员有科学院、文化部、中央民族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和其他机关的工作人员,民族问题专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工作者,艺术工作者,等等。其中一些人还在中央民族学院接受了专门培训。给这些小组提出的任务是,用 4—7 年的时间深刻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发展水平、所有权系统和阶级斗争状况,尽可能搜集少数民族历史发展、习俗和风尚方面的资料。所有小组,包括西藏小组在内,均已着手工作。

毛泽东关于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指示正在努力贯彻执行。按照 1956 年预算,全国经济建设拨款比 1955 年增加17.04%,而内蒙古这一拨款增加了54.31%,青海增加 113.14%,西藏增加 27.27%。全国社会和文化教育经费拨款 1956 年比 1955 年增加预算 18.36%,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增加 25.06%,内蒙古增加 50.36%,青海增加 71.38%,西藏增加 28.72%。

七、毛泽东在十项方针的第七项里,论述了中共中央对待民主党派的完全新的和重要的政治路线。毛泽东指出,我们将在长时间里允许在中国存在民主党派。在论证这一原则时,毛泽东强调指出了民主党派所代表的"反对派"有重要意义,通过民主党派中的反对派"我们可以知道许多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事实和现象"。提出的其他论据还有:继续把资产阶级吸引到人民政权一边是非常重要的。国内的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分子赞成我们是重要的,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赞成我们对于我们也很重要。毛泽东的这一方针是中共所实行的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首先是对共产党实行监督的政治方针的实质。

正如中国朋友们所认为的,现在贯彻这样的政策不会给中共造成现实的危害。各民主党派本身是非常薄弱的,无论从他们的政治分量看,还是从他们对群众的影响看。他们总共人数到 1956 年 5 月底才近 4.5 万—5 万人。这不仅表明,民主党派无论如何都不能与拥有 900 万党员的共产党相提并论,而且表明他们在人民群众中还很不普及。现在的民主党派按其实质更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不像是为一定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多党共存的方针带来了明显的政治好处。中共新方针大大提高了民主党派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这便有可能更有效地利用他们对资产阶级和老知识分子施加影响。同时,这也表明中共打算继续保持统一战线,意味着资产阶级代表和老知识分子有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可能参加国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保持自己已有的权利，意味着“安抚”这一阶层，防止他们的不满，加强他们对中共的依赖性。最终，新的方针将进一步促进国内政治形势的稳定。

毛泽东讲话和新方针颁布之后，民主党派的活动明显地积极起来了。他们开始吸收新的成员。例如在3个月的时间里，到7月底，九三学社增多了700个成员，人数将近2 000人；民盟成员从4月的12 000人增加到7月底的17 000人。中共认为，到1956年底各民主党派人数将达到8万人。(这一问题的详细情况请看关于中共中央加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措施的通报)

八、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在镇压反革命和贯彻镇压措施方面的总的政策方针。这方面的基本精神是：大大减轻对犯罪的镇压措施，其中包括对待反革命分子和……①一般来说，毛泽东指出，我们对胡风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国民党俘虏不使用死刑……保留反革命分子的生命不会对人民民主专政带来危险；如果在宣判死刑和执行死刑时发生错误，那就不可挽回了。

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下，这一行动完全是正当的。其正当性首先是由继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国家的根本社会变革决定的。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及其强大允许在全国范围内于1955年开展群众性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镇压颠覆活动的行动。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前3个月共逮捕和判刑几十万反革命分子。还有更大一批破坏分子受到保卫机关、行政和社会组织的监管。1955年处决12 500个反革命分子。如果说第一次镇反(1951年)监禁130万人，处决71万人，监管120万人，反对反革命的斗争好多年没有停止，那么这次很清楚，到1956年4月，大部分破坏分子已无力反抗。

为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中共对企业、机关、部队和学校里的干部进行了群众性的审查。到1956年初，共审查400万人。

人民群众积极支持肃反斗争，这表明残留的反革命分子颠覆中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社会主义高潮和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大削弱了内部反革命的社会基础。反革命分子自己也开始明白，国内的反革命没有前途。从1955年底开始，到安全机关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增多了。到目前为止，自首人数已达几十万。毫无疑问，对反革命分子取消死刑的方针将进一步瓦解反革命。

九、第九项方针的基本内容是讲某些批评的原则。毛泽东反对这种现象：当摸清了中央领导的意图之后，下面便“异口同声地赞同上面同志的意见”，即使他们之中有人有不同意见也不说，只是观望其他人的反应并同意他们。毛泽东还反对不能正确地对待工作中犯错误的人，瞧不起他们，有时还剥夺他们的工作。

应该说，最近几个月中国的批评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首先表现在各县、市、省党委为中共八大做准备所召开的代表会议上。代表会议是在发扬党内民主和代表积极参加的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条件下召开的。比如,在省的代表会议上,通常有60—80人发言,有事不能出席还可书面发言表达自己的意见,书面发言也算发言。在代表会议上,进行口头或书面发言的通常达到120—140人。代表们尖锐地批评领导工作中的缺点,一般情况下,不称职和不能证明自己正确的人被从代表会议主席团拟定的新的党委候选人名单或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中开除。

与以往相比,这次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是在严厉的批评精神之下召开的。在发言中,一反传统做法,每一个发言者都对国家机关、组织工作中的缺点给予批评。

不久前中共提出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进一步开展批评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关于这一重要问题,我们已递交单独报告)

关于同情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可以举出下面的例子: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犯了错误因而受到严厉批评的薄一波同志和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犯了某些错误的邓子恢同志,如今仍在国家领导人当中占有显著位置。

在开展批评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还应指出,从下面来的批评通常都局限在小事和次要问题上,存在着压制群众批评的现象。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毛泽东关于利用苏联经验的指示。毛泽东说,中国经常这样:如果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做了什么事,中国的同志们就说这一切都好,他们只需照办就行了。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同志们缺少批评的态度。在这方面,毛泽东强调,中国应该向所有人学习,其中包括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学习人家的好东西,他说一党制有阴暗面,必须学习某些西方国家的两党制。

所以,除了学习苏联和民主国家的经验,现在正在积极采取措施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1956年,中国派往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增多。1957年计划从资本主义国家购买多一倍的书籍。

在最近半年里,在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讲话里出现一种倾向:号召以批判的态度利用苏联的成果。作为这一立场的依据,经常提出要反对机械地把苏联的经验搬到中国,反对中国工作人员忽视中国的具体条件和形势的特点。

毛泽东告诫不要骄傲,强调中国还是一穷二白的国家,为继续前进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同时他也反对解放前就存在的一种意见:似乎中国什么都不好。他说中国人没有权利妄自菲薄,相反,为建设伟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动员自己潜在的力量和能力。

ЦХСД,ф. 5,оп. 28,д. 407,р. 5174,л. 129-147

№09839

图加里诺夫致库尔久科夫报告：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1956年8月23日)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现报告对在第十一届联大上提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的看法。

众所周知，在以往几届联大会议上，苏联恢复中国在联大合法权利的意图经常遭到美国的破坏，它每次都以多数票蒙混通过自己的提案：把这一问题推到“下次大会讨论”。

但是最近以来有越来越多的联合国资本主义成员国开始倾向于正确地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促使这一倾向发展的主要是以下因素：

——总的来看，国际紧张形势有所缓和，因此在联合国成员国中寻求可接受的办法来解决国际争端问题的努力不断增长；

——中国政府国际威望的增长(特别是中国参加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之后)；

——许多不发达国家，其中包括阿拉伯国家，希望在巩固自己独立的斗争中得到中国政府方面的支持；

——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实业界人士同中国扩大贸易的兴趣不断加强。

对联合国许多资本主义成员国立场的变化——向有利于尽快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方向转向——起了一定作用的还有一件事，即由于国民党分子在十届联大上的错误，18个国家没能同时加入联合国。

主张尽快解决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国家的数目增多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在十届联大会议结束时吸收了16个新国家为联合国成员国，其中一半以上同中国有友好关系。

据非正式材料透露，蒋介石驻美大使馆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于1956年1月26日给国民党立法院外事委员会提交报告，其中指出，联合国的形势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十一届联大会议很难阻止讨论中国问题。

对在下届(第十一次)联大会议上提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现在各国所持立场如下：

在联合国76个成员国中，对下届讨论这个问题持坚定立场的可能有24个国家(在第十届联大会议上，有12个国家发言赞成讨论中国问题；有42个国家支持美国的提案，主张再次拖延讨论这个问题；有6个国家弃权)。它们是：1. 10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南斯拉夫)；2. 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挪威、瑞典、丹麦，它们在十届联大会议上已发言反对美国拖延

讨论中国问题的决议;3. 埃及、叙利亚、也门,它们不久前已与中国建交;4. 阿富汗,它在阿苏1955年12月18日共同声明中已明确表示对这一问题持积极立场;5. 锡兰、尼泊尔、柬埔寨、菲律宾,它们已在第十届联大会议上被吸收为联合国成员国,从它们对中国总的态度看,可以预料,在第十一届联大会议上,它们对中国将采取积极立场。

但是应该指出,在上述国家中,其中一些国家虽说赞成尽快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但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也可能采取不十分彻底的立场。众所周知,其中一些国家还没有彻底抛弃在联合国可有"两个中国"代表席位的思想。

另一方面,在第十一届联大会议上,坚决反对讨论恢复中国合法权利问题的可能有27个国家。它们是:美国、国民党分子、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希腊、伊朗、伊拉克、泰国、菲律宾,还有17个拉美国家(即除阿根廷、乌拉圭和墨西哥之外所有的拉美国家)。

至于其余25个联合国成员国的立场(英国、加拿大、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澳大利亚、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黎巴嫩、利比亚、沙特阿拉伯、约旦、以色列、巴基斯坦、新西兰、南非联盟、老挝、墨西哥、阿根廷、乌拉圭等),现在尚不清楚。它们大部分承认尽快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是必要的、适宜的,但同时也不想激化它们同美国的关系,其中有的找借口说,类似步骤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今年美国大选中可能很不利。所以应该指出,从提出让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的前景看,把第十一届联大开幕时间改在11月中旬,即美国选举时,可能会起积极的作用。

这样看来,同去年相比,明确支持尽快解决中国在联合国代表席位问题的国家明显地减少了,它们在第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上将不会占必定的多数。

在这种情况下,把该问题列入第十一届联大会议议事日程有了现实的可能性。但是把这些可能性变成现实,这将首先要看现在动摇的那些国家届时在会议上采取什么立场。

所以,预先做好准备工作,尽量让大多数动摇的国家在未来联大会议上支持提出让中国进联合国的问题,至少让其保持中立立场,是非常重要的。

附关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上的立场的材料(7页)。[①]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任

И. 图加里诺夫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9, п. 414, д. 51, л. 60－63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个附件。——编注

№21475

马尔采夫与杨秀峰会谈纪要：通报中国高校会议工作结果

(1956年8月23日)

摘自马尔采夫 A.Φ. 的工作日记
1956年9月11日
第722号

机　密

与中国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同志的会谈纪要

1956年8月23日

8月23日，我拜访了中国高教部杨秀峰同志并根据苏联高教部的委托向其转交了叶留金同志的私人信件。杨秀峰同志请我转达对苏联高教部部长叶留金同志的谢意。随后，杨秀峰同志向我通报了中国高校会议的工作结果。

今天，我们请您来，是想向您通报我们在全国高校校长会议上所讨论的那些举措。关于此次会议的目的和任务，我们以前已向您通报过了。根据我们的原定计划，此次会议应有59所高校参加，但最终只有21所高校的代表与会。与会代表中半数为高校的校长，另一半　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会议于8月16日闭幕，但与会者仍在部里继续工作，直到8月20日才开始各自返回原单位。正如我们以前所确定的那样，此次会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能够清除大学生们的学习负担，而发展其独立思考能力等。与会并参与上述问题讨论的高校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类型：技术院校、农业高校和综合类大学。在会上我们提醒校长们注意，当返回原单位后他们只可能把会议所提及的少量措施落实到实际，因为其他问题仍需要继续讨论。我们在此次会议上所制定措施的特点在于，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各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考虑采用哪些措施以改进自己的教学工作。目前，我们并不打算重新制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只想对一些问题进行研究，以便统一意见，而在来年再对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加以修订。关于那些我们目前正在实施，或以后将要实施的措施，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解释：

1. 我们应当参考苏联的经验来开展自己的工作，并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条件来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换言之，我们必须更深入地学习苏联经验，以便将之与中国的实际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的主要目标——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在苏联经验基础上建立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与苏联的实际情况相比，说明我们的条件在许多方面还相当薄弱和落后：

如大学生的生活条件、大学教师的工作条件,教育设施和基本建设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的大学生的学习为何如此的繁重。问题还在于,我们所制定的教学大纲和计划是在苏联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其所确定的教学课目和课程过多。从而导致学生们可以独立支配的时间太少,无法复习和巩固已学到的知识。因此只有少部分学生有可能牢固掌握所学到的知识。而一部分学生则很难掌握所有知识。由于时间不够,在准备讨论课时学生们只能死扣自己的课堂笔记,从而导致讨论课几乎都是一字不差地重复相同的内容。学生们自习的时间很少,课外阅读的时间也就更少了。因而也就无法为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做准备。由此导致的最终结果是:高校毕业生往往不能立刻独立承担起本专业的工作,从而对我们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鉴此,我们必须减少学生的学习负担,改变教学计划,减少一些不重要课目的学习材料,当然在采取此类减轻学习负担举措的同时并不排除在个别情况下增加一些课目的学习时间和学习材料的可能性。换言之,我们在总体上减少所有学生学习内容的同时,也会向那些学有余力的,有特长的学生提供一些选修课以供其自由选择。我们现在暂时能供自由选择的选修课只有一门,今后会考虑增加其数量的问题。

如果一些人只是从表面上来看待我们打算采取的这些举措,那么就可能得出这些措施将导致学生学习质量下降的结论。但我们认为,我们将采取的这些措施不是会降低,而是会增进学生的学习效率。

2. 在各地方院校灵活机动的基础上实施统一领导——这是我们的既定原则。会议指出,我们必须改正过去那种只强调统一领导的一刀切做法,在教学计划、大纲和管理规章制度方面我们应当使各高校拥有一定的灵活性。

3. “让所有学者们展开竞赛”——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该方针将与各地方高校灵活机动基础上的统一领导原则紧密结合起来。在会议上一些人赞成让校长和教师们在制定教学计划方面拥有更大的灵活性,但在总体上我们的教学计划仍需要以统一下发的文件为指导。鉴于多数与会者均要求提供这种灵活性,我们便在会议文件中指出,各高校在制定教学大纲和计划上应当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以上三条原则充分反映在我们会议所制定的措施中。我们今后将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压缩教学计划,减轻学生负担。

与会的所有同志都赞成我们计划实施的举措,而实际上除了赞成外,有些高校已开始在这方面开始了具体的行动。

应当说,我们过去对大学生所制定的管理措施过于严厉,并要求其严格遵守。今后,我们对此将作相应的改变。在强调全面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个人爱好和能力。

我在会议上也发了言,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见解,而非会议结论。我的发言记录已准备就绪,3 天左右我就可以审阅完毕。所有举措都是由 3 个局(技术高校、农业高校和综合类大学)制定的,并载入相应的文件。这些文件都应当经过认真的讨论,并报告给各高校上级机

关和高校直属部委。我们希望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共同制定这些措施。

所有与会者均指出，在过去的数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这些均与借鉴苏联的经验密切相关。我们的高校已培养了大量业务熟练的专家型骨干，理顺了教学进程。正是由于这些成绩，我们已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后我们将坚持的主要方针是：更深入地学习苏联经验，以便更广泛和紧密地将之与中国的具体条件相结合，并在中国的实际中运用之。

在深化改革和改进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我们的经验仍很欠缺，因此我们请求苏联专家在这方面更多地给予我们帮助。

一些同志询问，我们所采取的这些举措是否是教育改革的继续。我个人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我们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业已成功结束。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只是进一步改进和巩固高等教育体系。我们目前的教学计划和大纲都拥有统一的模式和基础。另外，大家都承认马列主义在所有高校所发挥的领导、主导作用。我们高校的教学科目是最完备的，虽然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有一些科目仍很欠缺，但这只是个继续完善和加强我们工作的问题。我们工作水平的改进和提高是永无止境的。因此，目前我们所说的并不是关于教育改革的问题，而是高等教育的提高和改进。

会议期间，我们还讨论了在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大学教师、社会活动家和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在内的所有同志均承认，虽然我们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其中主要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完全领会苏联经验的实质，因此也就无法完整地将之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具体条件相结合。从而有时会导致我们在工作中犯形式主义的错误。例如，课堂讨论在苏联本是一个很好的教学模式，但在我们的高校中，这一教学模式则往往变成了课堂笔记转述课。学习苏联经验的不足还明显表现在如下方面：在运用苏联经验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充分考虑和研究中国高校的实际情况。另外，关于中国高校的情况资料我们向苏联专家提供的也很少。我们应当尽可能广泛地向苏联专家通报中国高校的实际情况，以便他们能够更充分地考虑到我们的具体条件。因此，今后我们应当清除一些阻碍，以便苏联专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另外，在这方面我们还有一个不足，那就是我们很少迫使自己去思考所有这些存在的问题。所有上述三方面不足，我想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苏联专家也向我们指出了这些不足。而如今，我们请求你们来帮助我们克服这些不足，以便改善我们的工作。

所有苏联专家，包括在高等教育部门工作的专家在内，均认为有必要高度评价和发展中国的传统。关于这方面的建议我听到许多，但我们在这方面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却不多。在创造性采用和正确学习苏联经验方面我们存在一些困难以及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缺陷。如果我们能够把学到的苏联经验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并更紧密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么我们就将取得更大的成绩。我们既应当改变这种状况，清除已渗透到我们高等教育领域内部的死啃书本和教条主义等不良现象，同时也要与经验主义作斗争。

我想再次强调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在苏联经验的基础

上建立自己的、新的高等教育体系。我们不能走老路,走旧中国的路,或美国道路。我们高等教育体系的基础业已建立,如今只是涉及如何改善和提高我们整个工作水平的问题。

在会议上我们还争论了如下一个问题,即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犯了教条主义错误的问题。一些同志认为,我们并不存在教条主义错误,只是没有很好地掌握苏联经验的实质;另一些同志则说,我们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不过,多数同志均赞成如下观点:由于我们存在有教条主义倾向,因而导致没有很好地将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更正确一些。关于我们的工作情况,我们已向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作了汇报。陆定一同志认为,不能简单地说我们中间存在着教条主义,而应当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们今后一定要更好地将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应当考虑到,我们的条件是不如苏联的条件的,因此我们最好提出这样的行动方针:"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要贯彻这一方针,就必须减轻学生负担。陆定一希望,我们能采取与苏联专家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这方面问题。他指出,苏联在高等教育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并提醒我们有必要学习一下苏共二十大决议。

技术高校管理局局长谭淑云(Тан Шеу-юй)同志指出,由于大学教师不足,便出现了以生产实践考查替代毕业设计的问题。在压缩教学时间方面我们尚没有实施具体措施,因为这方面问题仍需要研究;关于这方面问题我们虽然思考了许多,但至今还没有得出一个完整而清晰的答案。许多人认为,此类课目,如安全技术和消防安全等,虽然也很重要,但按照苏联专家的话说,只需听几次讲座即可,而无须将之列为一门必修课。在高校中学生们往往很少在此类课目上下功夫。我们打算把这些课程换成一些独立的讲座或将之与其他课程混在一起。

关于考试的问题——其中包括口试和笔试在内,必须强调的相关内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把考试期确定为3—4个星期,这不论是对学生还是教师都是一项过于繁重的工作。一些同志建议将考试期限缩短至2—3个星期,但这里我们又会遇到另一个矛盾,即学生的复习时间就相应减少了。

其二,鉴于学生数量多而教师数量不足,一些同志建议以书面考试替代口试。

其三,许多人认为,只根据考试结果而不参考平时成绩来作为对学生所掌握知识的评价依据,才是一个合理的评估体系。但近年来在苏联,人们更经常强调在中学应当参考学生的平时成绩。针对这方面问题,我们应当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是这样的:压缩学生的考试和掌握知识的评估次数,并在必要时参考其平时成绩。

综合大学管理局副局长于北辰指出,我们在关于综合大学的教学实践活动问题上仍有一些不甚明确的地方。例如,历史课的教学实践活动如何开展等。在自然科学方面,这个问题是清楚的,但在文科类科目中这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东北人民大学组织学生参观了北京的博物馆,这当然很好,但在博物馆中大学生们只能跟游客一样看到一些展品,而不能系统地接触到这些东西。另外,这样的实践活动也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而对那些地理位

置比较偏僻的高校就无法组织类似的活动。

我们没有人会否认毕业论文、生产实践和年级论文等的重要意义，但在教师不足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例如，根据北京大学的原定计划，如果400个学生毕业，就需要40位教师来做这些毕业论文的导师。可除了毕业论文，教师们还要负责指导学生的年级论文和社会实践活动。如果根据这样的教学工作量来计算，那么我们的教师数量就远远不够了。那么，北京大学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对于我们而言，这将是我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关于考试的形式问题。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说是口试，但实际上却变成了笔试。例如，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们先是为答题做了详细的准备，记录了所有需要回答的问题，然后在口试时读所记录的内容，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学生太多，教师根本没有时间提问其他问题。而这样一来，口试便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

以依据平时成绩来代替考试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缩减考试数量。这样，学生们就不必在考试期间超负荷地工作了，就可能在一个学年中更平稳地、更集中地从事学习活动。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也存在一些困难。例如，如果北京大学每个俄语教师只有15位学生的话，那么考试就当然没有必要了，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那里每个教师都要负责许多学生。

在会谈结束时，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补充提出了如下一些意见：

1. 我们达成共识的观点如下：每个专业的课程必须明确固定的最低标准，其中专业课应当深入学习，次要课程应当压缩，作相应的改动，或将之与其他课程混合或作为选修课。教学计划也应按最低标准来作，并统一适用于所有高校。

2. 在各高校的计划中学习科目过多，从而导致学生负担过重。这种状况应当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加以改变。但变化不能超过适用于所有高校的、统一的最低标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学生们能够很好地达到最低标准，那么对各方面来说都将是比较好的结果。

3. 在统一领导下的灵活性。这里的灵活性不能理解为放任自流，在这种灵活性条件下，各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教学计划。灵活性——就是要考虑各个高校不同的具体条件：所培养学生的水平差异，教师专业能力方面的差异，等等。由此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灵活性，就会造成学生负担。当然，有时此类学习负担也可能是错误的教学方式引起的。过去，我们制定的制度过于严厉，从而造成了许多弊端，如形式主义、无效率地浪费时间等。而为了今后不再出现这种无效率的浪费时间现象，我们就必须迅速改变现状，对课程类型作相应的变动。所有这些举措都应当在统一领导和严格遵守原则的条件下实施。

4. 我们应当全力搞好大学生的实践培训工作，这项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马虎。在三个管理局共同编制的文件中均非常明确地表述了这一思想。在变动之前，我们必须对一些具体模式做出全面的分析，以便确定哪些教学模式需要变动，否则各高校就可能在这方面出现错误的认识。为达此目的，我们必须对所编制的文件作一些修改。

5. 会议反复强调了工作方法的重要性。但一些高校仍没有对这一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因而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

6. 农业高校管理局在自己制定的文件中关于口试和笔试的自由选择条款所作表述不甚明确。对此,我们必须按照如下意思来表述:笔试只能在特殊情况下——考试学生数量众多或根据课程性质需要采取笔试考查方式的情况下进行,而且不应当由教师,而是由高校来确定考试方式。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这里写上一切由教师本人说了算的内容,那么就会出现脱离统一领导和无限制灵活性的情形。这显然是对我们当前所面临任务的错误理解,并可能导致情况发生 180 度的根本性转折。所有这些并不是个别性的小问题,而是涉及原则的问题。那么,如何帮助各高校减轻学生负担呢?通过此次会议,我们制定了一些措施,专门为了一个年级确定了教学时间(当然,这一数据今后也可能仍需缩减)。我们仍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必须保留的最低教学时间究竟应当是多少。我们还要改变课程类型,这当然也是为了缩短教学时间。

在培养专业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仍存在着一个尖锐的矛盾。大学生的入学数量在年复一年地增长,但教师数量不足,而且补充的可能性很小。今年,清华大学学生入学分数为不低于 70 分,而其他技术院校为 85.7 分。今年,在技术、法律和经济类高校中平均入学分数均为 50 分以上,但实际上注册到这些院校的学生入学分数均达到 70 分。我们年轻教师的数量庞大,这是与苏联的不同之处。而在这种条件下要求我们的高校都保持同样的教学水平和质量是根本不可能的。

关于学生的培养质量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学生的健康状况。在这方面我们收到了许多申诉。在体育方面我们的工作是有所进步的,但也存在学生负担重的问题。

关于培养质量的问题也与我们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任务密切相关。许多老学者都认为,大学生所掌握的知识质量是提高了,但他们不善于独立思考。指导学生实践活动的工程师们也提出了关于大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问题。在所设置的许多课程中,教师提出的要求不少,但实践条件很差,学生只能死记硬背,而考试过后便忘得一干二净。实验课总共只有 2 小时,都是由教师先展示和讲解,而最后留给学生亲自操作的时间却所剩无几。所谓学生的学习质量问题,就是要提高其独立工作和思考能力。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就是通过压缩次要课程的方式来给学生留出更多的独立实践的时间。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已作了许多研究,并专门对各高校作了跟踪调研。

今年,我们随机性地开始实施国家考试制度。参加这方面工作的工程师们都要脱产近一个月。于是,一些工厂便提出了申诉,一些申诉甚至发到了周恩来那里。这些问题充分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态。

杨秀峰同志请我就他通报中所涉及的问题谈点意见。对此,我当着当时在场的中国高教部顾问们的面提出了一些一般性的观点:

1. 由于中国国民经济在最近 12 年内对高水平的骨干有着巨大需求,为了顺利完成达到或接近世界科技水平的任务,中国高校需要培养大量专业人才,并使其所掌握知识达到当

代科技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首先从培养大学生的质量问题入手，重新审视高校的教学大纲和计划。

2. 最好能为所有高校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并列入最低课程标准。在当前中国发展高级中学阶段，一些科目可以转为选修课，一些可以合并，还有一些小型科目可以清除。

3. 最好也能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其中必须列入必要的、最低标准的学习材料，以便培养出掌握最低知识技能的专业人才。

4. 希望高校总局帮助各高校更详细地了解"实践课"的概念，因为此类课程包括有实验课、解决实际问题、画图和练习等内容，如果学生不参加此类科目，就可能导致所培养大学生的质量下降。

5. 以生产实践考查来替代毕业设计或国家考试会导致毕业生的质量下滑。

6. 生产实践活动可以不必非安排在夏季进行，可以在一个学年的任何时间进行。但这门课一定得列入教学计划。

7. 有鉴于此，在下一个新学年中各高校应从毕业的1万名学生中补充一些新教师，应当最大限度地关注一般技术和各科学领域教研室的教学工作法问题，以便在教学方法上给予那些尚没有任何从教经验的大学教师以帮助。

我感谢杨秀峰同志和各管理局领导就各高校校长会议情况所作的上述令人感兴趣的通报。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谭淑云——技术学校管理局局长，于北辰——综合大学管理局副局长，刘子载——中国高教部副部长，周其文(Чжоу Ци-вень)——农业高校管理局教学部主任，В. И. 多库金教授，博士 В. С. 叶尔绍夫教授，科学副博士 Н. И. 格里斯坚科副教授——中国高教部苏联顾问。

翻译周岩苏(Чжоу Янь-су)和 Г. И. 拉古林——会谈翻译。

苏联驻中国科学、文化专家组负责人

А. 马尔采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И. Ф. 库尔久科夫、В. П. 叶留金和 В. А. 基里林等同志各1份，档案室1份

经办：拉古林

发送：菲拉托维奇

1956年9月5日

第1187号

ЦХСД，ф. 5，оп. 28，д. 408，л. 202－214

№09838

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益的草案

（1956 年 8 月 25 日）

机　密

文本第 2 号

一、考虑到印度将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届时苏联代表团应支持这一提案。应在发言中指出，关于恢复这样一个国家——它最初就是联合国的成员，它已经被 33 个国家（其居民超过 10.66 亿人）承认——的权利的问题是刻不容缓的。应该强调指出，事情关系到一个有着 6 亿居民的大国积极赞成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它是这样一个国家，没有它的参加国际生活的任何一个重大问题解决起来都会十分困难。

在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同印度、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缅甸、埃及、叙利亚、瑞典商量（视情况而定）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决议。

二、在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问题时，可能出现允许“两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同时进入联合国的提案。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代表团应驳斥任何可导致允许“两个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方案。在发言中指出，唯一合法的中国代表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效地控制着中国的领土（仅台湾加几个岛屿除外），该政府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接下来应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当局不能代表中国。提醒人们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声明一定要解放台湾。同时强调，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提醒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现在正在日内瓦进行大使级谈判，目的是缓和由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这一地区所出现的紧张形势。还应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它已建议台湾地方当局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举行谈判。

三、在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有关的问题上，应视情况同印度、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比利时、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埃及、缅甸、尼泊尔、锡兰、菲律宾、瑞典、叙利亚、也门、埃塞俄比亚、阿富汗、伊朗、黎巴嫩、沙特阿拉伯、挪威、丹麦、澳大利亚、老挝、柬埔寨、冰岛等国代表团保持接触并千方百计取得它们的支持。

四、反对可能提出的新的关于拖延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问题的提案。

五、如果接着出现把中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席位让给他国的提案，在这种情况下应指出，这种做法是非法的，违反联合国宪章，尤其是第 23 条。

六、如果西方国家把 1951 年通过的宣布是“侵略者”和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当作论

据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苏联代表团应提出关于取消这些决议的提案，同时指出，这些决议违反联合国宪章，取消它们有助于发展信任，继续扩大国际合作。

接下来强调，禁运通常同现存军事行动有关，或是对某一国的限制措施进行报复而实施的。这些，同远东形势和中国的情况都沾不上边儿。中国同63个国家有着贸易联系，而且还在继续扩大自己的对外经济联系。

还应指出，被作为实施禁运的理由的朝鲜战争已经结束3年了。指出，对中国禁运已影响国际紧张形势的缓和，妨碍许多国家同中国的贸易往来，这与国际贸易自由和通航自由原则是大相径庭的。

АВПРФ，ф. 0100，оп. 49，п. 419，д. 51，л. 71－73

№20761

驻华使馆致苏共中央函：中国各省领导干部对苏共中央决议的反应

(1956年8月25日)

绝　密

中国各省领导干部对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决议的反应

1956年7月12—25日

《人民日报》记者今年7月12日的通报

在《人民日报》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之后，这个问题变成了山东省广大干部关注和讨论的中心问题。

在近日召开的山东省委扩大会议上，该省的部分高级领导干部，在学习了苏共中央的决议之后，主要表达了以下意见：

1. 许多人赞同陶里亚蒂的意见。尤其是把所有的错误推到斯大林一个人的身上，这是不公正的、违背了列宁主义原则的做法。在了解了决议内容之后，许多人认为：陶里亚蒂关于“产物”的声明未必是正确的。但是，其报告的主要论点毕竟是有根据的。他们认为，把全部错误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是不合逻辑的，苏共中央1956年6月30日决议，仍像从前一样无

法说服任何人。

2. 一些人声明说:"无论如何,苏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积极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难道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上苏共中央会没有任何责任? 现在对这一点还值得讨论吗?"一位领导干部说:"赫鲁晓夫同志过于自信了吧?"

3. 另外一些人说:"与《真理报》发表的文章进行比较,这个决议无疑是向前迈了一步。这种辩论是非常复杂的,需要逐渐地对问题作出详细的说明:不能要求苏联共产党迅速行动。"某些人声明说:"苏联共产党没能足够冷静地看待世界兄弟共产党的意见。决议还令人感觉到缺乏公正性。"

4. 一些人表现出绝望情绪,对所有这些辩论隐约感到委屈。例如,他们声明说:"所有这一切给全世界共产党员的思想造成了某种混乱。意大利共产党有自己的意见(陶里亚蒂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英国和美国共产党也心存疑虑,论战可能会继续进行下去,这将会给敌人制造许多可乘之机。难道不能采取其他方法与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斗争? 这样做是何等的被动啊!"

"还是有共产国际好。现在统一意见就相对困难些。在发表决议之前,苏联共产党应该与兄弟共产党协商一下:事先做些准备没什么不好。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怎么会落到美国国务院的手里? 是不走运?""为什么不让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了解秘密报告的内容? ——也可能,因为没有允许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参加会议?"一些人还表示了自己的揣测:法捷耶夫的自杀是不是与反斯大林主义有关?

5. 人们说:"在苏共中央的决议中,关于说陶里亚蒂意见是正确的(也就是可以被接受的意见)那部分内容,是采用了'非常重要和正确的结论'这样普通的词组表示的,对此也没有作任何具体的说明,而与此同时,对于自己不同意的观点却提出了具体的反驳。如果陶里亚蒂的结论是正确的和非常重要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苏联共产党此前就清楚,对某些方面的分析不够正确或者是不够深刻? 关于这一点一个字也没有谈到。"一些人声明说:"在决议中没有必要提陶里亚蒂的名字。"另外一些人说:"提不提名字无关紧要。可以进行公开的辩论嘛。"

《人民日报》记者 肖扬

摘自《内部参考》的报道
1956 年 7 月 12 日第 1931 号

重庆市读者普遍严重地关注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

新华社,重庆,今年 7 月 13 日

重庆市读者普遍严重地关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同时表达了如下意见:

1. 不少人认为，对斯大林的评价仍然像从前一样过于低了，不应该把这个决议视为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最后结论。一些人声明说："我对在题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中给予的评价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但是，良心不允许我赞同在苏共中央决议中作出的那个评价。"某些机关的干部人员说："不管那里怎么说，而斯大林的功总是大于过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像从前一样，把斯大林并列摆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后，人们对此也是欣然接受的。"其他一些领导干部，在阅读了《参考消息》上的关于在苏联对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工厂进行更名的通报以及听说关于打算把斯大林的遗体迁移的说法之后，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认为这是极其幼稚和阴暗的做法。

2. 在苏共中央决议中，首次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诡计，提醒全世界的劳动人民警惕被敌人欺骗的危险，大家都认为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在目前形势下，全体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必须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支持苏联。因此，陶里亚蒂对苏联共产党进行公开的批评，有其不利的方面，如果他能够通过内部渠道把自己的意见通报给苏共中央就好了。但是，大家都认为值得认真地研究那样一个事实，即在苏共中央的决议中，单方面地谴责了某些兄弟共产党领导人对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不正确的解释。如果从最初开始就作出决议的话，那么，兄弟共产党就会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赫鲁晓夫的报告对兄弟共产党保密，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却公布了报告的文本。敌人的嚎叫声渐渐平息，而事情变得越来越具有轰动性质的原因，是苏联共产党泄露了赫鲁晓夫的报告。总之，大家对苏联共产党的这一步骤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某些人甚至怀疑赫鲁晓夫等人是故意这样做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兄弟共产党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而正好相反，这些党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看法是自然的现象。

3. 不少人认为：在苏联共产党的决议中，对斯大林的肯定性方面和缺点的分析，仍然如从前一样是不够全面的。目前，要是苏联共产党有"重新评价遗产"这种倾向的话，那么，也就是：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既然是属于斯大林的，就都应该抛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的领导集体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自我吹嘘。尽管决议确认了斯大林的功绩，但是，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勉强的。许多人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与苏联共产党的决议进行比较，并从中找出许多观点不一致的地方。但是，把苏联共产党的决议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进行比较之后，就会清楚地看出：这个文件采纳了我们的许多观点。陶里亚蒂和其他人的观点也确实起到了自己的积极作用。因此，许多人感觉到，兄弟共产党之间的相互批评，是一种至今仍未有过的、值得全面鼓励的现象。但是，同时人们还认为，苏联共产党盛气凌人的沾沾自喜和自私自利的工作作风，仍然没有彻底地改变。例如，苏联《真理报》没有发表对陶里亚蒂的批评，而是公布了丹尼斯的文章，从这篇文章中摘录了它不喜欢的内容；即使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以简略的形式发表的。所有这些证明了，苏联共产党只喜欢听好话，不欢迎反面的意见。这个决议是对在它之中有许多批评而几乎没有自我批评的解释。因此，一些人也表示了对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这种自高自大的批评意见，认为陶里亚蒂所作的

这种直接批评是有益的。

4. 在读者之中，许多人对在苏联共产党内部是否存在着统一领导这个问题表示出许多猜测；与此同时，各地也提出了一些问题：为什么长期与斯大林一起工作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提出的批评，与米高扬和赫鲁晓夫提出的批评不同？为什么在马林科夫辞职之后莫洛托夫也辞职了？一些重要的领导干部认为，在赫鲁晓夫的某些讲话和行动中，似乎流露出把人们吸引到自己一边的意图。例如，在秘密报告中说，斯大林对朱可夫有成见；赫鲁晓夫也有降低朱可夫和铁托，尤其是我们的地位的打算。在国际事务中，赫鲁晓夫经常把自己摆在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的前面，同时说的也比他们多。某些人表示困惑：为什么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的立场是如此的草率；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他把斯大林从坟墓里拉出来，为的是痛斥斯大林和向他发泄愤怒，同时令人不理解的是，在这件事情上是否表现出了个人性格或者某种指责人的徒劳的企图。

摘自《内部参考》的报道

1956年7月13日第1932号

安徽省机关领导干部对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的反应

新华社7月25日来自合肥的报道

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公布之后，该省机关的中层领导干部普遍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这个决议有力地打击了社会主义的敌人散布的谣言，决议表明了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巨大意义，分析了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同时确认了斯大林的一定功绩。与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进行比较显示：这个决议更具客观性，更有说服力，因此使某些思想问题得到了明确。但是，领导干部人员同时对这个决议还表示了许多反对和怀疑意见：

1. 认为：在这个决议中过分强调了客观因素是没有说服力的。以前，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斯大林，而现在又在决议中说是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导致了个人崇拜的发展。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身上也是不公平的。在许多人看来，决议中的关于在斯大林生前没有进行批评完全不是由于缺乏个人勇气的声明，是非常勉强的说法。如果说过去对已经发现的斯大林的错误没有提出批评的话，那么，这表明(苏共领导人)原则性太低，追求个人平安，害怕坚持真理。某些人认为，既然斯大林当初接受了列宁的批评，那么，这就表明了，他完全不是不能接受批评的人。但是，莫非苏共中央在后来阶段没有向斯大林指出错误，当这些错误达到相当规模的时候？为什么对斯大林的批评会被认为是反斯大林的和可能不被人民理解？害怕在斯大林生前对其提出批评和只是在其逝世之后才提出批评以及推测斯大林不会接受这种批评，这是缺乏客观性的表现。苏共

中央没有勇敢地承认自己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错误，这表明苏联共产党没有站在中国共产党所处于的那个高度上。

2. 关于在批评陶里亚蒂方面的意见。

某些人认为，从决议中看不出来陶里亚蒂错在何处。陶里亚蒂根本没有表示怀疑苏联执行的方针的正确性。他也完全不否认社会主义根本的民主性质。如果说关于"产物"的方式那几句话，那么，这不应该作为对错误缺点进行批评的理由。许多人认为，在决议中对陶里亚蒂提出批评的那种方式，是不正确的，在策略上是错误的；应该采取其他的方式解决兄弟共产党之间存在的问题，因为这种做法只能有利于敌人。某些人认为，在对陶里亚蒂的批评中，表现出了苏联共产党的轻率和愚蠢、傲慢无礼，对兄弟共产党表现出盛气凌人和大国的派头。许多人表示担心：在对斯大林的态度方面缺乏统一性以及苏共中央的这些做法，将会对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之间的团结产生不良的影响。

3. 一些人认为，对某些问题的分析不是全面的和有说服力的。

(1) 至于谈到个人崇拜出现的原因，那么，许多人认为，这里过于单方面地强调了斯大林个人品质的否定性方面。还有一些人认为，在决议中甚至可以让人看出人为地寻找斯大林错误行动连续性的痕迹。谈到关于列宁指出斯大林性格的事情，那么，也没有必须如此具体地阐述列宁的遗嘱，因为这表明：在这里潜藏着个人的感情；

(2) 鉴于在决议中包含着这样的声明：在战争期间，中央委员和苏联军事首长们，可以就某些问题独立地做出决定，以便确保战争的胜利，许多人认为：如果没有统一的集体领导，就不可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3) 某些人认为：在决议中对斯大林的功绩谈得不足，而对于他的错误却谈了很多。如果这是决议的话，那么，在其中就应该有全面的总结。

4. 某些人认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成绩建筑在实现了以前的五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之上。只强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成绩，好像追求全力以赴地表明现任领导人的正确和贬降过去所有成就的意义——所有这一切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关于和平共处的问题和其他许多理论性的问题，早在很久以前就被提出来了，绝不是由赫鲁晓夫第一次提出来的。某些人还认为，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不少附带的后果，即在与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斗争的影响下，在某些国家开始了反对现任的或者是已经过世的共产党领袖的行动。

5. 某些人认为：决议是被迫发表的。许多人认为，苏共中央这个决议的发表是被迫进行的，是在该问题上缺乏统一观点的结果。如果最初就发表这样的决议的话，那么，也就不会出现这样大的思想混乱了。但是，一些人还认为，这个决议的许多问题值得认真地研究；要是想以公布这个决议来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后的结论的话，那么，这些结论就作得太早了些。如果今后将会作出补充决议的话，那么，这将意味着，它是在受到很大的压力下做出的。一些人认为：这是苏共中央自高自大的表现；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不久苏共中央就会做出进一步的结论。

6. 某些怀疑和其他观点。

一些人有这样的怀疑：苏共中央是不是处在内部斗争的状态？他们询问：为什么在斯大林逝世之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离开了所担任的职务？是不是报复或者内部斗争的结果？谢皮洛夫怀有极强的反斯大林情绪，现在他担任了外交部长。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非常了解斯大林，他们为什么没有表明自己的立场？是不是因为赫鲁晓夫的高升，使他们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还有一些人说：赫鲁晓夫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一些人还给自己提出了问题：在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领导人从一方面徘徊到另一方面，能不能发展到另一个极端——适应资本主义国家？在苏南关系问题上，责任应该在于双方，为什么只说自己错误的方面，难道这样不会混淆真理与谬误？

7. 一些人提出怀疑：是不是解散共产党情报局与斯大林的错误有联系？

8. 一些人说：过去大家都说，苏联共产党如何伟大，它如何公正，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怎样伟大的成绩，现在，当这些错误被发现时，这是不是与上面所说的内容相矛盾？

9. 一些人声明，过去人们常说："在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下"，而现在为什么取消了斯大林的名字呢？

10. 一些人说，不应该像决议中所说的那样断言，也就是："以此建立一个牢固的保证，保证今后任何时候在党内和国内不出现类似个人崇拜的现象。"

11. 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在决议中提到关于斯大林的悲剧是不妥当的。

秦聿震

摘自《内部参考》的报道

1956年7月25日第1942号

РГАНИ, ф. 5, оп. 28, д. 407, л. 175－180、187－190

№1381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6年8月2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8月27日会议第37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Н. А. 布尔加宁、К. Е. 伏罗希洛夫、Л. М. 卡冈诺维奇、Г. М.

马林科夫、А. И. 米高扬、М. Г. 别尔乌辛、М. З. 萨布罗夫、М. А. 苏斯洛夫、Л. И. 勃列日涅夫、Д. Т. 谢皮洛夫、А. Б. 阿里斯托夫、Н. И. 别利亚耶夫、П. Н. 波斯佩洛夫；会议是由 Н. С. 赫鲁晓夫主持的。

第 5 项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8—1962 年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指示草案的意见。①

巴伊巴科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马林科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

布尔加宁同志：关于供应设备问题：我们可以供应很多(尤其是机床供应方面)。

卡冈诺维奇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计划对内是不现实的，他们的速度过快了。

米高扬同志：两个问题——他们请求出主意和我们可以给予建议。这两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关注。需要工程人员。重型机床我们没有义务提供。就说我们做不了。

别尔乌辛同志：中国人的步子太快了、工业化的发展速度不现实。物资平衡情况——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会出现巨大的赤字。应该考虑制定建议。工作设计方案中国人自己能够完成。

马林科夫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情况的总结(在 1957 年完成)。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的义务——足够多了。触及到我们最尖锐的立场。应该进行修改和向中国人解释清楚。

苏斯洛夫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年计划定得过高，国家计划委员会给出的结论也过高了。

赫鲁晓夫同志：在我们的要求被满足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可能性。应该进行仔细的计算，弄清楚。过重的负担会给自己的经济造成损失。

委托巴伊巴科夫同志起草建议，委托米高扬同志、别尔乌辛同志、萨布罗夫同志审理并提交苏共中央审批。

РГАНИ，ф. 3，оп. 12，д. 1005，л. 24－27об

---

① 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苏共中央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委托 Н. К. 巴伊巴科夫将这封信连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对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指示草案的意见，一并交给李富春。信中指出，这份文件中阐述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过于紧张了，苏联方面的技术援助，尤其是自 1961 年开始，在提供设备方面是可能的，而在一系列项目上　可以从 1960 年开始(РГАНИ，ф. 3，оп. 14，д. 54，л. 2－3，19，55－57)。——原注

№2184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6 年 8 月 27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6 年 8 月 27 日会议第 37/5 号记录

绝 密

兹责成苏联国计委(巴伊巴科夫同志)，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所提观点，重新制定对中国 1958—1962 年间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指令性草案的意见以及关于 1957—1960 年间苏联向中国供应设备问题诸提案，并责成米高扬、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等同志审查苏联国计委所起草的相关文件并向苏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

РГАНИ,ф. 3,оп. 14,д. 54,л. 3

№21851－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国 1957 年投资控制数字

(1956 年 8 月 31 日)

第 38 号会议记录
1956 年 8 月 31 日
绝 密

兹责成苏联国家经济委员会萨布罗夫同志和苏联国计委(巴伊巴科夫同志)，在中央主席团会议所提意见的基础上制定 1957 年度投资控制数字，并在今年 10 月 1 日以前向苏共中央提交自己的相关提案。

РГАНИ,ф. 3,оп. 14,д. 56,л. 3

№20555－2

金日成与伊万诺夫谈话纪要：介绍劳动党中央全会情况

（1956年9月1日）

1956年9月15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B. И. 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8月29日至9月14日
第251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6年9月1日

今天，金日成邀见了我并谈了关于8月30－31日举行的朝鲜劳动党全会的结果。

金日成说，在全会筹备过程中在与崔昌益和徐辉等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不满的领导干部的会谈中已对他们所提出的如下问题：关于干部的错误任命、关于个人崇拜等作了相应的解释。通过在私下会谈中交换意见和在常务委员会讨论所产生的问题，我们已在存在争议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此次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决定对朝鲜劳动党政府代表团对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访问作一总结。在全会报告中我们列入了如下问题：关于政府代表团的访问结果；参考兄弟共和国经济建设的经验说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目前的经济情况；关于改善朝鲜劳动党的工作。报告阐明了个人崇拜、改善党内民主、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和改善党的工作等问题。8月28日该报告得到了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一致称赞。崔昌益也认为，报告中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提得很尖锐。金科奉也表示同意报告的内容。

此次全会的核心问题是关于干部问题，而非个人崇拜。在研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表明，那些对个人崇拜问题表示不满的领导干部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他们对朴正爱和朴金喆等领导人所提出的指责也是没有根据的。因此，金科奉表示同意自己所提出的关于干部的问题不提交全会讨论。中央常务委员会得出结论，一些人对个别领导人提出指责的目的是为了破坏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金日成接着说，利用这次与您会谈的机会，我想对您说，在与我的会谈中金科奉说，他所提出的关于干部的问题是得到了兄弟党的支持的。针对我提出的关于究竟是哪个兄弟共产党的问题，金日成答，金科奉对此并没有明说，但要求我“不要因此而对苏联使馆有什么不好的想法”。金日成似乎向金科奉解释道，兄弟党如果有什么意见都是会通过官方正式渠道来向我们转达的。

在全会上所作的报告结束以后,便产生了关于尹公钦的问题,后者在自己的发言中指责朝鲜劳动党否定了苏共二十大决议,不遵守马列主义原则。他指出在朝鲜劳动党内部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个人崇拜,并否定党的总路线。

按金日成的话说,全会的与会者被尹公钦在全会上所作发言的挑衅性质激怒了。他们纷纷要求剥夺其发言权。尹公钦表示自己支持崔昌益。而其他发言者则对尹公钦在全会上所作发言的反党性质进行了揭露并列举了他在全会举行前所进行的一系列反党活动的事实。

根据金日成的声明,与尹公钦一起曾从事幕后反党活动的徐辉、李弼奎和文化部副相金刚4人均离开了全会会场并越过了边境,目前被中国边防军扣押在安东。

由于从事反党活动,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金刚4人均被开除党籍,崔昌益被开除出中央常务委员会,朴昌玉被撤销内阁副首相和中央委员职务。上述人的问题均移交中央党的委员会审议。关于此金日成宣称,党的领导层本没有打算对崔昌益和朴昌玉两人采取这些举措,只是由于其反党活动被彻底揭露,全会与会者才要求对这些领导干部作出组织结论。

关于金科奉,金日成说,他们认为,他只是受到了该反党集团的影响,因而被搞晕了头脑。金科奉目前已站到党的正确的立场上来了。这方面的证据似乎是,还在全会举行以前他便提出了关于将崔昌益从中央委员会开除的要求,而对此,金日成当时并没有表示同意。

金日成接着说,在研究了反党集团的活动之后,我们已别无选择,并认为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团结了自己的力量并达到了全党的统一。总之,虽然我们党的问题很复杂,可现在终于得到了解决。

在全会上我们研究了国内的卫生状况,其中讨论了卫生教育、医疗设施网络的建设和医疗工作的改善等问题。

在结论中金日成指出,在8月2日与苏联代办彼得罗夫会见时,后者说苏共中央正对朝鲜劳动党的状况表示担心。金日成请我向苏共中央通报此次(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并表示此次全会的报告和决议在翻译后将转交苏联驻朝鲜使馆。

鉴于金日成说金科奉曾提到关于兄弟共产党的意见,朴义琓解释道,金科奉在常务委员会所提出的意见已被金日成曲解了。金科奉当时只是说,在常务委员会内部不应当研究证人的口供,而应当委托金日成与这些证人交谈,这样的方式才是可行的。这样的方式也是各兄弟党内部所经常采用的。

РГАНИ,ф. 5,оп. 28,д. 410,л. 319–321

№20555-3

伊万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对朝援助及朝鲜党内斗争问题

(1956 年 9 月 4 日)

1956 年 9 月 15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В. И. 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14 日
第 251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6 年 8 月 4 日①

我拜访了南日并转告他，苏方打算在 9 月下半月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送那些根据劳务合同在苏联林业部所属企业工作并声明希望返回祖国的朝鲜工人。

南日表示同意依照既定程序向朝鲜政府移交上述工人。

接着，我又向他通报了今年 9—10 月间苏联相关机构就边境防护问题所举行的苏联内务部边防军代表与中国、朝鲜和蒙古等国边防代表会议决议。

对此，我请南日向朝鲜相应机构作出通报并就这方面问题提出意见。

在 9 月 2 日为庆祝共和国宣布成立 11 周年而在越南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使馆所举行的招待会上，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邀我见面。9 月 4 日，在我方使馆举行了此次会面。

乔晓光说，他此行是想请教两个问题。其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向朝鲜提供援助的问题。他说，今年 8 月 21 日金日成在与他的会谈中说，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朝鲜政府不能满足居民的物质需要，因而请中国继续给予援助。关于在近五年内朝鲜朋友希望从中国得到的援助的具体数额，会谈中并未说明。不过，在确定 1957 年度两国贸易计划之时一切都变得清楚了。1957 年度中国应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援助的总金额为 1.85 亿元，其中 8 500 万元用以购买商品，5 000 万元为无偿援助，5 000 万元由中国政府直接拨款。

乔晓光说，朝鲜方面提出的关于向其提供补充援助的问题我们已向本国政府通报，但目前仍未得到答复。

关于第二个问题，乔晓光说，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召集期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之间发生了一件相当重大的事件。9 月 3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相李东

---

① 原文如此，显然属于笔误。应为 9 月 4 日。——编注

根向他通报，今年 8 月 30—31 日夜，4 名朝鲜公民：贸易相尹公钦、职业联合会中央主席徐辉、文化部副相金刚和建材局局长李弼奎在安东地区越过朝鲜边境，并被中国边防军截获。李东根表示，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政府将上述人等遣返回朝鲜。

乔晓光说，上述事件立即报告了中国政府。朝鲜边防军也建议将上述人等遣返回朝鲜，可这些人均坚决表示拒绝返回朝鲜。

于是，中国方面针对朝鲜政府的请求所给予的答复是：上述人等并非普通越境者，强制性地将其遣返回国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乔晓光又说，9 月 1 日他曾应邀与崔庸健和金昌满见面。后者向他讲了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的进行情况。在关于金日成报告的讨论会上，贸易相尹公钦发了言。此人在发言中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进行了恶意的和诬蔑式的攻击。他指责朝鲜劳动党领导层没有认真落实苏共二十大关于个人崇拜的决议，结果似乎导致朝鲜劳动党领导层犯了严重的错误，如党内缺乏民主，错误地提拔干部，以及在解决朝鲜人民物质困难状况方面表现无能。尹公钦的发言被终止了，而他本人，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在午饭后则与上述三人一起没有再参加后续的会议，而是逃到了中国。根据中央全会与会者的要求，尹公钦被开除了党籍。

乔晓光还通报说，有人告诉他，上述人等的反党活动早在政府代表团出访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前便已显出端倪，尔后尤其是当金日成不在朝鲜期间其活动更为猖狂。还在中央全会开幕以前，金刚便去了几次海州(Хечжа)，以便为逃往南朝鲜做好准备。可当其确定此事很难实现之际，便逃往了中国。

乔晓光问，我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的过程以及关于上述四人有何看法。

在回答乔晓光所说的，即朝鲜领导人在关于全会工作的会谈过程中便在几个方面存在分歧的问题时，我说：据朝鲜领导人说，还在全会开幕前徐辉等人便发表了一系列攻击朝鲜劳动党中央的言论，其中包括在干部选拔问题上的指责。然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已解决，金日成的报告也是得到常务委员会全体委员肯定的。可是，到了全会开始后所有这些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以上这些话都是尹公钦所言，也就是乔晓光所提出以上问题的答案。

乔晓光又说，据崔庸健和金昌满对他所言，一些对中央领导人不满的领导干部曾去过苏联使馆并声称苏共中央已向苏联驻朝鲜使馆专门派遣了一名工作人员以调查朝鲜劳动党内克服个人崇拜的相关情况。在会见过程中我向乔晓光解释道，类似说法都是不正确的，并说苏联驻朝鲜临时代办彼得罗夫已向朝鲜领导人澄清了此事，而后者也已表示认可。

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的经过和上述所有事件，我对乔晓光的答复是，朝鲜劳动党内所出现的严重问题的原因，既有外部因素——苏联或中国方面，也与其党内一系列因素密切相关。

乔晓光表示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但与此同时他又再次询问我对那些逃到中国的朝鲜领导干部有何看法。我说，由于上述人等目前都在中国，中国方面显然更了解其从朝鲜出走的原因。我又补充道，关于这些人我个人并不了解，因而目前仍无法准确地说明其出逃的原因。我只知道，朝鲜领导人指责这些人不仅从事反党和破坏活动，而且还存在品行不端和盗窃国家财物方面的罪行。

乔晓光指出，自来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后他只与徐辉和尹公钦有过交谈。对此，乔晓光补充道，他也知道尹公钦等人被人指责所谓盗窃了近100万元国家资产的事。

参加此次我与中国大使会谈并担任翻译的有(我使馆)随员 М. П. 库尔巴茨基和(中方翻译)王保民。

РГАНИ，ф. 5，оп. 28，д. 410，л. 322－325

№09911

图加里诺夫致波诺马廖夫函：提交美英对华政策的情报资料

(1956年9月4日)

Б. Н. 波诺马廖夫同志：

兹呈上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撰写的资料《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英国的对华政策》(1956年9月4日)。

该资料是为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而撰写的。

附件共计19页。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И. 图加里诺夫
1956年9月4日

第1294/Г号

文件送：А. И. 米高扬同志、Н. А. 毛希丁诺夫同志、И. В. 卡皮托诺夫同志、Б. Н. 波诺马廖夫同志、П. Ф. 尤金同志

附件一：

《美国的对华政策》(资料)

(1956年9月4日)

美国政府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一直奉行公开敌视中国的政策，首先

表现在：不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对台湾岛实行事实上的武力占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贸易禁运。

一、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拒绝承认进行辩解的理由是，中国的现政府以暴力推翻了"合法的"政府，"非法地"夺取了政权。

通过非正式渠道得到的比利时外交部1956年初写的关于美中关系问题的报告中说："目前，不承认是美国政府的一项官方政策，为其辩解的理由多种多样：一曰会造成后果：如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使大陆上那些还指望获得解放的人失望，在马来西亚、暹罗(泰国的旧称)和印度支那的少数中国人就不能在两种制度间选择，在台湾，老一代国民党军队就会完全丧失斗志，注定被永远赶出大陆，蒋介石可能的继承人为返回大陆就要付出比现在还要大的努力。二曰有法律依据：毛泽东集团没有被授权代表国家主权。三曰出于道义上的考虑：不抛弃老盟友的义务。最后(这种言论越来越少)是美国国内的影响，在美国，最高统帅还有一些忠诚的往往很有影响力的朋友。"

美国政府奉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长期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任何接触。但是，一方面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威望不断提高和国内政治局势不断稳固，另一方面随着其他国家对美国对华挑衅政策不满的增长，美国政府不得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些联系。

1954年美国被迫同意举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关于远东问题的日内瓦外长会议。同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了领事级关于一国公民在另一国居住若干问题的双边代表会谈。

1955年8月，在日内瓦开始了持续到现在的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级代表的会谈，会谈商定讨论以下问题：双方遣返公民和两国间存在的一些其他实际问题。

同时，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美国政府继续坚持不变的立场。1955年9月14日美国副助理国务卿麦菲在费城讲话时声明，美中的日内瓦会谈并不意味着"我方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反对承认这个制度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杜勒斯去年3月在台北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和艾森豪威尔在去年7月给蒋介石的信件中，都再一次声明，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并承认它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应该指出，最近，美国国内有许多人讲话批评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1956年6月30日《纽约时报》报道，共和党参议员朗格在今年6月29日的国会发言中，呼吁修改美国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达成某些协议，因为他们已经控制了大陆"。朗格还声明，"为什么在这个会上谁都不敢承认，共产党控制中国大陆之后，我们在对华政策方面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去离间斯大林和毛泽东，把中国的领袖拉到我们一边，或者，起码促使中国保持中立的立场，而不是用我们的毫无前途的外交政策把中国推向苏联，使之与苏联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民主党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在1956年7月12日的国会发言中声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政策意味着比杜鲁门政府的政策"更加轻率地冒在远东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曼斯

菲尔德接着指出，敌对国之间的关系是“水火不相容的”，迟早会发展到要么冲突激化，要么关系更加密切，曼斯菲尔德说，“为了美国的利益要面对远东的现实”。

英国简讯《外事报道》在这方面的报道值得注意，1956年6月21日出版的加有密级标志“秘密”的一份报道说，“艾森豪威尔政府会保持它眼下的对华政策直到11月份总统大选结束之前不变，其理由是，任何变化都可能影响共和党在大选中的前途”，但是，在华盛顿的外交界里，人们“预言美中关系在1957年，最迟在1958年将会有相当程度的缓和”。

二、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

从1950年开始，当苏联代表团第一次提议从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驱逐国民党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资格时，美国始终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组织的合法权利。

当时正在进行朝鲜战争，美国人为它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辩解的第一个借口，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处在“与联合国的战争状态”。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在每一届联合国大会的例会上都极力通过一项关于在本届例会上对“上一年度”的这个问题不予审理的决议。如根据美国人的提议，最近联合国大会第10次例会通过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是这样写的：“联合国大会决定，在本届第10次例会上，对上一年度任何关于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或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提供席位的提案都不予审理。”

目前，美国政府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的立场从各个方面判断仍然没有改变。美国国务院中国处副处长克劳夫1956年6月7日在华盛顿与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谈话时说，美国政府和国会继续持“强硬”态度，反对对现行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

美国副总统尼克松7月9日在卡拉奇新闻发布会上声明，如果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那将是“一个道德方面的错误，是灾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未必会很快改变。

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于1956年7月18日和23日一致通过决议，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因为“类似的加入将会给联合国造成严重的损失，会妨碍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原则和章程有效地工作”。

应该提出，这一点在苏联驻中国大使与周恩来在1956年4月底的一次谈话中看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美国企图再一次阻挠联合国大会第11次例会讨论中国问题，并不排除一种可能，如果这个问题在联合国大会的例会上得到讨论，美国会提出几种解决方案，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不会接受他的方案的。

这些方案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蒋介石集团做联合国一般会员国；
2. 蒋介石集团做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做联合国一般会员国；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蒋介石集团都做联合国一般会员国。

三、关于台湾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府继续承认台湾及其附近的澎湖列岛

是中国的领土这一事实。杜鲁门在他1950年1月5日的声明中指出:“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中国主席1943年12月1日在开罗通过的联合宣言中声明,他们的目标是把日本从中国夺走的领土如福摩萨归还给中华民国。在美国签署的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宣言中说,开罗宣言的条款应该得以实现。该宣言的条款在日本投降时已被日本所接受……最近4年来美国和其他盟国都同意中国对这些岛屿行使自己的权利。

美国没有掠夺福摩萨或其他某些中国领土的任何意图……也没有使用它的武力干预现状的任何打算。美国政府将不会奉行导致卷入中国内战的路线。”

1950年2月发表的国务院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说:“1950年1月5日的总统声明,从美国方面确认了关于解决福摩萨问题的开罗宣言。从1945年起福摩萨由中国管辖……该岛作为一个省已划进中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各个盟国对这些步骤没有提出过异议。美国对这些步骤没有提出过异议,因为这些步骤完全符合在开罗通过和在波茨坦确认的协议。

换言之,包括美国在内的各盟国在最近4年间把福摩萨一直看作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此后美国政府不仅拒绝遵循开罗和波茨坦宣言的有关规定,而且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旨在阻挠台湾与大陆中国恢复统一。美国把朝鲜战争当作借口,按照杜鲁门1950年6月27日关于台湾“中立化”的指示,把它的海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保护”该岛免遭“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进攻”。杜鲁门在这个指示中指出:“关于福摩萨未来地位问题,应该推迟到太平洋恢复安全、与日本缔结和约或联合国审理这个问题时解决。”

1951年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时,美国人达到了不把有关台湾未来地位问题的条款写进条约中去的目的,而只指出日本放弃它对这个岛屿原来的权利。

其后,美国政府据此宣称,台湾和澎湖列岛好像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土,因为这些岛屿被日本放弃后并没有正式向其他任何国家移交。

最近几年,美国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进一步措施,让国民党盘踞台湾、澎湖列岛以及位于中国沿海附近的一些岛屿。

于是,艾森豪威尔1953年2月发布了所谓台湾“废除中立化”的命令,意思是美国第七舰队不要阻挠国民党袭击大陆中国沿海。这样一来,杜鲁门1950年的指示中关于美国舰队“保护”台湾的那部分内容就完全生效了。

1954年12月2日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该条约的条款,美国保证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试图通过武力解放这些岛屿。杜勒斯在1954年12月2日就签订上述条约说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时声明:“签订这一防御条约将一劳永逸地结束关于美国同意将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列岛①交给共产党控制的一切传说和报道。”

1955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扩大“共同防御”条约范围的专门决议。根据这一决议,美国总统获得了使用美国武力“保护”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的实际权力。

① 即澎湖列岛。——编注

美国始终不想让台湾和大陆中国恢复统一，美方在目前举行的日内瓦会谈中的立场可以证明这一点。众所周知，美国人在这些会谈过程中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把放弃使用武力解放台湾作为讨论美中关系具体问题必须的先决条件。

四、关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美国采取了很多经济措施，给中国恢复经济工作制造了困难。1950 年 3 月美国公布了所谓“战略商品监督规定”，禁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商品达 600 多种。朝鲜战争爆发以后，1950 年 11 月美国商业部将清单上禁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商品扩大到 2 100 种。

1950 年 12 月 16 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在美国的国有和私人的中国财产实行监督，其中包括扣押中国的存款及扣留在美国或发往中国途中的商品。（据 1950 年 12 月 17 日路透社报道，中国在美国的财产总数约为 2 亿美元，但中国机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定中国在美国的财产实际金额。）

1951 年 5 月 18 日，根据美国倡议，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贸易禁运的决议。

由于美国政府的这些措施，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贸易急剧缩减。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部的材料，1950 年美国和中国的商品交易额为 2.831 亿美元，而 1953 年就缩减到 10 万美元，从 1954 年起美中贸易实际上已经完全停止。目前，美国政府继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完全的贸易禁运政策。1956 年 4 月 26 日，美国商业部长温克斯直接声明，“对共产主义的中国和北朝鲜实行的完全贸易禁运继续不变”。

关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问题，美国政府鉴于这些国家的压力，被迫在这一方面做了某些让步。

众所周知，华盛顿会谈之后，1956 年 2 月 1 日发表的艾森豪威尔和艾登的联合声明提出，虽然美国和英国打算将来还要继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实行监督，但是这种监督“现在应该修改，应该根据情况的变化在范围方面进行定期修改，以便使这种监督以最好的方式为自由世界的利益服务”。

正如 2 月 24 日美国国务院中国处副处长克劳夫与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人员谈话时所说的那样，美国已原则同意修改现行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限制政策，让西方大国像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那样按照商品种类清单进行贸易。

1956 年 5 月，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的贸易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而美国对英国这种单方面行动的反应相对平静，就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根据外国报刊报道，艾森豪威尔政府好像对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施加了压力，迫使该委员会取消它 1956 年 5 月 17 日通过的决议，即关于禁止向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贸易的美国盟国提供援助的决议。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一局局长

库普里科夫

1956 年 9 月 4 日

第1294/T号文件的附件

附件二:

英国对华政策(资料)

(1956年9月4日)

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相比,实行了更加灵活的对华政策。这反映在英国人多多少少用另一种方法处理这样一些问题,诸如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恢复它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等等。

一、关于外交和贸易关系正常化问题

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并准备同它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它还宣布,断绝与蒋介石政府的外交关系,尽管到现在它在台湾岛还继续保留着总领事。同年2月,英国政府临时代办级代表到达北京(从1950年到现在,英国换了4任代表,即哈奇森·拉姆——自1951年2月13日,杜维廉——自1953年8月29日,奥尼尔——自1955年6月26日)。英国代表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去的官方目的是,为英中关系完全正常化做准备。但这个问题的解决由于朝鲜事件耽搁下来了,尽管在朝鲜战争期间英国在北京还继续保留着它的外交代表。

在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后,英国政府在进一步扩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交往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前,这个情况反映在英国极力加强英中之间的经济联系上(其中包括1953年下半年英国工商界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和艾登有过私人接触,并且达成了互派代办以及两国贸易代表团互访的协议。1954年6月23日,艾登在下院介绍他与周恩来的谈判时声明,"会议的成果之一是改善了英中关系"。

根据所达成的协议,1954年年底以代办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使团抵达伦敦。

与此同时,在很多情况下,英国政府在采取有可能导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更加密切联系的措施时,往往表现出明显的克制态度。例如关于周恩来能否访问英国的问题。英国人十分冷淡地对待中国方面的试探。1956年6月1日法新社记者报道,伦敦的消息灵通人士对他说,周恩来访英之前,也许伦敦和北京先互派大使。英国政府"出于实际考虑",拒绝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邀请,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正式的议会代表团,而这件事曾于1956年5月7日在下院宣布过。

英国还阻挠英中关系中其他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解决,尤其拒绝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香港开设常驻代表机构,而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6年2月15日就提出来了。工党党员布罗克韦曾问这个问题怎么办。1956年7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给了模棱两可的答复。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容许一些公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有不友好性质的行动。譬如去年春天，英国政府把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后在香港着陆的飞机驾驶员和军用飞机返还给了国民党。这个事实证明，英国容许蒋介石分子利用香港作为反华破坏活动的基地。

此外，英国政府至今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揭开"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情况，事情发生在1955年，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赴万隆会议代表团一些成员遇难(据调查，此次飞机失事与反革命破坏活动有关，破坏行动发生在飞机在香港停机时)。

至于英中贸易关系正常化问题，英国政府在广大英国工商界人士的压力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调整对华贸易。

英国政府不止一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关于必须减少对华贸易限制的问题。1956年1—2月英美最后一轮华盛顿谈判过程中，艾登坚持向艾森豪威尔建议：削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禁运。虽然美国也同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政策做一定的修改，"以避免全部监督体系的总体瓦解"，但是他们也让人们明白，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会做出很大的让步。

英国通过与美国及其他北约国家——这些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贸易受制于北约的一个主管对社会主义国家贸易的委员会——谈判，现在已经把对华贸易的限制减少到对苏联和欧洲其他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限制相等的水平。

同时，英国还采取措施巩固它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例如，英国利用所谓的"例外程序"(据英国贸易部代表称，"例外程序"为：向北约国家协商委员会主管对华贸易问题的小组发出通知书，声明该国希望准予对华出口某些禁运商品，例如在接到关于出口此类商品的国际裁决之前，准予作为货样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来达到它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一系列禁运商品的目的，这些商品无论是从英国本土还是从它的一些殖民地都是被禁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

1956年上半年，英国政府准许英国公司作为"货样"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了大约60台拖拉机。1956年4月，按照"例外程序"英国政府通过了一项决定，同意从马来亚和新加坡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橡胶。据路透社记者1956年6月4日报道：

"英国做出决定，允许殖民地马来亚和新加坡向共产主义的中国出口橡胶，这个决定是英国扩大对共产主义各国贸易的新政策的最新体现之一。"

当天，伦敦官方人士声明，这个决定除橡胶以外还涉及其他商品。

据英国报刊估计，英国对华贸易最近几年有可能增长到每年1.2亿—1.5亿英镑(1955年英国的贸易额共2 100万英镑)。

当时英国官方政府是支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禁运政策的。至于发展英中贸易问题，英国外交副大臣里丁勋爵于1955年12月6日在下院声明，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大会关于对华贸易禁运的决议是应该遵守的，英国政府"并不认为现在是就这个问题进一步采取措施的适当时机"。

这样看来，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不同，它不仅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迈出了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以及经济关系的一步，尽管它推行这条路线还相当谨慎。英国政府推行这样的政策，首先应该用下列原因来解释：

——英国统治集团担心,美国推行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公开军事、经济压力的政策,事关远东的战争冒险。在英国人看来,远东的战争目前不管怎样都有可能使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地位受到严重削弱,而且它在马来亚、香港和新加坡已受到实际的损失。

考虑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会给西方大国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组织起反民主力量,并在他们的帮助下破坏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进而使中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

企图利用美国目前还不会成为英国对华贸易竞争对手这一时机巩固它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它在这个国家的投资完好无损。据某些资料反映,它在这个国家的投资1950—1951年已达到8亿美元。

应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己直到1955—1956年对关系的全面正常化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兴趣。1954年3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时称,“中国政府并不急于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

后来,尤其是在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准备访问英国的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在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进行诚挚的谈话时,多多少少表示了不同的观点,强调了一个愿望,就是愿意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的外交关系全面正常化。1956年5月2日,毛泽东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时,谈及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访问英国一事,他指出,苏联对英国政策的改变是一个重要的时机,他欢迎并完全赞同苏联政府的这一立场。毛泽东在阐明自己对英国的态度时说,美国最近把英国贬到一个小伙伴的地位,把它从欧洲、亚洲一切重要地方撵出去,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一点。英国人不想打仗,也怕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是在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情况下,英国也将变为美国的半殖民地,所以必须争取使英国脱离美国。

二、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

英国虽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在很多年的时间内却仍然奉行一个政策,那就是拖延解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问题。

在朝鲜战争开始之前,英国政府为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找的理由是,正如1950年1月12日英国代表卡多根在安全理事会上宣称的那样,中国新政府当时只得到不多的几个政府的承认。后来,英国人宣布,关于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只能在朝鲜战争停止后才能予以讨论。

但是在朝鲜停战后,英国仍继续坚持那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不予理睬的政策。尤其是在联合国大会第十次会议上,英国代表团发言,表示支持美国的提案,即不在本次会议上讨论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这时提出的理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

1955年,英国和其他外国报刊广泛传播一条消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可能进入联合国,其条件是,在联合国中保留国民党分子(“两个中国”的代表机构),据非官方消息反映,这个计划是艾登在1955年3月去德里时炮制的。该计划的实质在于,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但在安理会中没有它的代表机构,国民党分子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除名,但保

留它在联合国中的席位。据现有的资料判断，上面谈到的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问题的计划，是得到英国统治集团中最有影响的那一部分人支持的。

应该指出，最近，英国报刊又提起关于在联合国设立“两个中国”代表机构的可能性问题。但同时也提出了设立这种代表机构的另外一种条件。譬如，最近一期(1956 年 8 月号)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指出，北京，鉴于它的领土和在它统治下的居民，应该在安理会中占据中国的席位，而台湾应该作为一个新的国家被接纳。

很明显，英国政府并没有放弃它在“两个中国”代表机构的基础上解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一问题的计划。因为直接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就将意味着英美关系的严重尖锐化，英国政府未必会下决心走这一步。有个事实尤其证明了这一点，英国一些国务活动家在与驻伦敦的苏联大使馆的同事们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时，直言不讳地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机构这个问题上，英国政府是把对美国所承担的义务联系起来考虑的，所以说，在美国总统选举这一年，美国和英国也不可能改变自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在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访英时，艾登在一次与他们会谈时也声明过：

“虽然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很难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作为。”

据非官方消息证实的外国报刊报道说，艾登 1956 年 1 月底 2 月初在英美华盛顿谈判时曾答应艾森豪威尔，坚持拖延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问题的立场。

根据外国报刊的报道判断，1956 年 7 月初结束的不列颠帝国各国首相会议也得出结论：延期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是合情合理的，尽管所有与会国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是“可取的、不可避免的”。

三、关于台湾问题

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坚持的立场，实质上是力图不使至少是近期不使这个地区的局势尖锐化。因为在英国人看来，局势尖锐化的进程会导致远东发生广泛的军事冲突，导致英国亚洲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加强，而且会削弱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地位。从种种情况判断，英国人企图限制美国在远东，尤其在英国最重要的基地和交通线分布的地区进一步扩大影响，同时企图保持进犯中国领土的威胁。按照英国人的行动计划，应该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属于它的其他领土的积极行动。

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不把台湾看成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开罗宣言(1943 年)和波茨坦宣言(1945 年)所确定了的。英国政府还提出了关于台湾和澎湖列岛(佩斯卡多尔列岛)法律地位“不明确”的论点。譬如，艾登 1955 年 2 月 4 日在给国会的工党议员辛威尔的回信中声明，“按照女王陛下政府的意见，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列岛是主权尚不明确或主权尚不确定的一些领土”。

在上述问题上，英国所持立场的另一个特点是，英国顽固地坚持这样一条路线，那就是拒绝在大型国际会议上讨论台湾问题，主张有关的国家进行非官方谈判。由这点出发，英国政府一方面不采纳苏联在 1955 年 2 月提出的关于就台湾问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另一方

面劝说美国放弃在联合国讨论台湾地区"停火"问题的意图(在安理会讨论"关于中国沿海一些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的提案,是1955年1月28日由新西兰政府正式提出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拒绝在安理会讨论台湾海峡的"停火"问题。此后,美国认为,不加紧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是适宜的,在2月14日的安理会会议上,联合国对台湾问题的讨论被不定期推迟)。据现有的情报反映,1955年2月7日,英国驻美国大使麦金斯在和杜勒斯会谈时说,没有必要在安理会上挑起"多余的风波",而应当转为有关国家就台湾问题进行秘密外交谈判。

据非官方消息透露,1955年6月29日,艾登在英国各大报记者会上也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进行直接谈判,是在台湾问题上达成协议的最合适的途径。

英国人特别注意在台湾问题上与印度协调立场。他们同时考虑到:鉴于印度推行的对外政策的特点,它可能比英国更能成功地扮演中美解决这个问题的中间人角色。1955年5月,印度的一个分三阶段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现有情报反映,这个计划是得到英国人赞同的。这个计划的核心可总结如下:

第一阶段——解决诸如释放在华美国军人、留美中国学生回国、减少对华贸易禁运这些美中关系中最尖锐的问题。第二阶段——解决直接关系到调解台湾问题的那些问题,在这个阶段的第一期(3—6个月),达成在台湾地区停火的协议。那时,英国、加拿大和印度则争取让美国从金门、马祖撤出蒋介石的军队。这个阶段的第二期规定:进行美中谈判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民党分子的谈判。在这些谈判中应讨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行使主权的条件,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宣布台湾在5—10年内是中国的一个自治省,并选举出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第三阶段——在上述5—10年期满后,自治的台湾将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由此看来,这个计划的实质是把解决台湾问题推迟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实际上保持美国人对台湾的占领。

然而,根据现有材料判断,上述计划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赞同,因此,英国人并不坚持实现它,尽管英国也没有最终放弃它。

以后,在安排日内瓦美中大使级谈判时,英国政府充当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介人。美中谈判从1955年8月份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关于美中谈判的开始,1955年8月1日的《泰晤士报》写道:

"按照英国的意见,现在事实上的停火现状,应该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持。部分撤出双方的军队,只能在建立了信任感之后才能开始进行,也许要过很长时间。在此之前,有可能讨论福摩萨未来的地位问题。"

由此看来,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虽然基本上与美国的政策不相悖,但是,多多少少有所不同,这也使得西方大国难以制定统一的对华立场,也难以制定远东的共同政策。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一局局长

库普里科夫

1956年9月4日

ЦХСД,ф. 5,оп. 49,д. 235,л. 87、88－96、97－106

№09837

图加里诺夫致波诺马廖夫函：递交中国与不发达国家关系的报告

（1956年9月5日）

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

兹呈上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所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不发达国家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报告》和《中国同不发达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参考材料》。

两份文件是因目前中共代表大会的召开而拟定的。

附上述报告(10页)和参考材料(32页)。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任

Н.图加里诺夫

附件：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不发达国家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报告

（1956年9月5日）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报告以下情况——关于中国与不发达国家关系的某些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不发达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方针是：削弱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影响，支持反帝运动和反对殖民主义的运动，帮助这些国家取得经济独立，帮助不发达国家巩固他们的中立立场或向中立立场过渡，以此使他们逐渐接近社会主义阵营。

到目前为止，中国同9个不发达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有5个是东南亚国家：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尼泊尔，4个是中近东国家：埃及、叙利亚、阿富汗、也门。锡兰[1]和苏丹也宣布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同柬埔寨和老挝的谈判为同这两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开辟了光明的前景。同时还呈现出了同突尼斯、摩洛哥、黎巴嫩等国家建交的可能性。

中共和中国政府特别关注东南亚国家。同时考虑到了很久以来中国同这些国家就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在东南亚生活着许多华侨，这一因素有着重要意义。根据从英国和法国渠道得到的材料，在这些国家以及香港和澳门地区生活的华人数量有：

① 锡兰，现斯里兰卡。——编注

国家(地区)	华人数量(万)	华人占总人口(%)
香港、澳门	182	98
新加坡	910.7	76.4
马来亚联邦(马来西亚)	225.2	37.5
英属婆罗洲	22	25
泰国	300	17.3
印度尼西亚	300	4.3
柬埔寨	14	3.7
南越	17.1	3.7
缅甸	30	1.8
菲律宾	23	1.2

在确定对东南亚不发达国家的政策时,中国的朋友们考虑到了想在亚洲起领导作用的印度在这一地区的特殊位置。所以,正如刘少奇给苏联大使讲的,中国现在不宜于以亚洲国家领导的角色露面,这样会引起印度的担心,吓跑摇摆不定的人。

在同尼泊尔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中国政府对这个国家没有采取可以引起印度不满的一些措施。例如,在尼泊尔政府建议中国政府互派大使时,后者考虑到印度反对,没有答应尼泊尔的要求。现在中国驻印度大使兼任驻尼泊尔大使,而尼泊尔驻印度大使相应兼任驻中国大使。……[①]中国报刊没有就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同志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声明发表评论文章。中国政府打算利用巴基斯坦总理即将访华之机充当克什米尔问题的调停人,认为巴印关系的改善将减少巴基斯坦对美国的依赖程度。

考虑到不发达国家对中国用什么办法克服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落后和实现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很感兴趣,中国的同志们广泛利用这些国家的政府、议会和社会代表团访华的机会,给他们介绍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的经验。为此目的,中国的同志们组织不发达国家的代表到中国各地旅行,参观大企业,建设项目和农业合作社,还组织他们同中国的资本家和民主党派的代表见面。其中,不久前访问中国的印度尼西亚国会议长萨尔托诺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同中国的资本家座谈之后,萨尔托诺说,在他看来,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和平方式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是可行的政策,对于印度尼西亚政府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等国政府首脑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支那半岛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也被邀请并同意将访问中国。中国总理周恩来于1954—1955年期间访问了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1956年年底,他还计划访问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锡兰、老挝、柬埔寨和缅甸。1955年9月至1956年6月,中国人大常委会接见过印度、智利、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编注

泰国、埃及、柬埔寨、约旦、苏丹、印度尼西亚、叙利亚和其他不发达国家的议会代表。

万隆会议对改变中国同亚非不发达国家的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利用会议通过的决定和会议上建立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近来大大加强了它在东方的政治影响。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在东南亚还未能同泰国、菲律宾、锡兰、柬埔寨、老挝，在中近东和非洲国家中还未能同黎巴嫩、沙特阿拉伯、约旦、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利比里亚、苏丹、突尼斯、摩洛哥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同拉美哪一个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

这种状况主要是由美国、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对抗造成的，他们努力对东南亚、中近东国家施加经济和政治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和中国政府把发展经济联系看得非常重要，将其视为解决政治任务的重要手段。必须指出中国同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交往中所奉行路线的以下特点：

一、在计划向亚非国家出口商品时，中国不追求让自己的商品同这些国家的商品竞争市场。

二、在多数情况下，中国都遵循政治考虑，以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向亚洲国家出售自己的商品。同时，中国从不发达国家的进口通常都高于对他们的出口。

三、中国贸易组织只同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进行贸易联系，同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国家公司不发生任何联系。

四、中国政府努力同不发达国家签订协定：中国以优惠条件向他们提供成套设备(目前主要是轻工设备)，以便发展这些国家的民族工业。

五、在许多情况下，考虑到亚非一些国家的政治活动家和商界代表害怕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有公开的联系，中国贸易组织便通过中间人同他们建立秘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广泛利用香港和澳门以及亚洲国家的华侨。

在同不发达国家发展经贸联系中，中国朋友们取得了某些成绩。例如，中国同东南亚和非洲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从 1954 年的 3.942 亿美元增加到了 1955 年的 4.81 亿美元(增长 22%)；1956 年预计中国同这些国家的贸易额将达到 6.30 亿美元(计划增长 31%)。中国同东南亚和非洲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从 1954 年占 16.2% 提高到 1955 年占 17.2%。

尽管同中国的贸易对某些国家(缅甸、锡兰、马来亚等)来说有很大意义，但总的来说，人民中国在不发达国家的外贸联系中，其作用还不是很大。据中国外贸部的数据，1955 年中国同亚非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仅占这些国家外贸总额的 1.9%。

……①考虑到这一点以及不发达国家对工业品的需求，中国的同志们努力以工业品出口商的身份同不发达国家进行贸易。中国同志们把发展这种出口看成是自己亚非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

1955 年，中国出口的工业品主要有：轨钢、钢管、水泥、石棉制品、机床、纺织和电力设备、大米加工设备、火柴和石油储存厂成套设备、电话设备、工具等。中国对亚非非社会主义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编注

国家工业品出口价值1955年达到6 000万美元,即占中国对这些国家出口总额的21.5%。

1956年,中国计划继续扩大对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出口,其中包括重工业产品。如,按照中国外贸部的计划,1956年计划对亚非非社会主义国家增加以下产品出口:生铁,由1955年1 256吨增加到1万吨;黑色冶金轧材,相应由3.959万吨增加到14.322 6万吨;钉子,由1.624 6万吨增加到3.2万吨。还计划对亚非国家出口新的工业品:柴油机、织布机、纺织机、电动机、变压器等,以及其他机械、车床、成套设备。

但是,中国技术和经济的相对落后,使它不能大力展开工业品出口,同时也不能保证制品的高质量。

为发展同不发达国家的文化和社会联系,中国的同志们广泛采用交换各种非政府代表团的做法。1955年,有32个不发达国家的864名社会、文化和宗教界代表到中国访问,其中东南亚国家——599人,中近东和非洲国家——151人,拉美国家——114人。同一时期,中国有550名社会各界代表到9个不发达国家进行了访问。

在与不发达国家建立文化联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中印、中国-印尼、中缅和中巴(巴基斯坦)友好协会,这些协会同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巴基斯坦相应的友好协会保持着联系。对发展同亚洲国家联系有着重要意义的还有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该委员会目前正在根据印度亚洲团结委员会的倡议筹备1956年的亚非经济问题会议。

应该指出,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在同不发达国家建立文化联系问题上缺乏应有协调。因此,希望讨论召开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文化部长系统会议的问题。

为同不发达国家建立联系,中国政府广泛利用中国的宗教组织,首先是佛教和穆斯林组织,因为佛教和穆斯林在东方不发达国家传播极广。在中国政府推动下,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穆斯林协会正同东方各国的佛教徒和穆斯林教徒进行接触,利用这种接触促进国家关系的接近。1956年,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了缅甸,出席了纪念佛教诞生2500周年的庆典活动。中国佛教代表团还将出席1956年10月18日在尼泊尔开幕的第四次国际佛教徒会议。亚洲不少国家的佛教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中国穆斯林协会不断邀请外国穆斯林代表团来中国。1955年12月至1956年2月,以伊斯兰教青年国际大会总书记卡迈尔·雅各布·萨布里为首的伊斯兰教青年国际大会代表团来京访问。1956年5月,埃及、叙利亚、苏丹、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的穆斯林代表团出席了中国穆斯林节庆活动。

1955年,中国穆斯林小组在朝圣期间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巴基斯坦,同那里的穆斯林组织建立了联系。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在率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埃及期间,于1956年4月3日参加了开罗清真寺的奠基仪式。中国政府代表对伊斯兰的尊重在中近东穆斯林居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应该指出,中国朋友们为发展同不发达国家的关系没有充分吸收中国民主党派参加,况且这些党派的许多进步活动家同不发达国家的贸易界人士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着旧交,这些人可以帮助理顺贸易和文化联系,帮助从政治上接近这些国家。例如,中国民主界人士的著名代表宋庆龄,她的1955—1956年期间的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之行

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反响。

中国的朋友们完全没有利用中国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的进步活动家。然而，为同拉丁美洲国家以及有不少天主教徒的亚洲国家（菲律宾、泰国、柬埔寨）建立联系，吸收这些活动家参加，可以帮助中国政府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

在同工人阶级组织，尤其是工会组织建立和发展联系方面，在同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党建立接触方面，中国的同志们所做工作不多。不过这个问题已经成熟。出席中国1956年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的巴基斯坦工会代表团团长、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中央委员、巴基斯坦全国劳动联盟执委会委员阿布萨伊德·恩维尔的声明最富有代表性。他认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可以倡议成立亚洲国家地区工会统一组织。他说："如果在这方面提出什么建议，那么巴基斯坦代表团将研究或支持这一建议。"

万隆会议之后，亚非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为召开亚非国家政府新的会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一新的会议可能成为对不发达国家施加影响使其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因素。关于召开新的会议的问题印度尼亚西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1956年4月就提出来了。当时曾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然而以后并没有为此采取实际的步骤。不过中国朋友们是可以利用自己在东方国家的影响采取措施，以加速召开新的亚非国家政府代表会议。由于最近将召开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外贸部长会议，讨论亚非市场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外贸措施协调问题，希望在会议上提出关于帮助中国加强它作为工业出口国（向不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和设备）地位的问题。还应该重视中国和苏联或中国和某一民主国家同不发达国家建设工业企业的联合协定问题（以苏联和民主德国同南斯拉夫在南建立铝联合企业的协定为蓝本）。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任
И. 图加里诺夫

ЦХСД, ф. 5, оп. 28, д. 408, р. 5175, л. 107－117

№2185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朝鲜劳动党问题的处理

（1956年9月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9月6日会议第39/8号记录

关于朝鲜劳动党的决议

绝　密

一、对发生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事件予以认真重视,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以及中国共产党就这些事项交换意见。

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委托苏共代表团联系朝鲜劳动党和中共领导人,以交换对朝鲜劳动党的形势的看法。

三、委托苏斯洛夫同志和波诺马廖夫同志在3天内,准备和交付苏共中央委员会一份宣言草案,用于苏共代表团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做出关于朝鲜问题的声明。

РГАНИ, ф. 3, оп. 14, д. 56, л. 3

№1381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中国协商处理朝鲜问题

(1956年9月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9月6日会议第39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К. Е. 伏罗希洛夫、Л. М. 卡冈诺维奇、Г. М. 马林科夫、М. Г. 别尔乌辛、М. З. 萨布罗夫、М. А. 苏斯洛夫、Л. И. 勃列日涅夫、А. Б. 阿里斯托夫、Н. И. 别利亚耶夫和 П. Н. 波斯佩洛夫,会议由 А. И. 米高扬主持。

第8项　伊万诺夫同志发自平壤的关于(……)[①]的1956年8月31日电报和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体会议情况的1956年9月1日电报。

1. 米高扬;2. 卡冈诺维奇;3. 伏罗希洛夫,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勃列日涅夫,费德连科;4. 马林科夫;5. 别尔乌辛;6. 苏斯洛夫;7. 波诺马廖夫;8. 阿里斯托夫;9. 萨布罗夫。

委托波诺马廖夫同志接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

---

① 原文如此。——编注

我们在中国的代表团应该与朝鲜人认真地谈谈。①

周全地考虑一下给朝鲜大使的答复(委托波诺马廖夫同志)。

给中国大使的答复：就这些问题，我们的代表团将与中共中央交换意见。

考虑和起草指示草案：代表团在与中国人和朝鲜人会谈时应该如何表现自己。

前言部分。

承认以下是必需的：

委托代表团……②

委托苏斯洛夫同志和波诺马廖夫同志在10月1日前准备好指示草案。

委托波诺马廖夫同志答复中国大使，并接见朝鲜大使。

委托波诺马廖夫同志起草和准备汇总报告。

РГАНИ，ф. 3，оп. 12，д. 1005，л. 30

№20550

波诺马廖夫与李相朝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的内部问题

(1956年9月10日)

致苏共中央：

应苏共中央的委托，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李相朝举行了会谈。兹提供此次会谈的书面记录。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Б. 波诺马廖夫(签名)

1956年9月12日

第25-с-1972号

---

① 1956年9月中旬，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А. И. 米高扬与中国领导人详细地讨论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内的局势问题，并与他们制定了共同的行动计划。米高扬和彭德怀按照计划访问朝鲜，于9月23日参加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工作。在苏联和中国的干预下，金日成许诺恢复8月事件参加者的党籍，不对自己的党内论敌采取大规模的镇压运动。——原注

② 原文如此。——编注

1956年9月10日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朝鲜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李相朝同志在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所举行的会谈记录。

李相朝请求转达他对苏共中央给予朝鲜劳动党的帮助的感谢,并说他想通报的内容与他在与费德林同志的会谈中和给赫鲁晓夫同志所写的信中的内容基本相同。另外李相朝又说,我已发出了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接着,李相朝同志表达了如下意见:目前朝鲜劳动党自身的内部力量已无法解决党所面临的问题。在一些诚实的好同志因提出批评性意见便被开除出党的条件下,此类批评活动也很难在朝鲜劳动党内展开。例如所有与个人崇拜有关的批评性意见均被认为是反党言论。李相朝说,我希望苏共和中共能够共同分析朝鲜劳动党内所存在的问题并帮助纠正当前该党内部所存在的不正常局面。

李相朝说,在劳动党内部存在很多需要批评的不足。金日成同志远远没有完整地将苏共中央的建议通报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关于这方面情况我是从一些中央委员那里获悉的。在今年7月份在苏共中央所举行的会谈中,与会者除金日成外还包括朴正爱和南日,而中央其他成员根本不了解此次会谈的内容。李相朝说,虽然在苏共中央金日成已承认了苏共中央对朝鲜劳动党领导层所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当返回朝鲜后他的做法却是截然相反。

李相朝说,他曾打算就党内情况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发一封信以阐明自己的观点,可南日却对他说,金日成为中央全会所准备的报告也说得很全面了。于是,在几位朝鲜同志的建议下我便没有发这封信。

李相朝称,南日向他通报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在全会上转述了苏共中央的来信,其中对苏共二十大以后一些苏共党员的言论(指苏共中央关于二十大会议决议讨论和执行的结果)进行了谴责。鉴于这只是南日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单方面解释,李相朝请求让他了解该信的原文内容。

李相朝得到了对苏共中央来信中关于二十大会议决议讨论和执行结果的那部分内容的解释,其中谈到关于二十大会议以后在苏共内部出现了个别错误的言论。

李相朝同志被告知,他的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的报告,我们从中共中央所得到的关于4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干部转到中国以及我国驻平壤大使所作的报告都得到了苏联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我们对所发生的一切事件感到忧虑。根据委托,参加中共第八次党代会的苏共代表团正与朝鲜代表团商议这一问题,并与中国同志商谈关于朝鲜劳动党的内部情况。

李相朝得到通报,正如他所清楚知道的,在金日成同志逗留莫斯科期间苏方与他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举行的会谈。金日成同志声称,他赞成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克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部的个人崇拜和发扬党内民主、自我批评的必要性的建议。

关于李相朝同志提出的关于苏共和中共方面有必要就党内问题向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提出建议和意见的问题,他得到如下答复:诸兄弟共产党原则上是可以提出此类建议和意见

的，但必须指出的是，朝鲜劳动党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诸兄弟共产党不可能干预其内部事务。因此李相朝应当理解苏共和中共方面在采取一定步骤和举措向朝鲜劳动党提出建议问题上所存在的各种复杂情况。

接着，李相朝说，最好能以某种方式在报刊上发表言论，以方便叙述劳动党活动中的不足和一些即使以普通方式表述的批评性意见。

有关方面对李相朝同志的建议的答复如下：目前不应讨论关于李相朝同志针对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人所发表的批评性言论或其他类型的言论的问题。

结束时，李相朝同志对苏共中央的接待和会谈表示感谢。

会谈记录者：И. 谢尔巴科夫

РГАНИ，ф. 5，оп. 28，д. 410，л. 228 - 232

№09841

图加里诺夫致波诺马廖夫函：关于台湾局势的备忘录

（1956 年 9 月 11 日）

Б. Н. 波诺马廖夫同志：

兹呈上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拟定的关于台湾形势的备忘录。

附备忘录(7 页)。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任

И. 图加里诺夫

关于台湾形势的备忘录

1956 年 9 月 11 日

台湾岛隔台湾海峡与中国东海岸相望，海峡最窄处宽约 130 公里。台湾面积 3.6 万平方公里，据联合国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的资料，人口到 1955 年年底超过 950 万人。探明矿藏有金矿、铜矿、石油、煤和硫磺。水利资源估计在 275 万千瓦左右。岛上森林覆盖率在 50%以上，其中有许多珍贵的树种，如樟树。台湾和澎湖列岛(沙砾岩)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省，行政中心——台北市。

众所周知,台湾岛现在成了美国针对中国进行军事行动和准备实施侵略的基地,是蒋残余部队(主力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歼灭)的避难所。美国在台湾的一切措施和蒋介石的政策都服从于一个目的——为反对中国做战争准备。

岛上养着大批部队(60万人以上)和庞大的行政机关,他们需要大笔非生产性开支。无论从人口数量还是从台湾的资源上看,尽管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某些措施恢复和发展这里的工业和农业生产,但它仍无能为力负担这么大的开销。所以,军队和行政机关费用的主要来源是美国的援助,从蒋介石溃逃到台湾之时起,美国给他的援助已超过20亿美元。

台湾的经济形势。二战期间和战后初年,台湾经济急剧衰退。最近几年,台湾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呈现某种程度的增长。1955年主要农产品大米的产量与1945年相比增长1倍,达到173万吨(1938年是140万吨)。1955年全岛生产200多万吨甘薯,约14 000吨茶叶;生猪2 100万头,大角牲畜40万头。但到目前为止,台湾的农业生产仅仅达到或在一些情况下略微超过战前的水平。与1948年相比,加工业的生产规模增长2.5倍。

对恢复台湾经济起了一定作用的是美国的援助。从1950年至1954年期间,根据美国援助计划,国民党政府得到8.69亿美元的援助。1955—1956财政年度,美国对台经济援助数额为7 300万美元。尽管美国的援助大部分是以提供美国多余的农业品的方式实现的,但其相当一部分用在了台湾工业(水泥工业、化工、电站建设)的发展上。1953—1956年,用于台湾工业生产的资本82%来自美国的援助和用出售美国货物资金所建等值基金补贴。

在经济关系方面台湾不够发达。

台湾的工业主要同农产品加工联系在一起。岛上实际上没有重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只有几座不大的冶炼厂(以进口废铁为原料)以及一些为军队服务的装配厂和维修作坊。甚至连发展最快的部门——化工(主要生产化肥)和纺织业也不能满足当地群众的需求。台湾依然依赖工业品进口。

台湾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很低。一天劳动(工作日)长达12小时,而工资微乎其微。1955年主要工业部门工人的平均工资为365台湾元(1台湾元=0.04美元),即略高于官定的中等家庭最低生活费的一半。低工资、高税收和其他收费导致岛上群众贫困和居民破产。

利用贷款和税收手段,政府无偿夺去农民近2/3的收成,这些钱主要用来维持军队和国家行政费用的开支。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国家和地主手里。地主占农业人口的9%,而他们占有60%的土地。只有1/3的农民拥有一点儿土地,其余农民只好租地耕种,所收谷物的近70%用于交租。

台湾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美国资本的淫威。由于缺少地方资本,蒋介石分子努力刺激外国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投入。现在已给美国公司提供毫无阻挡地把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汇出国外的权利。美国垄断资本已控制台湾的主要经济部门——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掌握着各地一半以上的发电站。铝业生产为美国雷诺公司所控制,糖业生产30%以上的固定资本为美国公司所有,水泥和化肥的生产也控制在美国资本手中。

外国资本的渗透对台湾地方公司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许多当地公司竞争不过外国公

司，被迫停止经营。例如，由于美国轮船公司的竞争，台湾船队货运吨位比1949年减少1/4。

台湾经济对美国资本和美国公司的依赖，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费用的巨额非生产性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80%以上)导致台湾财政形势异常紧张。政府预算长期出现赤字。由于政府巨大的开支和它有限的财政能力，台湾通货膨胀加剧。与1954年相比，1955年货币发行量增加37%，而工农业产品仅增长2.5%。通货膨胀的增长引发了价格的不断上涨和台湾元汇率的下跌。

内部政治形势。台湾建立了公开的国民党军警专政，准确地说，是蒋介石和他周围一小撮心腹的专政。(在台湾，除国民党外，还有以徐福林(Сюй Фу-линь)为首的社会民主党，成员2 000人左右。该党在台湾政治生活中不起作用。此外还有青年党，有200名干部。两党均由蒋介石运行和提供经费。)蒋介石的心腹有：蒋介石的妻子——他最亲近的顾问，积极干政，尽管据掌握的消息，她对他的影响近年来有所下降；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领导安全局和军事保密局(政治军官学院)；副总统陈诚，蒋介石学生时代的朋友，负责内部问题，被蒋介石任命为自己的继承人。蒋介石主要同上述几人保持直接接触，他们是他的决定的主要执行者。

蒋介石分子依靠军队和3万警察对台湾实施戒严。岛上居民经常遭受镇压。据台湾报刊报道，1955年初几个月，岛上逮捕了1万多人。至1955年年底，仅军事监狱就关押3.5万多人。从大陆来的国民党分子与当地居民相比，可谓高官厚禄，他们有自己的俱乐部，住在日本人留下的单独住宅里。军队主要成分是大陆来的士兵和军官。所有这一切引起了当地居民对蒋介石分子的不满。

台湾的资产阶级被课以重税，而且必须认购“爱国”债券，实际是在军事专制的条件下。当地资产阶级失去了政治权利，它在地方自治中的作用已化为乌有，因为国民党分子对地方自治机关的任何决定都有否决权。

国民党政府对当地居民所奉行的掠夺和恐怖政策，引起广大台湾群众的不满。但是，在军事警察专制和工人阶级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台湾劳动群众公开反对国民党制度的行动还未出现。

由于对当地资产阶级扩大了某些权利，一部分当地资产阶级开始同国民党合作，维护现有的制度。主要反映这部分资产阶级利益的是“班山”反动集团，它的许多成员加入了国民党，同蒋介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另一个当地资产阶级集团“阿海”以前同日本人合作过。它在省议会成员之间和市政机构有很大影响。它支持把台湾交付联合国托管的口号，尽管它的成员还没公开反对蒋介石制度。

1955年9月，在日本由所谓的“福摩萨独立民主党”成立的“福摩萨临时国会”给国民党政府在海外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和麻烦。这一国会任命一台湾岛的“临时政府”。同日本人有联系的“福摩萨独立民主党”主张台湾独立，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解除蒋介石分子的武装，解散国民党政府。该党在美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日本有分部。中国政府对该党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活动持否定态度。

完全依赖美国和重返大陆已毫无希望导致了国民党队伍内部的分裂。国民党一些集团之间展开了争夺领导岗位和斗争。现在在国民党里起主导作用的是蒋介石、陈诚和蒋经国集团。这个集团顺利地大大地消弱了“第三力量”——国民党的部分领导，他们企图把中国内战国民党失败的责任推在蒋介石身上，夺取蒋的位置以实施更有效地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斗争。现在“第三力量”以“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的名义行动，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制和建立广泛的反共战线。但是这一集团对蒋介石没有什么威胁。美国人力图利用“第三力量”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也不排除在必要时利用它取代崩溃的蒋介石政权。

国民党上层瓦解的过程至今仍在继续，国民党内部集团之间的矛盾正在不断加深。1955 年 8 月，蒋介石的“军师”孙立人“退休”，长期以来他在许多问题上与蒋介石不和。据非正式消息，孙立人受到美国人的支持(顺便指出，受到美国驻台湾军事代表团团长杰斯将军的支持)，目的是想让他取代蒋介石。蒋介石以追查孙立人案件为由，在军官和官吏中逮捕一大批与他不和的人。

蒋介石集团内部的分歧也不断增长。1955 年 10 月，国民党领导批评俞鸿钧政府企图把财政困难和国民党政府威信下降的责任推到他身上。他被指控的一条罪责是他在所有事情上过分追随美国人。陈诚和蒋经国之间的矛盾正在加深，因为两者都追逐国民党军队中的关键位置。现在美国人正利用蒋介石的制度来掩盖他们武装占领台湾岛的事实，在亚洲这一地区制造紧张局势以对中国施加压力。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一局局长
T. 库普里科夫

ЦХСД，ф. 5，оп. 28，д. 408，р. 5175，л. 183－190

№10381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批准关于建立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的报告

(1956 年 9 月 14 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 1956 年 9 月 14 日会议第 22/1 号记录

第 1 项　关于在苏联科学院系统内建立中国研究所的问题。

(加富洛夫同志、阿里斯托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

一、为了深入全面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以及中国的

历史、经济、语言、文学和文化，批准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关于建立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的建议。

二、中国研究所的主要任务如下：

（一）研究并撰写关于中国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以及历史、语言、文学和国际关系学问题的著作；

（二）翻译并准备出版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典籍以及中国现代历史、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著作；

三、允许中国研究所自 1957 年起出版学术杂志《苏联中国学》，每年 6 期，篇幅 15 个印张。

四、责成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在苏联科学院现有的编制和工资基金范围内，审理和批准中国研究所的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给研究所必要的外汇拨款，用于购买学术资料和研究所研究人员前往中国出差。

五、批准佩列韦尔泰洛同志担任中国研究所所长。

六、提交主席团审批。

ЦХСД, ф. 4, оп. 15, д. 530, л. 2

№23063

维诺格拉多夫与陈楚会谈纪要：关于江青到苏联休养事宜

（1956 年 9 月 18 日）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陈楚同志会谈纪要

1956 年 9 月 18 日于苏共中央联络部

陈楚同志说，中国使馆收到了周恩来同志的电报，其中周（让我们）向苏共中央转达中共中央的请求——帮助安排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的休养事宜。江青同志预计将乘图-104 飞机于 1956 年 9 月 19 或 20 日来莫斯科。关于其抵达的具体日期将另行通知。在江来苏休养期间，将安排医生、护士和翻译陪同，周恩来同志请我们提前向苏方表达谢意。

我们对陈楚同志说，我们将会采取各种措施来组织好江青同志的休养事宜。根据两国间的医疗协议，江将被安排在一所疗养院或另一个医疗机构。

陈楚同志接着说，中共中央请求对苏方为以何长工和于毅夫为首的18名党的领导干部的团体休养活动所作的安排表示感谢，这些人已于9月1日返回北京。陈楚同志还向我们转达了这些已结束休养同志的谢意，后者非常满意苏联给予自己的关注和关心，其身体已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作为回应，我们对陈楚同志说，苏共中央总是很乐意接待各兄弟党的同志们来苏休养。

陈楚同志继续道，他以前曾与康斯坦丁诺夫同志谈过关于即将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的问题。康斯坦丁诺夫同志当时表示，希望在全会举行前再次与我见面，并有一些话要说。我们对陈楚同志答复道，苏共中央全会将延期举行，而康斯坦丁诺夫同志也已去休假了。等他休假回来后，我们会向其通报此事。陈楚同志感谢苏共中央提供给中方的其在苏共中央所在地与社会主义者们所举行的会谈记录。

会谈结束时，陈楚同志对举行这次会谈表示感谢。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B.B.莫舍托夫同志。

会谈记录者：Д.尼古拉耶夫(签名)

1956年9月18日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382, л.196－197

№20375

列昂季耶夫呈波斯佩洛夫请示：出版中共八大报告事宜

(1956年9月19日)

机　密

1956年9月19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关于在苏联报纸上发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可以将这些报告的原文以附录的方式交给《新时代》外文周刊(共有五种语言)？

总编辑

列昂季耶夫

手写批注：

不要给，因为将以单独的小册子出版。

П. 波斯佩洛夫

1956 年 9 月 20 日

归档。答复已向 B. M. 勃列日涅夫同志作了通报。

A. 索洛维约夫

1956 年 9 月 20 日

ЦХСД，ф. 5，оп. 30，д. 164，л. 79

№10382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停止为新疆居民出版《新生活》杂志

（1956 年 9 月 21 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 1956 年 9 月 21 日会议第 23/75г 号记录

第 75 项　关于在阿拉木图为新疆出版《新生活》杂志的问题。

一、责成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 1957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在阿拉木图市用维吾尔族语和哈萨克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疆居民出版《新生活》杂志。

二、责成全苏国际图书协会（兹梅乌尔同志），就在阿拉木图市停止出版《新生活》杂志事宜通知中国有关组织。

三、责成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分析和研究阿拉木图和塔什干文学出版社继续为新疆居民工作是否适宜的问题。

ЦХСД，ф. 4，оп. 15，д. 531，л. 23

№25377

阿里斯托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祝贺中国国庆集会的报告草稿

(1956 年 9 月 25 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根据委托，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周年，我将于今年 9 月 28 日在联盟宫圆柱大厅的盛大集会上作报告。兹发给你们我的报告草案。

请你们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

A. 阿里斯托夫
1956 年 9 月 25 日

报告：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周年

同志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离现在已经有七个年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6 万万中国人民在自己英勇的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反动统治才建立起来的，是中国人民自己亲爱的、真正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就像庆祝一个人类获得解放的快乐节日一样，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和地球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与中国人民一道都在为这个著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日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日而欢欣鼓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周年之际，苏联人民谨向自己的忠实朋友和战斗盟友——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并祝愿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新的胜利。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人民长期忘我斗争的结果，是伟大人民革命胜利的结晶。这个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日离我们越远，它在世界历史上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和对各种历史事件所发挥的巨大影响也就展现得更为完整和全面。

从国际层面来看，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继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世界历史上所发生的最杰出的事件。它对东方各国解放斗争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整个进程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加强了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最为沉重地打击了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由此，全世界进步的人们有充分理由确认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他们实现伟大的人民事业，走上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重要阶段之一。

人民革命的胜利开创了6万万中国人民生活的新纪元，释放了中国人民的力量，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并将中国人民带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如今，那个落后的、半封建的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它与所有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一道成为了进步的力量和人类的先锋队。在成为了自己国家的主人和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短期内便在经济、文化和国家建设等各领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内发生的深刻的社会主义变革成果作了总结。与世界人民一样，苏联人民对此次大会的工作情况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对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也具有重大意义。会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所积累的经验，并为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制定了令人振奋的计划。大会通过的决议得到了中国民众的热烈响应，并更紧密地将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大会在关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中国革命的胜利条件、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和方法等方面所得出的结论，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并对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具有珍贵的借鉴意义。

中国人民的胜利就是马列主义的胜利，并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伟大列宁的天才预见。在马克思主义提出后，历史便不断地提供新证据以证明该理论的正确性。还在1913年，列宁便曾写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学说，标志了人类历史的未来时代，但仍需有一个巨大的胜利来证明它。"而随后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充分地证明了列宁的这一论断：四年之后，俄国便爆发了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代——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同志也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正是在这一战无不胜的思想的武装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得以成立。我们的中国同志——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关注如何创造性地掌握马列主义，如何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等问题。毛泽东同志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形象地比作箭和靶子。他说："箭"就是马列主义，而"靶子"就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只有用马列主义武装了自己和学会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一理论，才能够用这支"箭"来射中中国革命这个"靶子"。

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并将本民族中所有积极力量都团结在革命的旗帜下，从而最终赢得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政权——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之一。

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始终得到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支持，赢得了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的深切同情。后者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提供了良好的国际条件，减轻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征途上的阻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是中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折的标志。

在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创造性地借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并深刻了解了本国国情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自己确定了在社会转折时期的总路线: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渐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循序渐进地对国家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中国共产党动员了全中国人民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一年时间内,中国人民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对国家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这一新胜利,苏联人民由衷地表示欢迎。

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和著名马列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在以创造性的态度解决中国转向社会主义的问题的过程中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社会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对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也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联盟是中国人民在将国家从帝国主义殖民和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而当革命胜利后,统一人民战线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存在并得到加强,它在发挥着工农联盟基础作用的同时,又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贡献力量。中国的统一战线政策既兼顾了本国的国情——已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继续赢得一个又一个新胜利提供了可能。

当前,中国人民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变化的不仅仅只是国家的经济,另外还包括人的思想和意识。

伟大的中国人民经过艰苦的劳动,顺利地完成了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从而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该精心制定的建设计划包括有694个大型工业项目。在完成上述计划的过程中,中国扩建了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基地,在中部和内蒙古又建设了一批新兴冶金工业基地和城市。如今中国工业已经能够生产重型汽车、喷气式飞机、大功率发动机、大型钢制设备、高质量的模压钢材、冶金和矿山设备、最新型的冶金机床和其他现代工业品。这些企业都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依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相关统计资料显示,这期间中国的工业品总产量增长了90%。所有统计数据均表明,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提前顺利完成了。例如,中国的工业品生产将于今年完成五年计划的预定产量,而在下一年度——1957年它将超额完成原定计划的近15%。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截至1956年(7月)末以前,中国资本主义工业比重的99%,产值的98%以及在这些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和公务人员均已被改造为公私合营制。

工业在国家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增长了28%,1952年增至39%。1955年,生产资料的生产比重从39.7%增至46%。国有企业已在国家工业品总产量中居于主导地位。

农业的增长和发展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1955年中国粮食收获量达到

1.84亿吨，棉花达到151.9吨。

中国正在进行把个体小农经济纳入到集体经济轨道的伟大进程。在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上，中国人民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目前，集体经济已在中国农业中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

截至1956年末以前，国家已建成99.2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在农户总量中所占比重已达91.7%，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比重达62.6%。预计截至第一个五年计划末——1957年，除个别边远地区外，中国将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

中国的铁路和公路也正以迅猛的速度在发展着。它们将荒芜但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与国家工业中心地区连接起来。在党的鼓励下，中国的建设者们将铁路铺到了以前人们根本无法涉足的地区。众所周知，唐朝诗人李白曾就中国四川省的道路状况写过一首诗，即"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如今，经过那里山区的湍急河流和牧场已铺设了现代化的铁路。还有西康-西藏和青海-西藏公路，它们将西藏与中国内地紧密地联系起来。

通过兴建铁路，中国广大地区被连接成一个整体。通往蒙古和苏联的铁路也将中国与苏联边境紧密联系起来。

中国政府所建设的交通网络与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兴建道路的出发点有根本性的区别。殖民者在中国兴建道路的目的是为了攫取中国的资源，而中国人民政府这样做的目的则是为了通过修路来发展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通过发展国家工业、农业和交通事业，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一年比一年好，商品流通总量不断增加。

在发展国内社会主义贸易的过程中，中国形成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内市场。与1952年相比，1956年中国的商品流通总量增长了66.3%，出口和进口总量也增长了65%。在公共饮食方面，中国个体贸易企业和私营企业总量中68%—74%的从业人员，已接受改造并加入了公私合营企业、合作社或合作组。

目前，中国正打算着力进行文化革命，以繁荣国家的科学、教育和艺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便充分调动学者们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创作的热情、主动性和积极性。中国政府还不断扩大高等院校、中学、专业学校和初级学校等教育网络，增加受教育学生的数量。通过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国家培养了一支有能力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的新型的人民知识分子大军。

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施，工农联盟和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得以巩固，全中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人民中国所取得的所有这些成就都是中国人民忘我劳动、中国党和政府的正确政策引导的结果。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即1957—1962年)，中国提出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更加宏伟。其主要目标包括：进一步发展国家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以便为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完善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和全民所有制、加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

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等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预计1962年国家工业和农业生产总量将比1957年增长两倍,并且工业和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速度将比过去更为迅猛。

农产品总量将增长35%。在1962年国家粮食收获总量预计将达到2.5亿吨。与1957年相比,1962年国家工业品和农产品总量将增加75%。在工业投资比重方面,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58.2%相比,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将增至60%。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政府打算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物质和文化水平;将国内商品零售总量增加50%;将工人和公务员的工资提高25%—30%,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与此类似。

中国朋友在发展本国国民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明,总有一天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那时,它不但拥有现代化的工业,而且还拥有装备着先进技术的社会主义农业。

同志们!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中国政府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对其持续地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和保持与世界各国间的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中间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和深深的敬意。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曾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这一贡献在数个世纪以来并未得到人们应有的评价。而在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国已在国际关系中占据了作为一个伟大强国本应拥有的地位。

关于上述历史进程,其实早已被列宁预见到了。后者坚信,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人类的命运及其通向社会主义的运动中发挥重大作用。

俄罗斯民族的卓越思想家们也曾不止一次地强调,伟大的未来属于拥有天赋的中华民族。俄国的天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也曾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隆隆炮声中曾这样写道:“我认为,在我们当前的时代,人类的命运将发生一次伟大的转折,而中国作为东方民族的首领,必将在这一转折过程中发挥伟大的作用。”如今,在东方已然觉醒的时刻,我们已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到,自由的中国对东方那些从殖民桎梏中被解放出来的国家的吸引力有多么的巨大。自由的中国将促使后者在东方国家的复杂和独特条件下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不懈的努力和奋斗。

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清楚地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消除朝鲜军事威胁和重建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方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中国和印度在国际关系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正是他们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者不但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并且已日益成为各国广泛接受的国际关系法准则。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承认中国在历史性的万隆会议上所起到的重大主导性作用。正是在中国的积极努力和斡旋下扩大了拥有不同社会制度的亚、非各国间的互信和合作。与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一道,中国人民对埃及政府发起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合法运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与世界其他爱好和平的政府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反对(某些国家)对埃及所采取的挑衅性压制举动。

可以这样说，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重要的国际性问题，不论它在地球的哪个地方发生，如果没有伟大的爱好和平的强大中国的参与，那都是无法解决的。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与2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60个国家保持着贸易往来。其国际关系不断扩展，国际声望不断提高，对国际事件进程的影响日益增加。像所有那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推行的与世界各种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已成为当代公认的国际关系法的基础。

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地位在联合国的恢复必然会对该重大国际组织的活动成果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兄弟国家，也是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我们两国间的友谊是建立在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民族利益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的利益血浓于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使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能够繁荣昌盛和将社会主义阵营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两国间的这种关系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真正体现。

1950年签署的关于(两国)友好、同盟和互助的历史性条约使我们之间的兄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依据苏中之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协议，两国建立了广泛的经济互助体系。这些互助活动促进了两国生产力的提高，文化的发展和经验上的互通有无。苏联把继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予全面的援助视作自己的国际义务。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劲崛起并促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世界各民族一致要求和平等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它们都为我们反对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现实的条件。近一时期，在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印度、印度印西亚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不懈努力下，欧洲很多国家之间、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种情况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乐意看到的。但是，我们绝不应放松自己的警惕性，要始终为维护和平而斗争。因为西方国家中的侵略集团一直在致力于国际关系的紧张和加剧国家间的矛盾。

苏联、中国、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各民族都关心和平问题。为了维护和平，我们全身心地致力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谊，加强主张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阵营，发展和巩固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关系。

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次又一次证明了马列主义原理的正确性，即一个国家的真正繁荣只有在劳动人民掌握了国家政策和当共产党成为社会的领导和引导力量之后才可能发生。正是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与本国人民紧密联系的伟大的马列主义政党。该党不断地教导自己的党员要关心群众的利益，认真研究和总结工农群众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从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将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人民谋福利，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不遗余力地关心国家的繁荣和为人民谋福祉等内容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中国人民极其热爱中国共产党并对它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中国人民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并以高度的热情去完成党的指令。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人民中国成为了一支坚不可摧的力量。它必将在今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征途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祝苏中人民的永恒友谊不断加强和发展!

祝愿伟大的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永远保持朋友加兄弟的关系!

祝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所有胜利的组织者和鼓动者万岁!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万岁!

ЦХСД,ф. 5,оп. 30,д. 164,л. 81-95

№21476

马尔采夫致库尔久科夫等函:中国高教部苏联专家工作报告

(1956 年 9 月 27 日)

苏联驻中国使馆
北京市
1956 年 9 月 27 日
第 786 号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 Ф. 库尔久科夫同志
苏联高教部副部长 Б. С. 格拉先科同志
苏共中央科学部部长 В. А. 基里林同志:

兹发给你们中国高教部顾问 В. И. 多库金同志所作的关于自己在 1956 年 1—6 月间的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参见附录,共计 19 页。

苏联驻中国科学-文化专家组负责人
А. 马尔采夫(签名)

文件共 4 份,送:上述三位同志各 1 份,档案室 1 份

经办:马尔采夫。发送者——菲拉托维奇。第 1241 号,1956 年 9 月 18 日。

附件：

机　密
文本第3份
1956年9月27日

苏联驻中国高教部顾问、社会学教授B. И. 多库金关于1956年1—6月间工作的报告

本报告详细介绍了1955年中国思想斗争运动发展的总体特点，并对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教学和政治—教育工作的状况作了评价。

兹报告阐述了我1956年上半年在中国高教部作社会科学顾问期间所做的具体工作。报告以苏共二十大决议和资料为依据集中说明了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教育的进一步改善等问题，并简要介绍了苏联驻中国的社会科学教师组的工作情况。

一、参与解决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教学领域中存在的一般性问题

1956年上半年，中国高教部和整个中国高等院校系统都在积极地起草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前景计划。

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在经济、科学、文化和干部培养等领域实施全面规划的指示正逐步地落实到实际，并在中国高教部制定的一系列前景规划中得到充分反映。

为了反对保守主义，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的总要求，中国各高校都在打算并逐渐实施广泛地规划以消除自身工作中所存在的缺陷。

中国高教部政治教育管理局在1956年第一季度就社会科学未来12年发展问题起草了如下一系列前景规划文件：

1. 社会科学干部培养前景计划。
2. 社会科学教学和政治—教育工作前景计划。
3. 科学-思想评论发展前景计划。
4. 社会科学教科书和参考书的编辑、翻译和出版前景计划。
5. 在社会科学领域科研工作发展的前景计划。

根据计划预测，1967年中国高校将有在校大学生近200万人。为了开展社会科学教学，届时在目前3 000名社会学大学教师的基础上仍需要再培养近8 000名大学教师。

正如我在1955年报告中所指出，为了解决这一重大任务，中国各大型高校正大量培养社会学专业人才，扩大研究生和培训班招生规模。根据中共中央决议，中国人民大学将改组为一所专门的高等院校，主要负责培养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等专业的教师骨干。

1962年以前，还将组建两年制学习班，以便从优秀高校毕业生中培养理论专业的社会

学教师。

关于进一步提高社会学教学、政治-教育工作和开展科学-思想评论的举措也制定了相应的前景计划。关于社会学教科书和参考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也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在这方面的基本要求是,在近三年内完成主要教科书的编写、教学大纲和资料的编制和翻译,研究生必修科目书籍清单的编制等工作。在未来12年内,必须完整地向高等院校提供社会学方面的教科书,作为干部的理论培训资料。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必须反映当代各相应知识领域的最新科研成就,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概括性地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计划翻译和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12年计划打算完成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出版苏共最重要的决议,苏共以及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最重要的著作。

在科研工作领域,也打算开展对马列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研究活动。在哲学领域计划研究中国向社会主义转折的普遍和特殊规律问题。在经济学领域,将着重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需要特殊关注和研究的是工业、农业、交通、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经济合作诸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

中国同志还向在中国社会学领域工作的(苏联)专家们提出了关于在以下方面提供帮助的问题:

1. 对上述前景计划提出批评性意见和具体补充意见;

2. 向中国同志介绍苏联科学在相应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3. 就中国同志所编制的上述科学工作前景计划介绍苏联的经验。

二、(我们)对中国高教部政治培养局所给予的帮助

在上述期限内,我们以顾问的身份向中国高教部政治教育管理局提供了如下一些帮助:既参与并完成了整个计划期的一个基本工作,也参与并解决了一系列当前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整个计划期的基本问题:

1. 了解中国高教部政治培养管理局在社会学教学和开展科学—思想评论、培养教师骨干领域所做的工作情况。

2. 与政治培养管理局工作人员一起参观北京市各高校的社会学教研室并了解其工作情况。

3. 根据既定计划,就社会学教学和政治教育相关问题与中国高教部领导者会谈,参与社会学教学、中国各高校政治—培养工作和教师培养等方面资料和指令的编制、起草工作。

4. 就苏共二十大会议资料相关问题组织和举行辅导和报告会。

苏联专家参与了中国高教部政治培养管理局1956年计划的制定工作,该计划包括的主要问题如下:

1. 制定社会学教学和干部培养领域未来12年的前景计划。

2. 就在中国各高校开展科学—思想评论活动的问题而编制相应计划。

3. 研究中国高校政治-培养工作的发展经验。

4. 在北京和上海等城市定期组织和举办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教研室主任培训班。

5. 在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组织培训工作和举办夏季讲习班以提高社会学教师的专业素养。

6. 编辑出版教学大纲和研究生必修课的参考书籍目录。

7. 对各高校社会学大学教师的教案进行评审。

8. 对中国东部、湖南省和广州市各高校社会学教研室的工作进行检查。

9. 组织苏联社会学专家在长春、成都、南京、武汉、上海、广州和西安等城市举办讲座。

在帮助政治培养管理局落实既定计划的过程中，我在1956年完成了以下工作：

——对武汉马列主义教研室会议工作作了总结并提出相关建议；

——为了在社会学教学中将马列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而举办了上海马列主义教研室会议。我参加了此次会议并根据会议成果制定了相关举措。这些举措主要包括：根据为中国各高校社会-政治课而准备的材料重新制定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

——参与制定相关前景计划并帮助落实改进社会学教研室科研工作的相关举措。

——参与编制定期举办的社会学教研室负责人进修班的议题计划，在这些进修班上要作的理论性发言和报告(4次)以及中国同志起草的将在讨论会上要作的报告。

——参与筹备和举办与苏共二十大会议资料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诸问题有关的中-苏社会学大学教师国际会议(参见本报告第4章)。

——参与中国高教部组织的委员会赴广州、长沙、南昌、汉中和南京等城市对各社会学教研室的工作进行调研，并参加大学教学经验交流会。

——在中国高教部年中总结时，我就各高校社会学教师所提出的个别问题作了一系列报告。

三、向中国各高校社会学教研室提供帮助

1956年第二季度，由于苏共二十大会议资料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题所刊登的一系列文章，中国社会学教学领域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便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

针对各社会学教研室的年中总结，我们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就一些与苏共二十大决议及其资料而产生的相关问题，就定期举办的社会学教研室负责人进修班的工作安排问题，苏联专家对技术院校社会学教研室提供咨询问题，组织夏季讲习班以提高社会学教师的专业素养。

从苏共二十大会议资料角度阐明社会学教师所提出的问题。

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各高校社会学教研室提出了大量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涉及二十大的会议资料，还有一些问题是关于一些教研室希望对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基础教程的教学作了一些变动。下面，我们将从这些问题中列举一些比较重要和具有代表性的问题：

1. 目前如何揭示关于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社会主义在我们国家终将胜利的问题?

2. 个别同志说,现在不能把《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用作马列主义基础教程的教学参考书。这对吗?

3. 与利用议会道路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况下,如何对待关于以暴力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问题?

4. 在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中,赫鲁晓夫同志指出,战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那么,这里指的是哪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哪些国家中工人的实际工资没有下降?

5. И. В. 斯大林在《经济问题》一书中就战争不可避免问题所作的论断是否已经过时?

6. 关于苏共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和关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学参考书的编撰前景如何?

7. 苏联如何评价《人民日报》所刊登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8. 针对中国同志提出的关于 И. В. 斯大林是否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问题,如何作答?

9. 从下一学年开始,马列主义基础教程一课的教学如何组织? А. И. 米高扬在苏共二十大上说,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只适用于苏联历史的说法是错误的。Н. С.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中也指出,必须编写一系列马列主义教科书。那么,即将编写的此类教科书将是怎样的呢?是否应当加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程的内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10. 除了南斯拉夫问题外,И. В. 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犯了哪些错误?《人民日报》上说,斯大林犯了一系列错误,具体都是哪些错误呢?

苏联社会学专家们就苏共二十大资料相关问题举办了一些会谈和辅导。在这方面苏联高教部发出的关于在 1955—1956 学年完成高校大学生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课程的学习的指示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帮助。苏联高教部的这些指示,及其在附录中所建议的参考书目也被中国政治培养管理局和各高校社会学教研室根据这些课程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教学特点,运用于大学生的社会学学习之中。

在开展针对大学教师的再培训和提高其理论水平的工作上,我们所进行的活动包括:长期组织社会学教研室负责人培训班,加强苏联专家对各技术高校社会学教研室的帮助,举办巡回讲座,并由苏联专家为中国社会学教师作报告,等等。

在培训班上除了听取苏联大学教师所作的报告外,还讨论了中国大学教师就一些现实理论问题所作的报告。期间,各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人所作的报告具体如下:

1. 马列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报告人:林启茹(Лин Чи-жуй)同志;

2. 中共在农业合作化领域的方针——报告人:郭高启(Го Гоу-чи)同志;

3. 马列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学说——报告人:程州(Чен Чжоу)同志;

4. 关于过渡时期党的思想工作——报告人:艾知生同志。

在培训班上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负责人讨论了如下报告:

1.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科学基础——报告人:陶大盛(Тао Да-шэн)同志;

2. 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向社会主义类型的合作社的过渡——报告人:宋涛(Сун

Tao)同志；

3. 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劳动组织和收入分配原则——报告人：朱升富(Чжу Шен-фу)同志。

开设社会学教研室负责人长期培训班的工作引起了大学教师干部的浓厚兴趣，许多大学教师也积极参与其中。苏联专家在教学法的组织、科学研究和政治培养工作等方面向各技术院校的社会学教研室提供了大量的帮助。苏联大学教师就马列主义基础教程，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最重大课题所作的讲座和报告也使中国大学教师获益匪浅。参加此类报告会的人数一般都在1 000—1 500人左右。

我们通过上述举措向中国各高校社会学教研室所提供的帮助，得到了中国高教部和中共中央宣传管理局的充分肯定。

苏联专家所采取的旨在帮助中国高校培养高度专业化教师骨干和发展科研工作的一系列强化性举措也得到了上述部门的高度评价。而中国大学教师和研究生的实践成果则进一步证明了苏联专家工作的成效。

四、关于就苏共二十大会议资料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而举办的首次理论联合会议的工作情况

今年3月31日至4月9日，在北京举行了首届理论联合会议。这次会议的与会者除了苏联社会学专家、大学教师外，还有中国科技工作者和各高校的社会学大学教师。

本次大会是在中国国务院下属的专家事务管理局和中国高教部的大力协助下，由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下属的科学 文化工作组和苏联社会学大学教师教学法联合会(领导人为В. И. 多库金教授)组织的。

举办联合学术会议的想法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管理局的热情支持，其工作人员也积极参加了会议的工作。该理论会议的主席团主席为科学院院士П. Ф. 尤金，成员包括苏联科学工作者代表，中国科学院，各高校和其他文化、社会组织的代表。

在社会学代表教学法会议和统一的党组织党委会议上讨论并肯定了这次联合学术会议的工作计划。会议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帮助同志们深入学习苏共二十大历史性决议和资料，阐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并用这些资料来武装苏联专家。此次学术会议应有助于解决被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所面临的实际任务，确保进一步巩固苏中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和创造性的学术合作。

此次学术会议的工作计划具体如下：

1. 会议开幕。科学院院士П. Ф. 尤金致开幕词。
2. И. М. 巴尔哈托夫同志作报告："苏共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历史经验的国际意义"。
3. В. И. 多库金同志报告："关于两个世界经济体系并存"。
4. В. С. 斯巴诺夫斯基同志报告："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规律"。
5.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狄超白同志报告："关于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规律问题"。
6. 就上述报告如下同志将作发言：Л. С. 拉布霍夫、М. И. 库兹涅佐夫、С. В. 亚历山德

罗夫和 M.Я. 潘克拉托娃等。

7. 中国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报告:“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及其进程”。

8. 郭沫若同志报告:“关于中国科学院和各高校在社会学领域的科研工作计划”。

9. 中国国家计委副主任和统计计划管理局局长杨英杰同志报告:“中国国民经济未来15年发展前景”。

10. Н.И. 克利姆科同志报告:“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合作”。

11. 中国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同志报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及其在中国的实现”。

12.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同志报告:“中国的阶级斗争”。

13.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报告:“中国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14. 会议领导人为会议致闭幕词。

此次会议的工作引起了苏联专家和中国同志的浓厚兴趣。这从与会者数量上便可充分反映出来,此次与会者人数为450—800人左右。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会议的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好,从而为会议的成功举办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会议期间的报告和发言同时使用两种语言——中文和俄文,报告和发言稿均同时提供给苏联和中国同志。会议的翻译工作做得很好。

苏联科学工作者们(如 В.И. 多库金教授、Н.И. 克利姆科教授、科学副博士兼副教授 И.М. 巴尔哈托夫和 В.С. 斯巴诺夫斯基等)的报告均涉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世界体系经济、政治发展中的一些最重大问题,展示了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所积累经验的巨大国际意义。

针对 Л.С. 拉布霍夫、С.В. 亚历山德罗夫、М.Я. 潘克拉托娃和 Н.И. 库兹涅佐夫等同志的报告,在会议发言中,同志们对报告中所涉及的问题作了有益的补充,并提出一些评论性意见。

中国同志所作的关于以思想理论武装我们的大学教师骨干和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报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报告不仅展示了中国未来12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前景,而且深刻分析了中国的阶级和思想斗争状况,揭示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巨大国际意义和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学说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自己的报告中展示了中国科学和文化发展的美好前景,并对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以及在社会学领域培养科研和教师骨干的任务给予了巨大的关注。

关于联合理论会议工作的意义,郭沫若强调了此次会议工作对中国科学和教师骨干所带来的积极作用。他尤其满意地指出,此次会议的举办在巩固伟大的苏联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科学合作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当然,作为苏中两国学者首次联合举办的学术会议,其进行过程中难免也存在有一些不足和缺陷:例如针对所作报告的讨论原本可以进行得更深入一些,个别报告仍需要作更详细的修改和编辑,报告和发言的时间一般都超过了所规定的时限。

但这些不足并不能抹杀此次联合理论会议对苏联和中国思想战线工作者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政治和实际意义。为了密切苏联和中国科学—文化工作者之间的创造性学术事业的

交流，有必要全面地推广和进一步发展这次会议所取得的经验。

在总结此次理论会议的同时，《人民日报》(1956年4月16日)指出，这次会议积极地推动了中苏两国社会学界工作人员之间的学术合作和经验交流。

所有报告全文，其中包括中国同志报告的俄语版均于1956年5月21日发往苏共中央和苏联外交部。

五、关于在中国工作的苏联社会学大学教师教学法联合会的工作情况

截至1956年6月1日，在中国高校中工作的苏联社会学大学教师共计34人，其中3人在上海市，2人在成都市。

该联合会的主要任务是给予苏联社会学大学教师以理论和教学法方面的帮助。正是基于这一目的，在教学法联合会会议上，及其分部(党史、经济和哲学)会议上，均就一些新课题的教学法资料和讲座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讨论。

为了进行年中总结，举行了5次教学法联合会全体会议并每月举行一次分部会议。在教学法联合会中详细讨论了理论会议的筹备问题及其相关资料，研究了关于在苏共二十大决议基础上重新编制为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训练班学员提供的讲座和其他教学材料的问题。

所有社会学大学教师都有责任在自己的讲座中充分体现苏共二十大的历史性决议。联合会各分部在自己的会议上也讨论了苏联大学教师们以及中国同志所提出的问题。

教学法联合会在研究生必修课的参考书目和教学大纲草案的讨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苏联驻中国使馆的负责人会定期到教学法联合会作相关信息报告和咨询活动，以便向社会学大学教师们补充一些关于国内的新情况。社会学教师们已经听了一星期中国领导同志就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所作的讲座。

社会学教师们经常为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工作的苏联专家集体作报告和讲座。这一工作为这些同志独立学习马列主义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苏共二十大以后，社会学教师集体根据会议资料准备并作了一系列报告和讲座。

他们为苏联专家准备并作的讲座的题目具体如下：

苏共二十大历史性决议——苏联人民为争取共产主义建设新胜利的战斗纲领(巴尔哈托夫同志)；

战后国际发展中的根本性变化——社会主义转变为一个世界性体系(库塔科夫同志)；

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振兴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合作(克利姆科同志)；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帝国主义矛盾的激化(库兹涅佐夫同志)；

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博塔波夫和杜宾斯基等同志)；

列宁的两个体制和平共处的政策——苏联外交政策总路线(伊诺泽姆采夫同志)；

关于两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和平共处(多库金同志)；

关于当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帕夫洛夫和缅任斯基等同志)；

关于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独特模式(亚历山德罗夫和西托洛夫等同志)；

苏联国民经济发展六五计划——共产主义建设的新的重大步骤(卡拉塔耶夫同志);

苏共二十大关于社会主义工业进一步发展的任务(马卡罗夫同志);

关心人民的福利——党的法律,苏共二十大关于进一步提高苏联人民物质和文化福利的任务(斯洛博佳纽克同志);

苏共二十大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安东诺娃同志);

列宁的民族政策以及在农业和文化领导中进一步扩大各联盟共和国的权力(列文科同志);

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阿列什金同志);

苏联人民——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决定性力量(巴尼拉托娃和萨波日尼科夫等同志);

共产党——苏联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指导和领导力量(贝斯特雷赫同志);

关于资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不可调和性(基谢廖夫同志)。

教学法联合会所做的工作使在中国高校工作的苏联社会学教师之间可以广泛地交流经验和相互帮助,以有利于搞清楚一些理论和教学法方面的问题。

关于被派往中国的苏联社会学教师集体工作的不足,主要有以下方面:

1. 个别同志(如基谢廖夫和列为尼克等同志)参与教学法联合会及其分部的工作较少;

2. 个别教师在与中国同志联合举办的会议上犯了错误。例如高级工会学校政治经济学教师马卡罗夫和克利姆科等同志,在有中国同志参加的教研室会议上,关于教学负担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北京国立大学工作的马列主义基础教师——巴特里克耶夫同志在有中国同志参加的会议上抱怨负担过重。

3. 在个别情况下不愿意向那些没有苏联专家的中国高校社会学教研室提供帮助,如姆哈诺夫同志。

上述错误正在我们的工作中得到纠正。总体而言,我们的集体是以守纪律、负责任和真诚的态度来对待自己所肩负的使命的。

而一般而言,中国同志和相关组织对苏联社会学教师们的工作也都是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的。

六、参与中国高教部政治培养管理局委员会的出差事务

我们根据中国高教部政治培养管理局委员会的要求,出差去外地的目的主要是帮助中国同志检查各社会学教研室的工作并举办与这些课程相关的教学经验交流会。

该委员会的出差工作主要涉及以下城市:武汉、上海、长沙、南京、广州、杭州、南昌等。该委员会工作期间,在这些城市高校举办了大量社会学教师会议,与会者既有中国同志,也有苏联专家。

在了解各教研室工作的同时,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社会学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思想-理论水平方面,检查教研室的前景计划,提高教师专业技能的措施以及科研和政治培养工作的开展情况。

苏联专家就马列主义基础教程、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一些重要题目为各高校教师集体作了一系列讲座。

1956年4—5月间,中国高教部政治培养管理局特别委员会对中国南部和东南部一些高

校社会学教研室的工作进行了检查。此次检查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各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及其政治教育工作状况；检查各社会学教研室落实中共中央关于以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大学生的指示的情况。

中国高教部政治培养管理局已对中国高校开展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些积极经验作了总结；正在对采取如下一些政治教育工作模式的成果进行研究，如在高校中设立先进集体制度，突出和奖励优秀工作者，尝试从所有教研室选拔优秀教师组成教育小组等；正在对把教师教学和大学生培养全面负责制原则落实到实际的结果进行预先评估。

各高校所出版的刊物在提高思想理论水平、社会学教学质量和加强政治教育工作方面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几乎所有高校在各系、年级和班级都办有报纸和墙报。高校刊物揭露和批评教学、科研和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不足。我们在政治教育工作路线方面计划实施的各种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系列高校均在学术委员会上编制和批准了政治教育工作计划。

社会学教师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水平仍存在有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严重缺陷。因此高教部实施的提高社会学教师骨干专业技能的举措便具有了尤其重要的意义。

苏联专家对中国高校的政治教育工作给予了巨大的帮助。这些帮助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苏联专家在中国各高校社会学教研室工作的过程中；苏联专家进入技术院校社会学教研室工作；苏联专家参加定期训练班的工作；苏联专家就一些理论和教学法题目作报告和讲座；最后，与中国同志共同举办学术会议。

1956 年 5 月末，在苏联驻中国使馆举办的科学和文化组老顾问会议上，听取和讨论了多库金 В. И. 同志报告："关于中国高校政治教育工作的现状和任务"。

结论

1. 1955—1956 年度，中国高校社会学教学和政治教育工作的结果表明，各级党组织领导层对这方面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社会学教研室组织的建立以及教师队伍的不断壮大和补充，为中国各高校完成针对大学生的马列主义教学培养计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前的任务在于，改装对各社会学教研室的领导工作，提高骨干教师的专业技能，确保在教学和科研工作方面给予年轻教师更大的帮助。

2. 今年 7—8 月份，中国高教部仍将在北京和上海举办社会学教师和教研室负责人再培训夏季讲习班。参加者将包括中国所有高校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等教研室的负责人。这些讲习班的工作计划将在苏共二十大决议和中共中央指示的基础上涉及一系列最重大的理论和教学法问题。

近期，中国高教部政治培养管理局所属特别委员会正在对各高校马列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的教学大纲、参考书目和研究生必修课进行复审。

中国高教部请求社会学方面的苏联专家对上述举措的落实给予必要的帮助。另外，在举办夏季讲习班和新学年的准备工作方面，我们也必须确保向中国高教部给予相应的帮助。

3. 针对苏联社会学专家在中国各高校所作的讲座内容也需要重新审定和编制，以便其能够充分反映和说明苏共二十大会议决议和相关资料以及苏共二十大业已提出并解决了的

那些新的理论问题。

苏联驻中国高教部顾问

B. 多库金(签名)

材料共4份,分送给:И.Ф.库尔久科夫、В.П.叶留金和В.А.基里林等同志——各1份,档案室——1份

经办:多库金,发送者——菲拉托维奇。第1240号,1956年9月18日

手写批注:

归档。此为信息资料,苏共中央科学和院校部的工作人员已经熟悉了多库金同志的报告。

……①

1956年11月23日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205-234

№20590-1

伊万诺夫与朴金喆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全会的决议

(1956年9月27日)

1956年10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В.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9月27日至10月8日

第289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6年9月27日

拜访了朴金喆,同他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谈。会谈开始我向朴金喆介绍了大使馆参赞

①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B. И. 佩利申科。佩利申科在战前和战争年代都在朝鲜工作，他了解朝鲜的实际情况。朴金喆说，佩利申科具有在朝鲜工作的经验，希望他能够帮助解决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方面的许多问题。关于这一点，朴金喆说，中央委员会领导干部必须同苏联同志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他接着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在前不久谈到，今后一定要加强同苏联大使馆的联系并交换意见。我说，最近大使馆的个别工作人员和朝鲜劳动党的领导干部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这些事情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消除。

朴金喆对我们的这次来访感到满意，因为他正想同苏联大使馆商量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朴金喆谈到了中央委员会关于发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问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报纸上发表这些决议不合适，并建议把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中央全会的文件材料制成特别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将分发给各级党组织进行讨论。

我提醒朴金喆说，他们已经同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达成了在报纸公布8月和9月中央全会决议的协议，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也同意这个协议。

佩利申科说，在报纸公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对朝鲜劳动党有利，因为这样兄弟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就可以了解朝鲜劳动党的工作状况。

公布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中央全会决议是个原则性问题，其意义还在于履行金日成和米高扬、彭德怀同志达成的协议。

朴金喆说，他知道米高扬、彭德怀同金日成达成的协议，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还没有通过特别的决议来公布这些决议，只是有意见认为在报纸上发表这些决议不合适。他说，将把我们这次会谈的内容报告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我问朴金喆，8月中央全会是否已经做出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朴金喆回答说，正在制定这个决议，现在金日成正在审查这个决议。决议的最后文本还要2—3天时间进行准备。

佩利申科同志问，各级党组织是否讨论了8月中央全会的决议。朴金喆回答说，8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还没有分送给各级党组织，但是，已经向地方上通知了这个决议并且已经讨论了这个决议的内容。他说，几天之后，各级党组织将开始讨论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央委员会正在做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委员会相关的工作人员将被派往各地。

我问朴金喆，9月中央全会关于个别同志的决议是怎样执行的。朴金喆回答说，已经通知了崔昌益和朴昌玉关于全体会议恢复他们中央委员的决议。朴金喆说，崔昌益现在身体状况不好，朴昌玉则被派往两江道工作。然后他说，我们现在还不能把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通知那些出逃到中国的同志。

朴金喆对这次谈话感到满意，并再次向我们承诺，他将把苏联大使馆的意见报告给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大使馆参赞 B. И. 佩利申科参加了这次会谈。

РГАНИ, ф. 5, оп. 28, д. 486, л. 20－23

№20590－2

伊万诺夫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9月中央全会决议

(1956年9月28日)

1956年10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В.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9月27日至10月8日
第289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6年9月28日

根据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临时代办曹克强的提议会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会谈。

大使馆参赞В.И.佩利申科和随员М.П.库尔巴茨基以及翻译员王保民参加了这次会谈。

曹克强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联络部和国务院办公厅最近三四天每天都提醒他们必须关注朝鲜报纸并立刻通知朝鲜同志公布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决议。他说,根据报刊上的材料来判断,这个决议还没有公布。他还通报说,他在同金昌满会谈时,谈到了金日成对彭德怀的许诺,向金昌满要金日成的报告以及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对此他得到的答复是:"材料一准备好就送给大使馆。"收到的朝鲜劳动党8月中央全会的材料中只有金日成对苏联和其他人民民族国家进行访问的总结报告以及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

曹克强问道,关于公布9月中央全会决议的问题苏联大使馆知道什么情况,并提醒说,彭德怀在他离开前说,关于公布这个决议问题已经同金日成达成了协议。

我回答说,从报刊发布的情况来判断,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决议到现在为止确实还没有公布。我提及了今天同朴金喆的会谈,并通知曹克强说,按照朴金喆的话来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有人认为在报刊上发表9月中央全会的材料不合适,一方面是因为,报刊上没有公布8月中央全会的材料;另一方面,同苏联和中国的兄弟党代表达成的协议并不意味着在报刊上公布这些材料。我引用同朴金喆的谈话内容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打算把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以单独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并分送各级党组织进行讨论。我也引用朴金喆的话说,对他所说的关于公布9月中央全会材料的问题也不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最终决定。

至于8月中央全会的材料问题，我说，我们苏联大使馆收到的材料同中国大使馆一样。

在会谈的最后，曹克强通报说，他从北京收到特别指示，要在关于公布9月中央全会材料这个问题上同苏联大使馆进行联系，如果需要的话，就采取相应的措施让朝鲜朋友们解释这个问题。

曹克强又补充说，通过同金昌满的谈话他已经知道，出逃到中国的那些朝鲜同志的家属已经被恢复了粮食供应。至于这些同志返回朝鲜的问题，曹克强说，金昌满通知他说，朝鲜已经不需要他们了。

关于出逃到中国的朝鲜同志的家属受到的其他迫害这个问题，曹克强回答说，这些家属都被赶出了他们的住所，他们是否又搬了回去，他就不知道了。这次会谈由М.П.库尔巴茨基和王保民翻译。

РГАНИ，ф.5，оп.28，д.486，л.23－26